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三冊目次

金湯借箸十二籌十二卷

〔明〕李盤等撰
明崇禎刻本

一

兵鏡二十卷綱目一卷

〔明〕吳惟順 吳鳴球撰
明末問奇齋刻本

二六七

新鐫批選皇明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三卷

〔明〕趙光裕撰
明刻本

六五七

金湯借箸十二籌十二卷

〔明〕李盤等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

所圖書館藏

金湯借箸十二籌引

余垂髫時習李子策聞有
擅術數之學言治安之謀
者即初寒暑雨亦必趨而
就教雖夜以繼日不以爲
倦客有笑予者曰子何爲

金湯借箸序

左星母乃索隱乎余曰吾
性所使然也及隨侍嚴君
出鎮浙東值小醜蠢動逼
近城郡以致

王師雲集不禁忻然有抗
銀河以洗甲兵之志遂仗

策清櫻得以此贊畫機務而

籌謀之心愈切偶獲一卷

乃淮南李子小有所著爲

金湯借箸十二籌余細玩

之是韓范之心吐孫吳之

舌凡戰守所係籌之極其

金湯借箸序

周詳無纖毫之意寓目了

然則尺牘可代露布寸管

可作戈矛一展而借箸能

真磐石於目前再展而借

箸是克敵之技掌上沒笑

秦捷惟慙快勝矣向所慮

無一籌之長者並十二籌
則籌之備至而無所不籌
矣名曰金湯借箸不洵然
乎哉是為之引
西蜀後學趙應龍運其文藏

戰	鼓	祭	成	賊	大	此	無	疑	得	語	瘡
奉	厲	明	孤	奴	殊	名	來	之	一	言	餘
其	害	帝	注	之	城	容	字	守	取	得	得
七	民	令	冬	用	與	參	瓶	令	令	一	一
戰	大	王	表	舊	與	胆	何	者	勝	取	取
還	筑	諸	子	食	與	敵	至	所	兵	取	取
之	方	公	日	計	與	廣	與	以	三	取	取
朝	張	乃	皇	河	與	成	兵	承	子	精	精
廷	敗	能	皇	陽	與	坐	較	曉	子	精	精
此	敵	夫	皇	陽	與	困	多	宣	子	精	精
其	擒	手	皇	陽	與	升	寡	化	子	精	精

習形家言者弄囊藥固効王	策問靈樞非不窮觀而試恰	憑以固答團雖然習岐黃者	設帝令人了然心目所	周子臺公重如衆言如衆	國全書子爲無其辭增算	金湯精著	爽也金湯十二篇驗之歷	所輯金湯十二篇驗之歷	應發弱通皆靈懷下問取	永年令君宋清六運籌制勝	程車巷大略雄才決機明敏	功藥香精兵千萬足機太
-------------	-------------	-------------	-----------	------------	------------	------	------------	------------	------------	-------------	-------------	------------

俱爽廣武一塊土不染五羶	運用乃相批部竄當機首有	用乃相批部竄當機首有	不帷一籌莫展即千萬無	鼓角生寒此時若問人紐上	非洞於霜月之下衣袂盡	金湯精著	諸公夜坐城頭悲感烈起	夜部枚而達出奇殲之	敵騎薄廣武近郊遇壯可兼	陣得不變同於卯后舌猶懷	則泥上而達局中死明	鼎非不咸誦而樓之內多
-------------	-------------	------------	------------	-------------	------------	------	------------	-----------	-------------	-------------	-----------	------------

者非守土諸公之心力與今而
 後三光明四序和燄燄燄
 弱索鼓臥疆國晏然如金
 驛石無功者誰為守者墨翟
 公輸總藏不用於平之世
 且為天子誦萬壽無疆添海
 金湯傳者
 屋之籌安用此十二籌鯁過計
 戡當什戡戡戡戡
 焉焉焉焉焉焉
 淮南李盤小有氏題

金湯備著十二卷總目

第修備第一

時平宜備

衝要宜備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空脆民之生死係之

子策勝不過曰築郭城也宜備

城有三宜

金湯備著十二卷總目

遠所以衛城也遠之廣狹城之全廢係之

子策勝不過曰壘斯池也宜備

池有三宜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爲義不能殺

敵無貴有臺矣

城深宜備 深者陷也以殺身爲義不能殺

身無貴有深矣

城門宜備

斗馬填宜備

內壕宜備

巷戰宜備

暗門宜備

粟宜備

新宜備

盜宜備

器械宜備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籌訓練第二

訓兵六章

領兵

鄉兵

騎射

精勇

籌積貯第三

積糧

義倉

勸農

興屯

賑濟

保甲宜備

水宜備

芻宜備

兵勇宜備

火藥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練兵

土兵

鄉兵

民兵

才勇

技勇

常平倉

社倉

儲穀

賑荒

平糶

勒富

籌制器第四

火器

弓

弩

牌

鎗

鉅

盔

金易精等

篇清野第五

清五穀

清芻草

清屋宇

清油燭

清地面

籌方畧第六

安鄉民

一事權

砲

箭

弩箭

刀

笑

棒

鎗甲

清水泉

清竹木

清硝磺鉛鐵

清什物

結好細

分信地

三

和眾志

編丁壯

早分隊

再號令

嚴禁約

備賊盜

恤下情

重偵探

選鋒彈壓

遊兵策應

游兵策應

設墩臺

置遠鏡

置繩梯

籌申令第七

中軍號令

旗幟燈火號令

對敵號令

籌設防第八

擇賢能

派守具

預演習

戒妄動

倍犒賞

擺塘報

量軍馬

游兵策應

游兵策應

游兵策應

置望樓

置吊車

四方號令

守梁號令

游兵號令

拒雲梯	拒壓道	拒土山一 <small>明制其上</small>	籌拒禦第九 <small>明制其下</small>	防庫	防火場	防火變	防敵聲東擊西	防敵退而實進	防風雨晦明	防離叛	防暴來	防詐降	防詐門	防內應二 <small>係內賊爲內應者</small>	防內應一 <small>係敵間爲內應者</small>	防竄民	防竄	防門	防梁
拒衝車	拒填壕	拒土山二 <small>陰制其下</small>		防隙地	防牢獄	防火藥	防敵求和挾詐	防敵去而復來	防佳時令節										

誘攻城	逆折盛勢	誅除反仄	固結民心	籌制勝第十二	水戰附考	舟戰	舟戰之師	舟戰之器	舟製	失險	據險	設險	濟阨險第十	拒馬	拒煙	拒砲	拒攀城	拒釣竿	拒馳鎗
誘入城	逆截歸路	安定危疑	激揚士氣		兵夫列船式										拒水	拒火	拒矢石	拒蟻附攻城	拒撞木

誘戰

供能勞之

飽能飢之

靜

暇

佚

治

嚴

特角

結援

解圍

認賊首

取賊筭

焚賊具

總目終

卷之九

雜錄

下集

終

金陽借箸十三篇卷之二目錄

籌備有引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幾動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衝要宜備

沈瑒備盱眙

李抱真備澤潞

趙犖備陳州

趙學究勸澤西潤追離暖

間道宜備

牧卒導金孫祖溪關候風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弦子忽楚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姜維恃陰平

陳後主恃長江

下漏倚輪圍山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固與民之生死係之云

子策勝不過曰築斯城也宜備

城論

城基

城制

城有三宜

一曰高 定州城

二曰堅 統萬城 唐牢城

三曰厚 夫人城

附春秋莒子不脩城論

豫所以衛城也豫之廣狹城之全匪係之孟

子策勝不過曰築斯城也宜備

城有三宜

二曰深

三曰暗 宛

掘坑坎法

用品格注

李黼置鉄鉞

馬凝引水爲池

金關引江注三壘

子策勝不過曰築斯城也宜備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 以敵敵為義 不能敵

敵無貨有辜矣

敵臺法

虛敵臺法

三突門法

實臺虛臺法

城壕宜備 城者城也 以壕身為義 不能敵

身無貨有壕矣

壕制

石臺

懸眼圖

城磚

磚製

城門宜備

碾道欄境

內壕宜備

設壕法

內壕圖

牛馬塘宜備

總說

牛馬塘圖

巷戰宜備

總說

許遠高牆圭竇

城門宜備

城門圖

鉄釘板

陷雷坑

總評

暗門宜備

暗門圖

總說

孔義突門擊鮮卑

總評

保宜備

一定編立之法

一編立要公平

一編立要周延

一巡行要親到

一火盜要救護

一保甲長要得人

一保甲要優顧

一登報要公賣

一訓會要舉行

一查惡要殊庫

十家牌法

定里甲法

鄉村緝盜法

地圖式

分方法

陣式

總論

聚宜備

詳見偵貯第二等 總引

耿恭煮鹽弩

臺庫雜食人肉

張巡殺去食士

安慶緒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蕪菁根進御 楊州兵自食子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水宜備

耿恭拜泉

李九則滿湖穿井斷水

高嶽移汾水 句安李敬分糧聚雪

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

金湯借箸

卷之一 田賦

五

西川民餓摩訶池泥汁

苟金龍妻絞布汨衣服水

薪宜備

臺城壞尚書省爲薪

淮安撤屋爲薪

芻宜備

臺城剝薦餉馬

荆城湖塙截馬矢餉馬

鹽宜備

臺城人無堪身腫氣急死

潁川人無堪身腫氣急死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金湯借箸

卷之二 田賦

六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一

淮南李

盤小有

原名

京口周

鑑臺公

字國

古絳韓

霖雨公

字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備

君子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有備無患今外敵兩寇勢岌岌矣枕戈待旦豈非壯懷激厲自歟怡堂爲樂

金湯借箸

卷之一

坐待其及則生爲負國之臣死爲至愚之鬼禍若生辱青史豈不羞且痛哉因與同人憂深恤遠敢避越俎惜區區空言尙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明著也輯備

時平宜備

戰國智伯使人之趙趙趙蔡舉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怒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名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語談曰夫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備之其政教猶

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

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庫實矣無矢奈何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

蒿苦楚腐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

而用之其堅則簡簾之勁不能過之君曰矢足

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

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

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

戰三月不能拔

金湯借箸

卷之一

幾動宜備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快莽藥真卿

度必叛陽託霖雨垢陣濟陞料丁壯儲倉廩日

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養生

不虞也祿山叛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俱備

請問守土諸公願爲顏平原原乎願爲河杞

十四郡乎君願爲顏平原則如其先事爲防

可也

衡要宜備

宋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贖猶在滑臺江淮
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穀備矢
石爲城守之備保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
魏兵南向守卒多棄城走城守魏人內薄
登城分番相代堅而後升事有退者殺傷萬計
戶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王
統文俱退走

唐李抱真善澤潞節度使抱真鎮山東有變澤
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賊重人困無以贖軍乃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三

籍戶三丁擇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閭月
得會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
三年皆爲轉兵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虞於
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勣謂將佐曰巢不
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
不可不爲之備巢自劉起處字思張乃完城塹
繕甲兵積錫粟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巢下
蔡州果移兵擊陳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入大

恐擊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
解去

江南經略曰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
守令事也有關係數千里數萬里之利害者
將帥事也須提重兵鎮之合郡帥援之其城
無恙敵不敢越此而他攻是守一城而庇百
城者也

問道百備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潞陽以援壽州朱

金湯借箸

卷之一

四

太祖與暉遇於清流關爲暉所敗聞村人云有
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徵服往訪之學究
曰皇甫暉東北名寇太尉自諒與彼如何曰非
敵也學究曰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
復有應類矣太祖曰當奈何曰有一計可因敗
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著雖賊軍亦不知
也可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時彼必謂旣敗
之餘無敢踵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潛
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眾不爲備新關而

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令書師夜出跡馬浮西澗以迫城陷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宋吳玠與金人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據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滾然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卒有得罪奔金者玠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請軍不支遂潰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金湯傳第

卷之一

五

春秋江黃道相皆強姻也而睦於齊張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我害我楚卒滅弦

遠莫遠於九百里矣弦子何如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劉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恨道險遠軍食又乏引還郤艾述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道將匱頽於危殆艾以繕自裏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煚艦蔽江旌旗耀日陳將樊毅曰京口宋石俱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豈能飛渡耶迺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等患官卑敢若渡江定作大

金湯傳第

卷之一

六

尉公矣遂不爲備縱酒賦詩隋開皇九年正月朔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渡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背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於是弼自北道擒虜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遂滅山險莫過陰平水險莫過長江矣漢劉禪陳叔寶何如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曾深密壘石爲城外樹木棚當道穿

走追獲之晏州平

頭冠所至殘破幾無完土惟東南稍獲安寢者顧此一衣帶水耳然扼險者固恃險者亡執事者不慮投鞭率許天塹每一念及憂心

東京矣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

靡不道曰築斯城也宜備

城論一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於是虞仲攻則高

壘以衛之虞丘攻則厚築以衛之虞其迫於垣而墮則也復開墮池爲衛虞其逼於墮而墮也也復加陣隄爲衛衛盡善守斯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試觀古者公輸墨翟恒相及而恒相師

城基二

築城先實定基譬猶樹木之根其植深其本大其土實使人力拔之不動颶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於定基之始務令根深土實而木斯固焉所謂根深者或開土丈許得石或鑿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爲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或成塊之土沉於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爲土實若其地爲鬆沙爲浮泥必開墾令盡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風雨日久傾圯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實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爲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墾可盡焉至於基址廣厚必較其上的載者倍之始妙

城制三

凡大城除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城城身必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城身必高一丈二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可不加底不加而面加斷然傾覆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城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必不可守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九

城有三宜

一曰高 後五代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篡父位惡之詔王晏球發兵會討定州遣使者促晏球攻城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彥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

殺傷將士三千

二曰堅 夏王勃勒蘇土築統萬城以利錐試之若錐針入一寸許即斬蘇土者於是堅如鉄石

周世宗築京城取唐牛土爲之堅密如鉄及摩古攻汴受砲所擊惟凹而已

三曰厚 晉朱序鎮襄陽石關累序母韓氏謂西北角當先受敵西北角疎薄故也傾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潰便

金湯借箸

卷之一

十

固守新城襄人謂之夫人城

春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徐壽輝攻九江李輔出戰大敗賊兵輔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貫鉄錐於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船數千艘順流鼓噪而至遇木楫不得動輔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孫此觀之與其明用品字格於水上不若暗用鉄杖於水中從來利器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也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遂警敵至乃引晉水注城東諸爲

金湯借箸

卷之一

金

池寇至計省守陣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

池沼植柳固堤

宋孟宗政知秦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易於馳蹕乃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濠以限騎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陞增陴

陞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敵臺宜備敵者敵也以殺敵爲義不能殺敵無

貴有臺矣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正

面對攻易於破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

施爲如今之城不必矢彈對攻雖鎗箭亦上刺

有餘矣金使高臺兩邊顧視夾擊使賊不敢直

前衝控是人恃城以爲衛城又恃臺以爲衛也

故有城無臺同於無城有臺無制同於無臺全

在制成善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橫濶

左右塔之下移品字形開成銃眼以便放打梯

狼機百子銃等火器品上留馬眼昂昂以便輝

金湯借箸

卷之一

金

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闊口以便左右取准

上蓋及臺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

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遠太近恐對放神器自

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遠恐矢石無力鎗箭火

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敵臺之間

雖守保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厚砌

臨濠一面而虛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爲

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眼制如前以便窺覘放

島結 箭之類賊不知等矢出自敵臺內也凡
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積輻尖礮木礮旱
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
何任其陸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
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臨遠一面獨不宜空者恐賊對面得用神器
攻其防有疎虞也故不取郭青螺先生舊制
特改正之

兩敵臺之間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

金湯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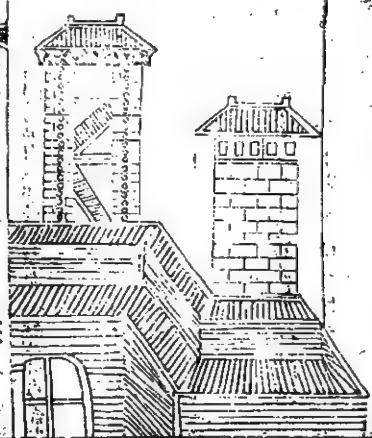
卷之一

七

周圍用巨堅石砌之僅容三人扁身出入其
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板賊入即陷
方爲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
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
砲直對水路更裝迭放賊必敗走

此法極妙青螺虛臺卽是此意真發古人所
未發矣且用此爲門實一舉而兩利也

寶臺虛臺



金湯指掌

卷一

六

城梁宜備 梁者躲也以躲身爲義不能躲身無
貴有梁矣

梁身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梁口不宜大窄
窄則擊賊礙身今梁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梁
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予所以笑今日無梁
制也須於梁身內各以堅石砌成臺基一層
闊各三尺一則免梁身太薄易於擊碎鈎掛一
則使守城軍民便於用器擊賊一則梁軍無事
可以坐憩息力

懸眼 每座當中自城面平爲孔高九寸約磚
三層磚厚用二層平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爲變
漸漸下縮每磚一橫編成層數字號燒於磚下
臨用只照號採成如尋常泥砌相同庶磚皮不
削則可久磚不鑿則省工約用幾丈尺許計
爲若干層今圖內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
七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爲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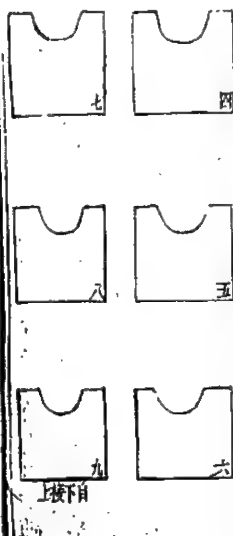
金湯指掌

卷一

七



城高若干應留懸眼若干長自眼底至眼面上



後每叢銃與矢敵每叢矢伺我守城者一伸頭

往外視即叢射之無有不中使我身不敢當眾

目不見外賊即以鈎竿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

兵既不能伸頭出手下擊任其掘坑布梯直登

莫寧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近則銃矢射之

賊近我兵不出頭以身藏垛下於懸眼內下視

攻城者雖有銃矢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遺

即將矢石銃子火桶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

說臨足哉若對垛而登則垛上可禦矣每懸眼

金湯指掌

卷之一

七

上加木蓋一個以防銃矢尤妙

垛磚 常見城有自環根砌成山字形者失之

大濶賊登不可禦身無可底矢石不能當若垛

口內外平直大則人身可入小則不能左右射

必照今式將口磚削爲脊此磚不可臨時砍尖

一則易朽二則費工須於造磚時即用尖樣長

短二種以便砌手其垛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

尺共六尺

磚制 長若干橫可得長之半橫若干厚可得

橫之半庶縱橫六面整砌皆成方乃可久尖磚
自尖作尺寸

式磚



磚長六



磚短六



比長磚之半



比長磚之半
比長磚之半



金湯借箸

卷一

城門宜備

詳見設防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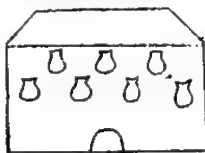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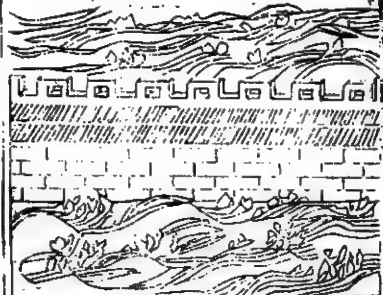
城內附牆多留磴道半里一坐以便急時往來
今各處城內止有四而四路甚爲失計每磴道
須留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
人夫偷安竊下城上用內欄牆高與心齊以防
有賊進城便於遮護可施擊殺

田舍鎗多換白鏢尙知堅其門圍謹其關鍵
况閱城數萬生聚止係一門是宜何等慎重
內濠宜備

凡城之內皆設內濠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
外濠相配內岸周遭作牛馬嘴派人守之賊卽
入城牆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攻賊必敗
走城內仍保安全矣昔尹子瑋圍睢陽於城外
築二重濠立木欄以守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
右人可師也不然藩籬車溝城一入城更無限
城真敗道耳

金湯借箸

卷一



牛馬槽宜備

牆在城外壕岸上壕岸不拘寬狹即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逾二丈其外爲牆礮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塼身每對一雉下底闊一大將軍銃眼以人身不能鑽入爲度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狼機每眼上加一直縫三寸高二寸濶以便眼瞭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層寬一寸止容手銃上又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費用斧刀礮石使不可忘駭對濶則用銃於小眼擊之賊無則用大將軍銃於地眼擊之賊登牆用大柄大斧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偷襲之虞矣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置於牆內收避牆恃城爲險城又恃牆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城塼人不用命城土眾目所見徑可擊死也此牛馬塼所以爲有用施之水深河寬之城尙不見其力施之無濠處萬分倚賴此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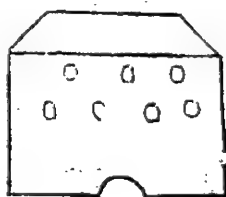
金湯譜

卷之一

三

牛馬槽

方圖如式



巷戰宜備

金湯譜

卷一

三

數戰入城閭城鼎沸驚恐其謀惟謀有進者巷戰之法不講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人於死地雖開門招盜不敢前矣竊不能一城盡然且於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安能爲害哉有堅城有內濠有巷戰滿離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敵可以殺賊許達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傾築城濠墮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城

高過屋簷仍開虛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設門竅

城內兩邊馬道口頭壁砌墻直與街房相接墻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備鈞鎗短刀賊一入城橫鈞直截又去城門一丈遠掘墻坑一

金湯借箸

卷之一

鑿

道寬五丈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鎗頭長一尺釘於板上滿坑鋪之坑邊釘小橫以麻繩往來繫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平不可辨認待攻門時一擁爭進自陷坑中城上以礮石亂下彼不敢再進百姓若要行走則於墻坑兩頭鋪連三大板仍出欄杆當之恐一失脚入墻不可活矣

填間巷

松栢榆柳葉棠椒楸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

稍向外堆羅巷中高可丈餘厚若十步駟可進城馬自難行又須防火浸水令透可也

鈇釘板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板陷地中釘與地平上鋪蘆蓆覆以薄土人馬踏者受其傷

陷馬坑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榆竹簍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覆以芻草或上種

金湯借箸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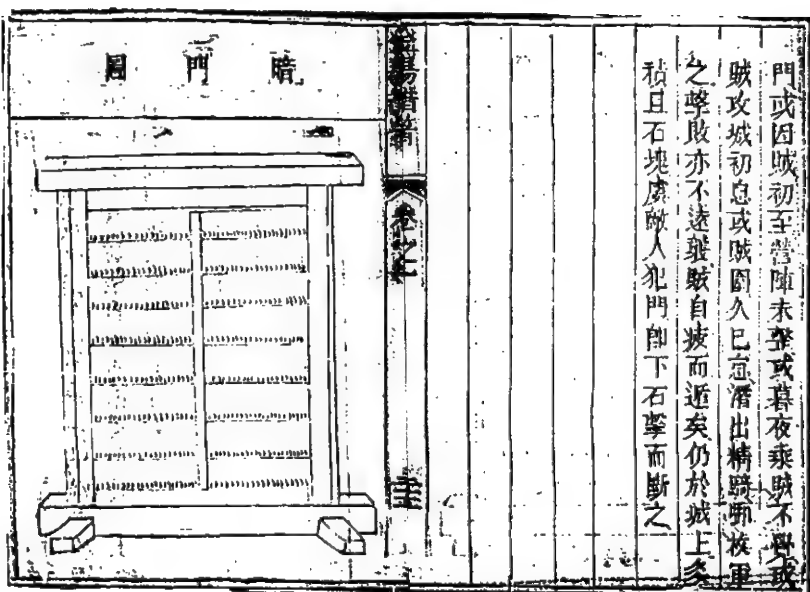
鑿

草苗令人不覺見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守城之法使賊可入門手忙脚亂矣且所拒有數安能盡殲滅哉或別有方畧上四款爲巷戰之助可也

暗門宜備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堅當出奇用詐以戰代手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欄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

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擊其後之孽敗亦不遠襲賊自疲而遁矣仍於城上多積且石塊處敵人犯門卽下石擊而斷之



王浚遣都獲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與弟末相
等部五萬之眾以討石勒勒兵出戰皆敗諸將
勸勒堅守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勇而
末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公尅日來攻北城必
謂我孤弱不敢出戰忘必懈情宜且勿出示之
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待
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
計破之必矣末相既敗其傷不攻而潰矣勒從之
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
其將士或釋杖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
出擊之不克而退末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眾
所獲諸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藏於九地之下爲暗動乎九天之上爲矣其
法稍異而意則同總之欲以戰代守以擊解
圍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暗門防奸
細之遠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
保甲宜備

一定編立之法 將各地方挨門順戶每十戶

編爲一甲每十甲編爲一保各戶每置一小紙牌不拘軍民親族人丁多寡逐一填寫籍貫年貌生理如係也房卽填註已房係與貸房卽填註典賣某人房係外省州縣人卽填註某省州縣人典賣某人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戶應共註一甲止有六七八戶亦編作一甲如孤戶各置紙牌外每一甲仍共置一橫長牌總書十戶五年便籍貫并十戶人口數目俱送正印

官親標印記如有出入存亡增減姓名本戶至甲長處說明改註紙牌上日記簿內朔望日甲長同保約正稟報正官改正底冊

一編立要公平 各保甲在城者俱以府縣衙門爲主分別東南西北四至以天地元黃四字分爲號數編之或照原坊原舖編之在鄉者亦照里中都鄙挨次編之不分紳士軍民一體挨編此係排門保甲無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戶挨查并有接應差遣之苦若優免便生規避且火

盜生發貨與貧賤雖坊有之這是富貴家手係更大如富貴家優免晏安止責貧賤家付差助其誰甘之

一編立要周遍 各處寺廟庵堂多停留遠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眾騙財或盜賊隱各懷奸惡伺爲地方害不小須一體編入保甲冊內業戶家尤茲盜藏匿之所每月俱令腔行鄉約以便稽查不便與良家同編另置一牌勿得遺漏

一巡行要親到 州縣正官每月除在城朔望舉行鄉約外仍量抽一二日乘肩輿省騎從巡行村落講解鄉約覆核善惡公行賞罰卽家道之貧富錢糧之完欠亦可一覽無遺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地方須大書禁約示眾仍查點鄉兵令其習練稽考社學令其訓讀卽鄉僻壤一歲必須周遍不許遺漏一處致有向隅之泣一火盜要救護 每甲置木鐸一個以便傳宣孝順父母六言量銅鐸一面以便臨時鳴號每

金湯信箋

卷之一

吏

戶各置刀鎗鉅棍等器械以便臨時防護每一
甲每日換輪一人早間振鐸宣傳六言及勸戒
條目晚間執牌往各戶門首查問有無出入人
戶及面生可疑之人隨即傳報甲長登日記簿
內夜間在十家門首往來擊梆以備不虞遇火
盜諸警即鳴鑼爲號一傳十十傳百齊執器械
併力救護不許畏避不出尤不許乘機搶奪事
畢聽甲長會同保長收牌查點不到者即登日
記簿馳報府縣以憑拏究如甲長保長查點含
糊不行實報及各戶不服查點互相推避者一
并連坐

一保甲長要得人 每甲卽於十戶內按類冊
選有家有行者爲甲長每十甲卽於百戶內
按類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保長須四十歲外
五十歲內者方有精力幹旋若六七十歲則筋
力衰耗且易犯多得之戒編定州縣正官卽將
保甲長年貌籍貫親註冊內仍各置油牌書
給之止令朝夕專心化導鄉民其迎送及火夫

金湯信箋

卷之一

卒

等樣差俱免平時止聽正官調度稽查不許妄
佐貳巡捕等官查點生擾

一保甲長要優禮 保甲長專爲化導鄉民而
設差役既免卽地方有事勿擅行拘喚傷體
年內化導無怠舉報善惡公實者正官申報道
府許戴四方平頂巾青直身博帶仍記名旌善
亭三年內無怠者道府申報兩院給劄付冠帶
送匾旌其家見道府州縣行兩跪一揖禮起立
答之如奉行不勤舉報不實查確究革仍記名
牌惡亭另選有家有行者補之
一登報要公實 勸戒諸條遵行無犯者各甲
長每日查明卽於日記簿內公同眾目註遵法
二字違法者初犯甲長約各戶同戒諭之不聽
再同保長戒諭之又不服方許登簿報官懲治
簿內要明註某月某日某戶聽戒息訟某戶不
聽戒於某月某日到某衙門興訟情由其善惡
最大而著者每月十四與二十九日甲長會同
保甲覈實登寫日記簿內送正官查行正官查

確擇其母大者每月稟報府正官府正官申報
院道公行賞罰大略勸懲甲長與保長有無違
犯亦自註簿內事小准自首免罪如隱匿不記
與登記各戶善惡不公不實者地方各自有日
事發從重究革各地方人戶告狀干証止許用
本戶左右隣與本甲長不許另用私交親友違
者係誣告

一講食要舉行 審編既定即移文該學請鄉
士大夫數位爲約正無則推高年耆德者選生

金陽舊俗

卷之一

三

員五六人贊禮鳴鼓二老人擊鐃并監辦會事
講會不拘何所止習罕濶可容人處顧聽講者
不論貴賤依次站立不許喧譁講會日保約長
同甲長老人寅 先至會所掃除陳設香案安
聖諭牌於上布幾椅於兩傍設講案於層臺置
鄉保規條改節收過簿於案上總甲持牌統率
地方人赴會所各要肅靜聽教戒初至擊鼓
三聲唱禮四拜五叩頭分班序立圓揖唱聽宣
聖諭二老人對立左者振鐃高聲逐句宣畢右

者振鐃高聲問曰這其間有不孝順父母的風
齊聲應曰不敢又問第二句以次如前問答畢
即唱鳴講鼓在府城則府正貳官坐東傍第一
班縣正官下一層坐第二班士夫位高年尊者
坐西傍第一班位卑者同府縣教官坐第二班
餘兩傍分立如在鄉則照尊卑長幼分班坐之
司講者至講案層臺高聲朗宣各講章講畢司
贊者高聲唱聽講畢隨唱各甲長出班言事每
一保一起向牌前立將日記月記簿上最著善

金陽舊俗

卷之一

三

惡據實公同呈稟某大某日行某善惡事某人
証聽府縣官提審確實不善者分別重輕戒責
仍令保甲長遞保狀保出省改一月內不改者
仍註簿內講鄉約時即提究於鄉約所能改者
令保甲長於鄉約所具保釋放仍於簿內註改
過二字若干倘倫理難以緩縱者不時公舉呈
究不必拘定講約日期總括而退
一善惡要旌旆、無論在城在鄉俱設旌善癘
惡二橫牌大書姓名用昭懲勸倘有改節即於

旌善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旌節橫長牌次書其姓名倘能改過卽於瘴惡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過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庶爲善克終其過不容其於化民俗之法尤大裨益云

十家牌法

凡置十家牌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賃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逐一查明十家編牌

金匱借箸

卷之一

蕭

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官以備查考通勾攝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邑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換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嘴教唆等不肖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能改者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按緝若係甲內漏報卽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容身之所而盜賊亦

金匱借箸

卷之一

蕭

可息矣十家內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特強不聽者相率稟官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詞牒涉誣告者仍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脩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果能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脩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脩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脩之督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脩之樂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高才遠識者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間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脩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已

定里甲法

天下十五省省各有府府各有州縣州縣有里里各有甲甲有戶省有眾有司分理之院司道府統治之州縣二小天下也里二小省也里有里長焉一里之小巡撫也有老人焉一里之小

諸司也有地方總里一里之小按察也有鄉約保正副諸人焉一里之小提學掌風化諸職也國初制極盡善凡里老地方諸人各著舉德行著聞通明道理者使爲一里模楷此即古重德重齒之意邇來不聞德行年齒何如惟於一里中頭甲第一戶使爲里長老人以至十里皆然類皆貪暴無恥棍徒日以蠶食弱戶爲計兼以不才有司刁惡衙役需索里老里老固一科士民之呼天籲地誰復恤也一應錢糧委其收

諸里老爲害乎此十戶之祖宗亦未必皆有失惡於世使其子孫世世負累大辟罪人止及其身而里長世世抱苦又不通也至於地方鄉約保正諸人類皆半丁不識貪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踐彼等彼等任意橫行鄉里欲化行俗美惡可得乎竊意一如國初之制於一里百戶中許高年有德通曉文理者數人擇其尤賢者爲里長有司以禮相核免其差徭次者爲老人或本里致仕士夫舉監生員山林隱士德行可爲人範者有司禮聘使爲鄉約正副里人咸令師之又選公廉識字百姓使爲地方總甲每里擇寬明處所爲羣講之地每月約正副里長地方並本里人戶咸許入會聽講格言善行有關世教諸善惡皆有簡籍一如前式當事者更酌時勢而實行之三代之治不難見矣

鄉村緝盜法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賊警不可以無統紀今立保長督領

便眾志齊一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
一八鄉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
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
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
各於要地置鼓一面相去稍遠者起高樓置鼓
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
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
出應援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
擊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罰治若鄉
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
尤爲快捷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有司
仍不時稽查務臻實效毋事虛文

地圖法

地圖一法可以簡田畝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
險易障塞水陸襟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
野知國可考據而知焉者也政事之暇時往一
二緊要村落特省農而因以親驗其地肥瘠險
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列自此以後與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五

爲作賦說備追賈不知省却幾多氣力絕却幾
多弊端此惟實心爲民者能行之不則徒增一
番騷擾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耳

分方法

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有不同總以四至
衢巷分爲一方本方中推年尊老而眾服者一
人爲方司擇公而有力者二人爲方保有心勤
力壯上善承值官府下善察訪民情者二人爲
方甲能舉數百觔手開四力弓者六人爲方卒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五

此八人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
屬之本方好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
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如受賄賣免或乘
機報復或借端索詐定以軍法從事若如今日
里長則用龍鍾老疾之人保甲則用貧窮疋癯
之輩欲清奸而奸不清欲核戶而戶不核且此
方牽連彼方牙錯糾紛難爲清理毋惑乎法屢
行而輒阻也如此法行之每方不過數十家每
家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面貌姓字尙

可一見而決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即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爲憂因以本方之貧而雇於本方之富則計工受值不以胃食爲愧即有疲瘵殘疾老弱婦女安坐白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德想不必屑屑計之矣

分方法出自公其利有三清查時好豪不得隱言一也賑濟時本方自滿本方更無一人得撻越擠塞誼教紛爭二也有警時富者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三

損財貧者効力彼此相資不爲浪擲且貧民得生內變不起三也昔歐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羅米徐寧孫運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

清戶牌式

方戶通	甲保本縣	籍	內生
見在戶產	開保本縣	籍	有
別方戶	所	籍	有
在籍田	保	籍	有
父	人母	兄	弟
妻	子	人	人
已遷丁異	口	口	口
老弱婦	口	口	口

金湯借箸

卷之一

早

古牌稽縣籍者何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辨游民也
稽職役者何辨貴賤也
稽田產者何辨貧富也
稽銀數者何辨欺隱也
稽六親者何防介特也
稽鄰舍者何防保結也
稽丁男者何便差役也
稽口數者何計稟給也

前已有照坊舖排編之法立甲長保長又里長老人鄉約總甲等項矣今又載分方法併方司方保方甲方卒者總以脩當事者之素考也天下郡邑南北異地風土異宜廣狹異制均之一法或用之此邑則安用之彼邑則擾有未可一律拘者惟在臨期相機通融斟酌而行之耳粟宜備詳見前篇

金湯借箸

卷之一

四

守城賴民養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勿能守也況賊寇臨城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萃此萬口待哺急於平日一日不備不待外攻內變先起歷觀往牒有兵精將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自破者十居八九歷引前車筆之於左以見食爲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漢車師與胡之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齊食其筋革死亡數千餘人梁寧城被圍日久軍人或煮鎧燕頭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祿以人肉食者必病梁王嘗

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曰賦米一斗藍木皮需縹而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雞雀掘鼠雀鼠又盡張巡出愛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婦人食之糧以男子老弱城破僅餘四百人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鼠值錢四千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供御纔有糯米二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五

斛每伺賊休息夜縱人於城外采蕪菁根進之元阿木攻揚久而無功築長圍困之時李庭之守揚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其有自食其子者

元祐不華打禦淮安賊掘堽圍之錫倫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啗之草木螺蛤魚蚌烏燕及靚皮鞣草麻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城陷

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於如此凡有守
土之責者宜於平居無事時講求積糧之法
然保甲行而積糧易易矣

水宜備

漢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汲引兵據之胡
人來攻城下掘絕澗水恭等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皆馬糞汁飲之恭嘆曰昔武師將
軍拔營乃掘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
哉乃壅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厥呼萬歲

金湯備考

卷之一

聖

於是令士卒且勿飲先和泥塗城井陽示之敵
以爲神去

宋李允則遷知滄州清淨開湖葺營壘官舍間
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堡而水不乏斷
冰代砲契丹遂解去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
而畢

漢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
之魏陳泰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

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救不及安等孤絕
遂降

北魏攻宋肅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肅牢城
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
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遂破之

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城都時又乏水取
寧河池泥汁澀而飲之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龍煽募兵至不堪部分其
妻武氏帥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并在城外爲

金湯備考

卷之一

蜀

梁兵所據會天大雨武氏命取公私布絹衣服
懸之絞取水而儲之衆兵退

新宜備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
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爲薪

元禧不華園淮安勳節皆盡撤屋爲薪人多露

處坊陌生荆棘力盡城陷

積薪不如積炭積炭不如積煤以炭可免延燒

煤更堪露也

宜備

臺城之閉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芻至是

撤薦劉以飼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

芻盡漸墻堦及馬矢以飼馬初以麥糠土築填

之以

宜備

臺城之閉不備魚蔬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

死者什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

金湯傳

卷之一

聖

魏王思政守潁川士卒八千人東魏太尉高岳

來攻被圍既久城中無鹽擊腫死者十六七及

城陷僅存三千人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鐵匠

弓匠

箭匠

弩匠

火藥匠

甲匠

木匠

石匠

銀匠

鑄冶匠

泥水匠

裁縫匠

銅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紙劊匠

宿匠

畫匠

醫士

皆係必用之人各宜該局處之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弩箭

弓矢

鎗斧

橋木

齊眉棍

長鎗

神砲

鳥銃

火箭

三眼鎗

撞衣石

磨盤石

梓頭

鉄錐子

班貓

煎硝

毒烟

柳灰

石灰

大小碎石塊

水缸

米絮袋

醋盆

蠟燭

香油

筆席

襪柴

襪糧

麻

蠟籠

草苫

筆墨硯

金湯傳

卷之一

吳

高牌紙

紙

屎尿桶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三月錄

箭訓練

訓兵

總論

一忠愛

一敢戰

一守法

一勤習

一致睦

一信義

練兵

總論

金湯借箸

卷之一目錄

練箭

練心

練耳目

練手足

練技藝

練行伍

額兵

總論

范仲淹大閱州兵

張栻簡閱州兵

孟宗政忠順軍

蘇軾部勒嚴法

孟珙寧武軍

辛次膺治兵

魏了翁較閱車士

土兵

總論

韓愈召募土人

韓愈論淮西土人召募成軍

蘇軾論練軍實

積儲籍民為義勇

薛季宜弓箭手保甲法

辛棄疾招丁補額

鄉兵

總論

金湯借箸

卷之二目錄

崔銑鄉兵論

趙完壁鄉兵奏

趙懷王鄉兵疏

呂坤鄉兵救命書

鄉兵勸諭

鄉兵約束

鄉兵教習

民壯

總論

高宗之鄉兵王十

楊慶麟受將

騎射

總論

武弁射

武士射

文士射

考試射

戴賦弓箭社

范仲淹韓穉圭弓箭社

撥射法

撥射圖

李愔令訟者射的 种世衡以銀爲射的

才能

總論

唐彬聘處士

趙方用名人士家

余玠築招賢館

評

金湯借箸 卷之二 目錄

三

精勇

總論

李崇卧彪

徐商捕盜將

高崇文練卒五千 馬燧教廨役爲精騎

楊慶復突將

技藝

總論

李光弼用錢工三穿地道

宇文泰用韓果著趙人

金湯借箸十二篇卷之二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遲英

籌訓練

周官春教振旅夏教茷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

何若是四時之罔間也 孫子曰生民之患在於

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先王知兵之不

金湯借箸 卷之二

一

可去也 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夫平時且不忘戰

況夷寇交訌之日而忘之乎 法曰無制之兵有

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

也 輯訓練

訓兵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則三令

而五申之矣 司馬法曰教惟謙教惟節將軍身

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守令何獨不然故必諄諄

開導教誨如父之訓其子兄之訓其弟師之訓

其徒使之也。義發動利害。明分而後身。使皆曾使指如一人焉。越之國吳。必十年。勢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閱訓兵六章。字字激切。當爲練兵之首務。

一忠愛

論國家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君。愛是愛國。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與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尙知

金湯寶笈

卷之二

二

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號號哭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爾們日食月糧。安享榮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爾再看世間人耕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遊手是閒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爾們身上。這是爲何。就髮膚盡捐。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

如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容。況國家有事。連爾身子。置在何處。試清夜們必渾身汗下。爾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丁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震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爾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武穆從軍。士起。家將士。刺精忠報國四字。爾們須切切記着。

一敢戰

金湯寶笈

卷之二

三

論爾漢兵。爾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須要敢戰。如何叫做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去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拼得性命。今日爾們安妥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賊的好漢。朝廷竭百姓的膏血。養爾們。原說這都是我拚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是一個保全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

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爾斷送了就是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箇饒得雨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況性命是關王注定的若是命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有一點不怕死的心腸豁豁出來拼超三十六人橫行都督部司立八千兵破符堅八十萬這是何等勇氣切須聽看

一守法

金湯借箸

卷之二

四

論爾衆兵爾們既要取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大律是

皇帝苦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爾這性命留得麼捨奪人的不問罪爾這衣服留得麼現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効尤被賊赶上是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効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人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

這案值得多少正怕人人効尤既取得案便取得別株物件捨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不恨賊而恨他反思順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簞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同鄉齊有梗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其立新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且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柴橫拜將蕭何關戰門韓信立新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爲

金湯借箸

卷之二

五

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至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惡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爾們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爾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聽着

一勦習

論爾衆兵前教爾們敢戰只左不怕須有實實

落蒂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如何不勤習爾習得手段高強決能殺賊若是不如決爲賊殺不勤習武藝便自不要性命也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源從小卒做起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須是着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落落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着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照星錢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總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進前只欲人脚馬脚步步防鎗牌向傘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鎗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突然應敵故事不得官府揀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眠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

一日憑他恁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耳習心習手習是習爾世也置背鬼軍五百軍人朝夕操練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師望見旗幟便走岳飛每休舍卽令軍士穿重甲學跳壕法所向無敵爾們聽着

一敘陸

論爾來兵如今爾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敦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闊世界沒有處安插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爾愛爾這恨心亦何人不有爾罵他他還罵爾爾打他他還打爾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爾爾救我守則同困戰則同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至今開王英蓋人人敬仰何們聽着

一信義

論兩派兵兩門與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信義兩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理念的如此口裡說的如此今日說出是認終身守着這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使人人都信得兩過這幾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

金湯借箸

卷之二

入

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倚朝廷也倚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誑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箇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真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楊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罕任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

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稱們聽着

練兵

今天下兵弱極矣兵非自弱弱於守令視武備爲虛文耳能嚴加訓習按日課能毋徒以擺陣爲常法以納喊放砲示虛聲嚴其能否時行賞罰不出半載而技能漸熟人人可鼓不則泄泄沓沓日復一日名爲操而所操者果否徒見名爲練而所練者是爾武藝粹然聞警僅驅屠屠備侯市井子以出非聞敵而喪膽則見敵而隕涕曾莫得其一手一足之力吁可慨哉故強兵之說張國圖之金湯擊遠之樓櫓也

金湯借箸

卷之二

九

一練膽

練兵必先選兵或選壯健或選武藝或選伶俐或選大力然貌偉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不能疾趨此豈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手足倉皇倒執矢戈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策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爲己避罪之門此伶俐不可

恃也力大而膽不亦則隨時呼之不聞推之不
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爲主
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尤以討爲先夫使士
卒畏將甚於畏敵進未必死退未必生則士卒
之膽固有不自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練論也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
之臨事測谷者且告曰能退而越焉其勇怯半
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焉其
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

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迫逼則怯
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
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此論者可以知
練膽矣然練膽之說施之少年易施之中年難
蓋少年氣銳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也
一練心

勝敗無異術也在士卒之心而已卒心畏敵甚
於畏將即敗心畏將甚於畏敵即勝欲其畏將
亦無異術也千金之賞懸之於先猛虎之威迫

之於後雖市人不可驟而戰乎古之善用兵者
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綽有至意至如今日
銖兩以爲賞鞭撻以爲威欲其畏我侮敵以講
練心之術也難矣哉雖然必司尺社者一心從
安民報國上起念故曰有將才而無將心其將
也將有心上卒誰獨無心患以結之法以惕之
忠義以激發之而千萬心可練爲一心矣
一練耳目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二者皆有號令
存焉治軍之要務也不熟於此謂教練何兵法
曰刑威於心耳威於聲目威於色曰大將所司
惟旗鼓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今惟鼓尚
用之行軍喇叭尚用之掌號其餘襍施宴會而
旌旗復爲迎送前驅之具矣今凡有聲如鉦鼓
有色如旌旗固不有號令是以古人行師曰祭
旗曰鑿鼓者此也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
不移指之不解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威將軍
諭軍士云雨們耳只聽金鼓如播鼓該進就是

前面有水有火，要進如鳴金，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退，而日間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雙燈，如某色旗豎起，燈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出單，若旗燈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如是而後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一立乎。

一練手足

金湯借箸

卷之二

士

練手使之屈伸便利，提挈敏快，練足使之進退合宜，往來合法，然非徒手足而練也，手足便捷全繫於器械，聖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手無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利是魚肉士卒也，器習利而無號令，以一其心，金鼓以一其耳，目雖有藝與徒手同，三軍既悉吾令，則當精去藝藝與法並行，則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何手足之不指揮如意哉！天生飛潛之物，授以爪牙鱗甲。

蹄鱗人而無此伎畀，五兵代之，夫天有五刑，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制器備詳，哉籌之矣。

一練技藝

金湯借箸

卷之二

三

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爲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於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於一二勢，有一二言包括有餘，有百千言形容不盡，詳可謂其無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爲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欺之，而我兵之習於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套爲尚，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怪也。今之技藝，花法勝而對手工夫全迷，只要盤旋上下，滿片花草，試問弓矢疎密之法，又犯套得之法，刀鎗擊刺之法，藤木二牌起伏之法，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茫然不解矣，安望其對敵不怯而走哉！

一練行伍

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千人無用者然欲得實用不過伍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陣隊之法卽一人所習之法一人之門有五體焉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於五萬五十萬人之門同一法也有人間命大猷兵法就爲最愛曰節制二字兵法之大要分數分明步伐止齊八字節制之條目七書于萬

金湯借箸

卷之二

四

言八字該之矣明此八字之義於兵思過半矣靜亦靜動亦動後人發前人至致人而不致於人隨機運用微乎神乎今日操練皆是虛套營陣但要用旋華彩如同戲局就操一千年何用人馬如何調度對陣如何廝殺賊據山岡我在平原如何攻圍賊在平原我臨川澤如何敵門賊伏山谷忽然邀敵如何衝鋒策應之兵如何疾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猛如狼虎誘敵之兵如何伏如狐鼠遊敵之兵如何戒若鸛鷓號令

如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聽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提防消息如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酬實實講求是在司閫者加之意焉爾

額兵

額兵者各郡邑額設之兵也國初額設衛以五千計所以千計以百計州縣又有常兵機兵城守之兵何處無兵而無如吏不習兵士不學戰冊中白羽呼之不靈惟坐糜廩餼而已且有三急如驅羣羊而當猛虎豈有濟乎故練之不可不亟也

金湯借箸

卷之二

三

范仲淹知延州大閱州兵與營田以恩信懷來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所得上賜恣給分諸將居二年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墳山復靈武元吳大懼遂稱臣請和又分州兵爲六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

張拭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逾夏荒殘故多

盜賊微外發夷俗尙仇殺聞入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懈惰抵至則簡開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驍卒伉健者爲効用自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詢溪澗酋豪而怨睦隣母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

孟宗政權知聚陽軍民逃而復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縣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翁爺信實必討奸賢樂善爲一時名將循吏云

金陽信考

卷之二

高麗 一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竊食其廩賜不敢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地然後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感服會春大閱旣旅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怒而出定人言自韓魏公後乃見此禮云

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公至鎮招集寧武軍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育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以李庭芝樸施州庭芝訓農治兵運壯士襍它軍裝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待敵至則持兵而出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辛次膺令蒲城比至施已焚其邑次膺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治兵設險賊不敢犯境一

金陽信考

卷之二

七

邑更生

魏了翁知瀘州奏葺城壕精器械出則較閱軍士入則與諸生橫經課業夷人望風而遁

士兵

士兵者召募上著之兵也市井負販之夫田野鋤耨之子今日聽名於官明日驅以應敵是惡可爲兵哉募之宜早練之宜勤吾民卽吾兵矣從來難馴而易潰者皆客兵耳必上著之兵根脚立定然後可以備服客兵而盡爲我用此輩

有籍貫有親友有父母妻子雖欲逃無所逃食以厚精液以重資予以器甲又可省轉餉之煩較之徵調召募何如哉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戮殺不辜掠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握兵之將能驅驅虎之上畏懦蹙蹙莫肯仗戈爲士卒前行者夫遠徵軍上行者有輜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餽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急之

金易者著

卷之二

六

以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刃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目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可上聞用之

韓愈論准西事宜狀曰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竊放異鄉道路遶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閻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膏等州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停劫皆能

自防習於戰鬥賊深侵俱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顧自備衣糧其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各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金易借著

卷之二

七

蘇軾論練軍實策斷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植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恃其壯子弟其無事而田獵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聽聞足以察旗鼓之節強健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家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拱手就戮百萬之衆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餽委之喉賊嗟夫三代之養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紹興三十一年敵人寇詔淮漢等郡居民爲兵
續守則南門居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
雙丁十戶爲一甲爲國皆有長又擇邑豪爲
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糧至乾道間舉七
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張栻
爲帥益脩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千人分爲五
軍軍分五部後四年趙雄又增三千三百人時
年冬通爲萬三千八百餘人

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
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

形利便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副總首領焉諸
總皆有射圃而所職亦別其色紹熙四年冬凡
萬五千二百一人荆鄂二郡卒四五家有一人
爲兵

辛棄疾知福州福州前枕大海賊藪也俗悍易
亂無貯積棄疾苦心期歲積餼至五十萬榜曰
備安庫招壯丁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閑卒
以抗直坐劾去士民嘆哭惡禍

鄉兵

解

鄉兵者各鄉村團結之兵也周官比閭族黨之
制爲鄉兵之始管子田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桓
公以霸漢唐後宋有河東河北保毅義家諸兵
利病半焉通來敵人猖獗在在強鄉兵未見成
功先貽騷擾蓋有兩難其一則有司率皆達掖
之儒未學軍旅能必夫人之吉乎其一則才堪
長子權不在焉亦未易成節制之師也夫善用
兵者能殺上卒之半今之率鄉兵者敢殺一人

金易俗考

卷之二

三

否雖千金之賞未必得勇夫之用矣惟權歸有
司而知人善任清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唯
在擇任守令使守令在擇任守令試

嘉靖癸未山東益王堂起議調邊兵崔銑著論
曰國家有欲之全盛亡其驅無宋之苟安其
弱甚辭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知經世之學言
彛卒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馳而兵支莫
基於兵舊制縣象民壯卽召士兵近年增減靡
定多以備奴寇之使之擒賊如驅羊人恩門也

宜制大縣四五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隸出一人，分爲兩班，檢校得勤，檢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捕盜，休者力田，樹桑，平居藉資，遇義小變，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惟之天下皆然，大司馬彭公如銳策奏行，不數日，王堂其。

萬歷二十五年，趙完壁奏鄉兵之利有三，援有五，嚴法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兵

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將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此三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苦者不知。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誰應之名？勢不得不計丁報派，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其擾一也。派有名爲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奸貪掾吏，又駕爲查驗之說，百方刁勒，其擾二也。

器械驗矣，例應造冊報上，鄉丁之費，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所之兵及其聘上之府吏，又索賄，然後收其糧三也。期已申矣，定期而捧有司，則意安早，就特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有罰，不申有贖，使民賣田鬻子而償其擾四也。據有期矣，說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靡工，其擾五也。民間騷然，喪其養生之心，皆錄於此，不北走胡，不南走越，是可不爲之慮哉。

故欲練鄉兵，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東博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爲給予，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名籍，紙字美惡格式，令否，不必太拘，官爲之可也。定捺有期，早募勿爽，有司勿怠惰視之，餘日放之歸農，勿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資，不中者少示懲戒，薄其輒杜，勿迫之賸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

崇禎四年趙懷玉號曰城守無如練鄉兵矣以父兄子弟之兵守桑榆父母之邦誠便計也愚以爲練鄉兵必換舊兵令搜括已窮豈能於原額外再征鄉兵之餉或曰使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不費官一錢然好義樂輸之人甚少勢必報富戶派之不給者勢必以鞭朴強之雖優不可勝言臣居鄉時亦嘗勸富戶義鄉兵矣沿門求之竟不肯出臣爲司理時亦嘗奉委查鄉兵矣不過保甲牌中輪流而出以應掾耳何曾有兵

知兵者必練鄉兵。倘個氣惱死。不管他日死。當日恐明。而除後。守土者。離任之後。各有職業。只我鄉。非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不了。故。則奈何。不爲。公長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立個。性命會。十月初一以後。三月初一以前。共四箇月。除六十歲以上。十五以下。殘疾。衰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鎗。火鎗。鎗。斧。骨。刺。齊眉棍。弓。矢。腰刀。火銃。鐵鞭。鎗。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早晚。習學。遇酒席。以此

鄉兵勸諭

凡我居民。聽我勸諭。目下。饑飢盜起。却。不商量。一箇。制。拏。盜賊。保護。身家。財命。的方法。只要。聽

信小人故意煽惑喧傳的虛聲先自家號做一團把婦女衣物糧食頭面亂行遷移逃竄無論貧民乘機搶奪只說爲甚麼便輕易離了鄉井今有一法只是四個字叫做大家齊心從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頓器械操演弓箭鎗刀神鎗火砲等件方是備禦事體小人虛張聲勢捏造詭言正要我們亂動他好搶掠咱有識見的怎肯跟他徇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家齊心擒捉看他如何搶掠俗諺云強龍敵地頭蛇我們士著居民道路熟便他們就是強壯道路生疎終怕我們四面圍捉倘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賊來便都出門大家齊心向前群毆賊頭都是好漢他馬是沿路搶的人不是沿路隨的真正賊徒不多古語道得好刑人先刑馬擒賊先擒王只用百十個好漢手整百十條桑棍打他馬腿馬倒了個個成擒如賊到街衢兩傍只暗用絆馬索他馬如何敢走若搶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擄掠財物汗辱婦

女光景就該搶了幾間房一把火燒個乾淨在村鎮外屯住晚間晒晒柴積草周圍放火不怕他不剿滅何故只聽虛聲便都逃竄讓路讓屋讓酒飯與他暫且折收親戚飄零家業被搶妻子遭辱就中白白的反保全無恙豈不是勇敢當先者可一己身家性命而懷怯避敵者反好身喪家之一明驗哉如今道院父母爲地方費盡心力募兵請兵護守城池催督我們團練鄉兵且懸重賞我們大家齊心齊勇保固一方奏聞九重名留千古幸一切功令賞與公祖父毋自有不測之妙用也先以此約轉相勸告

鄉兵約束

鄉兵者鄉自爲兵共守一鄉不繫於官者也官兵領官糧聽官調遣聽主將統率方可策應殺賊四鄉離城爲遠賊來先被搶掠就使官兵出城迎賊未免遲遲時日況官兵那有許多只好防守城池安能一時四鄉兼應目今盜賊逞起我們鄉村不自家齊心保守指望官兵勦賊恐

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難保矣爲今之計我們鄉村約在五七里內可聯爲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約束每村各擇立一總一總下各挑箇精壯好漢或用弓弩或用火砲或用鎗刀或用鋼棍或用礮石絆索務要有膽氣有力量或有謀略能隨機應變酌量村之大小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三二十人小村十數人各要立花名文冊村村相合多則七八百少則四五百如兵只五百則大砲手一百弓箭手一百長鎗手一百礮石棍絆索礮兵共二百如多至七八百倍之可也各村各家鄉地畝帳石瓜銀公賄聽用時皆合操訓練遇賊陣時每名給銀五分如有仗義疎財應多出者聽貧者免稅止令聚賭眾人出陣可也臨陣大家齊心能鼓勇爭先殺奪賊人首級財物者大宋奉禮稱賀記姓名功績於冊稟官旌賞臨陣立腳不定先自退避者記姓名退避於冊仍追銀入官公用眾人稱賀有功之人時還着飽饒送酒食以示辱兵至

五百立一勇敢當先信義者眾者爲正四六爲副管兵若王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即鼓則進用鑼八面聞鑼則止和機施得不可違慢
鄉兵教習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鼓動親上死長的肝腸習者習之以武藝行陣絲絲護身殺賊的妙法鄉間村夫久不知兵未免驚詫推諉況無官長催督誰肯帖然遵依我想本縣村鄉那箇沒有好勝爭強的念頭如今設賊搶掠家資新鄉婦女們教讓他通交與他賭關閑國事日不信習得護身殺賊真武藝真本事一見賊先自膽怯常言道藝高人膽大可見真武藝真本事是你們安身保命的寶受用何待上人督催然後習學哉今各齊本村有名鄉兵自行立會弓弩鎗棒火器陣法件件自相比試或攢銀錢或攢酒肉如賭博取勝的一般人人爭勝自然漸漸高強然後這村與那村比試互相賭賽如此而利村爭勝自然有好漢出來臨敵之際擒捉得勝

官府又有獎賞此那無益賤閣豈不便宜百倍
或問贖銀錢酒肉那有許多費用試問平昔
賭博極無益極犯法之事如何便不惜費此乃
保全身家性命極有益極守法之事反惜費乎
往年禁神時雨社爭強窮家小戶無不竭力出
錢此徒求福於冥冥之中不可必得之數也人
倒樂意施財今於真本事立刻見效大獲保全
之福利事反倖惜而不爲哉

民壯

金湯備考

卷之二

三

衙門設有民壯機兵甲首等役原爲守城禦侮
之用其代耕之精不欲坐廢也明矣近乃不程
力使健備差遣致游手混入武藝荒如一旦有
事尙欲召外兵練鄉兵反置本衙民壯於不用
無乃倒行而逆施之乎民壯不壯健步不健弓
兵無弓顧名思義其謂之何即應捕固應設以
捕殺賊者也而伎之末端賊於何捕不獨此也
各役之設一衙門有數百人數十人者工食有
十二兩七八兩者糧工莫食第以列額行執牌

票止耳此與家射狼而使之噬也何異宜簡練
以備緩急於本役工食內自備器械平時日赴
演武場聽委首領官訓教有司官練閱之務要
三月之內精熟如不熟卽行革退另召精勇有
技之人充實

騎射

弓矢軍中之長技也近奉功令習者固多而穿
楊落鵰之能察察未見緣文盛武衰卽介冑之
子高者虛慕教說卑者亦剽襲帖括與諸文士
逐隊以馳而反置弓矢於不問一旦有事安能
得橫槊賦詩磨盾草檄而用之哉此巧力之
所以鮮也天不降康四方多故騎射萬不容已
釐爲四條如左

金湯備考

卷之二

三

武弁射 指揮千百戶等官每遇撫按人竟出
巡官評冊揭其應薦榮戚大都不在弓矢是以
繩文官之法繩武弁也未武弁之放浪不簡有
苟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藝尤其本等其職業
之脩不脩一駁射而知之矣今議每凡各弁赴

演武場較射一次如遇巡撫應報冊內即以屢次之不中前者盡行開報與放浪不簡者同戒卽有素行應戒者偶能射中多亦得有免則諸弁知所重征射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多矣武士射 武生主之以武學教授有官有士亦既濟濟一費矣查文士之試童生考取入學生員有歲考科季考月考不一而足武生何獨不然今議亦如課文士法武學教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季考文士法率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止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強命中矢不虛發者不次拔用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亦如童生縣取送府府取送院之例考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者居下等者亦行學熟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者鄉射今天下儒學皆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士子惟工聲脫竟不知弧矢爲何

物卽射圃亦稱爲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今議每季府縣官亦以季考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軔破的者破格優禮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卽於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亦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考試射 生員童生每當府縣考試求績告者者票繫不可勝數夫諸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於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能射多中者府考盡行拔取另進一冊送提學收考文藝稍通者一側拔取入學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矢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至六等發案後有自稱能射及冊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用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於射矣

蘇軾乞增脩弓箭社條約而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冠仲世衡等亦務整緝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備邊州軍自澤潞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鋤刀而煮出入山坡飲食長侵與北方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本土有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敵至蓋視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賊豈敢輕犯邊塞如入無人之境哉

范仲淹韓琦主經畧西夏時令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宜採訪其遺法增損其約束在城者分爲四社鄉鎮每鎮立一社村庄相近者或三五村或十數村各自爲一社號從其便擇寬大

廟中一所爲講武場擇空闊平地一段爲演習弓箭處在城固社各聘善射者一人爲社長武藝超等者二人爲社副善書二人爲社錄村鎮亦然不論軍民士商願入者聽古者士大夫亦學射禮記鄉射之義亦常戍邊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何耶之有每社置武經七書百將傳百戰百法等書時時講習三六九日習射一次如體力過人家貧不能置弓矢本社好義富家代置者給牌優獎社約既定每季有司親赴各社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報畧精熟者賞本人仍賞社長民間晏會即以射箭賭酒猶勝於行合遊食無賴即以射箭賭錢猶勝於博蒲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射中九箭意免罰有犯罪多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射中七箭意免責是於尋常游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事可禦外患無事可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聞之遠避有利無害曷不舉而行之乎

搭射法

安人形把三個顏色各異用聲音響亮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高叫射穿某顏色的人眾人一齊發矢俱射所指無不中者蓋賊有假眾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自然敗奔矣此擒賊擒王法也

金湯借箸

卷之二

吳

橫射圖式



刁能

金湯借箸

卷之二

是

魏李愬爲上御安欲人之善射也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說者合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破之宋种世衡在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刁能

大塊生才原無今古國家羅士不限雲泥方今時事多艱需極極赴赴之才最急練兵練射不過臂力技藝未有謀畧出眾可爲一軍司命者應行博訪或精曉天文象緯兵法陣法三路六韜或精舟師車陣馬步戰法并工神火器械精妙入微或膽力過人舉百鈞開兩石走及奔馬力扼猛馬射可穿楊當加以殊禮拔用或高品殊才不輕求見有能知者舉報卽禮聘之其舉賢之人并行錄用延攬英雄廣搜奇杰今日最

亟務也從來名將或起于吹簫屠狗或伏於耕
樵販負下步之內必有豐草安得謂一郡一邑
之內遂無人哉

景形刺雍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虛
土京市屯聚嚴飭龍姜茂時梁遠等並志節
清妙嚴行高亮嚴遠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至
待以不臣之典城中相見論道而已豈吏職屈
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
人皆到彬敬而待之以次進用各任顯要州以

金湯借箸

卷之二

美

大治

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爲一體通
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極
組折衝之風故金人畏遠淮蜀大困而京西一
境獨全方能用人各人陳略游九功輩皆拔爲大
吏后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
力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
憂

余玠知重慶時賢才淪棄法度蕩然玠至大更

獎政築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已居下令曰
諸君舊賢士欲以謀告我者徑詣公府士之至
者玠殷勤款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
而任之播州民冉璉冉璞俱有文武才聞玠賢
謁之玠待以上賓居旬日請問曰某兄弟辱明
公禮遇思少有裨益非玠同鄉人也爲今西蜀
計其在玠合州城治釣魚山乎玠大喜曰此玠
志也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密聞於朝請
不次官之

金湯借箸

卷之二

美

精勇

天下未嘗無士也官曰促士曰卑能備布衣
之交者誰乎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打鬬足
輕戎馬塞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
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蘇子曰戰以勇爲主以
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
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天
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

有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終歸不可以望其爲倡故視者天下之所惡也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至哉言乎今

邊將衛鋒暗陳必用家丁可思其故矣

北魏李崇琛沈有將軍在壽州十年嘗資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披靡號曰臥龍

唐山東道經度使張南以討賊險澗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

金湯借箸

卷之二

早

述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

羸弱燧悉召牧馬驅役教之數月皆爲精騎

唐溫州刺史楊慶復守西川揭榜募驍勇之士

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於是列兵械

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

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慶復帥突將出

戰殺傷二十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

技藝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未事之先搜奇募異凡巧

思絕技之士靡不羅致麾下隨材任用周謀諮

度虛心獨斷使卒策羣力無不畢舉於是守法

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下至游棍俠徒雞鳴狗

盜罪犯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

才効其力此用人爲守城第一義也

史思明圍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

入盡其用得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宴城下

金湯借箸

卷之二

早

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罵光弼遣人從地道中

與其足而入降城斬之自是賊行皆是地

後周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畧善伺敵虛實揣知

情狀有潛匿侯谷欲爲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

疑處往必有獲宇文泰以果爲虞侯部督每從

征常傾候騎書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破稽胡於

北山胡憚果勁勇趨投鞍爲著翅人

金湯借箸十二卷之三目錄

籌積貯有引

積根

公督私藏法

自積根法

自積銀票

評二

益水限期

又評

常平倉

李裡三熟三飢

耿壽昌賤糴貴糶

評常平錢

金湯借箸卷之三目錄

義倉

隋長孫士義倉奏

宋王琪擇他置倉

賈誼義倉辨

劉行簡義倉狀

社倉

趙汝愚鄉置賑

朱文公夏秋收

建安社倉記

金華社倉記

勸農

素書擇述說

神農養生杓形

管子廣恆生於農

元倉子先務農桑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力

王符以一泰百說

晁錯開資財之道

韓驥森計曰授田

賈誼驅民歸農

龔遂勸民務農桑

召信臣出入阡陌

張詠拔茶植桑

高允言農事

張全義見佳麥良則笑

紇石契民稱惟農是務

江公望大器以農爲急

洪武課百姓植桑麥

金湯借箸卷之三目錄

儲穀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積穀有四

賈誼儲穀

紙贖糶穀

詞訟出粟贖罪、鬻戶絕田收租贖倉

州縣穀豆二萬石

興屯

趙充國屯金城

評

東祗屯許下

羊祜屯襄陽

杜預修召信臣遺迹

韓重華舉田三千八百里

虞集築堤捍水爲田

葉盛官牛官田法 徐貞明屯田七利証

救荒

救荒先策

救荒後策

救荒正策

救荒權策

周禮遺人掌季積

周禮荒政十二

十二政解

胡傳救災之政

韓詩外傳大稷之禮

金湯信箸

卷之三 目錄

三

陳登救荒爲典農校尉

范仲淹以有餘之才惠貧

高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洪佛子活飢民九萬五千餘人

張詠何事不辦

趙抃救災越旱疫

蘇軾救飢治病

劉晏收粟于日給米二升

葉夢得收三千八百餘兒

馬濟

改罪備制發倉

韓韶明倉無所坐

王佐便宜出布粟

鄭然比奴贖

范堯夫發常平倉封椿

賁元發以兵法部勒 評

微里估木見大發倉廩

陶鑄恒發儲糧

王弘好都御史

韓琪居七百萬人

評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葉衡發倉爲廉

何椒邱賑貸交熟

金湯信箸

卷之三 目錄

四

施粥法

平糶

吳及奏止開糶

劉晏賤糶貴糶

范純仁籍賈卅

吳遵路賑海糶米採芻收直

史弼發米十萬石平糶

趙抃增價糶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令狐文公屈指獨語

周忱給諸大賈

董應舉官權議

勸富

陳亮佐自出米爲麻

趙林解帶勸賑

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捐米取半價

黃兼濟子孫青紫

宋祝乘濟飢之報

三條以福報之

邵雲甫發儲道

陳天福經濟倉

金湯借箸

卷之三 目錄

五

二條以名譽勸之

程九屏太守勸平糶論

程九屏太守勸富捐助論

破慳經

三條以利害勸之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三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露而公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積貯

唐虞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勿使

至賤給言粟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廣人掌九

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若食不

金湯借箸

卷之三

能人二則則移民就食詔王殺邦用蓋皇皇乎

重之哉積貯爲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

粟而可守者輯積貯

積賑法

先將閭城居民矢公矢慎按巷分方細行查核

其擁貨厚而占田多者爲上戶僅能自食者爲

中戶特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爲下戶中戶計口

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封貯

以待有鵲下戶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

臨時賑給除賑募孤獨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營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費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爲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參紳弁主應逐一查明視力派積自千石以至百石數十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行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定在城內查驗明白

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附其土俗人情商同巨能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茹善若張皇倉報致生疑異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寂閣地方何所賴哉

域守莫要於積糧積糧莫便於自積蓋輸之於倉雖艱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室雖崇墻誰不樂從勿論有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厚預圖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爲條例坐以數目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積糧票式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驗契是價銀	兩
現在房產	間	驗契是價銀	兩		
別置房產	所	驗契是價銀	兩		
生理資本	以上共計銀	兩			
照單應積穀	石	兩			
查已完	石	兩			
未完	石	兩			

以民計民官不除積空取一粒男盜女娼

此票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則得欺隱驗契
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爲社數
之多寡則至公至明百姓無怨視委在羣小
聽憑豪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爲奸弊者萬萬
不啻矣

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
順從者爲不佑其上耳非民之罪也信誓且
且言得已哉

以上所派米若干石限十日百石限三日藏於

金湯借箸

卷之三

四

各家園所卽申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
屆期候本縣照票驗板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
限用不稟官者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
勒限催補完數

守城所最患者第一日豪強不用命以五斗
縣令而欲尊貴鄉紳俯首聽命倡率小民勢
必不得氣習楚預州縣殘破半由鄉紳慳吝
不肯捐輸動掣縣官之肘也今使之自積去
復何辭然此不過爲一時城守計耳置倉立

勸農興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所宜
預籌者故附載於左

常平倉

魏李惲謂文侯曰平糶必謹視歲有上中下
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
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
十石大飢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
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
飢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五

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過故雖遭飢饉水旱
糶不貴而民不敢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
國國以富強

此平常義倉之祖也後世迂儒不知變通乃
以盡地方罪愆夫不盡地方而盡民力乎其
先爲三熟以待三飢較歲數之豐儉若低昂
鐵炭事有必至售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
而爲民司命

漢宣帝時豐懷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

奏言歲數豐稔穀賤農人少利故年歲酒閭東穀四百萬斛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閩東漕運過半又日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賄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成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昌國內侯

一言爲萬世之利封侯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迫變鞭撻甚於稅賦名爲糴糴其害民至救荒時恆吝不發卽發亦多徇門有力者也

金湯備考 卷之三

六

之不能遍及鄉村也若用常平儲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而鄉村下戶卽以錢賑之亦可

慈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視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飢民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弊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敝惟將常平斛斗出糴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

義倉

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倉旣當復也其法專主糴糴而糴本常有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勿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災之良策矣

金湯備考

卷之三

七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收發之目隨其所得勸貨出粟及麥於常社造倉窖貯之卽委司社執賬簡較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德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溥哉且兼井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

際則兼井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

如此明贖何以不行正固不利於兼井之家故從中阻隔耳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上下其議或謂稅務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贍給或謂置倉煩擾輒復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飢寒枉陷重

金湯借箸

卷之三

八

辟故臣請復義倉以備凶歲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置乃教民儲蓄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則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窮困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源也若謂有常平賑給則常平之設原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凶飢發賑既以失其本意而費

又出公帑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從賑貸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慮缺材木恐滋煙擾今州縣修治郵傳期舍皆歛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哉人情可以樂成否可與謀治願自朝廷斷而行之

劉行簡奏狀略曰義倉創于隋廣于唐國朝固焉其後病煩擾轉輸罷之神宗始復舊封然推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粟于民還以賑民不可不均今置倉人粟止在州縣歲飢散給山澤僻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九

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蓋亦鮮少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言此豈社倉本意哉臣謂當于本縣鄉都各置倉審自始人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迺厥中縣令總其凡以時簡較遇飢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都計口散給旬一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也

社倉

宋孝宗時趙如愚知信州請運鄉貢賑委社司
摩骨縣丞簡察疏略曰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
村之患重而難知求所以施行之策亦不過勸
諭上戶廣行出糴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
而已夫止輸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其
弊望遠索賄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絕之
數明詔有司將運州縣每年合納義倉米解除
五分依現行條法從征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
分於逐鄉置取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
管受納委佐貳官司察欺蔽不如法者正治之
則鄉里晏然各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
自生矣

金湯借箸

卷之三

十一

乾隆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
石賑給夏收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價自後
隨年歉散賑蠲其粟之半太饒則盡蠲之凡十
有四午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二千一百
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
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

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
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
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
問其有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
一石小口五十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
其以溫惠不寬還者有罰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二

建安世宗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
凶荒隋唐所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
獨常平義倉尙有古遺然皆藏之於州縣所惠
不過市井情遊輩深山長谷之民雖飢饉溺死
而不能及也及爲法大密吏之避事者又視民
呼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餉運相傳受一旦不
獲已發之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
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害公欲
謹其出入則鉤較彌密上下相通其害又有甚
焉是在良有司加之意哉

金華社倉記曰世俗所以病社倉者不過以王

氏言苗爲說耳夫青苗一法本意未爲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聽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至矣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能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程子常論論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盜之熾者大槩爲飢饉耳或困於重歛或厄於天災或馬牛擾耕桑之處復一荆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萬里君門蠲賑難徧及諸屋

金湯借箸

卷之三

士

爲民父母者可不早爲之計乎心誠求之富効之力雖更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枝葉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各固在也半耗於那借半耗於侵漁半充上司無礙錢糧之用卽有是心用事之有司後來者不可却矣語云有官人無官法其奈之何嗟乎與其遇荒歉而仰屋竊嘆何如留穀於民間之爲愈哉

勸農

素書曰菽水不足未作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

而工以離文刻鏤相珎也謂之逆而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患而女以美衣錦繡絳組相珎也謂之逆

勸農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弛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弛者無以掩形

管子曰先王知鄉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未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而事末作則田荒蕪而國貧矣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左翁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徒輕流徒則國家時有災患益生遠志無復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則奸志奸奸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

國者君之本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饒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植稿夏取葉蔭秋畜蔬食冬代薪蒸以爲民資漢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貧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于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蚕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本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損府者以畜產多而備先具也民發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着不地着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此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韓麒麟表陳時務曰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穀祿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今民庶不田者多游

食之日三分居二穀務於畜遂成後俗車服器宅奢替無限喪葬婚娶爲費甚多富貴之家僮僕後服工商之族玉粒錦衣農夫餽糈耕耨衣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飢寒之本是在于斯愚謂片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務樸素計口受田四時巡行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膳雖遇凶災免于流亡矣賈誼曰管子曰倉廩寡而知禮節民不足而用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夫不饒或受之饒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將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多足天下之大強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木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僣好末技不田作通朝

幸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各植樹榆百本解五

十木葱一畦韭一畦家二母雞五母雞民有諸

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日何如帶牛

佩犢春夏無日不施田秋冬課收斂勞來循

行郡中有積蓄吏民皆富是訟獄止息

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

好爲民興利則務在富之出入阡陌勸農種有

安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

金湯信箸 卷之三

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爲民作均水約

束刻石立田畔防水爭競婚喪者靡撙儉窮府

縣吏子弟好遊遊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大化行

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今燕齊地方不利修水利旱則赤地浸則勞

溢民無兼水之蓄豐則怒馬鮮衣歉則流離

轉壑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乎閩南功

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江西若粟賤金貴

而山東至無糧食子種守令其地皆用心焉

書亦大功德也

漢梁華守鉅鹿時飢荒之餘人戶且盡華課督

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開穀粟豐饒數十萬而趙

郡之郊數爲荒所鈔暴徒外禦敵人內撫百姓

郡境以安

漢索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

度頃畝分其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府

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

下同之

金湯信箸 卷之三

漢茂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隲十二月

盛寒時股裂血水燃火燎之春溫膿潰甚若左

初到時時湖焉殖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

履民甚利之

漢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人咸不念產植

農桑盡廢境內蕭然渾嚴立條約課民之農開

稻田招撫流遺計人給假命墾下植桑教以繭

絲怠惰者有常法時遣吏人存問苦老賜以肉

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曹郭禹爲荆南留守後禹勵精爲治撫集凋殘
通商務農晚年始及萬戶時蕃鎮夷以養民爲
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
間民富軍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張全義尹河南東郡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
戶全義遷麾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
使詣十八縣故虛落中植旂張榜招流散勸
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疇美者輒下車與僚
佐共勸之勞以酒食黍麥多者親至其家悉戶

金湯舊著

卷之三

大

老幼賜以茶宋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
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莊藏者集廩
杖之或詠以之人生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
是比戶豐寔遂成富庶

魏大武禁封良田游食者或高九曰臣少也賤
知所謂田蒔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
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
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
粟二百三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餘雖遇亂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
以授百姓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至崇陽縣民
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
民以爲苦其後催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
皆以成爲樹歲百萬足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
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桑歸者問從何得之曰
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桑而貪何情
耶答而遣之

金湯舊著

卷之三

九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蚕織勸使植桑有罪而
情輕者視其所植多寡除責罰民益賴之
朱劉渙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贖賣耕
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耕牛價增十
倍渙卽出所市牛以原值與民賴不失業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卽乏食
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上節
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

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穰不務正業者

江公望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入政以食爲先故教生干既富禮興于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爲急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謝者賜勞自爾海內富足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于苟簡致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願行勸課力田之詔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于惻怛重于叮嚀終以不倦如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于是久任之道通焉聖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卽選縣令八補于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束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歲種訖其如日報達者請成邊

儲穀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以舉樂

積穀有四贖罰勸糴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至于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耳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罪外加罰當以罪論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儲蓄之法不必如買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錢責其寔而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擬使布帛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飢得粟數斗而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費數百人之命以去矣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民賢令乎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

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賄壽銀督令各府縣
蓋數羅穀其罪犯自浼徒以下許其以穀罪贖
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縣
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
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
應予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豐熟補還則百姓
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
矣儲穀之善無過于此

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墳

金湯情者

卷之三

三

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功而出粟田一畝者上
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鄉者上戶三十
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數其無
理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
宋制凡戶絕之田舉歸官不聽旁支繼業以息
爭端官爲公斷之韓魏公奏請戶絕田弗需募
人耕而收其租穀爲倉貯之日廣惠倉以提刑
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之鄉
納留租百石以爲率其戶寡而田有餘者需如
舊于是賑飢荒則鄉鄰皆與之而不責其償風

賦不損而民衆定事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
遇凶年人不至于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
在外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飢即借春出秋必
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各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
遇小民告賑衙縣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
不催還到兵荒馬亂時百姓死活真能相顧矣
遇小飢中飢之年上司輕動倉糧本縣士夫不
可不以此意強止之

金湯情者

卷之三

三

興屯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敵以殄滅爲
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俱條上留田
便宜十二事

按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屯
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
力若遠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
障敵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
一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

爲誰望賄木以爲排棚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于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率令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來祇請建置田官以祇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

金瓶借箸

卷之三

雷

乃分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穡于渭濱居民之

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焉

司馬懿欲廣田蓄穀爲減敵資鄧艾以爲田畝

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灌又通

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爲首破黃巾屯田積

穀以制四方今三隅以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

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諸稻井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計除畝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災無不克矣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私之殖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倉有十年之積

平吳後杜預召信臣遺跡用漕漕儲水以沒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

金瓶借箸

卷之三

雷

賴之

吳玠守蜀與賊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

守將治襄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愿歸業者數

萬家

元和中振武軍飢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

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餘

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

因募人爲十五屯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

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極遼海
南濱青齊荊楚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
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
台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
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
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
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
襲如軍官之法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
軍務密請官銀買牛十百頭謫戍卒不任戰事
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
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後巡撫宣府修復官牛
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數馬千
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七利謂國家餽餉
皆仰給東南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
有一石之入卽省東南數石之輸利一北地旱

則赤地千里涼飈洪流萬頃水利興而溝澮蓄

源旱潦有備利二且水既不漲溢則河流殺而
無衝冲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敵騎便于馳
突今堤有樹溝有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塞上
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
之勞募軍有逃亡勾捕之苦今以軍營田以田
養軍則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祿勢將難
經中國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
開其田生之端令爲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生積蓄以爲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四方戶口
多寬狹不均今舉莽蕩之地盡井居民移多益
寡人與地稱利七

救荒

救荒有先策有先先之策有正策有權策

先先策者未然也尙書云懲邇有無化居又云
一濬畝治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紛任者
批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業或味水利
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憂者滿積或慮未

傷木有司蒞任宜預謀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
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貨穀食
也婚喪飲宴過修皆或必借裕隣方借冀海道
能藉穀嚴禁之可也如浙南征清海尾
者則調之護之易金粟之類也又如折色本
色雇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恤大要總在重
農而貨粟勒相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爲賞罰
則粟自矣廢田不耕者有德遊手蠹食者有禁
遏良田則駟車勒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
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得人出納
有經不致虛費不至刁難有失子劉如愚者以
總領之可無凍餒之老道殣之殍矣吁安得有
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後則飢饉
立至當預爲廣羅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
貸之隨地理可裁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
此錫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
珦度水涸時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
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

遂不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
截留而以其糧錢計奏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
不虧蘓軾救荒議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也
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
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亡並作雖攔路散粥
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
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日開倉賑貸三
日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日自出米及勸羅富民
賑貸四日借庫銀循環羅賑貸五日興修水
利補輯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
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兩鄰鄉
鄰困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
者也大約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
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
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
本業可無妨生理趙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
死人歎呼盈道又李珣在邵陽時將義倉米多

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民籍紊亂及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好死不生視離鄉待升斗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以下議糧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于多米地方循環羅糴則用貴米時減價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即閉糴而民愈急勢愈爲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廩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

又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庵立十八處減價羅米仍多張榜文招羅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文眾不知所爲仍多述榜文具述杭州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起利價亦遂減此二策者可法也或恐貴糴糴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糴之銀待來熟時點殺上倉已不乏矣以上議至于棄子斷歎強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市閭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解之所必至者也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于萬石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戶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邦令于常平倉市米物歸贖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飛蝗遣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如婚

非營繕等事皆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
所以使貧者得財利爲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
机令人棄取贖蓋借一人以生于萬人耳

周禮追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
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
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

周禮以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利二曰薄
息三曰緩刑四曰弘力五日舍禁山澤無禁六曰去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飢不議七日青祀青與同音八曰殺哀喪禮皆九日
菽菜菽與菜同音十日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
十有二曰除盜賊

十二致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
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又時若
弭之密矣分溝浚濬禦之周矣嬰芽代饑鑒
之素矣此皆未灾而說饒非必十二政而後
爲救也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
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宿蒞藏將散利

何所用之業敘輸粟將苗徵弛力全禁何所

用之士沃而好義將緩刑去讎除盜諸禁無

庸矣時出而備荒將告祀殺哀菽菜多昏索

鬼神諸制無庸矣晚近則詳於爲救而疎于

爲待倉卒而議廣賑而行不過發廩蠲逋如

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謂救荒無奇

策彼雖以荒政爲足技而善政以見奇而周

官之古失窮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

職爲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三

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
虛而固試爲功然則荒政豈可無講與日何
可無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
卽不備而救猶得下策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

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

以救飢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
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

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
道路不除百官市而不制鬼神時而不祀
陳登守東陽歲時飢饉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
登乃捐貲舍度陂畝爲之設辦得舍宇一千三
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產業其有弱病他鄉者
責其鄉屬使歸之不論年而民之流散者咸
聚相厚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強壯者則令日供
官作以就食焉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去
之日居民號泣爲之罷市

金陽備著

卷之三

禹

景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
給餉爲荷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從民競
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徭役以勞
之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召
諸寺僧曰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監
司劾公不恤荒公自爲條叙所以宴游興造欲
以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
御食于公私日無虛萬數荒政莫大于此
當獨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飢民流入境猝難

獲食相繼待斃彌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
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待薪水擇待闕官吏廉能者給其
祿使卽民所聚問老弱疾苦官吏皆盡其勞約
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人
盡力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爲生有死者爲
大塚塋之類曰災後從者如歸市或謂彌非所
以處危者曰盡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十
四孝中書令哉行之餘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金陽備著

卷之三

靈

以遠近受賴而歸所全活者五千餘萬募爲兵
者萬計
洪皓爲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蹙跡窘庫
空虛無賑救策公曰郡守以荒政自任恐籍境
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于城之四隅不能自
食者官爲主之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堂
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溥黑子識其手西五之南
三之自費糶沒有職民處不可仗有爭侵半闕
糶者亂其手文逯之公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

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倭使金全節而歸凡留北者十五年子卿之節無以加焉孰謂佛子弟一味慈悲而已哉而竟以片言請死悲夫

張忠定公諱知杭州值歲飢冒禁販鹽捕獲數百人公悉寬其罪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飢等如此若益禁嚴則聚而爲盜患亦甚矣俟秋成政爾當痛懲之仍停征諸稅及知成都遇李順爲冠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振詠

知鹽價數高而民有餘廩月下令聽民以米易鹽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遂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值錢三百文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五萬斛至春籍賦中網民計口給券輪原價糶之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而益民無餓色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嘗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請防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儲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養粟若干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賸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林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估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求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五

給計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問糶自辦金幣置庭下命糶米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四千餘石平價與民爲糶米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糶者又就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糶予之葉費得爲許片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奏乞越清賑之全活數萬見道中遺棄小兒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固所願也恐既長或

來識募得日見爲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事定按籍計收三千八百餘小兒此皆集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也

明萬歷間申時行諸禁遺糧疏云頃者因荒發帑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惟是市糶通行乃可少延民命近聞河南等

處往往閉糶使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也乞禁止遏糶聽商民糶買接濟庶百姓不致嗷嗷待絕洵洵思亂也

賑濟

漢汲黯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金湯借箸

卷之三

五

寇盜廢耕桑流民入鄒縣界煮衣梃者甚眾鄒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戶主者爭之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部各後竟無所坐部生于融官祿僕壽七十

今有本境飢民不能先事發倉以至流殍者何如也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事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禪行草食五百餘

悠然哀之因以便自出所布粟給其廩饑爲
作芻衣事畢上言公卿皆以望之專命法有常
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
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
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
育之旨帝加意諒赦而不罪

當今誰是王望正以在朝無鍾離意耳

第五訪選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乃開倉賑
給以救其弊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

金湯精義

卷之三

四

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之
郡得全

晉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
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記書褒
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若皆聽
出

唐員半干爲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
從及令謁州半干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
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君不能恤

民使惠出一尉尙何罪釋之

范公堯夫知慶州飢率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
欲發常平粟奏以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災慶
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欲俟
奏請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
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或訪其所活不寔詔遣
使按之時秋大稔民曰公寔活我忍累公耶晝
夜輪轉常平送使至已無所負矣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

金湯精義

卷之三

聖

南米立十萬石以備賑慮流民愈至恐蒸爲瘧
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戶助財
小民助力造土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
一至以次授屋并杜用器皆具以兵法部勒小者
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
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甚列肅然如
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流民
感恩咸願爲鄆民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有
奇

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置捷他人不能辨境
內而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爲流民慮也
在負爲鄙民慮也嗟嗟安得盡天下如滕公
撫此子遺乎

歲大飢散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縣上
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飢死者
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
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
倉廩賑之乃請擅專之罪文帝聞而悅之

金瓶梅

卷之三

聖

宜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
土薄收令歲民間食採拾不自給獨驅駟有儲
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
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眞民牧也降勅
褒諭

景泰中淮徐飢山東河北流民萃至都御史王
紘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餽以粥遠者
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爲裝遣窮黎者爲贖還
即空庾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

治治之死給棺爲大塚葬焉所全活數十萬人
具疏待罪初上得流民奏大驚曰飢死我百姓
矣奈何已得紘發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稱善
久之

慶歷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魏公坊人發
倉廩并募粟零糴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
明年皆給糧遣還全活甚多後爲宰相韓侍禁
孫勉以饑荒乞賑泰山君所追先至一公府見
魏公坐堂上坐敷以乞糴易備勉出再至一府

金瓶梅

卷之三

聖

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簡房簿三金紫怒曰
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勉以寔告三金紫首肯
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灾活七百萬
人今在此猶欲活人吾情不及也簡房簿勉尙
得十五年乃放之

嗟乎魏公特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其
水灾救人豈取救災拯溺功德尤急哉嘗見
一州府大疫勸民出粟拯濟委官傳領其官
頗以應而且不欲飢民在市悉截過江置諸

頃中但日以一期食之而已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視魏公霄壤一入冥途不知如何問發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飢民之道未盡有四一州縣米穀不積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義失處置之宜四朝廷雖發倉粟未嘗規諭閭閻遣使臨視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爲糜以食飢者或言

金湯集

卷之三

三

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視民飢而忍不救也疫大作車騎命醫藥自隨偏問疾苦全活甚衆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察使何叔即曰賑貸止于秋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可已乎命加舊賑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

兵荒有警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

而賑之無法則好胥作弊百姓不得沾惠若聽人羅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罷歸私倉貧民不得蒙惠此從來積弊也宜擇各方寬嚴寺觀僧家施粥例先令本方窮戶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給米若干者爲脫粟誰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圈有界越方員食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粒皆果貧民之視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能自存者又耻來隨眾就食蓋之饑民羅買滋弊萬端者太相懸絕矣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銷而富家豪族皆可籍于安枕豈爲益何可勝道哉

金湯集

卷之三

三

平糶

仁宗時秘閣較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糶陛下恕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糶之令一路飢則鄉路爲之閉糶一鄉飢則鄉郡爲之閉糶夫五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生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災傷

開羅以達制律論

近日米不計出境正犯此病

唐劉晏等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其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用純仁籍境內買舟論之曰民將無食獨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

金湯借箸

卷之三

梁

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賣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不知也

吳遵路明末天下旱蝗遵路知道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造衙役航海糴米于穗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蒲菰蔬糜歸者具舟食粟之本土

史囑改浙西宣尉時米價湧貴獨卽發光十萬

石平價糴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獨曰吾不可失信卒撤我俸以足之省不能增乃從之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米價湧貴飢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德路立告糴蔡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衙路令有米者增價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輒湊詣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飢死

金湯借箸

卷之三

梁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落飢貧民號懇無所糴定子曰父母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糴運糴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價須減米溢于市明年有麥責償其半至秋而輪足民免于飢而公獨不感人稱其土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令狐文公除寺充州州方旱餒米價甚高廷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萬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糴則可賑救左右竊聽之語達郡中富人競發以蓄米價頓平

周文憲公悅撫江南蘇松太飢一價翔貴公字
知湖浙有石久熟命人四出籴千金至其地市
米故抑直而不雜且給言吳中價高甚由是太
賈操籴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聚集者數百舫
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待民而收其半米價
驟減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還糴無所
售于是官爲收糴以定廩而椎牛釀酒犒賞謝
之大賈各踴躍去

金穀借給 卷之三 聖
前應舉議官解書曰穀米糴糶并田穀之什油

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糴以微利奸商乘急而躍
價提亞乘禁驅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救荒
無別法有虛聲有寔備實穀他省宜備也穀至
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好
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遠
之平價也昔文潯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
價公笑曰是反爲奸民爭氣勢耳于是搜得糴
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官
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于多米地方

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某地方谷則
用其地方人必差昂官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
穀必期盡發此毋庸禁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
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
久則多貳將蝕吾穀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穀
價所市必廉雖稍雜措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
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昂官者前程大不敢以
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
踴價之候稍減時價長利輸官亦利地給發之

金穀借給 卷之三 聖

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糶
必盡者後納之舍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久發
之非其時其官本少而民不甚見德如此而以
官糶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官糶其
爲無益乎

勸富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由米爲糜以食飢者
富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
以是爲和惠也蓋以令富人一身先其誰樂從

耳

趙林知趙州時歲大飢智富民罪集勸以賑濟之義即自解金帶量度米斗是施者雲集時再行疫公衆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不修城使不食其力

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廩實糶俾致時價收非富賈落

金湯借箸

卷之三

壽

和璋之牛價卽豐年之金價雖少致之而和璋族人親故賴約者更相與助之其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閔帝時除大學博士是官尚書有僕射衛司空謚文貞

黃康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蜀黃兼濟至輒巾道成公真君降階接之禮遇恭坐談之止且問東日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

以錢三百續收糶運明年禾黍熟小民難食之時糶之一種價值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蘇曰此公所以坐轍計也使兩吏拔之而拜子孫青紫不絕

三條以漏報勸之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飢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開穀不難鄉人落窖封銀監價登門求糶段堅不與未幾爲雷擊死倉穀悉爲雷火燬了萬歷廿六年武進飲粥有饒曉堦縣帝廟裏

金湯借箸

卷之三

經

十日未明有官見入廟廟裏稅曰冷水足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御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于廟之前旁聞此人之稅齊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奈爾家有米數百石不以賑濟尙求增價乎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疲瘠殘疾多人圍繞大呼小時驚悸倒地頃刻而斃

二條以惡報勸之

邵靈甫宜興人廟裏樂施于家惜數千斛歲大

飢或請賑曰是急利也請損直曰是近各也或曰衆飢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泝溪鎮除道四千里水陸八十餘里通泝溪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至今誦之茶陵州陳天福素稱長者有太皆平糶無米以錢貸人又起緩濟倉平糶濟人忽有道人以錢四百錠米一斗陳辭錢與米道人題詩于壁曰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至堂與金馬鄉里傳誦

金湯借箸

卷之三

藝

二條以名譽勸之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論曰今日旱蝗妨稼貧民若飢此正富室布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編氓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等祖宗能利濟人爾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元氣不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躬親勸賑不獨爲楊服之民圖目前更是爲殷富之家圖久遠凡人之財決然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何如耳慳吝者其散而散墜地好施者其散而

金湯借箸

卷之三

藝

世食報益貧慳者非自已適非聊便是子孫犯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明鬼神亦樂顧澤此埋數之必然者也爾等上戶試舉兩者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施之善種矣今日偶值奇荒無有奇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保民不得不干汝上戶是望且上戶自思所得保有其上戶者豈非賴朝廷有法度耶即賑賑勸賑又不獨爲爾等圖久遠定爲爾等圖目前飢寒之民計無所出曉曉只在富室富室能賑一人思

亂中卽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卽少十人同姓同里各務爲賑轉相爲勸由是百人十人萬人其賑無窮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上戶乃得安享豐裕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若是自私自利本是上戶而竄入下中其各姓本府一一瞭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爾等上戶不明于理數卽當審乎時勢不審乎時勢卽當動乎災辱無負開導苦心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平糶論曰今歲民多菜色

卽蝗蟲亦強半告飢當此時而家有擔石之儲是皆天地鬼神之所厚况陳陳相因乎則爲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卽當行天地鬼神所嘉與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爲諸有穀之家計只是及時平糶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爲奇遘封廩廩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穀價一騰踊四方之積必聞風而至故大貴之地必有大賤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穀之雲集福去

金湯借箸

卷之三

蓄

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賢智者問謂我一人之穀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心戶閉雖家家高價則積獨成衆積微成鉅遂做成一星星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之于此定有幾人平之于彼蓋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爲刻薄人也且我一人之平恒有以感乎人之平與愧乎人之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于飢寒之厄矣旣令士紳從公議派積穀以備缺乏而猶然惓望

有穀之家平價者蓋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商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派恐中有力不勝任者若汝等自度有餘備收利而厚種德相與倡率以救此荒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臺公喚富戶曰燕東坡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疾入膏肓無方救藥所以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既疎圖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愛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

金湯借箸

卷之三

臺

皆是嫡親骨肉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餓流離種種苦楚常貴之子安享自然曾不周濟父母之心悲傷惱怒明加譴責暗受消磨此是虛立不爲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已所有濟人不足况此財寶名爲四共或水或火盜賊無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爲汝說萬歷年間富平布衣李君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飢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勞費迄今子孫世享其各此二萬金如今尚在

此是報應不爲汝說一等哲財末思長享父傳
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當作富翁以此固緣
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環伺生心不得方便甘心
引賊人劫家財洞房青宮皆汝所有賊得熱之
朱提白銀皆汝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嬌妻
美妾皆汝所有賊得留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
皆汝所有賊得戟之肢體髮膚皆汝所有刀俎
惟賊截解惟賊祖宗墟墓併皆汝有發掘惟賊
剖戮惟賊再四思惟無有他業止因慳固受如

金湯借箸

卷之三

美

是若不能散財焉能聚財不能減富安能保富
所以笑汝防害既疎圖利未善顛倒迷謬誠可
憐憫慈心苦口勸諭損輪豈是爲貧正是爲富
豈是利他正是利己如我所說不誑不妄猛醒
閨頭功德無量

三條以利害勸之

金湯借箸十二篇卷之四目錄

籌制部有引

火器

總論

噴

火藥方

又大統藥方

火門藥方

佛狼機圖

左邊箭待 卷之四

百子銃

一舊銃

一收銃

一洗銃

火箭箭圖

竹將軍圖

竹發頂圖

毒龍噴火神筒圖

震天雷

礮

炭灰

大統藥方

小統藥方

鉛子

烏銃圖

一試銃

一放銃

一脩銃

火箭方圖

一窩蜂圖

威遠砲圖

滿天噴筒圖

毒火歌

砲

炸炮

炸藥方

總論

發石式

砲架式

弓

總論

馬鞭面弓

拔背筋法

金湯借箸 卷之四

家弓法

箭

箭制

弩

弩說

弩箭

耕戈

連弩圖

砲式

砲車式

礮石式

弓式

泥鰾面弓

漆弓法

附弓法

指機製

弩制

跳鎗弩式

鬼箭圖

甬河伏弩圖

牌

藤牌圖

拔牌圖

長牌

刀

廣刀圖

長刀圖

鎗

長鎗圖

漆鎗圖

拐尖鎗圖

抓鎗圖

鈎鎗圖

三原鎗式

金湯借箸

卷之四

三

筭

狼筭圖

鉈

鐵鉈圖

棒

大棒圖

鴨嘴製

齊眉棍

狼牙棍圖

盛

盤李圖

習手圖

甲

甲論

甲式

縮甲

紙甲

皮甲

馬甲

金湯借箸

卷之四

四

金湯借箸十一卷卷之四

淮南李 燈小有

京口周 燈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運雄施英

再制器

費善曰善教乃甲冑教乃干戈無敵不的備乃弓矢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今止以銳減爲利下以苦爲應豈非兵法所謂器械

金湯借箸卷之四

制以卒與敵者也居家令曰美不精利與器同甲不堅密與祖初同不及遠與短兵同銳不能中觀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餘同而不易與無守同然則五兵者三軍所恃以爲勇也可不謹乎制器

火器

攻守神器火爲第一種之宜多製之宜預藏之宜密防之宜嚴得其法則害賊失其法則害已與其誘多不如精少擊之于先試之于後行其

所明志其所疑子母相勾人器相習萬舉萬中天下無敵

金湯借箸卷之四

硝 每硝半錫甜水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太紅蘿蔔一箇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出用雞卵清三個和水二三碗倒入鍋內以鉄杓攪之有滓浮起盡行撇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蓋定不可掀動動則洩氣硝中渣滓不肯隨水而出放涼處待稍凝陳極細極明方可用若不細不凝者有礙用藥再如前法清提又用雞蛋白煉每十勛用蛋三箇硝不凝者多用數箇先將雞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滾高二三復將蛋水傾入大滾數次則硝蛋白凝硝滓俱浮鍋面以竹篾篩抄起又用細麻布爲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以糖過硝水傾入用文武火煮成冰塊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鹽沉於下硝浮於上盡鹽用硝研細用

驗硝不出三法研宜極細色宜極亮味宜極淡如比硝更白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舐嘗味尚鹹澁者鹽未淨也二物最白滾珠爲害不小又令製硝之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或置硝扇上以火點放硝去而扇不焦方爲合式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於暖處可也

提硝用瓦盆盛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

金湯惜箸

卷之四

三

藥線用熬熟桐油黏紙作藥線過水入池無礙
蘇油牛油各一觔油既熟乃以礬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礬速化投時莫使礬悉着鍋恐其發火

礬用生者先搥碎去砂去每十斤用牛油二斤煮溶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礬溶化時以蘇油牛油在鍋內則油浮於上礬沉於下去油用礬研細聽用全去礬下黑色底方可研用

炭灰 用柳條如筆管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爲上清明前後採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脈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茄桿灰蒿灰雞屎木灰代之不知

諸木中惟榆柳桑柘四木火性更旺四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縱橫且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又必去皮去節者皮則烟多節則逆炸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其理尙直

金湯惜箸

卷之四

四

其餘俱不可用此方麻搭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無力矣

火藥方

火藥制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造得宜分兩得宜而已

先將硝磺炭三種研極細末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手心內燃之火燃手心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熱如前法再搗再試不覺熱然後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曬乾再搗碎用極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般者入銃其大小者用如法製造盡銃桶甚長

金湯借箸

卷之四

五

日點放亦無所虞

搗藥杵白須用銅鑲木杵須用銅包搗時復將
酸菓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
須用勤慎者莫使臺盤砂土入藥內恐搗熱之
際石能生火不可犯鉄器鉄易生火也

藥搗至七日後用木板施放界無清淨烟起白
色快且直者始妙即以細夾篩篩過粗者成
末在上細者在下用樹下目色照乾不可用星
日處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內外有油磁罈收

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酸水泉水酒濕搗過如
前點放自達到矣

北方火藥試放不響既而大響損鉄何也南方
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入水春確礮與炭三者令
一如聚豆子十臨時入鉄甚易今止將三者礮
細入水春過又不定分兩用紙筒竹筒裝盛經
入以大皮袋終日馬上撞礮確性重沉底炭
性輕而浮上初放者炭也放多不響既放者礮
礮也故多損鉄此理甚明

金湯借箸

卷之四

六

大銃藥方

硝六觔

礮一觔

炭一觔

又大銃藥方

硝四斤

礮十二兩

炭一斤

礮之膠結成塊用銅木刀切碎篩珠用細
灰再搗

小銃藥方

硝六斤

礮一斤二兩

或一十六兩二
錢或一十五兩

炭一斤二兩

火門藥與小銃藥分兩相同但礮用藥上
向一層者配以礮炭多指數時不用礮炭
成珠照乾研末即是

火門藥方

礮一斤四兩 礮三兩三錢 炭三兩

鉛子 製藥已精銃服又平不中何也對末真
也對真而又不中何也鉛子之病也銃猶弓鉛
子猶矢弓良矢直無不中矣今習銳之人全不
知用藥若干則可達動幾錢鉛子猶知弓筒力

金湯指掌

卷之四

七

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
則不準矣蓋有歌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路藥強
於子火鉛子死子藥相傳更合管門子門同圖
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
必歪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子等於弓矢
數言盡火器之妙

鉛彈全要合銃口模鑄滾過極圓方可用銃成
時先將鉛彈試口大小容彈一錢用藥一錢彈
重則隨彈加藥分數臨陣要很彈重一錢加藥

二分銃筒堅厚是木炭打成者之加三層藥無
妨

佛狼機 佛狼機國名非銃名也其銃以鐵爲
之長七尺爲身五尺爲中再短則不堪矣巨腹
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均藥安人腹
中放之銃外又用木包鐵箱以防決裂腹洞與
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子銃口大母銃腹小必
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大則出了無力子銃
後尾須抵門前後緊迫無縫乃不傷門其放去

金湯指掌

卷之四

八

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舊用木馬必用鉛子以
輕馬催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今入藥不必
藥不用木馬惟須鉛子令口之半舊以平頂
桿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礮四心送子一振
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礮仍同心也不利可打
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紀要新書云此銃妙處
在前後二照星後極稍從低底不礙托面以且
照對其准處不放銃之人用一目時看後照星
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并具

圖於後

每佛狼機一架

子銃九門

鐵四心子一根

鐵剪一

佛狼火藥三十斤

火繩五根

此舟中利器也船艙下每邊置四五箇船內暗放之敵船相近取銃一彈則破船

金湯借箸

卷四

漏矣

佛狼機

二尺二尺五寸三尺

三尺五寸四尺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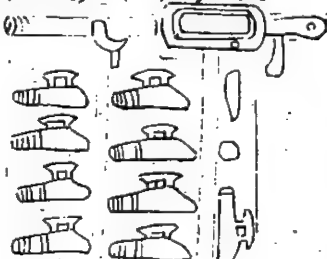
不等重亦隨之重隆

殺鉄門隨母銃大小

子銃隨母銃大小鉄

鑊隨母銃大小火繩

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鉄門二根

鉄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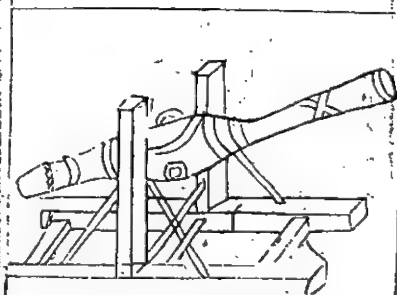
鉄藥匙一

合口鉛子一百箇

九

架佛狼機式

依此



十

金湯借箸

卷四

佛狼機式

此亦起斧對照星

妙在此

妙在此



鳥銃 鳥銃不惟攻城陷陣制遠持堅鋒不可當即較獵射飛亦快人意該議定去極口營其不便遂令行伍間目為虞事不知鳥銃收百倍砲兵十倍弓矢專精既久自能應變州縣有司誠能設法鼓舞村落富人首以禦衆民快弓矢亦快費之匪習萬一有警便可驅市人乘城而守即便制挺亦可振以起敵何至而給征調上糜帑藏下困民生實建威銷萌一大權括凡有軍旅民社之寄者不可不加意焉

中國鳥銃不肯專精者鳥銃領之官司司造作未必如法極好銃筒三次便熟私自演習處反炸壞類於賄債不易常習一炸雖息警舉放火器恐官長警聽聞不易常習二火器餘彈市肆既無誰敢私造不易常習三演習必得空曠之地中國人稠湊集恐致傷人不為常習四銃值頗多無故誰肯並辦不易常習五為將者苟恐諸變器求特堅藥求輕快置險地可放之把鼓舞作興神氣日旺後漸自消矣

鳥銃方

硝七斤 礮十兩 炭一斤

又方

硝十兩 礮七錢 北方礮二錢

又方

硝一兩 礮二錢五分

柳炭二錢五分 刺桐樹燒炭尤妙

製法先將礮礮炭各研為末照數兌合

庭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木杵春之不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每一臼春可萬杵若春乾再加水一碗又春以細為度春半乾取出日曬打碎底盡粗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春數萬杵加製墨相似春至十數次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紙不傷可人銃矣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仍前再加水春之如式方止

烏

鉤

全

製

圖

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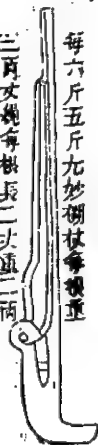
金湯借鑑

卷四

三

每六斤五斤九妙棚杖每根重

三百丈幾每根長二丈重二兩



縛轉左縛則入

縛轉右縛則出

鉤腹似長如鉤子

在內或冠火門等

項取開後門縛轉

以便修

烏

火門



鉤

前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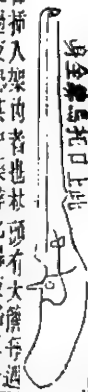


必以容重三錢鉤子直至原底
乃合式不密三錢鉤子者不堪
口大腹小者不堪口小腹大者
不堪

鉤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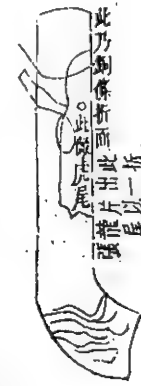
身金鑄馬口上止

擗杖即插入架內者也杖頭有大簾存過
餘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滓化濕夜歸以湯
洗布如錢繩在杖頭有簾處帶入腹內洗
鉤藥子須用杖送至其底



鉤頭

此乃劉係折面或玉或金或銀
。此說正尾



金湯借鑑

卷四

古

撥軌



依此

側立



側立裏面熱撐形

圖式

此乃爲木架內橫軸勾連用右
無力各指並據此則此龍之頭
退入皮內龍頭落已入袋



龍頭等凡銅皮俱要厚

鳥銃分形圖



金湯借箸

卷四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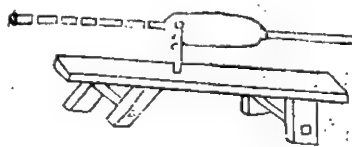
銃

百子銃

式

架

式



金湯借箸

卷四

圭

百子銃 百子銃每門可容大彈一枝小彈二

三十枝一發可傷數賊且裝放便而成功多制

法較前須用荒鉄百斤煉成四五十斤長而厚

大又做鳥銃之法添有照星望打方妙

藥方 大銃通用

礮一兩 杉炭三錢 礮一錢二分五厘

各另碎極細稱準分兩重羅篩和爲妙放

時以銃烟清而白者爲上

北方炭重貴不得已以煤炭耳然在燒時用稻

草截細襍黃土填灑水中令鐵灰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藥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藥內每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十斤鍊至一斤餘方可言熟入爐仍用黃土封令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錄之精氣

一試說 新舊神器用藥切不宜即着本等分兩等如常時着藥三錢且先著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若係官司製造舊觀斤時然後加至

金湯借箸

卷之四

七

因錢再者本等分兩用彈又試若家製者不必暫歇冬天鐵冷而堅厚亦怕驚避常用銃亦當用半藥噴過方可打放試小器只須避之樹後或用藤牌護身若佛狼機鷹揚炮須築極厚土塙壘開一隙置筒於中如前法若藥若大將軍須置地坑中用走線試放非過計也恐萬一失事無知士卒因而氣餒放銃時神氣疑阻不暢一舊銃 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它地窖文餘先用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內日

俱淨入坑中內以泥塗舊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猪血塗內外仍入坑煉之方可用

一放銃 放銃發機全要凝神定氣攢身極緊自然不到動搖又要手準眼疾右眼對照門照門對照星對敵對把此不易之法但銃筒十無四五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時常練習人知銃性庶便臨陣擊打出征帶藥幾何不可令浪費臨陣裝藥甚難不可令

金湯借箸

卷之四

八

浪故無論遠近必須一彈一賊方肯發銃必短小伶捷手疾眼快膽壯有力者為上切不可用粗蠢大漢及氣弱之人

一收銃 神器不問陣上并教場中放畢時即將銃筒取出堵住火門用滾水灌滿筒臚待水滲入螺絲旋中然後用櫛板裹布刷洗倒去渣滓再用滾水將筒臚衝淨以紙圍擦乾直立高處候筒內無熱氣再以紙擦乾火門用香油抹螺絲旋裝安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

飽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每月收拾二次秋各
每月收拾一次不肯收拾底必鏽住鏽二三次
雖情堅之筒必致損壞

一筒銃 銃筒起長用公或爲物壓彎或爲木
床帶累屈曲出彈定然不準須於放單時仔細
察看銃筒少有不斜即將線線自照門眼起直
至照星分中處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銃烘
熟放厚板棍上用木捶頭直將線再彈如筒薄
可用筒鐵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爐內烘免打

金湯指掌 卷之四

二

吊銃筒試看舊銃不用圓筒專做尺稜各圓島
銃圓筒者必發平上自是爲彈線計也如保木
床彎曲將木床調直床筒俱至一井整理
一洗銃 舊日之銃三發後或藥下自然或致
近炸近日放至十銃猶然可用何也銃膽光與
不光火藥精與不精使然爾舊日之銃不知鑽
碾膽內坑坎藥又不精火經再發藥渣盡掛膽
內坑坎之處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舉發膽
有坑坎又不知剔洗即刷洗未必去盡一經潮

濕筒必能壞坑坎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去復
不炸

火筒方

硝十兩 磺三錢 炭三兩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坤復濕每下藥一匙初打
百鎰第二匙加二十鎰以後照數遞加每
筒打至三千七百方有力筒卷要緊極藥
線須麻楷灰他灰不得添上以藥分爲十
分至六分半止多則鑽頂出火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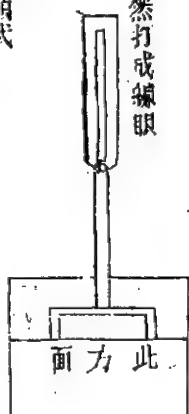
金湯指掌 卷之四

三

火龍箭 用竹篾編筒長四尺口大尾小紙糊
油刷以防風雨內編橫順開箭竹口三三芳留
小眼穿藥線捻環內起火箭上每筒裝十七八
枚或二十枝銅箭頭塗毒藥起火前掛明火一
九焚得草城樓船隻俱妙迴敵則前衝可也

自然打成線眼

箭頭式



中谷要厚兩刃要長而利頭上縛火藥至妙

金湯備著

卷四

注

一窩蜂 木桶內貯神機箭三十二枝以射虎

毒藥塗鐵頭名一窩蜂力能貫革可射三百步

南北水陸所不宜西北車戰每車可駕十數

桶去敵二百步外絕線一燃眾矢齊發勢若雷

霆且至輕以皮條繫之可佩而行每營百桶多

多益善城上放時垂其頭向賊臨陣放時以小

鐵足駕地昂其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格

釘地止之一發百彈無不中傷行營利器也大

一窩蜂 每桶藏火箭五十枝每枝盛火藥五

錢共藥一斤九兩鐵牙礮六斤五兩九錢礮礮

四錢七分杉炭五兩六錢三分做枝籠楠竹二

十五根紫口黃漆三兩裱籠舊綿紙裱紙麪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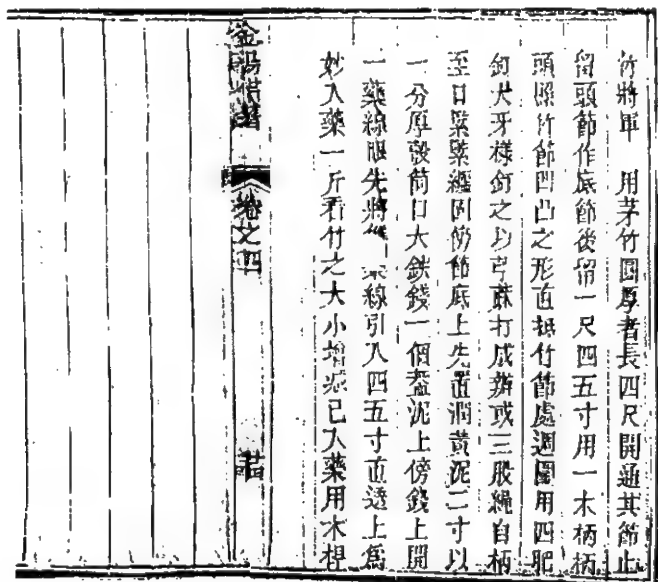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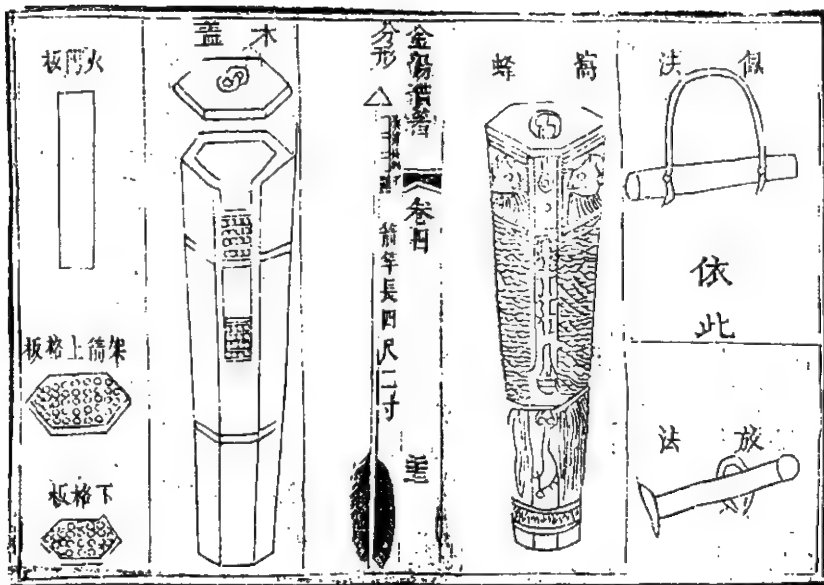
四兩裱籠蓋布一尺二寸桐油二兩并漆底箭

桿五十枝棚竹線纏牛筋油漆鉄箭頭五十個

托箭鎖眼板一片并弓板鉄絲繫箭杆一兩

五錢銀連眉眉絲七十五張油飾帶紅二兩藥

線五十條紙二張



輕輦簾實少用紙圍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
 殼竹筒圓大鐵線一個鎖服如逆房式置藥上
 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個置錢上再加碎生鐵
 小鈞彈於錢上更妙若厚用石彈則逆房式錢
 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於板
 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欲遠則稍昂其頭如
 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鑿以大
 石塊抵住防其後生惟薛繩圓石子錢鐵線紅
 火藥竹火門油灰及斧斧圓鑿等項預備必備
 軍中隨地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担十數位而
 威力在佛狼核上發時響聲震地可及七八百
 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每處易十位架在陣前
 分作十數層次第發之再以致位分架兩翼或
 橋口或泮渡敵所往來處
 竹將軍即竹發損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
 損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然不似
 銅鐵崩毀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
 利二每發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斷工省一刻

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
 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
 係與銅鐵相等能滅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
 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
 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樂信并製
 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者多而直出者
 少矣

竹將軍



圖式

裝藥水盂



形

此梁東門外
法水行妙通
不二法門下
保無錯架

大日本銀行

术柄

竹大門用油
漆在竹門用油
漆在竹門用油

弦式三
段式合口

卷四

十七

威遠炮 每位重百二十斤舊製週固鉄鎗徒
斤兩點放不準今改爲光素喉於裝藥發火甚
力處加厚前後加照星照門千步外皆可對照
每用藥分八兩大鎗子一枚重三斤六兩小鎗
子一百每重六錢對準星門壘高一寸平放大
鉛子遠五六里小鉛子二三里壘高三寸大鎗
子遠十里小鎗子四五里若攻山險炮重二百
斤大鉛子重六斤壘高五六寸遠可二十里此
炮不炸不後坐就近手可點放

式 砲 遠 威

照得

火門經

高二尺八寸底至火門高五寸火門至腰高三寸二分施口徑過二寸二分重一百二十斤大門上有活蓋以防風雨重二百斤照前量加尺寸

金湯借箸

卷四

五

竹發損 用茅竹截筒長三尺先用冷水之熱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爲度外以鉄線纏之再用牛勛麻裝瓦灰灰之晒乾生漆漆之內裝發藥五升次裝磁鋒一斤俱用硃黃巴豆礱砂等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毒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口日上用鐵槌槌之堅木爲柄柄長二尺裝實聽用

式 損 發 竹 敵 追 鋒 衝

依 此



圖 式

金 湯 備 著

卷 四

完

滿天噴筒 截中樣竹二節外用膠布重箍藥
用硝磺硫磺斑垂澇子硝砂騰碧皂角河綠川
椒半夏烟煤石灰斗蘭草烏水膠大蒜得法
分兩製度砂砂與田沙炒毒婦於其燒頭上燃
火守城

滿天噴筒式

依 此



圖 式

金 湯 備 著

卷 四

畢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爲筒約長三尺以貯毒
火烟火藥懸于高竿之首令壯士持至城梁口
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賊面目鎗賊孔窺竄
立不定昏眩仆倒蟻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
器縱之破之心矣此器可以攻城卽可以守城
也

毒龍噴火神筒式



依此圖式

金湯借箸

卷四

星

毒火歌

黑砒先搗巴霜浸毒氣沖人嘔見心乾溼腫乾
乾糞炒松香艾朮更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
徹光明用一觔石黃諸位各四兩四六火藥配
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冲鋒更殺人

附方

石黃

雄黃

雌黃

黑砒

蘆花

艾朮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乾糞

巴霜

柳炭

硫黃

筆灰

柳灰

景泰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宜
內請用毒毬行烟謂毒毬所薰日眼出血行烟
所向起尺莫辨彭天祥火龍書載之甚備
震天雷 金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鉄罐盛藥
以火藥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轟
半畝以上火點著鉄甲皆透蒙古攻金時爲半
波洞直至城下掘城爲濬間可容人城上無可
奈何有獻策者以鉄繩懸處民雷順城而下至
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跡 又有飛火
槍注藥以火發之輒而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蒙古惟畏此二物
炸炮 敵人可畏惟我所制神雷遊日皆思效
我所長反以制我矣常因而用之以生鐵樣砂
鈴鑄成各樣銃式確性主橫用之爲君炭灰用
樹節燒令存性滿裝炸藥兼其毒砂毒火在內
伴爲棄去令其劫去若來攻我必先自傷後難

金湯借箸

卷之四

星

得帶實銃亦不敢用矣

炸藥方

礮一兩礮礮半斤柳木炭二兩六錢石炭

一兩六錢雄黃八錢礮礮細末用燒酒半

斤調勻晒乾剉如荳大礮用之際每一斤

加消二兩丁法海鍊鐵紅時久礮發脆

而可碎

火器豈小技乎必兼格物度數之學身之長

短徑之廣狹踏之明薄子之忒小箇之測量

金湯輯略

卷之四

藥之增減礮礮千里利害攸分味有不可

傳頌錄礮礮者種數頗繁未敢輕試與其

而募効孰若傳精一二用者行所明勿行所

疑先求無害於已後求有傷於敵可也

礮

礮本作礮甘延壽傳投石礮等偷范蠡立法

石重計二斤為礮法行三百步唐李靖以礮

石為攻城具仰此礮也有單稍礮稍七稍礮

虎踞往腹獨脚臥車等類大同小異今存兩種
以例其餘覽後二圖用法了然矣

有賊固城時一小卒言於朱廷機曰昔成犛

見敵薄城遊擊張良賢以七稍礮禦之固其製

用三柱各七尺左右二根埋土三尺五寸上各

開一圓孔中一根本粗末細中腹稍下一圓木

貫之入左右二孔末繫長繩七尺一頭繫一頭

活機盤石於後前設用繩不若若干條每繩用

人不拘若干名但以能舉其稍為率特其湯

金湯輯略

卷之四

力放礮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偶無不中

自高打底廢不中者名曰北稍礮此礮攻敵

具也

每繩長如稍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稍可矣每繩用二人量輕重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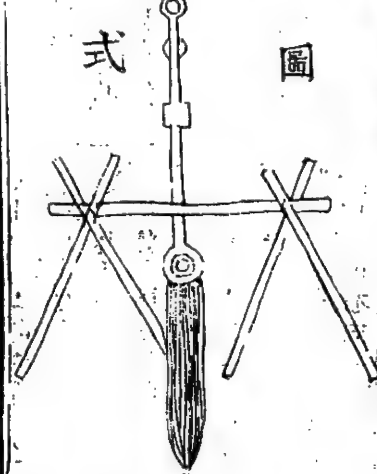
此繩尾套在稍頭掛之此處安大石子不拘數塊方圓繩尾既掛一人雙手墜石俟前扯起放去如箭方離弦必後手扣緊出始有力耳此繩訣也此繩人墜起取自發石去

金湯指掌

卷四

壹

礮石用人扯起打去形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礮車架者甚明人鮮悟之故重之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竭之資礮車以木為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鉤管置礮稍高下約城為準推徙往來以遠便利礮車式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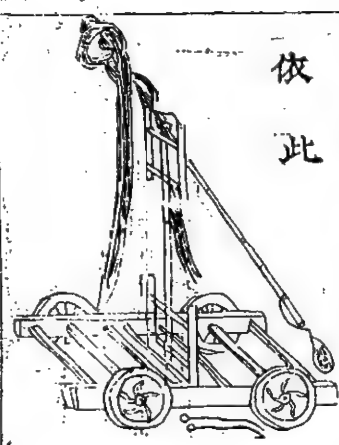
金湯指掌

卷四

美

礮車

依此



砲

架

圖式



金湯信箋

卷四

三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撤民屋爲塹石二百人
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
者十二三乃退營數十步外

蒙古攻金洛陽強仲創過砲用木過數人能發
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

元攻襄陽置礮城東幾發聲震天地呂文煥逆
以城降渡江之日宋兵臨南岸擁舟師迎戰元
人於北岸陳礮擊之舟悉沉沒

礮石 角用一握竹長五尺以長繩二股一頭

犁竹上一頭用一環繩中分用一皮兜徑五寸

搖竿爲勢一擲而發守城宜用且礮石易得但

手發不遠用礮竿發之可遠可重須平時習慣

有司命每家每戶出少年一人在空所教習日

久自熟矣

金湯信箋

卷四

美

以圖掛竿頭貯石打去石發圍落竿用竹
爲之長五尺

飄

石

依此



弓

弓制古有爲弓三年而成者試之穿七札九年而成者試之敵石梁是惡可語於今日哉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鈞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發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欲其勁妙在治筋筋生長一丈乾則截半以漆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依用之則筋以盡無復伸弛故往體少而勁也足三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勁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杜杜謂挽過勁則

金湯借箸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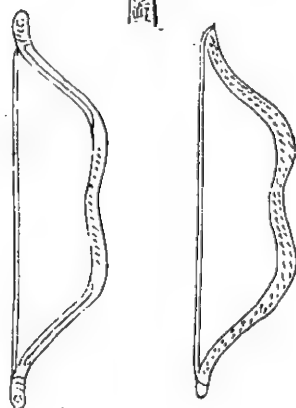
寒

木強節則中故和而有力弦聲清實也凡弓初射強久則弱矣天寒則強暑則弱弱則不勝矢皆膠之爲病膠欲薄而筋力既盡強弱任筋不任膠故久射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之不矯揉而直中繩故一張便正也

弓

式

圖



金湯借箸

卷之四

罕

馬蹏面弓 用大牛角截成面潤洩滿則曲如扇因受力均勻不走不斜
泥鰍面弓 用小牛角截成面洩滿則曲如折竹受力不均易走易斜
坡背筋法 援助一板晴暗合待半月陰雨一月方再上若連換數版則內濕外乾解脫可待
漆弓法 用漆一重晴暗合待十日陰雨二十日方再漆共日漆數重亦內濕外乾斷脆可待
重弓法 用黃穠鞣皮朱面而若黑生滴免水

透

箭弓法 用白角魚枕絲畫不若黑生漆免費工

煅弓法 江南地多卑濕四時必以火煅弓去火四尺上下太過則燥太遠則火氣微凡火四時有增減太猛則枯太實則火易息正月二月五分五月十分六七月七分九分三月四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五分弓面向上煅背不煅面也煅後必冷定絕無火氣方可安弦無傷折之患也值天時晴爽時取弓出列於架上

金湯指掌

卷之四

使筋角活也

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爲首易之制器尙象五兵中獨言弧矢譏重之也今之製何減裂甚耶蓋筋角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然堅實故壯之以筋角二物相資必隔旬日候其自堅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否則弓雖易成膠亦易脫弓面調則力硬受弦端正故取象焉蟬乃漏網之介蟲也弓面狹則力收易走易斷故取象泥蟻乃圓滑

之水族也皆由擇角之初大角價高水角價低

有司喜賤而惡貴故小角常多大角常少因而誤事多矣敵中軍器上皆有原監造官姓名年月有誤則正法所以敵器一經利銳如中國有司止欲速成備數而已哉

箭制

箭制 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等弓與無箭同謂箭重則緩輕則脆也近日製箭有四失一曰鏃太重二曰幹大粗三曰膠易解四曰翎易

金湯指掌

卷之四

三

落古人制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以羽曰翬日鵠日鴻日鵠不一其名欲其去之鋒利也故鏃之以金曰石鏃日鑿日鑿責積日破甲雖不一其式然驗之已往翎以鵠野雉爲最捷鏃以寸金鑿破甲鏃爲最銳鋒以通鋒爲直而易中善以黑漆爲省而易成餘皆不堪實用矣 語云箭頭重過三錢箭去不逾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弓力當用一顧大約弓八斗以弦重三錢半箭重八錢爲準而火箭藥箭別有法

指機製 近製眼孔皆圓人指骨補孔圓必差以楮布則血証指黑弦塊致掃食指宜將孔前後稍長橫入指中轉正則骨橫而扁指轉而鬆不致脫脫而眼中圓活不露指節不遲矢不損皮有三善焉

金湯備考

卷之四

三

弩說 秦野有枉矢星形似弩其星洒灑天下見之而弩故曰王弩發驚天下弩者怒也言其有怒勢也此武經所謂弩者天下之勁兵四夷所服也其實守城利器無踰於此以他器或利仰或利平弩則利俯故也然則弩不利於戰矣非弩不便我戰乃將不善於弩耳前代名將如孫子伏萬弩射龐涓耿恭傳藥弩弩止詠項羽玉弩而漢王捫足甘章持弩而渠帥楊船李陵發大黃參連弩射單于虞弼二十強弩射一人天羌兵諸為亮損若連弩則之元戎一弩不矢

俱發司馬懿發石連弩射遼東呂蒙捷一須臾

置強弩萬張以饒南公唐李靖郭子儀不獨劍

吳璘宗澤輩以弓破敵者不可勝數漢口置強

弩補射制弩將年南一有發弩官唐李三諸蔡

連弩索閱元十二年命羽林飛騎習弩右伏連

臂張角弓單弓擲玉等弩未有神臂弓王公敵弓

之制其實御弩見燕寧之神臂弩始年張主水

依式孟進之繼命韋孝寬若令申明之又元華

命民間不得不製誠重之也善用者列爲五層

金湯備考

卷之四

四

批箭注射射流者學回而張張說用之次而射選相輪番繼而不絕敵雖射藝不精矢二虛發何能當此萬一哉故射堅及偏下守推上衝引要非弩不克

弩制天弩以腰而爲上之張次之手弩又次之

腰間可十石弓之強者不及也晉馬隆牛樹機

能用之古有大黃弩伏遠弩馬蝗弩今一制不

傳藏張則有跳蛇弩木弩跳蛇弩亦曰小黃其

用尤利木弩選兵不甚用其力之強弱實以石

斗爲等手弩僅可田以射養畜去不遠鐵薄不
重只可入人寸許若有厚衣堅甲不可入矣所
只恃爲毒藥之性不利深但射入皮肉內外血
行之處能化血爲水中者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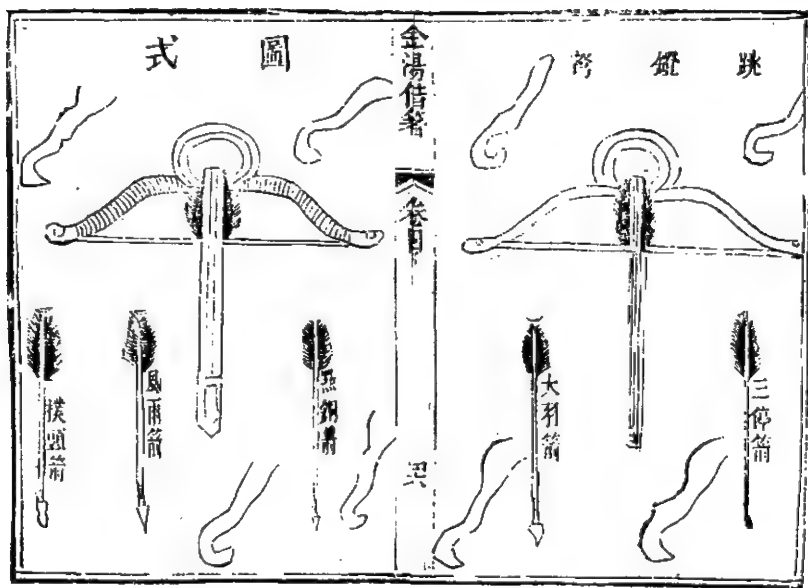
弩箭 弩箭制與弓箭不同弓箭腹弦安筈願
難弩箭平頭安筈其易弓箭長擇筈甚費弩箭
短擇筈甚省鐵用石蓮頭箭麥粒則光滑不能
入甲不若用破甲錐寸金鑿于則鑿上有鋒易
入發既簡用尙羽則得箭者尙甚再射不若用

金湯借箸

卷之四

五

竹片裁製則翎口如多易穿肌膚箭有熟鋼木
羽風羽木模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爲箭中人簪
去而鐵留字不可拔風羽者當安羽處剔空兩
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挫三停者箭形至短羽
簪鐵三停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耕戈 此器利守城伏匿防賊偷營用弩箭染
草烏毒藥以引線繫槽於二三十步橫路而下
堆草藏形觸線則機動箭發然須先授我軍以
貽記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
之先今皆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
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人將盡處執長竿先
發其機則不能遠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佈三四
箇機索能打發一機不遠又有未發之機也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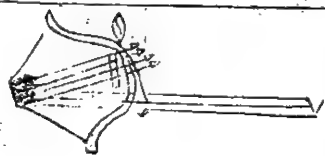
卷四

五

曳箭 用竹弩一張

伏架床埋地弩頭斜
向上以馬尾繫機柄
於常路以竹棒或樹
枝勾於甬路賊馬衝
馬尾線動機發箭然
繫機馬尾須退機後
架床轉出乃可發機

鬼箭圖式



連弩 用木作床理

九天七矢五矢等弩

於道旁草茵淨盡皆

滿搭箭即以繩結其

弦竅度弩前橫竹通

節引至掛弩木釘兩

棒道傍欄繩當路馬

冲弦下弩弩連發

金湯借箸

卷四

六

隔河伏弩

用連矢弩十

餘張隔岸伏藏

依連架床特

之此以繩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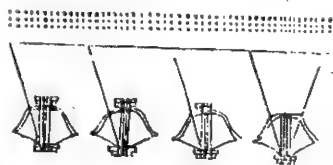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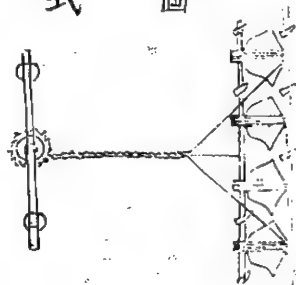
於床發箭若

轉度弩機則

與鬼箭發法

同

圖式



牌

藤牌 老藤如指用之爲骨藤篾纏聯中心
 契向外內空麻筋大不及手腕也週轉高出雖
 矢至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密
 手肱執持此主衛而不主刺矢石鎗刀皆可蔽
 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擱刀
 手腕一手執鐮持鐮擱去急取刀在手隨牌
 殺入一入鎗隊內則鎗爲棄物我必勝彼矣牌
 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鏢岳武
 穆用旁牌脇機刀令軍士低頭只砍馬足敗金
 師拐子馬是也置於行伍之先必在狼筈之下
 蓋恃筈爲勢架護於上方能筈下突進若無筈
 則牌刀皆短不能獨出獨入每爲長器可制

藤牌

圖式



金湯精義

卷四

究

長牌

換牌 用白楊木長五尺濶三尺下頭比上略
 小四五分可以補牌可以發矢用繩索用木墩
 攪取其可掛項上以左手中指縫中央牌下短
 繩卡取履仍以五指挽鉤前牛節右手執鎗後
 半節或伸或縮左右旋轉兩手俱不持牌



金湯精義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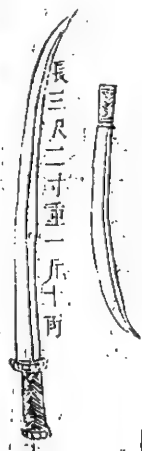
辛

長牌 浙中用圓牌形短不能蔽體西兵用挨
 牌性剛不能當鐵惟粵東長牌用沙桐木包以
 皮革其質輕靈運可以如意其性柔箭鏃不能
 破毀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蔽人體砍馬足與
 鳥銃夾隊列爲前鋒直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
 黎之弓箭更弱於前而長牌勝之

刀

腰刀 腰刀造法鉄要多煉亦用純鋼自背起
 用平削平削至刀刃芒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

尖近時匠役將刀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
鏗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欲入不深刃芒一
禿卽爲頑鉄矣柄要短形要彎庶靈轉牌下不
爲所礙蓋就牌勢也無牌則刀短不可入陣惟
馬上用之



金湯精義

卷四

五

長刀 自倭犯中國始有之跳舞光閃而前我
兵已奪氣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道之者
一身多兩段雖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賊遠
則統近身則無他器可攻刺惟此刀輕而且長
可備臨陣棄銃之用



亦長五尺後用鋼護亦一尺柄長一
尺五寸共長六尺五寸重二斤八兩

金

長鎗 鎗竿稠木第一劈開者佳錐開者殺斜
易折攢竹者軟必不可用北方乾燥用木桿東
南竹木皆可須用細毛竹長一丈七八尺上用
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刃或尖分
兩刃造法亦自脊平剖至刃乃利像鎗工匠須
知用鎗大意方做如式孝之十片便悟背榮後
手如細則掌把不壯要粗可益握從根起漸漸
細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不可掌腰細則軟而

金湯精義

卷之四

五

無力抄粗與股硬皆不可舉是棄鎗也或云長
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抄細恐爲馬闌折不知
有狼筈當鋒勝牌在下前行既有溝衝去一丈
餘矣從先空殺去徑刺人馬喉面彼既不可入
我陣我又能先及彼身何憂細弱也若前無先
牌徑用鎗以當之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
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過而勢老短又難及而
勢危故和資爲用此自然之勢必無之理也
又有神機火鎗用鉄爲矢鐵以火發之可至百

步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
交安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法監造在內
大將提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
也



此處中內臣監造
新機鎗不可輕加異例

此不可過四兩

此處中內臣監造
新機鎗不可輕加異例

線鎗 北邊舊有之柄短刀禿粗惡不堪新製

鎗頭長二尺因柄細防敵刃欲斷及用手奪去

金湯借箸

卷四

五

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圓

至鋒稍薄又名透甲鎗鋒用鋼三寸左右刃用

鋼一寸以下背缺從脊分剖至刃左右面平乃

利至鋒更扁薄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

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截用法亦如長鎗



長九尺重三斤

拐突鎗 長二丈五尺上四枝交袖鉄刃連柄

長二丈後有拐



拐鎗 長二丈四尺上鉄刃長一尺下四逆續
連柄長二尺



拐及鎗 長二丈五尺刃連柄長一尺拐六寸



金湯借箸

卷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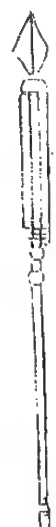
鈎鎗 鎗首施倒雙鈎或三鈎桿上施環騎兵

用之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鵠頭鵠項者以錫飾

鉄嘴如鳥項之白也



三眼鎗



第

金鑑

卷四

五

狼筈 用大茅竹上截連四旁枝節切長一丈五六尺此器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入居室未有門戶則盜賊能入者雖然得人用之則可制人不得其人其制於人矣當擇方大者以牌盾位其下長鎗夾其左右鐮鉞大刀持翼於後並能禦而不能殺非有鋒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用此者臨敵自刃相安心奪勝法惟兼技擊盛健藏匿身法以壯膽方敢

雖定除賊手紅鑽外餘俱用刺約冠其抄機後要處重手執於中要前後相翻擊後重母前重附枝被則刀不能斷若深則鎗不能入



鐵棍 柄長八尺粗寸半上用利刃橫以背股外有兩鋒中有一鋒造法分脊平磨如磨刀法

兩刃自脊平減至鋒其終乃兩鋒股四稜以稜

金鑑

卷四

五

為利須將稜圓而直削至尖庶日久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礮核大安於木杪乃不指折仍用一釘閉之但橫股壯矣正鋒頭短於木杪細而沒每擊者必正鋒與橫股合為一柄杪入缺庫既深橫股庫又應任擊不落此器可擊可禦兼方盾兩用馬上最便若中鋒太長兩橫太短則不能架賊器若中鋒與橫股齊則不能深刺故中鋒亦高二寸兩股平平可架火箭不用

另執箭架賊遠則架箭燃而發之近則讓箭而用本器萬金萬勝矣



棒

大棒 此器勢短矣幸習用然無刃以何為刺今加一刃亦長則棒頭無力不能壓他棒只可二十寸形如鴨嘴打則利於棒刺則利於亦兩相濟矣

〇〇〇〇

長七尺重三斤八兩

鴨嘴



亦長二寸有中棒一面起脊一面有血槽磨淨重四兩

齊眉棍 棒即今之木棍也古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以擊馬足宜於人相稱俗所謂齊眉棍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為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為八稜此器不減宋人用麻刀也

金湯精著

卷四

毛

狼牙棒 乃格頭第一利器人面鋒稜鋸刀有時鈍折屈獨縱橫不壞凡有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或用鉄釘釘四面亦可鐵簞木棍 長四尺四寸大頭圓七八寸稍圓五寸每八一根



盔

鑒牟 以細藤為之內用綿絹一頂用表用布

二層帽 用布一層內用絲綿蘸紙以帽線縫之帽後不合口開高三寸以便臨時量頭大小自綴盔內盔頂用紅纓一則壯觀一則順南方之色



依此式

金湯借箸

卷四

冥

臂手 每一副用布內外四層亦用綿花蘸紙以線縛之與北方鉄者同此則活便輕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處在股曲同以便屈伸



以上二項官製給軍者如此若自製此則外用絹緞內用蠶綿尤妙

甲

甲論 甲為明命之本當鋒鏑而立於不敗之地者此也周禮有兩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制馬鎧以短長三等制遠縱衣士皆賴以全肢

體便進趨古人之甲以皮後人之甲以金南方
地方險阻多用步兵難以負重大雨地濕鏽爛
易生萬不可用矣此外有藤有角而體重難久
鉛子易入今擇其利惟有緋甲用棉布不等須
厚一寸 緋甲之法步軍欲長馬軍欲短弩手
欲寬鉛手欲窄其用不同其制亦異若拘於定
式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可用後背而前胸不交
甲裙可閉後胸而前胸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
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撲撲有斷弦脫箭
之憂揮劍刺鎗則甲不附身而腰背鬆虛有搖
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
垂及腳面而泥淖不前小則折去甲葉遺棄不
收大則割去以拋擲不顧不幾徒費乎故君子
必慎其微於制作之初也

甲式



金湯輯要

卷四

五

傷

金湯輯要

卷之四

六

慶歷元年太常臣田況言今賊甲皆冷砭而成
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我兵衣甲皆軟不足當
矢石豈中國之巧力不如一小羌乎彼專而精
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令打造純鋼甲先用八九
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淺深而賞罰也

棉甲 棉花七斤用布盛於夾襖粗棉遂行橫
直縫緊入水浸透取其鋪地用脚踏實以不勝
脈爲度晒乾收用見雨不侵濕不爛烏銃不能
傷

紙甲 起於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勞績
爲之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縫疊厚三寸方寸
四釘如遇雨水浸濕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
毛以破碗舂碎篩取米大屑用生漆傳上油浸
透則利刃不能入

馬甲 周馬之身最爲利害惟項面胸腹馬面

子舊制雖巧近日符離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
騎星腦額而死今制爲貼腦用棉布柄作一片

貼在馬面子內額腦之間脫過矢石可透鉄面
尚有鉄額可隔此馬面所以合用鉄額大全裝
雞項大而秋錢小或暑月潤熱雪雨冰結撤去
秋錢尚有雞項可蔽肌肉此馬甲所以合用于
全裝我軍人馬甲垂下過幾尺許故重滯難解
賊軍馬甲只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週箭皆被短
落故輕捷俏俊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穩雞項
重則頭低頭曲馬被控抑雞項輕則頭高項直
馬腹鬆寬此雞項所以合用棉花袖赤身帶甲
則擦損肌肉襯以藉褥則護惜皮毛此馬甲所
以未帶甲先用墊滑辣甲四兩件是爲馬甲制
國家武備極弛年來浮慕節省之名不究實
際之用器以節省愈恣苦隘今何時哉技不
精膽不壯驕使入陳空寂無辜是以圖僥倖
也自今軍需簡造悉遵舊估不妨稍寬其值
以盡其用估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
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至於作好月破法在
必懲赫速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甲射不

貫卽新弓人射貫卽斬函人今極大好猶每
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哉當此
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卽戍一卒之命必須造
器時卽鑄官匠姓名送營試驗不堪者坐名
鞭責臨敵誤事必斬以徇治軍器參用軍法
理或宜然亦庶知微乎
軍中制器將官多推有司蓋避嫌耳不思臨
戎候事其咎誰歸銀兩出入不親何嫌之有
其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誠堪否行罰
任怨須將官親爲之方裨實用不然航海者
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焦勞
困苦以底其精司出納者惟知風估減價以
爲省一金民受一金之賜且估之不奢司事
者無從侵剋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
如何估減愈減愈於器具上剝削而自侵之
數原不減也器成無用並給造之費盡置無
用之地所謂惜小棄大掩耳偷鈴有大計者
思之

金陽借箸十二籌卷之五目錄

籌清野 有引

清五穀

總論

李牧急入收保

陳俊絕食破賊

秦人及交

趙樂徒粮

冠進卷穀

金陽借箸

卷之五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劉惟河焚熙河寨

于謙運通州倉

清水泉

總論

秦人毒淫上流

長孫晟于水上流

劉錡妙水上流

清劉草

唐太宗敕恩摩燒雍秋草

劉仁恭焚塞下野草

劉琦毒草

夏元只賴地

于謙焚草

幹濟不掠率駝岡

丘瓊山論

清竹木

總論

金陽借箸

卷之五

清屋宇

總論

劉琦焚城外居民數千家

趙立焚廢屋爲火池

神師道詰李邦彥不焚城外民居

清硝磺鉛鐵

總論

清油蠟

總論

清什物

總論

清也面

總論

金湯借箸

卷之五

三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五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蓮英

籌清野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揚揚
爲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譬如嬰兒斷其乳
哺立可飢死右借兵齎糧無其甚矣樹清野

金湯借箸

卷之五

清五穀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壘羅糧
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
羅堆積止許城中解賣不許粉米出城其搬運
難盡者嚴督糧長糴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
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糧食攻我縣之城地
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米入官爲守城
兵之用

小民雖愚非不知齎盜之爲害也然展令不

從者其弊有二一城中積貯無所蓋鄉民生於鄉長於鄉城內無立錐之地忍輸而暴露之乎一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假名除借所以益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碍官地聽其告佃以爲倉廩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僧道編成什伍各給居住一二寺觀其餘除本再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蠲米數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婦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與守官與慈昭事平日仍還本主必不巧借備賑等名白取半粒親與指誓天日示不相欺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頑梗不從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貸之法可耳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糧糶官不得問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蓋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以在城之米而糶於在城之人則糶糶時中之說也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胡人爲約日胡人卽入盜急入收保胡人終歲無所得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陝後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殲也光武遣後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聚令同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後以一將之智破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合李牧收保觀之可以想清野之效矣

晉桓溫伐秦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而還失亡以萬數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鐔完壁壘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入城楷下蔡州果移兵擊陳鐔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入爲糧生投于礎礮斫肉食之

置春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餒去

澧澗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命格自帶穀米不從若隨在瘴瘴

宋劉子羽守蜀關有金兵至預徙梁洋之積至金師深入而餽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退子羽吳玠追襲其後墜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故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也

金湯借箸

卷之五

四

金兵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兵因之以守急出焚之土木之難敵勢長驅千諺曰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悉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俾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通州倉遂空敵解去

清水泉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晉人多死

隋達頭大集兵將犯襄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訛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食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展追之斬首千餘級

金師攻順昌朱劉鎬遣人毒糧上流賊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田飲水輒病

清蜀草

唐薛延陀真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

金湯借箸

卷之五

五

不能禦遣使告急太宗敕思摩燒薙秋草俟其將退奮軍破之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每霜降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駱仁恭買牧地

順昌之役劉鎬遣人毒草敵馬食者輒病

契丹主誦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乃遣師三十里以俟川

三退將百里每返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遂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進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敵所急者草諸賊宜聽置柙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母以飽敵馬

敵恃馬以爲強馬恃草以爲食斷草則馬失其命敵失其強制之易矣

韓離不單抵都城西北據半駝岡天郭監獲馬

金湯借箸

卷之五

至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渠金兵先據之

耶瓊山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草爲飼牧之具無事時資以牧育固便然意外之變不可不慮金兵之屯半駝岡此明證也燕都去遼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焚芻豆千萬見者莫不憤慨然事已則休勿有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鄉村墻二十四馬房其倉場儲積如京如坻請於無事時則

其地集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塹咸積其中就將驍驍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署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井事而脩之一策也

清竹木

竹木行貨多致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家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隱僻小港中壘置以待賊退復焚

金湯借箸

卷之五

七

如達入官公用

清屋宇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卽用其樑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吹或就木屋運土幫城起圍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居民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令人便暗指無此胸襟矣然亦侯寇近事急

乃行蓋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掘毀不及踐
紮之道當其札得其宜可也

金槌槓圍楚州急趨立命檄磨屋城下燃火池
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鈞取殺火中金師
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金師南丁神師遁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
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口聞城外民若惡爲敵
殺掠畜產甚多亦爲勸有當時既聞敵來何不
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

金湯集

卷之五

八

乃述開門以還敵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
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大笑

清礮礮礮鐵

礮礮礮礮火器之用關係非輕不可棄以資敵
客販治坊多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治坊姓名
遇有警報着地方保甲押催礮礮礮礮搬運入
城聽從開雷遠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
官該保甲不報一經問究如有公用煇時價將
銀見貢

清油

油燭守城要務不可缺乏須查城外一應油行
燭舖於有警之日保甲和民依期搬運菜油荳
油柏油桐油麻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
前法行

清什物

四圍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
如木石銅錢磚瓦菱藕檣樑畜牧等項盡徙入
城勿留一件徒爲賊所焚毀且借爲攻城具也

金湯集

卷之五

九

清什物之法莫甚於此
清地面

壕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
我守持有臺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土阜
則賊借以填壕又碍我砲路有豐草溝渠則敵
可隱匿有大樹竹木則敵可資爲攻具且砍樹
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鐮池中可以步
水須焚絕之

金湖信第十二等卷之六目錄

籌方恩有引

安鄉民

總注

于謙安插

詰奸細

據外立棚

親鄰保領

事權

金湖信卷
諸之六

總說

分信地

總說

和界志

總說

擇賢能

總說

編壯丁

鄉家計派城夫

更番值食拒祭

編去近住居

派行具

總說

早分民

總說

預演習

總說

專號令

總說

金湖信卷
卷之六

嚴禁約

總說

嚴禁約

總說

禁宴會

禁酒肆

禁夜行

禁擅離信地

禁方士

禁茶坊

禁飲家

禁吹簫帶舉半表

禁擅入信地

禁私開禁門

禁私回賊說

禁私啟賊書

戒妄動

總說

魏張遼火起勿動

段秀實不許救火

捕盜賊

總說

羊侃斬軍人

宗澤捕謀舍者

李綱斬不逞

馬知節斬盜

位賜諸將

案之六

二瓶黃

總說

恤下情

總說

擇地葬

總說

童偵探

總說

量軍馬

總說

選鋒彈藥

總說

遊兵策應

總說

奇兵要番

總說

屯兵外拒

總說

設墩臺

總說

放炮扯口訣

放炮扯口訣

守墩約五條

查墩約

置塔樓

總說

望樓圖

李九則滄洲望樓

置遠鏡

總說

遠鏡式

置吊車

吊車式

置繩梯

繩梯式

附錄

卷之六

五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六

淮南李盤小

京口周鑑臺公

古絳韓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方畧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
怡哺牀下怖伏凡今之人匪歌則哭運斤成風
子焉道遙無全牛可以奏刀韓方畧

附錄

卷之六

安鄉民

城如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處
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
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棲止大率男子共止數
處婦人共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梁百姓聞使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
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問之
已已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母令避
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

附

附招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會民士民居每家作有柄手牌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上寫本家壯丁共幾名以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必細開官票印照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招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招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卽時擒拏送審以防奸細夾

金湯看書

卷之六

二

入禍進爲賊內應

。詰奸細

一壕外立柵今日詰奸多在門內且以厓廬之卒執朽鈍之兵不雄太甚萬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壕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爲前後拒六十名爲左右拒設立招入牌百面查驗無雙招入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爲一班其牌周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

仍設兵守防嚴驗牌放進

。一分門出入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嫌往來擠塞得以乘機混入無由物色耳以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違者卽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一焦貫而行不許詭譎掩越則法度清肅奸細無所容矣

。一親識保領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指諍耳今于每城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二人佐武官衛官一人輪流各帶

金湯看書

卷六

三

眼力辨言親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州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詢細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等人必得城中親戚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概攔阻

。一事權

守土官爲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爲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紳孝廉若明經上舍內有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爲之聽其處斷一面之事督率城眾教演

守法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作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

分信地

請鄉紳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監生員省寧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鋪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庶事有責成

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注分兵備禦卽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金湯備考

卷六

和志法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敵前取一則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論之曰孤則易折敵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寧家保國至敵強寇逼同舟遇風誰爲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頭相和如弟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橫好私執拘敗羣之人眾兵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注設處必需之財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貴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助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己出也

首事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

○擇賢能

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一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卽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卽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拘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奮發力不强健者不爲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

金湯備考

卷六

五

一城數萬人之命付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編丁壯

守城必派垛夫編夫難論門戶家富大厦千頃貧家一室懸磬一門一夫貧家安肯心服非獨此也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彼貧者餬口不暇豈能餒其腹餓其家執干戈而捍矢石乎必也酌量閭閻城垛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招家計厚薄分派垛夫委其如家丁

義勇不足所派夫數許出值僱募貧民代爲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

○每垛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拒禦若止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賊乘機攻之豈不快事

○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金湯指掌

卷六

六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

各照信地分派竊密得宜卽令慣使官兵領之安置就近舖厥其餘守具俱置械機聽候不時之用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裝放火器人帶火藥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弩堅固防牌若庫中封貯不足借附近居民空房亦可垛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爲得力

○早分垛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查認信地此事倉卒難做須預先安排

預演習

城上入夫認號既畢限千每口飯後已時炮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已時集末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金湯指掌

卷六

七

專號令

政出多門軍家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守一人守副二人以下有擅自改易旌旗軍號等類者重治卽果有未便須令改易亦必先申主守聽候裁奪更移使人盡一可守

戰青衿

從來城守必派諸生謂其才能禦侮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揮用資扞圍乃藉其方畧收禦敵之功者固多受其把持成決裂之勢者不少則豪

生廷臆橫行主守莫敢問也今聞警時須集教
官諸生於明倫堂設誓有敢類者毆鼓攻之倘
塚夫足用不必派諸生登陣而以本坊緝奸事
宜托之本坊諸生家自爲守可也

嚴禁約十三條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
將未能令軍必敗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
震者殺之是刑上宐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
欲行罰必自責者始

金湯借箸

卷六

八

一禁訛言 警報藉至訛言易興有等造言生
事之人或妄洩軍情或虛張賊勢而輾聽好事
者又從而播傳之最易搖亂人心卽時梟首不
宥

一禁方士 星相卜筮望風占氣指天畫地道
鬼稱神乘風鶴飄飄之際倡子虛無事之談不
惟愚人色變卽志士亦心傾果有異術何不報
主者以自見乃邪言惑眾如此輕則責逐重則

梟懸

一禁宴會 烽火連天兵戈滿地卧薪嘗胆之
不暇尙盤桓杯酒乎乃有少年放達之夫猶然
置酒高會試一念登陣守城宵行霜立者何人
也當嚴行禁止卽婚嫁大禮亦應十分簡畧梨
園絲竹之戒所不必言

一禁茶坊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者愚酒
後之言有漏泄也最爲聚集奸宄之藪須嚴禁
之違者卽將房入官價充餉兩隣連坐

金湯借箸

卷六

九

一禁酒肆 酒肆亦叢奸之所也然與茶坊不
同禁之不便於民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舖面
止許零沽留人聚飲者罰亦同前
一禁歇家 歇家不許居住城內恐有奸人窟
宅

一禁夜行 城內棚欄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
行者輒夜不止則棚欄徹夜不開矣虛設何益
必委風力倣佐率精兵持鉄鍊專緝犯夜之人
重懲一二勢家子弟及悍僕素奴則小人自不
敢犯而盜賊無由乘機竊發矣但今日世界情

商海事類理必得其法而清面如鏡治之人坊可令行禁止也

守禁以警巡舉表竿兵臨城下時城下居民不許妄登高阜亂吹簫聲并樂器小爆竹等件恐為賊之應亦恐亂人耳目也

一禁擅離信地分派一定之後各有職掌守門者守門守臺者守臺守塚者守塚守防者守防守庫者守庫守獄者守獄中軍居中軍營遊兵居遊兵營哨兵居哨兵營職兵居職兵營

金湯借箸

卷六

七

務令如由如林歷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首示眾

一禁擅入信地凡面生可疑之人假托間道賈串信地必奸人欲潛行窺視者也即時拿究送治營兵欲買食物等每隊自有火兵一名給牌入市萬不宜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入營盤如偷脚篋頭補皮匠賣點心之類

邛州牙將旺能叛高仁厚帥兵討之未幾前一

之謀

一禁私開禁門城門謂之禁門原不宜擅啓閉也頃因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閉官偷安自便高寢在家守門軍得錢賁行啓閉任意從此候事為禍不輕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一禁私同賊語凡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同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令別面提防暗

金湯借箸

卷六

七

一禁私結賊情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稍實經須詣生守門外軍兵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稔送本營封眾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縣守主究問

戒妄動者為賊所乘也

賊內應多在夜間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或放炮為號即有十餘人裸入我軍偷至城上砍傷守城軍士兩城稱言賊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營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延眾賊

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戒嚴伸守城者守城妄動卽斬守門者守門妄動卽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投首矣

魏張達屯長社軍士有謀反者夜警亂火起一軍盡擾達謂左右曰勿動不是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達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斬之

金湯信箸

卷六

主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夜焚葦積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軍中行着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自請救火不許及且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誅以徇

捕賊盜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奸爲盜但有挈獲者當時打死示眾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設法賑濟有恤

候累初聞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尙斬數人方止此卽劫盜之漸也

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旦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襁居盜賊橫行澤至首捕誅合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李綱當金師圍城死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駭認卽皆漢人首級綱于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又有不逞之徒

金湯信箸

卷六

三

乘機殺傷內特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可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又有盜竊襦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疋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

宋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有盜婦人首飾者護單止笞而還之知節曰民遠外虞而來反爲內盜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卽斬之又醉殞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

斬俄有廟童見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脩橋實

攻城之日官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遇官兵球夫能擊傷賊者即時最功大小封賜獎賞庶人心激勸爭相防守

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

金湯倡義

卷六

四

勞逸問病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夏月城上散瓜果給扇傘防冰心者香薷飲之類以防暑囑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火爐以禦寒冷尤可憫者小民生意斷絕餬口無資而宦家富室詞息催租急如星火獨不思城一破則房且不存租於何有本且盡去息於何收貪而忍忍而愚矣主守合曉諭勸勉待事平之日再徵催未晚也

擺塘兵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爲一塘每

一塘撥五人每人一更俱於日午時各領起火六枝手銃五口火繩五根燈籠一盞雨具一付各招派過信地出城伏路哨探次日午時交代方許回家如遇賊至卽放三銃三起火次煙陸續接應守城軍民招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凡賊來伏路人不任要路哨伏偷藏人家屋廩園林之內睡熟誤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比臨陣退縮軍法示眾如出伏遲期及

金湯倡義

卷六

志

該備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銀火繩濕落不堪雨具不整及不候交代而輒回家者以軍法細打一百割耳如有談事軍法示眾

重偵探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失耳目則爲廢人軍失偵探則爲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勝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破格重賞盡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

便可防如何計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着也
孫子曰自古明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爲一囊之錢數段之衫便拚性命入死地操的耗子用兵一事須是大手段人爲此寒酸纔當焉能成大事哉故曰用財欲泰酌量軍馬

城中軍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塚

金湯指掌

卷六

六

兵若干不出戰兵若干
遊兵若干主于奇兵若干
各門各臺各巡視庫獄廠救火襟項共若干其
餘多剩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強壁此係中軍

軍無選鋒曰北主將宜簡鍊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扼肅射命中者以爲心腹親自統率鎮撫城中以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

害如唐郭晞按郾州軍士白晝橫行百不嗾擊傷市人推空陷冤央於道甚至撞壞孕婦郾州守白孝德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如渾商將楚兵數萬救齊攪渚王之筋懸之梁上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于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反爲客所操縱耳強主之道莫先于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堪羣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爲腹心張爲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剿

金湯指掌

卷六

七

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杜兵之害不至客兵勝于主兵若形而胄丐而甲者譬如羶羊見草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于用哉遊兵策應

守塚兵夫終是百姓禾緒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胆畧善火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而幫助守塚人夫壯其聲勢依有協協力策應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意

奇兵更番

四面城垛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久兵力不足須設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西南隅有急各照信地急為應援與遊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城中奸細放火即用此救之

屯兵外拒

凡遇敵須于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為犄角與城下

金湯信箋

卷六

八

牛馬牆內遊兵相應援要知此兵之屯在于牽縱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畏避不敢出為無策

設墩臺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板二扇粥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燭鹽米足一月種火一盆五軍守之統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

各一而紅燈五盞粗徑二尺長三尺燭羊角旗知照石長竿一根懸全衛墩車瞭見賊從何方入犯者則放炮扯旗夜則放炮扯燈鄰墩如式接應照下口決行之

放炮扯旗口訣

一炮高旗賊在東

兩方連炮旗色紅

日旗三炮賊西至

四炮元旗北路凶

放炮扯燈口訣

一燈一炮賊從東

雙燈雙炮看南風

金湯信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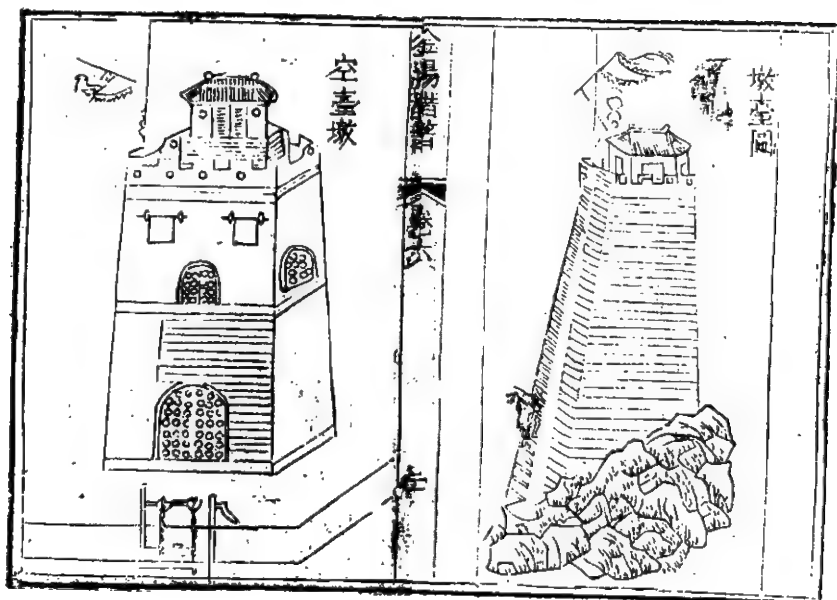
卷六

二

三燈三炮防西面

四燈四炮北去破

墩法舊舉狼烟但南方狼糞絕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且遇陰天何以瞭望忌旗懸燈其法誠使大約斤墩以遠為宜以高為首以箭為便



守墩約

一本墩失候放砲扯旗扯燈賊至隣墩之下鄰墩放砲扯旗扯燈而本墩後接者軍法示眾一本墩見賊放砲扯旗扯燈而隣墩接應失候者鄰墩軍法示眾

一墩軍不准調用每月一名遷薪水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半月一頓赴墩若開管報務要盡在墩有下墩回家者無管細打創耳有警軍法示眾該管官連坐

全陽舊籍

卷六

三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創耳勒限置辦該管官連坐

一遇警後但經放過火器油燭不計過三日即要補完違者以缺少軍法治

查墩約

一每月不拘數次不定日期四面分發人員點查不到者柳解治罪

一差點人員應受分銀壹米與墩車所得之罪

一體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感

一差閱人員不速啟親到却在總路均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點查不明者細打一體治罪治墩示眾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火種有無次看火藥油燭完欠次看號銃裝收何如次看旂燈有無損壞次看旂桿堅置何如桅繩扯試是否堅壯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臥處所

金陽指掌

卷六

三

是否在墩宿歇

一試銃旂旂扯旂而不放銃放銃而不扯旂者不接應知是演習

一初立墩必須照依報警學預於十日前通行鄰近居民及上司知會否則恐警地方耳目後不信矣

一官府經過止擊標幟不許擅扯旂舉燈放炮以疑連隊違者以違報警處軍法治

置望樓

望樓高八尺以堅木爲竿上施板屋方濶五尺

竿兩旁釘鉄鋒八十個用索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

尺尖鉄斂十二箇各長三尺撇端穿鉄鑽凡起橫用索一本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入

尺用鉄叉肩竿數條如船上建櫓法其高亦有百二十尺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

龍視三四十里者手執白旂以候望敵人無冠據旂來則開之旂桿平則冠近否則至矣冠進

金陽指掌

卷六

三

徐舉之冠去復掩之此軍中豫備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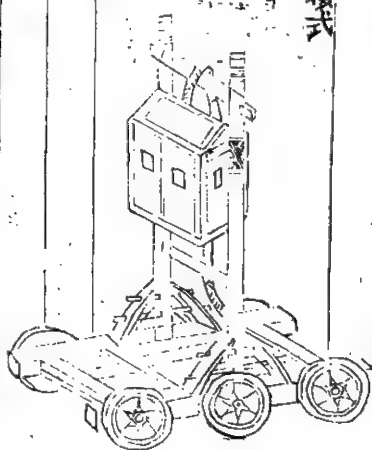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頭扑夾柱者爲佳三柱者尤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望樓式

依

此

圖



金湯借箸

卷六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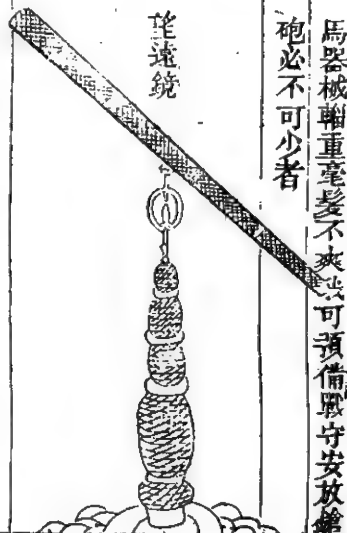
涪州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李先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內時飛榜至京師充則曰某非留心霄氏實爲遠地起望樓也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耳

置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如近視小爲大遠望元人營蘇人

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皆可預備嚴守安放鎗砲必不可少者

望遠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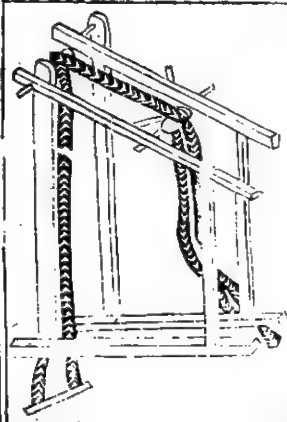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六

圖

置吊車 四門及敵臺左右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避難者然須問明方許吊入

吊車



置繩梯

巨繩繫橫桃爲梯凡登高即用之

繩梯式



金湯信著

卷六

美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七目錄

籌申令有明

中軍號令

總說

四方號令

總說

前敵燈火號令

總說

八方懸燈式

金湯借箸卷之七

八方各色旗式

守城號令

派班換班

書名按法

五梁爲伍圖

雄長旗式

城外懸燈式

有警輪守

傳食

便利

積石三種

掃帚圖

泥水

設棚門

備紙筆

巡警官

加騎勞

封敵號令

金湯借箸

總引

壯膽引李綱

定脚

靜氣

燭好

遊兵號令

起火流星

各門快馬

冀碑

懸石圖

灰瓶圖

壘臺

送供應

巡邏兵

斬逃亡

陞防七乘

二

齊心引劉鑑

宏氣引李綱

專心

堅志

名鋪火種

金湯借箸十二卷之七

淮南卒 盤

京口周 鑑臺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 運英

中軍令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土無疑令斯下
無二事從木之威賢於反汗多夫故信之一字
與智仁勇嚴爲將之首務也輯中令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或就樓館或立
版房主守居之設立中軍旂號用十二丈黃布
大旂一面桅杆長五丈預備黃紙與燈一盞草
燈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以綠代之又備青紅
白黑小旂各一面大流星標百枚大銅鐸一面
巨鐘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銃亦六口
用止三
口者
備不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
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

號與銃炮吹鼓手八各平時無警凡遇上城時

有小令旂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旂方

掌號放砲三聲卽將大黃布旂豎起以便人看

上城過下城有小令旂一面上書鳴鑼二字見

此旂方鳴鑼撞鐘一次卽將大黃布旂落下以

爲記若下城遇夜以燈代旂吹手若不見掌號

之旂掌號之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旂鳴

鑼之燈切不可鳴鑼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

換更如有警日間放砲三聲搖動黃旂如東方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二

警則加小青旂東南隅則加半青半紅小旂餘

方做此聲鼓催兵落旂一止夜間放砲三聲又

起鑼燈如東方警則加青半燈東南隅則加半

截青半截紅燈餘做此聲鼓催兵落燈鼓止遊

兵散隊各隨方色策應南諸原派守城者不得

相離汎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一方三方四方

交響亦各認本色策應失誤者斬

四方號令

四面城樓四角樓亦各懸本方旂號以六丈布

為率而遊兵將領城長各設本方色旗如本
 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色旗夜則又起本方色
 單燈擊鼓催兵夜或再加流星無事則鳴鑼止
 之小城雖有警則搖動本城旗旂夜用小單燈
 城門乃四隅油燭火索選軍種火等項俱照中
 軍

旗幟燈火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竿長五丈晚用黃
帶繫燈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旗四門竿長二丈晚用

金湯借箸 卷之七

各方色單燈照無不明
 以綠代之下微此

四角六丈大旗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
 南方上半紅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
 北方上半黑下半青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單
燈如東南方上

青下紅餘
 可類推

每白燈二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長一丈五尺

小旗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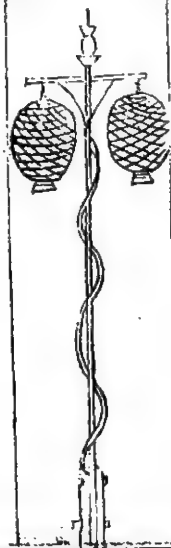
每五燈五尺各方色布小旗一面竿長七尺晚

小單燈
 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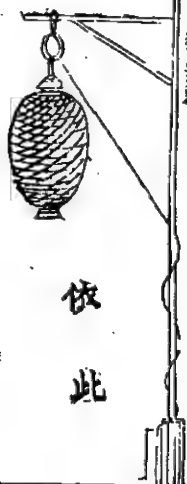
中軍照四角大小方色旗各一面以便傳
 警晚用方
色單燈
 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製八卦之旗
 以太極為中軍其說設物象書畫符應弗取也
 夜則以燈代之

金湯借箸 卷七

中軍黃旗雙燈式



八方懸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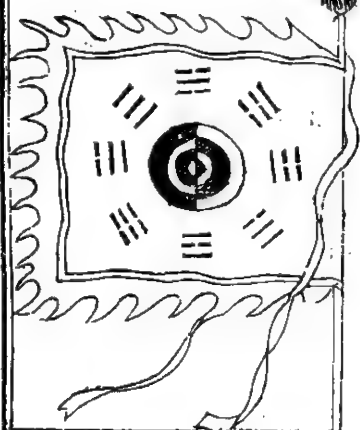
依此

金湯借箸

卷七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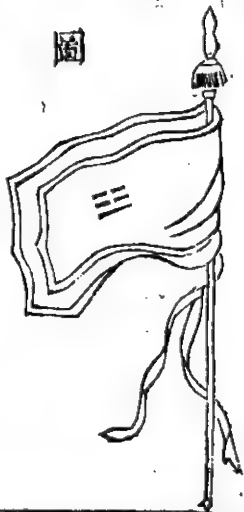
中軍 坐森 黃旗 五彩 爲邊



以下各方俱用黃邊

東方青旗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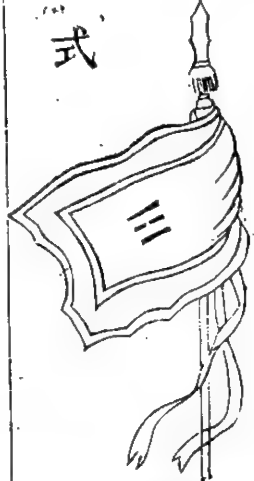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七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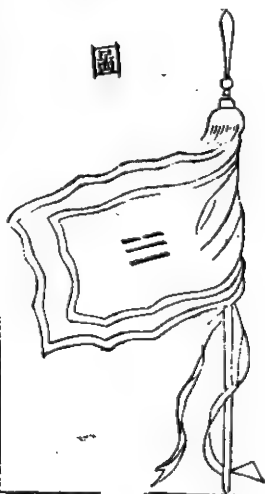
南方紅旗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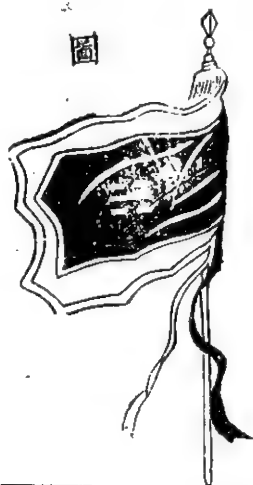
西方白旗

圖



北方黑旗

圖



東方黑旗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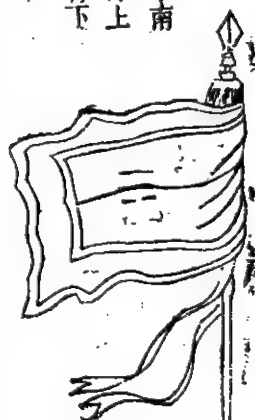


西方白上黑下旗

式



東南
方上
青下
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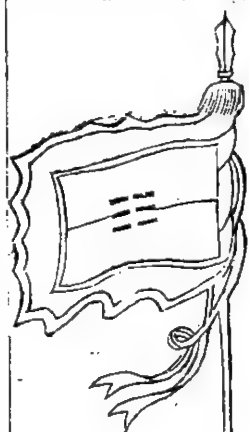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七

九

西南
方上
紅
白下



守城號令

一派班損班守城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垛用灰粉白內書垛夫姓名各認定防守更番迭換以休養息力如頭班一晝一夜次日即改二班再次即換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諉

金湯借箸

卷之二

一

一分伍立長五垛爲一伍立一能幹者爲伍長二十五垛有城長百垛有總長伍長城長總長各執旂伍長填五垛夫姓名在旂內城長書內各有統領各有分責庶可齊一亦便查核東阿自南起伍長旂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旂寫東城一東城二字號總長旂寫東維一東維一字號旂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維長白日止堅旂號各長輪守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一書名按法凡垛口上用石灰塗白將各戶派出之人或正身或僱人俱要真正姓名左右

排書其鄉紳之家即書某鄉紳出某人有力大
戶僱人數多亦上書木名下書所僱姓名以便
臨時查點既受苦值應代若役如有違誤暫身
按洪門決主人亦以失於稽察輕重抵罪
一僱役價值 守梁僱募者本坊人戶止可僱
本坊之人如本坊無人方可跨坊另僱所僱之
人但要強壯守本分者不得以老弱好棍充數
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文殺賊有功備
賞在外

金湯借箸

卷七

天字號
堽長旂

書至梁
大姓至

方空內乃用石
灰粉白書堽號
梁大姓名後各
梁做此不盡留
白空者恐其混
看誤為堽眼也



城 圖

二

地字號

城 牆

金湯借箸

卷七

元字號

城 牆



圖 式

士



圖 式

後做此二十五垛立一
城長四城長立一雉長

城長旂



雉長旂



金湯借箸

卷之七

生

一懸燈 每五垛一燈用新油帛者方明亮燈
上用一油帛蓋以防雨蓋上仍遮一小瓦片以
防風若後管燈蓋尤佳每燈置一挑竿索懸城
下離地七尺火光下映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
燭即輪更之人不許候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
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垛用一火毬所費比油
燈減易油燭垛長派備

懸燈式

尺五城出杆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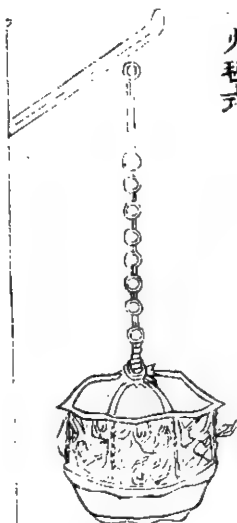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之七

古

火毬式



一有警輪守、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垛各置一石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望拆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垛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起同餉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勢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每戶置一木牌伍長註定其人某更不得推委失誤該直者要註定眼力不得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加開中軍砲響懸起雙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軍落燈止號方許就睡

一無警輪巡以三十垛爲一牌每夜止用一垛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一帶都極燈火靜行視聽不必擊梆有所見聞鳴經警界止在三十垛界內往來巡視其夜巡或家人或雇兒仍要正身出其不意時爲查點以防偷安次早將牌轉送下戶每月輪流一遍週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

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耽悞

一傳食凡守城人戶以一日爲半辰申二時不能不食無警時送飯聽四門梆起各城長傳梆送飯人方許上城再次傳梆送飯人即時下城如私自下城飯食者立斬有警時送飯城下各船所分人山五垛屬一火頭一日三飯三更時聚飯火頭各船所管之人以帶盛飯城上人用索扛取每盤菜總一盤有私送入者不禁一歇宿每垛口五箇立草廠一間下用版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埽遮蔽風雨遇接舖卽聽舖充之不必另立一便利五垛共火鉢鍋一口砌如灶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內備長柄澆杓數把賊來攻城勢必仰面者令沸熱用杓澆或用箭噴各聽人便

一糞確先以人清磚槽內盛煉擇淨晒乾打碎用篩篩細盛納甕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一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礪半斤

祇黃半斤班毛四面石灰一斤在油半斤八錢
內煎沸入磚瓦罐容一觔半者以草塞口擊攻
城人或竟熬熱澆之可透鉄甲中則成瘡潰爛
放者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毒

一積石 石有三種一曰礮石自一觔半至五
六觔者每塚一堆高懸三尺又五六十觔者五
塊措辦不及令人城者納一塊一曰大石每塚
一塊或磨盤或陸軸或捶衣石大約一人之力
能舉者預布塚頭賊推車頂門下梯肩版將此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七

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鄰塚一石擊之不
中又借一石必退而後已一日懸石用上大石
足鑿三孔下繫鉄繩上續麻繩用法同之

懸石



一插器 用有底通箭粗竹二尺每丁埋一箇
在塚口裏面各軍所執器械鎗刀銃矢插箇內
立之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七

一灰瓶 取生石灰未入小瓶內每塚積一
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從上拋下擊打灰飛損
目不能久立

灰瓶



一泥水 賊戴木一門扇木船竹罔之類造護其身矣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泥擲之泥在木上不墜泥多則重又柳巨石於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戴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一臺 塚口太高難以外望各陷地泥臺小臺須要塚口齊胸以便下視若原有石砌臺基更妙

一設棚門 上城處豎立棚門撥兵看守不許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九

塚夫私下及開謀人潛上一防擾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放飯換班一開至晚中軍放包則封鎖不開如緊急則茶飯寧送城上止於城班放出

一送供應 城上有段立一典字置小旂數面凡遇須用物件寫字貼旂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簡備用樣物各為部分謹伺舉旂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稗役軍人量為多寡專司負擎所需物件

一備命筆 每堆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

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一設巡邏 各塚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塚者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旂一面中書巡字每更夫二名輪班絡繹巡視止就燈執旂往來塚口不許叫喝打梆槌鈴若有塚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塚口燈火斷滅者隨擊更鼓次早

金湯借箸

卷之七

十

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 巡燈不許擅自喝打責法重治

一設巡警 邏兵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馬匹置更牌更箭如果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監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為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塚口偶有睡熟失瞭隱慢者製

其更前巡城於早并送離巡官處究治亦止許
巡視不得呼喝敲梆警授守垛之人

一斬逃亡 守垛夫下城逃走遊兵拿獲到實
立斬使人知守不必死退必不生不畏敵而畏
我

一預備賞 夜中或值風雨正好人乘機誘發
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發至臨時取用當風雨
之後無論家人僱人格外加勞

一防七乘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三

日夜勞若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必
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怒如風雨
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
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疎
如城有卑薄地有平坡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
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
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
所係不可不慎也

對敵號令

遇有警報中軍書則城牆扯旗夜則放炮扯旗
各軍民照派信地垛口各執器械垛長城長雉
長亭領向外立定和賊近遠施放矢石如有老
少賭塞遲延不到者崇官指名報官本犯即以
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緊要七款開列于
後

一守城要齊心 城上四面防守之人無分貴
賤大小均以性命爲急各爲自己身家守非爲
他人効力也要齊心一體勿懷輕心我飽而人

金湯借箸

卷之七

三

飢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
面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
相爭違者細打一百至於二垛有急一伍協力
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
者一伍之人俱斬首示眾

劉鈞守順昌置家寺中積薪千門戒守者曰
有不和創使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
男子備守戰婦人殲刀劍爭呼躍曰平日入
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立大功也

師

李藩至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藩結開整爲援繕器械時易板棚江修壁及元兵至藩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時日以忠義勸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這是兩箇齊心的樣子

金易信名

卷之七

五

一守城要膽壯 賊之致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耳彼於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賊扒城便爾胆顫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十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箇箇殺死若放開胆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門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眾

金師李徽帥步騎十萬攻福州李顯忠竭力捍禦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

取軍所執斧砍之敵即退却這是一箇壯烈的樣子

金易信著

卷之七

五

一守城要氣定 凡百箇步外賊吶喊衝城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必不可動切忌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小丈夫守丈不如守尺遠近勢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砲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胆已亂特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陸城數十步方努力攻打賊退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垛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機事違者以軍法重治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黎義領精兵八百先登瓚輒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弓發誰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將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這是一箇定氣

元張宏範帥舟師逼宋于崖山檣櫓艦于舟尾以幟陣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蟬伏盾者不

動舟將接鳴金梆傳弓弩火石交作頃刻並破
七舟宋師大潰抱其主尋赴水死這是兩箇是
一守城要腳定 每城各有信地東南西北不
得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而熟混撒哄
人護東面則西面必鬆他那一枝兵乘機一掠
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響聲夜
聲時擊南總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入箇字取
兵法搜離信地一步者斬加攻東雖十分緊要
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遊兵火速向要緊之

方齊力防護惟許梁長巡視往來若過他人一
梁斬首示眾
一守城要目專 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梁
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砲
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鉤
手則端相賊心使鎗斧大棒則端相賊須見
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竊萬
說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

梁長城長雉長巡視因倦者輪流歇息但有見
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眾

一守城要登靜 一城上喧嘩則號令不聞心志
不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
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
聲庶賊消息四城門伊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
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眾人齊
喊一聲候時但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
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自日屏去鈐柝止豎

旂號不許一人喧嚷城下不諱城外有驚亦可
報傳以便策應如攻打被傷亦不得大聲罵賊
高叫驚走但有隔壕問話者割耳示眾

一守城要志堅 兵貴如山下搖不動百戰不
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城攻賀州日
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
之人都滾下城賊遂登城此賣城之計一人誑
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卒此令但有一人誑
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真動

將謠言之人與先勳之公當即斬首示眾

一守城要燭奸 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飢以卒耐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寒我胆乍動乍靜以疲我精一咸進零衝以耗我氣力忽敢忽聚以老我智謀築壘增甬以示我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撤圍勿喜疾攻勿驚踰圍毋驕示怯毋違約和毋信爲隙毋乘忽還毋懈久持毋失自援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金湯傳

卷二十一

三

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給一本如某項人某數款要緊謠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謠字人解說明白字字依行

遊兵號令

每門每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木面遊兵卽行接應不許稽遲

各舖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

各門備快馬數匹以傳警信

金陽借善十二條卷之八目録

警設防有引

防門

槌牌圖

鐵插板圖

鐵鉗濟南河插板

羊佩擊扇圖

七星池圖

挑仲酒仿

金陽借善卷之二目録

備井水

火月城

防禦

懸簾圖

木女頭圖

張逃大環破鈎車

仿牌

浮離圖

鎗簾色圖

金錐板圖

鐵插板說

刀車圖

擊扇圖

羊佩下水汲火

孟宗政囊機盛沙

備水缸

楊智積益薪助火

懸戶圖

劉鈞理輪撒屏

絮被

奈何木圖

垂鐘板圖

皮竹筵圖

木馬子圖

洞子圖

防塙

韋孝寬木棚

孟宗政火山偃月城

偃月城圖

備修築

防好細

嚴模運

金陽借善卷之八目録

查流寓

查寺廟

查樂戶

加外債

防窮民

總引

王式開倉賑貧民

防內應一為內應者

禮至被殺國子

狗脚木圖

布幔圖

韋孝寬守玉盤

突門虛鑿

清保甲

查僱工

查客店

立內棚

虞珥三科募士

吐蕃結婚門者

李希烈使勇士應募

防門應二

此係內賊
爲內應者

莒婦人純齊師

李自孝陰與豐通

劉昌裔計斬內應

防詐門

幽州賊詐弓高

也先詐火同

防詐降

王式捕斬賊謀

防詭冒

金湯借箸

卷之八 目錄

三

樂盈詭冒婦人

李密詭冒婦人

蠻人詭冒欺兵

趙暉詭冒救兵

防暴來

司馬懿八月至新城

王德十六騎竟入隆德府

防詐襲

韓戰宵濟襲華州

孟珙襲石穴

防離叛

總引

田單計刺齊降者

劉鄩計斬王彥溫

防風雨晦明

李愬雪夜擒吳元濟

李全踏水襲泗州

防佳時合節

高歡元且破秀容

狄青上元奪崑崙

靖難兵中秋破雄縣

防敵退而實進

滿龍料孫權

徐溫破處州

金湯借箸

卷之八 目錄

四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禦金兵復來

种師道請備金兵再至

防敵聲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郭淮備陽遂

李光弼嚴營遷

韓遊瓊備東北

畢再遇經趙東城

防敵求和挾詐

侯景僞和陷臺城

防火變

總論

防火藥

磚庫地席

戒煙備水

防草場

總論

防牢獄

總論

防庫

金湯指掌

卷之八 附錄

五

總論

防隙地

充州水質

卷之八目錄終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八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雅臺公

台緯韓 霖雨公

後學餘慶 遼東

籌設防

許洞虎鈴題曰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

人焉守固者桑土爾心太平時尙思患預防况

烽火已傳可泄泄視之乎一刻不防則一刻卽

生罅端一處不防則一處便開瑕實甚矣防之

不可不早籌也輯設防

防門

棧牌 量城門高下潤窄堅木造之厚四寸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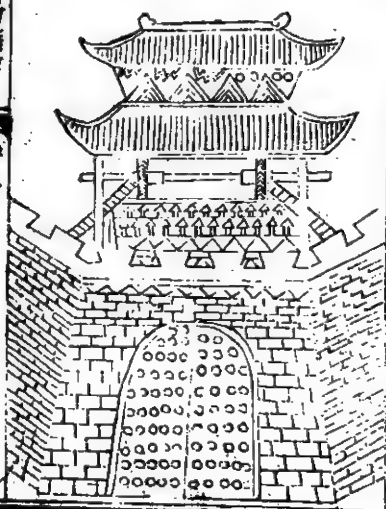
用銅葉排釘裏城上照門洞中空一尺間長長

將棧頭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間木

一根中安二滑車棧牌用粗繩繫住若遇焚城

門之患土壅不及將牌放下隔阻

棧牌圖



金錐槍著

卷八

二

金錐枋 月城內大城外築成階馬坑闊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牆腳虛頽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闊而上狹蓋上狹於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內栽金錐板週圍牆上及內城門口仍列壯士用強弓勁弩火箭礮石利刀兵弓爲鈎搭斬截之具無事用堅木枋上跳板使兵利於出人有急擲去跳板用薄蘆席虛蓋浮土合賊不覺一踏便陷

不陷坑用鉄菱角等

金 不如金錐爲妙銅

鍊爲鋒極尖錐長

錐 二尺許堅大爲板

長五尺濶二尺密

枋 釘金錐平鋪坑內

錐鋒厚虎葉少許

式 見血立死馬蹄立

穿

金錐枋著

卷八

三

鉄桶板

榆槐堅木爲骨其濶兩邊各植

城門一尺輦以生牛皮週圍用鉄葉裹釘密

用鐵牙釘釘上極其鋒利兩旁施鉄環貫鉄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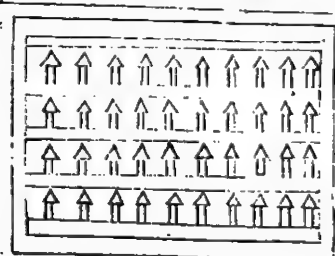
各立二柱柱間池槽亦用鉄葉裹之柱下各立

柱柱以防傾圮柱上設一轆轤爲絞索之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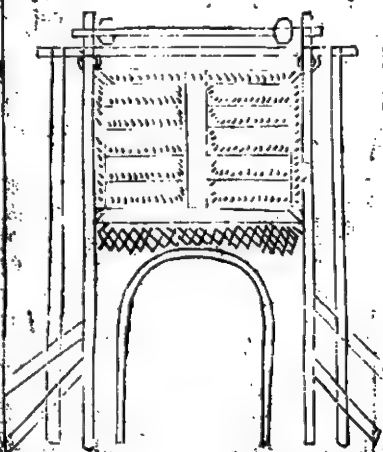
絞車升之兩柱上間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橫

板中亦空一竅絞至兩絞相對處以巨鉄釘穿

入如欲阻賊板去鉄釘其板立下勢重千鈞



鐵 插 板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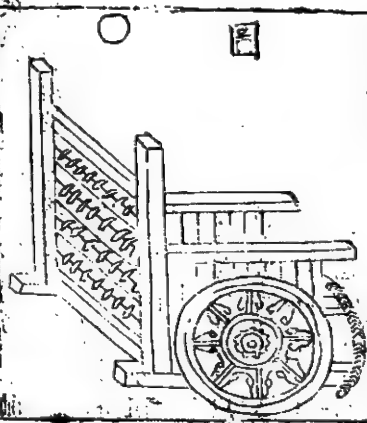
金湯新著

卷八

四

月城設陷坎內置金鐵板賊即破門進一步便陷死地又必置鐵插板何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則復下此絕其內外吾得任意殲之矣有此法又可誘叛入城鐵索政守濟南曾試之靖難兵圍濟南甚急泰政銑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賊三人急下鉉板幾中之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給刀當布之敵攻填城門則用此車塞之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財往外交一向內防姦細內應

刀 車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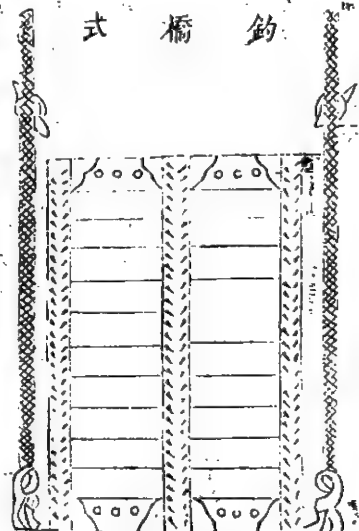
金湯新著

卷八

五

鑿扇 候景以長柯斧砍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槩刺殺二人砍者乃退如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更倍今人一聞警報將門用石礮礮用土填塞殊爲可笑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何如鑿扇爲妙釣橋 用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鉄環貫以鉄索副以麻純繫屬城樓橋緩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三口置鉄鉤槍以架鉄索并繩貫其易起有警挽起斷路併護門

釣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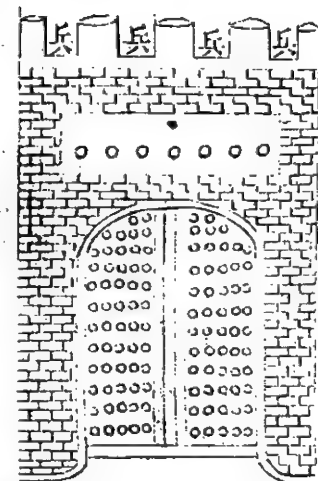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八

六

七星池 賊來攻門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扉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闊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闊五寸鑿為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橫鑿寸瀆一縫借之泄水眼大可下砲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閘河傾瀉火無所施其人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七星池



金湯借箸

卷八

七

侯景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鼓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外洒水久之方滅

此即七星池之意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金攻仙人閣用火焚樓姚仲以酒缶撲滅之金帥完顏訛可攻東陽城宋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欄列囊諸水隄防火難沙必皆用一法用置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備井水 城中多井井泉於寺廟空地添井三

五十眼一備人眾可飲一備火攻猝殺

備水缸

桐櫓

之下各貯大水缸數口五垛亦共

第一釘如爲飛火所燃隨燃隨撲不至取敵遠

火成燎原之勢

水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

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

賊不勝烟火自然退走

此上當看風勢如何風勢向外則擲向內則

切不可用

全資合案

卷之八

楊智積隨文帝姓也楊元感反攻城燒門智積

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防暴

懸簾 城口第一切要之物每垛口一本架兩

端在內城城上一轉軸巨檔在外緊貼兩垛邊

上安橫木可搭毯毯或用破褥俱以水濕直透

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須用兩帶繫架內

外用兩活撐柱長一尺以鐵圈子釘巨檔兩旁

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垛邊傍遠視高撐近

視低撐下可囑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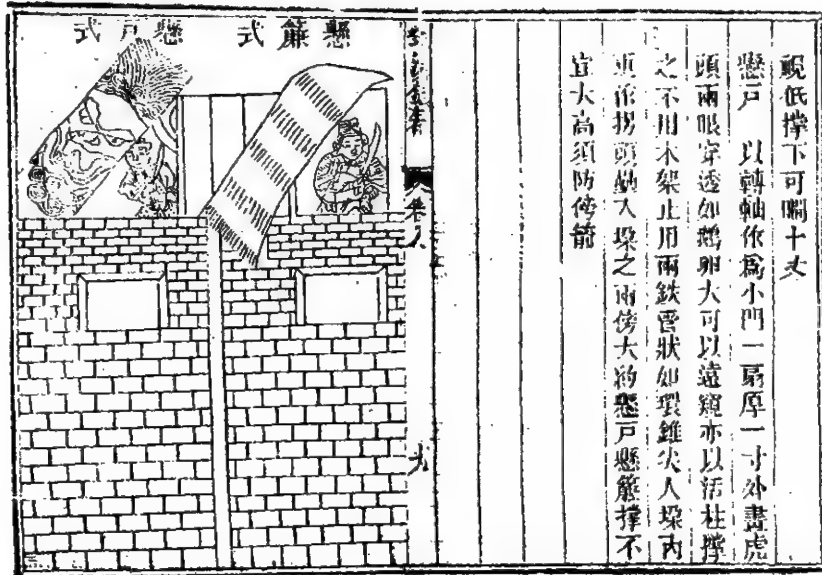
懸戶 以轉軸作爲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

頭兩眼穿透如鵝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

之不用木架止用兩鉄管狀如環錐尖入垛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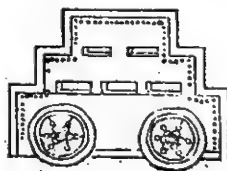
重而拐頭插入垛之兩傍大約懸戶懸簾撐不

宜太高須防傍箭



木女頭 形制如女牆以板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軸施局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撞壞女牆則以此木女代之

木女頭



金湯備要

卷八

十

劉錡守順昌時儲備無一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僞齊所造廢車以輪藁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卽以木女頭代女牆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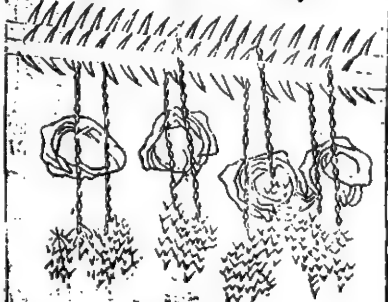
子瑋固睢陽以鉉車鈴環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置連鐵大環接其鈞而蔽之
 壕身甚薄賊每攻城先用大鈞鈞倒使守城人無所隱蔽宜善禦之然必薄城下方可施力若敵臺脚下有二突門賊至並死矣
 累破一壘旌費重不如以民開築被代之隨破

大小短長造成木樞被上密綴小帶爲耳以兩竿揭出城外五六尺用水浸透被既虛懸便着水濕矢不能貫火不能燃守陣百姓有恃無恐又保護女牆一被遮二塚以代懸簾法簡功繁傍牌 又近來賊鉅銃甚多須要傍牌遮蔽一塚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塚一牌亦可人家蓋梁大執之亦能却火毒也況陣中
 奈何木 塚之間
 第 塚上樹木
 經重與挑木相稱例蝦虎柏刺每刺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丈長一頭繫箭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大刺垂牆外頭賊來襲攻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刺木隨落守塚兵夫驚覺卽拋打磚石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

木何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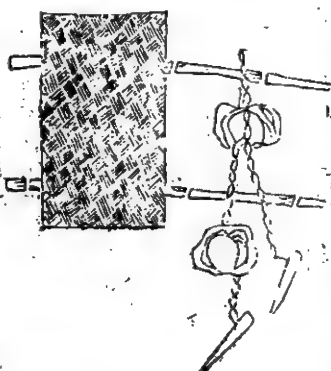
補石繫木何奈



浮籬 奈何木下塚口之外益以浮籬每屏約
 潤三四尺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架設之法
 或用小木或竹二根比籬潤三四尺以一半伸
 出塚外一半放入塚內其外闊浮籬籬上壓以
 磚石天晴加置石灰數包於上其內用繩縛壓
 石虛懸用木釘釘於地下鬆緩其繩若賊加梯
 籬上籬軟不能勝梯磚石下擊兩竿翻入墻內
 守塚者且自驚覺即從墻亦醒若賊置梯籬下
 而攀附上登則頭觸浮籬亂石又墜矣

式籬浮架竿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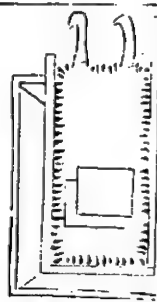
此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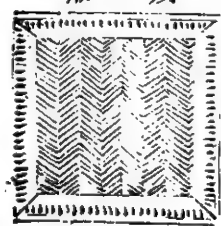
垂鐘板 長六尺闊五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
 開箭隱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兎拐子木
 簾籬色 剝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暖生牛皮
 背施橫竿長七尺戰棚上木馬倚之女牆外均
 脚木掛之
 皮竹笆 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闊六
 尺施於白晝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隱可以
 射外
 木馬子 一橫木下置三足長六尺高三尺

狗廊木 梳二柱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
下柱上施橫木鈎掛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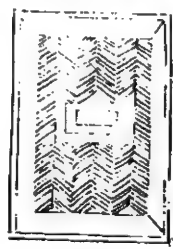
籬 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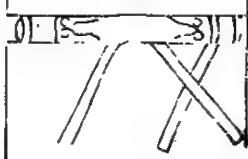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八

世竹步



子馬木



木廊狗



洞子 用木製長一丈洞三尺外直裏斜外密
裏稀密處以大蔴繩編如竹笆樣城樓關即遮
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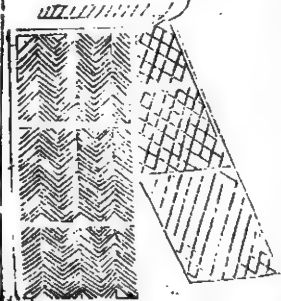
圖

裏斜

子洞

式

外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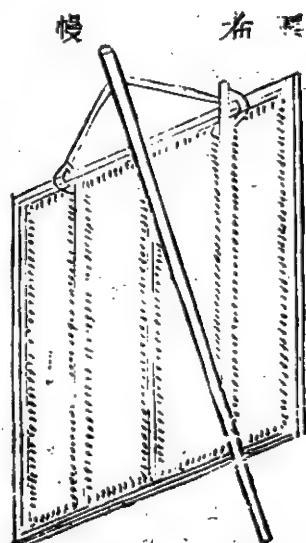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八

圭

布幔 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
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
爲繩爲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
西魏幸一寬守王壁城外又造攻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雖有排柵莫之能抗幸寬令織布爲
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



金湯借箸

卷八

城

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韋孝寬隨其崩處墜木棚以捍之敵終不得入亦一法也

金完顏訛可攻雷陽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城額孟宗政益薪聚火出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城額所教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深坑估切躬督役五日成



金湯借箸

卷八

城

突門虛臺 賊攻城推衝車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鐵木爲之每去一輒則以衝插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夾擊安能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輓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百甕每十甕用鉄以二張鋼刀二口門六扇長又五杆四根備攻小城垣當時修補防森細

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一清保甲 保甲既已行之平日更當清之臨時十家一牌互相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
人事發連坐杖長五日一查報卽是原住居民若兵臨城下蹤跡詭秘舉動可疑許稽察報官者捉獲真正姦細一名登時破格重賞又每家拾一腰牌開闢年號籍貫有牌方准放行
一查流寓 流寓五年三年以上與此屋一體編戶似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

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無親戚保結者一概驅逐出境
一查僱工 姬粧染磨絲穗等店類多各處僱工人必取隣里保結果係人僱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先行驅逐店主容留連坐
一查寺廟 姦人潛跡多住寺院尤宜防者無名輩覲見一容至便視爲奇貨安問從來今惟賣成僧官又立住持六人如民間之有約正副者然先將各寺院分造東西南北四簿集卷有
一查賭博 賭博幾無無牌行者幾聚各山偶到客僧幾聚此外流僧概逐其行脚往來准禪堂蔬飯卽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齊供說帳談因者嚴驅逐之立一小票卽散各僧房所留
一送客問報家鄉姓名逐日住持登簿每月十日一送堂查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以家留姦
一查客店 城外關廂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

具結保客人其眾客中尤擇一年長佳久有客
本者具結保眾客人凡新來之客供照此行

一查樂戶 不良之人挾重資而至多以借家

爲窟宅蓋倡家原爲客趨又惟利是視自不必

諸所從來而始受之明矣矧有倡卽是盜慎爲

賊主者乎除在籍樂戶外皆流倡也地方不得

賄罔然有衙門積蠹爲之護持地方明知之而

不敢逐非姦人第一穢職哉宜嚴行驅逐至在

籍樂戶著牌頭造冊註冊家數各縣口出示曉

金湯信箸

卷之八

五

諭使知不在示內者卽係流倡庶人人得以舉

首仍有牌頭立一獨腳簿將各家留宿客商姓

名逐十廿送捕衙驗實隱匿者連坐

一立內棚 城中最慮潛伏須于各街巷口設

置棚欄每夜懸燈巡邏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

卽官府夜行須稽察以防姦細

一加外鎖 襄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

撥謹慎有身家壯丁守之防城內姦細砍門而

出

防窮民

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

賊挾槍富室者皆窮民也賊若未來順手祝天

日望其來者又皆窮民也先事而誅則寔甚且

不可勝誅臨事而防之則兵及亦不可勝防要

知窮民不誦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不過

生計盡絕圖救一刻之饑寒賒一刻之死亡耳

所謂餓一飽鬼死亦瞑目之說但安撫得宜衣

食不乏皆我荷戈登陣相與戮力捍賊之赤子

金湯信箸

卷之八

五

也反側之罪豈獨在民乎許洞云被圍者當先

安其內而後其外漢虞翊唐王式皆識此機者

今載於左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洲郡

不能禁虞翊爲朝歌長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

極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

次之不事家業皆爲下收得百餘人貸其罪使

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待之殺數百人餘賊

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所謂

天罡地虎也不事家業者所謂遊手無賴者也數者法所必誅而胡乃急取用意深矣

唐袁甫亂浙東王式討之人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而意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置酒大會諸將請曰公始至遽糴粟何也式曰賊聚殺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谷適足資之耳皆拜曰非可及也防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兄弟仕焉乃往得仕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固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狄平川中是漢地人兵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

柴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城郭

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數百騎突至其城應募執役者應于內縛元平馳去

以上皆敵人姦細爲內應者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彭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鬻婦及老託于紀彭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之平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金湯借箸 卷之八

後唐蠻軍抵成都城下成都中將李自辛陰與蠻之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惜其技止此也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繼斷不更快乎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穎兵馬使安國寧與節度使上官浹不叶謀詭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以上本國反側爲內應者

防詐門

唐幽州賊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爲遣人爲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將隨入遂陷

土木之變大同堡均蕭條城門晝閉是秋敵奉土皇至城下約賂至歸駕郭登閉門不納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開竟不出迎

金湯借箸

卷之八

論

安孫祥震瑄出獻金帛敵笑不應擁駕去

防詐降

唐僖宗寇浙東王式討之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式至詐引賊來降寔窺虛定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晝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防詭目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賸之以蒲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蓋詐爲歸女也帥曲沃之甲以書入絳

李壽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託言奉古人洛陽暫送家屬入縣衙一寄以強兵載婦人幕經乘車而入遂奪林

唐僖宗寇嵩州實滂遣充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獵衣充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捷爲

後五代漢趙暉圖王景崇于鳳翔數挑戰不出暉遣千餘人環甲執兵焚蜀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

金湯借箸

卷之八

論

迎暉設伏掩擊盡殲之

頃賊詭昌百出幾乎不可方物矣鈞深到隱之術亦與時中流一壺也

防暴來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執姚獻于朝欽宗問姚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

义耳

兵法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正爲此也太守古稱郡將所謂羽翼爪牙者在哉固可裝面取矣

防潛襲

西魏王肅爲華州刺史當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背濟縣不知覺比曉軌將已乘梯入城肅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祖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

金湯借箸

卷之八

五

驚退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將遂遁

兵法曰探候不謹烽火失度一蠹也王肅勇則勇矣疎虞之罪其能免乎

宋孟珙召文彬等受方畧攻石穴丙夜蓐食冒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兵進攻自寅至己遂破石穴金將武仙易服而遁

防離叛

柏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

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于敵間則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賊心固而不取降矣

齊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諸降者盡刺皆怒堅守惟恐見得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多逸劉鄩乃遣人賜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皆勿以行又下令

金湯借箸

卷之八

五

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族城中皆恐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晦冥

乘風雨道兵者甚多因不切攻城故不錄

唐李愬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旂馬皆縮慄士挽戈凍死者庶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城取吳元濟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盡甚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却者愬等坎墻先擊取從之殺門者開關陷

持柁傳夜目如黎明雪止懸入駐元濟外宅元
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請進兵薄之火南
門執元濟詢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無備有慮如此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至淮水合全日每
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夜半
渡淮潛向泗東城將將係水薄城下掩金兵不
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子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還

金湯備著

卷之八

夫

有備無患如此

助佳時令節

魏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
言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回兆意怠歡揣其歲首
當宴會遣賀泰以精騎馳之一夜行三百里抵
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大軍驚走敗至降
散兆自縊

宋廣源川蠻蠻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懼崑崙
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

張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
次夜宴從軍官三夜發軍士首夜樂飲徹曉次
夜兩鼓時奇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謂孫
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
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
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
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

靖難兵起楊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
王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

金湯備著

卷之八

三

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黎明破城
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龍表召充豫諸軍
皆集權尋退詔罷兵龍謂賊大舉而還非本意
也必欲爲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不克而還
吳遣劉信攻處州譚全播拒守城險不下乃還
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朱景喻與之

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全播所守百坐城耳大兵再至必克之信引兵還擊處州全播奔尋都追執之

敵退兵散恒人常情不獨全播爲然觀此正可爲戒

防敵去而復來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果復來

金湯舊著

卷之八

辛

金師退和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北轅之禍

防敵登東擊西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歐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帶兵果乘西北不得入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諸葛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于西欲使吾重兵應之亮攻陽遂耳其後果攻關邈有備不得上

唐史思明圍太原久不下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思明運用足稱勁敵若非光弼未易富也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游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進兵泊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旂舟楫于石園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經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兵

金湯舊著

卷之八

辛

濟寧城者開門通

聲東擊西淺術耳事極易曉只因膽怯臨時爲賊盛所傾不遑顧及所以悞事故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心清則能謀心定則能應也

防賊求和挾詐

臺城圍久侯景眾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息士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敕止援軍景既還

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軍城晝夜不息軍城遂陷

防火變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近城居民有堆積稻草柴葦者少則收葦多則移置隙地蓋賊入內應多舉火爲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置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狽莫知所自來姦徒因乘機竊發矣今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各貯一木缸各防備長火鉤十把酒藥被滅絮袋十

金湯備署

卷之八

軍

條大小水桶五付轆轤十付轆桶一付長梯五付長鎗五把一時火變則十人持鉤將起火屋井下風屋鈎倒以水瀾絮袋撲之十人司汲汲水入桶五人挑水登梯十人運澆五人持長鎗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掠者城中居民止許本坊赴救他方百姓不許混救如係守城垛夫巡官將領之家稟明方許下城救應姦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爲變矣

防火藥

守城最要緊者操煉精細之火藥貯于一處不惟難于取用抑且恐積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窖外築牆垣每庫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礬盛上須多加泥護戒用烟火仍備水具各派專役司之不謹定從軍法

防草場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姦細

金湯備署

卷之八

軍

火藥庫亦然須即捕而治之

防牢獄

獄囚自分必死每幾幸賊寇之來一旦有驚豈不生心所以急緩失守者多至內爲外應防之仍不可不早也輕繫者放之重辟者鞠明防之仍嚴諭獄官不得刻減獄食不得受賄縱死囚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時委衙官伺察非常亦預防無患之一端也

防庫

庫者聚財之所有擊之日垂澁者多旨就重

防隙地

唐昭宗攻鳳翔朱溫率師迎于岐下王師範欲乘虛據兗州劉鄩先遣人詐爲鬻油者入城伺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難城下一水竇可引賊而入遂誅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卿枚而人二夕遂定

金湯精義

卷之八

七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九目錄

籌拒禦有引

拒土山

明制其上

芙蓉樓僧各

韋孝寬繕木接樓

陰制其下

羊侃地道引土山

李光弼地道迎土山

拒砲道

金湯借箸

卷之九目錄

張巡潛投松蒿

拒填壕

趙法進鉄珠子

王果火礮水盛籠

附攻城二圖

壕橋

摺疊橋

拒雲梯

郝昭火箭

張巡三穴三木

澤城地道陷雲梯

楊政撞竿碎雲梯

撞車

摩廳杆

吊橋

抵箭

义竿

王果跳樓

附攻城六圖

行天橋

翻梯踏雲未至城

呂公車

翻梯踏雲已至城

雲梯

飛梯附竹飛梯

拒衝車

羊侃燕尾炬

燕尾炬式

尖頭木礮圖

鉄汗神車圖

金湯借箸

卷之九目錄

楊慶復溶鉄汁

絞車圖

附攻城四圖

牛截梯

厚竹圍籬

木牛車

轆轤車

總論

拒地道

郝昭穿地

韋孝寬掘塹

李光弼地道取懷州

劉仁恭穴地克易州

金錫箔著		飛劍	拒石架	拒攀城	挫手斧	拒矢石	木楔	竹立牌	剛柔牌
卷之九		車脚櫃	插木架	鐵錘			皮簾	木立牌	
王									
拒端附攻坑		卸月鑄							
夜叉播		旗牙拍							
附釣竿									
推刀									
拒鉤竿									
釣鑊									
拒撞木									
風扇車		甕鼓							
完顏昂定壘		孟宗政掘坑							

金錫箔著		拒水	拒馬	地盤	鐵蒺藜	鐵菱角	鬼箭撒式	刺毯	鵝頂
卷之九		造船決堤							
王									
拒烟		韋孝寬鉤鐵							
定而漿法		鐵鉤							
溜筒		麻搭							
水囊		附火車							
唧筒									
拒火									
虛棚糠布袋									
糞交粘布網索崩襪									

陽園

馬槍

種水

爛馬石

品字坑

馬筒

結草

青弁

白弁

白

綠青

勿動

爛馬繩

總論

金湯借箸

卷之九目錄

五

金湯借箸十二篇卷之九

淮南卒 盤小有

京口周 鑑台公

古絳驛 霖雨公

後學熊應麟渴羨

籌拒禦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墨子論固全賴彼者
不識一鼓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德
或從遠二審思四法相師相射萬無一失

金湯借箸

卷之九

拒土山

侯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進千民亂加毆捶疲
羸者殺以傾山旬日衆數萬城中亦築土山應
之太子以下皆負土執杵於山上起芙蓉眉樓
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箋謂之僧勝
答分配二山晝夜交戰賊不能進
高歡傾山車之衆西入先攻玉壁于城南起土
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韋孝
寬更納木塼之令常高于土以禦之

右乃明制其上

侯景之突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羊侃命爲地道潛引其上山不能立

史思明寇太原爲土山以攻城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右乃陰以其下

扯磗道

尹子琦圍睢陽以牛糞積柴爲磗道張巡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

金湯借箸

卷之九

二

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

拒填壕

宋臺軍固壽陽劉劭用草茅包土擲以塞堦

者如雲城內火箭射之草末及燬後土積至盈

法道獻計以鉄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

於是火燔卓盡壘中七不遇

金粘沒喝攻太原諸縣破獨張之淵王舉固完

不下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土安水如

屋形以生牛皮縫上鉄簾裏之人在其內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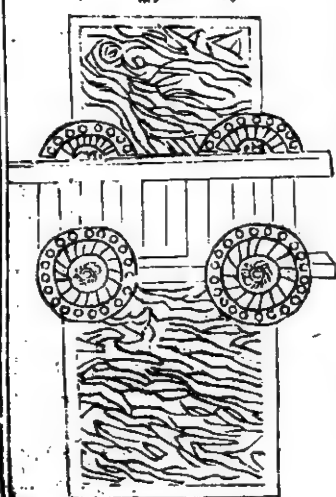
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運土木柴薪于
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藁然後置土在上增覆
如初王舉先穿壁爲竅置火礮在內俟薪積多
卽放礮于水中其煙下水尋水能熄濕薪火既
漸盛令人鼓礮其焰亘天終不能填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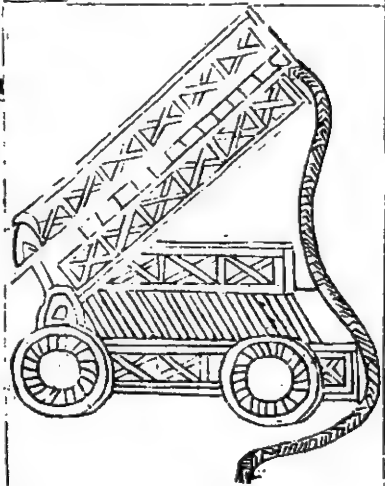
卷九

三

壕 橋



櫓 橋



金湯借箸

卷九

四

右滾橋長短以濠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捲進入濠輪陷則橋平可渡若濠闊則用覆登橋其制以兩滾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知此法則知所以禦之矣

北雲梯 附飛車

漢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

張巡守睢陽賊爲雲梯勢如牛虹置精卒二百於上推之臨城巡預于城上潛鑿三穴候梯將

金湯借箸

卷之九

五

至一穴出大木末置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出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出大木末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拆梯上卒盡燒死

朱泚及奉天城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數丈裹以兜鍪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忙懼上問一臣渾瑊二仲莊對曰雲梯勢甚重走則易陷臣請元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待之乃度梯之所在圍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于上泚雲梯上施薄毯懸水囊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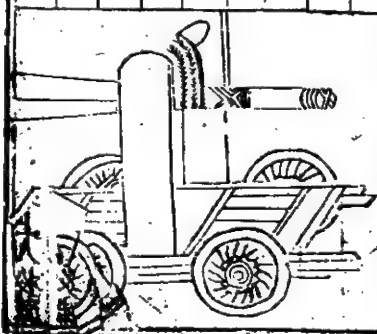
壯士攻城雲以輜輜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壘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上授瑊名告身使募敢死士仍賜御筆使視功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城搥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潞五六尺次二日卽令燃火次一日復下柴薪使夜燒之是時北風正急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下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搥論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延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

陷不能前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藥
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須臾雪梯及梯
上人皆爲灰燼吳聞數里賊乃引退
吳玠守殺金平金兵以雪梯攻壘壁楊政以指
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金湯管著

卷九

梯車以
鐵葉裹竿
首逐便移
從倚飛梯
臨城撞之
較降屍并
爲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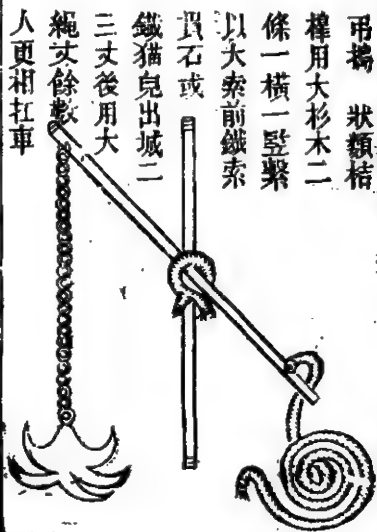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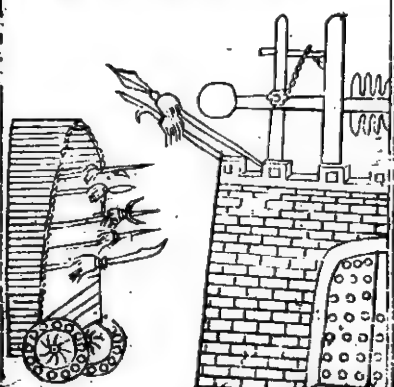


降魔杵
攻車臨城
用杵撞住
又用捷鉤
鈎之然後
投以火炬
擊以銃砲

金湯管著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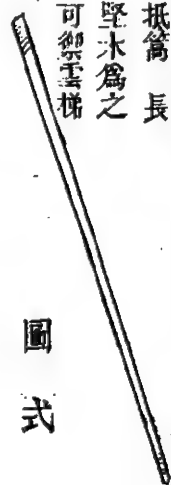
吊橋 狀類桔
樺用大杉木二
條一橫一豎繫
以大索前鐵索
貫石或
鐵貓兒出城二
三丈後用大
繩丈餘數
人更相扛車



抵篙 長

堅木爲之

可禦雲梯



圖式

父竿 長

二丈兩岐

用父以父

飛梯



金湯借箸

卷九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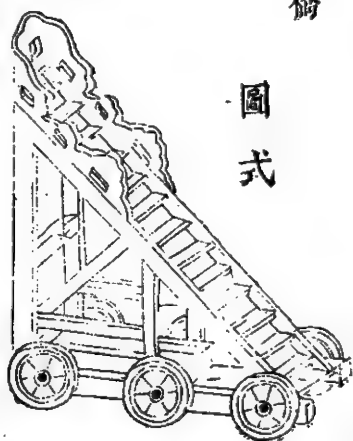
金粘沒喝攻太原其鵝車如鵝形下用車輪冠
 之皮鐵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敵樓王稟於城中
 設跳樓亦如鵝形在內迎敵鵝車至令人在下
 以搭鈎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遂敗
 此外有行天梯翻梯踏雲車格天呂公等車
 櫓之欲白下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謹具圖
 於左以例其餘凡讀書用兵最忌頭緒錯亂
 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

行天橋

依

此

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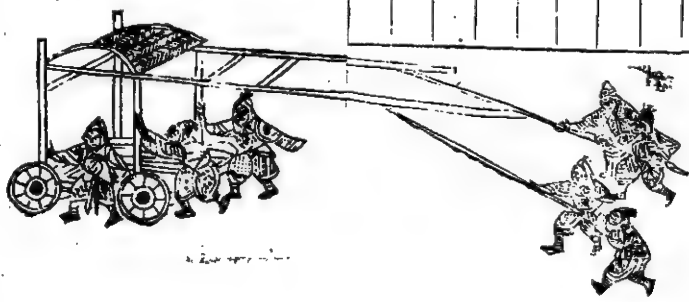


金瓶梅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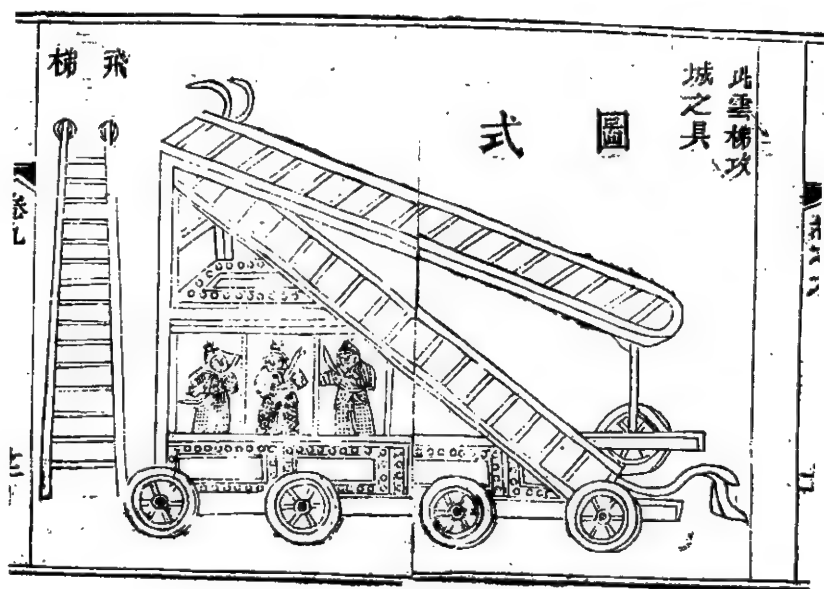
翻梯圖式

此翻梯
踏雲梯
未至城
者



此翻梯
踏雲梯
已至城
者





雲梯 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

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墜以牛皮推進及城則

起梯梯於雲梯上以窺城中

登城 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著

城推進

竹飛梯 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腳溢以登

蹶頭飛梯 如飛梯制爲二層上層用獨竿竹

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反其附城易進

拒衝車

侯景作十木驢攻城城上投石礮之更作尖頭

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作燕尾炬擣焚之

尖頭木驢 形如轆轤車惟增二輪上積大木

爲脊長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皮

裹之內藏十人進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燕尾炬束葦草下分兩岐如燕之尾以脂油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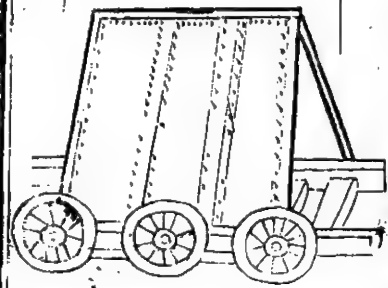
之火發自城上趨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金湯傳

卷一

七

尖頭木驢式



式炸尾燕

依此



鐵汁神車上攻城之具其如制屋木牆上用鐵葉生牛草漫成滾木桶石不能傷有神車一注用堅木造車下施四輪輾以治難銷以鐵汁夾鐵為筒汁之桶桶用夾層中貯水防鐵汁浸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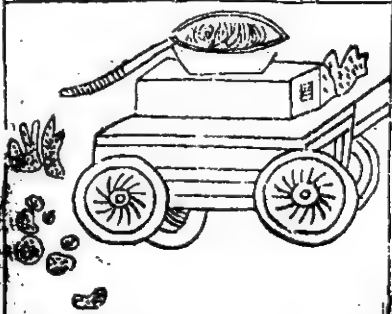
金湯信著

卷九

事

桶上又加竹桶一層竹桶內塗泥泥乾如鐵常炙火上台紅熱易化炸時用洞屋木桶隨推神車以鐵汁注城下如萬炮火星四散擊擊厚木層草過之立穿鐵汁用松香牛油同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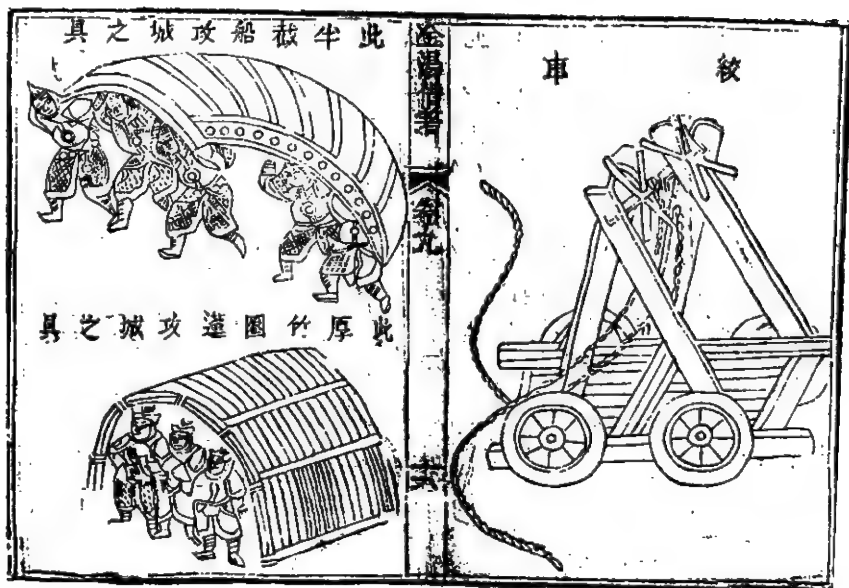
式車神汁鐵



金湯信著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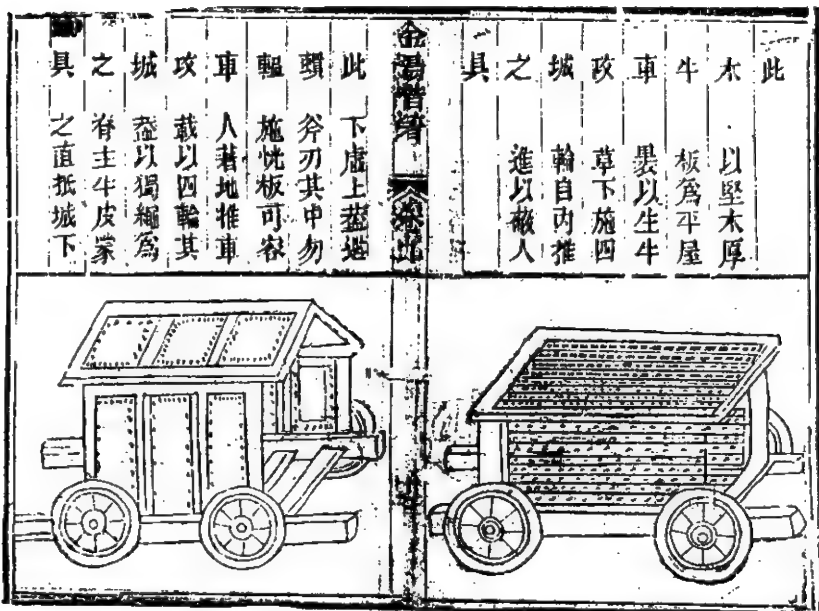
唐楊慶復守成都蠻入寇取民離錦重沓濕而屈之以為違置人其下抵城斫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銳鋒針灌之攻者死乃退絞車合大木為床長二丈餘土為絞車下施四輪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及城遙拋鉤索挽令近前即以長竿舉大索鉤及而絞之入城如放木驢待其逼城且擲木石使驚懼不敢出則使二壯士坐屋中縋至壁上升絞車鉤索掛搭木驢復拽上挽取入城



此半截船攻城之具

此厚竹園達攻城之具

絞車



此木以堅木厚板爲平屋
牛裹以生牛
車裹以生牛
攻草下施四
城輪自內推
之進以敵人
具

此下虛上蓋避
頭斧刃其中勿
輒施恍板可容
車人著地推車
攻載以四輪其
城蓋以獨繩爲
之脊主牛皮蒙
具之直抵城下

此外尚有洞屋旱船等類諸器攻城極爲利
一不能制地立類矣總之自上攻者皆雲梯類
也從中攻者皆衝車類也自下攻者惟地道一
法若有突門則一切皆不勝類此敵軍突門之
制所以妙絕千古

拒地道

漢諸葛亮攻陳倉爲魏火欲開出城裏魏將於
城內穿地橫截之

東魏高歡攻玉壁於城南穿地道直達城內

金湯借箸 卷九 敵之九

聖選其地道簡戰士屯壘每穿至壘門殺之

又于壘外積柴貯火敵人在地道者以皮鞭吹

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

安太清據懷州李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登陴

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清港京師

言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其城良之

宋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僅千餘

守將懼遣人求救金完顏昂曰爲我請守將

普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堽深丈餘可速貫之

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出穴地以入知有備

遂退

金人攻襄陽孟宗政掘坑防地道

風扇車 二柱二枕高闊約地道能容上施轉

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扇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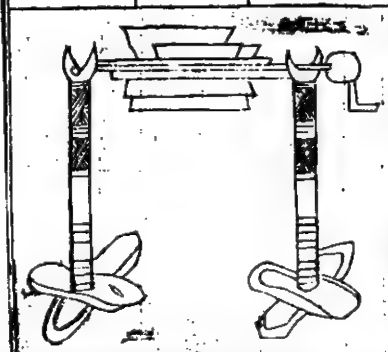
灰斂火毬烟以禦之

金湯借箸

卷九

風

扇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聰人
或替者坐聽於甕下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

甕

圖式



彈

金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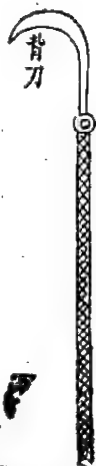
卷九

手

拒撞木

鉤鏢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
木五六人懸撞女牆頃刻牆倒此時須用三四
鉤鏢鉤挽割斷其繩木自墜下又各提鉤昔年
倭攻桐鄉用此破之但要純鋼鋒利一鉤即斷



背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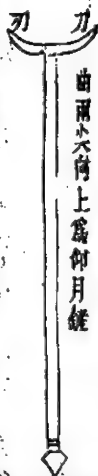
刀竿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刃向外須極鋒

長安長木柄如賊用鉤竿上城待以半城時
順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即斷每五架置一具



曲兩六角上為仰月鏢



金湯傳

卷九

圭

鉤竿 如鎗兩旁加曲刃竿長三尺裏以鐵葉
施鐵刺如雞距

鉤竿式



拒蟻附攻城

夜叉槍 一名留客住法用榆木長一丈許徑

一尺周圍施逆鋒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腳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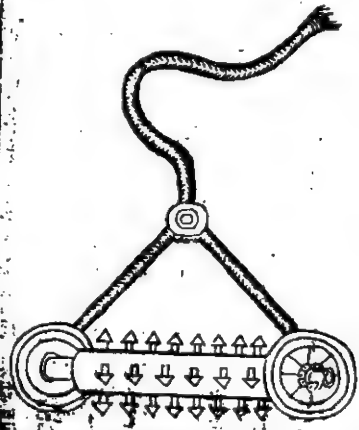
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擊攻城蟻附者

夜叉插

金湯借義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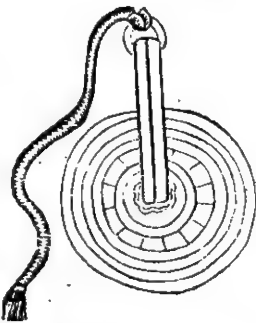
三



狼牙拍 合榆木爲箕長五尺闊四尺五寸厚
三寸以狼牙鐵釘二千二百箇皆長五寸重六
兩布釘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刀刀刃入
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貫以麻繩鈎於城上
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飛鈎 一名鐵鵞腳鈎鋒長利四出以鉄索貫
之麻繩積之敵人攻城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
聚處則擲鈎稱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取三個人

車腳搗

圖式



金湯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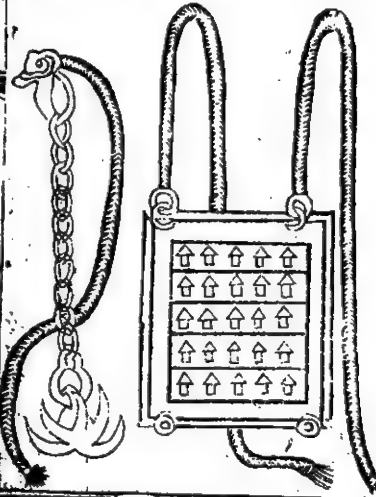
卷九

三

狼牙拍 飛鈎

車腳搗

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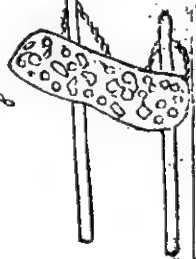


插石架 賊攻城

眾多必作插石集

置滾石於上以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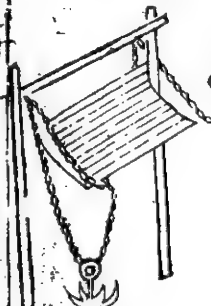
依活法傾擊之



插木架 賊攻城

插木架置滾木于

上溜擊之



金湯備略

卷九

箭

掛攀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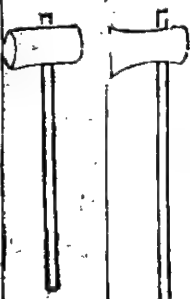
鉞斧 頭重三斤柄長二尺每燦一件賊至擊

口或暗約好細上城用斧盡力砍之後鉞亦同

鉞

鉞

鉞



利手斧 直柄橫刃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

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用於

破敵柵踏空板下鈎刺攻城人及砍攀城人手

利手斧



金湯備略

卷九

箭

拒矢石

木幔 以薄板為柵如屏裹以生牛皮施精棹

載以回輪以繩挽之凡有攻城賊附者則以

射矢石

皮簾 以水牛皮為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綴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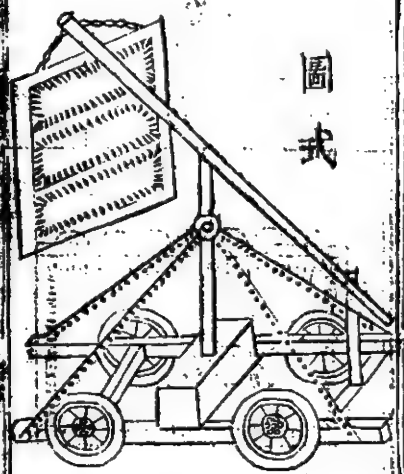
耳七箇凡城上有關則張掛之皮不可攔緊恭

柔能制剛也

木

慢

圖式



皮

簾

圖式



竹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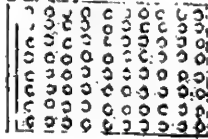
竹立牌 取厚竹條闊五分長五尺用生牛皮
條編成上銳下方一法用生牛皮穿空以肩背
編之尤堅如無竹以木爲之高五尺闊三尺背
施橫幅連闊拐子長三尺謂之木立牌



剛柔牌 其架用木爲長較中用一橫條與
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紆綳
三斤用布裱爲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木兩端
每二張懸繫圍爲一越按竹排之又用紆綳五
斤初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
四明裏而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計十五斤
計費五兩此外或用鐵條編毛人裝將紙皮裝
竹木用其遮禦錫子無勝此者最以入水坐
結實

剛柔牌式

第一層用生牛皮第
二層用熟牛皮第
三層用熟牛皮第
四層用熟牛皮第
五層用熟牛皮第
六層用熟牛皮第
七層用熟牛皮第
八層用熟牛皮第
九層用熟牛皮第
十層用熟牛皮第



拒砲

金兵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坐聽鼓聲齊發砲
石入城大於斗樓橋中砲即發王真先設砲

金兵精著

金兵精著

金兵精著

下置梯布袋在橋橋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

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公造砲石取具礮太

湖雲壁假山為之其圓如炮柱狀蒙古破大砲

礮為掛竹砲有三十稍者解城角置百枝更

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城上樓

梯皆破攻及芳華玉溪所折合抱之木隨聲而

碎金以馬鞍裹梯布其上綱索施梯固獲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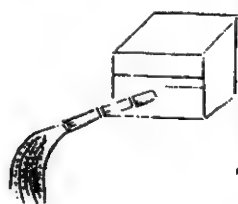
梯風板之外皆以牛皮裹為梯不能及

賊火燒城用鉄溜筒貯水頃滅之或云
沙滅之若水油焰愈熾多致失事

拒

火

上用竹筒下用
鐵管城上注水
於木斗內頃注



金兵精著

金兵精著

金兵精著

水袋 以牛馬襖皮灌脫為袋貯水三四石

以大竹一丈去偷縛于袋口若火熱樓棚則以

三五人持口袋向火盛水注之每門置兩

袋以猪牛脆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

火則以糞澆火中古軍法作油囊

席塔 以八尺桿繫散席二斤懸泥漿以遠火

噴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製裝木桿自城噴水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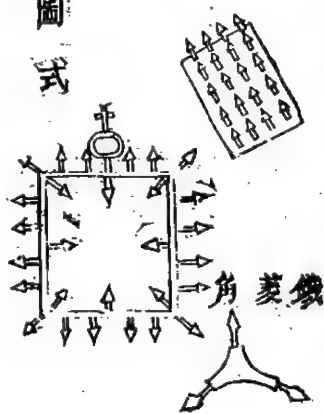
鐵蒺藜 置賊來要路古所謂渠答也
 欄蹄 四木闢方徑七寸橫施鐵逆路釘欄蹄
 鐵菱角 布水中刺人馬足壕中天旱水涸則
 布之城外有溪波所在者布之

鹿角木



地 離 切 歸

圖 式



鐵 蒺 藜



鬼箭 鐵蒺藜之小者樛竹毒藥製之戮人馬
 腳內爛故曰鬼箭裝竹筒內筒用茅竹去皮方
 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用時手
 提散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以爲阻馬守險
 之用

鬼 箭 撒 式



鹿角 用木三
管交叉擇架兩頭
木尖貫鉄鎗可取
可放

刺毬 用鉄打四
方有鋒中有蒂

茅針 其形如

針以鐵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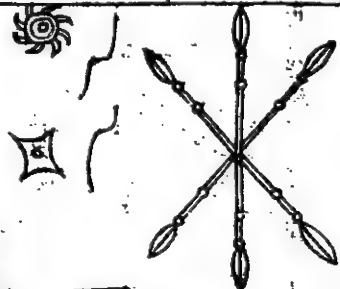
鵝項 形如鵝

項上下鐵刺

皂角 以鐵爲

皂角刺

以上須預先打鐵陣用以網挂獵地皆獲麋類



金湯借箸 卷之九

弱圍 以竹爲圍插於馬
道以索結繫竹圍以釘釘
草叢處或浮土埋之馬至
套圍輒倒
又有用活結繩圍再加竹
圍上馬至套圍縱出竹圍
而此活結繩圍一動繩緊
馬足拽住

馬拖 用竹削成筋
大長數倍于筋其錐
頭銳用以鑽地尾用
熟湯煮過搗碎和麻
皮成索索尾安扣頭
扣轉于竹片之上仍
將筋桿拽索于竹片
首若馬被套而走則
索尾之鉛自鑽馬腹



種水 凡城來遇
嚴冬之時相度坡
塘城岸高低處令
軍士灌水乘寒結
冰使其滑溜令賊
不得趨馬不得騎
又可灌水沃沙爲
營壘官操常用之

金馬箭著

卷之九

欄馬石

吊字坑

二形俱以空欄
無城壘處布置



鳥筒 或磚塙或水
桶或無底瓦甓或通
節竿竹埋伏隱地內
筒底插鉄鐵刺馬
足且陷且刺不能前
進穿深一尺每隔尺
許設一筒遇噴灑無
城壘處必當布置以
陷賊騎長驅

金馬箭著

卷之九

雜草 掘溝間斷

橋塞住大路賊漫

野而行預先結合

野草以絆馬足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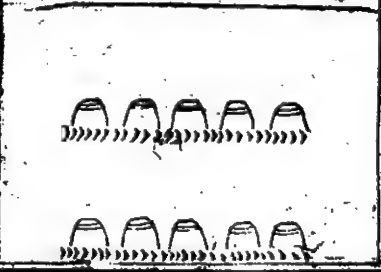
馳騁不得

斷木 度林木賊所

必由處伐斷其木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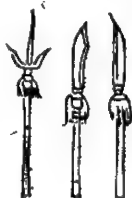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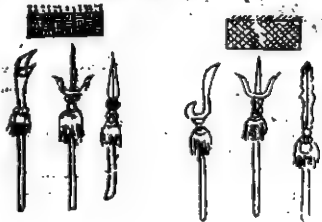
互塞路又須留根一

半相連使檣棧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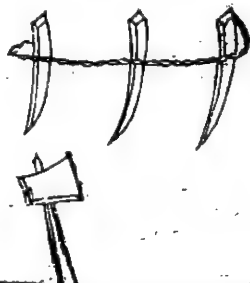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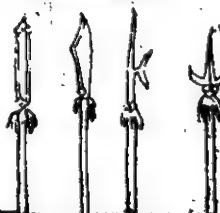
青穿 麻麥草芥生
 處掘穿下種內器上
 擱竹竿鋪以蘆席移
 一椽麻麥草芥鋪之
 白穿 於泥沙白地
 處掘照前鋪蓋亦就
 彼處沙土遮蓋之使
 賊不疑

獻白 賊馬入境必
 乏水飲宜于陂池溪
 澗中設置鋒刺使馬
 望水奔飲受傷
 跌青 賊馬久不收
 放望有青草必奔食
 之宜於草地中插鎗
 刺使馬入陷



制誘 賊馬久候
 草芻故掘穿下設
 凶器上覆芻秣或
 置毒於內馬見而
 食即傷
 餉誘 賊馬領餉
 思食炒製香料菽
 荳鋪穿上馬聞奔
 食即墮死地

擱馬繩 每
 副用椿十二
 根火麻繩十
 四五丈每間
 丈餘車外用



以上諸器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來路不效斷賊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沙草相兼之地必效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頭千里之馬兵未有奇于此者然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預制之以待用可也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覆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于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

金湯信著

卷之九

甲

自至於顛覆不可急爲講求乎

易借箸十二籌卷之十目錄

籌帷險有引

捷險

王平據興勢

張仁恩築三受降城

郭元振置和戎城

种世衡城故寬州

刘子羽駐興州

吳玠收保和尚原

楊存中不欺和尚原

金玠從合州城

說險

萬有奇 卷之一 目錄

孟拱總理襄樊

魏勝築城環孤山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圖一

圖二

陳規經營北平

孟珙障阻漳水

李允則浚井種榆

失險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梁主不守采南之險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粘沒喝嘆南朝不守關之險

薛濤不笑南朝不守阿之險

金主讓南朝不守獨松關之險

金湯借箸十二篇卷之十

淮南李

盤

京口周

鑑

古絳葛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進其

壽扼險

守非城將守城也必相境內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合偏師倚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遊兵絕其糧道

金湯借箸

卷之十

聯絡聲勢各為應援如卒然在山則湯之王遠勝守之於近守之城外勝守之城內孫子不云乎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若上將之道也韋廩險

扼險

曹爽發卒十萬入漢中漢中兵不滿三萬諸葛欲死守以待活兵王平曰漢中夫活千里賊難得關便為深福宜先遣劉護軍拒與執平為首拒帥千人下此兩關將軍以至此計之上也

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拒與

執多張旂幟燭豆百餘里與兵拒與執不得進

關中及氏羌轉輸不給牛馬驟聽多死民夷號

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元

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

今與執至險蜀已先拒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

置軍必矣將何以任其實元懼言于爽引軍還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

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輒焚祠謂解祭

金湯借箸

卷之十一

二

後料兵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諱

乘虛奪取漠南地於阿北築三受降城扼敵南

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皆守河北今築城敵遠

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

就構雲為巾城南道朔方西城南道靈武東城

南道榆林三星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碛

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山朔那山北置

烽墩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牧牧賊

兵數萬

金湯借箸

卷之十

三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州境輪廣纔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隸口置和戎城北頭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都境千五里自是州無敵憂世衡爲鄆州從事夏戎犯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延綏復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張浚敗於富平退保興川人情大震官屬有建議徙治慶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金湯借箸

卷之十

四

唐和兵于岷山大澤孫權買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城鳳三州以圍蜀口金兵知其有備遂引云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師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敗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不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重溼祗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敵驟至興崇震土籍津平行進海玠督軍遂大潰五路皆陷玠收散卒與弟瑋收保散關東和尚原籍粟經兵爲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玠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兵舍馬步戰遂大敗而遁去金師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楊存中八對和尚原雖有之亦要也敵得之則可以驍脫漢中我得之則可以下兵壽雅最議于金師

異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無棄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攝州冉冉璘有文武才玠頗信之奉甚厚終日不言惟對居以聖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台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對曰蜀口地形之

金湯借箸

卷之十

五

勢莫若釣魚山請從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屯列兵聚糧爲必守之計于是如臂使指勢氣聯絡

設險

孟珙兼知岳州乃撤江陵節制司搆襄郢于是復郢州荆門軍又復信陽遂復襄陽初詔珙敗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使倘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師兵由是招授方畧營兵隊入所

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以經理非用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捕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郢後襄樊失而宋卽亡險可忽乎哉

魏勝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俯瞰城中虛實受敵最刺勝築重城環山于內寇不能害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據

金湯借箸

卷之十

六

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城外山險賊至卽以兵堅守免爲賊先搥魏城中虛實魏李二公環包于內更妙圖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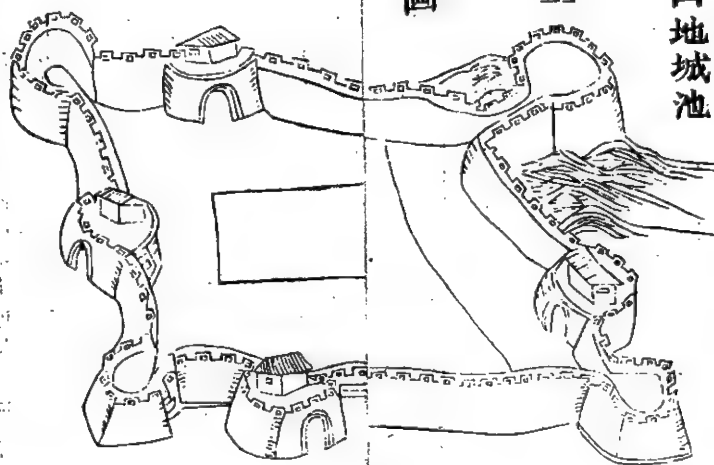
山地城池圖像

全圖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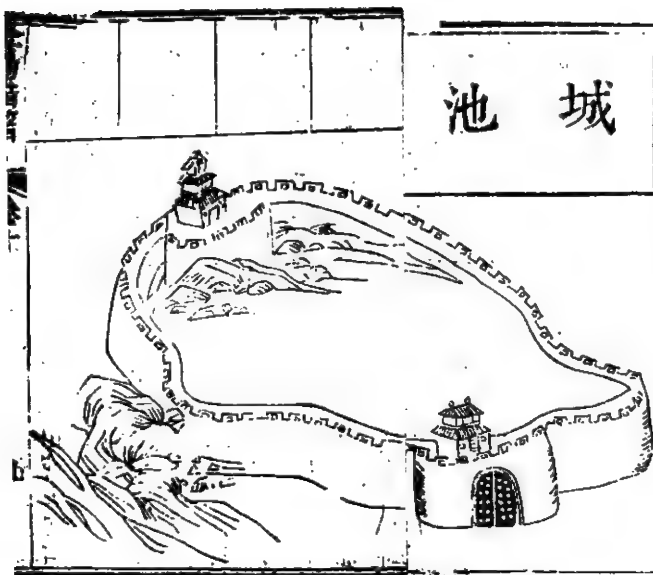
山地城池

全圖



城池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砲守之賊卽入城
可保小城或登臺遠擊



太宗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
北營田先是華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
不敢由此路人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
廣無隔閼每歲朔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
地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
所以實邊壤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經營之
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者
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今自成以東古嶺
先鋒直至二以無所限隔敵一鳴鞭直至城外

乃復傍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
十里者沮漳水舊自城南入江因障而東之俾
遠城北入於漢而之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
置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渺土水之工百七十
萬而民不知役

於州扎舊多役陷馬杭起城下起樓爲斥堠望
十里李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
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墾築垣
級積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作坊巷

金湯備考

卷之十

十

往呼園赴源上州民且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
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廩
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
耶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數君者皆知設
險者也

失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
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歸其鋒不可當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日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人在後顧假臣騎兵三萬從間路絕其
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退不
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到麾下
否則必爲信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密視
知其不用乃敎引兵下遂大破趙軍斬成安君
于泜水之上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鄧艾至埽停住不進黃崇
屢勸瞻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瞻猶遲
金湯備考

卷之十

二

木綿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長驅
而前破瞻斬之成都不守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代之超引
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敵兵輕果利在速戰不
可爭鋒宜據大岨使不得入賊曰延時阻其銳
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河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
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若縱賊入岨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
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八岨以

精騎蹙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窮蹙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言形于色遊平廣固廷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侯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不習戰鬪大王舉兵內外

金湯借箸

卷之十

世

侯景乘此際遠據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連虜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鉄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請以三千人急據衆乃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廢其議景聞之喜曰吾事濟矣乃濟江建康大敗景軍乘勝至關下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

東北循海有道道狹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借軍食不入于舊幽州歲發縑繡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壯勇據險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助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覓牧于營井之間

金湯借箸

卷之十

世

粘沒喝分兵趨涼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開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不入之南朝無人矣進屯澤州

金幹滴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河北片金將馳吉補庵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師旂幟燒橋而還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兵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兵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者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遂階滑州

取燕而不知取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河
之險此蔽之所以嘆無人也觀金師遠遙渡
河尤累可爲浩嘆蓋于南朝豈遂無人哉
金主自廣得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募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過渡哉遂犯陞
安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一目錄

籌水戰有引

大江要道

總論

舟戰

大勝小

福船取勝 韓世忠海戰

虞允文海戰 陳友諒巨舟如山

堅勝脆

金湯借箸 卷十一 目錄

廣船缺力木

順風勝逆風

錢船轉環順風揚灰

順流勝逆流

李神福折流福還順流

防淺

吳權海口植大杙

俞通海議移舟避淺

防砲

劉基請更舟避難星

防火

張世傑塗泥縛木拒火

防風

張世傑露香祝天

兩頭船

防豎

夾底用釘

舟製

金湯借箸 卷十一 目錄

五花八門舟

樓船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壯威者也

飛輪驚海舟

神火飛輪舟圖

邱瓊山輪舟說

廣船圖

海鵲圖

沙船

以上諸船皆用以禦敵者也

吹喇唬船圖

八槳船

漁船

開渡船

遊艇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無底船

蒙衝圖

獨輪船

走舸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擒襲者也

子母船圖

懸環船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焚燒者也

木筏

此用以守者也

金易備著

卷十一 目錄

水師

求伍

總說

旂色

責成

舵工

水兵

泗人言文達

泗人司馬路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劉基用泗人鑿舟 張貴用泗人赴郢

趙善湘練浮水軍

水器

欄火飛蓬圖

製藥法

製篷索藥方

飛波甲圖

橐籥圖

護腎護脚圖

水馬

火箭

火飛狐圖

火桶圖

噴筒圖

噴筒式製

合餅子方圖

三飛

飛鏡式

飛刀式

飛劍式

朝陽水秀

金易備著

卷十一 目錄

石油

江豚油

逆風火藥方

火種方

水老鴉

釣鏹圖

掠鉤圖

鉤距

犁頭鏢圖

小鏢

拍竿

鉄細

罟網

油餅

飛空滴水神油罐圖

散沙散豆

澄泥

總論

水戰附考

周瑜焚曹操

俞通海焚陳友諒

金主火箭焚海舟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杜弘度步兵夾岸破盧循

侯瑱就順風

章昭遠據上流

吳爲鐵鎖截江王濬破之

梁以竹管聯鐵鎖斷河李建及破之

金湯借箸

卷十一 目錄

五

歐陽純以竹籠盛沙石遏船章昭遠破之

魏以鐵鎖斷河

崔廷柏車輪斷淮

王僧辨大艦斷江

王軌鐵鎖貫車輪斷清水

樊若水量江

兵夫列舟式

平時立船開視圖

每船軍器

每船用器

補盜自備

各兵自備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一

淮陽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水戰

金湯之籌籌守也何以言戰尉綽子云戰所以守城也又云務戰者城不圍況吳楚諸郡邑強半在水之濱則守江重於守城水戰又急於陸

金湯借箸——卷十一

太

戰謂天塹不足恃歟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須拓跋固于瓜州苻堅困于淝水矣謂徒陰

遂足恃歟杜預嘗襲樂鄉胡奮嘗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采石矣恃險者亡拒險

者勝信哉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常潤

不過十郡十郡之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

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

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浦

口鎮江之瓜州若江上無要則城內居民皆安

堵如故倘輕棄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
鼠入穴中空受逼迫乃失策之甚者矣賴水戰
大江要道

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
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
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拾舟
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
王鎮惡以艤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
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塞遼平之口使自

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
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所謂
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
得渡盪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
自盱眙者不得至盩魏太武欲道此以寇宋也
扼其要害使不能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舟戰
大勝小
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

來矮小如我之小艤船故福船乘風下歷如草
碾螳螂鬪船力而不關人力故每每取勝

金主入寇韓世忠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
艦進泊金山將戰海舟乘風勢使篷往來如飛
金主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于江中部分甫畢敵已
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
南岸者七十艘直泊我軍士殊死戰寇軍以海
艦衝敵舟皆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大敗

金易告者

卷十一

八

陳友諒圍南昌上親督舟師三十萬援之友諒
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
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
縮上不憚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
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
也非火攻不可卽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
葦荻填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
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湖水盡赤友
諒弟下卓等皆焚死

堅勝艦

廣船視福船尤大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瓚擊吳吳遣彭彦章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瓚引兵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瓚使順風揚灰吳人

金湯備考

卷十一

九

不能開目及船舫相接傳瓚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之吳船大敗

金亮遣薛寶衡統水兵由海道趨二浙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敵圍海州寶應兵登岸敵驚引去出海口泊唐島候風卽南寶禱于石西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敵喜爭奮引帆俄頃泊敵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取一隅窮促搖蕩無復行次寶以火箭

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三千人降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頔遣其將王垣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寇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沂流而上垣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舟垣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

防淺

金湯備考

卷十一

十

吳韓舉兵攻岐公羨于交州漢主命其子宏據將兵以公羨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貫之以鐵遣輕舟乘船挑戰而僞遁須臾潮落溪艦皆礙鐵杙不得返士卒覆溺大半明討陳友諒大舉鄱陽湖所乘舟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明主舟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曰古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愛死遂服明主袍冕對賊賊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始退俞通海與眾議曰潮水有淺處舟難進退不利于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游彼舟

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書請移軍湖日期以
金水相犯日決勝從之敵見則軍水陸結寨不
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道敗之

防砲

鄱陽之戰瀕危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
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頭但見基雙手
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
之坐未半响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

防火

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結大船千餘作一字
陣碇海中中壘外舳舻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
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弘範泊之世傑舟堅
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
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烈
弘範無如之何

防風

宋陸秀夫負帝赴海死張世傑收兵至海陵山
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上

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艤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
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
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
意耶風清愈甚陸水溺死

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法以海運船巨遇風
難旋轉兩頭置舵頭東風則西駛遇南風則北
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益武備不嫌于多慮患
不妨于遠莫爲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
有未泯乎以此衝敵賊舟雖整可亂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上

防壘

舟用夾底庶可無虞舟底有用釘者

舟製

八卦六花船

此船江海中攻守皆用不懼風濤攻則敵不能
當守則敵不能近故水戰者以此保全勝用厚
楠木板作五檣底檣後爲是檣前平頭有八卦
六花之義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輪後有舵
樓順風用篷逆風轉輪其快如風底中有櫓高

七尺闊六尺旁二艘高六尺闊五尺儘邊二艘
高五尺闊四尺每艘相離置輪一尺五寸其闊
三丈六尺兩頭接鋪平中間上作船長三丈六
尺船前平頭三丈六尺船亦三丈六尺尾起船
排底室內定八輪居中作官船長三丈六尺闊
一丈八尺兩船各闊九尺前後中共三桅篷索
用藥水刷過遇百不濕火到篷即滅週圍立侯
牌艙上用生牛皮包裹底用狼牙釘品字密釘
以防奸細水怪此水軍大將取勝也

金瓶梅

卷十一

三

圖

船艄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棹孔船內
五尺又建欄與女牆齊欄上又建女牆重列戰
士上無覆蔽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
晉謀伐吳詔王肅修舟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
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棧櫓開四門其
上皆得馳馬盡擇獸於鵠首以懼江神水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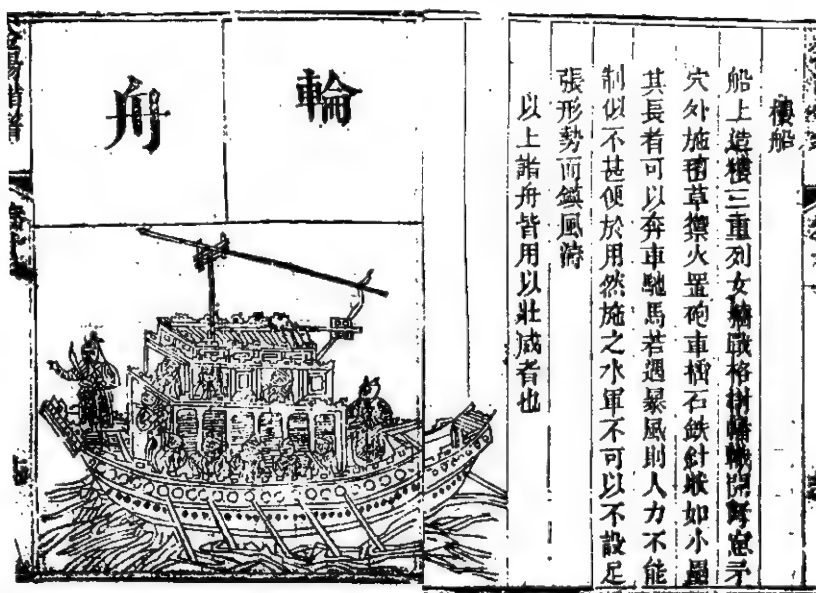
右開舟式

共十二圖

金瓶梅

卷之十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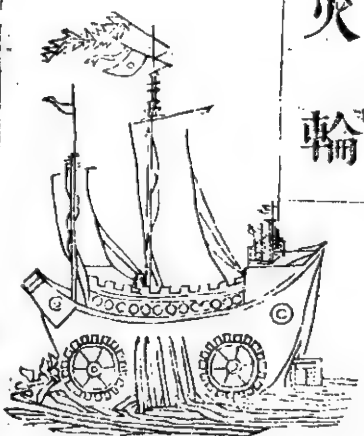


輪舟

岳飛破楊么於洞庭么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
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橈竿官
弁迎之輒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揮坎濟虞允文等
伏舟於七竇山後令白旗舉則出俟其半渡卓
旂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
見人遂壁敵舟人馬皆溺

火輪



金湯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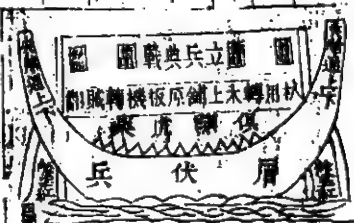
卷十一

七

神飛火輪船

狀類海船周圍生牛草爲障或剖竹爲笆以當
矢石上留銃箭眼上中下分三層首尾設暗輪
以通上下中層鋪刀板釘板兩旁設飛槳或輪
乘浪排風往來如飛永平用涸人遇賊詠敗棄
而與之精兵暗伏艙內涸人赴水走待賊登艙
機關一轉翻入中層刀釘板上皆藏銳矣若衝
入賊船隊兩旁暗伏火器勢不可當

神飛火輪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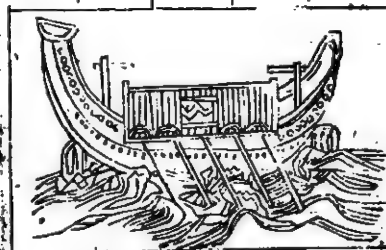


丘瓊山曰舟大非風不行而行必以帆帆非布則箭葉竹筏火箭射之則焚奈何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無風可行巧思者師其意製之不用帆亦可行矣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旁皆茅竹板密釘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內隱人盪漿

鷹船式



海船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形舵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鵲之翅以助船之飛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之虞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旂金鼓如常法



沙船

沙船能調舵使隨風爲制深處變舵入淺之處承平既久法度漸弛不但雙桅習以爲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微取而用之但于兩舷皆設戰櫓以爲蔽衛水戰亦利

以上諸船皆用以戰敵者也

以喇號船

船中多用之福建烽火門亦有其制底尖而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

四丈末有小官艙艙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
兵夫坐向後而槳裝每邊用十槳或八槳其表
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
探便奴號曰秋帆賊亦畏之

按福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四
船四號冬船五號島船六號快船福船船勢
雄大便于冲犁哨船冬船便于攻戰追擊島
船快船能御風浪便於哨深或擄首級太少
兼用俱不可廢而哨探則無如此秋帆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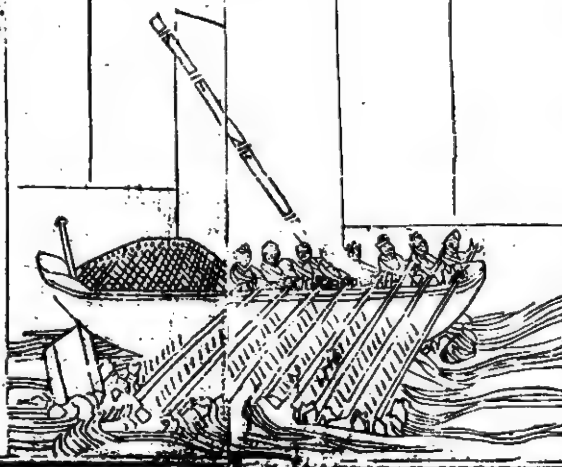
為妙

船 號 喇 叭

八號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此供哨探之用關廣浙直皆
有之

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八號船五百艘無不風



逆順捷疾如飛

遊船

無支櫓船上繫牀左右隨船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侯用之

開浪

以其頭尖故名喚水長四尺四葉一櫓其行如



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逆順皆可用也

漁船

漁船于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用至重何也以此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箭欵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取勝擒賊多賴之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無底船

襄城之圍張貴爲無慮船百餘艘上懸旂幟各
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就囑以入溺死者
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戰誤敵未有過于
此者又一法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
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皆左右開掣棹孔矢
石不能或前後左右有弩矰矛穴敵近則施放
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車水軍自河入渭直至
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船行舟者悉在艦內
沂渭而達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
驚以爲神

驚以爲神

二舟并一處不用蓬桅各長三丈五尺闊九尺

走 舸



生牛皮張裹棹衆人并漿把俱在艙內漿尾自
內入水每邊入把船上留箭眼透敵則兩邊飛
棹相迎近則放神器分兩邊夾攻使彼左右難
救

走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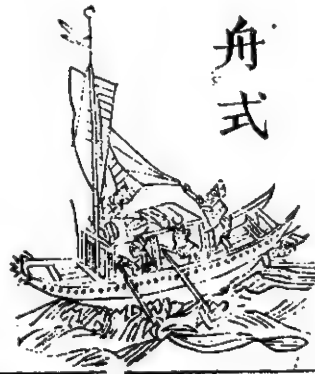
用十四漿船舸上立女牆往還如飛鷗衆人不
及
以上諸船皆用以掩襲者也

子母舟

長二丈五尺前二丈如離船樣後一丈五尺只
有兩邊幫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
亦有蓋板掩入兩邊四棹前母舟使風棹樂餘
內裝葦薪置火藥船頭兩腋俱用狼牙釘鎗鋼
尖快利一抵彼船即將母船發火與彼并焚我
軍後開下船而歸

舟 母 子

舟式



金馬精第

卷之十一

天

連環舟

舟約四丈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爲兩舟中聯以環前截載火砲神烟神砂等器舟首釘大倒鑿釘數枚後截兩旁施數槳或乘順風或自上流徑趨賊營以舟首釘撞賊舟上前環自解後截則回環其驚惶用器擊之遇水戰奇策也環者大鐵圈兩箇釘前截用鉄鈎兩箇鈎住後截撞於賊船則旋其鈎後截即回本案矣

以上諸船皆用以焚燒者也

木筏

焚敵舟莫如火碎敵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先損己自砲口大之砲不敢放也今直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重且高遇敵船于扼險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藏之用神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的地亦用椿木藏之戰船居後後五十步外以防其坐筏上以繫被獲賊于前將二三計其

金馬精第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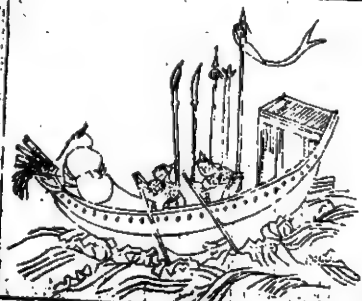
天

一字排列賊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虛實伺看賊船將入吾原誠椿木浮板步數內將緊被放落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諸火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坐之筏一齊擊發賊船未有不招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必須若也砲之信藥用樟油等紙封固防水氣潮濕此用以守者也

水師

東伍

連環舟



金湯借箸

卷之十一

又美

破船

用大木五根各長三丈餘將木居中鑿空仍鋪平厚以麻粘之前後橫拴串釘一處如接兩邊六輪上依船輪軸在內前平頭長一丈餘長一丈五尺尾長七尺安舵樓前平頭上安破舟銃其銃如神鎗樣鎗頭如壽麥樣用純銅極快利頭長三寸後桿長四寸如鎗安置銃內凡一舟前用三具約木頭與水頭相平約船相近離內點放火線徑打入船內

船號最忌名色雜沓不一不一則號合繁雜

則士難辨混淆無有綱領何以坐籌制勝只二

號至六號而止每一寨係一將領不拘船之大

小多寡均勻取派不拘恭遊都守把總一團日

主將親船為中司司擇第一堅大者中軍領之

餘分為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前司後司

又各分一哨共十哨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

為一隊哨官領之兩哨為一司分總領之三司

二司為一部主將領之

金湯借箸

卷之十一

南

旗色

每船大旗俱用黑布一則便於遠瞭二則合於

水性也仍用白布取案名一字大書加於旗心

各照方色製以號帶每隊長小旗一面各照本

船號帶方色

每船大旗一面

前司紅帶 左司藍帶 右司白帶

後司黑帶 中司黃帶 中司司總黃帶

每船小旗五面

前司紅邊 左司藍邊 右司白邊

後司黑邊 中司黃邊 中中司加黃邊

責成

捕盜專管一船之務凡入船客兵俱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權俾有事力無掣肘可也舵工專管船兼防舵門下攻守控手專管棹正頭前攻守總手專管帆梢繩索主持頭舵斗手遇賊即上斗用犁頭鏢下射賊并神機等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砲掌號手專管機應制增號令及對敵

金湯指掌

卷十一

三

進止號令守船門者陳敵半守船門平時管應家火慎其鎖支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筒平時督兵習藝修治軍火器

舵工

一船之命盡係舵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浪熟諳水線者充之再置副貳以防疎虞糧賜從優有功加賞

湖昔有高弁名應奎者以營捕盜聞東南嘗

言每遇寇必親以手拊船工兩臂若股戰慄慄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其懸練後語也

水兵

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小兵奇妙如浙之七里離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自查鎖船致敵舟沉溺黑夜抽幫致賊師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入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獨掉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亦一

金湯指掌

卷十一

三

策也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取數十萬攻鍾離梁主勅曹景宗救之景宗虞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竄入城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鏐遣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綱縹鈴懸水中魚鼈過皆驚之吳因遣司馬福潛行人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

其投兵相應敵以爲神助

周師破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
淖泗周師頗不利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
繫以鐵鎖急引輕船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
者甚眾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宋劉琦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兵以糧裹船
載糧而來銷使苦沒者鑿沉其舟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
欲還即乃募士能伏水底中數日不食使持

金湯舊著

卷十一

十一

續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
里列柵星楫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楫即解斷
之竟達郢還報

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
沉江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鍊能潛
行水底數里又製赤烏白鷁二大舟每舟載二
千人依八陣法每一蒐閱舟船參錯雜以浮水
諸軍履波濤爲部伍角技奏藝若履康莊

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上不如陰制賊

於舟下蓋角力尚有勝負運奇則操術萬全
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蓋破卒尚
新獲有限破舟則死亡無算也收功全在洄
人爲將者宜預爲備別厚加撫養勤爲練試
以儲不時之用中流一柱千金市之矣

水器

擱火飛簋

水戰之制莫要於帆篷一發火藥則三軍之命
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漬爲水將竹蔑簍葉麻

金湯舊著

卷十一

十一

索藤繩或布浸之鰲鮑再浸粉令極透編造簋
帆大書飛龍天兵爲號則火箭火礮火牡丹等
件沾染不着吾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矣此水
戰要具也

製簋法

晉石者佳 出山西透明脂密出閩地者 五斤
十斤脂密佳 三斤水

再浸再晒以不染灰爲度

又製簋索藥方

每白礬十斤灰補五斤梔子四斤爲末

水五斗熬三五沸刷蓬索上以防兩火

欄火飛造圖

以便軍中觀望	書某部第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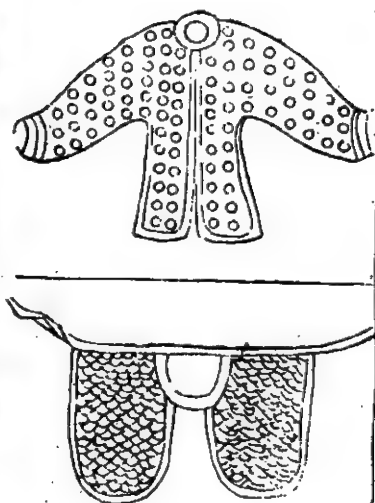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管

卷之十一

畫

飛鎗甲

水戰之具回多而甲冑之制爲要用袖絹爲裡袍皮緊甲砌如魚鱗先用礬水浸透晒乾用或以爲服制制爲甲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長江大河之險不足虞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罽等製不如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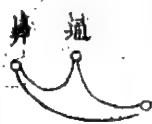


飛鎗甲

卷之十一

畫

潛伏水底物法用鉛打造約長一丈上分兩段管塞於鼻下合一管兩千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隨呼吸而入故也能使口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護腎護脚

用柳瓢漆黑以護腎囊用綿帶繫腰內漆絹綆脚底蓋腎囊脚底湧泉穴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水獸望光而求斯傷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皆可免亦水戰必備者



水馬

金湯借箸

卷之十一

要

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料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馬頭高一尺遮前浪尾高一尺連後浪各處其中外用布裡堅漆拴一轡鎗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有此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裝上用飽片為甲葉絕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一堅木短檣槌首用鉄為刀可為戰具槌桿中藏一小刀備急用離船損落水猶可以

火箭

戰有此水馬再繫今時所用水帶無憂溺矣火箭勢猛敵畏之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六七百步遠一枝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用回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篷席薄一射徑過無益於焚如尙慮透過當於火門下一二寸處用竹打十字交叉以阻留之竹鐵交接處用筋纏用漆固翎毛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南方之製多聚百枝裝入一籠曰一窩蜂曰火籠九枝

金湯借箸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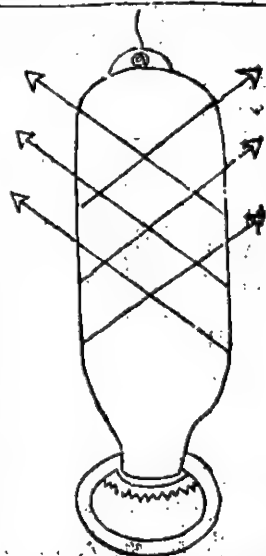
要

曰九龍箭小者曰湧箭馬上亦可放

火飛抓

賊船遠用火箭近十數步內或焚帆焚篷非火飛抓不可製用木鐵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鞘內中鐵空入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出火用倒鉗釘釘之外糊油紙避雨濕敵用手撥去或高釘帆上或釘入八身釘入柱棚皆可延燒陸戰前面長兵相抵後面短弩手點火擲中敵此亦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用緩藥即令各船不能之
金湯備着 卷之十一 竟

藥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
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平
關在桶內沙上輕輕加蓋門孔要大門要細
恐入門時撞動也裝完雙手平舉輕輕落下彼
舟氏激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
遇村便焚不及返櫓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
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
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爲物件手足所觸動反害
本船必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從容不致錯

組誤事

噴筒



用圓細茅竹徑粗二寸深長二尺餘以麻繩纏
密下用竹木柄長五尺先下慢藥一層次下速

金湯備着 卷之十一

藥一層次下餅一枚餅體原製務要合口用力
築之築過力餅碎也無用此處要妙如此五次
完送藥多則爆其腹送藥少則出餅子不遠此
有定法以竹筒粗細餅子大小為送藥加減耳
餅發去可數十丈遠徑粘帆上其帆立燃藥方
詳火器錄內

發式



噴筒製
噴餅
送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

藥子
送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合餅子方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硫磺稱勻
分兩製打成餅子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
道用藥線拾之

餅式



此渠深一分

三飛

三飛不過一注即一大火箭也造法用徑六七
分荆木為柄長可六七尺後稍用大餅三枚與
柄相稱藥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同長
可七寸餘可二寸再大再加鐵長五寸橫闊五
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顯

芒利這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但命中不能惟擊來隊擊大舟燒棚帆極妙

飛針



飛刀



飛劍



金易傳者 卷之十一

朝腦水秀才

隔河放砲擊賊藥內加朝腦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砲亦常用此防水氣

石油

四川有石油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園裝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船連船艙中掩敵不備縱以水救之石油不忌水愈救愈熾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就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

逆風火藥歌方

狼糞多收并艾朋須教加入江猪骨骨燒為灰肉煉油油拌硝磺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龜龜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裡神仙訣

狼糞 艾朋 江猪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磐灰 樺灰 杉灰 斑貓

火種方

不水灰一斤 鐵衣三兩 炭末三兩 麝皮三兩

紅索肉 六兩

昏坪米廿斤餅每兩管一月

水老鴨

流氓劉七等舟泊狼山蘇人獻計用火攻者名水老鴨藏藥及火于腹水中發之又製形如鳥喙特之入水以噴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舟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賊謂江南神

龍水中破船拾舟登陸遂爲守兵所獲

釣鐵

舟中或割其槓或釣其船或斷其棚開繩索此不可少須竹長而輕刃彎而利乃得實用



鐵釣

兩船相沉賊船用此撈船或釣搭賊船使不得

金魚傳書 卷之十一

圖

去或釣其線索牽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釣粗稍同十數人扯拽釣萬鈞而不曲乃可釣柄長手執離半須用三鈞一搭卽得粘掛也



釣鉅

楊統帥備九江安慶諸郡開宸轅旋依先引重設釣鉅于江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岸爲釣鉅所破

梨頭鏢

此器船斗船尾皆可用下擲賊舟中舟必沉中人必碎斗上止第一二人多亦難拆發不過三五次全在鐵重柄尾細太長則擲上難太短則下直下鋒但利卽可不必加工用其體重利下之勢而已平時要習熟先擲能上桅斗人於高山峭壁比桅斗尤高處山下立小圓牌把如一人就自山上擲鏢每發必中把方爲精熟

金魚傳書 卷之十一

圖



小鏢

舟相近一二十丈內若賊舟係小我舟高大用此最利擲之知兩無不中賊但習之不熟或翻箭斗或中而無力皆爲徒費鋒須有鋼頭重尾輕用竹尤妙竹體和軟頭尾細相宜也無竹處用木桿須使頭尾細取其發之有力而准也用錢銀鑿十步習之能矢命中又遠五步

習之至二三十步止則力盡矣

重四兩 首徑六分 長七尺 尾徑二三分

頭徑長五寸

拍竿

其制如大桅上置巨石下依轆轤繩貫其軀施大繩上每繩係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迫逼則發拍竿擊之當者立碎楊索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

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

百人旗幟加于上

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

舳舻等各有差軍士至則門陳將以艦拒素素

令乘五牙四艘逆敵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

艦逆奪江路

鐵鞭

鐵鞭

金主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世忠預以鉄鞭與大鈞長槌者明且敵舟槩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槌一鞭則曳一舟

沉之金主窮蹙

吾網 即環魚網也以繩粗者為貴

此器凡樓船無女牆板木者用之懸於船外左右防賊跳入十數層厚方可借鎗箭惟銃子不能避如只二三層其勢疎薄難以遮蔽不如無矣先將網張無女牆船上用矢射之或鎗或銃擊一層不沒則加三加之至十以不穿為准

金湯

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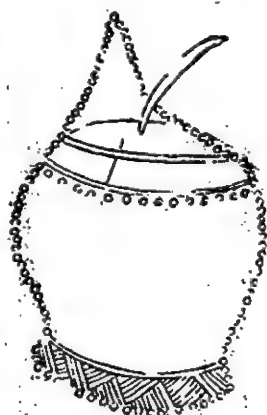
油確



用鷄鴨雞蛋盡去其黃和以稠油將礮確注滿油掩塞其口細繩為絡使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擲入擊碎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得施脫油沾船板惹火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錫神砂縱神火舉火砲雖敵法

小技取勝之功甚大爲清慎無忽而略之也

油 確



金瓶梅
散砂散豆

吳王鑒造其子傳璫擊吳戰於狼山船柱相
接璫使散沙已船散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
人踐之皆偃外

發光

景靖間倭寇吳郡掠舟過黃天蕩鄉民憤甚歛
河洛船數十隻追之以究發船頭倭足滑不能
立舟人皆躡草履用長腳蟹能及遠倭溺甚眾
以上皆水戰利器也機變在於敵人之不及

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無窮一或不

密則我所以制敵者賊反得以制我矣公孫

述拒岑彭爲浮橋橫釣拒之述非不善也未

幾彭預知縱火焚橋釣而述兵以敗章昭遠

征嶺南賊爲竹籠盛沙石拒之智非不巧也

昭遠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

人禦晉可謂得策然鐵鎖載船之術一泄不

能免王濬大役火拒之燒杜炭禦晉可謂盡

善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不能免周訪嚴

振之拒是皆敗于輕泄貴于善秘也伊之執

水影附考

曹操伐吳周瑜劉備禦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

以行間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

帳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

蓋以十艘最若前中江軍帆餘船俱進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

落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操軍敗退

陳友諒圍南昌俞通海等西援友諒出鄱陽湖

逆戰通海乘風掉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時通海舟深入敵寨塵熾意其戰沒少頃飄飄逃出敵舟俸我師見之大喜踴呼奮前大敗敵人

韓世忠與金人相持於黃天蕩以海艦遮泊金山下金主見後舟乘使往來如飛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策閩人王姓者教以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權繫俟風息則出海彼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篷則不攻

金湯借箸

卷十一

擊

自破矣金主然之及天驛風止金主以小舟沿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金主令箭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宋師大潰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晉盧循徐濟殺率眾數萬艦而下到裕悉出輕利開艦命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泰軍庾樂乘船不進斬之眾軍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鈎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壁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

火焚之烟燄蔽天賊眾大敗初分遣步騎莫不疑惟及燒賊艦眾乃悅服

盧循收眾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悉散家財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雞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焚兵大潰盧循滅而廣州平以上水戰而兼用陸兵者也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督兵屯蕪湖琳率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侯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時西南風起琳自謂

金湯借箸

卷十一

擊

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路其後西南風反為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瑒發拍竿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舟以觸其艦并鎔鐵鑿之琳軍大敗

水戰以順風為勢此可類推矣

陳閻守陳寶應反據其建安晉安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令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暴雨江水大漲昭

連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寶壘大潰定閭中

水戰以上流爲勢最可類推矣

晉伐吳詔王濬修舟艦吳爲鐵鎖橫江又作鐵鉏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鉏輒着筏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還縱然炬燒斷風鼓掉逕至三山

吳買環攻習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筴連燒船十餘艘衆以牛革設陣陳嚴格如城狀百道

金湯借箸

卷十一

聖

俱進橫於河流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乃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賊艦者親將李建及請以死決之將敢死士三百人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主將艦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艦艦聞斧其竹筴又以木罌盛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賊艦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環解圍走

歐陽紇據諸南反陳將軍昭達討之紇聞出頓

海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水柵外用邊船艦

昭達密令軍人啣刀潛行水中以砍竹籠籠筏

皆解固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擒紇

宋桓護之爲鍾離太守隨王元譔攻清臺護之

以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魏救將至馳書勸元

譔急攻不從元譔敗退不暇報護之魏軍以鐵

鎖三重斷河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近唯

失一舸餘舸並在

金湯借箸

卷十一

聖

梁趙祖悅率水軍據峽石後魏崔延伯討之爽淮駕營取車輪去輜削銳其幅輻輻接對操竹組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接兵不能赴救祖悅被獲梁湘東王命王僧辨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熟景遣兵助之及戰僧辨麾細船令退留大艦夾泊兩岸于鑒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噪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明徹堰清水灌之列艦城下王軌爲行軍總管率軍赴救引兵輕行據淮口令達長策多鑿大木以鐵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之歸路明徹破堰退冀乘大水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涸水勢亦衰船礙車輪不得過軌因率奇兵水陸並發圍而蹙之將士二萬人器械輜重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初唐池洲樊若水不第釣梁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綸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濟師宋主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紐自荆諸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謂古未有浮梁濟師者宋主不聽若水爲嚮導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試舟石牌口移置梁石不差尺寸宋師濟江若履平地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擇長短相聞外向而立如遇賊卽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二人防着

金湯借箸 卷之十一

平時立船圖



每船軍器		大嘴狼機六座	噴筒六十個
烏嘴銃二十門		烏嘴火藥一百斤	
紅火藥四百斤		火磚一百塊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藥弩一十張		弩箭五百枝	
寧波弓鎮江弓		點鋼箭 <small>弓箭各兵皆自帶不開數目</small>	
鈎鐮一百把		鏢鎗一百枝	
絮被二十床		藤牌二十面	
金湯借箸		卷十一	美
大旗一面并號帶		五方旗五面	
大鼓一面		銅三口	
銅鑼一面		喇叭三枝	
鐵絲燈籠十盞		每燈備燭十枝每夜 備燭十枝每枝五兩	
火繩三十根			
每船用器			
大小風箏二扇		船檣六枝	
舵二門		舵十枝	
邊舵二門		木櫃二個	

大鍵五條		頭緯四條	
大小線手二條		大小線絲二副	
大小輕搭二副		通關前科札尾四條	
減蓬索二條		大小檣綬四條	
順舵索一條		絞舵索二條	
船牙索一條		纜八條	
艇拖索一條		艇舵六枝	
水桶二個		車水索一條	
大小望斗二個		斗心索二條	
金湯借箸		卷十一	聖
斗衣二副		指南針一盤	
鐵鍬四把		鐵鉅四把	
鐵鑽五把		鐵鑿十把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五擔	
各兵自備			
盔一頂		甲一領	
腰斧二口		裝衣簪笠一副	

右每船兵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本

小增減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二目錄

籌制勝有引

固結民心

尹鐸保障晉陽 李光弼弔恤常山

張巡人知必死不叛

激揚士氣

張巡設天子寶傳 睢陽將士激厲請奮

李光弼內刀于韓 劉綽積薪焚家

唐德宗劉綽皆密賞張任情愛女

金湯借箸

楊烈婦四割首殉更痛

楊慶復厚賞募壯 吳玠忠義感將士

李政散財全冀州

蘇陳友以

張巡諫六將 邊君誼當門斬部曲

安定危疑

朱桓百戰百勝之勢

羊侃詐稱得射書 庾域封題空倉

總評 劉徽出擊安敗

二羅大開華州門

逆折盛劫

張巡折孫權 張巡折合孤潮

渾瑊折吐蕃 王文郁折夏人

逆折歸路

費禕截曹爽 陳泰向還路截姜維

朱桓夾石截曹休 王軌淮口截吳明徹

神師道請掘金於河

神師道請掘金於河

金湯借箸

韓世忠掘江截金主 有評

吳玠仗神全截金主

誘攻城

虞翊小弩誘寇 劉基伏兵誘陳友諒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李雄誘羅向

安邑人誘崔乾祐

誘戰

劉綽誘金主 即元光干謙誘也先

伏能勞之

張鳴鼓破隊

史思明夜至晝至

劉鋹乘電奮擊

畢再遇間出奇兵

姚廣孝舉火鳴砲

夜擾法

飽此之

祖迦擊獲趙糧

史思明焚九節度糧

張逵取賊鹽米

劉鋹鑿沉金舟

畢再遇潛焚金糧

靜有引

金湯借箸

卷十二

目錄

三

祖班下城靜坐

劉鋹不開鎗

暇有引

諸葛亮開門却洒

冠準飲博懽呼

蕭道成解衣高臥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有引

劉鋹番休餉士

劉鋹試甲分隊

張翥分兵送食

總評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嚴

于謙守京師

雷將耶面中六矢不動

特角

陳官說已布屯外守內

慕容翰請爲奇兵千外

傅永軍壽陽城外柳元景表裏合攻

總評

結核有引

金湯借箸

卷十二

目錄

申包胥泣秦廷

孫子疾走掩狐

信陵君奪軍解趙圍

太史慈乞兵解圍

有評

荀女突圍求救

韋叡飛橋濟師

李懷光澧泉賊

李藩往返十二出迎兵糧

李存勗解夾寨之圍

李嗣源解幽州之圍

解圍引

廉三頭焚火 取恭毒藥傳矢

康初悉陳兵密 皇甫嵩固夜縱火

劉琨登樓清嘯 李光弼詐降破賊

張巡斬將解圍 郝昭死守解圍

吳玠吳璘血戰破金主

劉錡死圍破金主 張孟說開韓魏

文種問太宰嚭 陳平間閼氏

葉元却子文

金湯借箸卷十二目錄

五

認賊首

總說 南齊雲射尹子綽

取賊箭

張巡夜 蒿人 畢再遇張青蓋

焚賊兵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紅材

張珪焚元資糧器械松場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二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題

得制勝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爲客守者爲主則勝在

守以死生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

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者何如耳制勝

金湯借箸卷十二

固結民心

黃石公曰善思不德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合

民與上同意可以之死可以之生而不畏危也

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洞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故制勝以民心爲首

趙簡子使尹鐸守晉陽請曰以爲蕭繇子抑爲

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

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

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及智伯求蔡卓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勿與智
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
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疲力以
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
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
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主也尹鐸之
所覓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
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意

金瓶梅

卷廿二

二

李光弼以朔方共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圍結子
弟執賊知安思義降常山自顏果卿死後郡爲
賊區露皆蔽望光弼酌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
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尹子鉤久圍離陽城中食盡將士廩米人日一
合離以茶紙樹皮爲食茶紙既盡遂食馬屎
羅雀掘鼠又盡張巡出愛辛毅以餉士許遠亦
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
人知必死莫有叛志所餘纔四百人

殺妾殺奴不成語矣樗食婦人老弱更不成
語矣然民至此寧死不叛何也

激揚士氣

令孤潮率眾攻塞即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
不通潮與書招張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
且士上存亡水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
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
朝拜人人盡泣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
士心益勦

金瓶梅

卷十二

三

慶緒遣其將尹子鉤赴離陽張巡與許遠拒却
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
止有死耳但願諸君捐軀力戰而實不直勦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
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敗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納刀于鞘曰賊危事
我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
天子於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主賊盟南侵已陷東京

鎬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鎬問計鎬曰城中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鎬曰可矣諒將謂日金兵不可敵也鎬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汀南鎬曰吾本此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鑾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命分諸將守諸門明斥壕募工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

男子備守戰婦人礮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乃大破之

朱泚圍奉天德宗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國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將臣皆頓首流血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田悅攻臨淄屢月不拔城中食盡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任飭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請

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署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脫尙誰守耶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尙可濟侃乃卽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諒若主也然滿

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眾泣許諾乃令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者賞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焚燬以享眾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令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遷侃太平令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

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鬻趙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得選兵二千入號曰突將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贊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戈刀白拾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

金湯備考

卷十二

六

始金人之入也吳玠吳玠以散卒數千駐于和尚原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刦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補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兵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有方紀律嚴明金虜攻城皆擊退之晝夜刦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兵已登城火起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毯裹身躍火以進大呼力戰金兵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激揚之法或以果敢或以忠義或以至誠或

以財帛有由然也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見前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邊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既有二心矣則後日間門迎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矣可留之肘腋乎故殺之

鎮定危疑

金湯備考

卷十二

七

朱桓爲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耳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乃還

夫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

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輒爲錯愕宜有以曉之耳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少安魏圍南郭數十日闕城皇皇庾城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按晉侯圖曹魏與人之謀曰請舍於墓師還焉曹人恟懼固其恟也而攻之遂入曹又張

金湯備著

卷十二

八

魯既降操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佈可擊可見懼最誤事然軍勢日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專城者爲何耳如趙王虎擊燕燕王就懼形於色劉備日事之安危係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定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矢所向披靡斬獲而還于是士氣自信銳意乃安

王熙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

和前後所獲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罷圍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有異志王熙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在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熙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盛勢

曹操征張魯爲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西邊曰

金湯備著

卷十二

九

賊至乃發及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抑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諸將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將若疑遼將獨擊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憤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遂夜募敢死士得八百人排

牛鬻士將平且遊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直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遂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遠所將衆少乃衆圍遂數重遠左右應圍直前急擊圍開遠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遠修守備衆心乃安

合孤潮等四萬餘眾屯至雍邱城下賊懼張巡

金湯借箸

卷十二

十

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成奉天敵始營瑊率餒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敵眾披靡滅其敵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如震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門拒守

韓鈴王文郁曰賊衆我寡當挫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遠所以守合泥也乃夜集敢死士七百餘人縫城而下持短刀突之賊眾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權知州事

古之善兵者謀定而後戰若勝負不可知寧堅壁清野養銳蓄威以保萬全必據險選鋒利器三者全而後可以戰

逸哉歸路

魏曹爽入懷中勳兵據與勢爽不得進引軍還

金湯借箸

卷十二

十一

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路若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爲之虛耗

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截其還路維懼遁走

吳周飭遣親人齎牒誘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邪降求兵接應休率步騎十萬向皖應之特眾欲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桂車此二道皆險扼若以萬兵曳柴塞路則彼眾

可盡休可生擒臣請將所部以斷之休遂與陸
遜戰于石亭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桓軻獲魏兵
萬餘人牛馬騾驢車乘萬計軍資器械掠將還
盡

又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楫攻之甚急周
將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淮以鐵鎖貫
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河以遏陳船歸路蕭摩

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截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
立請俾輩之不燃吾屬皆為獲矣明徹奮勇曰

金湯借著

卷十二

七

寧族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
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
追軍至清河口水勢漸微舟楫車輪不得過王
軌引兵蹙之眾清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
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敏全軍得還
金兵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
如何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
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帛使彼情
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
潰擊之帝不許李彥邦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
云出兵者速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殺求不能祭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

金主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
中軍駐江陰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
邀擊之及金主餘秀川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
移師鎮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謂諸將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先登之

金湯借著

卷十二

三

以視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
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
兵躍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陽施廟中廟
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
一人紅袍玉帶旣陞復蹕而免者則金主也既
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
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擒金主之孖龍虎大王
金主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
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金主循南岸

金湯借箸

卷十二

古

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僅餘大艦而出金主帥兵前後數里擊折之聲自晚達旦將至黃天蕩金主將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雖壅塞若鑿之可通秦淮金主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赴建康岳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金主乃自龍濟出江中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船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鉤買大鈎授健將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每一艘則曳一舟沉之金主窮蹙求會諸將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合金主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一言不遷世忠引弓欲射之金主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舡板以槳漿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簾則不攻而自破矣金主憊之形白馬以祭天地及天霽風止金主以小舟出江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主

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金主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欲蔽天師遂大潰世忠奔還鎮江金主遂濟江屯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兵自是而後亦不敢南渡矣

截歸之戰未有如此痛快者金主絕望南渡江右得以倫安皆此一戰力也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敵三汴都城未有能一截其歸路者坐令得志飽虜而去奈何

金兵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十月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猶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全以待之遂復大敗金主中流矢幸僅以身免急刺其鬚髯而遁

講攻伐

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寇萬餘攻圍亦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勿發強弩

而潛發小弩差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
謂子是以二十名強弩手共射每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乃退

陳友諒傾國入寇歷金陵軍勢張甚眾恒怯不
決或以鍾山有寶氣請奔據之有勸納款者劉
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則計安出基曰賊驕
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遂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於是誘破又諒
盡覆其眾

金湯借箸

卷十二

宋

誘入

漢末曹操呂布渡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
民田氏詐獻密書稱爲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
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
分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
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爲號至期操引
兵至入城砲發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驚往
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臂燒
髮盡皆焦得典韋救之而出

晉益州牧羅尚遣陟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在
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撲泰鞭至見血使告羅尚
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陟伯
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驥于道設伏泰以長
梯倚城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
上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突擊大破尚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
之盡燬

誘戰

金湯借箸

卷十二

北

金主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金主怒曰劉錡
何敢與戰我以餘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蹴倒耳
訓曰大尉非但請戰且謂金必不敢渡濟河願
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明且錡爲五浮橋于河
上敵由以鑿錡遣人毒額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雖渴死毋飲于河也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
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者輒病往往
困乏

有毒故誘之

也先被紫荊窺京師右軍諸母出兵窮堅壁以老之于謙曰賊張甚矣我若先示弱是佐彼張也亟環甲統大營於德勝門外諸門兵總二十萬敵見我兵眾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設伏兵于空室使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我伏兵出而敗之

有伏故誘之

供能勞之

尹子琦攻離陽張巡守城冲夜鳴鼓嚴陳若將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七

出擊者賊聞之達且儆備既明巡乃棄兵絕跡賊以飛樓圍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賊營主子騎麾下斬殺甚眾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三重引渾水灌之而危在旦夕思明起鄴使軍去城五十里爲營每營鼓之三面遙協之

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抄掠官軍出輒散歸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探撫甚艱畫備之

則夜至夜之則達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與官軍大戰勇不可當中是官軍大捷解圍

宋順昌受圍四日金兵益甚劉錡遣驍將闞允募壯士五百人夜攻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人以往往或請卻校錡笑曰無以收也令析竹爲柵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起則皆銜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驚百八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七

者聞吹聲而聚金兵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金兵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軍再遇間出有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王師圍北平姚廣平夜縋死士下城剗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夜援法

賊兵圍城入頓不去欲克之無如夜援法持遇

勇敢至士數百名照依敵粧片另有暗號每週
黑夜雨雪城忽畧倦怠時則開門或從諸門縱
出以火砲以白棒以箭朵亂砍其營敵候忽
人自爲戰遇順風以火礮火砲燒積聚驚則伴
與同驚睡則伴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
爲妙手大率以二鼓出城五鼓入城砍西營入
東門砍南營入北門仍以暗號審是吾兵方許
放進此謂屯兵密如營探建若擊非敢死士
熟練不可只用大砲齊放轟營亦可

金明書卷之十

飽能飢之

晉祖遜將遜餘滑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州故
城相守四旬遜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
滑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
豹兵久飢以爲遜士愈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餉
豹遂又使滑遜擊獲之豹宵遁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鄆城將克之時天下飢饉
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
遣壯士率官軍裝號督運者責其稽緩妄發

殺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
聚散自相譏辨而官軍不能禁也由是諸軍乏
食大潰

張巡守雍邱會糧乏令狐潮饋城鹽米數百斛
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啣枝
漬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劉鋹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兵以毡裹紅戰
旗而來鎬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雖險糧又載推

金明書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三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譟鉦遂曰賊眾十倍
難以取勝可計破之乃遣統領許修門道趙淮
陰二鼓叩放至敵營各攜火潛伏繼而問五十
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草一空

兵法日以靜勝又曰避其強靜又曰見敵靜
則誦諱乃守城之大戒也

齊祖珽爲北徐州刺史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
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衛巷斷禁行

人雞犬不敢鳴吠賊無所見聞不測所以賊疑人已走空城不設警備琤忽然令大呼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順昌之役劉錡兵不盈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鎗城中肅然不聞鷄犬聲惟以靜待詳達大勝

服

司馬法曰見亂暇倉皇失措不能守矣

金湯信纂

卷十一

三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功東下留萬人守城懿率眾二十萬拒亮亮聞懿垂至欲赴延軍之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灑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兵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聞如亮言懿後知以爲恨此時司馬有眾二十萬即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敗於外先捨兵三五千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豈不殆哉曰若至此除諸葛

必別有一番作用矣乃知所謂暇者非矯情鎮物亦非僥倖一擲也

宋澶淵之役帝悉以軍付寇準準承制專決疏令明肅士卒畏悅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謠懽呼帝喜曰準如是我復何憂

金兵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

伏

金湯信纂

卷十一

三

吳子曰無失飲食之節無絕人馬之力孫子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司馬法曰迭戰則久中國人力不如敵之堅忍故每戰輒敗尤宜用更番之法制之

金主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劉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暑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敵力疲氣幸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按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俱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入其陣乃下就下自未至申敵敗退即以相繼

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砍敵又大破之棄尸幾馬血肉枕藉車旂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鎬兵出戰僅五千人破金數十萬唯以逸待勞遂大勝

劉錡守順昌值酷暑探報人云敵騎至矣鎬令一卒環甲立烈日中少頃問曰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于矣時城中軍士五千分爲五隊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

金湯備著

卷十二

壹

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大敗敵人蓋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南宋張瑄守南劍范汝爲來寇瑄起鄉兵與之戰合城中殺牛羊豕肉串炙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人陣之先後更番食之士卒皆力有餘遂勝汝爲

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爲數替入第一替人既飽退之入陣便入第二替人第一

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三替者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矣

治

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爲現征行營使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不與焉修樓櫓掛毯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炮炬乘桶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

金湯備著

卷十二

貳

嚴

合似潮益兵圍雍丘張巡使步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譚問之知其爲雷將軍也乃大驚

犄角

法令如此何上不成

按守機篇曰凡守皆進不却退不停障以

禦戰非善者也豪傑後堅相利兵勁弩矢盡在郭中乃收密戶毀折而入保令客數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則背角之法斷當講矣呂布爲曹操圍於下邳陳宮曰操遠來不能公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徐晃閉守於內若前公以步騎攻之背若攻城公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則久遂降

平州刺史崔協陰說高句麗貶氏宇文氏以慕容廆進攻涼城廆開門自守使石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原我寡難以力勝爲奇兵於外俟其間間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人悉領官間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爲忠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驍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連間使諸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陳伯之引兵攻壽陽魏傳承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承引兵入城承曰詔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總部分將士與承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

柳元景爲隨州太守羣蠻大舉入寇郡內少糧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寇城不宜分取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賊謀合攻于計爲長蠻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軍驚擾投即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

布以嬰城而敗慕容廆傳承柳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法戒型然備矣

結按

兵法曰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勢不能禦則宜廣結聲援坐困孤城必不可也

守者必先結援欲其慮凡按兵臨城且勿輕信必賊有假我旗號以賺我者須擇精細心腹絕二而下詔諭的勿且勿延入合於城外據險立寨相約舉事必彼此合期內外夾攻方可無固若彼此相誘止以虛聲遙相應和事必敗矣戒之戒之

吳入郢中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矢長蛇以薦食上國崖始於楚寡君失寺社覆楚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黃鵠黃鵠子弟窮蹙場之漣

卷廿二

楚

也建吳之未定君其取守焉者趙之遂出君之王也若以君靈施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荀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館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耶安立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飧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敗吳師以定羣

求珍第一功

魏伐趙閼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爲道張子爲帥忌欲引兵之趙張子曰夫解圍亂

糾者不控拳救閼者不搏機批亢扣引自而之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其引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求是我一衆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林魏師澤敗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宋圍第一着

秦伐趙閼邯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珍趙且暮且下諸侯救者必稜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女

卷一

宋一

宋

也二君相屬於道諒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勿言聞救趙及賓客辨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用侯生計襲殺鄴奪其軍以進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言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妾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邯鄲下

救難第一仗

蒙驁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曰公子所以垂於諸侯日徒以魏

也今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
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
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
累求援于諸侯諸侯聞知皆遣兵救魏信陵君
遂率五國之師敗秦將于河外迨至函谷關而
還

破秦第一人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館問其
母後融爲市中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卽從間道
入見融融使告急于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

慈乃帶數騎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
門出觀者並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墜內袖所持
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再圍下人或起
或卧及無復起者慈遂嚴行奪食鞭馬直突其
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黃石公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孔北海
重圍獲解謂非一饋之力哉太史慈射的突
圍有是女願軍之妙可與言兵機矣

昔荀崧都督荊州屯建社台引兵圍之崧兵少
食盡欲求援於故兄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
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破且
前遂達覽所又爲書求救于周訪訪遣子師
兵與覽共救崧會乃引去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數萬攻鍾離
城北阻淩水魏人于祁陽州兩岸爲橋樹柵數
百步跨淩通路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
城以通糧運城中魏人于人召議之皆謂將

金馬營

卷十一

十一

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壘補其攻車
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注之
俄而壘滿衝車所撞城上輒頽義之用泥補之
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急攻分番相代
壘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
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韋叡將兵救之自合肥
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渡軍
旬日至祁陽豫裝高橋爲火攻之計二月淮水
暴漲六七尺叡使周道根等乘高樓船發弩魏

金瓶梅

卷十二

三

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艇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棚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棚俱盡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斬首十餘萬賊遣使報呂義之義之悲喜不暇以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唐德宗幸奉天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入援懷光從之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糧力犒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資財渡河謂欸日至河西悉以分期取利之西屯

蒲城懷光自蒲城引軍趨涇陽先遣兵馬伏驢部徵服間行先藏蟻表丸部至奉天值賊方攻

忽見部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部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于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部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懷光敗泚兵禮泉泚聞之懼遁歸長安厥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尉繚子云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

金瓶梅

卷十二

三

誠盡資血戰者若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事勢固極救援可緩乎哉

杜瑨守泗州嚴勸作亂攻城晝夜不息時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強不敢進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上皆生瘡賴辛諶在泗州與杜瑨有舊犯圍出迎兵糧往延凡十二出圍始解

梁攻潯州不拔于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塹而守之李嗣源固守踰年晉王李克用死其子存最立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嫻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發晉陽軍依兵三重圍下詔且大發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存最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兩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南走

契丹圍幽州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
燃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施
之日役千計而攻不止周德遣使詣晉王告急
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
恐變生于中何暇待敵之衰臣請身爲先鋒以
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契丹圍幽州
且二百日城中危困嗣源至大破契丹俘斬萬
計嗣源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金瓶梅

卷十二

聖

解圍

天下事可必者已難必者人倘求援而援不
應將坐待其及而死之乎此用奇之時不可
失矣或問如何曰兵之勝術豈可先傳哉
廉范守雲中胡人入寨范兵不敵會日暮令
戍兵交縛兩炬三頭懸火營中星列敵望火
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噦食晨
往赴之斬首數百敵不敢向雲中
形之以勢而圍解

北單于遣左鹿獒王率二萬騎攻金蒲城狀恭
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語敵人曰漢家箭神其
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
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胡
人震怖相謂曰漢家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詭之以神而圍解

虞詡爲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
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
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
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
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詡明日悉陳其
兵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
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
遣五百餘人浚水設伏候其走路敵果大奔因
掩擊大破之

示之以敵而圍解

人第曰詡之解圍示之以敵而已不知若無
前一番誘攻一番奮擊先示之以不可測不

可犯之威至此而忽以人欺相誇亮豈有柄
心去乎古人用說必有次序不可爲徒讀史
書者言也

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共討頡川黃
巾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退保長社波才引大賊
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悉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
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寨若因夜縱火燒之
彼必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攻可
成也其夕得風嵩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
兵間出圍外舉火大呼城上舉燎相應嵩因鼓
而奔其陳賊亂驚奔走

火攻解圍

晉劉琨爲并州刺史常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
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安然長嘆中
夜奏胡茹悲聲嗷嗷賊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
天明復吹之賊棄圍走

清嘯解圍

李光弼爲賊所圍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

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指之以木至期光弼
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如欲降者賊皆瞞
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眾賊眾驚亂光弼因鼓
譟乘之俘斬萬計初賊至光弼止息城隅經度
門不顧獨解圍三夕乃歸私疾

詐降解圍

合孤潮益兵圍雍丘城中薪米竭張巡紿潮引
賊走請赴軍三舍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
徹屋毀木而還潮怒復令巡徐謂潮曰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三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潮賊馬
巡恐以給驍騎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
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
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
糧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

詐走解圍

魏曹真使郝昭守陳倉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
起雲梯臨城陷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
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車折亮

更爲井開百尺以射城中以士瓦真整欲直趨城昭于內築城增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引云

死守解圍

吳玠吳璘與金主戰于仙人關先是璘守和尚原玠能不繼玠虛金兵必復深入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金主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商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

金湯傳

卷十二

七

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瀾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備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金主陳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紫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饑急屯第三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鎗鉤相連急買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

居積敗踐而登敵驛囑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城仲登樓酣戰樓將傾以自爲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嘉王武率銳騎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兵奔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

死戰解圍

有黃天蕩之捷金主不敢南下有仙人關之捷金王不敢西入此南漢苟延之根本也戰

烏可少哉

卷十二

金師攻順昌劉琦破其鐵騎數千金主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敵來援騎造敵則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鐔曰金主增兵不可當法當先擊金主金主一動餘無能爲矣士殊死聞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全主遂拔營北去鎗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金主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鎗甲號綫浮圖戴鐵兜半周匝綴長盾三人

爲任質以韋乘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木樵之退
不可却官軍以鎗鏢去其堽卒大奔斷其臂碎
其首敵又以鎗劈分左右翼質以韋乘三人爲
聯號粉子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
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兵所敗

死戰解圍

智伯率韓魏之甲攻晉陽決水灌之襄子使張
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
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

解圍

記

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
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其眾遂殺智伯

用間解圍 此間其真圖

高祖在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之七日陳
平使畫工圖美女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
此今皇帝困匱欲獻閼氏具每已懼因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土地非能有之于是胡
人開其一角得突出

用間解圍 此間其後

吳王悉發精兵擊越取之大樹越王以餘兵據
干舍稽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身請爲臣妻請
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返理勾踐欲斬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曰太
罕新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于是以美女室
器合種獻歸受乃見種於吳王吳王卒赦越
罷兵而歸

用間解圍 此間其後

春秋宣公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至十五年
夏五月宋急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
費雖然城下之盟有以自斃不能從也去我三
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盟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

却帥解圍

認賊首

使善打鳥跡者認打順領選好銃手十人攢打

一人必中然頭領多而敵賊終成一樣不易識
識須令能遠射者懸書于箭上罵詈語射之至
賊營賊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張忽欲射尹子琦莫辨因刻萬爲矢中者喜謂
怨矢盡走自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霁雲射之一
發中左目幾獲之子琦乃走

取滅箭

合黎湖圍雍丘城中矢盡逆轉高齊人披黑衣
夜竊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

四

金兵以子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畢再遇令人
張吉益往來城上金兵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
須臾矢集橋牆加朝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具

全兵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縱城而下燒
雲梯數十座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
所積船材

元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鬣頭二

山扼三江口以圍合州遣合刺帥兵禁之知合
川張玉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
平陽盡火其資糧軍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出
是馬鬣城築卒不就

十二等卷之十二終

兵鏡二十卷綱目一卷

〔明〕吳惟順 吳鳴球撰

明末問奇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無鏡引

余曩籌遼事而作遼
籌之兵也籌餉也夫兵
餉豈籌而足者哉惟是
杞人憂甚姑效賈生流

去鏡

無

涕耳乃若吾家之制之將
之卒之戰守之營陣之芻
糧之山川象緯則付諸想
像而未能言之河受人延
陵氏長卿王宣持所輯

吾家一書問余燃藜讀之

頓覺余以想像去九天九地
之奇靡不具載攷其儲蓄
而譚非不徵材於往代拾
案於前人然而縷析而

去鏡

無

陳蕭提而貫鑄以立貌淫
以彰威悅者三篇六玻璃
七十二個鑿鏡澄寸管中
噴薄而出倘亦渭上隆中之
遺寶歟而且標之曰鏡之明

體也體以可映鬚眉取象
象授以妍媸莫遁秦
宮之照妖固甚神也茲集
一十三篇示兵家文多頭
顱膝如指掌豈非百戰師
中三鏡而與照妖之神物並烈
哉嗚呼於今日尤闕切乎遠
左鼎沸冠逼門庭而三巴
又報叛矣頃者征東征西
詔分布寰中斗大金章懸

之右關寥々宇宙滅寇後
人低々當事者提戈躍馬
笑知其制而兵法之源不邇
矣知其戰与守而寸鉄擒王
千將懾賊談笑而捷矣知
其營与陣而細柳軍門河陽
旗幟堪落虜魄矣知其芻
與糧而人無枵腹馬盡上襄
元氣壯矣知其山川與象緯
而陰陽皆水甲子陳師錄等

在我矣審如是也而茲集
寧無裨於當事者乎是故
籌佐一時者也鏡匪直佐一時
而是佐一時者也有鏡可以
無籌而有籌不可以無鏡何
幸乎公之士等曰時艱以
綿范之心吐孫吳之舌今請
綴繫額者不若于問渡哉
強然無主勇主氣大
將軍馬上破敵人矣

其鏡

序

五

暇繫災梨之局孰知夫
運籌帷幄中當必有其
借鏡也倘曰西江之水
難及画餅之充愈饑
則余且為之解嘲已

其鏡

序

六

華亭張鼎世調父撰



兵鏡吳子十三篇叙

庚申歲吳長卿傢其叔江村訪余於京都余觀其人美如玉英、有奇氣嗣是日與把臂時擎樽吊古時檢韻描情時對局敲燈時爐香嬾座而覺長卿嗜尤熟於他介也顧語及

牛鏡

序

奴醜便拍案大叫毅然有請纓繫頸之思焉噫何壯也既余值

先廟大漸倉遽求

幼主侍左右弗可得雖旋奉

乘乾而一垂一紹之交亦岌矣余方

拭目

新政思得進終軍以致單于詎意

以病歸園間、泄、一瞬更秋志且

休矣而長卿忽東余曰儼然匪茹整

居焦獲余小子無能飭戎以匡王國

唯是竄首牖下藉同志王宣子搜古

今武備彙而成編凡一十有三蓋以

牛鏡

序

二

寸管代戈矛以尺帙代霞布以撫採

代帷中之借箸以校讐代塞上之摧

鋒而願持戈矛捧露布摧鋒借箸

者一展之而收虜於目中再展之而擒

敵於掌上展之又展而勒績於旂

常如是焉而已幸假一言以額之余

覽未竟不覺拍案大叫曰有是哉其
大有造於國守方今泰寧日久藏情
滋深軍則空籍矣武則演劇矣伍
則呼庚癸矣將則統袴子弟債帥
錢官又皆法束手文墨而擔弛於輿
歌矣戰則二廣六茫茫焉莫曉恃天

兵鏡

序

三

時失地利而攻守兩無所據矣得是編
而讀之夢者覺靡者振豈特瑜奪
變為貌貅億將翻成熊席而中天
之軸立轉富強標銅柱於南極奠
磐石於東隅旦可誅矣兩君不大有
造于國哉且兵家鼻祖莫過孫吳而

是編之數巧與孫符兩君之氏巧與吳
叶孰謂千百禩而下遂無孫吳子其人
耶余因是而還意之而後知長卿之注
嗜有以也一搏也而折衝三畧寓焉一局
也而賭墅之机托焉信歎高吟安必非
薄言采芑之情乎拭爐莊視安必允

兵鏡

序

四

金甌每缺思事興托風流心雄捷
伐則兵鏡一書其長纓也單子之頭
不久繫

闕下矣

江夏楊連太洪父撰



汪仲子曰文武兩部一俗儒分
爲通儒合爲雜然難言矣我
軍心鉛繫百千在氣消磨
三寸管中矣暇日飽黃石角談
將軍血戰來幸不秋敗此悔
來病臥山間遇花鳥嵐泉涉

斟低喝一切尋之浮雲怪閣東
事則晴森而款裂今年春蜀
點告警未嘗不浩呼曰破虜心
長奚弓力強時折案頭無鏡展
轉閱之覺夫筆舌代征誅者必
不乏人宜患天山難定哉況之麼

小醜騷動萬方倘能挽銀河洗
甲冬必勸親征而蕩擒執遷
俄而虜退下南贛而叛勦九原
真作不得笑我軍一爲俗儒
是以征誅當學古也余拭目
俟之矣因語輯兵家言則

社兄王宣長卿先後唱和長賜
幸安軒其學不減司馬目
中不可一此而至宣風流蘊藉
負文武材通儒也是集也意
微逗其傀儡乎

社弟汪瑞五輯文謹跋

兵鏡吳于十三篇凡則 計十條

一兵家言雖得馬上之後求之高閣然其書則充汗矣自武經七書而外若武經總要登壇必究紀效新書虎鈴經武備志武編兵垣兵畧種種不可不述然非失之簡畧則又失之浩繁且總要一書係是宋本大半有宜古而華今者就有是書抽陰符之秘洩王版之精不繁不簡華古酌今而集其成耶

一他書不唯據拾不經而且頻次無序若是編者覽其綱便悉其目檢其目第學其綱使觀者辨如列眉洞如指掌其有不快心者幾希

去鏡凡則

一倣孫子而輯十三篇就可意增就可意減且井井有條脉脉通貫雖出纂彙之工實融牽合之迹人集之耶抑天成之耶

一每篇綱有綱之統論目有目之文章然就一綱一日中而一篇未盡其意則另揭一行而列之但不復標題耳所謂合而未始不分分而未始不合也一每篇綱目之後復有條畧者局姓創獲然亦微倣行軍須知之條畫焉蓋支分於滙源之外縷析於全幅之中不如是不足以使粗知文義者一展卷

而瞭然耳

一條畧之外復有圖說者蓋義未易曉則摹之以圖圖未易曉則闡之以說圖前說後畫然不禁而間有說前圖後者所重在說故耳

一行中有亞一字者如條畧次行是也有亞二字者如總目是也有亞三字者如總目中之細目是也總之一字位置確不可移雖謂以兵律爲書律其誰曰不然

一書恐文理荆棘之處觀者倉卒難會故每句置圖且字懶句比動經數番之心數番之手數番之目而復不輕藉手嗟嗟良工心獨苦矣

兵鏡凡則

一書藉覽甚富攻襲甚精大都襲成書爲根柢進已意爲斧斤亦間有發前人所未發道時人所不敢道者豈規規編輯也云爾

一書也豈徒曰項弁兜者習之乎恐服章逢者亦未可少也何也戡亂之賴鈴保泰之經濟畢彙於其中也

新都江起龍九鱗父識

兵鏡凡則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

卷之一

軍制

定軍制策
軍制條畧

復唐府兵論

卷之二

選將

辨將
選將條畧

謀主
伏士

卷之三

任將

將難

任將條畧

卷之四

將職

將係
將職條畧

將木

卷之五

選兵

選鋒
選不拘方

選能
財才相用

卷之六

講武

教例
教旗兵

習勒進止常法
操敵條畧

卷之七

行軍

行軍條畧
探馬
田谷行營井圖

竄程
探井圖

卷之九

計戰

不戰
空敵形
據利
六形
九地
反用

料敵者
折衝
就順
九地
可伏
犯變

兵鏡

四目

間謀
百戰條畧

用騎附選馬
用牌附選馬

卷之十一

營陣

歷代陣法
輪運營圖

車營圖說
營陣條畧

卷之十二

攻守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攻城
守城

卷之十六

軍需

州郡儲糧
西北渠川

中衛屯田
九衛屯田

屯田十政

軍需條畧

卷之十七

天文

星象

占候

卷之十八

地理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終

兵鏡

綱目終

三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制

目

定軍制策

復唐府兵論

軍制條畧

兵凶器戰危事也何以制軍習之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黃帝伐蚩尤以來丘井已制則軍者所以以殺止殺以戰去戰者也然不歷攷其制則美意不知所法延弊不知所懲古昔寓兵于農之制善矣得其意者則唐之府兵稱焉顧不旋踵而壞國祚隨之嗟嗟軍制可弗慎乎哉故以軍制爲篇首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將

目

辨將

謀主

辯士

俠士

選將條畧

夫三軍之衆如蚍毛。如亂草。欲使群而聽一人之指。
兵鏡 卷之二
揮變動而萬目注。群動而萬足馳。意動而萬情會。置
之生則生。置之死則死。不亦難乎。故得其將。是謂携
手。若使一人不得其將。且莽起而譁然矣。是以軍制
之次。卽列選將篇而爲第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任將

目

將難

任將條畧

將何以稱任也。蓋對壘決機。轉于呼吸。君烏可不任
將。烏得不自任。如邇者分閫不專。非爭戰守于野。則
請戰守于朝。十羊九牧。疆宇之沒。職有由矣。不知任
之未可輕者。謂恐非其將耳。業選矣。尚得尉之掣肘。
兵鏡 卷之三
故任將次選將而爲第三。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將職

目

將係

將本

將職條畧

受若職怠若事卽在一官一司處優游閑散之任且不可而況將云乎哉夫授鉞之後豈徒授之兵柄直舉往還封疆全授之矣非通三才備五德不足以副一將職可不副乎哉職可易副乎哉故任將之次繼以將職之第四篇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兵

目

選鋒

選能

選不拘方

財才相用

廣士

納盜

勸募

苦蓄義

原選兵

選兵條畧

嗟乎今日選之一字不暇言矣但曰募兵募不可不募又不可何也夫朝不謀夕之衆恩遲久矣惟以勢渙而弗能聚今代之聚而不爲之所則遲而斃與赴虜而斃等斃也而緩急分矣彼豈不熟審乎故曰不可募也然不募則誰與衝鋒誰與扼險天下有無兵之將乎哉故又曰不可不募也然則募乎不募乎調

之蓋有策焉。一曰紀律貴嚴。哨官哨長隊長隊伍向也名而已矣。今以等第鈴束少犯卽白之統帥。謹以軍法從事。無相私。無相隱。庶幾無相玩乎。二曰聯以恩義。一公無私。同甘獨苦。如李牧之日費牛酒。吳起之病疽。輒吮士心。感佩有不帖服者寡矣。三曰給餉。賁速。朝編冊籍。暮給廩餼。嗷嗷鼓腹。何至有脫巾呼癸之虞也。四曰安家從厚。今以薄道爲招。彼計不聊生。不得不應當其應之時。固已發難有心。敵愾無志矣。愚以爲募之之法。宜區三等。勇武兼擅者爲上等。偏長者爲中。所謂考爲下。則安家以是爲差。務得贍其父母妻孥。保無內顧之慮。且俾無家室者。挾貨既厚。自待不薄。又焉肯一逞以輕喪其元乎。五日務令寔濟。三日以前將安家銀兩完而畀之。而限三日以後。一鼓趨食。二鼓嚴辦。三鼓登程。不然而銖銖以付。推延歲月。浪費無餘。一旦謹譴。誰實使之。凡此五者。當事者豈未慮之熟哉。而卒使恩威並阻。則承委者未必寔體之過也。總之募兵之道。只要解得恩威兩字。恩不妨溢于額外。威不容貸于法中。恩則密維其腹心。威則牢墊其手足。手足腹心。業爲我制。又何不如身使臂。臂使指哉。此區區芹獻之私於選兵一篇。

漫陳一得而于當事之知耶罪耶則愚之所未及慮矣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鑑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講武

目

教例

習勒造止常法

教旗

教步兵

教騎兵

操敵條畧

兵鑑

綱目卷之六

夫今之兵皆市人也。驅市人而戰，可必勝乎？則勢必藉于練矣。願練之法，唯以習武藝，教陣法為主。其法維何？曰：止就千人而言，選其長于矛者為矛長，長于刃者為刃長，長于射者為射長，長領二十人。晨夕訓練，譬之塾師之課家工師之繩藝，然將官則日升演武堂而督之，日演百十日演千，遇而復始，無容少懈。陣法則授之以圖而通之以變，合而操之，三六九之期。于是衛軍中勇技全擅者列上冊，勇劣于技技劣于勇者列中冊，而兩殿者則列下冊焉。計三月可以熟練千人，竣則別為簡閱，此與假獻俘，倖此走者

似有間也。又一法云：假如五人為伍，伍之長則一日而三閱焉；二十五人為隊，隊之長則一日而一閱焉；五十人為哨，哨之長則間日而一閱焉；百人為卒，卒之長則三日而一閱焉；五百人為旅，旅之長則五日而一閱焉；千人為攝之以團練，團練則十日而一閱焉，合而較之，二法實小異而大同也。考諸畧曰：隊與隊熟而後合之於總，總與總熟而後合之於哨，哨與哨熟而後合之於營，以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以將官操軍，不若使軍自為操，斯非練兵一証佐乎？兵既選矣，訓練要矣，故以講武繼之。

兵鑑

綱目卷之六

兵鑑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行軍

目

行軍條略

齋糧

斥候

探旗

探馬

哨探并圖

山谷行營并圖

通舖

行烽

軍祭

電燈

定惑

兵鏡

綱目卷之七八

鄉導

字驗

御枚

下營九法

下營地圖

下營隔騎

下營諸器并圖

下營擇地

綠營雜制

夜營

備夜戰

夜號

夜巡

更籌

防毒

尋水泉

養病

牧放

號令

賞罰

夫以仲由行三軍而宣父且弗之與則行軍豈易易哉蓋軍有以行爲行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是也有以止爲行者後人而發先人而至是也有忽止而忽行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是也有進以爲行者前仍其前後仍其後是也有退以爲行者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是也有統而行之者列爲方陣戰鋒在外輜重在中是也有散而行之者聯爲長陣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是也有行于山谷者絕山依谷步步爲營是也有行於水上者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是也有行于平陸者處易背高前死後生是也有行于斥澤者亟去無留必依水草是也有行以車騎者十害九敗不可不避八勝十利不可不趨是也有行以步卒者多備拒馬蒺藜常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是也此特其大畧也元而言之鬼神莫測其機風雲莫擬其狀雖有能之將有制之兵苟非縝密其就能與于斯是以講武之後繼以行軍爲第八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計戰

目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新智

擇利

就順

六形

九地

九地及用

奇伏

擒敵

規環

兵鏡

綱目卷之九十

用說

間諜

用說

百戰條畧

用騎附選馬

用車附車制

用牌附牌制

夫必鳴鏑交鋒而後謂之戰戰亦危矣蓋聞捷于郊原何如折衝于樽俎折衝于樽俎何如美勝于廟堂一戰而拓疆宇戰可也一戰而戮蚩尤戰可也不然則寧堅壁固壘機謀潛運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衆待寡以強待弱以堅待瑕而已矣故古人貴以先聲奪人之氣貴以寸舌下人之城貴以片紙降人之國蓋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何必驅生靈于鋒鏑塗肝

膽于疆場逞一擊而後快乎且所謂進死爲榮退生爲辱者言其敵愾之氣應如是耳若不求平日之勝不勝而第論臨時之死不死覆軍而死則曰節全師而避則曰迂吾不知區區一死何濟于國也兵法獨不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乎則戰之以計也審矣故以計戰一篇析爲二卷以次于行軍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

綱目卷之九十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營陣

目

歷代陣法

車營圖說

輜重營圖

營陣條畧

大戰則戰焉已矣。何以營陣爲哉。蓋不知止焉而營。則不動如山。難却如陰。敵不得以撓我行焉。而陣則雖絕成部。雖散成行。敵不得以亂我。故金虜曰。撼山易。撼岳軍難。營陣之謂也。願非操之有素。而令三軍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化。電發豨馳。俄頃之際。烏能使之立整哉。故營陣一篇。又次計戰而輯。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攻守

目

攻城

攻城條畧

守城圖具

火攻

火攻條畧

水攻圖具

水攻條畧

水攻

攻城圖具

守城

守城條畧

火攻圖具

用兵之道。不出戰攻守三局而已矣。可戰則攻。不可戰則守。故曰。攻則有餘。守則不足。願善攻者。動于九天。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攻。善守者。藏于九地。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守。貴用之宜焉耳已。故就攻守一篇。析爲攻城守城。火攻水攻四卷。而次于營陣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需

目

州郡儲糧

中衛屯田

西北墾田

九邊屯田

屯田十政

軍需條各

兵鏡 劉綱目卷之十六

喜用兵者因糧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尚矣獨不口師行而糧食乎則陸輓水輸必取之國而足而况内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則軍需若之何不亟亟也緣軍需而遡軍需之所從裕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君之何不亟亟也故以軍需一篇總次于諸篇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天文

目

星象

占候

戰人力也謀人智也器械非人弗利芻餉非人弗充何涉于天而兵家輒重天星師曆士哉雖然有說焉蓋知風則順風而揚火可前禦也知雨則決堤而注水可前坊也知象緯則建輿表之數知雲氣則明休咎之徵由是言之則陰陽向背旺相孤虛占候之術兵家殆不可闕焉故析天文一篇以為二庶畧備其一班云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地理

目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法云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況目不辨九川四隄乎哉然坤輿大矣山川險要豈能以視記窮唯是遡陸者國之藩籬兵之所立成也江海者賊之淵藪兵之所宜扼也故地理一篇列爲二卷

兵鏡

綱目卷之十九二十

十八

以著其繁若欲悉寰中之見廓域外之觀則廣輿志可披也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卷之一

吳惟順長卿父
新都吳鳴球王宣父

姑蘇張國經元建父較正

軍制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記也

周官以一鄉爲大司馬掌制軍誥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典司馬行司馬官皆用士是

兵鏡

卷之一

謂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衆以相督攝以相輔承而武官之列備矣凡制軍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鄉萬有三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屬之比長五五爲兩而屬之閭胥四兩爲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爲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爲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爲軍而屬之命卿居守征行以相節曲而師營之法備矣

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爲軌則五人爲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爲里則五十人爲小戎有里司以帥之四里爲連則二百人爲卒有連長以帥之十

連爲鄉則二千人爲族有鄉長以帥之五鄉爲一師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軍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蒐旅獮治畧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

戰國以前軍士在於閭里有事焉而簡稽有時焉而教習餘功暇日農作而家居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處軍置吏之名一隨鄉黨惟出師行營則有部隊裨校之號殊焉

漢以後大改二代之軍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典衆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還材力之

兵鏡

卷之一

民籍爲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典領課試以備征討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材高者選爲將監而屬在光祿又有南宮北宮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劔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而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士各七百人設置員吏稍尊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閑時宿衛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不常而漢之營法具此也

魏晉已降軍號尤繁處置統謀大約如漢逮於西魏始立諸府不滿百人有一郎將主之議在二十四

軍。每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

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鷹揚郎將。副郎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雜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

唐貞觀以後。上府至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八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並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武士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

宋之兵制

卷之一

三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伐。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壘。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本朝開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

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制之大略也。至於京營之制。考之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折翼府諸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騎司寶

兵制

卷之一

四

蘇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各其提督坐營等官。做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成化三年。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

陣者曰老家。住營併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
嘉靖二十九年。罷國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大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拔等名。
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
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國營
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實森令旗等項。則仍隸
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
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
於今不變。此京營沿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

英皇帝銳意飭武。惟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
之候。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
乃今則巡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
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群議。竊以爲有嚴訓
練。數選補。信法令。清班軍。新陣法。集名將之六者。宜
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
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
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疏議

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盡精熟者。立爲教
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
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
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
操畢。仍擊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
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製本管數隊。一體竟日校閱。
令非不嚴也。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
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諳
曉騎射。半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
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

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
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祖級。祇託空文。未觀
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既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於惰
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套演飾。不
半日而荷戈歸。卽良將猛士。未由自見。矧復什九碌
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
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
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
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而議者及厭其多。何
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

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生頂濫竽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件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卽如項者據永清右衛劉指揮所檢舉業有浮糧一百五十九名乃編冊旣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司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日濫又可則安望士無虛伍或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練補於戎府丁壯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日頂有罰又一

守關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捕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點名在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泰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竄而實我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覈也兵以制勝以威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足以一士心司將令者必使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軍令輕則綱打重則穿耳割耳甚則斬首以徇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違止參差喧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未畢而悶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網打號令以警其餘願今異懷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網打貫耳等令則從未之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負役赴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覲威初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信也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輸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龜貅之選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卽不然而如大寧之極

賁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臺臣劉思問議每班將冬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頃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銀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肯不恤大工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固可得也。班軍不可不加清也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

兵鏡 卷之一

九

掩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噫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何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進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

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矧今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神於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易不特簡知兵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氣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古天子命將推轂而遣之收攬英雄用之如左右手不聞臨敵索將也翼翼京師固遊鎮之堂與九服之根柢也所選將付自宜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

兵鏡

卷之一

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統轄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材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叅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叅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

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衛邊大省量增一二
人俾四方聞見奏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
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
自營中授以關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
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不唯兵部永
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夫則各將不可不
加集也今天下蓋不無事矣徵兵於邊於四方餉金
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輒垂涎大盜外訐者或生心
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豈諺有
之京軍謂之召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
兵銳

卷之一

十乙

本則惟繫我

皇上之一心耳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肅心九
伐旣申卽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
亦各接臂邀賞歛衽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况
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
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敢任其怨勞亦惟是
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明作耳故曰兵勝於朝
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詩不云
乎執轡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願廣洛

矣爲今日頌

定軍制策

蘇軾

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
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
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遠境有
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
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
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
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
田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
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
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
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
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
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比舟車所至人力所
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
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
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
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
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

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料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爲軍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閑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爲者要而論之今之禁軍不如漢之戡更漢之戡更不如唐之府兵也

復唐府兵論

丘濬

三代之制不可擬必欲復古之制壯國威省國費莫若唐府兵之制蓋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從役以世未能盡蠲免又承平日久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

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缺轍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本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謂其人沈熟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藩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由牧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卒八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

卷之一

十四

廷非不時加整飭慮遺御史分部清公而法司亦往往諱有罪者或過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于國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襲其常制不議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軍輦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措手養養之徒蓋有間矣若能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

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五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在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利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餉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與說

卷之一

歲時閱視有不和度及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起應薦廢者除其名稱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不番成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州縣各爲教場用一點操之每府開平衍地爲一大教場並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軍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隣

每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于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馬運地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曰請

卷之一

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美天下秋糧夏稅鹽鈔抗治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凡何舊積凡凡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關其有美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值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值出此錢雇閒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先爲計美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計亦可以牧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圖計僅足不

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用。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歲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王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萬。二十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資。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禦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運糧成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

兵鏡

卷之一

十七

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曰：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其鼓舞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足兵。

亦可省費。內以壯國勢。外以懾夷心。又何疑焉。

軍制條畧

一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卽有至者。本營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有輜。俱罷革。贊郊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兵鏡

卷之一

十八

一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正不知衛所之人。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敝蓋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則此弊不可不清也。

一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

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然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弊。其原不在於此。蓋承平日久。旣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爲無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完之則弊久。欲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募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隣援。爲今之計。不如復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

兵鑑

卷之一

十九

兵鏡卷之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汪仲弘納銘父較正

選將

夫將者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君不擇將以國
予敵可不謹許然擇將之道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
棄不以詐而驟不以罪而廢惟審其才之可用耳此
將以五材爲體五謹爲用所謂五材者智信仁勇嚴

五材之二

也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
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
可以服強容衆所謂五謹者理備果誠約也理者理
衆如寡定策有分金鼓有餘故備者出門如見敵則
果者見敵不懷生言勝而誠者雖克如始戰言勝而
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政明君知此十者
而猶懼取人之難則必設九驗之言詞以考之爲九
術之科例以復之所謂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
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
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

尤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能雜之以處以觀其
色所謂九術者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饒寒
悉其勞苦之謂仁將二曰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
而榮無生而辱之謂義將三曰貴而不驕勝而不逸
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四曰奇變不常動靜
無端轉禍爲福固危立勝之謂智將五曰進精重賞
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責之謂信將六曰足輕
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疏之謂步將七曰
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
八曰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
猛將九曰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寬而能剛簡而少
傲之謂大將然而伎能有長短局量有大小因材器
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鎰銖斗筭之量不可以代
庾斛也

五材之二

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親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
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
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所謂六敗者
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
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過
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

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儒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肅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性性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說激而有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慈者。有勢虛

兵鑑 卷之二

三

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念如權衡。使真偽不能竄於察。視鉅細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

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可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卒。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休數之厚薄。谿澗之淺深。若視之指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槍指退。退皆順其情。士卒無偏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據野得水。草之饒。人馬無饑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於才。節於色。慎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與士卒同甘苦。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納。謀而能密。疑而能斷。勇而不凌下。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不阿。其親有功。不掩其讐。老者扶之。弱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平之。濫者詳之。賤者貴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誅之。恨者原之。失者復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譏者遠之。得城不功。得地不專。敵凌以變待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裏。以人爲用。舉三將而

兵鑑 卷之二

四

衆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者罪無大小，必繩以法，使敵聞之即畏，當之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大小，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指相用，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遺善矣。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

武所宜附也。

強將可附地將，上明地理，下果決進退。

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勇敢克敵，所宜附也。良將可附神將，通三才，保四方，所宜附也。然皆不可以獨用焉。論將者當知之也。

辨將 扁選將

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積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顴者行而墜乎必照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者，與人

而不相目者，反膺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者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舒者，重聽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人也。圓睛瑩朗，五嶽相照者，燕頤虎頭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臙，睛深而朗，微瞻視諦者，爲事沉毅而有謀者，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起，眇視灼灼，而神骨清者，雄壯有智慮人也。足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而淺，頭大腹細，目睛昏暗，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蓋已而訐人不善者，嘯強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幽

而言直氣悍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
矯而強正此皆姦詐人也是有六者人有其六不
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
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人也忠孝人也言奮
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
及軍吏之私者善討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
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
迂闊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
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氣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
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
不暴有識人也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
曰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
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筯者方坐而首偏口目
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
所驅者方行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特下多卑恭
而不實者觀事覺已不如而目宅視者是十者人有
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習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
如大略足動而身不捷也坐欲如山嶽形神俱定也
臥欲如覆丹神氣安詳也此皆志度深沉大節崇隆
大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

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審者無智人也
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徇人
也先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者粗
疎人也巧妙而無神急用者浮斃人也舉措魯鈍而
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
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
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文以善爲惡
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俟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
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
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
者此謂神有餘人也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凶事
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感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
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
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
以相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
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
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謀主 屬選將

夫戰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
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慮慮則外不撓於人，欲內不寇於陰陽，思不精慮不熟，則饑飽勞逸，漫然不知寒暑清溫，溱焉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管仲用矣，而或棄者亦敗。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強弱，不待較而知也。項氏乘百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主，故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懷羣策而自屈其力。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跳而迎之，遂破冀州。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

兵鏡 卷之二

九

夫計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勝敗異變。此所謂管仲棄之者亦敗，管仲棄之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愜息而銷鋒也。後世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在，皆關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桴墜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宜，究山川形勢之便，察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未始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負之樞也。

兵鏡

卷之二

十

辨士

屬選將

百家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質。仰而昂。聞而惶懼。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計過差而不貸。觸思辭而無疑。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法然。泣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徒倚周章。狐疑不決。其名曰思機。夫是之謂五機。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而利口者不與焉。

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辨鳴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力求成而不問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利口之雄。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遂以辨爲縱橫之術。諱而耻言之。所謂困明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辨矣。而不能訥。孟子曰。子豈好辯哉。由此觀之。孔孟未嘗廢辨也。特時然後發耳。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辨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安所事辨乎。曰。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志。則知思慮。有口舌。

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言語爲辨。天下未嘗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辨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因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辨士之明效也。

俠士居選將

周禮稱。友以任得民。而史則稱。俠以武犯禁。世多嘗而非之。謂其以匹夫權擲卿相。當布卑晚當世。鼓舌搖唇。恣行胸臆。芥視功名。敵帶禮義。甚至借軀報仇。結黨叛主。豈不至犯上至無等哉。嗟。嗟。是不然。夫俠有三。有行俠。有遊俠。有死俠。名稱雖異。總惟其人有真力量。真見解。獨信其是不亂於衆。非獨障其關。不波於衆。逝撫而御之。則皆有裨於國用。上下數千年。略舉其槩。有以商人而能以牛犢師。令鄰閭之有備者。弦高是也。有以夾門監。而能定計却秦救趙者。侯贏是也。有以博徒而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者。劇孟是也。有躬耕徐無山。而能滅烏桓者。有五十不從辟署。而突入圍城。走泗州之寇者。有以忠義三百復海州。而金人環攻之數年不下者。有以不知

誰何之卒。五千人救澧澠諸州。偷物色之不得者。此其英風勁骨。得之性生。公也。而不問其私。義也。而不計其利。大德不踰。小則出入。白及可驅。鼎鑊若飴。非常之士。烏可以尋常求之乎。然其人非傭販混跡。則鄉曲武斷。非失職草澤。則隱淪物外。藉令破格收之。其類立見。大抵得庸謹之士。易得奇傑之士。難。烏累百。不如一鶚。勿以其不出於科目也。而輕之。勿以其不偶於俗也。而擠之。夫然後西方無美人之悲。鬼豈有千城之望。在上前舞之。謠不興。泄泄閭閻之思不起。故受金之曲逆侯。抵安劉之績。食馬之岐下士。致出秦之功。不然。晉不撫李特。而致亡巴蜀。唐不撫朱克融。而再失河朔。四雄以養士安。而秦以逐客亡。得失之明驗彰彰矣。由此觀之。則期安撫者。奇俠何可廢也。

選將條略

一選將須將武學。再振而一新之。許文武官與自身。歲得入補。與文學一體優待。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論。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又今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

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成

才者出試之。未成才者尚許在學。

一武舉舊弊。其以弓馬得者。不過遷就倖中。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而已。取之甚多。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郡國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廷策之。有異身奇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則將相兼得之矣。

一天下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三六九日。將

武經輜略。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鄉塾亦宜倣此。

一武事雖與文藝異。然須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可以致折衝。故必應對詳明。博通典籍者錄之。即武試。亦當先以策為去留。後以弓馬為高下。

一選將取其軀幹雄偉。音聲洪亮。身長六尺以上。藉

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一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可應。

一選將全在破其常格。或山林或行伍。或販屠或世

襲或官僚或舉監庠生。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總
在聞其聲。核其實。隨其材而用之耳。

兵鏡卷之二終

兵鏡卷之三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任將

軍者國之衛也。將者軍之命也。苟任將而不假之便宜。是縛孟賁之手而責之閒也。不恣其出入。是空馱馱之腹而驅之馳也。故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莫何以責其成功。且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古者天子遣將。躬爲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斗將軍制之。凡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不惟其制焉。然籌略則朝更。而毀譽苦於難憑。罪狀則夕變。而喜怒苦於難必。非古責成之禮也。錢穀則如山。而錙銖不得自擅。文符則如雨。而進止不得自由。非古專制之禮也。貴吏則笑短後。爲無賴。而俛仰其貌。驕人則持刺。號爲有權。而黑白其詞。非古隆重之誼也。此猶其優者也。至於事有所建立。而利害不得輒言。則留侯之箸不敢借也。

有所陳啓。而上狀不勝往返。則伏波之米。不必聚也。事之行止。咸俟報可。而湟中之曉。不敢抗也。是豈將之幸。而國之福耶。故莊賈誅。然後伸穰苴之威。龍姬戮。然後成孫武之功。則事權不可不重。班超之都護。至於四十年。郭進之山西。亦以十數載。則責成不可不專。陳平之金。不問其出入。中山之誘。何損於盈箚。則腹心不可不倚。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此制之者之過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

將難 屬任將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將之難。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於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殺人之事。非猛悍勁爲之上。不能而猛悍勁。勢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將之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行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

而默握其微權不可不爲之法而縻繫之也。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高之用信也。隆以繁壇之拜。授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夫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將得以罄材竭方。而開數千里之地。今之任將能若是乎。今之察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韓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

與參

三

而旁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於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於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含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賄也。將有餘貲以多賄死士。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出入。必有紀查。一士糧餉。必有稽實。大臣行遊宦。臣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美餘。纖銖不漏。於焉

已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剪鷹鷂之爪羽也。何望其懦歟。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傳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而孰知將不可專也。使繫纆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可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於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於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甚則任愛憎而存創。徇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乎。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趨治文檄。甲冑之人。不閉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克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沐血於戎馬。文吏指摘於簿書。死士轉聞於疆場。遂接爛談於庭署。雖有折衝之畧。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旄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頰

與本之三

四

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羈絡牢籠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梏維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畧豈豪傑多生於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於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鞞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巡邏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求於法而耻當其任幸於文而不究其施及其顛沛流離而後委之兵而不簡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已之變漢祚淪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權傾之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彌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常嚴擇任於委用之初而不當多監制於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希布之反漢藩鎮之叛

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欲我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任將條畧

一古者國有警君避正殿名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乃命太史上審三日之太廟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軍功刑賞皆決於外故將得以盡其智能

卷之三

一將臨敵制勝決機應變或阻撓之或候于候奪改差將吏適以示瑕於敵耳兵法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非不受也受則怨慢國也
一軍中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一切錢穀不得錙銖校量昔李牧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又陳平縱金反間出入不問方可成功一將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昔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訪賊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昔賈復與五校戰。傷瘡甚。光武驚曰。我不令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娶之。生男。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謹。

一社稷之臣。有牧民禦衆之才者。卽委之根本重地。可也。昔高祖留蕭何以守關中。光武屬寇恂以守河內。故調餽糧。運器械。未嘗乏絕。

一干城之將。卽宜委以方面之任。不得掣肘。昔齊威王以四臣照千里。豈啻十二乘之珠。而宋殺檀道濟。則曰壞汝萬里長城。可弗察乎。

兵鏡

卷之三

七

一上將之才。不必循級而進。得其人。卽如淮陰。築壇賜劍。一軍皆驚。未爲不可。

一任將之道不同。有以腹心任者。有以股肱任者。有以爪牙任者。任之爲鷹揚。武王之於太公是也。任之爲魚水。先主之於武侯是也。總在因其才之大小而真能任之耳。

兵鏡卷之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族吳仕嘉歷日父較正

將職

兵法曰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之才智不可不周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

兵鏡

卷之四

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陳伍部曲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軍道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牧養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安車則不輕來動疾則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欲潛還深入速則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欲潛還深入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

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所謂九變者圯地無舍水毀曰圯無依地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留也圍地則謀謀奇也死地則戰利死也塗有所不由由之則難險有所不攻謂要害之地深險不擊勿擊也勿攻勿攻也歸師勿遏歸師勿遏也城有所不攻謂要害之地深險君命有所不受君命有所不受也老其地有所不爭老其地有所不爭也之難守失君命有所不受也於事命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於事命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寨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寨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皆良將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

兵鏡

卷之四

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此愛之不可獨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也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而後所搗無不從移所指無不從死發號施令乃樂聞典師動衆人乃安關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

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佚軍食
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
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
從則謀事叛將自疑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
慮勇者爲之圖則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
勇使貪使過下之爲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計者察之
畏者隱之謀者止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辯不能
不使不欲能受誦能聽諍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
兵鏡

卷之四

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
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
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
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
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
下通聽諫無誑其名無變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
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
者與衆相得也

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卒疆吏弱曰弛吏疆卒弱曰陷大吏起而不服遇敵

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
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
擊強兵無選鋒曰比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
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
以退而退是謂糜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
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三軍
既惑且疑是謂亂軍引勝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
計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
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
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
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
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
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携手若
使一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
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
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
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阻遠近至於
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習衆寡審悉士卒審練
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候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將係屬將職

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忠與義而已殺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爲恨是

其鑑

卷之四

五

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下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固有貴死賤生之說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將帥也奮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固有好死惡生之說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未聞將帥用命也嘗聞士卒愛死矣未聞將帥之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兵法曰必死可殺調勇而無謀期必於死鬪者則可以設奇伏誘而殺之也自今宜令戒飭將帥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沉厚不捷爲法以玩忽輕舉爲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至倒用雖然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決死戰此愛死也冠將軍其衆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墮於重圍廟筭莫施陷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擒耶將忘命以死戰耶郭倬不死於符離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圍圖是皆不死其所當死終或死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爲將帥倖生者之戒

將本屬將職

李 登

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決斷可與循節難與權宜勇悍

強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盈。真良畏慎。失於猜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於局執。可與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沉靜。失於遲迴。可與深慮。難與應捷。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由是言之。爲將之本。莫過於英且雄矣。

將職條略

一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一用兵貴除謀潛運。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兵家

卷之四

善之善者也。故曰可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敵人全師。投降納土。斯爲上將。

一進軍不求戰勝之名。退處不避違命之罪。觀其時變。見利進而攻之。見害退而守之。兵法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一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曲直善惡。動息動靜之情。使之自然。和同。兵法曰。兵貴其和。和則一心。兵雖百萬。指呼如一。

一兵將新聚。彼此未相諳識。不可與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法令雖嚴。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

詢問材伎勇怯。強弱高下。選擇精任。使當賞罰。明信義。立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與師。戰無不捷。

一主將貴於和顏悅色。推恩下士。若卒有病。將必親行撫問。醫藥則士卒感恩效死。昔吳起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儼糧。與士卒同甘苦。至卒有病疽者。輒爲吮之。故戰必克捷也。

一主將饑不先食。寒不先裘。熱不先扇。倦不先息。用不先蓋。涉險則步。進必在前。退必在後。則自當賞則歸。衆夜必晚眠。曉必先起。兵法曰。軍竄未炊。

兵家

卷之四

八

將不言饑軍。并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寒不擁裘。熱不操扇。雨不張蓋。涉險泥途。將必下步。

一主將行軍。不以己之喜而賜賞。不以己之怒而行誅。又不可受佞信讒。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兵法曰。賞不記。讐罰不忌。親賞一人。則萬人喜。罰一人。則三軍懼。罰貴大。賞貴小。穰苴斬莊賈。是罰大也。拔卒爲將。是賞小也。又云。誅大爲威。賞小爲明。罰審爲禁。此乃行軍之三要。

一遇非時。賜賞及諸受護。隨時支散。不得調時。及城

落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恐致生怨兵法曰賞不逾時是也。

一士卒有罪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者即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

一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之重則四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遽刑刑則不唯行軍不利抑且軍心不樂耳。

一飲酒不可醉醉後不可行刑慮有所失。

一發號施令預定於先不得臨時反覆使三軍惑亂進戰無功兵法曰法令一出吏士無違爲謀勿貳

兵錄

卷之四

九

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一人失謀萬人受辜故定謀於未戰之前明決於臨戰之候料敵必勝一出無疑。

一金鐸鑿鼓所以威耳其聲不可不清旌旗旛麾所以威目其色不可不明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其形不可不嚴此爲齊兵之三要兵法曰用兵之要旌鼓爲主令明則可使三軍之士氣勵青雲雖赴湯蹈火應時可捷也。

一將須集謀不拘縉紳士庶請而詢之詢之一縣則

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適言不遺寸長必錄雖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爲急則底乎其可也。

一採訪到事聞善言不可遽喜聞惡言不可遽怒詳審斟酌斯爲有度有識之將也。

一野營止宿賊軍相近須主將每日親行巡察安撫士庶曉諭勤勞使之感動而後人心親附視死如歸。

兵鏡卷之五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鄭 俊秀民父較正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

兵鏡 卷之五

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驍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強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超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鬪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

效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屬選兵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困

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驍健出衆武藝軼格者別爲部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使將統押爲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

兵鏡 卷之五

上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背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售所能無不盡力效也

選能 屬選兵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才以助觀聽以容籌略春秋

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難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疾
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膏塗麾下者，蓋不乏矣。故
大將每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才，有異能者，無問勢
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杖策挾術，
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從來，可則明試
而錄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
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
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
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并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
導軍。巧思出入，能煉金刻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才
兵機卷之五
力驍健，能猿騰鵠鶩，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密
覷。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著轉式，達於休咎者，可
使佐諳。凡此倫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
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級，則
隨才爲差次。

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性蜀人驕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旣言秦晉人勁甲盾之子在於峽關杜洪之將在於賊水則秦晉何得而

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陵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偃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趙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田橫五百死士。東奔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亾之國。恤孤寡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而涼隴之人。又可知矣。殊不知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又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死。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門。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相爲
感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曰財志令
者亦以財爲役天下之財古人聞之皆曰聚人之
仇怨未嘗不以此爲首謀至於受千金之恩而甘

於圖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荆軻一人而已也何者壯士之顏色不在乎血氣之剛衰而在乎壯頭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資散施鄉里朋儕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鮮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宅日可卜其不我鄙而樂爲之用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之也嚴穴之士則曰聘以財而聘之也三軍之衆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冒間諜以破其腹心之謀求鄉導以乘其藩牆之隙非有賞賚以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爲我用哉是謂之財才相用

廣士 屬選兵

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國王霸募市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寓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才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使方爲招收而身才矮短所欠毫末則雖

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爲刺補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待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扼以等使扼以年齒更扼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轉一人豈知及等使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才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背犯徒項背刺環而才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才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才技兼習武藝戰鬪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納盜 屬選兵

李綱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悍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

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思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肅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思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慮五難也惟善爲馭者思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界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

卷之五

勸募屬運兵

北征錄

今日招軍之資用有三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調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牆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粟未聞有多獻者蓋買官獻粟素係雜流人皆知其不能遠到雖優之以免詮比之以奏薦而民間終不願售者以紹興之間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時之策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祇應招軍二百人與補

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今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爲效遠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備錢糧部轄起發至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並依軍功轉行立爲定制畫一加詳昭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招軍五十人與補一僧招軍一百人與補兩僧如此則招軍之費不繁而招軍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善義爲選兵

蘇軾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原選兵

戚繼光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忌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

機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其法唯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其人黑大粗壯手面辛苦皮肉堅寔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備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者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備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乃盡失其故態常先衰而走此武藝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戰而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軍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惟素質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備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不可易得思其次則必以膽爲主而武藝力大豐備者兼之但膽包於人之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

於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畫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游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儼氣易於振作先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結之以至誠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之謂功辦天下之事不過家人父子邑里之閒耳竟凡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偏行永守寧而所以使威嚴之永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

親重情真慈父之於孝子若也設生父必
子雖孝子且不能無後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
兵耶故必以恩信佐其威嚴庶威嚴有濟不然則威
父爲怨嚴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
載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

編選條畧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之一日內
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
何也新集鄉兵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
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賜或有人恐以禍

福候生畏悔之念。又要回家。舉此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唯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某官生管二號。記縣分都衛在此。某官生管三號。記年貌。庀記在此。某官生管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管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每牌下務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

典範 卷之五

十一

一號牌下。官生一。書手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生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兵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后。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原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腰牌抵一張。於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給與方色隊旗。

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紙內。照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圖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庀記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尺寸筋力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填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

一每定完。一人爲軍器。卽填於腰牌內。習藝空內。連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填記

典範

卷之五

十一

牌下處。處填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登錄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填格眼在冊。卽將一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填。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卽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哨哨長。來舉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伍相識。認照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

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鶩鶩次序前後
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
換。俱連生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
約在某日合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
牌。如此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鳥
合。今日入數。今日卽可鈴束。卽成軍容。卽不能更
換。而制以分合。卽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
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過完。仍照選兵法。分立
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便以重法連坐。
其一二須要立重信。此時重信一立。如古人徒木
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
也。

兵鏡卷之六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珠玉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較正

講武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遂申命將帥。選閱軍士。所司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於其中。擇地爲步騎六軍營。塙之處。左右廂各爲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各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將帥及士卒。集於塙地。禁諠譁。依色建旗爲和門。於都塙之中。四角皆建五綵牙旗。金鼓甲仗。威儀習備。大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胃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陣法。是日未明。十刻士衆嚴備。五刻將士皆擐甲。各爲直陣。以候將軍儀服脩執。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則每軍鼓一具。並止於其下。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合軍後。奏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合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

果殺已上。各疾趨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今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使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殺各以詞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變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爲客主。先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軍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爲餘陣。五陣畢。兩軍集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

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普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兵東西迭爲客主。爲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而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屬講武

凡教爲陣。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擊鼓。刀槊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告

兵衆

卷之六

三

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仆則跪。旗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甚。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鬪之脩。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脩則肅。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逆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草以示殺獲。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

疾。末教心。使庶務恭順。執事精微。又教之抵對。令贊。咄整肅。趨驟。趨捷。教之襲束。使畏懼。佩結。器仗。偷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卧。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教戰之法。號令既審。指捭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絕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以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伐猛怯。而

兵鏡

卷之六

四

爲之等。教旗者。捨者。先使把捉有方。盛旋進退。乃以干之長短大小。揮刺深淺。而爲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速。遠近。射的親疎。穿甲重數。而爲之等。教弩者。先使繫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爲之等。此教器械之畧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教爲要也。

習勒進止常法 屬講武

凡教前一日。諸營將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東軍立青旗。西軍白。南軍赤。北軍黑。皆牙旗。和門大將居於中。立黃牙旗以爲四軍之主。諸軍行止。視大將之旗。金

鉦鼓角隊之於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隊五十人教曰
逐隊自營纓旗槍至場左右兩各依隊次解幟而立
隊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便勻其駐隊塞空去前
隊二十步布列已訖諸營將校悉向大將軍牙旗候
處分每隊一隊定一戰隊即出隊前五十步聽角第
一聲絕諸隊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齊捺槍卷
旗張弓拔劍第三聲絕諸隊一齊舉槍第四聲絕諸
隊一齊籠槍跪膝日祝大將軍黃旗耳聽鼓聲如黃
旗前亞鼓聲動齊唱嗚呼嗚呼兩廂隊並進前至中
界齊開唱殺孽刺爭戰勝負訖勝從負不過三十步
去策 卷之六
審知其敗馬軍逐北聞擊鉦即止叫却行膊上架槍
側行面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角聲絕一時捺槍解幟
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進止如
散更聽角聲一會然後依次發引歸本營失節度者
有罪凡教戰如之加兵作大隊者即視大將軍碧白
二旗交即五隊合為一隊是合二角五其隊法凡卷
旗舉槍簇隊開戰一依前法若大將五旗交即十隊
合為一隊是合五百人為一隊是合大將五旗交即
訖欲還營聽吹角聲第一聲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
隊第二聲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則教

畢

教旗屬講武

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敞可以登高視遠之
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
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
裨副左右衛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
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
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蓋以易見而
生勇也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
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往來不闕馳逐以長
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
奔進退不趨走紛紛紆紆罔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塵乍合乍離
於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點鼓聲動則左右廂齊合
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過子
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初
位信旗下立俟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各雲蒸鳥散
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
右廂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疎密使無差尺寸
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

法者軍吏之罪。罰從軍令。既畢。大將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守之。使壯士五十奪旗。左廂奪右廂旗。右廂奪左廂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則賞。負則罰。因是使習知立陣之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卽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卽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封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卽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

玄武。

封爲坎。

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卽方爲

東。

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封爲震。凡右手所

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卽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屬白。

神爲白虎。封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卽方爲中。行爲土。土之色屬黃。神爲勾陳。封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黑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

動。聽號令施行。但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旗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官。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教步兵 篇講武

凡教陣。先量士卒多少。卽教場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廂相對。四隊夾一土壘。以次布戰鋒隊。第一隊爲戰隊。間一隊。抽取一隊爲駐隊。隊隨多少。每廂各

兩重布步。

凡入教場布隊。先六肅。次五方旗。次角次

鼓。次鉦。次詔旗。次左右廂兵馬使。次第相續立定。一

隊爲駐隊。一隊爲戰隊。皆取五方信旗。爲號。動靜皆

吹角一會。點青旗。兵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須

點。赤旗。大將副將同集。點皂旗。小所由悉集。受處

分訖。却歸本隊。成歸本隊。須候却。叮嚀晚論訖。南頭

第一隊兩廂各出一旗。以告辨。辨謂排比所教。告訖

旗歸本隊。卽視信旗合。擊鼓一槌。諸隊盡簇。信旗開。鼓一槌。諸隊盡開。却歸本處立。信旗舉。鼓一槌。諸隊槍旗並舉。齊唱軋聲。信旗立。又鼓一槌。諸隊槍旗並

亞齊唱千聲。諸隊擊手齊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聲勢。凡出至前又鼓一槌。架箭。又鼓一槌。皆唱殺聲。

即退至本隊立定。又鼓一槌。齊唱于聲。弓手齊出至

土河。各爲架箭勢。又鼓一槌。齊唱殺聲。陌刀齊亞。不

得背面起陌刀頭。却還本隊立定。凡歸隊却行皆不得

行也。信旗又三點一點。一交聲。三點三交聲。訖鼓三

聲。此三聲擊二行便長打鼓。皆作何聲。左右廂

並進至中央土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祿。交匪右廂退

左廂退至本隊前土河。右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

交。走叫與戰隊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本土河

前。左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叫與戰隊立定。

左廂退。右廂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聽鼓聲。歇

何何聲。絕鼓一槌。齊唱三聲。槍頭並舉與肩齊。又鼓

一槌。齊唱殺槍旗盡亞。三子三殺。然後擊鉦。鉦發左

右廂齊退。並不得回面起槍。至本土河立定。訖。候鼓

聲。一槌。齊唱于聲。槍旗並揭立。信旗合。鼓一槌。諸隊

齊作羽林聲。聽角聲。發羽林聲。止。教畢。祝信旗點着

地。即兩廂齊唱。喻視五方旗。及角聲行。左右廂兩頭

各出一隊。至第二土河。行依軍次還營。

教騎兵爲講武

凡出騎兵。湏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鉦。餘便

軍次。左右廂兵馬。相續至教場。去就進退。一祝信旗

金鼓。左右廂各十隊。大小隨時已至教場立定。惟展

信旗。餘諸旗幡盡捲。左右廂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

一騎軍。縱橫各四步。立定。吹角一會。點青旗。大將集

點赤旗。副將集。點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來集。湏

行傍隊前。從南左右廂。齊對抽來。準此法取教練領

處分。曰。兵賞。靜而惡喧。一切齊整。不可紛亂。去就進

退。祝信旗所由得處分訖。還隊各輪本隊士衆。湏

左右兩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訖。專聽角聲。第一通

角聲。絕。欽兵作隊。第二通角聲。絕。旗稍皆捺解。轡。第

三通角聲。絕。旗稍盡舉。而亞。左右廂擊鼓聲動。兩廂

齊叫。急行進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戰少時。右廂

鉦聲動。右廂引退至本立處。左廂鉦聲動。左廂引退

至本立處。其右廂逐至左廂第二土河。右廂鉦聲動。

右廂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廂人還逐至中心土

河。左右廂引退。擊鼓齊唱何何。更交戰少時。畢。左

右廂擊鉦。鉦聲動。即各還退。本立處。聽角聲。第一通

絕。捲旌旗。幟。攝箭弛弓。第二通絕。諸旗稍一時盡舉

簇作隊。第三通絕。各引散還。本立處。視五方旗及

旗從南作兩隊相對。直出向前至教場中央相合。雙旗續五方旗及鼓角卽歸。並如來次。

操敵條畧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宜便將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兵鏡。

卷之六

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一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堅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播鼓該退。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若播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固肯是這等。大家共

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一掌號笛。卽是吹鎖。卽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

一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卽立定看聽。有何旗幟。有何號令。再行。

一歇處吹喇叭一盞。火兵卽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盞。各兵吃飯。吹喇叭第三盞。各兵出赴信地。

創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

一喇叭吹天。萬聲。是要各兵吶喊。

兵鏡

卷之六

十二

一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卽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

一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卽便挨隊。甲疎疎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一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

一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一吹呼囉。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一點步敵。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每點敵一聲。走十步。

一播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

一下管定播鼓立時旗是放火兵出營橫汲掌號是收回。

一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腳下便再轉身向前立定。

一打金邊是發人探賊。

一摔鉞響是要各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

一塘報撞小黃旗是有賊至。

兵鏡

卷之六

十三

一旗幟各兵認定各搥哨顏色但本搥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即左行右點即右行前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搥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

一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管放銃一箇纔許放銃每次喇叭一聲放一

過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

一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兵鏡卷之六終

卷之六

十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邑程廷先賓王父較正

行軍

大將既受命於君與師動衆選吉日鑿函門而出長驅十萬之師張設輜重什物軍需之類深入敵境紛紜雜沓事有萬端不可不明然所最要者軍行之法試略言之其法先以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

兵鈞

卷之七

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卽令三五騎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准此候望右虞候旣先發半安營踏行道路檢行水草左虞候則押後收拾關道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若道狹不可並行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

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平川潤可得並行宜作統行法其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口押輜重遙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類如軍行賊境洎爲方陣而行逢賊立即成陣戰鋒在外輜重在內所謂發引有序緩急有備此軍行之大畧也

兵鈞 卷之七

行軍條畧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襪器械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機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盈喇叭響收拾軍裝第二盈響整隊擲立第三盈響啓行先令鄉導及遊兵前引隊伍不許停擁斷隔一軍行尚靜惡道靜則有序道則必亂且恐賊知覺又不得頻叩金鼓亂軍聽聞只以綵旗舉則興行

按則伏正仍十隊爲一節通相舉旗招之。

一大將建五方旗依方而配色黃旗爲四旗之主居中建而不動常使諸軍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應之東方有賊舉青旗應之西方有賊舉白旗應之北方有賊舉黑旗應之無賊常偃之諸軍見本方旗舉本方急裝束以待旗若招則前進旗正立則止旗却偃卽回

一大將置鼓四十面副將十面營列一面行卽負隨纛下在道及夜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逢賊卽擊之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擊

鼓前後軍往救後軍擊鼓中腰往救

一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山鎮開黃旗遇路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烟火開赤旗遇橋梁開白旗以告大將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驚駭人民強買物貨欲食奪人乘騎宿舍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或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兵宜擇地下營中嚴隄備若風從後背來者是助我軍宜急進兵然晝夜取勝者有之又因逆風設伏待賊過發

伏擊之而勝是又以權佐攻也

一軍入賊境若渡船若過橋梁俱先以重物決之然後渡軍

一渡水如水深卒無船筏卽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別搭檣上繫定先令水手攀索過水方令各隊將刀鎗器械每十條爲一束或於近便處採斫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撐曳過水或用大甕絞作排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吹氣在內繫其袋口囊可渡二人或用救甕絞定作筏渡人

尤妙

一渡人馬須防賊上流壅決先選驍士據其上流又不得自相競渡躁踐譟噪恐爲賊聞卒來邀截須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約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招第二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待末隊過盡依舊隊伍而行縱有賊來攻易爲應敵

一過關隘或山林蘄薈之地須先選超捷二三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去把其出道又選驍勇四路搜索審無藏伏然後進兵

竊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薪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敵境。飛輓不通。糗師踴危。益宜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卽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度全乎人力。不至爲賊困逼也。

一 米一石。取無穀者。淨陶炊熟。下漿水中。待水曝乾。淘去塵灰。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熱水浸透。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一 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卽堅小不消。一人可食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

一 粗布一尺。以一升醋醃浸。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以方寸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一 小麥麵。取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如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一 鼓三升。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一 米麴一升。人可食一日。

一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三十人可一日。

一 軍入賊境。所經要路平陸。須遣乖覺人前行探地。審試。慮敵人先作方田陰坑。種苗於上。誘陷人馬。一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難通。卽令每軍把一木板子。及一束薪。斲之類。填之立渡。

一 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趨捷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緣梯並鈎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卽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縛橫闕爲軟梯。與衆軍登之。

一 軍過泥途甚深。人馬難進。用草木鋪於道上。次用乾土鋪之。隨時可渡。且防賊截發刺於其中也。

一 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軍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鎗神砲。神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取勝前進。

一 軍中車乘。搬載或擔。檠檠草輻重等物。並宜在路中心行。兩下用甲隊遮掩。恐被賊邀劫。

一 暴寇來劫掠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恐敗。候其去。則從後邀擊之。

一 騎軍入賊境。戰具之外。不得負斤兩之重。步軍戰具外。帶物不得過十斤。

一遇急難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饑。

一山行即採松皮搗爛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一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梅乾與冰片啣口中俱可止渴。

一每人將葫蘆或竹筒或羊皮囊可受二升者料前程乏水即盛行。

一馬軍每人將乾酪餵馬恐馬渴乏。

一邊兵遠行則有糜餠飯粳袋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麪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待冷切作恭子

兵彙 卷之七

晒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沸而食之如行路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飯粳袋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且久。

斥候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者令彼鄉國之士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印中路爲却行之狀或上冠傲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密聲晦迹懼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視他物以迎知敵人之情故見水泉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象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

逸者謀潛襲也凡若此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候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予不得望右予以爲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凡軍前後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幟一絳幟遇騎賊舉絳幟遇步賊舉白幟前後遞相傳舉賊百人已下但舉幟指點百人已上舉幟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兵彙 卷之七

探馬

凡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各揀壯馬給與之若兵多路長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旗無賊則卷有賊則開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開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以迎戰也。

哨探

南北之地不同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異而哨探行路亦不同何也北地雖間有山而平地實多出塞

之外。長坡大川。黃沙漠漠。目無際。或三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闊斧。馬步相兼。無不如意。而虜馬尚且依山附壑。潛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及擔報。預探明白。方敢進兵。如黔省之地。山險萬疊。接連連。無窮無盡。一線之路。迤逦其間。或兩畔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盤蛇曲徑。無地不可伏兵。無地不可邀截。若不預遣熟知間道岐路之人。先期哨探。却任意冒險妄行。既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強兵。三後。行尾難援。即兩鼠聞於穴中。將勇者勝。倘若勝則可矣。萬一不勝。前途倒戈。一線之道。奔走不及。恐兵氣

人馬堆積於道路。各要性命。自相殘殺者有之。縱避得免。而墜崖落壑。吾知其不免矣。敢不求萬全之術哉。今姑以見在營兵一千演之。每隊須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膽可包身者。兵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於馳騁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爲一塘。共十塘。令彼前行。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凡道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步兵執小五方旗一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遇

圖探望。如側近有草木叢密。掩藏人馬之處。須要細細搜索。若並無好細埋伏。及敵兵在前。步兵執旗。就立於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營。令馬兵先馳回。即報

一塘無警。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三塘四塘五塘。直至十塘。皆如此報。其步兵即相山形。如山形方。方屬土。即執黃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即執黑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即執藍旗。如山形一尖三尖。或四五尖。即爲銳。銳屬火。即執紅旗。如山形圓。圓屬金。即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營如十塘已盡。每塘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計軍行三十則疲。即可止舍。尋看地方少寬平者。即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塘倒捲上前。再如前式。起擔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截。倘探兵不虞。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即相山形。布陣。惟備其探兵一名。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即潛入深山巖石。或草木深茂之地。避之。一入之身。敵亦難覓。至於擔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之邀截。擔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酌之。凡有賞犒。獨加於衆。庶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急卒之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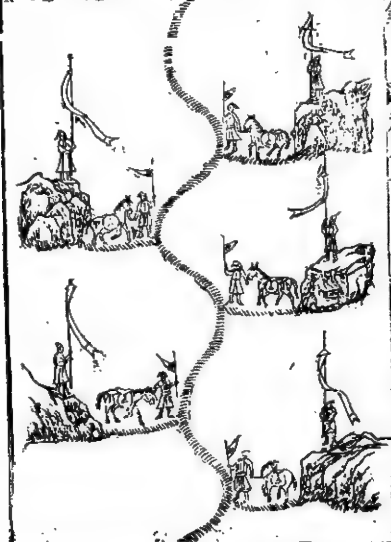
山谷行營

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或誤闖入敵伏之中。爲其所陷。不及

報我冒然而進。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隅。尾難援。豈容不先爲之防。今月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管兵一千。分爲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卽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卽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立營之中。當路口包

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截也。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軍。無過此步步爲營之法。

發哨兵探馬搜奸擒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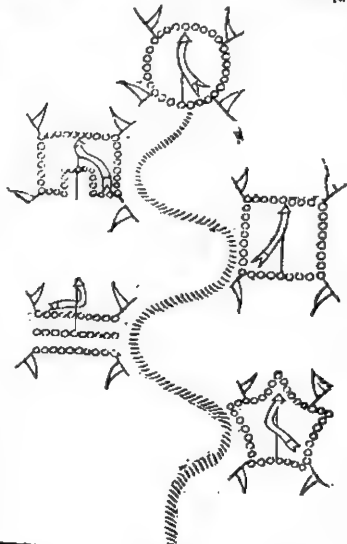
山道路險步步爲營倒捲進

真鑑

通鋪

卷之七

十三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者須置通鋪以探報警急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縱非寇來之方亦預置之

行烽

凡軍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外權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見煙火撥襲烽火人且伏人於賊路左右止宿以聽如覺賊來即舉烽通報伺賊十騎

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之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大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即放三炬應滅準前前烽應訖烽火人即赴軍中若虜不到軍且抵山谷藏伏四山既置烽火軍中即置一都烽應接其都烽如見諸烽忽舉即報大將某道烽起大將當須戒嚴應敵

軍祭

其禮除地爲壇用太牢以祠黃帝軒轅氏其牙神靈神祠以少牢其幣牙以白蠶以皂用剛日祠之於壇統以青纓覆以帳幕風師雨師馬師其薦獻亦用牲

其銘

卷之七

十四

年酒脯香幣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將帥具官某謹致祭於某神凶黨首難干紀亂常毒流生民惡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繁神是助尚享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較祭軍以車轅之而過謂之犯較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爲戰陣之首也今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感激衆志然後啟

行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謹聽予令。今戎夷不賓。侵犯王畧。撓我邊陲。害我稽事。毒流於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

定議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倘軍中或有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爲怪。一切不經之事。士衆見之。未免生畏。主將當鎮定詳審。處於未萌。修德政令。以祗天眷。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觀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仰指。金鐸之音。揚以清。鞀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忠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畫。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稱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

鄉導

主兵者。審知地利。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然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蓋孤軍以入人之境。彼嚴密而待。

兵鏡

卷之七

一

兵鏡

卷之七

十六

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卒之闕。夜止則有虛駭之撓。須臾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蒿。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可以料敵。則鄉導爲可無也。願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謀。所使陰持奸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者。借之出處。密防其貳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辛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暄。夜色晦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用指南針及指南魚。以辨所向。

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濶五分首尾銳如魚形
置灰火燒之候通赤以鉄鈴銜魚首出火以尾正對
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
木梳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
也指南針即羅盤內所用者

字號

主將在內副將統兵在外出戰凡軍前缺用及賊兵
事宜必用文牒往來告報倘被奸人於路接之漏洩
事機及遭其害合將文牒題內於月以下書號即知
所言事宜故先置薄兩用符合配定字號主帥副將
各收一本隨身字號或用古詩或千字文假令配定
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步兵如副將軍前要請弓箭文
牒上即書天字號上加印記主將便知所請而文即
書本字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如此則軍前動
靜應報若神

啣枚

啣枚者所以禁喧譁而恐賊知覺暗記識而便察動
靜也整肅隊伍則用之出奇設伏則用之晝趨險要
夜襲敵營則用之其制長四寸濶五分陽面書某哨
某隊某甲兵之姓名陰面書某官押寫啣枚號令油

餘掛頸靜砲響則各啣枚肅靜其制雖微而其用則
大不可不知也亦有用圓枚者不如此更可查考

兵鏡卷之七終

兵鏡卷之八

新都 吳鑑顧長卿
吳鳴球玉宣文

同邑汪 梓茂才父較正

下營以後倣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志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圓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不併莫得

兵鏡

卷之八

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亂也然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旗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

僻以朱雀於立午地白虎於立酉地玄武於立子地青龍於立卯地招搖於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群牧放

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即布大方陣營內有七十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即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使圓圓則易守其二十

兵鏡

卷之八

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諸家軍營九說

凡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櫓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濠城營木柵之類

立槍營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令均黃昏搗鼓各着本槍鼓聲絕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

烟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卽知有警。預作提防。

櫓槍營

凡櫓槍爲營者。其槍如鴉巢。櫓幕外七尺。櫓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若久駐營中。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

掘壕營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裡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今實勿至摧塌。裡面削成。其上通人行止。壕門掘徹。卽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弱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

築城營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

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三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車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八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五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柵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閘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卽須尋擇水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產。其制立槍爲柵。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居營中。布官健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

置更鋪。夜則環營擊更鼓爲傳。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卽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

凡每人配短馬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頭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地網

凡賊境下營。或與賊交戰。須用地網。當於敵人來處。夜密遣衆掘成客坑。上覆以脆薄板片。或只剝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如網。上或以舊布片蓋之。將草上鬆緊雜用。用兵迎敵於近客坑處。嚴陣待敵。

大鑑卷之八

五

間少爲退回之狀。則敵必前來捕趕。陷我品客之內。卽急回。以長鎗徐拘扎鈎之。無有不勝。今虜亦知得品字坑矣。邊地沙厚。風吹若魚鱗狀。坑上沙薄。且新鋪者。則無此狀。便可認識。若用此坑者。須作爲魚鱗狀。且記定地網中有可往來之路。伴敗卽從此回。誘賊急趕。庶可陷賊。

下營陷騎

預設道路

陷騎之法。不止一端。大率不過虜騎衆多。不容聞敵伺其所行之道。制爲陷騎之具。勿令賊知。然後示之。

以弱。以誘其必來。咬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墮我之圈。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穽。而不可脫。其法有六。一曰伏鎗。用火煉竹鎗。斜埋成列。却於鎗頭所到處掘地成窟。長一尺五寸。濶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内。次以竹圈挽鎗着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見。復用挽鎗竹圈從窟內繫提頭。索別曳於鎗頭所止處一丈許。遇賊馬踢動。提頭索拽去。挽鎗竹圈則鎗頭向敵起。地三尺。賊馬無不中傷。二曰絆索。用麻索各長五丈以下。兩頭及中間各長一丈。用木椿繫索。釘之於地。用青竹竿五條。撐索腰控低着地。扣以機結木鈎。如獵具制。遇馬足觸動機結。則撐索竹去地三尺。賊馬無不被絆。三曰馬拖。用竹削成筋大。其長數倍於筋。其錐甚銳。用以簪地。其尾則用熱湯煮過。令槌碎。和麻合以成索。索尾又安扣頭。扣轉於竹片之上。仍將鎗桿搜索於竹片之首。遇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鎗自掣其腿腹。四曰馬箭。用掘地成穽。深一尺濶三寸。內置攢錐。遇馬足被陷。則攢錐自刺其蹄踵。五曰青穽。於麻麥草芥之地。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蓋蓆。若盤竹蓆之屬。覆之。而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六曰白穽。於塵沙土石之地。

掘而成甕。不拘廣狹。上以蘆蓆竹荊之屬覆之。而掩以塵沙土石。隨其地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以上六法。皆於道路預先修設。以待其來者也。

撒擲在地

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磨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常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鉄爲之。二曰荊藜礪。之以鋒。淬之以毒。以鉄爲之。三曰茅針。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鉄爲之。四曰鷲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鋭。以鉄爲之。五曰菱角。以鉄爲菱角。六曰阜角。以鉄爲阜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筌揮撒擲在地者也。

因地設險

平原曠野。我知而敵不知。其施巧易。道狹路隘。敵險而我亦險。其施巧難。兩難見巧之際。莫若因地設險。使敵騎之來。可入而不可出。吾軍之利。可見而不可奪。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爲圈。插於馬道。以索續於竹圈之上。用套馬足。二曰截徑。用竹弩一張。竹橋

七片。披菱箭一隻。以馬尾頭髮之屬曳之。馬道馬頭觸之。則箭發。馬倒。三曰伐木。馬行於林樾之中。令伐木橫道。則馬不可過。仍止令半折。不得伐斷。恐爲敵入下馬。拖拽離路。四曰結草。馬行於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斷絕。碎石堆塞柴茨。却於四圍將草結圍。其稍令闊斜過路。馬急走。則被絆。眾隊皆倒。五曰種冰。道路險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坡陡岡。當令迎風灌水。凍結成冰。則滑溜不可過。六曰裂石。馬道窄狹。兩傍皆山。當令鑿石塊。阻之。兩傍皆水。當令抄掘大石塞路。七曰折橋。馬若經過橋梁。必毀折之。令不得渡。八曰礮礮。版用版釘礮。釘於上。行則載於礮。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中。以上八法。皆能阻賊騎於道。險要者也。

誘陷

扼賊於險。法以借矣。但賊知險而不入。將安用之。則又有誘騎之術。使賊馬見此。踴躍而前。奔騰而至。自抵死。自投陷。而不容止退。其法有四。一曰驚誘。敵馬行遠。久闕草藭。故下置陷。鎗刺。而上覆芻秣。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二曰餌誘。賊馬饑餓日久。故下置陷。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馬見之。自投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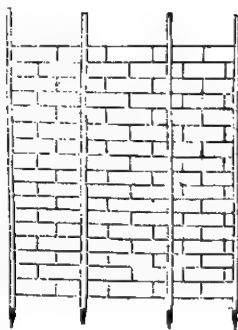
二曰獻青。賊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茨青蒼之地。設陷筭鎗刺。使賊馬望見草色。而不顧險陷。四曰獻白。賊馬入境。久不汲飲。卽於陂池溪澗之地。設陷筭鎗刺。使賊馬望見水色。而不顧險陷。以上四法。皆令賊馬自赴水火者也。

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騎緊要。其他如水藥之秘。風沙之變。雖云奧妙。然微似浮誕。姑置勿論可也。

下營布城諸器圖說

夫不可用車之地。卒遇緩急。兵無可依。賊洞見我。無拒禦之備。必散盡力向我。故暫設布城。疑賊眼目。賊見我立此。不知我主何意。且不得知我布裏虛實。外復立拒馬。蒺藜以爲禦。賊或誤認爲真城者。不敢輕近我營壘。如或膽料其情。我已備之久矣。烏銃俱向布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彼外不能視內。而我於內。弩矢銃石齊放。一絳之限。有若金湯。如賊亦打銃弩。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於布城上。可禦鉛子矣。

布城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每一隊獨立爲營。務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

拒馬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尺。上用屈鐵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蕤 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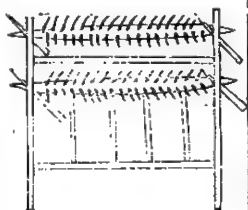


蕤 蕤繩連利於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一繩俱用繩串入蕤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兵範

卷之八

城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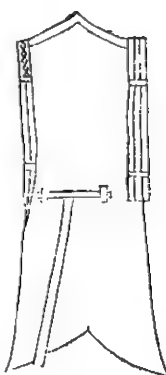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堞五尺深木二道大竹釘浮拴上約可二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立成營壘

釘牌式

正面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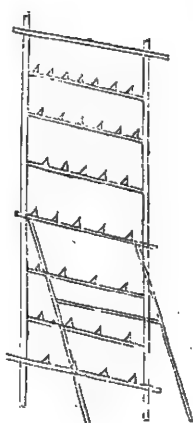
兵範

卷之八

十二

牌法或用皮牘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四陰凡兵所帶繩串蕤掛於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圓藤牌雖爲擊殺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惟此牌可以整營陣齊進止遮人衆壯士氣進如堵牆退如風雨然只可以遮刀鎗而不能革鉛子尚有軟壁在焉其法長五尺橫闊二尺

軟壁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絹絮被掛於架上以張陣前皆鉛彈亦可擱路阻險此無他奇異窮取一將從便之法耳不若剛柔牌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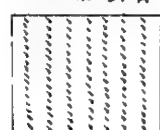
剛柔牌

第一層用生牛皮第二層用好大套綿布納之貼牛皮裡

第三層用薄桑皮紙毯密排相挨



第四層用好套絲納布一層蓋裡



其架用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套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裡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張鬆鬆團為一毯

換行排之又用套棉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此外或用鉄為鋒或用鷲毛人髮或用寄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其遮禦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臥結實

其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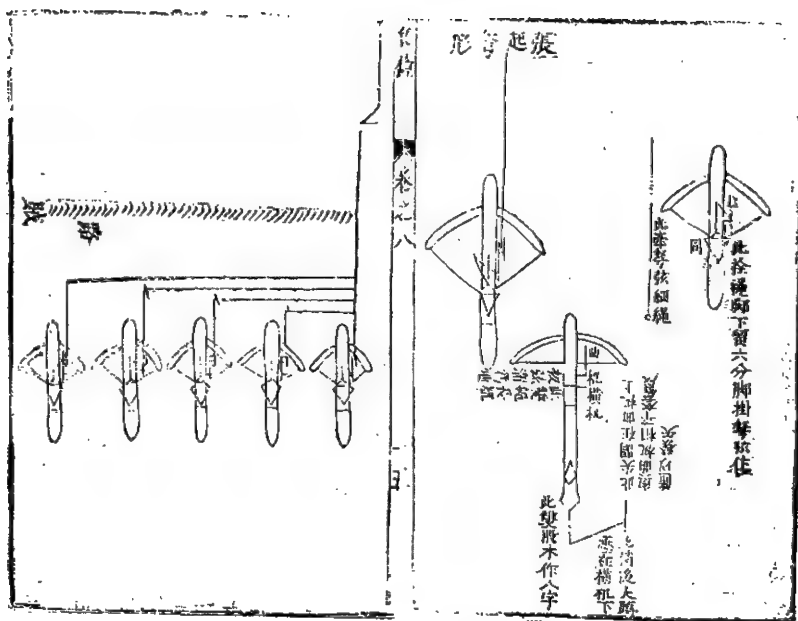
卷之八

十四

鬼箭



此筒用猫竹去皮底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為底貯蒺藜應之於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鐵蒺藜糞汁炒染毒藥用以截脚名曰鬼箭撒地以為阻路守險之用



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椿於二三十
 柳路而下堆草藏形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自
 人須阻所行要路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
 發於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
 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
 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
 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不意
 又有未發之機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
 川且未必矢矢俱堆着人身也

丁營擇地

兵鏡

卷之八

十六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各曰天
 竈是也
 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
 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各曰龍首之
 地是也
 一不居死地謂安營若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久
 居士卒必爲疾病
 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圓
 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一不居地獄謂高隴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

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迴避應敵。

一不居江河溝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援卒難相救。

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臨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卷之八

卷之八

十七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有舟楫船檣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

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

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

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妨。

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

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

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

一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緝耳差白旗子探報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

綠營雜制

一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當四司官典兵官及

兵鏡

卷之八

十八

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

火主持畜產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

瘡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一下營訖司司及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

破綻損污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

爲察記準法科決。

一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糜費。

一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

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不禁

一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一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爲保同行不得分散通相聲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事及受外人賄賂犯者重罪同保

一廝没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彼用

夜營

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使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

要馳告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

三五十人於營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舖每舖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

外舖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呼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

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凡軍營遇夜又於城裏要路以探騎爲暗舖各持薪炬藏火通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伏人或於高

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舖舉火前舖應了即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火舉火相應

凡馬舖每三十里一舖以押官部押

凡每夜定舖時每舖令貯火炬五條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舖並相傳救相報不得隔越仍

令諸營通燈將士但被

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稍多中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警軍多作叫聲宜審辨之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若賊

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

營

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常先與諸將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椒之類爲號被犯之營聞之即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恐賊人偷號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衆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

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舖兵計會交牌。日夕通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間覘者。生禽以歸。以訊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令遊奕人知。

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兇難聽伺。如夜間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虞聽探之不遠。故又選聰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

步兵卷之八

二十一

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濶者。置三四所。若孤鎮舖柵。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置一處。亦以子豹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倣夜戰

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

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次諸營環之。隅落鈞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若立營空洞豁直。部分無法。有賊夜至軍中。斫營軍中必致驚擾。雖多置探候。嚴爲衛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間鼓聲即起。即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然。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開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衆人潛入一營。斫營殺士。諸營即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湏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羅網矣。

兵鎮

卷之八

二十二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下

字是行答密封面付領回各營將開行密字
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哨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
靜無言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
不答即是姦細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
報大將坐處分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
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警人記其舖分
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

更時

四卷之八

三三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
一百籌長三尺闊一寸題云某月更籌以探更人每
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
一百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籌九餘一

里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籌五十一更傳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里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籌八餘一

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籌八餘一

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籌一十餘

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籌五十五一更傳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籌一十

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防毒

下營近敵境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

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沽買酒肉脯

醢魃豆之類亦須審試然後食之

凡防毒有五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毒

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死水不流四謂夏潦漲澤自溪壑而出其色黑及帶沫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毒毒草毒木惡蟲毒蛇有如含沙水弩見蚊之類皆須防慮不得已先令死罪人或孽畜嘗之然後可飲。

尋水泉

行軍下營須先擇水泉虞候在前兼視水草道中遇水則揭青旗以告衆

一軍至處之水則視沙碛中有野馬黃羊跡縱尋其所至當有水

一野外鳥獸所集或水鳥聚處並當有水

一地生葭蒿菰蒲并有蟻壤處其下皆有伏泉又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當有泉

一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雄雌相合滴灰黃礮因縫勿令氣泄推竹首挿水中五尺於竹末燒松梓薪或乾草使火氣自竹內潛通水所則水自竹中逆上

一越山阻看巖谷中有水以繩繫竿頭引掛高處攪固能勝人便即令下又增繩次引人而又加大繩

續更汲上則千百人可濟

養病

九軍行士卒有疾病者啣傷者每軍先定一官專掌藥餌臥暴及扶養之人若非賊境卽所在寄留醫治并給僦人扶養若在賊境卽作驢馬舉隨軍而行每月本隊將校親巡醫藥事知官以所疾申大將間往臨視疾愈則主者僦人並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棄擲病人并養餉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絕而死者不可得也其有死者常醪祭酹墓深四尺櫟枝爲窆

卷之八

二十

牧放

九軍行每營先差一官專知牧放不得違繫諸營各作一異旗放馬一記旗放驢並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卽計會營將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卒有警追喚見旗則知驢馬處所

九牧畜馬居中央驢放在四面援馬牧人並於驢群四面環遶若賊偷盜驢群在外驅越稍難

九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闌失理認如死卽中所部

官驗印。是本營畜產。即令皮剝。如印不同。即是盜。獲他營畜產。論如軍律。

凡諸營遺失驢馬衣服。獸連並於桿後。虞候處理認。擄取及借人不還。并剪破印記毛尾者。論如軍律。

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更量。分數增給。借馬諸營除。

六獸外。并火別置驢一頭。准借疾病添補。如當隊。

不足。均抽比隊比營。其雜畜非急。兵士不得輒。

騎。

軍中畜產。非理致死。並償填補。

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即應乘官馬。非緊急不得。

輒奔走致汗。及打磨傷破。並論如軍律。居則輕臨。

敵則重。

凡官健有私驢馬隨行。即官給芻秣令均。以爲充用。

凡車牛行十里一歇。仍制口鼻。三十里一飲飼。

凡征馬之職。有副使有總管。有押官。有子將。並擇善。

牧養者充。有群頭擇善騎教習。及知醫藥者充。其。

數以馬爲准。

號令

許洞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

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從後。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曰怒言。怨其不賞。主將。

所用。嘔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歡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學器械。

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溢綉。旗幟爛敝。此謂欺軍。

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譎豪竊。以流邪。

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閉是。

橫非。構怨吏士。令其不悅。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

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

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囑垣。竊聽其事。此謂探。

軍。如是者斬之。或間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

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

低眉俛首。似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

伍。爭前亂後。行列喧譁。不馴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

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甚或伴死。因而逍遙。此謂。

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

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

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

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

此謂任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令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涕泣而斬馬謖。獲直立表而誅寵臣。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國朝行軍號令

一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勇敢人陣。斬將奪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

卷之八

而能救授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

一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卽爲報知。失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

一下營之時。遇有鞍馬衣甲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皆卽擒之。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卽時報報。

一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擊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

一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擒。一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

一對敵之際。一隊遁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

卷之八

一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

一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已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一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點閱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

一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人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一夜行相遇即喝問有荅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荅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

一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為號不許聲音相同荅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巡邏者即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

一行營須待大營旗幟起行或聽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口下營幫撥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拘鞍伺候長圖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驟騾者即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役官治以重罪。

一各營有失火者卽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

俱重罪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營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大藏自用。

一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卽令醫療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一長圖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左瞻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入營及四面砲響者卽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不許頃刻遲慢。

一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卽斬之紀功過

兵範 卷之八
官遇有功者卽紀之有過者卽錄之以憑賞罰

一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罪

一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旋風揚沙野獸騰蹄及見死馬牛羊與遺穢踪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

一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卽報功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勳

無勘合者不准陞賞。

一號令總兵官告御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賞罰

仇俊卿

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可以強吳故賞罰兵家之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穢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燬以爲捷而計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榮幸者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昏迷何以服服人心振揚武烈顧其鋒鏑縱橫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飽主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身冒矢石亦賞之所首推也苟或倖降以爲功誘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然惟當守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親視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獲勝某陣得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

方職也某人敵退某人其既勝也某人其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祭之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若冒報立功之人則而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至於寡謀怯戰有罪當誅者亦必一一而覈核之然後賞罰明而士衆服斯可以永示勸懲也

國朝行軍賞罰

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一

卷之八

三十四

帶房賊擒斬一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爲首陞一級至二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爲從及四名顆以上俱給賞

一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七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

一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

賞。

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類陞一級。至十八名。類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校。幼男。婦女。與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

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次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

兵部

三十五

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主。

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者。擒斬達賊五名。類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類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

一陣前當先殿後。斬將塞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

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

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爲等第。七十名。類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類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類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該所鎮撫別種賊寇。連加女直三倍。番賊苗蠻六倍。反賊十倍。

一軍人有功。陞一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該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

兵部

卷之八

三十五

實授百戶。該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該所鎮撫。總旗至該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卽以此爲則。遞降。

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

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

一由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
等官班師之日本部照功次冊具奏陞賞。

其鏡卷之八終

兵鏡卷之九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纂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汪 京天都父較正

計戰上

許洞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達
近之用其術有六。夫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聲
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急彼守，必緩
陰以擊之。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
壑，不可卒濟，卽駐兵築壘，鑿林剝木，廣爲舟航，示以
必濟，夜陰令精兵銜枚於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之
守。俟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抵
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始以爲然，所備
必緩，卽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亟
渡，出其不意，我卽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
向，敵人鼓譟挑戰，勿卽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
陣且動，卽亟出突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
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而四出
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

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惟以強弩創捕戈鉞而
已。俟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令後伏兵先出
強弩射之，後麾前陣兩向，兵隨逼敵陣攻之，稍動則
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
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
也。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
必敗，率有勢焉耳。勢之勝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
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
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
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遇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
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懼
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爲
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憊懈怠，
卽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
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
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者也。又
若累戰累北，更士具於敵戰，此之謂挫勢者也。將無
威德，謀慮賞罰不當，更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
勢者也。更士誼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

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其勝勢在我。可以指揮賊矣。勝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慢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振。掠無所得。敵之衆心。日益以慢。當於中夜潛聽其呼更號之聲。小有所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勢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兵擊之。必勝矣。何也。凡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弱鮮能精謀深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轅之。堅陣以俟。一鼓不勝。彼鋒必挫。反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揔括之多。豫料敵國之兵。如敵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矣。餘皆疑兵。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之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佯示以疲倦。

兵鏡

卷之九

三

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我豫於諸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過半則邀擊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急矣。得便地者。心多恃之。持久必緩。故可以俟而擊之也。是皆反用五勢之法也。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擊者。敵有輕勢者。可以突擊之。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蹶陵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剛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折木旣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知水火之王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兵鏡

卷之九

四

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間諜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也。

計戰下

蘇軾

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

委

卷之九

五

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之憂。在項籍耳。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愛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卽之

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亾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壯。益右以爲恥。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搗。蓋一陣之間。必有壯。必有左。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吾親行陣。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吾亦不過敵。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戎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難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毋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卷之九

六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有以多勝敵。有以速爲策。有以遲爲策。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殲之。其機在少。譬猶處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驍虎豹犀象以助

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殺其間。與敢
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被謀而出。聲震天
地。莽兵遂以大潰。肥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
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
之。乘其軍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
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
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來勢。而剛感之。不假於多
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
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役不再籍。非衆其力。則
不可。故秦伐前而王翦以爲非六十萬不可。卒如
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爲郡縣。韓信既
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九塞
燕趙東擊秦。南絕楚之糧。追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
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爲
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爲策者。
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
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
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唐都。去成都數十里。勢
若風雨。所至奔敗。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
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瀾漲。

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
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
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統果擒。然則
以速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
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虎。俟其困而
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
剽輕。利於速戰。難以爭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
之爭。而絕其後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趙克國之討
先零也。以謂強結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
不貲。故上屯川之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以待弊。而
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
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也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
也。善用其機。皆足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滅。若
陳壓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
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
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伐與衆同。非國工也。動
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
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速谷。
死絕之地。敗壘夷墅。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

內整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不嚴以驕敵。彼既不能識隱之以變。衡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振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禦之敵。衆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下關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人六震。衆以爲危。我不以危。迷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密傳。以天命慰撫吏士。外閉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問求問。我作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作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愚也。當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以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單騎挑之。此用異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後。不可語奇。此之謂也。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必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必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

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必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餓所愛哺之。衆有憤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驅。衆有懼之用矣。人心疑惑。陰爲鬼詐。衆有天之用矣。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神決智。安能行之耶。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故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又曰。兩敵未交。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以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觀敵而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曰先則弊。後則懾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

不戰屬計戰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勢均矣。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於自然耶。夫鬪勝負於死生之場者。謂之戰。知其必勝而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爲次下。故齊人之得郕。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於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選整之旗。擊堂堂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

卷之九

十一

事也。以將帥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哉。今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衄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曰。雖大好戰。必曰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善。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鬪。未有得已而鬪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求不戰之法。一若夫鬪智角力於勝負未分之地。吾所不取也。

料敵將屬計戰

夫因敵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其將

之能否。而後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設其將愚而信人者。可誘而詐。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輕變無常者。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鬪。凡兩軍相望。而患不知其將者。當令賤而勇者。將吾輕銳之衆。犯而挑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地北伴爲不及。見利伴爲不知。此智將也。勿遽與戰。若其衆誼譁。旗幟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敗。又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伴爲不敢爭。設奇兵誘我以奔北。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謀來。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或厚賂以相悅。後軍則減。合營則偃旗。非得地而不合。非全軍而不侵。以多舉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防。備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卷之九

卷之九

十二

察敵形屬計戰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木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

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扶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鉤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會會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怒而相迎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輅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貴益多足以併力料敵取勝而已。若不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十有五。見賄可擊。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可擊。不定可擊。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爲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開險可要而取。進道易。

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卑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莽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又有不下而與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天疾風大寒。刮水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饑渴。務於取涼。二也。師旣淹久。糧食無備。百姓怨嗟。妖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度。言聲而處。三也。軍資旣竭。新傷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馬疾疫。四鄰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聊。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譁亂。七也。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八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衆。惠施博流。賞信刑察。察必得時。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敵角人馬隊伍。誼靜以避之。凡金鐸之聲。下以濁鼓。擊之音。濕如沫。旗職皆重。而自垂。曳如雷露。此衰敗之象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惑。以耳相屬。此潰。

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譁譁，此軍恥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謫爲伏兵，使人立於草木之中，挽弓挾彈，以袪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也。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衆有不攻以食攻食，食有不攻以備攻備，備有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術也。

兵鏡

新習篇計戰

許洞

舉兵用武，率以古法爲用。執之，則與膠柱鼓瑟無異。爾未見夾中者也。兵家之利，在變通之機。觀順逆，識夫與師之際，當先探敵將之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己任，我則順用古法以待之。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以待之。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因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亂，散亂，言語

之譁譁，緘嘿，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譁譁，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進兵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曰：如古人以此助攻，苟敵人料我，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收之。此反古之大致一也。古法曰：杖而立者，餓也；汲而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缶不及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固當擇精銳吏士，外而伏於要

兵鏡

卷之九

十六

衝，使其老倦傷殘者，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譁譁相應，敵人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此反古之大致二也。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可擊也。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坡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後可

設伏也。如戰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此及古之大致三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慮爲疑兵也。兵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疑也。故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及古之事也。是以兵法如車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據利 籌計戰

爭山不得上。則刊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

法錄

卷之九

十七

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利地以抗之。詎能扼敵人於倉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旣無城邑。又無溝壘。卽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爲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水。可避鋒銳。而扼其逼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依。退無可保。卽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據爲險。靜以待敵。敵渡則俟其半涉。而擊其濟泊之師。敵逼則皆衆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旣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卽於近便有林木。掩

映急據以爲待敵之所。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不可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逼。然後張翼爲道。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就順 籌計戰

勢不兩立。害不兩全。處已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已於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皆古人就順之驗也。兵家未嘗明言之。往者諸將失紫金山。而花驢受敵。失故鎮河。而符離受閉。夏風多南。冬風多北。不暗風勢。

兵鑑

卷之九

十八

而淮北之師。敗於暴風。霞霓之所震。賊者屢矣。此順就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則賊自陷於低下。故矢石擊發。我達彼近。人馬馳逐。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向不濟。彼則內卑外高。而數面受敵。二曰順水。必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自墮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分。拒水爲營。背水爲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涉險之難。三曰順風。每遇戰。聞風起。必使吾軍先背上風。則賊自不能免於風。故曳柴揚塵。而敵軍莫知吾之

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矣順風揚旗敵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管壁可以燒是謂就順。

六形局計戰

通形

通者可以先。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勝。兵法。軍致於人。無致於人。通者四戰之地。須先居高陽之處。不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要衝築壘城。或作通道以護之。又曰兩通往來處高陽候望。兵鈞卷之九。向陽示生。糧道使人轉運。所以利於戰也。

挂形

挂者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以退。挂形。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退。不利也。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地犬牙相錯。動有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敵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能邀我歸路矣。若我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為敵人守險。邀我歸路。難以返矣。不得已。陷於此。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待利便而擊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故支持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敵雖邀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支者。如我與敵人各守高險。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或敵則自下禦上。如此之類。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若敵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

隘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無守。我從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壘。與口齊也。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則我當引而去。不可從之。如敵人處隘之半。不知盈滿。齊口之術。我則入隘以從之。若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形。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陵。遠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道。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之。

險形

險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居引而去之勿從也凡地臨險者尤不可致於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陽地恐與敵人持久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峭絕相遇須先據北山此乃面陽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舍陽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險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遠者與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譬如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戰者我因敵遠故戰不利敵若來就我壘是我逸敵困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者則移壘而相近也

九地屬計戰

散地

士卒恃之懷戀妻子爭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險阻士卒易散居此地者不可數戰二曰地遠四圍更無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法

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士卒意上是故散地則無戰也又曰散地吾將一其志守則起吳子問孫

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城壘掠我田野禁我樵採犯我要道待我空虛而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敵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無險則隱于天氣陰暗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輕地

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止則將不得數動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輕地則無止又曰輕地者將使之屬屬營壘連屬也一篇題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肯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高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使惑示若將去乃選

騎御以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
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
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
歸欲退且艱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
來則擊之

爭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
得亦利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勝又曰爭地則無攻
則已先得其地乃險要也又曰爭地則無攻
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
其鑑 卷之九 九
日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置勿取之引而伴
走建旗鳴鼓起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
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
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
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問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
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之地但可以交結不可柱絕之絕之致隙
又曰交通四達不可遏絕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
以來爲交地又曰交地則無絕使車騎部伍連屬吾

計謹其守嚴壁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
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吾守備深絕道路回其隘塞若
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
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
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卒至設伏隱廬出其
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
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即交結也
其鑑 卷之九 九
地則合交又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吳子問孫武
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
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
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傍國交親
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與諸
侯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重地

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兵法曰入
人之地深而難返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入人之境已
已多庫藥皆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所入既深糧道
有所持也

積給我 又曰凡爲客之道入深則專主人不克爲客
軍用 敵境則士卒死志掠于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
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運計謀勝可必矣又養氣力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戰不奔北死焉不得言士死
不得勝士人盡力兵士甚陷而不懼無所往則固入
深則拘拘者堅固也不得已則固是故其兵不修而戒
不求而得如拘縛也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兵在死地上下同志
不待約束而自待待今而自待不待修整而自戒懼
而自親附附今而自附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
命非惡壽也使則傷非惡貨之多決絕令發之日
士坐者涕流襟偃寢者涕交頤授之無往者刺之勇
也死士皆有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
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欲敵持兵
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
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于上多者有賞士卒無
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又敵疑
通途秘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峭枝而行以牛馬爲
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
應其敗可知

圯地

少固之地又不可爲城壘溝渰宜速去之兵法曰
山林阻險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圯地圯地吾將進其
塗孫去無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行
之道行又辛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管吾左而守吾
右革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
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
將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圖地

入則險隘歸則迂迴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
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
以擊吾衆者爲圖地又曰背固前隘者圖地也圖地
則謀阻之地與敵吾將塞其關圖吾三面而開
則人皆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圖地前有強敵後有險
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
則如之何武曰圖地之宜必塞其關示無所往則以
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
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
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若疾擊
我則前開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圖伏而
謀示我以利索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

卷之九

二十六

曰千軍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
去此敗謀之法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在不戰則亡爲
死地行師不困者導陷于危地左谷右險前窮後絕
死地野無水草軍之資糧一入當焚焚糧燬貨是地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示之必死令自奮也又曰死
地則戰援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衆陷于
害然後能爲勝敗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于敵
人之地敵人大至圖我數重衆欲突以出四塞不通
欲勵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
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
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損
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勵刃并
氣一力或投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
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
者死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圖敵則如之何武
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法伏卒隱
廬開其夫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間意因而擊
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
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告其隙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

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散地可戰

古法曰散地無戰謂散地者境內地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若敵衆深入吾境壁壘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戰之際後顧者斬之相視而目動者斬之遺弓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

輕地可止

古法曰。輕地無止者。謂入敵境尚淺。士意未堅。不可遽止而戰也。然入敵雖淺。或勢有不得不止者。我于險則據而挑之。夷則守之。慮士卒之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負背險絕。斷其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戰。如是則有輕地之用矣。

争地可攻

古法曰爭地無攻謂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然或勢有不得不攻者則如之何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爲攻其露其機狀如不審考星

見之傳我在前我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掘其糧運或掃其後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崖岸峭壁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澗澗壑則爲水桶瓦缶之類渡之覺敵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則有爭地之用矣

交地可絕

古法曰交地無絕謂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也然道路相錯我可以往者示之不往彼可以來者誘之使來利于設伏進戰戰則佯北俟逐兵過半則舉號發伏以衝擊之及佯北之師以應是我有交地之用矣

卷之九

二十九

衝地無交

古法曰衝地合交謂我頓泊之地徑達四面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假令交而不得則奈何便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屬騎以扼四衝人數多少隨而用之雖無交應在我有衝地之用矣

掠無重地

古法曰重地則掠謂深入敵境國糧難處必須掠取財物也殊不知致兵賊境凡屬守備者頓則安之否則夷之貨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

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

圯地無行

古法曰圯地則行謂軍行少固之地不可爲城壘溝渰宜速去之固矣然三軍欲行必先哨探難行之道果係不得不由當視敵遠則疾過之敵近則擇便利待之不然則舍之別趨當無圯地之患矣

謀無圖地

古法曰圖地則謀謂士卒困於險隘則兵弱持久則糧食絕乏則當用謀以免難圖矣何不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之順逆審人心之向背而後舉焉有死地之圖始謀於軍已有後機之圖設能謀勝於未勝失失於未失必無圖地之患矣

死地無戰

古法曰死地則戰謂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卽日死戰也如止以死戰爲期苟敵兵益壯我援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當是時在我宜純用奇兵出其不意以衝敵寇或用燧牛燧馬如田單陽班之類或候昏夜詐爲敵號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使不辨認之類能竭智用謀

萬變無極則無死地之憂矣。

兵鏡卷之九終

兵錄卷之十

新都 吳雁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中行子與父較正

奇伏 尉計纂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

其說

卷之十

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然兵有以陣為奇者昔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於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僅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當以十分之三為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伍百為兩奇一千五百為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道

其說

卷之十

有以謀為奇者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挽之卑而驕之伏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饑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為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何奴羸師以誘漢祖圖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者關羽討樊多留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強而避之者隋季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挽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伏而勞之者子虛肆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勞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葛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趙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拔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陰平而趨劔閣是也

十有六者前世已然之效也兵又有因地形以爲奇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大將必謹視山川原阻之形必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拘澤窺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固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薄前擊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食諺號令也山

兵鏡

卷之十

三

林翳蒼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於懷袖烈火發於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擒敵屬計戰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強敏者專教以弓矢鎗刀撿鈎搭索悉使精習擇馬之壯健疾足鞍勒牢密者部爲三百人每一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鬪乃以一隊卽近爲伏

一隊爲直衝一隊爲繼進直衝卽入殺則擒擊意則引走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若支敵者卽示引之敵見兩隊全走又無旁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卽發伏掩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陣卽以三隊合爲一隊望其陣疎處或置處突過之皆捉賊將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記錄屬計戰

兵鏡

卷之十

四

夜去關與九十里不以爲速夫彙應於我者謂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夾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誠智者將敗亡之不繼矣然彙之在人其別有二有天彙有人彙故彙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彙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所謂天彙者一曰淫雨謂陰雨連作管壘卑濕人馬泥淖筋角解脫二曰久雪謂積雪尋丈草木冰結居乏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風謂旌旗卷折廬舍摧倒塵埃四興行陣不分四曰大電謂霹靂電亂擲人馬驚擊帷幕破傷坑塹墮沒五曰星變謂天狗日飛天鼓夜擊星流彗掃墜

言六曰妖祥謂鼎釜自鳴戈甲自鳴。元年有聲。屋
七曰大水謂江漲河決。潮作湧泉漂蕩。寒伍
沒人馬。八曰火災謂延燒城邑。自燔積聚。或火晝
發而行。陣驚亂。或火夜焚而披帶不及。九曰雷擊謂
烈風雷電。震擊營壁。燧灼林木。霹靂泉石。十日旱魃
謂天時亢旱。赤地千里。河枯井竭。人馬煩渴。十一曰
人疫謂久負苦役。士多病患。次舍卑濕。士多疾疫。過
相傳染。不容醫療。十二曰馬瘟謂風土不伏。水草不
甘。馬牧不時勞佚。不節一馬受病。百槽傳毒。是謂天
馬。相持。繫見於我。急宜厭避。繫見於敵。急宜
乘學。所謂人繫者。一曰移營。謂舊營未徹。新營未安。
空使未知。行陣未定。二曰涉水。謂道過溪澗。急設未
得城有壕塹。急攻不利。士卒泥淖。人馬勞徙。三曰分
兵。謂將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
所至。四曰易將。謂君臣疑惑。而廢置不平。長貳離間。
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號令未孚。五曰絕糧。謂糧食
不通。三軍外掠。漕運不繼。將士饑餒。六曰未合抵暮
入營。行陣未設。遂旦出隊。擺布未定。七曰陣亂。鼓不
知進。金不知止。旗不隨將。卒不隨隊。八曰兵疲。涉險
千里。士不去甲。勞師數月。馬不解鞍。九曰令難將。

離心而士卒無所適從。朝夕異令。而緩急無所聽信。
十曰主疑。謂將帥有功而忌。疾易生。屯戍無功而間
諜易入。十一曰驚畏。謂士不諳戰鬪。而遇敵驚惶。將
不經行陣。而陳師懦怯。行伍夜呼。而將不能禁。行陣
相結。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將驕。謂特勝而將佐驕矜。
屢捷而師徒無備。十三曰得間。謂間謀得實。而營壘
可破。十四曰下驕。謂士卒離心。而號令不行。十五曰
內變。謂國家多難。災變屢興。十六曰失險。謂賊方恃
山爲固。而忽移營於四達之衝。拒水自安。而忽移屯
於圯陷之地。是爲人繫。凡兩陣相持。繫生於我。則急
便隱避。繫生於敵。則急令訪察。古人之用兵。所以爲
是。進退攻守之計者。一在乎繫而已。故勝兵先勝而
後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勝。合於利而動。
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利。說繫之法。深溝高
壘。觀繫而後動。銳兵利器。待繫而後發。多設間諜。厚
賂探探。有繫可攻。則戰如風發。攻如河決。無繫可乘。
則外閑其營。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覘
繫。

間諜屬計戰

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

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
彥。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
有內間。有死間。有生間。有反間。因間者。因敵解國之
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
職者。有無遇而被刑者。有罷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
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
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遣厚
賕。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
問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
先知之。或以厚賕誘之。轉附於我。或伴爲不覺。示其
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死間者。外詐
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
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矣。生
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莊。關於部事。能忍饑寒。詭
耻者。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然
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又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
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敵所愛
倖。因以所求告之。次遣使者。致玉帛子女。駿馬精佩
之飾。以求和。離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
以乘其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

爲以所謀泄之。俾得聞焉。陰縱使遁去。令敵得所謀
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
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以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
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
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
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
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大張我之強盛。俾敵
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故以強詞求間也。既行。卽舉
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六曰。敵
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
內嬖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
搆譏於內。外以事應敵者之言。使其君臣相疑。自相
殘害。此以譏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
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
間者。兵家之要妙也。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莫貴於厚。於
間事。莫密於間。苟非聖智。曷能用之。夫水能濟舟。亦
能覆舟。我用間以謀人。人亦用間以謀我。故造間者。
必使心腹之人。又必羈縻其眷族。庶不敢泄吾密也。

用說屬計戰

古者鄰國烽烟相望。鷄犬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

車軌不結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其居。後世澆風遠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謀詐生。鄰國往來。遂乃尚縱橫之事。隱括之人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道儒墨宗廟泯滅。非達與智惠不能禦侵伐。非勞心苦志不能原事變。情偽不悉。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是以鬼谷先生述押闔揣摩。飛指抵藏之篇。以教蘇秦張儀。遊說諸侯之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渾而雜說。包而證之。證其心。準其志。何人之心。情有所愛惡。去就欲

卷之十

九

從而攻之。陰虛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卜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覆。若山之崇。若蓬蒙之挾矢。百發無不中的者。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奸財之心。必以財。勿以廉。夫與智者言。依於博。博無窮而智有涯。則智不可以測。博與博者言。依於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博不可以應。

辯與貴者言。與富者言。依於位。富積財而位可寶。窮不足以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乏而利豈難。則則賤不可以賄。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卑而謙降下。則賤不可以侮。謙與勇者言。依於政。勇不懼而政剛毅。則勇不敢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朴而銳聰明。則朴不可以察。聰此八言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而異其表。人所不曉。如此則不測。淺深吾得出。無聞入無朕。獨往而獨來。或縱而或橫。如偃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亭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

卷之十

九

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奪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已之所長。蔽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戾牙。禽之動。必先嚙脰。螫出之動。必以毒。介虫之動。必以甲。夫禽獸虫豸。尚用所長。以制物。况其大者乎。夫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禦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剗之。必乖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無使出吾之右。徐以慶弔言之。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談弔則

兵與戰者言談慶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
其志情變於內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
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苟
無此數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百戰條畧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
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
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
道也

兵鏡

卷之十

十一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
兵伐謀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謀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與
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選戰

凡與敵對敵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我
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步戰

凡步兵與軍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
不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
步人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出
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旁以掩
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
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
步兵隨後乃能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
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拒馬蒺藜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過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
兵鏡

卷之十

十二

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
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舟楫須居上風上風者
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
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爲方
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東部
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踴萬死一生之死，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終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教戰

凡欲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諸生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旗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

衆戰

兵鏡

卷之十

十三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開鼓則進，開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寡戰

凡戰若我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

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必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兵鏡

卷之十一

十四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我兵處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殺，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散，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

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莫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大譟。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驕戰

兵說 卷之十 十五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罅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爲已援。若我攻敵人之前。隣恃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衝地則合交。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備戰

兵說 卷之十 一六
凡出師征討。行則遇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銳卒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

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斥候

凡行兵之法，斥候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一隊，一白旗，遠則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若見賊馬以次近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澤戰

凡出軍或遇沮澤圯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其中高四下，我爲圓營，四面當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歷圯，堅合環龜。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

爭地勿攻。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也。法曰：既知彼又知己，而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能全勝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待其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二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先戰

凡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隊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不知我必爲奇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棟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知也

定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敢動法曰實而備之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預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重戰

凡與敵戰必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則必不陷于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愛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宜設伏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於要害處設伏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敵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安則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死戰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出。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為將臨陣。畏怯欲生。必反為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機戰

凡與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之調。必須分兵抄掠。掠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饒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敵之。絕其糧道。彼若退走。密遣奇兵。邀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饑。

勞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則我勞而為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敵佚而猶勞。法曰。有備無患。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情。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管中之利害。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擒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乘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以挑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者，則敵必併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

共義
卷之一

二十三

可用竹木蒲蒿壘錐，囊橐槍杵之屬，綴爲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近戰

凡與敵夾水爲陣，我欲攻近，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水戰

凡遇敵戰，或岸邊爲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爲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

拒水阻之，使敵不能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爲下策，不得已而爲之。所謂三月修器械，三月成距堙者，謂戒爲將者怠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緣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兵饑，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餘如林。

兵饑
卷之十

二四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拙速。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譁譁，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分戰

凡對敵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三倍於敵則二術爲正一術爲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爲廢軍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強若我兵分屯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合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爲孤旅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氣戰

凡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戰者鼓也能鼓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內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盛敗之必矣法曰氣實則鬪氣奪則走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紆紆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須當備之若旗參差

而不齊誠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也可以力逐法曰凡從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弱可選精銳躡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

不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雖遠來糧餉不絕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敵之法曰不戰在我

必戰

凡與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搗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避戰

凡戰若敵強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敵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

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南而擊北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息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受戰

兵鏡

卷之十

二十七

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圖我雖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爲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堠日夜設備不可息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不然則敗法曰受降如受敵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孤虛之謂也

乃主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謀殺無辜旱蝗水竭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

人戰

凡戰所謂天士者盡人事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毀折惟主將決之庶安士心若以順討逆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難戰

兵鏡

卷之十

二十八

凡爲將之道要在甘苦共衆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衆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我忘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衆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追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審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謀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離之

餌戰

凡戰所謂餌者非謂兵士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爲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棄牛馬或遺財物或捨鎗重切不可取之爲彼所乘法曰餌兵勿食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聚草木多張旗幟以爲兵走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法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窮戰

凡戰如我衆敵寡敵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慎勿追之蓋物極則返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擣之則無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而待之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視敵無備可潛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衄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

激勵使戰氣衰暫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聞鼓不進未聞金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須假之以顏色說之以利害示以不畏喻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太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語言不一衆心疑惑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

所戀

好戰

凡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衆黷武窮兵稱不旋踵夫兵猶火也弗戢將有自焚之患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敵無變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忘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必
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
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耳。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
傾。

用騎 屬計戰

敵入初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臨其前騎。擊其左右。
敵入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
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
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
士卒不聞。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入必懼。

兵鏡

卷之十

三十一

敵入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
壘口。無使得入。敵入必敗。敵入無險阻。保固深入。長
驅絕其糧路。敵入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
之。敵入必亂。敵入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據
其前後。其將可擒。敵入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
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
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
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
人伴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
長驅不止。敵入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

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傾於地穴。
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臨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
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
蒼鬱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
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
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
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右深溝。右有坑阜。高下
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
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選馬 屬計戰

兵鏡

卷之一

三十二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係焉。安寧足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程。相馬者。不拘毛齒大小。高下。惟以善行爲上。而馭
之之法。冬則溫廄。夏則涼櫪。剔刷毛。鼠謹烙四蹄。戢
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聞其進止。人馬相親。然
後可使。戰勒。啣。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
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頻數上下。寧勞於
人。無勞於馬。常令有餘。備敵襲我出戰之時。登涉陂
坡。過渡溝澗。所載衣甲器械。乾糧食用。止重二百餘
斤。卒遇戰鬪。使之馳驟。盤迴。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

不知饑飽勞逸。必致死損。須依時餵飼水草。不可過度。則百病不生。然馬固有形體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強弱之不同矣。征戰之時。量力馳用。則馬不勞。人不損。若選練不精。人馬不副。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懼怯。如此者。雖有百萬之衆。如病犬逐兔。百廢逐雀耳。安能取其勝哉。

一有善走馳坡驚澗者。名曰跳蕩馬。聚爲一等。可衝突臨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

一有精神惶惶。又甚馳驟者。名曰哨脚馬。聚爲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

兵鏡 卷之十

一有見羣馬動而不嘶。稟性馴良者。爲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往伏截偷路劫營用也。

一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爲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以弓弩射賊。

一有不與上數等齊。諸雜色。須者。與衆馬共爲一等。以備雜役。

一將各等馬匹。習足步遲疾一級者。分爲五等。差定主吏。專工掌管。若遇緩急。不悞馳使。

一將欲出戰。預於一月之前。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甲器械馳習。務使筋力慣練。且使諸會金鼓旗色。

進止臨陣之法

一馬有病。雖輕。不可出陣。恐致有悞。且留在營。將息雜役而已。

一馬臨陣出戰。未遇敵。且使緩行。臨時趨驟。庶不乏力。若餵飽之時。亦宜牽行二三里。方可乘之。

一馬隊行路出戰。不拘緊慢。前後各離數尺。放令自在。且看路而行。迴軍轉陣。不致相撞。

一馬走驟欲住。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當時約度。不致喘損。

用車 屬計戰

兵鏡 卷之十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

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數千人。

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運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驕捷。走追奔馬及馳而

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違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圯下漸澤。黑地粘填者。車之勞地。左高右易上陵仰峻者。車之逆地。殷草橫敵。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

大略

卷之十

三十五

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搃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卽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曷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

之利也。

車制

古之車法。其名制皆不可考。然漢衛青則有武剛車。晉馬隆作偏箱車。唐馬燧爲後狃車。宋則有陣腳兵車。萬全車。霆電擊車。李剛之雙輪車。魏勝之如意車。警車戰車。國朝則有全勝等車。其名制雖不同。要之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陣也。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意。因地之形勢。相敵爲防。處宜輕堅。不宜重巧。用之在人。不必拘拘於古式也。謹列數則。智者可類而推矣。

兵範

卷之十

四六

武剛車

其制雖不可詳。然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爲營衛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威敵車

用好木作底。前後四輪。前二輪各制轉軸。如轆轤樣。後二輪相連。如水車樣。高三尺五寸。長四尺。濶三尺。內可容二人。上窄如人形。後留一門。以便出入。周圍用生牛皮張裹。四面皆留箭槍眼。以放火藥之具。中作一轉軸。自下至頂上。繫絲繩四條。繩尾各懸一鐵

鍾斧頭等具內裏轉動并起人馬觸者必死且神箭神砂三面飛出或三五輛或十數輛夾攻之四則倒轉其輪一名如意車

雙輪屏風車

高六尺餘中有橫梁如瓦形梁上有三道鉄繩一活落好旋風皮輪一徑過五尺車濶二尺長三尺有欄杆按手第二外頭有鈎搭挨牌車廂如匣品字樣上口勁弩下兩口神鎗壯士披撻襟每人帶眉刀二把此策應旁車之兵也

雙輪車

兵鏡

卷之十

三十七

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離以捍矢石下設鉄繩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如意車弩車砲車

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數十垂穗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墻人馬不能近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

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敵近陳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陳則出騎兵兩傍撻擊拔陳迫襲少却則入陳間稍恐伺便出擊進退俱利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者民間用以搬運一夫推之或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便因其制可爲戰車其便可以戰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衝可以載其費廉其式用

兵鏡

卷之十

三十八

兩木圓九寸長九尺者爲輶輶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轆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鑿爲二孔用二小轆木條置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上又於輪之後兩轆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摩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簾以盛食器及刀斗其轂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臂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鉄爲利器如祈聖樣冒於交轆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臂也去

轅首盡許。又橫施一鐵條長一尺四寸。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傍。其前後各爲鐵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鐵鎖。後係鐵鈎。聯車爲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環。後轅紫相挨傍。則以鉄鈎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環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環。駐車時。用刀或鎗貫環中而立焉。兩軍交鋒之際。列前以代鹿角。敵馬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胷。又用革爲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車夫。大抵車不可彫飾。其不可施斧鑿處。只用藤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刀斧鑿鋸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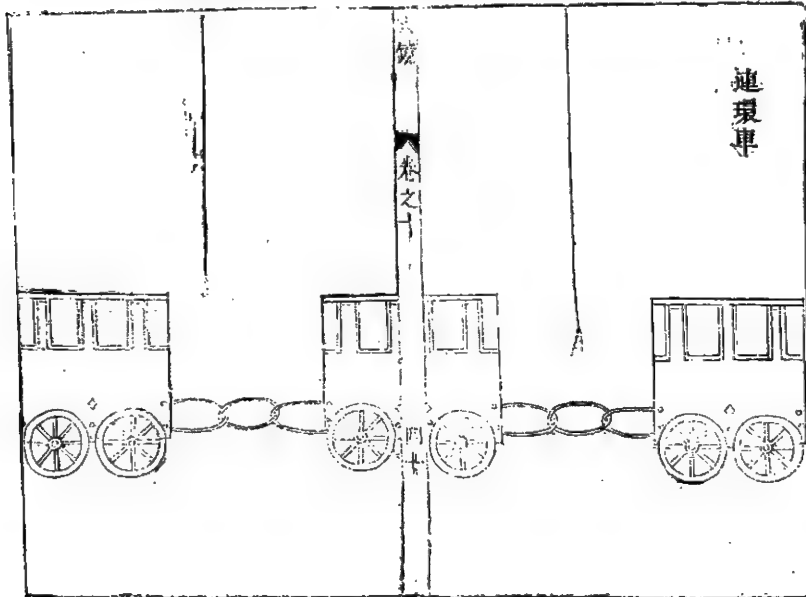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三十九

全勝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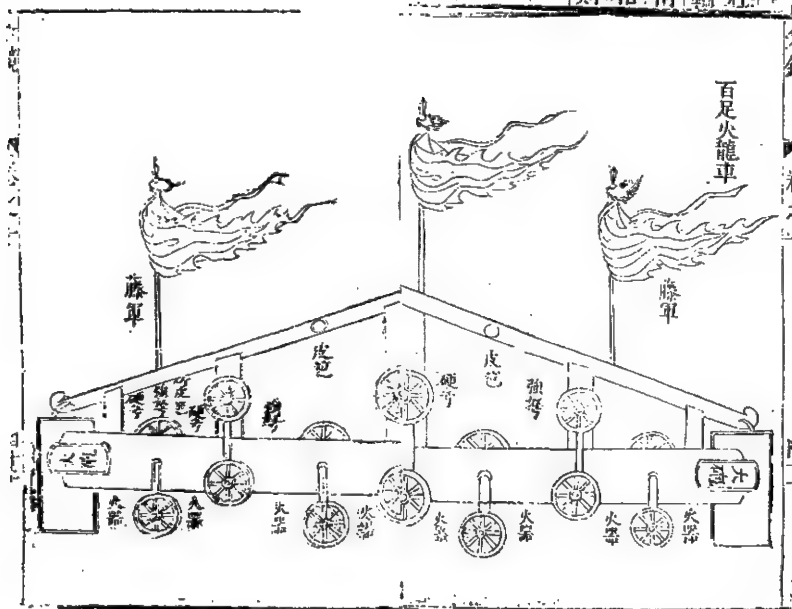
國初曆年所造戰車。制度不一。其各邊堡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每輛用二十餘人。挽之甚難。少遇溝澗險阻。卽不能越。弘治間造隻輪小車。後加各全勝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輪轅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鉄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上多安火藥器。通重不過百五十斤。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推之。輓之。二人異之。大要與小車相似也。

連環車



連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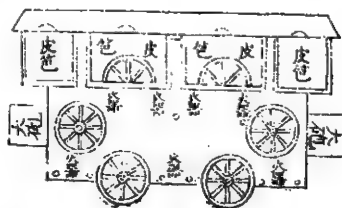
傍堅板厚五寸高三尺，長六尺，闊四尺，上架木柱，可以蔽矢石。如中加一輪，可以行狹路，拒敵猶四輪在外，一進一出，輪大三尺，厚二寸，管心俱用鐵裹，兩頭用鐵箍扣牢，其箍如轂頭樣。此車或七或九相連，內藏戰士，施火器藥弩，專禦北虜馬衝，如去環則散行，可以裁輜重，可以結堅營。



百足火龍車

用獨水爲之。其輪如千斤車輪大。一出一進。上加直柱。橫梁厚板遮上。皮篋遮外。身長七丈或九丈。共十四輪。戰士隱皮篋內。上下兩層。施諸般火器。弓弩神鈴。車心用檀木爲之。身方兩頭圓。徑二寸。用鉄餒頭。施扣定活輪。可以攻城。可以渡河。可以跨濠塹。可以填陷坑。可以破北虜騎陣。每一乘約價三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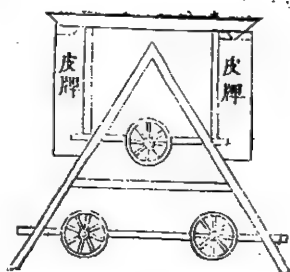
獨戰千里車



獨戰千里車

用厚板二片爲伏柁。長一丈二尺高五尺。上架四梁。直柱任意加皮牌四面遮護。戰士在內施諸般兵器。四輪在外。二輪在內。輪高三尺厚三寸。身潤五尺。可以衝陣。深入燒營。破倭奴埋伏。烏嘴銳。并備療瘡藥。弩又可遏虜騎塞歸路。又可載鎗重。便戰士常逸。如大將坐此巡營。其疾如馬。可防奸細。每輛約價十二兩。

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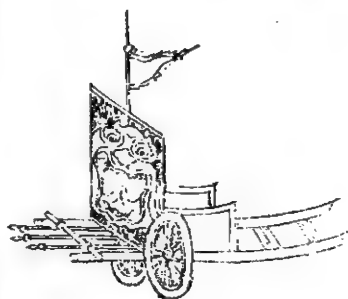
笨字車

卷之十

四十四

一輪向前，二輪在後，易於轉動，可當挨牌。乃車之最輕捷者。用厚板作胎，鐵裹尖頭，上架皮牌，或皮傘以遮避火器，輕便可使功勝木城，可以護十餘人。今日南北皆可用，每輛約價三四兩。

輕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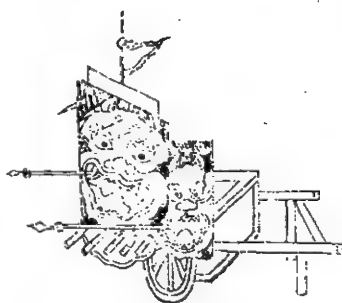
輕車

卷之十

四十五

輕車轆條二根，長九尺二寸，濶二寸五分。前毬頭一根，長三尺三寸，濶一寸六分。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濶四尺五寸。柱二根，長四尺六寸。上橫檔長五尺一寸。下橫檔長四尺五寸。門二扇，高四尺六寸，濶二尺二寸五分。撐棍二根，長三尺。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五分。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車廂橫檔二根，長二尺六寸。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一尺二寸。車耳長一尺四寸，濶四寸。車輪三尺八寸。車頭八寸長，八寸厚，各稱之。

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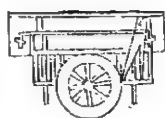


戰車

卷之十

長短潤厚。大半與輕車同。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也。

輕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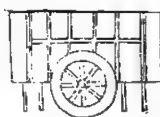


輕車每輛重二百斤以上

輕車

翼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機二箇。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銃二箇。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鉄拒馬。竹挽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每車一輛。并銃砲器具。價銀五兩。

偏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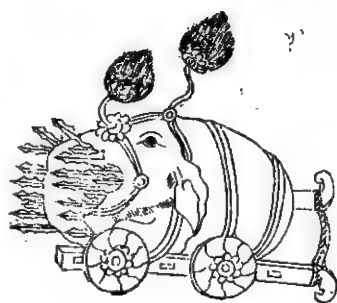
只用向外面一箱。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偏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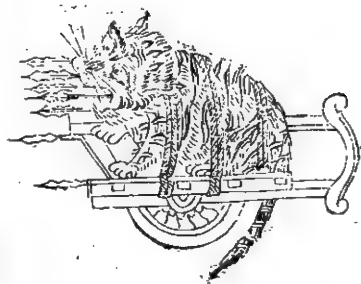
古車皆有兩箱。今以偏箱名之者。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也。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其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軍。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者。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所以拒奔衝。

也其木屋亦所以蔽矢石風雨也鹿角之撐支故利於地廣木屋之收斂故利於地狹制之之法須酌其輕重方可行也

象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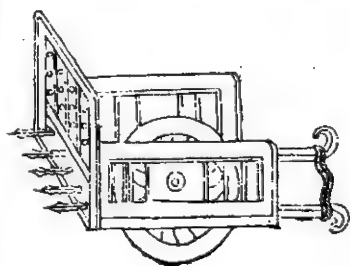
虎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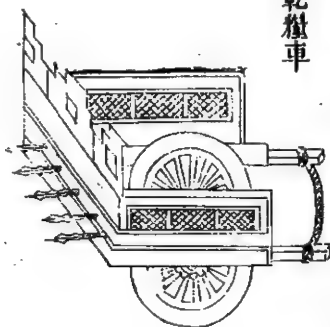
象虎車

此皆戰車也其制宜輕而不宜重制爲象虎者欲使賊馬見之駭而退走耳又各後狎車所以載兵止陳塞險遏衝鋒器械施無不利

卷之十



運乾糧車



用牌 屬計戰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少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為衆人之藩衛，以長短器械為之應援，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大率以十人為一隊，每隊以一人為隊長，執鎗繫小旗於鎗上，以便擺陣。用牌手三人，執手牌在前，以蔽敵鋒，牌上插飛鏢三枝，可飛以擊賊，鏢既發，隨用腰刀砍殺其用挨牌者，手執長鎗一，以護衆，一以旋刺，亦隨用腰刀砍殺。次鎗手四人，傍牌後遮身，亦各帶飛鏢，次又用弓弩銃者共三人，藏於鎗手之後。兵統

卷之十

五十一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衝，衛敵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其制度從來尚矣，而岳武侯用之以破拐子馬，只今東南以禦倭，亦小陸舟車，皆可為用，以其能衛蔽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為之，雖輕便而不

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方。或以木。或以桑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胃之用。然牌主衛而不主刺。故制器。以便擊敵之逼。其制務使左右上下。遮護一身。此制牌之大法也。

手牌

亦名燕尾牌。用白楊木。或輕松木爲之。約長五尺七寸。闊一尺。上下兩頭。比中間闊三四分。

挨牌

亦用白楊木爲之。約長五尺。闊一尺五寸。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內用繩可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縫夾。

兵家

王三

牌下短繩。猶可用手執鎗。手牌用刀。一手持牌也。挨牌用鎗。兩手俱不持牌也。此手牌挨牌之不同。

藤牌

藤牌出於福建。有圓長二式。內用大藤爲骨。以藤篾纏聯而成。如今之式。

圓牌

圓牌者。櫓盾之屬。用以遮蔽矢石也。若雜於五兵。互相捍衛。可以拒勅敵。可以退奔衝。若獨用。可以護身殺敵。可以擺路塞門。遇溪河。可以浮人渡水。執斯器者。須會大七星。閃馬牌等法。習熟爲能。凡操牌俱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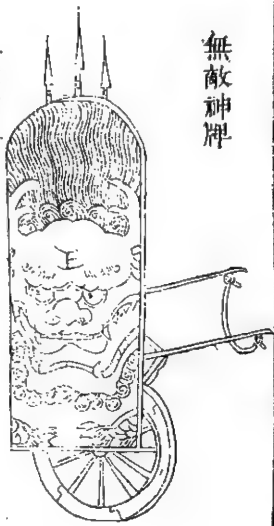
一處二十五人一行。令通曉跳牌。宣於敵。聽鑼聲爲節制。鑼響一聲。冒牌一路。如有進退。合度。寬牌如壁。閃牌如電。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露足。張牌能殺敵。飲牌能敵身。是謂能矣。

兵家

卷之十

王三

無敵神牌



無敵神牌

此亦軍中妙技。一人可敵百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鎖我兵之不退。拒敵兵之前。中有獨戰。

如車之制其獸面七竅皆可發火炮乃弩機巧之器如車之用而輕便於車也

步兵牌



騎兵牌



步兵騎兵牌

其牌並以木質以革皮束而堅之步兵牌長可蔽身內施槍木倚立於地騎牌正圓施於馬射左臂繫之以捍飛矢

飛鏢



竹木皆可爲之但要前重後輕前粗後細隨牌帶飛鏢三枝腰刀一把如賊逼近則飛鏢而擊之中與不中賊必遮隔即乘隙取刀砍進此牌設鏢之意也

兵鏡卷之十終



兵鏡卷之十一

新都 吳惟顯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豫章李正茂春園父較正

營陣圖叙

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陣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陣則無以制敵是以伏羲氏仰觀積辛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四坎居中八坤列外始爲營陣之制矣神農氏始設侯侵伐軒轅觀於易象而成握奇焉迨至

兵鏡

卷之十一

一

周太公作五行三才之陣周公則體國經野制爲農兵之陣更設大司馬以統之仲春振旅執鼓鐸錫鉦以教生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仲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旂旛旟旗之屬仲冬大閱所以立表陣車徒坐馳行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爲陣法也厥後戰國鄭之魚麗楚之荊尸晉之崇卒吳之鷄父晉仲之內政陳齊之伐衛陣楚莊之乘廣陣孫子乘之象棋等陣往往錯錯其間稍得握奇之秘自是以後無復傳矣幸天不厭德繼生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陣法

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獨李靖能識其局鑰變八卦而爲六花開一代之民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于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孰考之耶自唐之後兵家陣法湮沒既久更佐宋人不遵正宗僞演八陣六花更變異圖巧立名色徒炫目前何裨於用豈不類於兒戲耶吁積弱累敗至于喪亡宜哉惟平戎一陣務以輕銳爲戒持重爲主然亦變化不滯其庶幾乎若夫今之陣法本當無所本者也顧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既有所異卒之多寡復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雖然用之國在乎應機而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肩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倘能沿古以便今聞一而悟十今之明哲孰謂非昔之孫吳也哉

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代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

之贊詞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驚不臨。按陣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勞。常以我治待彼亂。常以我近待彼遠。常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倏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寡。非分數不能闡衆如闡寡。非形名不顯。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衆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其體易明。其習易成。且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並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夫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上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陣間容隊。容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其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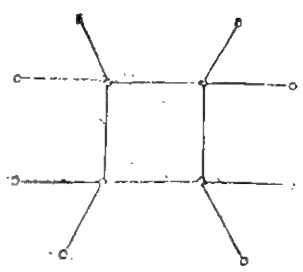
短短以參長。圓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退。退無進。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收。此教習之詳也。然則陳兵。譬衆者。胡可忽而不務耶。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提以四中。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並連。由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戰之。皆向於前者。前拒之。爲虎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冲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衝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令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

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
 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賊盜有熾滅冥冥之中天
 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
 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積卒五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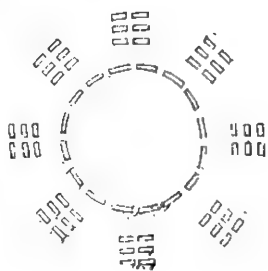


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氏仰觀積
 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八卦當一星十二星而
 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
 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管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交六
 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交三十有二折陰盡之偶其
 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
 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
 中而用事內外二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
 爲先鋒北爲後遊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
 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隊在其中矣
 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
 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
 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
 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
 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
 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
 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
 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
 小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

之謂與。

師卦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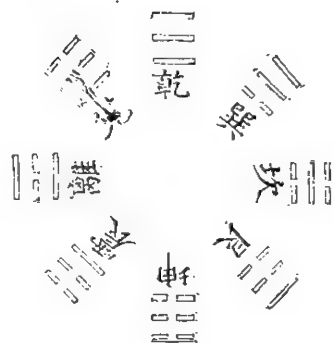


握奇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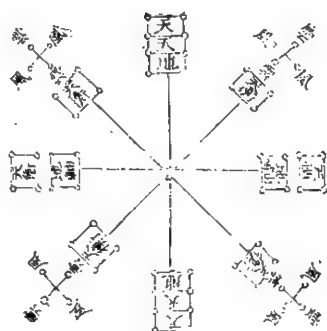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衝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

陣爲天衝衝者窺天之器殘璇而衝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圖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二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爲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著策積老少一十三百四十八內爲四坎其畫有八其著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榆同於坂泉擒蚩尤于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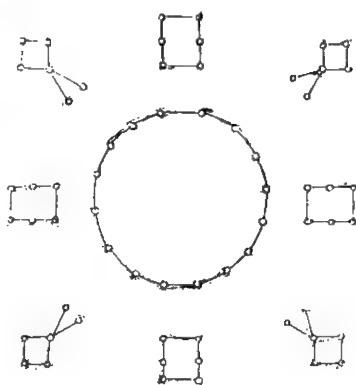
伏幾縱布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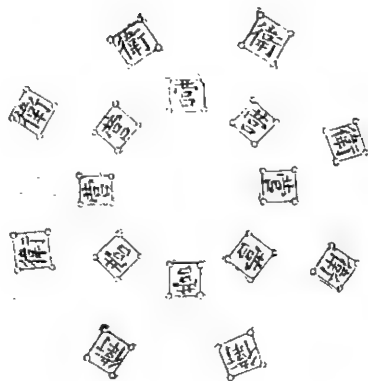
黃帝縱布奇陣



握奇九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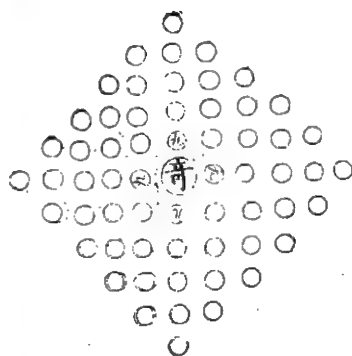


握奇營衛圖



子 33—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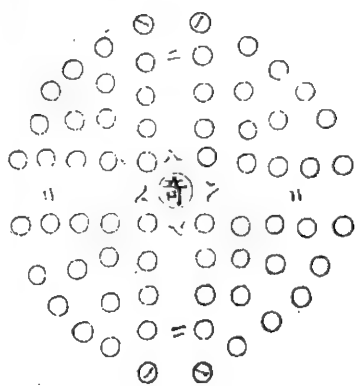
握奇圖實虛圖



實虛圖說

握奇圖說
握奇圖二十四奇兵游于八八之外。外而未始不
內也。潛初握機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中。內而未
始不外也。止則布而爲營。行則動而爲陣。小之而十
百之變。大之而千萬之變。奇正縱橫皆是法也。握機
中運之時義大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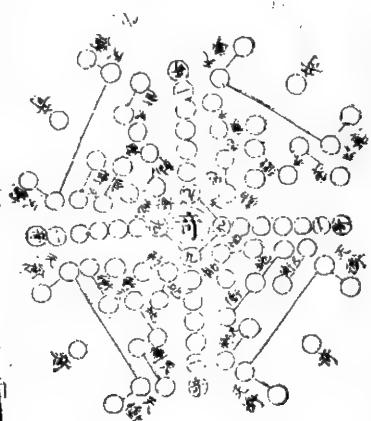
握奇圖實虛圖



虛實圖說

握奇圖說
握奇實虛之圖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中。自外而
止于內也。握機虛實之圖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
外。自內而動于外也。內外一體。陰陽合轍。山靜雷動。
握機之所以神也。

生 生 子 握 奇 圖



生 生 子 握 奇 圖 說

握奇經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兵之行也有奇無正正者靜也止也闔也故曰以正合閉門造車是也奇者動也變也闢也故曰以奇勝出門合敵是也不靜不止則不動不變動躁動也變變亂也安得奇而勝之無奇有兵無兵有將無將未知今之將兵者于奇正之義何居漫圖此以俟觀者

又 古 握 機 合 變 圖 說

生生子曰兵有機無機兵無機有機有無之機行乎天地之間而機見矣天地之機行乎風雲而機見矣風雲之機乘乎龍虎鳥蛇而天地物之變態見矣五兵之用覆天載地乘雲御風一龍一蛇如虎翼易翔握機之義天之機二十四地之機二十四風輔於天者八合二十四為三十二雲輔於地者八合二十四為三十二人之機二十四游兵二十四隊是也人輔天地占風雲合六十四而為隊八十有八乃知人機天地之機也風雲機天地人之機也觀衡握機從雲占象從風審聲以神變化於三才之中佐使風雲叱咤龍虎是知握機一經乃天地之大全而東西南北之象位法數也南北分則為天覆地載東西分

則爲風揚雲垂。東南西北分。則爲龍飛虎翼。西南東北分。則爲蛇蟠鳥翔。龍虎中分。鳥獸旁擊。合之而分。縱之而橫。方圓屈曲。直銳偃仰。正正奇奇。總之不離環中者也。

握機問答

生生子曰。天圓徑一圖三。地方徑一圖四。乃握機天衡。何以四地軸。何以六也。天衡何以兩地。衡何以三也。此政參兩向背之微。所謂機也。天機兩兩。則左右旋轉。而中虛爲地軸三。三則中有主。而左右旋焉。天之後虛虛而有中。而握之以實地之接實實而無實。

與鏡內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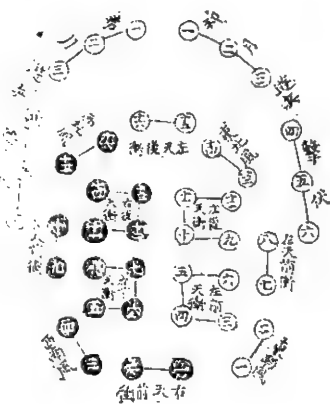
十六

而握之以虛虛實實虛之間。而風雲倏忽之變乘焉。從龍者雲也。從虎者風也。龍形而下。蛇其蟠乎。虎形而上。鳥其翔乎。而俱以天衡地軸爲肝胆。左雲右風。爲眼目。龍虎鳥蛇爲手足。虛實向背爲樞機。天鏡環而圓。東西南北無向背也。于午卯酉之對待是也。地鏡書而方。坐北則東向。兩隅于中。辰局會合是也。合之而四六分之而參兩。衡定而軸正。軸主而衡實。雲龍風虎從之。而蟠蛇翔鳥之變態具焉。所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也。

古握機八陣合變圖說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致勝。作爲圖陣。九宮八卦。一本諸易。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大將于中建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凡一面受敵。則左右二陣爲奇兵。張兩翼以應之。奇即爲正。正即爲奇。天有衝有衡。地有衝有軸。風輔于天。雲輔于地。所以定位。衝當其前後。衡抗其左右。軸布于內地。風雲居其四維。序以乾坤巽艮。震兌離坎爲次序。而皆起于西北。因之則爲六十四卦造化之全機。在焉。是體具乎用也。外之分爲天覆中之分爲地載。左分爲風。右分爲雲。垂後分爲龍飛。前分爲虎翼。西北東北角之分。有雲無風。爲鳥翔。有風無雲。爲蛇蟠。隊各以三十二計。分全圖之半。而陣則隨宜布之。分數明白。精神聯絡。造化之分機在焉。是用具乎體也。體用具備。八陣並列。大將居中。握餘奇以堅其中。壘練游兵以伏其後。列體不離。用不離體。奇不離正。正不離奇。使可勝而不可敗。則又八陣中所爲妙運造化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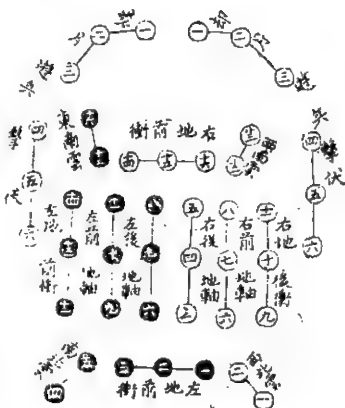
天覆陣



天覆陣說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間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附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列衝之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右後衝二隊。列後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天後衝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是也。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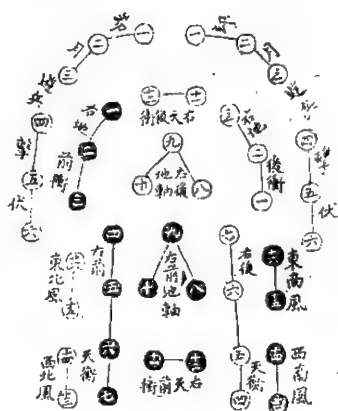
地載陣說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二隊。列前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前後地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說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摠陣右一半隊。以右天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右前地軸之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之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居正東。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風揚陣



雲垂陣說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摠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左前地軸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前地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雲垂陣



龍飛陣說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掩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後天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飛也

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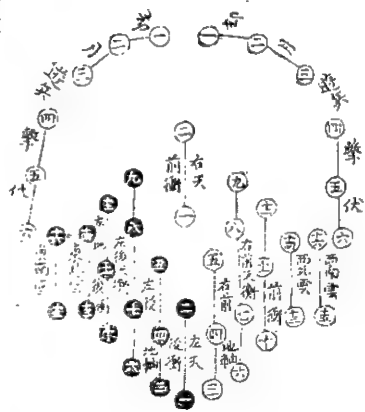
虎翼陣說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掩陣前一隊以西北西南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中爲腹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天前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翼也

虎翼陣



鳥翔陣



鳥翔陣說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搃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衛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衛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衛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衛左以左天衛四隊列左後地軸右以右前地軸四隊列右前地軸左以左後地衛三隊列天衛右以右地前衛三隊列天衛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衛左爲左羽翼謂雲附衛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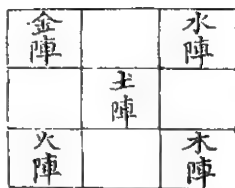
蛇蟠陣說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搃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衛四隊列地軸右以左前地衛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衛三隊列衛右以左前地衛三隊列衛左以右天後衛二隊列地衛右以左天前衛二隊列地衛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衛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衛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衛而形象蛇蟠也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術陣始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剪商乃繕其法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爲九區中區爲中軍外八區爲外營制軍三萬分爲五軍布於中央四隅以爲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爲開地校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此水位東南金位西南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面布之故以五行爲名也至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爲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復於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爲奇竅馳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蓋天位乎上人位乎中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爲上以後爲下以左右爲中三停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爲名也莫非詭其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已或者謂五行黃帝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爲五行日月星辰斗杓指背爲天才山川險易丘陵草木爲地才將師士卒器用之資爲人才此後世兵家臆度之說誤甚矣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



唐太宗問李靖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才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中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畝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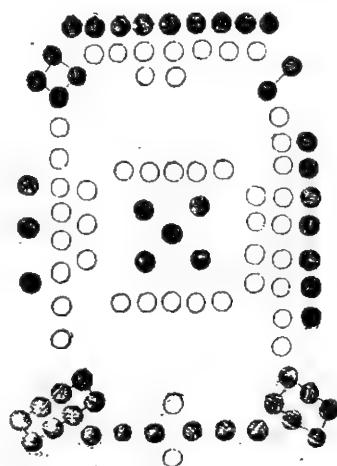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走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至于威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遊騎也

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戎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垂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却三者皆爲正也礮車有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隙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皆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復局則又御死殺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千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

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孫叙孫臏子魏公
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
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
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棋勢暗合云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說

陣法以百人爲率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河圖爲體洛書爲用合用爲體河洛皆體合體爲用河洛皆用存體發用退藏宥密止卽軍營靜也山峙出則軍行動也雷奮南北東西忽向忽背八方如環神天神地引伸觸類千之萬之摠之不離河洛而起分數先聖謂孫子足權謀而天機難魏武習權謀而天機淺均于河洛不知也

諸葛亮八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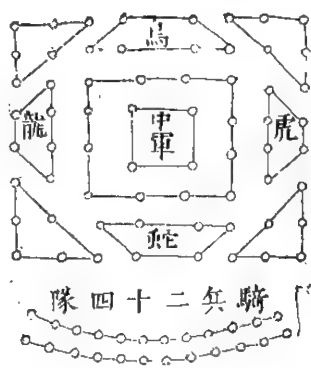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武侯經略中原之所作也

石爲之其跡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雀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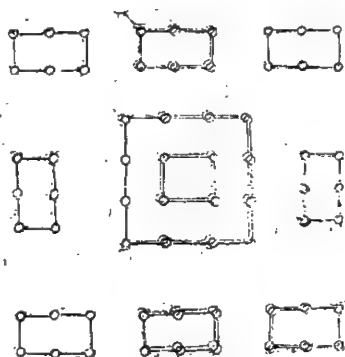
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提爲遊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遊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鴻立蒼據以爲主也氣氣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衡軸衡分

離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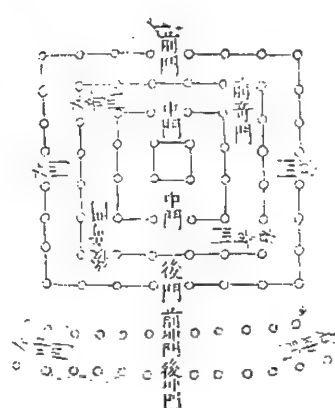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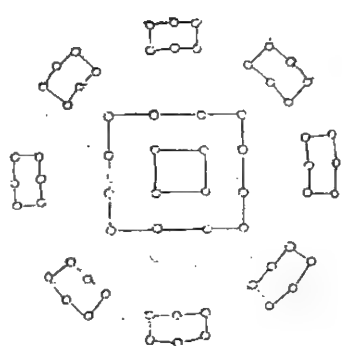
武侯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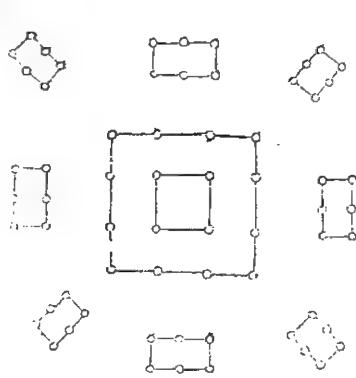
八陣分門正四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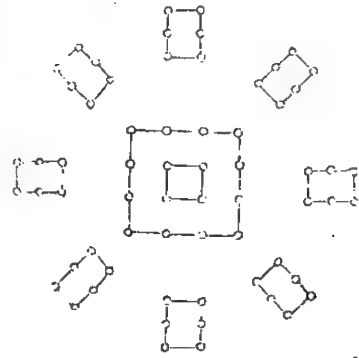
武侯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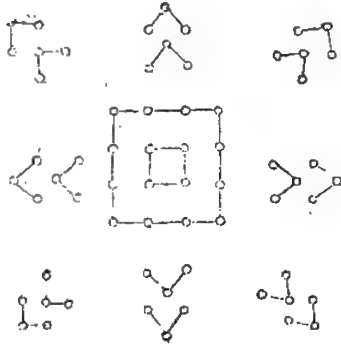
武侯曲陣



武侯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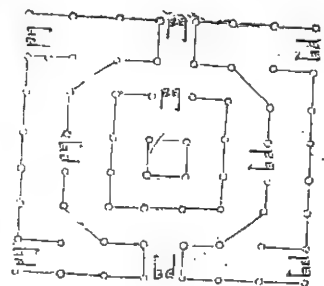
武侯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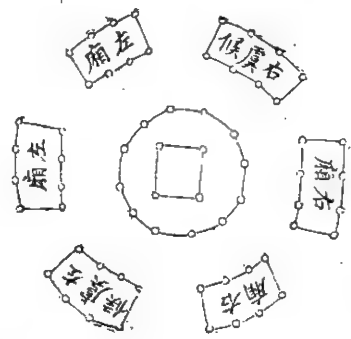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揚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侯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卽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既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爲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輿車三者相兼而開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百人爲率輿隊七十五人爲率車口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問奧則猶有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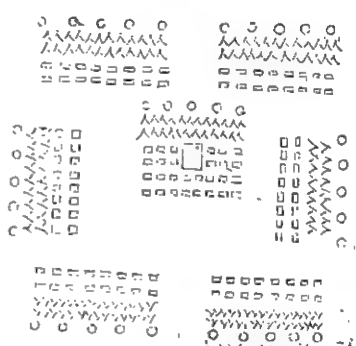
隅落鈎連曲
折相對八陣
為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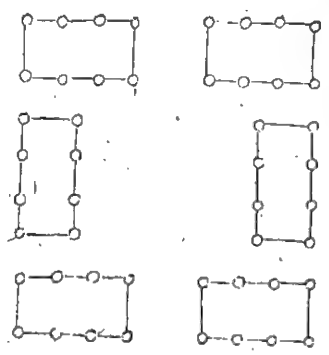
李靖內環
芝圖外畫
芝方變為
葵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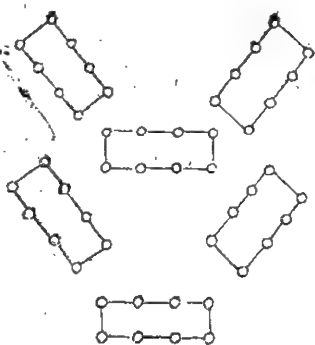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七軍
車徒騎布列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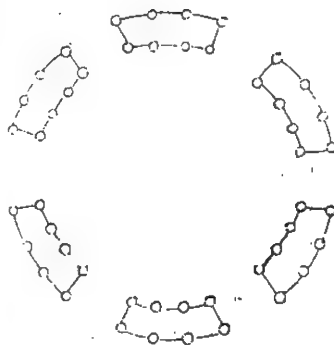
六花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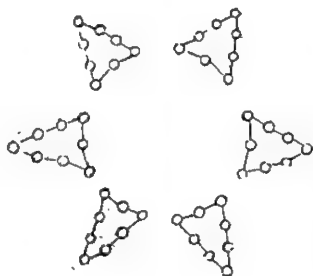
陣曲花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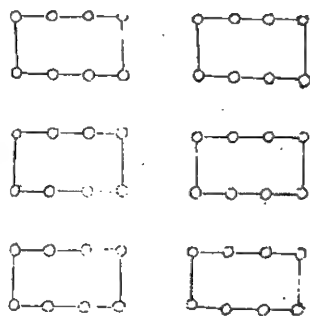
陣圓花六



陣銳花六



陣直花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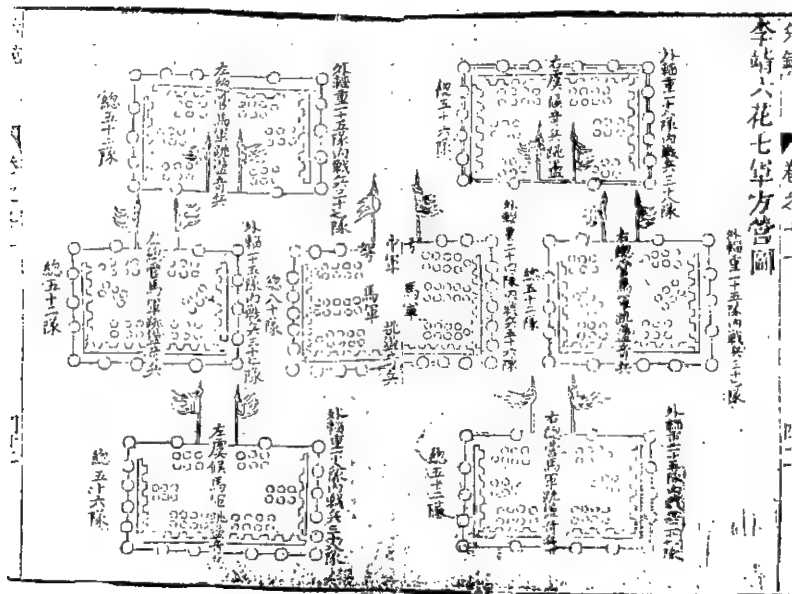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說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千步。圓生千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馬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黑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于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鐵弩。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也。去師隊。靖也。即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兵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龍鎗龍鎗以手執鎗。橫當處。處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

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還。故來。何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然也。太宗曰。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太闊。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李靖八花七軍方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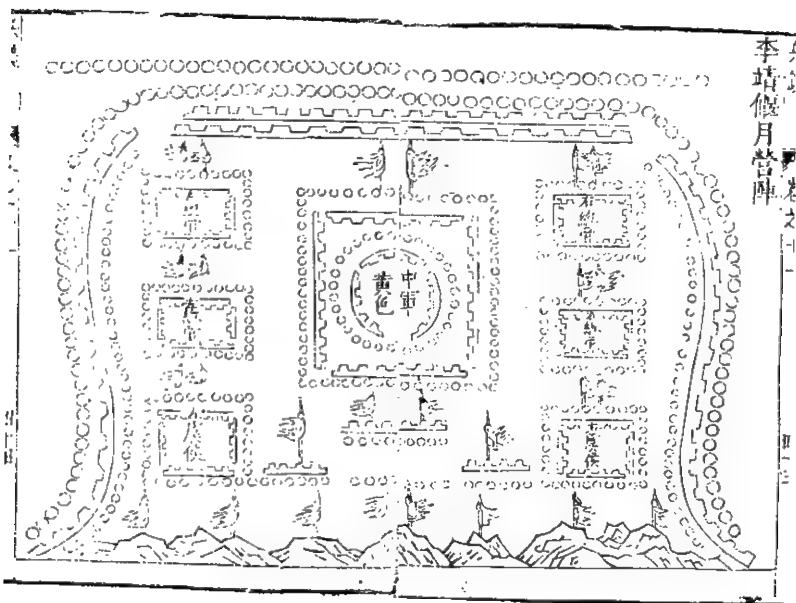


方營圖說

諸途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
 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
 侯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侯軍別三
 管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
 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客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
 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右虞侯引其前
 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虞侯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
 此結角與右虞侯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侯在前即
 右虞侯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角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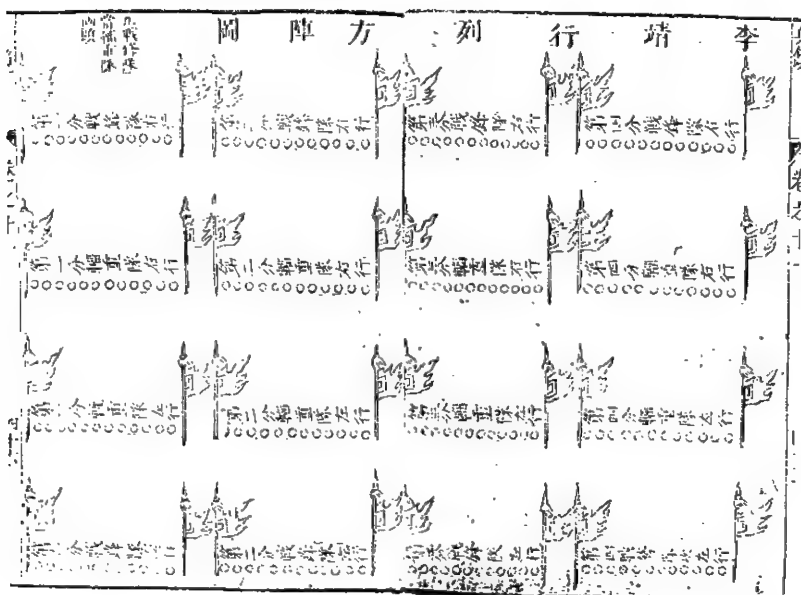
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相救援若欲得放
馬其外營幕卽狹長布列務取營內寬廣營外仍置
拓隊。

李靖儼月營陣



李靖偃月營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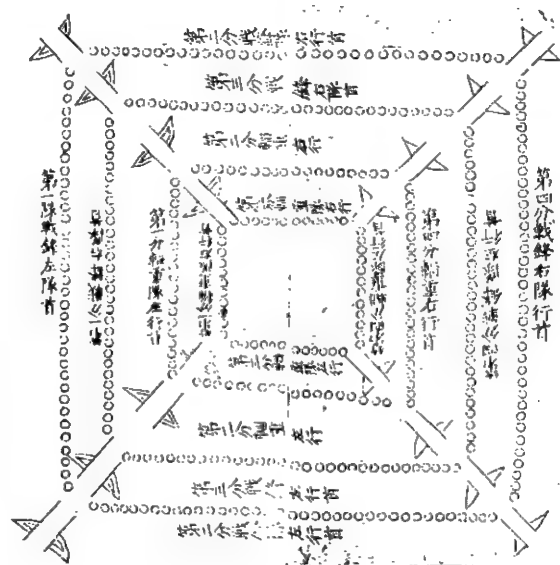
凡地帶平險。演作偃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與前法同。其門則臨時計之。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選。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行列方陣圖說

凡軍行漸近賊陣，或行於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集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

立成方陣圖



立成方陣圖說

凡軍行既逢賊，卽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

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戰重即前進居陣內右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前進居陣內爲兩重居右偏戰重外爲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戰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左面第四分戰鋒戰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戰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與戰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勻也

李靖行列立成方陣卽四門斗底陣也其法一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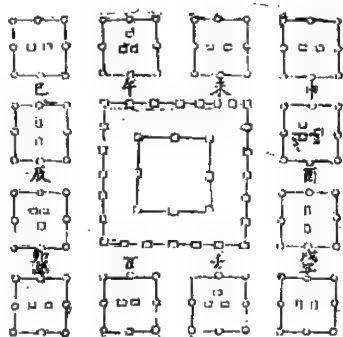
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戰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夫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于前者有妨于退步兵欲救于後者不便于進出入相踈行列難行雖將如劉錡尚無應陣之善策况其他乎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者長於騎漢兵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分爲四步步爲八騎步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

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

李靖二十辰陣圖



十二辰陣圖說

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不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編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名奇正若失一隊則斬一將形勢立絕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突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推虎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克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滅人兵多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賊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

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敵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人作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夾擊前抄其腹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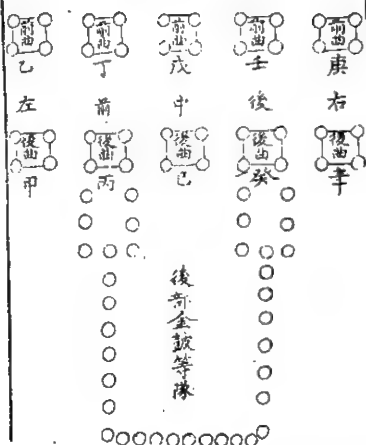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孫武子八陣圖

方陣圖



方陣圖說

方陣者乃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宮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居箱陣諸葛亮之洞營陣以其行伍澗微而相當也其楊奇偉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布之恐煩多不重錄

右爲方陣法白舉白旗間敵者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後部居後中部居中皆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無動隊分爲團團合爲隊謂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隊一曲廣十步曲間容曲一部袤百八十步部間容部一隊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凡設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也

圖陣圓

前部中部衛騎金鼓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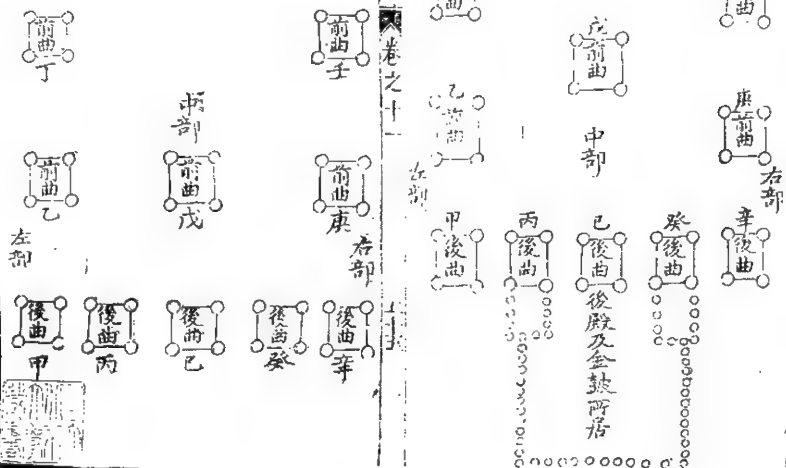


圖陣圓說

圖陣者乃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圖陣。吳起之車駐陣。諸葛亮之黃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開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圖利守也。

圖陣牝

圖陣牝又



牝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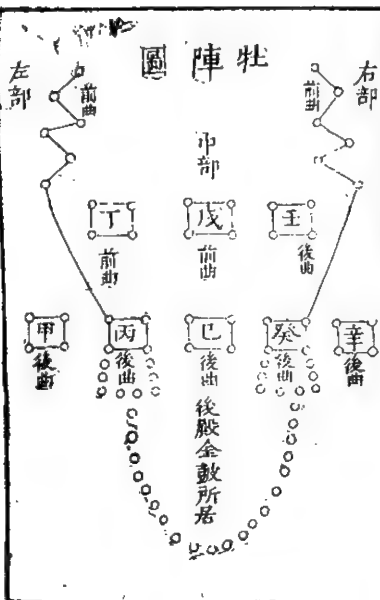
牝陣者乃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

右以方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開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驍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利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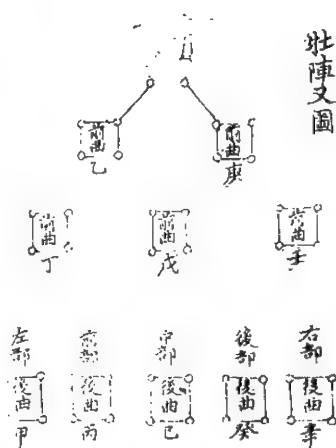
左鏡

卷之十一

王十六



牝陣又圖



牝陣圖說

牝陣者乃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太公名鳥雲陣。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也。右以方陣爲牝陣法。曰舉朱旗。開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前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牝。牝利潰也。

衡方陣圖說

衡方陣者乃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衡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右以方陣爲衡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衡方衡方利爭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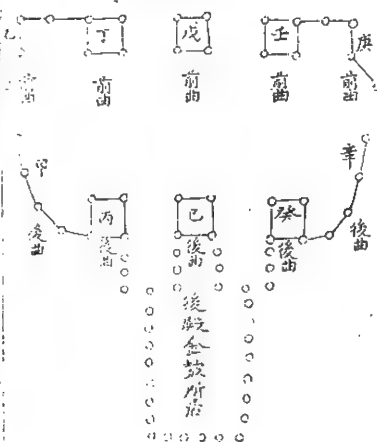
衡方陣圖



又車輪陣圖



車輪陣圖



車輪陣圖說

車輪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地陣。於卦屬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也。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熊旗。開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狀。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也。

果且陣圖



又果且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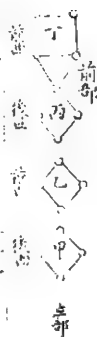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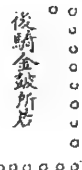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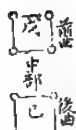


果且陣圖說

果且陣者乃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果且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名虎翼。以其遊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角麗陣。又曰魚貫陣。

右以方陣爲果且陣。法曰：舉鵝旗。開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斤澤利。果且。果且利救也。

雁行陣圖



馬行陣圖說

厲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官則孫子之厲行陣吳起之鸞鶴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

右以方門爲屬行陣法曰舉鵬旗開八號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左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城丘利屬行屬行利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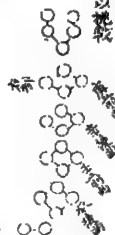
裴終曰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雄方陣勝圓者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就厚勝薄也圓陣勝牝者圓陣無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攻其兩角故圓勝牝牝聚勝散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重像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單後復也法曰銳而鋒者尖擊之故牝勝牡牝復勝單也牡陣衝前方者衝方前榮後疎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利者曰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

兵鑑卷之一
三

者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險阻衝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車輪勝杙且者杙且備在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強弩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仁故車輪勝杙且也杙且勝鷹行者鷹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早且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故杙且勝鷹行也鷹行又勝方陣者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寡方陣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堅當選其勇脅其傍故陽行勝方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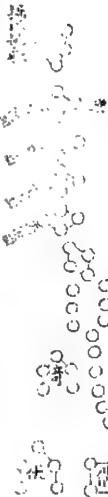
常山蛇陣

楊以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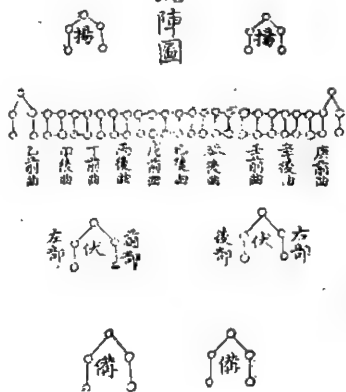


中軍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

官等所居以持鳴為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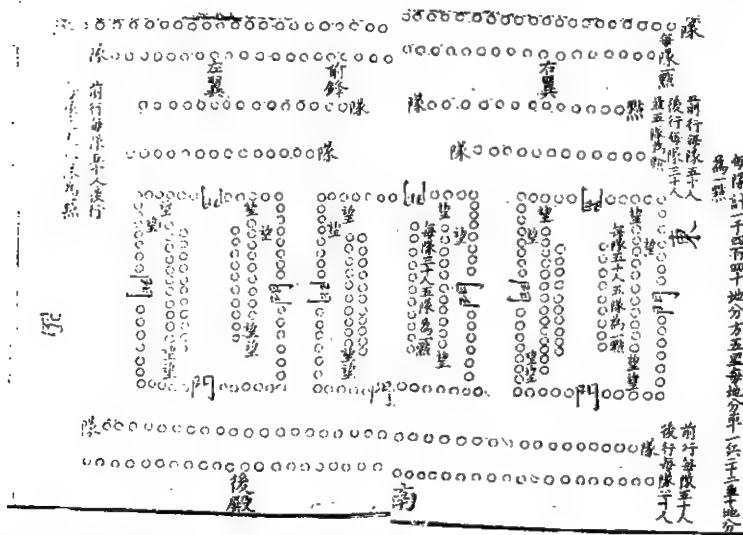
又常山蛇陣圖



常山蛇陣圖說

右以馬行爲常山蛇陣法曰聞九鼓音舉龍旗則爲常山矣中前前後後曲退居於中前部後部前後曲退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後曲退與前後部齊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後左右等軍最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首倚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宋平戎萬全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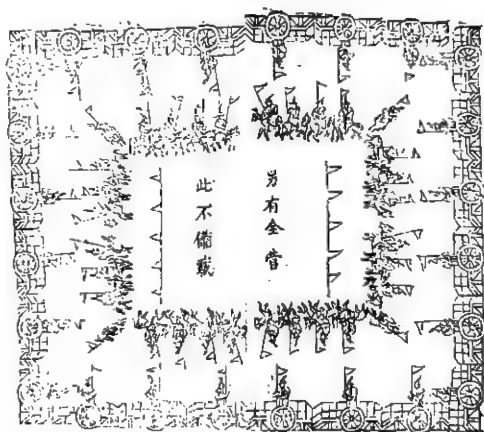


右萬全陣法說

凡九圍共成一陣由三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中心
 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
 各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圍二十里計七
 千二百步每五步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
 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車上四人牽馬四小牌四
 步步者一人牽馬一人牽馬一人牽馬一人牽馬
 小牌二三人牽馬二一人牽馬一一人牽馬
 戰車一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
 十八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為一隊計一
 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五里

本朝威德兵車營圖式

幅小只形其畧



車營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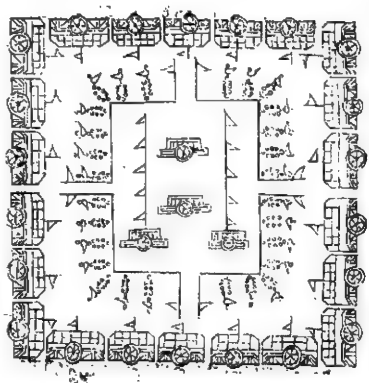
往胡虜賊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
爲衝破衆勢未固主無子遺且虜欲觀我軍不得不

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
主自感繼光創立車營汪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
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
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
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即
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
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即機
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
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
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烏銃手

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為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克錢鉅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鉅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為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馬擁衆無計可過。誠為有足之城。不休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為一總。四車為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即以鼓手克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即以火樂匠克車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其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員。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即機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

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八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鉅手二百五十六名。旗破瓜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

輜重營圖



輜重營圖說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
 虜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
 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閉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
 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悞追賊大軍之行動
 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哨名支給一二日尚不能
 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
 追往至三日之后饑疲甚矣氣息惛憊安能殺賊即
 虜有可乘之機徒付嘆息而已近創輜重營三座每
 座入車八十輛每輛驛八頭車上用偏轎驛遠視如
 兵鼓卷之十一
 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
 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嚶養者八人領拽車驛
 內以六人為管郎機二架每架三人以大棒手二人
 臨陣專管收拾驛頭車正一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
 專脩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馬銃手八名仍以一
 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
 兼習銃鉞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
 備護車每車載米豆煨炒一十二石五十斗每營可供
 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于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
 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懷不銷

全賴於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
 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
 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驛二頭中軍帶管計驛夫
 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
 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
 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
 員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
 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百五十斗煨炒三
 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煨
 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卷之十一

營陣條畧

一出兵且以二萬人為犖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
 右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
 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一萬四千人為二
 百八十隊戰備六千人守輜重中軍四千人內選
 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其
 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一千跳蕩五百奇兵
 五百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
 千九百人弩手弓手各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
 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取戰兵

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處候軍引出，次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右處候軍。自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處候各二十八隊，左右四廂各二十七隊。須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作二隊合爲一隊，防賊并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兵大隊五十隊，或作十隊中軍三隊，後軍六隊，各二隊，通五千人。隊合百七十隊，爲戰時陣。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聲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舍弓，令駐隊人收其射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即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賊逐，跳盪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兵須却回整頓援前。若跳盪奇兵又爲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追襲敗賊，賊勢散亂，然後追襲。賊敗已收軍，其舉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因無險可恃，則軍中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令坐營壘，若營

牢固不虞防守，其駐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行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或作陣法。其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諸軍聽角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次回還，即跳盪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即捲幟簇隊，如便放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個宜變易，則按諸陣之法。凡軍行遇敵，即縮爲方陣，待戰。方陣，具軍次，第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尤忌斷絕。須速令總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一兵出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戰鋒隊、駐隊、輜重隊分爲五等，各有將等領出。時先用四等兵入戰，若續者益兵，則令一等遙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

一兵每隊有隊頭。兵須隊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倣旗在左，右倣旗在右。次則隊兵分列五行，在倣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

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鈴布列爲隊也。

一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毅領倭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一隊頭與賊鬪，迫賊即左右倭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倭旗又被賊迫，賊即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所迫，則後行準前進救。

一隊伍被賊攻迫，聚寡不敵，鄰近隊伍並須齊進，救之。

一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二人爲奇伏。

一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馬當之，乃於隊內抽捉馬人。

一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

一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則去，若未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

一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伏攻之。

一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爲翼，步軍後排營，有利則

前戰無利，則淺進。

一軍前有水阻，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一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險阻在內。

一前有深草，我即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之。

一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

一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

一前無房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

一寒寒暑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

一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

一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

一兵趨賊帳，或中道遇大城要，若須下之，或傳之而後過。

一遇賊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

一前路有險阻，賊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趨背奪之。

一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宜攻之。

一賊數來掠我，激怒士衆，或偏師挑戰者，不須應之。

一恐設伏陷軍。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二，則從後捉脅之，如賊驚亂。

卽奮兵橫斷之然後戰。

一賊出隘口來問候其半出擊左右夾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之。

一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接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行陣不屬我則連擊之。

一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單詞禁掠無激其怒賊既衆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之。

一兵士當戰不得離隊敵功恐爲賊所乘。

一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掠生口。

一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鬪軍亂難整遣候騎審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仍令散逐之勿令敵衆得聚。

一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鼓脅之令不得宿野。

一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若自後驚我軍衆必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設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隊頭押官擺押後副隊頭

擺引前隊共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陣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架箭爲將戰勢旣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

一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逐隊不得相越。

卷之十一終

兵鏡卷之十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汪 京天都父較正

攻守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一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鼓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浚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

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肩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肩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援武陽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想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蔡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

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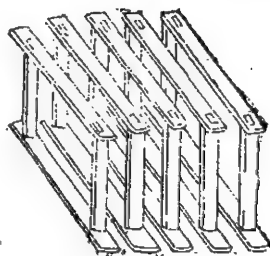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方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接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驕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聞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

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士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食不污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絕不許散掠俘虜俘虜湏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有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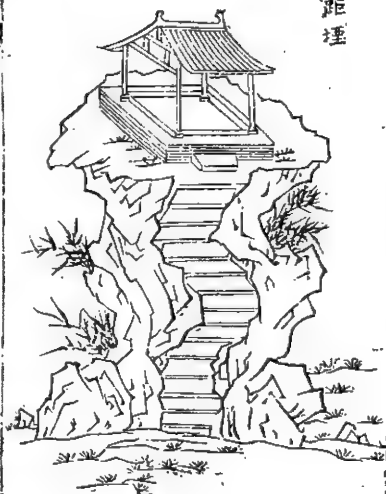
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持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采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圖形于左以備用焉

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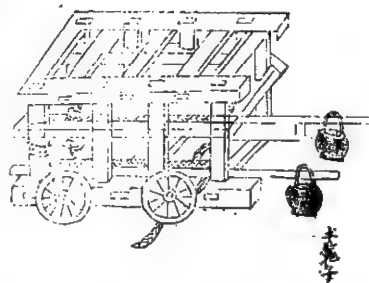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傳驢車抵城。鑿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橫地。樹立排沙柱。架懸樑。防城土下摧。鑿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結棚內外往來。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來。則積薪于內。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距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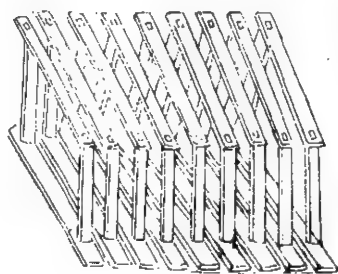


右距堙卽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鼻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商家之屋。中容運土人。以避矢石。

不機縹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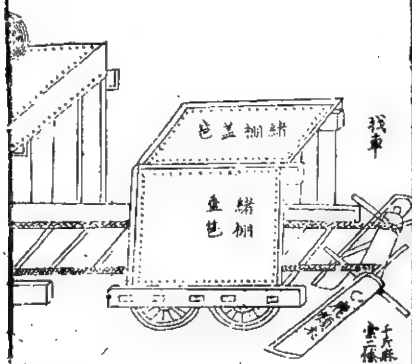


不機縹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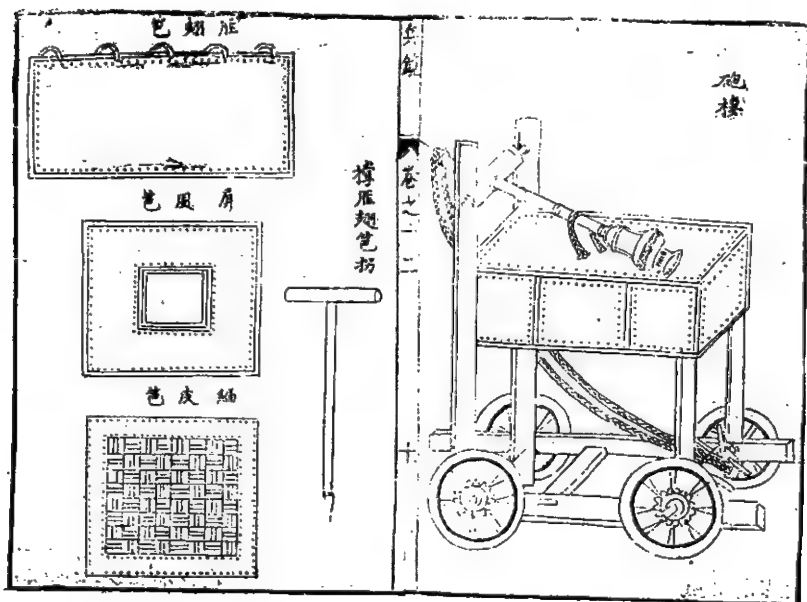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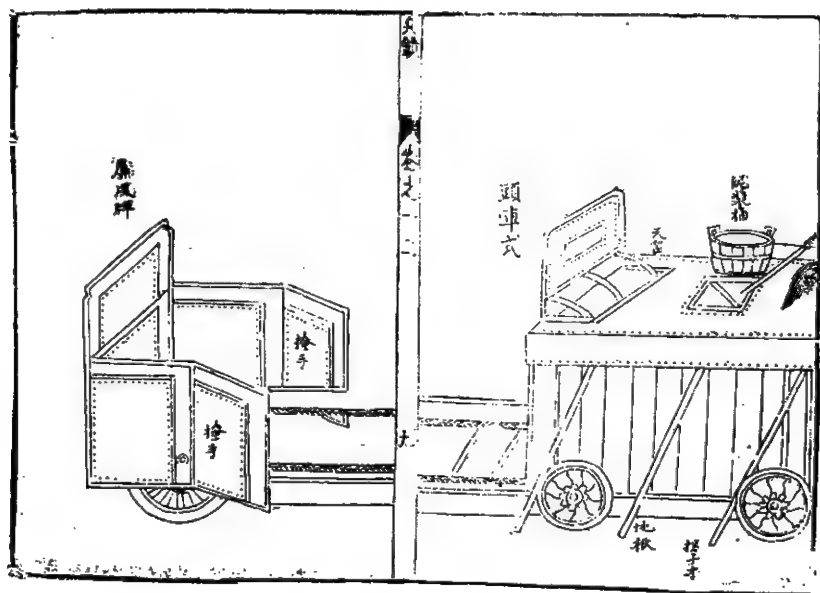


右緒棚接緒頭車。架木爲棚，故曰緒棚。其高下如頭車。棚上及兩旁皆設皮色，以禦矢石。若頭車進則益設之。隨其遠近，若敵人以火焚車及棚，則施設泥漿麻搭，渾脫水袋以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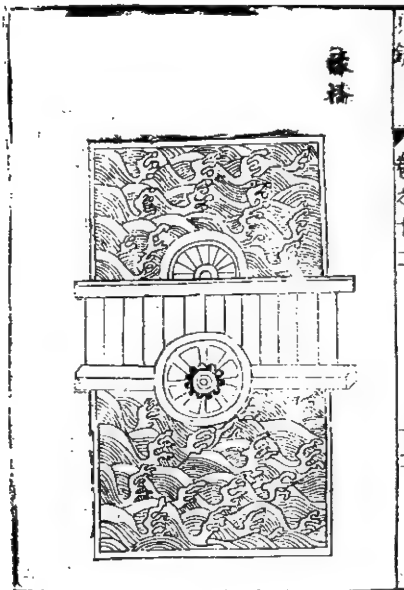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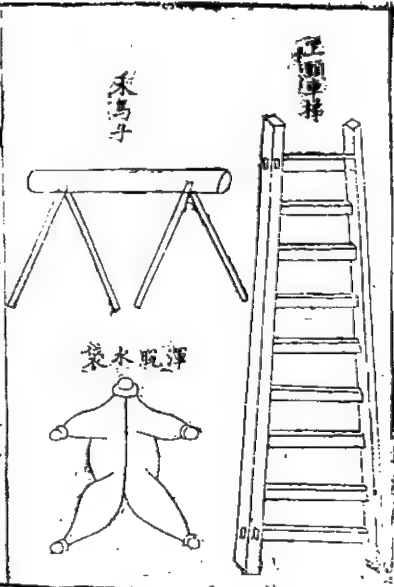
掛機縹棚



掛機縹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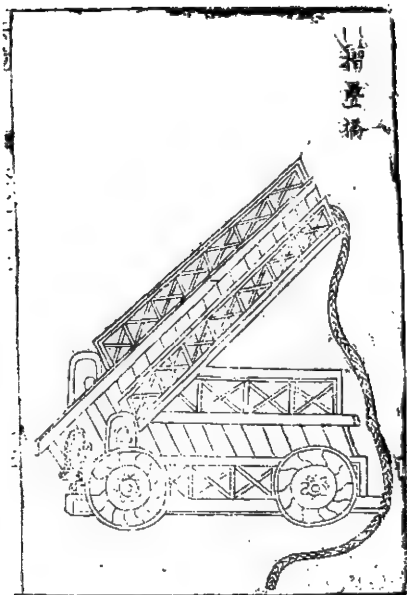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一丈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兩巨木爲地楸前後梯枕各一前枕尤要壯大上植四柱頭設繩衣梁上鋪散子木爲蓋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蓋上鋪皮篋一重篋上鋪穰藁厚尺餘穰藁上又施皮篋所以禦石砲也車三面皆設約竿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竅以皮繩繫着車蓋垂在約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篋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篋一篋中開箭窗倚以小馬令人於篋內射外此攻城鑿地道以車藏人先於百步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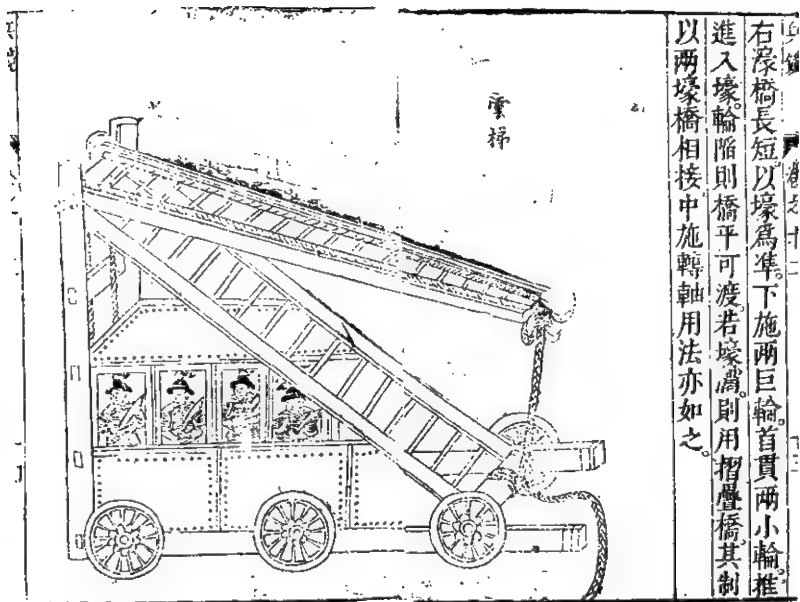


矢石擊當而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拐竿首插前枕下稍壓後枕出以土囊壓竿稍令拐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遇壕則運土雜芻藁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枕引向後去以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當去地尺餘兩面約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枕下又以木板鉄挺幹跳使進抵城下

摺疊橋



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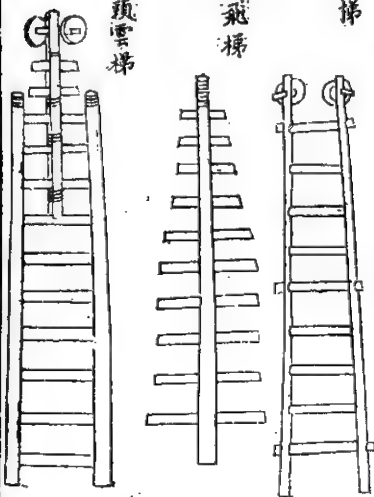


右浮橋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
進入壕。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濶。則用摺疊橋。其制
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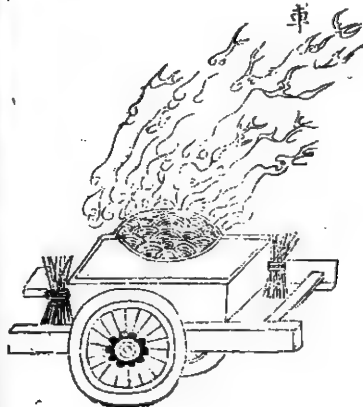
竹飛梯

溝頭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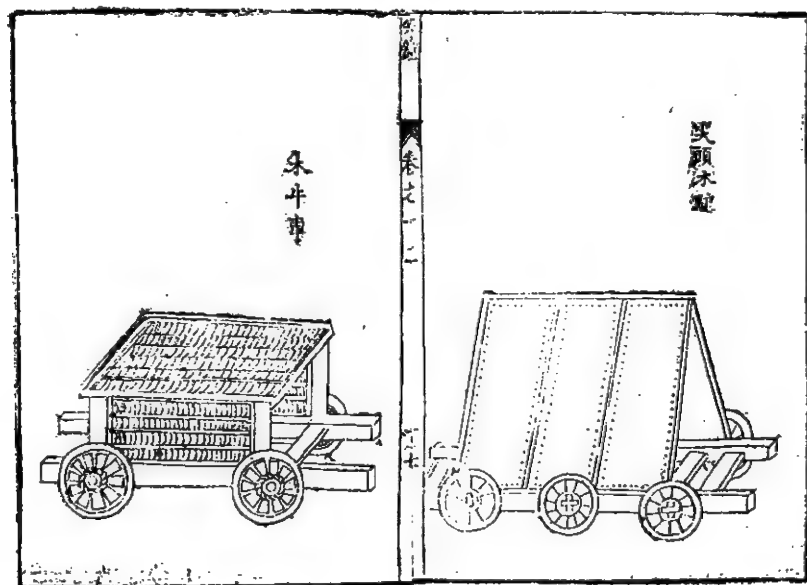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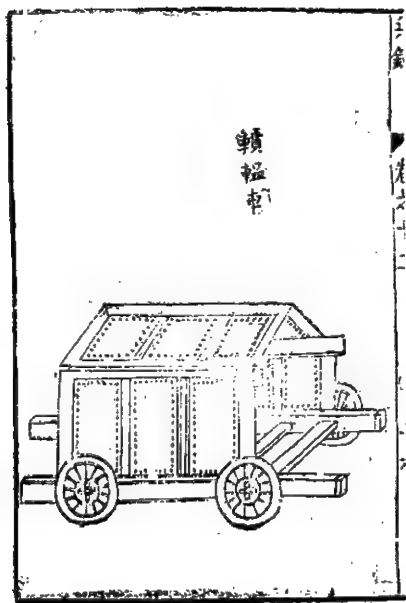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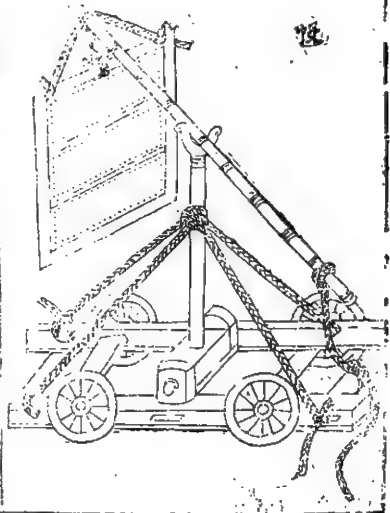
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着城推進。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傍施腳溢以登。蹠頭飛梯之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木。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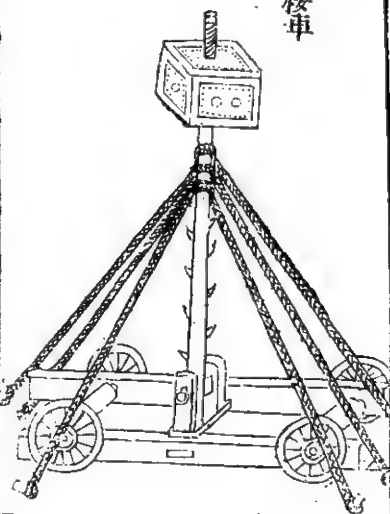
右火車。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簾。簾底以油。藏炭火。爇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燬也。近說常油未必驗。須石油更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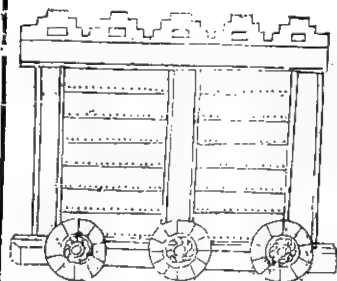
輶輶車。下虛上蓋。如斧乃載。以四車輪。其蓋以獨繩爲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填墮推之。直抵城下攻掘。
 尖頭木驢形。如輶輶車。惟增二輪。上橫大木爲脊。長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皮革裹之。內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堅木厚板爲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車輪。自內推進。以蔽攻城人。亦木驢之類也。
 木幔。以版爲之。制如屏車。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或以四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攻城。則以幔禦當面矢石。

動樓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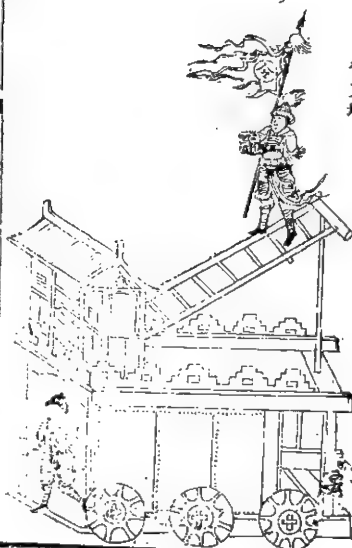


凡望樓與城中望樓爲一。或門守。所以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爲車坐。并該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建望竿。皆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尺。下徑一尺二寸。長如五尺。亦可。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兩傍施叉手。木繫麻繩。三欄上棚二條。各長七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鉄概十條。皆下銳。凡立竿如舟上建橋法。釘板繫繩。六面維之。令固。餘制及候望法。皆約如城中望樓也。

果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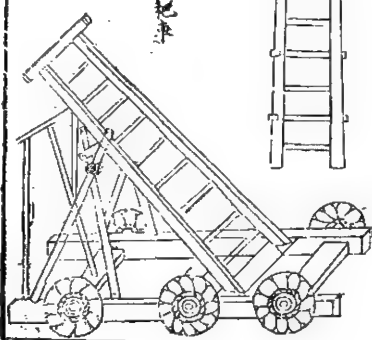
行女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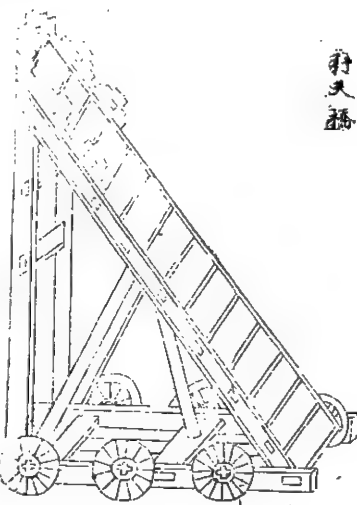
逆當水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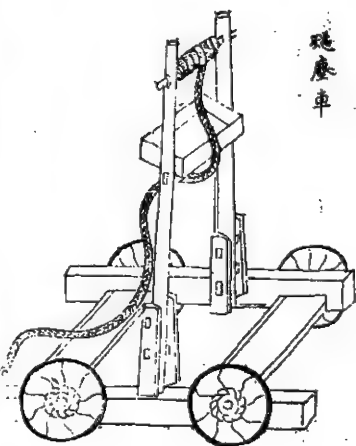
飛車



射天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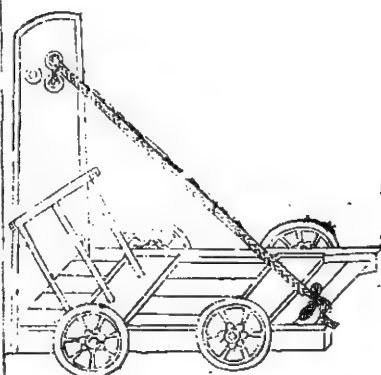


飛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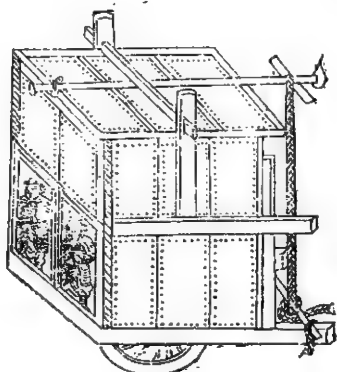


去
飛塵車約行煙置二三十具如飛梯板屋之類其車
與烟同縱待烟氣盛即推車逼城颺其塵灰守城人
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
灰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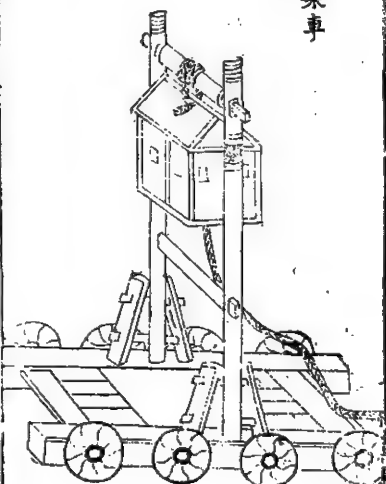
填壕車



填壕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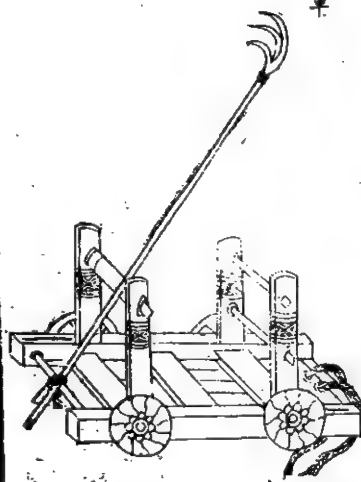


巢車



兵鏡 卷之十二
右巢車其制如八輪車。當中建高竿。自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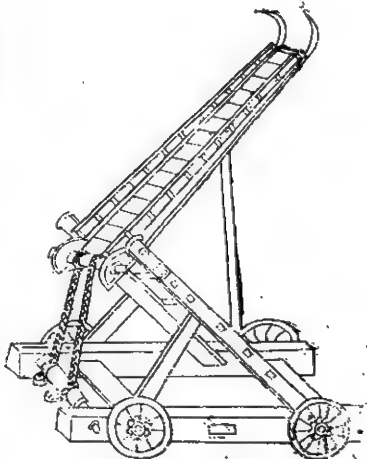
梅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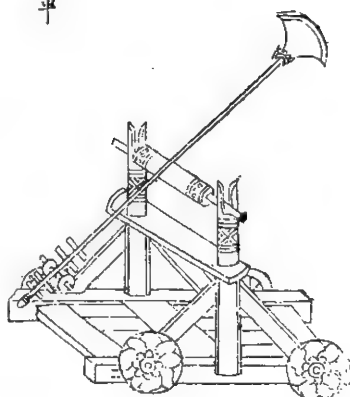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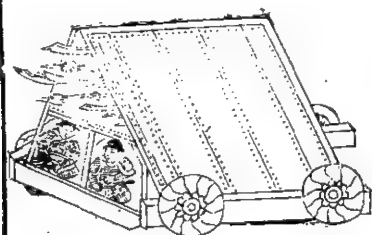
二二五



鐵機車



鈎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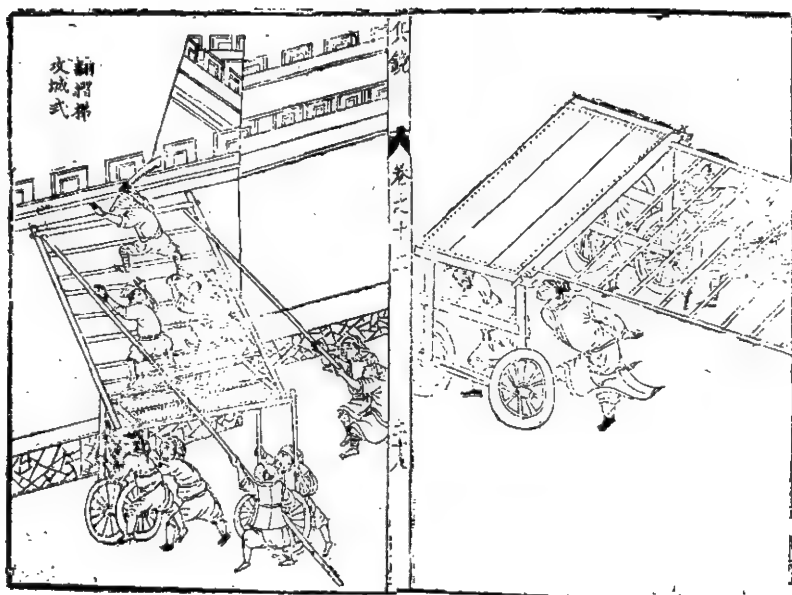


攻城避
矢石半
截船式



攻城翻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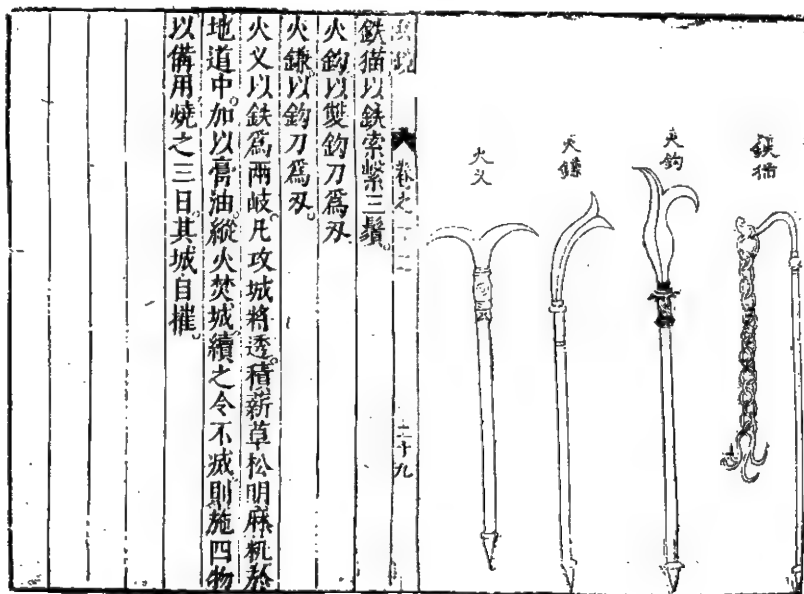


翻洞梯
攻城式

兵鏡

卷之十

二十九



兵鏡

卷之十一

二十九

鐵猫以鉄索繫三鬚

火鉤以雙鈎刀爲刃

火鐮以鈎刀爲刃

火叉以鉄爲兩岐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帆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短刀



短劍



林鎗



漢鎗



拐鎗



短劍

卷之十二

二十

短劍并鎗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

短劍并鎗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

抵鎗及長一尺五寸及後有四逆鬚桿長六尺前二

尺施鉄刺如雞距。

漢梨鎗及并鎗長一尺三寸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

漢梨皆頭車緒棚中所用之戰器。

拐鎗及連桿長二尺五寸桿長四尺有拐攻城將透

敵來迎我則與前四鎗通用桿敵也。

鳳頭



驢耳刀



鎗



破眉鎗



鳳頭斧



兵鏡

卷之十二

二十一

烈鎗及連桿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濶八寸柄長二

尺有拐。

驢耳刀及連桿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

先用刀鑽土後用地鉄鎗。

鎗及連桿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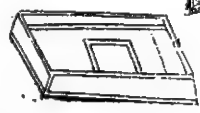
探透否。

鐵眉鎗長九寸及濶五寸柄長三尺。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內掘土用

之。

江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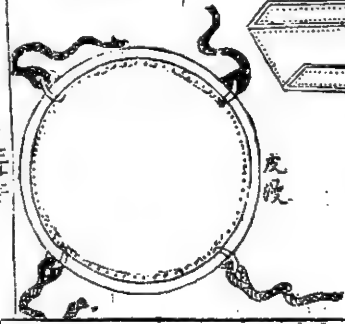
木櫃



皮透槽



皮漫



木盤

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櫃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清臭藥

皮透槽長四尺闊三尺以生牛皮爲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鐵連環

環貫大繩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

棄人清臭藥自翻身窟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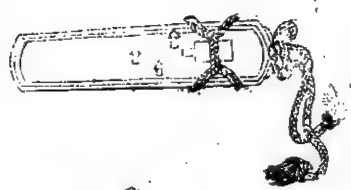
謂城中盤地道進我以藥聽密知所自我則傍等暗

道看級漸高直至敵人所盤地道上爲穴口施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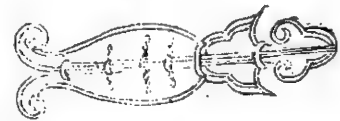
藥以透槽注皮漫凡我盤地道敵人作翻身窟注藥

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柱端以盛之則無害

地戟



風輪



木盤

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櫃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清臭藥

皮透槽長四尺闊三尺以生牛皮爲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鐵連環

環貫大繩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

棄人清臭藥自翻身窟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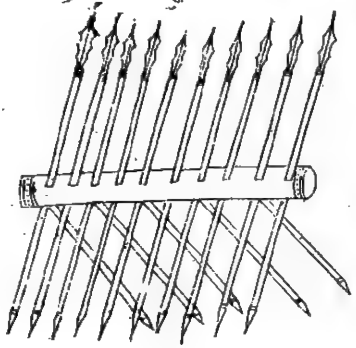
謂城中盤地道進我以藥聽密知所自我則傍等暗

道看級漸高直至敵人所盤地道上爲穴口施注

藥以透槽注皮漫凡我盤地道敵人作翻身窟注藥

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柱端以盛之則無害

排沙柱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略曰。拔而勿久。夫城虛者。可以圍而守之。城實者。不可圍而守之。虛者。謂其無人。馬糧草。守具不完。又無外援。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糧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爲抽軍。點集入馬空闕。一隅使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足兵。求破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留長知是也。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斯爲智將也。

攻城條畧

一用機車洞子。運土填濠。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採斫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惟高濶爲妙。其洞子上多設泥漿桶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直抵城下。用楊蒿鑊鑿土。開

作一篇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脚雲梯上城。則樁木不能害。

一用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

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斫關偷門。亂燒積聚。

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矢石鼓噪攻之。

一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

一力衰。我亦詐作困甚。權且佳攻。於中夜月黑時。使

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無則不然也。果有

一更分兵支吾。

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問

一謀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遞相誘

一說令內外相應。

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

一人。可於箭上貼寓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

一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一已上攻城之法。陳其大畧耳。巧策多途。不能盡述

也。

兵鏡卷之十二終

五鏡卷之十三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汪 梓茂才父較正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彊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

兵鏡

卷之十三

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彼我師或彼求闢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寡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疎而池湟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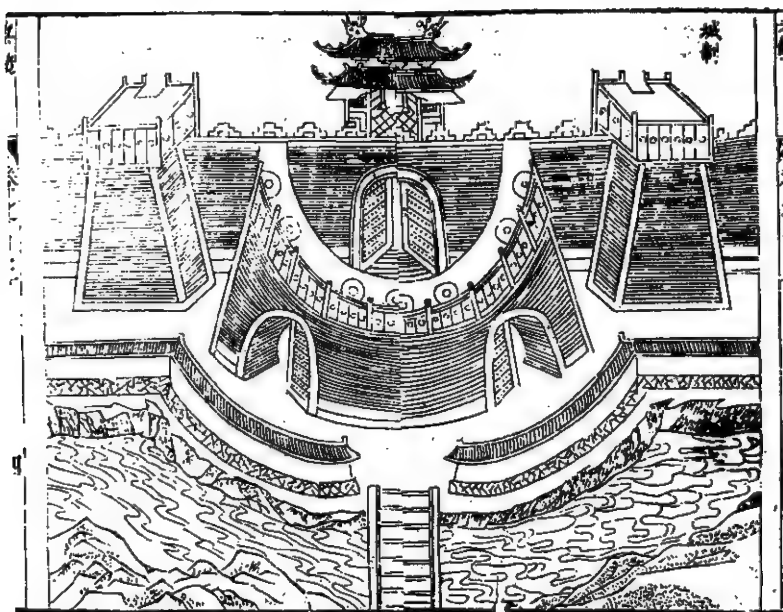
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彊弩叢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阻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蹕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檢也

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

兵鏡

卷之十三

力不暇者卽且約客一軍人馬如築於閑時須稍寬潤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圍敵樓甕城角也城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臺城門重門扉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圖形于左



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羊馬城高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開一門與甕城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卽羊馬城門在右也女牆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爲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卽住。

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門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若

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偃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塹兩城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即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大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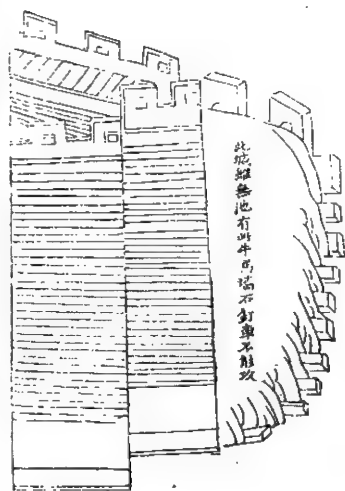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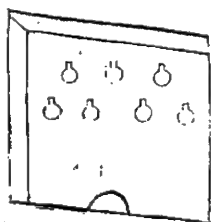
一說甕城之制每下開一丈上收四尺凡城前五丈底闊五丈上收二丈先堅固突

兵鏡

卷之十三

五

平馬牆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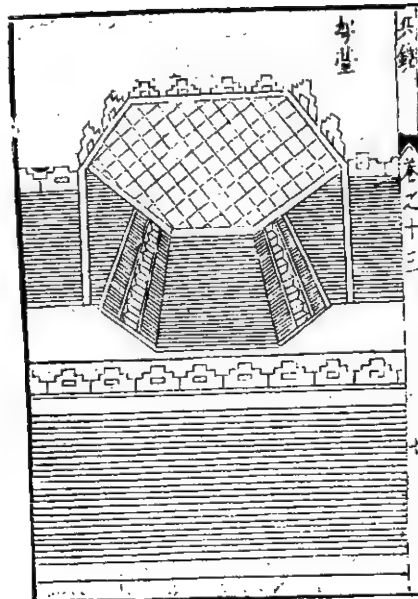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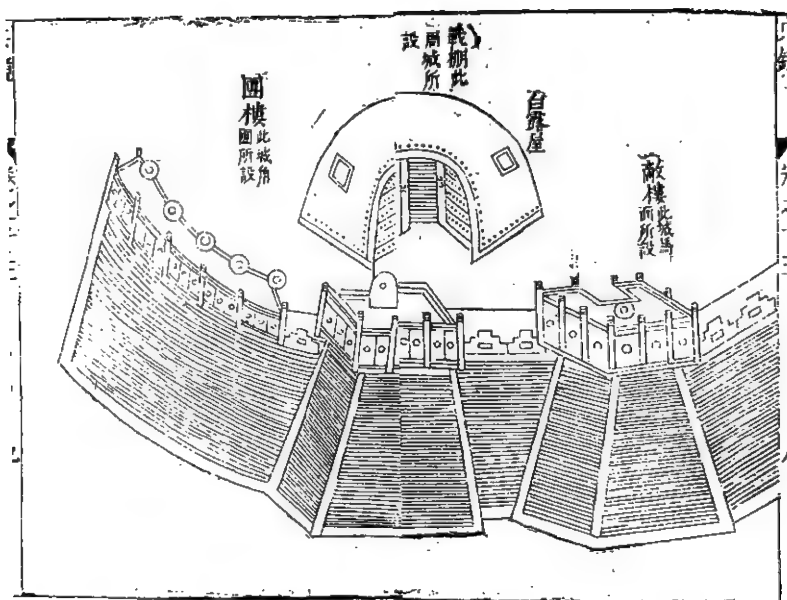
五

牛馬牆在城外濠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則一丈寬不過二丈其外爲牆或磚石三合土俱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不可鑽入爲則凡此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可三寸高二寸濶以便眼瞭可以高下應賊自此眼之上再三尺又眼一層寬狹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銃不用大火器牆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立賊或登此牆用長柄大斧棍擊落無可偷襲或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昏夜難辨不敢開城皆可暫于牆內收避此牆恃城爲險城恃牆爲衛緩急則

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命城上可以
瞭見但此牆施于水深河寬之城未見其力若施于
無濠之城萬分賴之且避難之人可無入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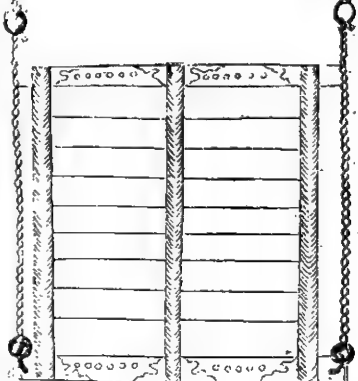


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
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濶道臺上架
屋制如敵棚三面垂以濡氈以避垂鍾板亦備繩梯
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
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
弩檣木砲石火礮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
今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卽舉青旗
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
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檣用如城上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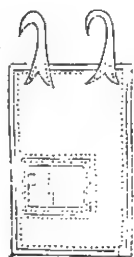
自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條編如窮廬狀外塗石灰有
 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為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
 一所於兩傍施木拒馬篋籬笆隱人於下持泥漿麻
 搭以備火攻。
 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濶一步深一丈其棚上
 下約容十二人若城愈濶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
 雙柱下施地杙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
 柱以備矢石所摧上密布橡覆土厚三尺加石灰泥
 之被以濡氈及橡杙之首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
 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釣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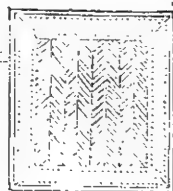


兵部 卷之十三
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為槽以架鐵索并繩貫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處以火燭燒及被攻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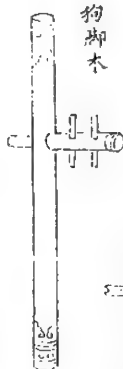
垂鍾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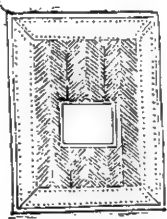
寬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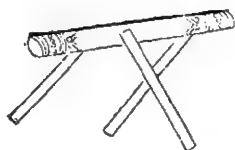
狗脚木



皮竹篾



木馬子



垂鍾版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前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兔楊子木

篋籬笆以荆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橫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子倚之在女牆外以狗脚木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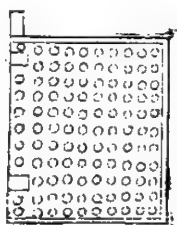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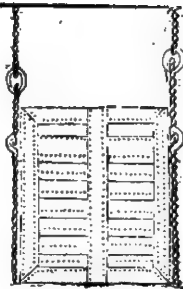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牕可以射外

木馬子一橫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狗脚木植二柱於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下柱上施橫木鈎掛

與鏡

四卷之十三

掃版



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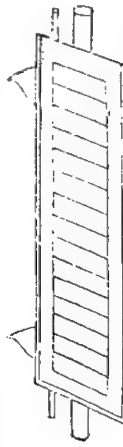
脾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傍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冠至卽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脾版于槽中

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枝以柱防傾折暗門者不用脾版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疆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闔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入犯門卽下石擊而墜之

陷馬坑



機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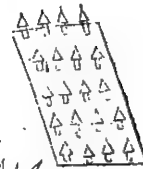
去鎗

卷之十三

四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簕
 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一字或解鎗爲之
 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
 城門內外皆設之
 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橫枱置溝壕上賊至
 去枱人馬踐則翻

地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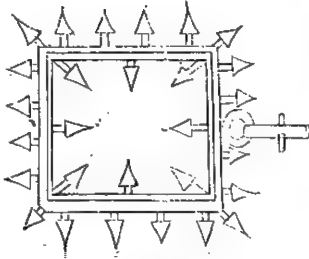
鹿角木



鐵蒺藜



擣蹄



鐵菱角



去鎗

卷之十三

四

鐵菱角。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

鐵蒺藜。並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驛。古所謂渠答也。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鹿角木。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閤馬足。

地澁。以逆鬚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約三尺。濶約二尺五寸。密鋪要路。鈎絡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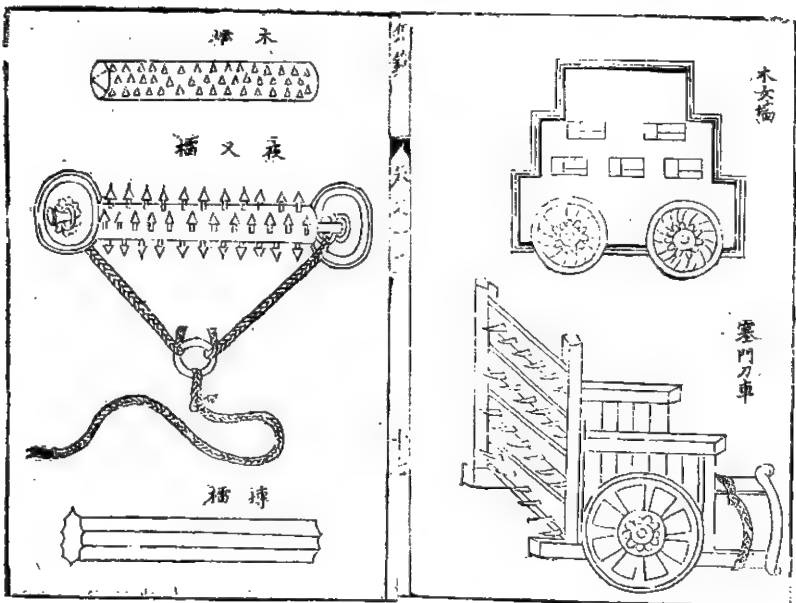
拘蹄。闊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鐵逆鬚釘其上。亦閤馬路之具。

凡境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鐵菱角於水中。城外有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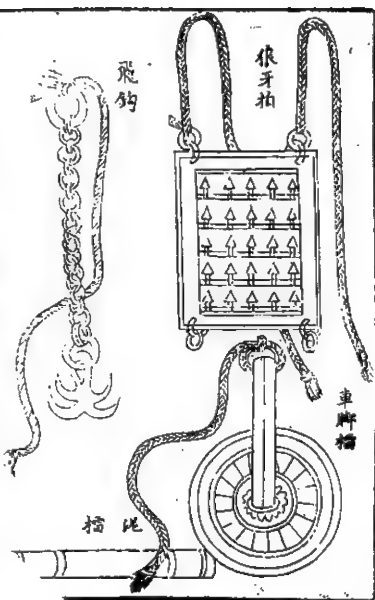
阪可絕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兵鏡 卷之十三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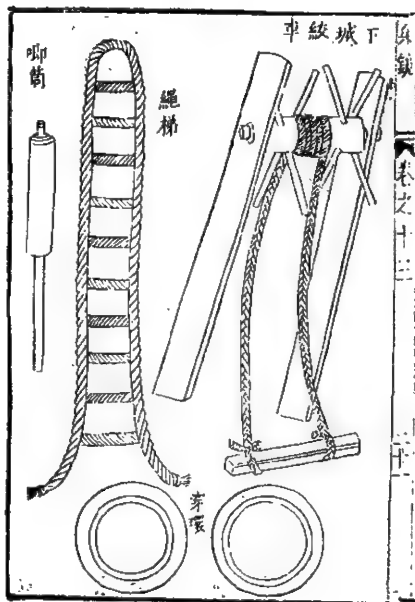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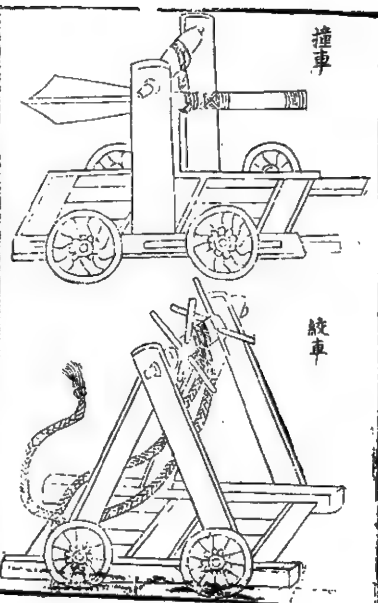


兵鑑 卷之十三
木女牆頭形制如女牆以版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施枋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代之。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木桶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夜叉桶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徑一尺周圍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腳輪徑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礮附者。
磚桶如桶形燒磚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飛牙拍合榆木爲質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很牙鐵釘二千二百箇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刀刀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貫以麻繩鈎於坡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車脚桶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泥桶用緊慢土調泥入猪鬃毛馬尾毛鬣三十斤搗熟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飛鈎一名鐵鴟脚鈎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鐵索以麻繩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鑿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處則擲鈎於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可取三兩人。
兵鑑 卷之十三 一九

絞車。人於大木爲床。前建二义手柱。上爲絞車。下施四
 卑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慢逼城。使
 善用搭索者。遙拋鉤索。掛及梯慢。併力挽令近。前節
 以長竿舉大索。鉤及而絞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
 城。且擲大木。撞石擊之。次下小石。勿絕。使木驢內驚
 懼。人不致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
 緊鐵索。繩至木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鉤索掛搭木
 驢。畢復拽上。卽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裏之。
 開出入。厥可容二壯士。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杵。以鐵葉裹其首。逐便移徙。伺
 飛梯臨城。則撞之。



鐵撞木。木身鐵首。其首六鐵鋒。鋒大三指。長尺餘。鋒尖爲逆鬚。其竅貫鐵索。凡木墮這城。卽自城上以轆轤絞鐵撞下而斷之。皮革皆壞。乃下燕尾炬燒之。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颺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敲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紙囊亦便。

麻搭以八尺桿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颺火。

絞車立兩頰。木橫施轉軸。施十字絞木。垂兩繩。下貫

兵鏡

卷之十三

二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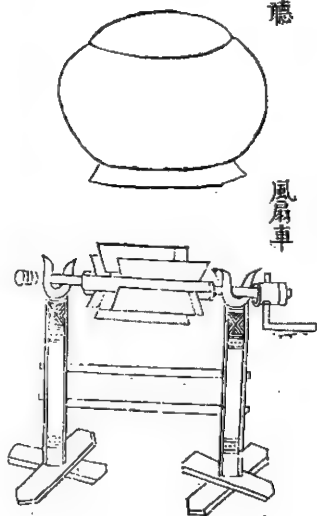
陷版乘之上下。

繩梯以巨繩繫橫枕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桿。自竅唧水。

穿環鍛鐵或屈桑。臈木爲大環。以索繫之。則用撞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車。一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傍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繩健卒。將新芻以焚之。

寬聽

風扇車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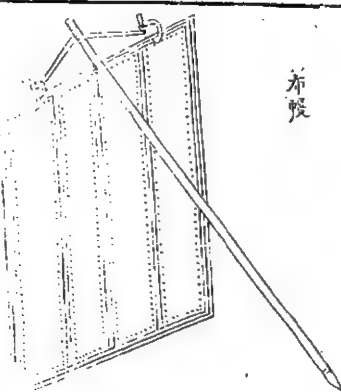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三

二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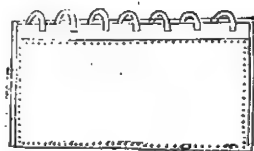
寬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中。擇耳聰人坐聽於甕下。以防賊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毯毒藥烟毯熏灼之。其樺燭鉄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

風扇車二柱二枕。高潤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炭。敗火毯煙。以害敵人。

布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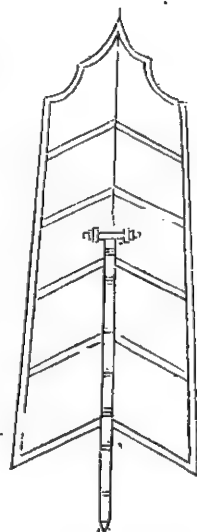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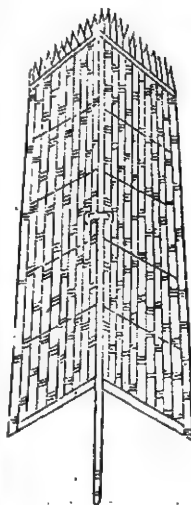
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繩爲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皮簾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關遮蔽則張掛之

木立牌



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背施橫樞連轉開拐子長三尺

竹立牌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餘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拐突鎗

抓鎗

拐刃鎗

鈎竿

長鎗

卷之十二

二十六



劉手斧

叉竿



拐突鎗桿長二丈五尺上施四稜麥穗鐵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

派鎗長二丈四尺上施鐵刃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連

桿長二尺

拐刃鎗桿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長六寸鈎竿如鎗兩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鐵葉施鐵刺如雞距

劉手斧直柄橫刃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闊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於敵樓戰棚頭空版下鈎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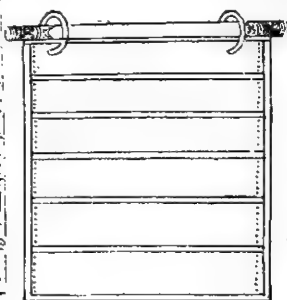
叉竿長二丈兩歧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

長鎗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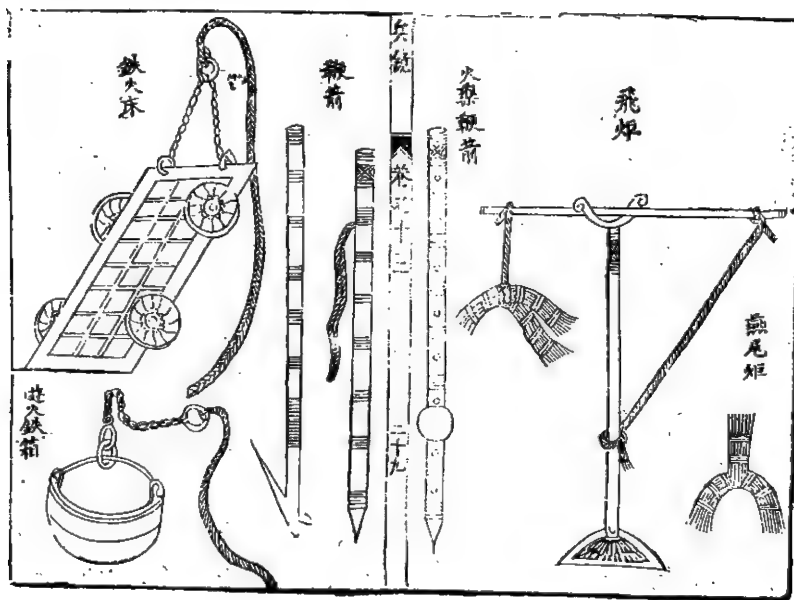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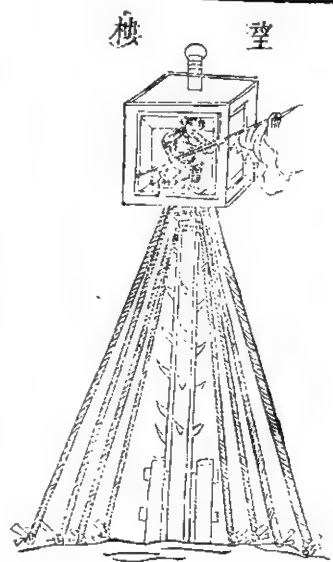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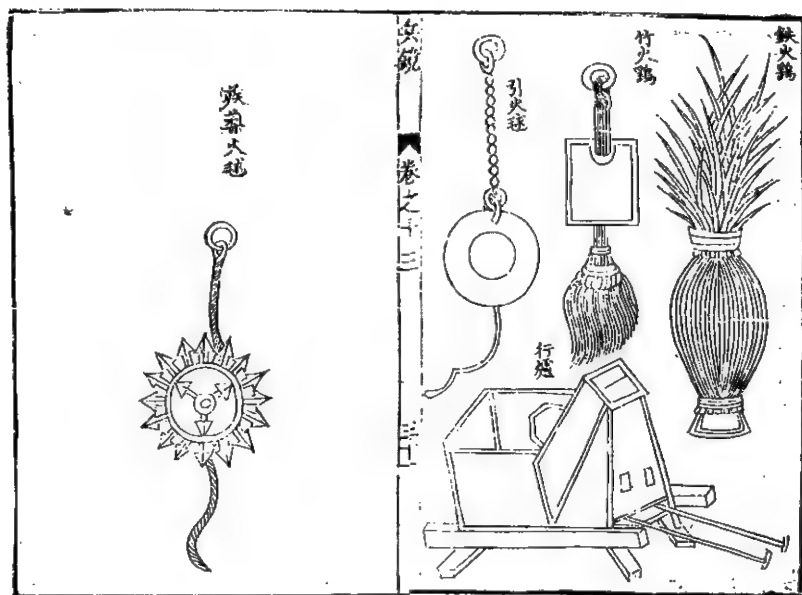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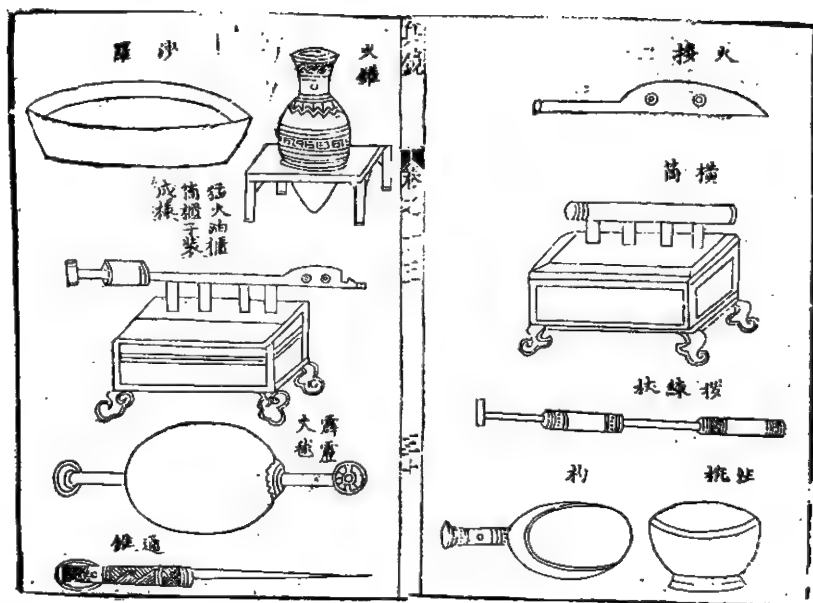
土色毡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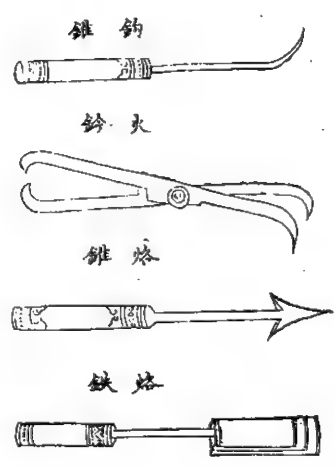
毡簾制爲土色凡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刀藏穴中外垂簾爲蔽與土色無別若敵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兵鏡
 卷之十三
 二十八
 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爲竿上施版屋方闊五尺上下
 開竅過人竿兩旁釘尋峰八十箇用索三棚上棚四
 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
 八十八尺尖鉄概十二箇各長三尺概端穿鉄環凡起
 樓用鹿絹木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
 鉄叉屑竿數條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二十尺
 者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旗以
 候望敵人無寇常卷旗來則開之旗桿平則寇近垂
 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卷之此軍中預備之道
 也





燕尾炬束葦草下分兩歧如燕尾以脂油灌之發火
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飛炬如燕尾炬城上設桔槔以鐵索縋之下燒攻城
蟻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為竿下施鐵索稍繫
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為鞭箭長六尺有鐵度正中施
一竹梟亦謂之鞭子放時以繩鈎梟繫箭於竿一人握竿
為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
放火藥箭則如槩皮羽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
之



鐵火床用熟鐵長五六尺濶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鐵
葉裹之首貫二鐵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縋
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逆火箱以熟鐵如藍形盛薪火加艾噓以鐵索縋下
燒灼穴中攻城人
行爐鏢鐵汁昇行於城上以潑敵人
引火毬以紙為毬內實磚石屑可重三五斤焚黃礮
瀝青炭末為泥周塗其物質以麻繩凡將放火毬只
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燕梨火毬以三枝六首鐵刃以火藥圍之中貫麻繩
長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傳之又施鐵燕梨八枚各
有逆鬚放時燒鐵鏢烙透令焰出火藥法用硫黃一
斤四兩硝磺二斤
半盆炭末五兩澀青二兩半乾漆二兩半為末竹
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剪碎用紙十二兩半麻二
兩半礬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傳用紙十二兩半麻二
兩半礬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傳用紙十二兩半麻二
兩半礬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傳用紙十二兩半麻二
兩半礬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傳用紙十二兩半麻二
鐵背火鷄木身鐵背束稈草為尾入火藥於尾內
竹火鷄編竹為蹠眼籠腹大口狹形微修長外糊紙
數重刷令黃色入火藥一斤在內加小卵石使其勢
重束稈草三五斤為尾二物與毬同若賊來攻城皆
以砲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

放猛火油以熟銅爲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櫃中相通橫筒首大尾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爲圓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卷筒爲口口有蓋爲注油處橫筒內有撻絲杖杖首纏散麻厚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圓掄入則用閉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把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於中使然火用入撻絲放於橫筒令人自後抽杖以力壓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把注有杓油有沙羅發火有錐貯火有甕有鈎錐通錐以開筒之塞有鈎

以火火有烙鐵以補漏之凡十二物除錐餘皆鐵外

爲之以銅一法爲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

內有小筒相通亦皆以亦施撻絲杖其放法準上凡敵來攻城在大壕內及傳城上頗聚勢不能退則先用藁紮爲火牛紮城下於踏空厥內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爛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橋戰艦於上流放之先於上流放之

霹靂火毯用乾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罅裂者存節勿透用薄篋如鐵錢三十片和火藥三四斤裹竹爲毬兩頭留竹寸許毯外加傳藥火藥外傳藥若賊穿

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錐烙毯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籖其煙燭以薰灼敵人故種者一說用乾艾一石燒煙亦可代毯

地聽於城內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聽事聰審者以新甕自覆於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去城數百步內有穴城響地道者皆聲聞甕中可以辨方面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且

托文 火鈎 火錐

鐵貓 柳鐘 水灑 甕

兵鏡 右常置城上托文火鈎火錐鐵貓溜繩以救焚三十王柳鐘以貯水唧筒以使水

木燈籠 鐵燈籠 燈搭子

蠟燭 樺燭 油

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鉞 鏹 鐵鏡

尖斧 牛皮 石灰袋

右常置城上鉞鏹鐵斧牛皮以應緩急石灰袋廳殿以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更不圖形

糞袍鐘法

先以人清。干埤槽內盛之。揀淨晒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內。每人清一種。用狼毒半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斑貓四兩。石灰一斤。在油半斤。入鑊內煎沸。再入薄瓦罐內。容三斤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出。以擊攻城之人。可穿鉄甲。中則潰爛。放毒者。亦先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

其制圍九寸。高四寸。其形圓。口徑八分。先用麻皮泥。次使麥麴泥。次又用猪尿泥。逐層塗傳。煨後盛金火汁。以麥麴土泥塞口。用濕繩裹入砲內放之。其盛金汁之器。則有生鉄篩盆。乃鑄成者。挹注則有生鉄杓。熟鉄杓。若敵來攻城。有圍隊者。以金砲打之人。馬中則解散。放時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拽三聲。則放。此可一聲放之。

有聲。係照式。

又三城出釋木



火毯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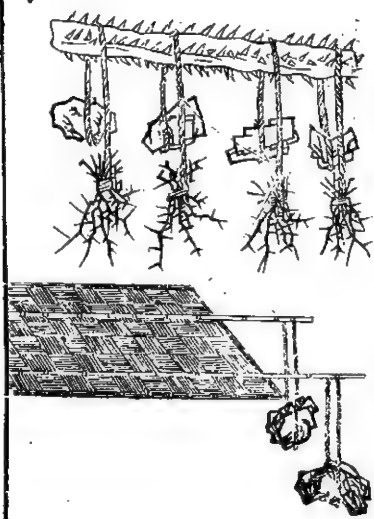


鉄火毯。防夜之攻城。用也。墜之半城中。燃以松油。火光下散。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每十梁置一具。較燭滅易。

其鏡

卷之十三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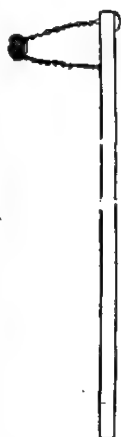
右火毬既設然慮風雨息滅或守城人役偶尔困倦則置柰何木每夜喇叭一通即將此木置梁牆上木上倒經虎怕刺用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刺一束一頭縛二三十斤重石將石連繩纏于木刺垂墻頭外邊賊若盜城一經移動則此物隨落可能傷賊梁夫得以驚覺又於此木下梁口之外挑出七尺長兩竿梁口竿頭繫大石鋪駕浮離於梁外竿上又以一大石縛繩頭繩繫于木樁緩其繩又多取亂石均鋪籬上賊若以梯襲城則頭觸浮離石俱墮下兩竿翻入城內則人又驚

卷之十三

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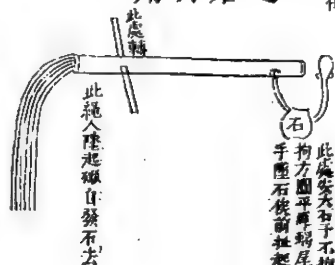
三十八

處石



此圖石掛上打去石發圈落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提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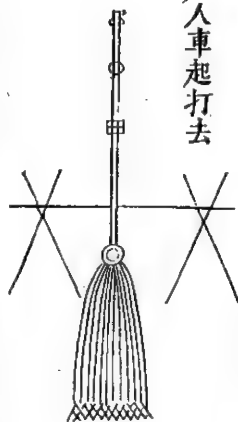
此錫尾套在稍頭掛之
每繩長如稍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稍可矣每繩用二人扯之



此處安大石于不稍處亦不
拘方圓平厚錫尾旗杆一繩
于墮石後前扯起放去

此繩入墮起礮自發石去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之形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鮮人悟之故重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
乏之資

卷之十三

三十九

三十九

被圍

許洞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乏。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憊。出奇以戰。如光武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擊大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曰即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不以老弱者誘也。兵鏡卷之十三四十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四面皆敵如之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冲突也。夫被圍者。當必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限隔

今夫百望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正不知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能城上設伏。每門設伏。每巷設伏。使賊欲登城。一登即死。賊欲入城。一入即死。夫野戰尚欲取勝。况有城可恃。有門可恃。有巷可恃。定險設伏。賊不我測。巷戰不更易于野戰。

平。

用砲

凡賊人用砲攻城。禦人亦嘗用砲。城關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眾砲來擊。又城上砲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矣。假令於城裡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倘以爲砲在城裡。砲手不能見。城外事無由取。則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少偏却令砲手。兵鏡卷之十三四十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如此照料。施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

新城

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但可遮隔弓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曰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上頭墜下害賊之物可也。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或難逞。宜

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潤裡壕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不可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裡壕賊若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于裡壕埂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新城上入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之死地必不敢入既出正門入城尚猶不敢豈肯用命打城如此爲備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矣

突門

宋時京城周圍之地約一百二十里當時禦賊者諸

突鏡

卷之十三

四十二

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宜大啟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碍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備多則兵分兵分則兵寡兵寡則兵疲彼自不能久攻所以敢自初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也蓋恃其自于城內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昔晉王浚遣鮮卑末杯等部五萬之衆討石勒時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

孔長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遣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城上會孔長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等長乘勝追擊蒲尸三十余里此守中有攻者也

門樓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賊用火砲擊樓城外有壕而賊用洞子壘填壕城高數丈而賊用天橋爲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賊人攻城亦前古所未有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

突鏡

卷之十三

四十三

于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方徑尺許空眼以備觀望及施設鎗路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便是陷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一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耶

羊馬牆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埂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牆

四尺。雀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規望及通鎗路。如大城上女牆頭牆牆重疊雀臺上埋排枋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賊于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城下所施矢石則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據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仍于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片大城腳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及害牆內人耳又不可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鎗又于大城內脚下作深濶裡壕度地五六丈可作往來路壕內又築裡城排枋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用此設備雖使賊人善攻不足畏也。

城堡懸樓

楊經

凡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牆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梁口即不用人亦可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

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即雜以弓矢亦可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眾以齊攻其益四也夾牆之內時置滾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牆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施其一面專攻之計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即賊使詐使巧便能知覺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其益八也況支更鼓者亦在于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牆內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以致潛犯上城者異矣其益九也又况戰守者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展舖或睡着隱藏以致賊因雪上牆者異矣其益十也。

無城能守

汪鏗

或問守城之法固聞之矣無城堡者奈何曰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于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也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爲守吾未之

前聞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士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常用計以撓之。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弄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街市而習爲巷戰之法。計豈有不能自保者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撲。禦矣。街濶者。戰卒不得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半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當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曰是法也。但宜于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爲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爲野營。其以戰爲守一也。曰敵強我弱。不勝奈何。曰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怯。乃

痴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攻即破焉者也。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已即彼。安危不保。亦痴愚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之圖。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一端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爲將。

援城

夫攻城者。其兵必分。一分爲攻城兵。一分爲傳戰兵。一分爲運糧兵。一分爲拒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假使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何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作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在前廣張兵勢。牽制拒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

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至于一齊敗歟也。

守城條畧

一寇賊將至。城外側近有高原大泉。及有江河。須防決壅灌城之患。或山或水。或要路。預先四面引兵結砦。以爲犄角。以戰爲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絕路。

一于城外聚集軍民。折斫房屋。大小竹木。作木欄。過圖密下。枯箬七星橋。外開深溝。置起吊橋。過夜下鉄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橋。木馬子。陷馬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城裡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一于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草撤屋。凡井中有泉。皆投毒藥。至木石埕。瓦爰。錫。糧。糧。畜牧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徙不遠者焚之。

一主將閱視守禦器械。各令牢具。又預穿井無數。井但不可近城。又備糧草布帛。葦荻石灰沙土鉄炭松檉蒿艾膏油麻苧皮毡荆棘。篋籬金鎖盆甕桶。缶木石磚竹。銅鐵錢斧。錐鑿梯索之類。

一凡委積及樓棚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

也覆泥塗。

一棚樓下。隨處積桶木桶石鎗斧。及他短兵。外立擊車砲架。棚樓女牆上。加鉤籬竹笆。城中立起望樓。一賊若干。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卽與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于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在前。老弱在後。俱要相接。

一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諫雜役。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餉。放牧樵採。三軍毋得相雜。恐生奸邪。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一主將延問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踴躍。精俊。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一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卽大書物名。貼于旗上。舉以示城下。仍預檢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支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城下三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所需之物。

一街巷各遣一官督領。通夜張燈。以察奸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

一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以防非時抽

易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將別令虞候領戰隊作雌雄契持以巡城所至與守隊勦同乃過

一若賊勢外扼士心內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爲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巡行以驗試將士

一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則舉二表賊登城則舉三表賊攀女牆則舉四表夜則加燭于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援

一如賊已向城棄城壯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上以兵氣

卷之十三

五十一

絲旗詐爲虜使敵人仰望城上卽順風吹颶糠粃石灰眯其眼目次用金斗猛入油壚之施放弓弩火毬火鴿鞭箭射之以糞砲汚磚石打之

一賊在城下則用大鈎燒紅垂下賊攀懸之則損其手賊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

一賊俾城欲上則隨其處下糯米檣石以擊之墜飛炬以燒其攻器下火床及以行爐鎔鐵酒灼之樓欄踏空版內雜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剗手斧斷之

一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鉄環木環放猛火油賊以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

一賊以木驢控城則用絞車鉄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石砲則張布慢繩以遏

一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以霹靂火毬雜兵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繩進火箱灼之

一賊築土埋使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墀下引取其土其堙自壞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

一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义火鈎火鍊柳鏹鉄猫手唧筒之類若攻具猛至則爲木袋

卷之十三

五十二

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頗舉麻搭潤護

一賊以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永加則油煙愈熾

一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煙不能犯鼻目

一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犬吠則繩火下照舉表加備又于城半腹每十步係一燈籠或以鉄火架燒松節或東蘆蒿

爲柳揅松明樺皮可照城下

一賊或攻推女牆者則以木女代之或攻壞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一于城外預設伏路人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就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車起大旗軍馬火速上城守禦

一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窺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傳築城內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濶牆牆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

兵鏡

卷之十三

五十二

洩疏之若水已入城則于新築牆外作船二三十隻選勇士習水戰者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鐵鑊遣暗夜從門啣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崇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一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于道路設陷馬坑機橋于重牆曲巷內出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過一二百人卽下重門揅板使其前敗後絕

一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

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

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啣枚擊之擊敗不可透襲或我兵已出賊突

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裡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一城中日給百用至于水漿皆有限量令民僮俱爲

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或城內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

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兵鏡

卷之十三

五十三

街巷

一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爲賊內應

一凡城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得賊中飛書不得輒讀持就本管對衆封送主將

一凡有曉星街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又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

一凡號令一出主將並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擢違者論以軍律

兵鏡卷之十三

兵鏡卷之十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江仲弘納銘父較正

火攻

夫火之爲用爲五行之最烈古人知火之性烈而不可犯又察其性之同者而共成其勢如礮生於土硝生於水灰生於木錫金爲器納藥於中而閉塞之發之以火其聲如雷乃卒五行並用之妙以象天地之兵鏡
威也後世復推而廣之千百爲種皆起於心上之經綸巧難盡述然而火攻有三要一曰察天時二曰審地利三曰士慣習能明此三者而火器斯可用矣夫天時何以察也火攻之用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之時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十一軫十七壁七度參十九四宿之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又仰觀星宿光搖不定如眨眼狀三日內必有大風若黑雲夜度斗口或黑雲飛塞天河如魚鱉猪龍之狀王次日午未時風雨交作天河惟有雲來往無黑塊相接而

行者其久不久四季各有天方度數熟讀風雨賦等書其後天則百無一失矣此天文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地利何以審之夫火攻之法固在于得天時而九貴於明地利不明地利而施放不得其宜是以有用之器而施於無用之地也夫曠野平原遠擊者勝謂用遠到之器而預摧其鋒叢林窄隘近擊者勝謂用巧準之器夾擊之使首尾難救漫坡盤谷埋擊者勝謂如孔明之計而設伏葫蘆長江大河迎擊者勝謂先用大船葉風順擊後用大砲沉溺其舟憑高臨下用重器以壓之謂用堅石之類借勢下擊如兵法云走圓石于千仞之山者是也以擊上用銃器烈火以噴之謂用銃齊擊使敵不敢出頭順風噴火飛砂之類是也若彼此皆有火具卒然相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若先用遠器擊之何以摧彼之鋒而定吾之氣彼此皆札營欲劫輜重若不先明伏路其勢易疑故先用號器四面邀擊則敵兵可駭而走城外擊內必攻其瑕一入其瑕堅者無用城內擊外當攻其堅敵堅一挫其圍卽解水戰必占上風陸戰莫近草木兵少必用號火兵弱必資煙障此地利之道不可不明也士慣習何以言之夫火器與諸器不同非膽

大氣雄者不可任其聲大其器重兵多不願習學且衝鋒勢必在先論功易至落後使非教練有方實謂獨重則雖有天時地利可乘而兵不堪用亦無濟也今之火器凡遇敵人預定班次輪打技有長短之分使其聲勢不絕則敵人自畏若見敵即放及至近敵其已放者急裝不備是與空手之兵何異哉大抵火器之用寧長技短用不可短技長用此亦至當之論敵人縱千百而來其驍勇者亦必無幾蓄吾神器有矢道同的之妙專攻其驍勇者又何敵不摧此握機之妙用又不可不審也

火攻問答

王鳴鶴

客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爲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實可用宜攻宜守子當爲我一一言之答曰火之一器號爲神器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與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駁亦

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船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黃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甸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故必嚴厲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硝黃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羣兇之後火器收之于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今人非不或得其方或曉其制殊不知制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闢器非不利也以懦者持之見敵而走雖利何益于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答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卽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破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使振壞實爲圓機

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污。蓋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也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嘴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嘴必用手擊。常易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嘴銃。及自開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尙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聞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鉄盔鉄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銃也。南

方倭苗。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扶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針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之利也。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利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人以名畏我。如倭之刀。虜之箭。苗之弩。之類。聞者生懼。將官用兵。貴因勢利導。能相地置詔。因時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客曰。鳥銃三放而熱。三眼三放而止。必待另裝。雖有輪班次第。恐敵人不退。倉卒不濟。奈何。更有出于三放之外者乎。答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矣。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卽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層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

兵銃

卷之十四

五

兵銃

卷之十四

六

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鎊，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鏃一肩，與箭竹相窠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蹶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鏃交接處，須用筋纏緊，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于今時之用，見敵惟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

兵說

卷之十四

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峰。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技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摧，況倭虜乎？若遠遠見敵，即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

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燒賈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濫，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削破一半，用刀剝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碍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內，下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及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廝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即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于半生。妙用專在于此制器之法，用器之精，不可不留心也。然此法無難，無分智愚，一說就解，縱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即成精兵矣。然就裡尚有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敵之器。縱以余當之，亦難破也。客曰：火礮火礮之制，願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

兵說

卷之十四

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余不敢用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礮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降屯礮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

卷之一

九

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腳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丟去然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

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况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諸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礮之妙也咸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已而後思致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方爲萬全之計微倖之事安可用之今之火礮惟多以投之似不在威公火桶之下也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客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礮也夫傷人之火礮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鉄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礮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礮力大而帆席之薄一射徑過何益于焚故焚帆之礮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慮透過當于離火門之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如

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抵不可。其制用堅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引火藥裝滿。週圍其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抵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

卷之十一

十一

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爲有力。火飛抵之外。而又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客曰。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於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其妙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發遲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愚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客曰。可行。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况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箇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誤

事。客曰。其制可得開乎。客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鉄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開歟。客曰。竹將軍。卽竹發機。雖木亦可爲之。亦謂之木發機。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鉄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擲。其威猛與銅鉄相等。能成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客曰。默會一言。吾已

卷之十一

十一

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轟五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鷹逐兔飛刀飛鏢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爲最答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別無奇巧。爲將者量敵之衆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數答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大木炮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裘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控于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繫以棕麻。侵以油。滴其信盤曲于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諸人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欲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于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懸群。萬一不肯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爲少。人將奈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爲可用。至于用竹筒內乘火箭十

數枝。帶于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于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礮礮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于內。縛于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拔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答曰。車戰吾素講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乘紀國。莫重于車也。後狄人毀車爲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于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以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咲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于搶掠。無補於敗亡。來不能遏。其入退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答曰。曷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人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謀常遣。夫間謀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

知壁堅清野。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聚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耳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束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目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也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之。

兵錄 卷之十四

十五

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兄隨地推轉。前去廝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九邊無虜跡矣。大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車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損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

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爲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高一爲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爲聲援。乃爲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爲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爲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壑。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用。當極險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

兵錄

卷之十四

十六

奇功而神妙用。端在是矣。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教焉。答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車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相并。中用木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就作前拽之把手。其鎗直貫于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

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警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避風雨亦恐太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鉄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馬隆之制而損益之也偏箱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夷險無施不可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練而成熟中生巧可成率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意我

兵鏡 卷之十四

十七

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知言哉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陝西有閫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既而大响損銳主者莫知其故疑而問余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

加水春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菽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寒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乘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篩其硝磺與礮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多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礮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之製何如客曰南方之製礮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礮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

兵鏡

卷之十四

十八

與舊礮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芋藤桿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春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春如綠豆子大掣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春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掣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鳥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客曰銃不後坐專係于藥乎客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客曰製藥已精而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客曰對未真也客

曰對真而又不中何也。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統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統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送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今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余舊有歌曰：子重子藥，則多半落。藥強子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于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于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忙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

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余變為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千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將槓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以繫使直，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并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

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賊來路打去。計砲幾許，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椿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于水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夫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銃。今筏以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入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既不得人，伺看倭船將入

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余變為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千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將槓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以繫使直，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并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

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棧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便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為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枯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信却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既敗分散斬撈首級全仗走舸萬一有不測余所謂用其善酒者正慮此也客曰海闊浪大酒不能前奈何

東鏡 卷之一 四十一

客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中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響鏜人騎其遮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鞞片為甲葉鞞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鉄為刃可為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余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鞞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

編輯至于兩腋惟一扁層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數		關至于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胸前次之各用布		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其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		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攻法藥料品	
主藥	硝石	硫黃	柳灰	杉灰	槐皮	樟皮	荊皮	槐皮	樟皮
烈火	荊皮	槐皮	樟皮	荊皮	槐皮	樟皮	荊皮	槐皮	樟皮
爆灰	荊皮	槐皮	樟皮	荊皮	槐皮	樟皮	荊皮	槐皮	樟皮
法灰	石黃	石黃	石黃	石黃	石黃	石黃	石黃	石黃	石黃
無聲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麻楷灰
神火	雌黃	雌黃	雌黃	雌黃	雌黃	雌黃	雌黃	雌黃	雌黃
毒火	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從火諸藥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紅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桃紅硃
黑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鐵脚硃
王色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馬瑙硃
陰火	潮膠	潮膠	潮膠	潮膠	潮膠	潮膠	潮膠	潮膠	潮膠
炮	辰砂	辰砂	辰砂	辰砂	辰砂	辰砂	辰砂	辰砂	辰砂
	水銀	水銀	水銀	水銀	水銀	水銀	水銀	水銀	水銀
	迷	迷	迷	迷	迷	迷	迷	迷	迷
	雲粉	雲粉	雲粉	雲粉	雲粉	雲粉	雲粉	雲粉	雲粉
	礪灰	礪灰	礪灰	礪灰	礪灰	礪灰	礪灰	礪灰	礪灰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黃麻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燒桐油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熱狼毒
	附子	附子	附子	附子	附子	附子	附子	附子	附子
	天雄	天雄	天雄	天雄	天雄	天雄	天雄	天雄	天雄

爛 銀銹 金汁 泛 關羊花

吐 巴豆 噫牙皂

毒爛巴油 川烏 關草烏

噤 半夏 斷鈞吻

信 斑蝥 利川廣

逆 甘 狼糞 乾漆 銀杏葉

毒 江子油 巴霜 蒜汁 巴戟 人精 蜈蚣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右藥六十味製成神火毒火法火爛火各火配合

有方煨煉有訣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專問外者毋

矣銳 卷之十四 三十五

輕用焉

神火歌訣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當燒酒浸來麻油

炒定用三斤性太剛加上雌雄并異信盧花艾朮共

松香豆末攪和銀杏葉更加干糞與巴霜松香二斤

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砲裡深藏貯落地喧

天放火光噴霧吐烟紅滿寨雖多寇賊盡皆傷破軍

衝陳誠利害又燒衣甲及輜糧

又

黑砒先搗巴油浸毒氣冲入喉見心乾漆細研乾糞

炒松香艾朮要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出光明要
一斤石黃諸藥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內
攻打法破敵冲鋒便殺人

又

二十八宿接天曹二十八味藥神高闊天闕地安邦
國用之鬼哭與神號蹙蛇一味毒爲尊上應天垣各
木星此物一斤各二兩除殘去暴顯威靈上風揚者
號神砂迷人眼目暗昏花砲中發者號神烟九竅須
史噴血鮮但得毫釐錯鼻竅腦漿流出命歸泉注於
溪澗號神水寸腸立斷連肝碎順流送去賊營中百
萬賊奴一陣空不用干戈并汗馬奪取凌烟第一功

又

銀豆松香各一斤一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雄信各三
兩提過水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爲使切寨燒營功
最深

又

盧花合用桐油拌密室灸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可
見一見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香與
豆黃銀葉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三斤
各八兩一一分明不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脂

風烈焰揚。燒人衣甲。鑽人眼。滿面肌膚爛作瘡。任他
虜賊。雖千萬砲。响連聲。一掃而光。

又

牙皂爲君足十斤。二椒三蓼細羅成。白礞須用巴油
拌。磺灰燒酒製頂精。六味加和斤半足。烏梅淨末一
斤均。諸味共合成。一處便將紙砲巧裝成。週圍却把
松香蘸。霹靂小砲在中心。响亮一聲如吐霧。迷人鼻
竅。瞎人睛。眩暈昏花無可奈。噴噴綿延不絕聲。只見
一物無容避。清營撩亂自縱橫。揮戈一陣前來捉。不
个活縛與生擒。

真錄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又

鉄子磁鋒巴荳粒。礞砂銀鏑人中汁。連三午火要焙
乾。再把桐油沙燥炙。取將火藥輕輕滾。一砲不過二
三合。假使虜人十萬餘。此砲只用三四十。飛砲打入
賊營中。霹靂一聲天地裂。鑽人孔竅透人腸。開口封
喉。不可說。頃刻橫屍滿戰場。此是火攻真妙訣。

又

狼毒多收與艾朮。須教加添江猪骨。骨髓爲灰肉煉
油。油拌硝磺灰。性烈腦焙須當用。極乾逐風愈勁真
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內神仙訣。

訣法

飛毒神三火合一。每火一斤。硝六兩。硫一斤。箸葫
灰各四兩。入硃砂三錢。水銀三錢。研不見星。

火種方

不木灰一斤。鉄衣三兩。炭末三兩。楚皮三兩。紅棗肉
六兩。略拌米泔水爲餅。每餅管一月。

引藥方

硝一兩。火酒製過。箸灰班。備各三錢。硫三分。

砲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班備一錢二分。灰七分。

其銃

卷之十四

二十六

銃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灰一錢二分。

地砲藥方

硝四兩。硫三錢。番陀僧四分。灰三錢。

起火藥方

硝一兩。黃三分。灰一錢五分。

噴筒藥方

硝二兩。黃四錢五分。細砂七錢五分。製用桐油。巴荳
灰三錢五分。

鳥銃藥方

硝四十兩。淨黃六兩。柳灰。或浮萍。或茄桿灰。六兩六錢。

右各另用木杓。搗爲極細末。照前分兩配合。用水略拌濕。杓子通取起晒乾。如此三次。爲細末。每一錠用藥二錢五分。要打遠。再加五分。鉛子大小照藥輕重用。

大砲火藥方

普州硫十四兩。窩黃七兩。硝磺二斤半。麻茹一兩。乾漆一兩。砒黃一兩。定粉一兩。竹茹一兩。黃丹一兩。黃臘半兩。清油一分。桐油半兩。松脂一十四兩。濃油一分。
西卷之十四 二十七

右以普州黃窩黃。硝磺同搗。羅砒黃。定粉。黃丹。同研乾。漆搗爲末。竹茹。麻茹。卽微炒爲碎末。黃臘。松脂。清油。桐油。濃油。同燉成膏。入前藥末。旋旋和勻。以紙五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別鎔松脂傳之。以砲放。復有放毒藥煙毬方。

毒藥烟毬方

毬重五斤。用黃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硝一斤十四兩。芭豆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臘一兩。竹茹一

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

右搗合爲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爲絃子。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臘二兩半。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搗合。塗傳於外。若其氣薰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又煙毬方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蒿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藥信方

好硝一斤。硫黃四錢。八分。杉木灰四兩八錢。滴水研極細。晒乾。再研。
西卷之十四 二十八

水裏藏火種方

以紅棗去核。用老茄枝。石灰要成片的。不會見水者。各等分。調和一處。晒乾。用火煨煉。存性。聽用。

火彈子方

用松木炭一錢。俚腦七分。黃一兩。硫黃三錢。松脂三錢。共爲細末。用燒酒調均。做小模子。打如櫻桃大。每個約重二錢四五分爲度。其鉄筒一樣如是。

飛空藥火方

用樟腦七錢。松脂二錢。石黃五錢。共研細末。用燒酒調作圓餅。如小酒鍾大。曬乾聽用。

長生火葫蘆法

用大葫蘆一個。嘴上一開一孔。可容一指。倒去子穰。用好金豐研雞蛋白。入內盪過。曬乾。又復如此三四次。入長生火藥于內外。用紙筋熟泥固封之。以乾葛爲塞。塞住葫蘆口。其火經年不滅。援去乾葛塞。火藥噴出。如放花一般。遠如不用。仍塞之。

製火種方

用板紙燒過。存性一兩。火硝一兩。用重便浸二七日。兵鏡 卷之十四 二十九

去性炒乾。又用荳腐漿炒數次。淨用八分。硫黃二分。用桐子樹稍。燒炭三錢。共爲細末。入葫蘆內。置香頭一寸。燃着爲准。

裝火銃法

如裝藥。似裝花筒一般。只要層層打築得緊。裝藥一寸四分。仍裝彈子一個。層層如是。後塞泥。留三寸。

發藥方

用硝一斤。炒玉色。用火酒一斤。陸續添炒。酒盡爲度。慢火焙乾。用硫黃二兩。二錢四分。用柳木炭二兩。錢八分。或用葫蘆炭三味。俱爲細末。再用燒酒半斤。

拌研作薄餅。用刀切碎。如菴豆大碎者。再拌。又切如前聽用。如發快銃。鳥銃手銃。只用菴豆大。如發大將軍。發千里雷。飛空神雷。一切神器。俱倒如馬茜子。大約重七八分一個。或一錢二三分。一個碎者。再倒。如鳥銃止米大。務要曬乾爲妙。

炸藥法

用硝一斤。硫黃半斤。柳木炭一兩六錢。石黃一兩。錢雄黃八錢。研爲細末。用燒酒半斤調勻。仍前倒如菴豆大。臨用之際。每一斤加汞二兩。

行藥法

硝一斤。柳木炭四兩八錢。用火酒六兩調勻。仍前倒如小米大。曬乾收用。兵鏡 卷之十四 三十

收藏火藥法

收貯用木櫃。多糊紙。置乾處。永不壞任。意聽用。

解毒藥方

明雄半斤。砂仁二兩。將白鴨一隻。拌浸。九浸。九晒。又以絲荳漿三浸。三晒。又以白蘿蔔汁三浸。三晒。又以樟木煎水三浸。三晒。研極細末。用烏梅肉二兩。甘草半斤。熬膏和藥爲丸。如雞頭子大。遇毒藥。噙一丸。破製藥時。用真阿魏。抹口鼻竅。烟毒氣不能傷。士卒母。

得浪傳珍之珍之。

火龍神樂二十八品上應天垣二十八宿

角木蛟天罡星在天十二度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蛇理草應之。

亢金龍武曲星在天九度主天乙內相邊塞險阻之地龍尾良姜草應之。

氐土貉天后星在天十六度主騎官車騎之象連珠半夏草應之。

房日兔明堂星在天六度主天之管鑰為天衢之大道東頭雙陸草應之。並水改

心月狐多疑星在天六度主五營積卒之象狐跋扈草應之。酒漫

尾火虎剛烈星在天十九度主天之中道虎牙鈎吻草應之。

箕水豹文昌星在天十一度主夷蠻胡貉之地豹眼南星草應之。

斗木獬忠烈星在天十五度主天之都關搜風甘遂艸應之。

牛金牛柔順星在天七度主左右將軍之象牛舌天雄草應之。

女土蝠后妃星在天十一度主周秦雍代韓晉陳燕齊魏楚十二國之地鬼頭大附草應之。

虛日鼠天倉星在天九度主北夷匈奴之地鼠尾荒花草應之。

危月燕吉祥星在天十六度主天之府墨記神仙草應之。

室火猪酒食星在天十七度主羽狄之墻壁北方之蕃部猪牙皂角草應之。

壁水獬財帛星在天九度主圖書之秘府獬牙皂角草應之。

奎木狼天德星在天十六度主兵戈之象狼牙宜姜草應之。

婁金狗天鬼星在天十二度主山川藪澤之地木驚斷腸草應之。

胃土雉天廩星在天十五度主積尸之象雉頭鬼曰草應之。

昂日鷄天鳥星在天十一度主兵戈之象鷄目胡辛草應之。

畢月鳥天耳星在天十七度主邊兵戈獵之象川鳥草應之。

嘴火猴。天劍星在天一度。主行兵之藏府。江子將軍草應之。

參水猿。陰陽星在天十度。中三星主三將。左肩主左將。右肩主右將。左足主後將。右足主偏將。又主夷狄之國。川紅辛草應之。

井木犴。天法星在天二十四度。主泉水新之象。雷公藤草應之。

鬼星羊。天日星在天二度。主奸謀警急之象。羊躑躅草應之。

柳上獐。天相星在天十四度。主天之中道。大戟紅牙鏡卷之十四 三十三

草應之。

星日馬。鑿龜星在天七度。主雷雨之神。雷九草應之。張月鹿。青龍星在天十七度。主胡夷之長垣。紫玉金絲草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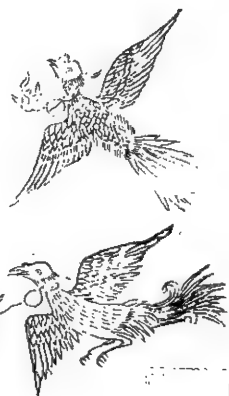
翼火蛇。天玑星在天十九度。主四夷之地。蟠蛇不食草應之。

軫水蚓。土德星在天十七度。主天子六軍之門。魚鱗艾艸草應之。

右神草炮煉極乾。研羅極細。和以砒黃硫霜斑貓石黃蜈蚣蝦蟇螻蛄蛇虺蛇孔雀尾。各爲細末。

然後依製而用。順風揚之。名曰神烟。注流飲之。名曰神水。砂入賊目。頭眩睛暗。烟鑽賊竅。血湧流。水入賊腹。心潰腸裂。牛羊驢馬等物。傷藥者亦然。製藥已成。須選天將吉日。各依方位。主將沐浴齋戒。盛服淨處。設鹿脯酒醴香燭。當夜深時。于壘中先禱于太壇二十八宿之神。東青南紅西白北黑中黃。五方旗。雷師風伯飛廉火神之位。兩傍設歷代軍師名將。及本地名山祀典之神主。主將率副將等。稽首再拜。虔誠祭告畢。方用法藥一石。斃賊百萬。非神藥急救命在呼吸。以天地好生之心。律道人心。安社稷。保生靈。可也。慎之戒之。

火禽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先誘捕敵境中野雞繫項下鍼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

火發

火發

卷之十四

三十五

雀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誘捕敵人城中及倉庫中雀數百以舌縛雀足上加火薄暮縱之群飛入城驅中棲宿器敗火發其積聚廬舍演史焚之

火獸



火牛



火獸

卷之十四

三十六

火牛

火獸以艾燭火置獸中開四孔繫獸于野猪鹿項上針其尾端何管而縱放之艾火走入草獸敗火發火牛古法也用牛前膊縛槍艾謂其向外以棒皮細草注尾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為賊前奔敵眾必亂可以乘之古有燧象以馬其法差同

天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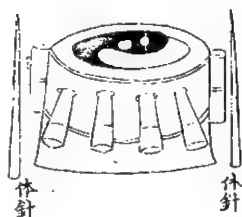
凡火船用藥
木炭以爲火
上以藥以爲
於敵人船中
以



太極總式

卷之四

三十七



太極火圖

其製式用堅木爲之。或以磁器造。或以熟鉄作上中下三樣。上蓋肖太極開一竅以爲動靜弛張中桶似四象安八卦銃下底如地厚載其藥物。此器造之數百。遇警設伏要路。使賊經過。一動其機銃彈自發。此足以當千兵之敵。誠守隘之奇具也。

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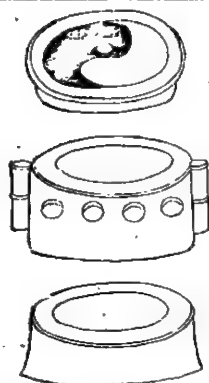
卷之四

三十八

太極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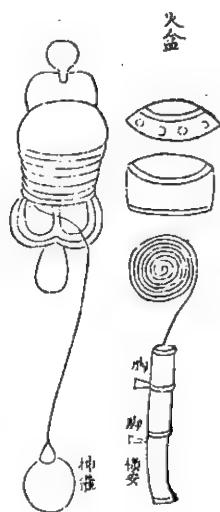
太極中層

太極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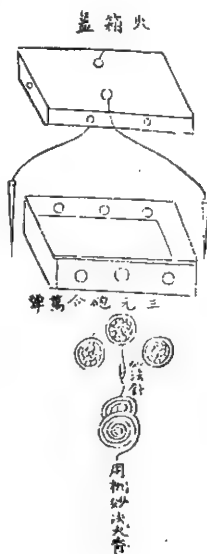
神武火槓

其製或鉄或木或磁造備數千具遇警安在要地之
 間或以一人傳火或賊入犯經盡其傳神銃千里蛇
 神機針神權彈一發自應數十里之遙若寇虜犯在
 套內任百萬之衆無一生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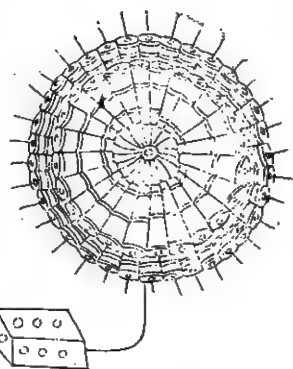


神武機火箱

其製用堅板作箱一个若大小任意施爲箱蓋鑿二
 孔以通法針蓋傍開六孔以通香氣箱底用禦火之
 物油漆堅固底傍設六孔以引三元彈等砲造此數
 百具遇警設伏于賊虜必由之路一盪其機萬砲俱
 發虜馬傷斃無遺神法也



地 煞 鏡 式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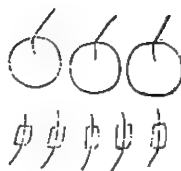
地煞鏡

名爲噴地一把連

四十一

此砲用生鉄鑄成七十二個相聯結隔爲一層或三層大則每砲內藏千餘彈中砲內藏數百彈隨砲安伏火匣及火槽遇賊設于要路虜寇卒至擊動其機可滅賊數十萬之衆也。

天 墜 砲



右天墜砲其大如斗用法升至三三三三於賊寨飛喇如雷黑夜令賊自亂內有火塊數十燒賊營寨必不能救

兵鏡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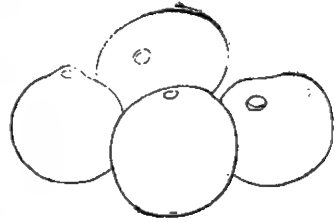
四十二

地 雷



右地雷以生鉄鑄成實藥斗許檀木砧砧在底砧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掘地作坑連數十里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掩覆如舊機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鉄塊如飛墮着人卽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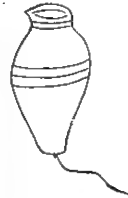
荔枝砲



荔枝砲

烟硝一斤。黃四兩。杉木灰四兩。瓦匠造土砲如荔枝形。碗大空腹。容二合藥。留莖大眼。厚四分。燒作瓦砲。將前藥爲細末。浸磨入砲內。約有九分。以竹一節釘入竹中空處。入藥信。外以紙糊之。如遇敵人。點火從上擲下。砲响瓦破。可擊賊也。

風塵砲



紙砲



用墻子石灰。羅過。桑柴燒火。炒半炷香。用大口小底瓶數千。底艾蘸一窠。安紙砲在內。藥信從底窠中出。將石灰實藥瓶內。生牛皮固瓶口。則取下風放之。砲响。瓶破。灰揚迷目。攻勝之一法也。

用鷄子壳裝前荔枝藥滿。外以紙糊。晒干。再糊以厚三分爲度。

翼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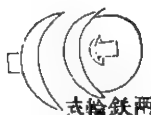
翼虎

卷之十四

四十四

用五寸圍竹一根。長一丈五尺。根上安槍。如人手形。五股倒鬚。長四寸。稍上安翎三面。縛徑二寸。用竹一節。長一尺。即裝火槍藥離鐵一尺。縛住藥信。合總能上攻下。用大竹作發起勢。如奔馬透壁之力。

萬年太極火攻式



其製用木作兩盒一蓋一底蓋內作兩個木界尺量
盒大小底內亦如之又用真正火石二片安在底邊
又用煉熟鐵成兩輪安在盒內仍用神權神針亦安
在輪內設伏要地待賊經過一盪其機鐵輪打及火
石火引着火藥烟彈亂發敵眾無避避矣

兵範

卷之十四

四十五

火桶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盛一處約賊舟相
近以火入粗碗俟賊更近以碗平放在藥桶內蓋
了俟兩舟相逼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被碰動碗內
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差

兵範

卷之一門

四十六

滿天煙噴筒



截粗徑竹二寸布箍用硝黃砒霜班毛剛子烟沙膽
礬皂角銅絲川椒半夏熟糞煙煤石灰牛蘭草草烏
水蓼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磁沙玉田沙沙毒繁鎗竿
頭順風燃火則流淚噴涕閉氣禁口守戰俱用

火磚

竹筒穿藥線式



包式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五個排爲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橫束合酒火藥松脂硫黃毒烟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細紙包糊以油塗密另于頭上開口以下竹筒藥線自竹筒穿入之

火妖



紙薄拳大內蕩松脂入毒火外煮松脂桐油黃礬然火拋打烟烟蕕蕕戩脚利水戰守城俯擊短戰

飛天噴筒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硃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并彈還取藥連用藥線拾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筒用送入推緊噴之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從桶軌下如膠立見帆燃此極妙之藥也

大降策



範大砲紙糊百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毒半入火又間小砲入灰煤地窠頭帶火磁沙炒毒鉄蕕蕕薑汁毒炒包松脂硫黃毒人髮角屑等件此一火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眩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妙

放鳥銃法 威德兵製式

夫放銃之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桶內。約銃口可容幾錢鉛子一枚。即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棚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棚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提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拿銃架。後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擦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銃響。

鳥銃之中。准在于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于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于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于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繁而多說。勢難再發。遣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 磺一錢四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 磺五兩六錢 柳灰七兩二錢 用水二鍾。椿得絕細。為妙秘法。先將硝黃炭各研為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杓。木杓椿之不

用石杓者。恐有火也。每一杓。椿可萬杓。若椿乾耳加水一碗。又椿。以細為度。椿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豈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椿數萬杓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椿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為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椿之。如式方止。

鳥銃分形之圖

鳥銃後門形



錄轉形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火門形



前口形



銃架形

此種架形



此口托此架
棚柱即入架內者是也今並另圖此

鳥銃龍頭式



此乃銃架折開

架柱折開

架內搬鬼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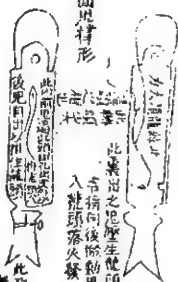
卷之十四

五十一

其足所勾畫不出側立外形



側面圖其形



此架出之足壓生雙頭兩右手無
右指向前後餘動是即此足自
入雙頭露尖發

此乃為木架內搬鬼形進用千
無多惟據此則此架之制退入
皮內龍頭深而發

凡造鳥銃之法後門有螺絲轉者此銃腹長放過後
內常作濕二三日要洗一次用棚杖展水布一方蘸
水入洗之如鉛子在內或尅火門等項取開後門絲
轉以便修整最為易便

賽煩銃

大行營之內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
阻難張厥武佛狼機又太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
器名曰賽煩銃既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
鉛子尤勝佛狼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煩其速即可
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
甚妙

卷之十四

五十二

送子形

此用鉄作送子鉸形



下口圓形送鉛子不偏

一銃長三小尺內口約容半觔鉛子藥粗腹不可過
鉛子送至腹口方好即如此平臥地下隨其遠近加
墊頭高並不用木馬等類此器之利者亦以項長而
鉛子合口故也

連子銃

大連子銃銃鎗雖皆繁巧放時多誤難以屢中無虞聊亦載之以備兵家之一法也。

連子銃式



銃如鳥銃但藥盡處用一吼上安一鉄筒入鉛子數枚門定口一个銃放去一个子又落入

銃內裝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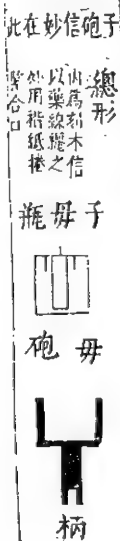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即以厚褶紙錢一个中穿藥線一寸送入銃內又裝一个藥入築實又間以穿藥線紙錢如此裝至鉛子鉄管而止。

子母砲

此用驚管或夜間遠放放入賊壘少停于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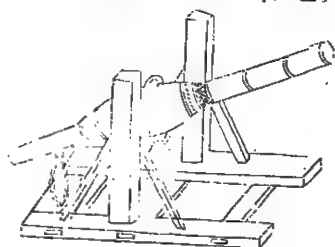
裝放子母砲法



此砲用木信雕成螺絲轉形爲渠以藥線隨渠纏足下露線一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褶紙信外捲緊與子銃口合乃將好藥入瓶八分將信送入口即將瓶覆向下挫挫按入其信若仰瓶裝信則信底有藥放時藥催信出而瓶不破響惟覆裝其信則將信卷入到底底下無藥藥在週圍信線燃入藥乃作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鏡裝畢以瓶入上大口先點瓶線燃入木信不見即點母砲線打去若瓶線點早母線太長則瓶不出口而響矣若點瓶線太遲未及燃入打去則風風而滅矣又有一法共栓一線居中點火終是不齊還是兩點爲妙。

佛狼機

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名也。非銃名也。每位約重二百斤。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昂可以左右。乃城上所用之具。守營門之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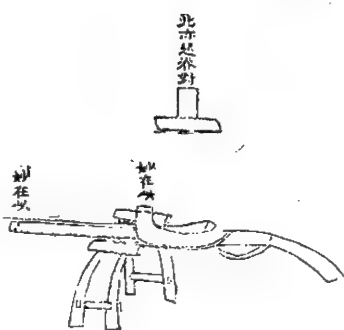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四

五十五

佛狼機式



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製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處要毋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半斧轉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支。傷人。必用鉄門者。佳。其妙處在今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水馬。後下鉛子。苟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今法止用鉛子。預將鉛子照子銃合口。微大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後。卽以子下口。用凹心鉄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卽入毋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毋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毋銃。毋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至務要子毋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也。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鉄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

肯綮全係于線眼。眼正則出直。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槩以每個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羽長而高。稍筒須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確可留二年。

然目打成線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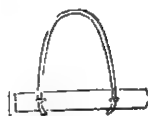
箭頭式



以上要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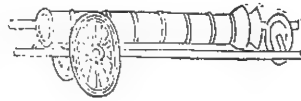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安長而利。為佳。頭上縛火藥至妙。

一窩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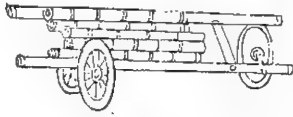
其狀如鳥銃之鉄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燃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止傷一人。此器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鳥銃。以及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鉄足駕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大神銃滾車轆條二根。長九尺闊六寸。厚四寸。橫櫛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闊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寸。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車耳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俱稱之。每銃一位。淨鉄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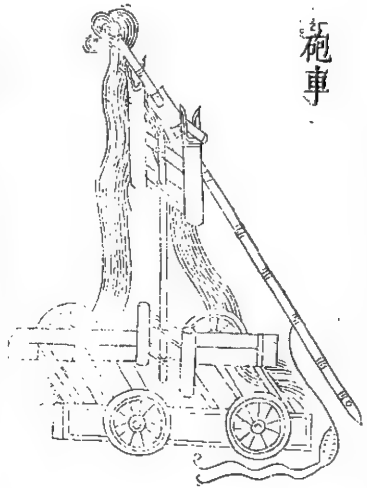
減廣砲車式

此器運以滾車打放郊壩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總一斤。勢如巨雷。良爲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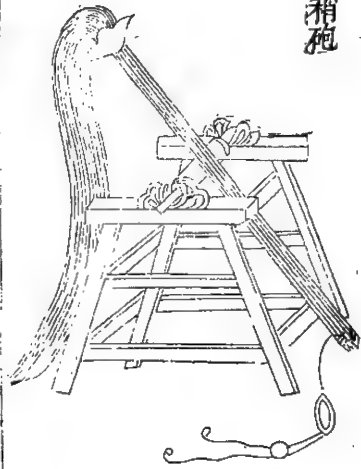
用車匣一具。長一尺八寸。闊七寸。厚俱稱之。每砲一位。長二尺。用淨鉄九十五斤。箱五道。唐口二寸三分。每道箱一寸五分。一車三砲。合三百斤。極其便利。

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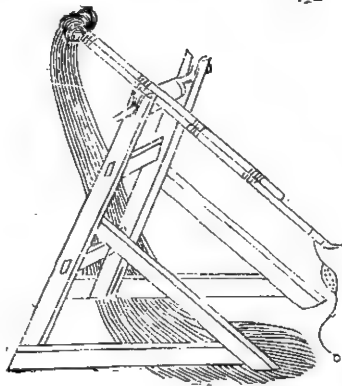
右砲車大木爲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羅匡木。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準常砲法。

七稍砲



右七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徑一尺二寸仰斜
 上扇枕二長一丈二尺除下扇枕二長一丈八尺
 至四尺目上扇枕上會枕二長一丈三寸除下會枕
 斜留一丈九尺除仰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鹿耳
 二夾軸兩端長一丈二寸闊轆頭木二目方一尺用
 四尺取方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轆頭一長五尺極竿三
 徑二寸鴟頭一長四尺闊八寸稍四丈徑四寸小
 八分鴟頭一長四寸厚四寸鴟頭一長五尺極竿三
 長二丈五尺大徑四鐵錫尾二長一尺五寸鐵束四
 寸小徑七寸八分鐵錫尾二長一尺五寸鐵束四
 兩圓七寸狼牙釘十六絃子二各長二丈八尺十皮
 窩一寸長一尺二繫索五十明麻二斤半搜索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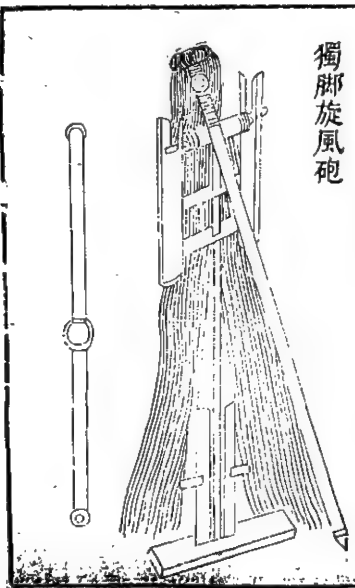
虎蹲砲



二十五長五丈每條
 用麻五斤
 九一砲二百五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
 一百斤

右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口
 六尺下易枕二長八尺五寸除仰上會枕二長八尺
 五寸斜留四下會枕二長一丈三尺除軸一長七尺
 仰斜留四下會枕二長一丈三尺除軸一長七尺
 頭木三徑一尺楔十六長一丈八寸潤稍一長二丈
 徑四寸小徑錫頭木一長二丈五寸潤極竿一長二
 丈二寸八分小徑錫頭木一長二丈五寸潤極竿一
 徑大徑四寸小徑錫頭木一長一丈二尺二寸鐵東二
 兩圓狼牙釘十八絃子二長二丈五尺八寸皮窩
 一長八寸紫索六用府二斤八兩拽索四十每餘用
 一長六寸紫索六用府二斤八兩拽索四十每餘用
 十二斤

獨脚旋風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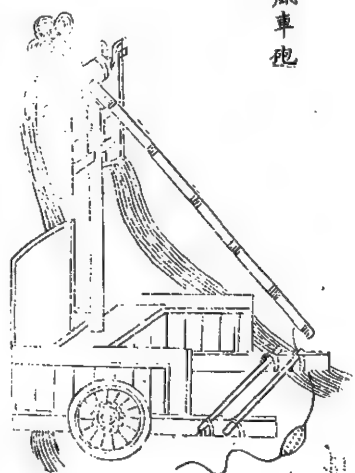


右獨脚旋風砲用大柱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夾木
 二長八尺五寸潤八寸厚上下腰槩木二長四尺五
 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徑八寸鐵束二每個重七
 斤五兩軸一十兩頭用紫索六條長四丈每條九一砲五十人
 釘八弦子一長二丈三尺八寸皮郊月二每個重稍
 一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錫頭一長一丈五寸潤鐵錫
 尾一長一丈二尺二寸八分皮窩一鞋餘梯皮用八重拽索四
 條長四丈每紫索六條長四丈每條九一砲五十人
 拽一人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其柱須埋定即可
 發石守則施於城土戰棚左右
 手破敵近則用之砲竿一長八尺錫尾一長四尺鐵環
 一皮窩一方二寸半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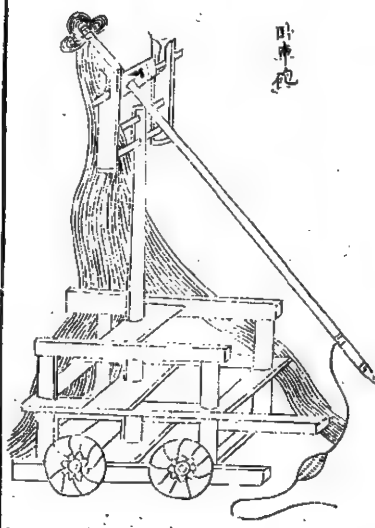
離服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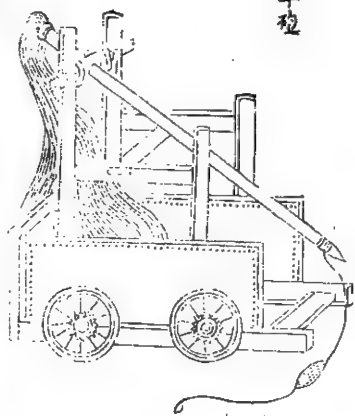
旋風車砲



時車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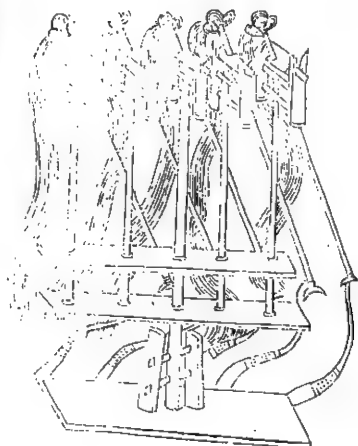
行車砲



行車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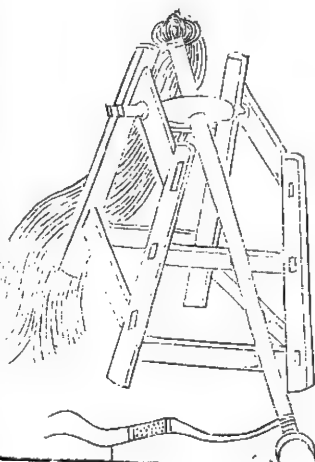
旋風土砲



令砲



灰砲



隨砲動用

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行師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單稍虎蹲。尤便于師行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使其行伍不整。若燔芻糧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火毬火鶚等器以放之。

長木十二條。長一丈木杠四條。發頭木十二條。大斧三具。界索滑橇四十條。拐頭柱十八條。皮簾八片。皮索十條。散子木二百五十根。救火大桶二個。鐵鈎十八個。大木檻二個。界孔索十條。水灑二個。拒馬二個。麻搭四具。小水桶二隻。唧筒四個。土布袋十五條。界

樣帶十條。鍬三具。毡一領。鑊三具。火索十條。

右隨砲預備。用以蓋覆及防火箭。

火攻條畧

一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合人謀。參三才而後行。不得矣。用當戒一也。

一除攻夷破虜之外。不可漫罵嘗試。當戒二也。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閭巷輻輳之處。前後無路。用火攻之。不但失衆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三也。

一茂林在前。水澤在後。退無所去。退無所奔。已營未

具鏡

卷之十四

十三

整軍陣未齊。凡遇此地。用火攻之。不但不能取勝。

他人。且恐焚及于已。當戒四也。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及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五也。

一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脫民命。玉石雜處。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

六也。

一萌甲方長。鱗蟲始蟄。赤地焚燒。傷生甚夥。喪德莫甚。當戒七也。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彼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

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候事。當戒八也。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九也。

總之火攻者。雲飛鳥疾。鬼神莫測。其機雷掣雷轟。造化莫窮其妙。其機括神權。不能盡述。製度輕重。豈敢浪傳。但在智者因變而妙用之耳。

兵鏡卷之十四終

兵鏡卷之十五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鄭 俊秀民父 較正

水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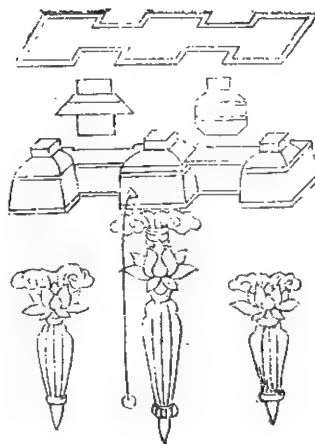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使綠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渭水灌潁川。韓信夾淮水決沙囊而斬龍沮。

兵鏡

卷之十五

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過。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退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每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 平 式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橫澗一寸八分。縱澗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澗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水。水澗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澗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爲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水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八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遠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濟水附

凡軍行遇津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輜輶越溝塹。飛江天艤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故韓信以木壘渡河。而虜魏王豹。

訓以縫革置筏而擊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圖之于后。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則水不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激險惡者。及蛟龍水怪之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爲防慮。

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登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寇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戰既升岸。勦爲方陣。亦令人來高遠望。如前法。

凡鉤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爲筏。浮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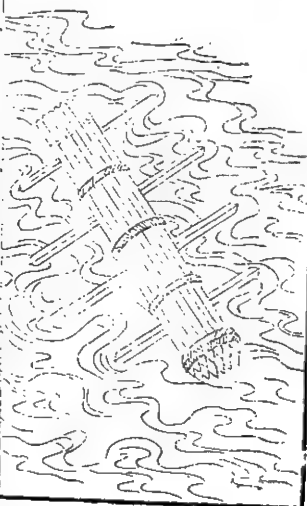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絙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繩橫絕水面。約澌。澌更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度水澗狹。以軍中車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水稍淺。諸軍可渡。

蒲筏式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圓顛倒爲十道縛如束槍狀置長短爲之無蒲用革可以浮渡。



兵鏡

卷之十五

五

飛繩式



飛繩者募善游水土或使人腋校浮水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繩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繩使人挾繩浮水而過焉械戴於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浮囊式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於腋下人浮以渡。



兵鏡

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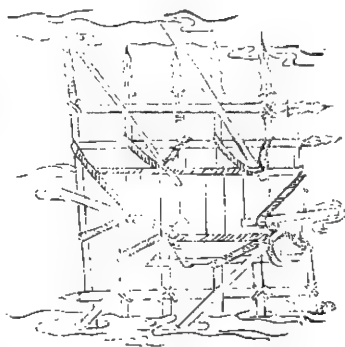
六

皮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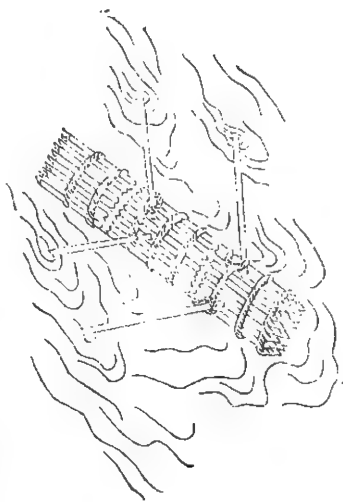
皮船者用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更穩。

木 罌 式



與鏡
木罌者，繩窰正以爲筏，窰正受二石力，勝一人，窰間容五寸。下以繩鉤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板，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械 筏 式



與鏡
械筏者，以槍十條爲束，一束力勝一人，以五千條爲一筏。槍去鐸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繫二大組，屬之兩岸，以夾筏。紐上以木紐環貫之，施繩聯着於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以紐爲約，免漂溺之患。

戰 船 說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爲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爲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檣輕便爲上，以金鼓旗幡爲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聞艦、走舸、海鵲，其潛襲則有

家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爲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點開鼓則進旗立聞金則止旗幟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爲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亦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於浦泥廣設旌旗帆櫓以惑之此其大畧也

遊艇

無女櫓船上漿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侯用之拍竿者施于大船之上每槳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日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舫舩等各有差軍下至荊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蒙衝

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掉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窓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

捷速以乘人之不備也

樓船

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上樹幟幟間弩窓矛穴外施毬華禦火置砲車擣石鉄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於用然不可不備以張形勢也

走網

船舷上立女牆掉七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之往返如飛陽來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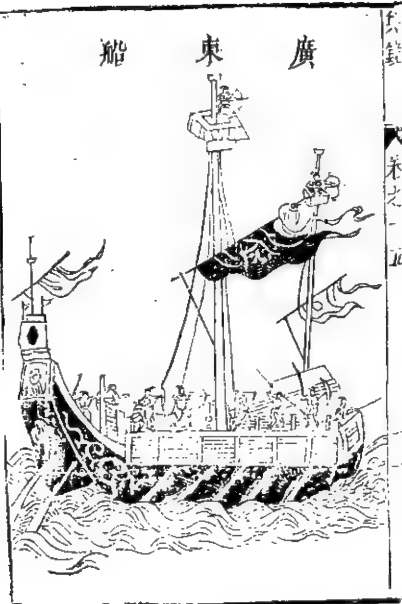
閘艦

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掉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晉謀伐吳詔王濬修戰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橈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鷁首惟獸以俱江神海鵠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鵠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鵠翼趨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以前古制其說甚詳圖式不載今按籌海重編近

時廣福浙五船式圖繪十後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
本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
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
杉不敢與廣船相冲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爲便
易廣船若壞須用鉄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
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
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濤中起伏蕩
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破
敵人之心胆耳所持者有二發檣佛郎機是惟不中
中則無船不碎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遇之時
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廣船
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
福船俱松杉木蠹虫易食常要澆洗過八九汛後難
堪風濤矣廣船木堅蠹虫縱食之亦難壞也

大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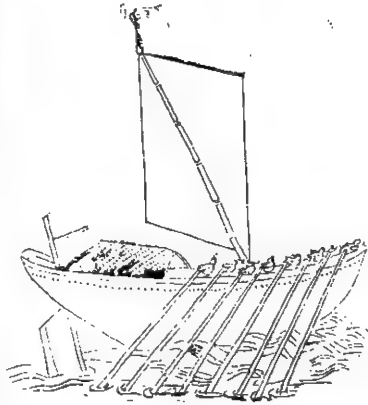
右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潤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設板護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桅繫以綜纜下桅起旋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

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矮小如我之小若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蘭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喫水一丈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裡海沿淺而行則福船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談威德兵所制海滄船即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非非人力十分胆勇死闘不可勝之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易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冲掣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易船快船能御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但近時板薄釘稀欲船之堅須加工料可也又制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槽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叭喇虎船



叭喇虎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倉。賊面兩傍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掉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舵。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障。

艦船式



艦船。改蒼山船制。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爲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用之。登舟。其功倍于陸兵。必矣。可寄者何。憚而不爲哉。

蒼山船



卷之十五

十七

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盤櫓其櫓設于船之兩傍腰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櫓之未用也以板闌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制以板隔爲二層下層鎮之以石上一層爲戰場中一層穴梯而下卅榻在焉其張帆下旋皆在戰場之處船之兩傍俱飾以粉蓋卑隘于廣福船而濶于沙船者也用之冲敵頗便而捷温州人呼爲蒼山鉞。

八槳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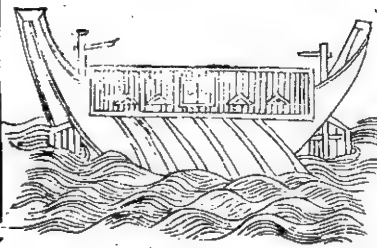
兵錄

卷之十五

十八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今閩廣潮直皆有之

鷹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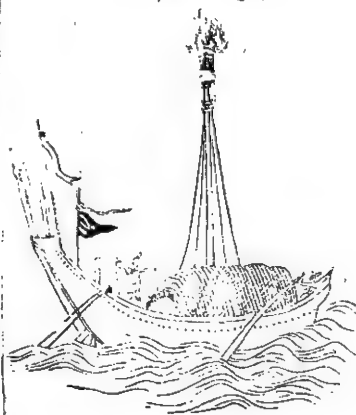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壘敵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冲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却。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乃相湏之器也。

沙船能調餞。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洋淺。南洋深。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耳。北洋有滾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鉄鎗。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槎也。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在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于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船及廣東烏尾等船也。

漢船



漢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爲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烏鏡。布帆輕捷。無壅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燎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焉。

網梭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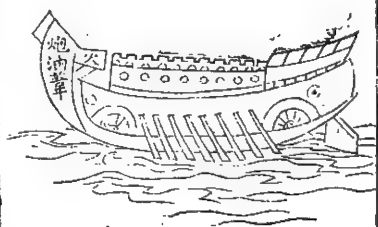
此船定海歸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樣竹桅布帆僅可容二人冲風冒浪專入大洋抵下八山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昇置灘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昇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爲哨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

飛輪架海舟



製用楠木作船不出三千料之樣長七丈二尺濶一丈六尺四寸兩傍前後兩輪輪外遮板使人不見大槳六枝人在內操駕首尾一大孔風狂浪高卽并二舟爲一用大堅木拴入孔中儼然一舟固不可解海戰惟大船勝小多船勝少單以示衆連以示大兩得之矣

套船子母輪舟船



兵鏡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製用飛輪舟外將杉木造一套舟。只有前船頭。裝以鷹葦油草。兩傍幫板腹內空虛。凡洧淺洋峻島之間。藉以護衛。亦免擊觸之患。若順風衝打。卽放火釘賊之舟。我舟棄外套而還。亦甚便利。

蜈蚣船。象形也。其制始于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錫。犯罔不碎。蝕罔不焦。其達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蓋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砲箭鎗。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

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其制底尖面潤。兩傍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風無順逆。鼓柁而行。一日可數百里也。

昔日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樓船。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進露撓。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舢舨。海鯨。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爲中軍。座船。而當其冲。以船之中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下銃。吾亦以銳爲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其小船亦戴鳥銃。鉛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振鼓。爲節。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渠醜者也。然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制。兩旁設架。便於捷棹。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蓬用棹。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漿。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戕風。此福建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

兵鏡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與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槳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夫潮退。僅可尺許。故以喇唬沙船。專事盪漿。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礮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鋒房垣牆。卽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卽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爲工。蓋大都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艦勝小船。大艦勝小艦。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御。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兵船束伍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拔招一名。上斗一名。舵手二名。上川甲長五名。每甲兵十名。第一甲佛郎機。甲長專管佛郎機。賊近管放火礮烟礮等器。

第二甲烏銃。甲長專管放烏銃。賊近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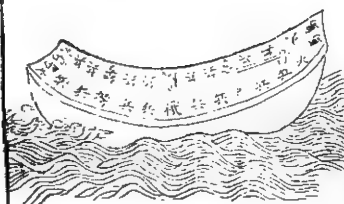
第三甲標鎗雜藝。甲長于賊遠。照管船隻。槳櫓。賊近。

發鎗刀石藥等項

第四甲同

第五甲火弩。甲長以一半打弩。一半放火箭。今以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總船一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營。立一領兵官。分左右前後中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船上大旗。俱用黑布。以白布做一大台字。在旗上。各照方色。製一號帶。其旗長一丈八尺。闊十二幅。號帶長二丈五尺。前紅後黑。左藍右白。中黃。其每甲長小旗一面。方正三尺。俱照號帶方色。每船五方色俱備。副前營俱紅。後營俱黑。邊左營俱藍。邊右營俱白。邊中軍俱黃。邊。

平時立船閱視圖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向而立如遇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闌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船水倉門

每船器械

大發煩一座	大佛郎機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筒六十箇
烏帶銃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兵鎗	藥弩一十張
弩箭五百枝	鳥銃火藥一百斤
粗火藥四百斤	大小鉛彈三百斤
弩藥一瓶	火磚一百塊
火箭三百枝	釣鑊一百把
火砲二十箇	過船釘鑊二十根
砍刀一十把	藤牌二十面
標鎗一百枝	鐵箭三百枝
傘波弓五張	大旗一面并號帶
灰礮一百箇	小篷一扇
大篷一扇	

大標二張

大索六根

扳船索一條

旋鐵四根

鐵鑊四口并蓋

鐵鈎四把

鐵鑽四把

鐵斧四把

銅鑼一面

小鼓四面

方正旗五頂

燈籠十盞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繩十根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麻六十斤

各兵自備篋盔一頂

隨身釘鎗一根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桅二門 旋四門

小索四根

線後手索二根

線旋索四根

花碗八十箇

鐵鑊四把

鐵鑊四把

薄刀二把

大更鼓一面

大桅旗一頂

水桶四擔并擦索

木柳鐵鈴一副

火繩六十根

鐵蒺藜一千箇

油五十斤

灰三擔

腰刀一把

各兵自備蓑衣蓑笠一副

各兵自備蓑衣蓑笠一副

各兵自備蓑衣蓑笠一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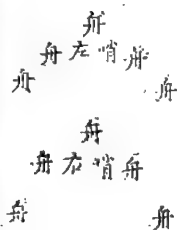
安擺船式之圖



分關三營擺圖



一營擺圖



以上擺船之說大都海濤湧港有濤曲闊狹當風隱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迴水善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常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常時水操

兵鏡

卷之一五

三

一明日操習開夜把總官先撥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示兵知之次日早掌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聲喇叭一盪各兵起收拾飯約中軍船炊熟吹第二盪喇叭各兵食飯第三盪喇叭各官捕帶兵先登岸赴水寨擺立聖圖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關港潮平依法操于舟如其關港狹曲風潮不可操大船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狀之累

一水操或風濤潮洑不能操演亦于陸地習之時或

遇賊登山亦可捨舟步戰也。

一發船隔日先用牌諭各捕兵將以出洋某日該傳
煮米水數目限時查點欠者細打罰工食凡中軍
吹長聲刺以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
賊如報有警本總卽升船屢聽砲三箇各官旗到
齊應發放俱照常時操練規矩各官捕回本船亦
照一體發放中軍船插鼓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
尾相接隨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船哨一船違令
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
之罪中軍長官把總之罪其施工後手皆知倍重
矣

遇夜洋行

遇夜洋行

三十一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砲三箇懸
燈一盞各船以管爲辨前管船懸燈二盞平列左
管二盞各桅一盞右管大小桅各二盞平列後管
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號船到將近捕盜先自
呼名識認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聲喇叭各船依序隨聲安
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船首示衆哨官
連坐

一夜暮以朦朧爲期中軍船發搥三通起更各船齊
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得一次每更用兵二
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瞻遇有船過卽便
鳴鑼各船齊備倘水上有黑鬼夜浮者恐賊人踏
水偷樁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
同看若是賊人卽便鳴鑼打鼓各船一體防備違
令支更兵夫罰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但加身銳手二名遇敵卽便
討發

一各船遇有急看中軍船五方高聲燈五盞電欲
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二盞前桅
上加二盞

水攻條畧

三十二

水攻條畧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各兵夫等風汛時月不許偷
安候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
行號已畢而未到船者已起旋而方來者俱係畏
避卽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搥戰鼓天發聲響
大聲吶喊奮勇勦殺其退縮後至者其捕盜船工
遇淺者其拔招繚手使風不正賊船旁邊擦過者

如已使風逼賊船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船復走着俱論斬其捕盜各甲長挨報某兵不用心者其兵斬首甲長止於網打。

一敵人慮我追戰故遺棄什物敢有撈拾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剖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我船打敗賊舟一隻其餘船不行分投追打別賊且相攢爭撈首級致賊走逸者其各獲首級俱歸先打者其餘船捕盜網打一百剖耳其一船已逼賊舟未即打敗餘船接應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照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一驗火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閣乾燥避火之處鎗刀器械半月一磨遮蔽風雨一件收磨不如法扣罰工食甲長連坐。

一各船火藥須要收藏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誤銳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擲而或滅就未滅賊可反手攔來正當發時反爲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射去高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以鐵鉤執炭火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者。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對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遇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用鷄鴨卵擲于賊船上或用滑泥潑之亦可。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向船上擲之。

一每船分口石大埔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與賊船相遇船殼繳上用茅竹劈開包裹繳上以防賊人夜竊違令舵手網打。

一警報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剖耳示衆。

一泊船山邊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慢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稟明方許取水違令拿治。

一巡哨遇警即登信地山上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見就行開帆望火前進懸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蹤跡親報領哨官以

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遲迴慢事。罪生該營哨官員。若哨船不遍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船船上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騰遠。致失傳報慢事者。該面哨船軍甲俱斬首。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後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賊不賊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兵貌。

卷之十五

三五

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也。擲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也。夜泊而趨於涯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逸而遺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刳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須防今夜安泊之處。恐無收歇風至之虞。遇港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

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賊黑。便收歇。若高登回躡。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到也。

浙東潮候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寅申長	巳亥平	卯酉長	子午平	辰戌長	丑未平	巳亥長	寅申平	卯酉平	子午長	辰戌平	丑未長	巳亥平	寅申長	卯酉平	子午長	辰戌平	丑未長	巳亥平	寅申長	卯酉平	子午長	辰戌平	丑未長	巳亥平	寅申長	卯酉平	子午長	辰戌平	丑未長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初

二十二卯酉正 二十三卯酉末 二十四辰戌初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初

二十八巳亥正 二十九巳亥末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

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爲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

七二十三至初二爲小汛潮小而遲

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

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

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鬼入鵝腸 三七發甲

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

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微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

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別四更初 此是寅時

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以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暈卽此方有風雨

一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

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日麗風

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一凡風單日起則單日止雙日起則雙日止

一凡風早起晚和明日須防大風

一夜起之風必毒

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必雨最難得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

有此風向晚必靜

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漸吹漸急北風吹起便大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頗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必雲黑如墨又必起作肩梁陣

主先風後雨易晴

一木際生龍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夜聽九道運鳥叫小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

聲斷風雨

一蝦籠張得鱗魚主風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圓頭望

下水卽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

與鏡與鏡卷之十五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

梅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俗云三月三九月九無事莫至水

邊走

五月忌重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

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臘月二十三忌掃塵風

與鏡卷之十五終

四十五

四十

兵鏡卷之十六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族吳騰駿雲將父較正

軍需

盛文琳

嘗觀今日急切之務。莫有過於軍需矣。何也。方其募調之始。必家給而戶曉之。而後徐議其所遣。則其費不可勝言也。及既募既調之後。又必果其腹。當其募而後所遣之地。無不皆所駐之地。無不脫巾則其費又不可勝言也。從古富強兩策。強因於富。富基夫強。未有國瘠而兵強者。竊以今天下籌之地。非不廣也。賦非不饒也。然大司農之束手告匱。曰移曰借者。幾十年於茲矣。此事闕移之彼事。彼事闕又將移之何事。事日積而移之地窮。此歲舊借之來歲。來歲舊又將借之何歲。歲遞往而借之日窮。長此安之乎。建酋不當中國一大郡。一旦竊發。輒將疲於戰士。困於糧。設曠日老師。何以待之乎。天下幅順既廣。邊夷者九一隅之寇。已爾。萬一伺釁蠢動。處處為奸。其奚以禦乎。頃者群臣請發內帑。給發固不如所請。設遂如所請。

卷之十六

兵鏡

卷之一

而帑之積有盡。餉之出無窮。不慮抱薪而救火乎。征民民盡。征商商盡。而且需餉耶。則賞不為德。贖罪耶。則法不為威。嗟夫。世有督商寧使國計至此耶。今天下繕得日增。工役煩興。餉日重。取謂肉食之謀盡。雖然就耳目所知。固多所可異者。官不能實常員矣。乃更為加員。造辭置屬。不足糜財乎。後造非不多矣。又更為加額。額益廣而費與之俱。且任籍不虞壅閼乎。純務之將疲。辦之卒。不當休而易之精銳乎。遊民奸僧。誑惑聚歛。珠玉錦繡。不當撤而佐軍饗乎。凡此皆愚所不解也。苟不得如督商其人者。請其食以救一時之急。謹益屯以垂永賴之規。崇節蓄以塞利孔之漏。愚恐今之憂不在建州耳。

州郡儲糧屬軍需

陶望齡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兵荒之際。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愚熟思之。行輒効。利甚渥者。則無逾平常義倉兩端矣。常平者。以重歛輕。以輕放重。遊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是官握利權。而民受利實者也。

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即常平倉也。義倉者。於口租之外。復出義租。各貯於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

里之貧人貧人易得其惠是薄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者也嘉靖間曹行之矣大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則溝澮不足恃然通川大河在數里之外而桔槔之於溝澮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而實相濟州郡之倉川河也澮多而溉溥里社之倉溝澮也利近而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今請於常平所入其源有三令民有暴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上額旌之百石以上者中額旌之十石以上者下額旌之其入一也編民入粟得補糧吏休吏入粟得免考試罪人贖飯悉用粟稅罪之重輕以定粟之多寡不得代以銀錢有司當亦繼罰穀之初意而公度是歸其入二也又每歲出公家之帑增糴千石費有漸而粟無窮其入三也歟時穀貴則出以貸民熟時穀賤則入以贖粟至於大稔則賑之而不責其償唯是賣出賤入舊出新入不必毋出而予人也期其平而已矣如是行之不過三四年而在在不饒者乎而又脩義倉之制每鄉立社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穀有差多至於數石少至於一勺皆可望廩而輸所謂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

真鏡

卷之十六

三

遇凶札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其亢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於家也蓋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多則糴以泄輕而農不傷遇災多則散以廣惠而歲不病策今者實無善於此矣願天下有救荒之法猶貴有救荒之人非循良之令尹則不行有循良之令尹而轉屬胥吏之手則利入侵渙而澤不下究復不能行故在牧民者憫嗷嗷之赤子而施養必親懲積弊之吏胥而剔蠶必核庶幾乎有濟也

中衛屯田

卷之十六

徐常吉

真鏡

卷之十六

四

夫今日邊方之屯不可卒舉而內地之屯則有不議者蓋邊方之軍既缺其出力以捍虜而又欲其出力以自給其勢實難若內地之軍既無鋒鏑之憂而又優遊坐食以糜縣官之費國家亦惡用此冗食輩爲也哉

太祖制凡有軍衛處所皆有屯田以使之自食其力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雖江南北浙東西財賦所自出亦皆有之然內地屯法每軍給田五十畝其田多出四不等一軍或踰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亦有不盡種者屯軍旗甲不辨荒墾並索全糧人之情孰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十畝之利

而補五十畝之稅者。此所以軍多逃亡。田多隱沒。而
屯政所以不行也。今欲行屯政。必先召佃。其次則在
於蠲逋。其次則在於薄征。蓋召佃而不蠲逋。則有佃
而莫之或應。蠲逋而不薄征。則有佃而無以自給。先
年嘗命御史查清屯田。將衛所等官通員。悉行蠲免。
又發內帑銀五萬。於直隸。廬鳳。淮揚。滁和。山東。兗州
等處墾田。此實惠民足國之政。不可不舉行也。誠能
舉而行之。則內地可甦。而邊方亦可足食矣。故曰內
地之屯。不可不議者此也。

國稅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

兵餉

五

屯種。每軍授田五十畝。稅糧二十四石。半以自給。半
以給城操之軍。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
也。今腹裡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
而民墾納糧者。矣若欲一一清查還軍。非惟失利。而
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亦年
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
讀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
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
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

之。先儘現在屯田。次清寺觀開田。及抄沒罪人之田。
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富
豪有餘之田。如宋時役田之制。但萬萬不可擾民也。
務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
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
之數。其怠荒者。罰有差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
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
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
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裡衛分。必皆
可行。所省各軍之糧。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
兵。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裡之地。必先
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
在也。

西北屯田

馬軍需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空壤最多。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
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
決也。客造予而問曰。恐茲役之不易就。也興之孰與
無興。便乎應之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
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何也。西
北故稱沃土。乃今一望荏苒。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

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蒿之場盡爲使廩其利一。

國家都燕北乃仰東燕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徒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穀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蓋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上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連亡。閭閻因而戶虛白水田墾而人卒

其覽

卷之一

七

其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於鄴封鄭國溉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和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漶海青徐有溉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固閭閻命矣。第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

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民之騷也。予曰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計歲月而督之吾敢謂不如子之所虞也。然晁錯之議實還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鄙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猶可遣使者安行郡邑計其水可潴田可墾者蠲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田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大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悅而官之利遽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力與財贖罪又必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以其半之入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召民怨功相萬也。客曰洪武宣德間令北直隸地方聽民開墾新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然後來遂致權勢侵

占之擾不能無弊。則奈何。余曰。此井田之法可興也。其法須遺廉殺之吏各督一方。畫爲井田之局。募民開墾。按報編冊。除希爵贖罪外。無力者計畝授以工食。月有課。歲有稽。收穫之初。不遽起科。待二十年之後。則區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君民有穀表裡有界。縱橫勢不得而奪之矣。此萬世無弊之利也。

九邊屯田

徐常吉

國初時屯政益法兵防。並舉不廢。而三邊之餉無匱也。自弘治間葉淇請變益法。而邊兵始有枵腹待哺之患。正德間馮清奏改折色。而邊方始有米珠草桂之謠。則今日屯政所不容不講者也。然亦有難於卒行者。蓋屯政益法兵防三者相爲表裡。異時益法舉行。每益一引。令商人輸邊粟二千五百升。以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故邊境之上。地無不墾。人無不耕。不惟軍皆爲農。而農亦爲軍。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益法既廢。邊方單弱。軍之在伍。出操乘塞。旦有不暇。而何暇。及於屯種乎。異時邊防整飭。烽火不警。故軍士得以其力勤於耕耨。而禾稼被野。亦無抄掠之虞。此

卷之十六

九

屯政所以得行也。今邊防既弛。虜騎時警。飛鏑一鳴。城門盡閉。其得倭游隴田自食其力乎。異時屯政舉行。上有優恤之令。下無侵占之虞。歲時屢豐。米粟充溢。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屯政既廢。或侵占於豪右之家。或拋荒於逃亡之戶。黃茅白蒿。一望無際。雖欲清還軍戶。已無籍可據。雖欲召彼流亡。已無人應募。其可以復祖宗之故乎。此屯田所以難卒行也。建議者以爲不設防以護之。不重勸以米之。雖議屯無益。故欲修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爲捍禦。此一說也。又謂修周人之田。峻命官秦人之力。耕命爵漢之考。梯

力田唐之給牛假種。以鼓舞邊民。使樂於趨事。此亦一說也。又謂宜復祖宗流徙之法。凡富民害衆者。賊吏情重者。武戢犯徒者。率令徙邊。夫富民害衆者。賊家武職。則有官。是皆有所係恋。而不逃。且其子孫滅獲之多。又可助力而能耕。此又一說也。是在司國計者加之意耳。

兵鏡

卷之一

太平第一策

屬軍需

吳揭諫

恭陳太平第一策。以足兵食。以固邊防。以隆萬世治安事。何謂太平第一策。西北屯田之政是也。按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

政之有裨軍需也尚矣。願是策也可以足食，亦可足兵，可以餉邊，亦可安邊，蓋不獨盜賊所由以廢興，而其所關於千百年九邊國防者甚大也。寧區區目前近利之足云。願北虜之毒爲中國害，自古記之，兵革不能屈其威，長城不能限其入，和親不能結其好，金繒不能厭其欲，而臣獨謂屯政爲千百年制虜之長策者，何其說在易之師卦。地中有水，何以取象於師？此即古人畫野而井，寓兵於農意也。蓋虜之敢於狂逞者，所恃驍騎爲長技耳。惟古井田，地中之水常溢，胡騎安由陸賜？即戰國最偏小終趙之世，隣虜不

兵鏡

卷之十六

十一

受虜患，而今牧得稱北邊良將者，恃有此也。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西北萬里，悉成平原，虜騎自此長驅，遂世爲中國大害。史稱白登之圍，五胡雲擾之變，回紇吐蕃之害，不可勝紀。至北轅南牂，尤有不忍言者。皆自費井田始。今天下可復井田乎？不能矣。願屯田之法，井田之遺意猶存，與師卦容民畜衆之意相合。然欲令各邊各屯其田，而於經界之說，烏可畧而不講？試於九邊地方，可屯之處，大脩屯政，不論田之公私，與夫地之高下，微倣方里而井之制，或數百畝，或數千畝，相地形寬窄，遠近風土，水旱相宜，深濬溝渠，高

築圩埂，溝渠蓄水以備旱，圩埂防水以備潦，地勢可一井，則一井也，可二三井，四五井，則二三井，四五井屯，不可屯者，聽即有山岡砂磧，難以溝埂，則二三里相間挑控，品字溝塹以限之，不然，宜樹者多植榆柳，惠粟之類，使使我收地之利以養軍民，不使戎馬橫行我之疆土而已。故先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又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隨其近邊田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薪之用，一以備邊塞之蔽，於以限虜人之馳騎，於以爲官軍之伏地，真確論也。誠循此力行之

兵鏡

卷之十六

十二

不十餘年，遍九邊皆金湯，皆膏沃，不惟可省歲餉之儲，且可省防守之兵。半移爲屯兵，半移爲戰兵，虜患未有不息者。所云九區之井，勝萬里之城者，此也。願難臣者曰：談事易，任事難，成事尤難。屯田水利之議，講求者非一日矣，卒未見行，間一舉行，卒未奏效。何獨今而易之？況邊腹田土，不爲將官勢要已物，則爲軍丁百姓恒產，將公爲之屯，抑令自爲屯耶？噫，臣正慮及此也。獨不聞通變盡利，神化宜民之說乎？世之屯田者，僅指清屯開荒而言，不知一以清屯爲事，則難乎巨室之有力者，誰則與之一以開荒爲事，則難

乎孤弱之無力者誰則應之若臣之屯田乃活法也總不過借墾田之名行井田之法假田工之力嚴溝洫之制正惟將官勢要有世業者責以行之而瘠民疲軍不強以所不堪正惟軍丁百姓有恒業者責以行之而罄產窶夫不強以所不欲卽有荒蕪應墾地土亦惟多方召募任民之便不願屯者聽或桑或稻惟上所宜只責以經界分明而不緊取必於水田此於民情既不甚拂矧井田之法分之雖有溝塗封殖四者之名總之惟盡力溝洫一言盡之有如曠野平壤自今甲乙名業之中左右各潄一溝爲界中留一埂可行爲塗歲歲掘溝取土加于塗之上則爲封土厚溝深樹以榆柳梨棗等木以衛之并資其利則爲植其實一而已矣又隨其各田土之廣狹多寡以爲井并隨其村落以爲黨而不責以九人共井之制其有所經畫此之東界卽彼之西界甲之南界卽乙之北界彷彿通力合作之義其於工爲甚省如之何其民不樂于從也又有難臣者曰方今邊軍嗷嗷待哺無異涸轍之鮒而必欲行此屯田以濟之是何異決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困耶臣慮又正及此也獨不開七年病求三年艾之說乎苟不早爲綢繆計而徒

欲取資于帑藏竊恐帑藏有盡而邊需無窮其何能總此屯田之說爲今日所當亟講者無已臣猶有說邊境屯田以餉軍禦虜也其道有三爲之倡力耕之議定實功之典廣世職之法如此而塞下官軍未有不響應者內地墾田以興利阜民也其道亦有三爲之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寬贖罪之條如此而內地軍民亦未有不樂赴者總之鼓舞來桑之道勝也然使行之不以其漸則有欲速不達之患故在北必先之豐潤等縣在南必先之鳳泗等處以肇其端任之不得其人則又不免負山覆餗之虞故當責之督撫大臣必擇其真心體國忘私忘家者任之以責其成其行之之法又在慎揀縣令之廉幹有爲者信賞必罰久任超遷以期功之必效不然者更調降斥有差總之又在內外一心無撓撓者不相牽制不分人我見以共襄大事卽今山東騰縣溝渠樹藝之蹟固自在也滕自古稱徧小滕可屯也孰不可屯先臣王崇古所建市賞議原爲暫餉大羊修我邊備實政而旋可報罷非爲專恃市賞弛邊備卽可以弭虜之謂也往者不可諫而今日內治之當修者無如屯田一策矣况屯田鹽法相爲表裡屯政既舉粟價自平卽

國初每引二斗五升之值不可復見自是粒米狼戾亦可漸復弘治每引三錢之舊矣計歲課九十余萬引歲兵省銀十萬有奇萬商之困極復甦鹽法之救極復興者固在此一舉昔禹抑洪水八年胼胝踰壑其大要總在盡力溝洫一語今沿邊沿海溝渠之制既嚴寧直可限虜騎于漠外即可遏諸水行于地中黃河更無復衝突崩決之患其歲省導河夫銀修河米銀又不知以幾十萬計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爲國家之利豈曰小補之哉故臣曰屯田爲太平第一策也

兵鑑

卷之一 六

十五

屯田十政

一西北稱土平曠宜營田患在所轄鵝鵲魚麗聚城中資私役以妨屯若諭所司善撫屯卒毋擾以征徭毋擅役他作而人得以暇力農農暇肄武此古寓兵于農意也其政一

一在易坎爲水爲溝瀆溝以行水去害備澇漬以停水鍾利備暵即今西北間多旱陸衍沃如一營而某圩可溝可實何利何害畢謀田使者藉秦疆理所在因勢利導旱澇有備而營田得勢因勢得險蓋原隰皆可堅壁而立句皆可清野不亦善乎其

政二

一趙營平策虜易以計破留屯要害待其敝卒破先零近若嘉靖間李承勅巡遼于故興水縣地立大營三且耕且戰以絕寇路故欲屯田苦虜攻掠必須阻山築塙建臺守望庶可爲永久計也其政三

一烽燧偶息鉅艾無資回顧榛萊罄室枵腹何恃而備單相其比偶乎請貸以牛具粟種若國初之廣屯遼陽徵牛朝鮮酬以布絹分給屯軍屯有資而裏糧半甲均給失其政四

兵鑑

卷之一 六

一六

一儲腹宜屯則邊可知况頃謀臣如雨必有聚祗任峻柱當陽其人患不任耳誠設官專督歲課虛實而賞資之則子粒自多而屯益修矣其政五

一漢置都護塞內外護羌尉侯霸等屯田殖穀兼制羌胡今邊幅員千里鎮將如護軍者不知凡幾有事參戰無事護耕若洪永間十三守城十七屯種

大要分軍立屯分屯成營不必若前代于軍伍外分兵置司而事可舉也其政六

一南北屯同而事異南屯一二年可成北屯非連數載不底績畜艾烏可不早况東邊今日半客兵計

屯所獲升斗不可以代鍾釜乎。若魏祖與諸將議金以急務在盡敵。韓浩獨急田租。乃大興屯。贍軍其政七。

一五十十過。五危四誠。具在韜鈴。要以兵戰無上策而歸之地利人和。和生於富足。足而恩洽。氣倍。守固戰克。天順中華。盛屯宣府。墾田廣穀。多以其贏築城堡。易戰馬。馬騰士飽。兵精強。可用。其政八。

一凡天下事無纖鉅貴有終始。屯之始在規畫。在綜理。而終在寬租。租寬而佃軍苦。雖稅厘戶永免。包賠在嚴限。限嚴而收丁悉。雖租備伍固藉抽安。龜卷之六

屯在均戍。戍均而蒐狩固。寓簡練。休息亦鼓。嘩赫在專責。責專而十羊可沐。九牧一歌。詎濫百與。其政九。

一周禮三農。曰山農澤農。平地農。今邊兵四集。山澤平地盡可界畫墾藝。而又令其各隨便宜。樹桑棗柿栗以備款。若

高皇帝命秦晉二藩。凡邊地屯種樹藝。五月報屯表。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夫以府屬精神。流注節屋。谷茹罔懈。家法宜遵。其政十。

軍需條畧

一邊警日熾。軍需爲急。籌餉之計。無非剝肉醫瘡耳。爲今日拯溺救焚計。莫如亟發內帑。藏富於君。不如藏富於民。天下其外府也。竭內帑以衛外府。外府無恙。而竭者有時乎盈。故當鑒瓊林大盈之轍。而不惜一發。屢發誠便計也。

一君與臣同休戚。國與家共傾夷。平日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業已酬青衿之苦矣。當此告匱之秋。坐視而弗救乎。崇墉比也。何如募往。復美輪奐也。何如壯金湯。列佳冶。秦梨園也。何如購將士。富亦鑒造物之忌盈。愈盈之無及。而少諭以補廟堂之不足。實自固之策也。卷之六

一足軍需。須清積弊。如一饋餉也。而侵牟幾何。一鑒甲也。而侵牟幾何。一器械也。而侵牟幾何。層累而上。轉屬而下。弊積如山。而胥吏其奸之數也。獨不思此何等時候。而尚欲多藏厚亡乎。正宜上下相體。貧富融通。他人不能刷其弊。而人自爲剔諸凡大竊小竊之蠹。在在在在。不唯可以培元氣。挽世運。而軍需之所出亦多矣。

一軍需欲足。則冗耗務汰。今貂蟬飽噬。而未有已也。籍不能無。冗員不能無。冗屬之打多。以例

納誰非取償于民之膏脂而未有已也。樣吏皂役計一公門朝所入者不下千百。誰非取給于民之骨髓而未有已也。由類而推一切陶汰未必無補於國計云。

一則壞成賦。任土作貢。今寺宇僧寮何在無之。不可爲糶租地乎。木偶之香火日增而明聖之幅員日減。爲今日計從前毋論姑禁其後焉可也。

一神明無像而梓氏強爲之像。叢林如市。法座如雲。甚至一像徽費不貲而鐘簾巨器動費千金。銅鉛之傳開法之利所自出也。愚昏惑于因果且樂輸

兵鏡

卷之十六

十九

之而不知膏脂之浚也多矣。自今宜爲之禁。像與鐘屬踰數寸以上者治其越制之罪可乎。

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外示有餘之形而內坐不足之實。如官府無積而技巧滋張家無積而文采飾以貴富爲榮。侈以廢濫爲充盈。若是而不已則上鈎其君下搆于民。天下始脊脊空虛而日虞不足矣。愚謂財出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國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事出四孔者國必亡。是以君子養其源必守其孔。養其源者百姓和事業叙田野辟也守其孔者除去一切奢靡淫巧之習也。

一承平日久遂致五藏成癩四肢都痿故各各只顧眼前如燕處堂如魚遊釜獨不思倘遇有事父母妻子可能團圓春秋墳墓可能無恙房樑屋舍可能安堵朋友親戚可能往來洲塲田地可能收割堆金積玉可能神藏農工商賈可能安業婦人女子可能偷生公子王孫可能尊大府史胥徒可能撰錢聚監生員可能詩書武弁官軍可能吃米上人羽士可能誦經扮戲吃酒可能下咽做官的可能快活襲替的可能平穩林下的可能高譚闊論由人的可能飲酒賦詩好色的可能歌童舞女貪

兵鏡

卷之十六

二十

賊的可能黃金白銀到不如意回想是遲曲突徙薪今左未晚寧爲太平之狗莫作亂離之人倘有左袒之心同奮揄戈之志臥薪嘗膽乞各顧其身家破釜沉舟共藉平乎賊寇有技藝者各呈技藝之奇有謀畫者各求謀畫之善有家財者畧輸家財之一或自學習兵法或速出來效用或輸田產府縣或勸親戚路人賣子鬻女尤有見時馬亂兵荒那認得你而上而官長尤當憂民愛國政簡刑清各各懷念事尚可爲吾輩書生敢不淬激。

兵鏡卷之十六終

兵鏡卷之十七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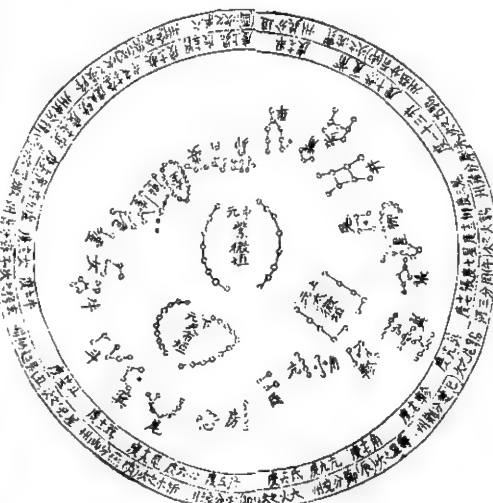
同邑程廷允賓王父校正

渾天

至者至健至大之形地者至靜至厚之質天包地外
地上下皆天地在天中也天表裡有水其圓如彈
丸而無端其轉如車轂而不息無極之氣充其中太
陰之虛同其體是也者積發于天體生于地列宿乃
與鏡卷之十一
山川之精日月本陰陽之氣萬物不可勝窮萬象不
可勝計度紀其廣三百六十五度少強天運循環五
十一萬三千餘里列宿乃半見而半隱緯星乃或順
而或逆日有發欽之殊月有遲疾之異外道環平帶
天體之結黃道勢斜爲日月之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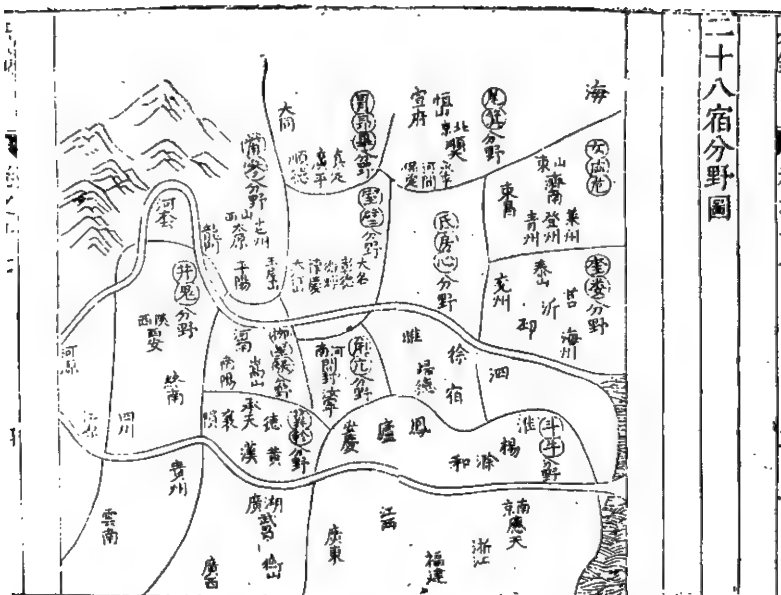
天文圖

星有大小明闇者三色其最大者紅次者
星宿小者黃



星宿四時晝夜運轉無定形而有定位攷諸圖象不
同茲擬一說以備便覽其三垣可定南北而二十八
則反觀逆布勿泥方位而視之可也

二十八宿分野圖



七政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寔盛而常盈。爲君父夫兄中國之應。有遲疾發歛南北之形。春行西陸。在陸南謂之夏秋行東陸。在陸北謂之冬。三百六十五日。周乎天而次窮。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與月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成。至于朔而有食。由乎月掩其光。交而月在陽曆。則虧西南而圓於東南。交而月在陰曆。則虧西北而圓于東北。食分之有淺深。各隨所遇。然也。

太陰

羸州水精爲月。分日所主爲夜。稟日照以爲光。其盈極則必缺。爲陰。后從妾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朔疾遲之節。積二十九日之半強。與太陽復會。爲一月。青赤白黑表裡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于日道。其食也必食于日冲。食分少者由侵闇虛之徑淺。食分多者由侵闇虛之徑深。行陽曆食則東北初虧。而西北復滿。行陰曆食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再盈。食既以正東西爲限。由全沒于虛闇之所生。

歲星

其說

卷之十七

五

東方歲星司春爲貌爲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營室之清廟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以播植。百谷。施賞慶以敷給萬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歲變。其事祚漢而禍秦。上古百二十年而踰一次。伯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見伏以十三度爲限。周天以十二歲爲貞終率積三百九十八日。太強之數計行乎三十三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爲貴臣。在春當旺色。如左角而大歲星不居常。則人君失政于春。

熒惑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政而視禮。丙丁吳楚。爲配爲邦。執法鴻臚。爲官爲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糾察而政在燔燒積穢。進賢良則無變。出囚係則順執。伏見于二十度之內外。周天于二十月之表裡。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六十六矣。若盈縮失位。爲妖邪。爲童兒歌謠嬉戲。在夏比心宿大星。逆行則夏政乃失。

鎮星

土在中央爲鎮。主旺夏季。配思與信。所屬戊巳所居艮坤。主后德之吉凶。法地宜而不震。其廟則南斗之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進。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土工之徑。無興師旅之憂。二十有八載。行及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隱顯。積三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十二度。太強爲終率。離次失位。爲婦女老人之禍。此盈縮失常之論。季夏比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作事不思。而君德虧信。

太白

太白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分乾兌。亢爲䷀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伐。有斷割之威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

動衆以與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選兵士。詰暴慢。修法制。繕圖圖。決小罪。伏見于九度之間。周天子一載之際。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爲率終。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爲定例。失位降爲壯夫。處于林麓之內。秋比狼星。大而精明。失舍失行。逆秋令而虧義。

辰星

辰星司冬。位乎北方。爲聽主智。于日壬癸。于卦坎位。隸七星之負官爲廟。分燕趙之雁門爲邑。一主殺伐。戰鬪。一爲刑罰。得失備邊境。而諫闕梁成門。而修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爲畢爲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分爲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變段之畢。所在則有權智有爲之主。失位則降爲婦人幽潛之質。在冬則比奎之大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三垣

紫微中垣宮寢之所朝夕在焉

紫微圓圓皇極不移。衡分乎樞。丞宰輔弼之異。極兼以后宮。庶帝太之殊。六甲所以出入省察而授農事。四輔所以出度授政而佐萬機。天皇執萬神之圖象。

勾陳爲太帝之正妃。內助集議之所。華蓋覆蔽之儀。傳舍賓客之繹館。閣道遊幸之旌旗。天柱懸法于東。魏御女乃侍帝之御柱。史主紀過史臣之職。女史生記禁婦人之微。咨謀出納。尚書之象。施恩賑濟也。陰德之爲。大理主平刑而斷獄。天牢主繩愆以禁非。大帝升降之陞。爲內階而主明堂。天子休慈之所。爲寢舍而曰天床。天厨主盛饌之事。內厨主飲食之常。天乙治十二將而司戰鬪。太乙使十六神而知凶荒。豐儉湏占八谷。桑柘必察扶筐。斗象帝車。出號令而幹旋萬化。輔爲丞相主變理而佐斗平章。三公佐萬

具鏡

卷之一七

幾而宣德化。三師爲模範而和陰陽。總領百司。乃天相。集計六府者文昌。策主兵馬僕御。鈞爲服傍。鸞輿。天理貴人之獄。勢爲內侍刑餘。天槍天子武備。天棓天子先驅。太陽守爲大臣將相。設武備主戒不虞。

紫微垣圖



歌步天歌

中垣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
 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五
 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太乙當門路。左樞右樞
 夾南門。兩面當衛一十五。東藩左樞連上宰。少宰上
 輔次少輔。上衛少衛八步丞。後門東邊大贊府。西藩
 右樞次少輔。上彌少彌四相視。上衛少輔七少丞。以
 次却向前門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
 女史柱史各壹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黃陰德
 還勾陳尾指北極。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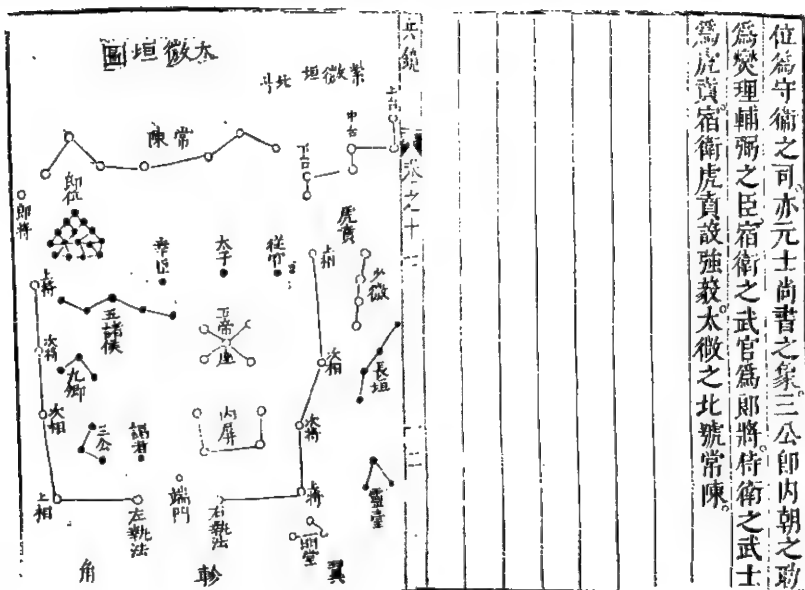
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象
 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
 右各六星。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
 五箇天棓宿。天床六星左樞在內廚二星右廚對文
 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師
 天槍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
 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杓下玄戈一
 點圓。天理四星十裏暗。輔星近著暗陽淡。北十之宿
 七星明。第一主帝爲樞星。第二第三璇璣是第四名
 樞第五衡開陽。提光六七名紫宮之次是諸星。

紫微垣十五星。東藩八星。西藩七星。北極五星。在
 紫微宮內。其紐星天之樞也。四輔四星。抱北極樞
 星。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陳口中。勾陳六星。在五
 帝內座下。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勾陳之上
 天柱五星。在華蓋扛傍。近東垣北隅。柱下史一
 星。在北極東。女史一星。在柱史北。御女四星。在
 勾陳東北。尚書五星。在女史東南維。大理二星
 在宮內垣門之左。近陰德。陰德二星。在尚書之西
 南。六甲六星。在華蓋柄左傍。蓋七星。杠九星。在帝

座上。天乙一星在闔閭門外。右樞之南。太乙一星在天乙南。傳舍九星在華蓋上。內階六星在文昌之北。天府六星在少弼東。天床六星在閭闔之前。內厨二星在北極垣外西南角。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輔一星輔于開陽之旁。天理四星在斗魁中。相一星在北斗第五星旁。太陽守一星在天相西。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三公三星在北斗柄西。三師三星在斗魁第一星西。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牢六星在文昌斗魁之前。太尊一星在中台北。八穀八星在內階前。天棓五星在女床東北。天槍三星在北杓東。玄戈一星在北斗杓端。

太微上垣。朝廷之所。日臨之。

太微天庭。爲衛主平。其星爲執法。上次將相之職。其間有東西左右端門之稱。壅蔽帝庭而刺舉者爲內屏。輔弼天子之政治者爲九卿。五諸侯內侍天子而不之國。五帝座各隨方色而施其行。太子帝儲。幸臣侍太子而爲親愛。從官侍側。諸者贊賓客以辨域情。



歌

下垣一宮名天市。兩屬垣牆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西黃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芒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着七公成。天紀恰似七公形。數着分明多兩星。紀共三星名女牀。此座還依織女旁。三垣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此

考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車肆二星。在南門之內右旁。市樓六星。在天市門內東旁。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宗星二星。在候星東北。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屠肆二星。在帛度西北。列肆二星。在斛星西北。斗五星。在宦者西南。斛四星。在市樓北斗南。帝座一星。在候星西北。候一星。在帝座東南。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橫貫索上。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女床三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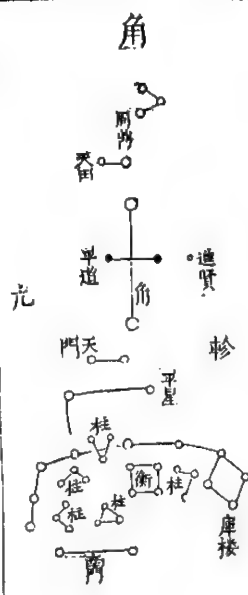
天紀北

二十八宿

角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又左角主刑。右角主兵。度十二度一十二分。其中為黃道。自軫十度外。未氏一度內。于辰為辰。于分為鄭。于野為交。賦壽星。鄭交角之與亢。自武牢之汴。頤東抵壽域濱河。濟逾淮源。南及弋陽。五月在亢。昏中西。十一月在軫。且中東。八月為太陽躔次。

歌

星南比正直看。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別有一鳥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



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考

平道二星在兩角間。主道路。進賢一星在平道西。主訪人君賢士。天田二星在右角北。主畿內封。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平星比。主朝聘待賓客之。平二星在天門東南。庫樓比。主平獄訟。周鼎星在攝提西國之神靈。主流亡。庫樓十星在角。南其六星為庫南四星為樓。為兵車之府。曰天庫。杜與衡皆主陳兵。南門二星在庫樓南。主守兵。元主天子內朝。總揖奏事。斷訟理獄錄功。又主疾疫。度九度二十分。外三尺為黃道。余見角宿下。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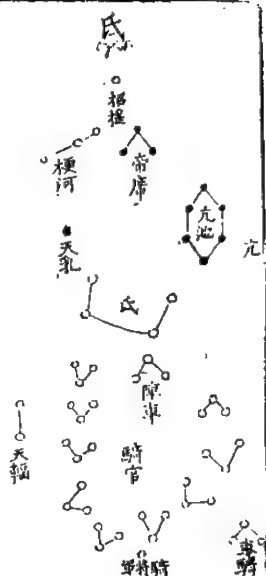


四星却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頸頭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頭下二星號陽門。色若頸頭直下存。元池六星角下明。

考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人君之象。攝提六星夾輔大角。大臣之象。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考囚情。詐偽。頸頭二星在折威東南。主察囚情偽。陽門二星在樓東北。主邊塞險要。氏主宮室。攝提度二十六度。外四尺為黃道。初氏一度。外末尾三度內。干辰為郊。干分為宋。干野為豫州。賦氏房心宿大火宋豫隣齊魯分襄邑小黃之毫。壽當歸德。盡曹畢宿之邵徐。干六月在房心之昏中。十二月為旦中。九月為太陽躔次。

房



四星似斗側室米天孔底上黑一星世人不知稱無
兵鏡

卷之十七

十五

考

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氏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氏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立陣旁。將軍陣裏鎮威霜。

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亢池六星在亢北。主水道。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天子宴樂之所。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兵胡夷之象。梗河三星在大角北。爲戟劍之星。主誅伐。又主胡兵。陣車三星在氐南。軍車之象。車騎三星在騎官南。主布列行陣。

歌

卷之一七

11

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鈎鈴甬簡近其旁罰有三星直鍵上甬咸夾罰似房狀房西一星號爲日從官甬星日下出

考

鈞鈴二星在房東天子之心腹喉舌。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鑰司腹心喉舌。罰三星在二咸間主受金贖罪。二咸各四星在房星北七政之道也。爲帝側之屏表障后宮防姦私。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從官兩星在房西南主天子巫

店

天市垣

来

2

11

釣

4

1

1

21

04

3

心主爲明堂。又爲天王正位。度六度五十分內二尺爲黃道。餘見氐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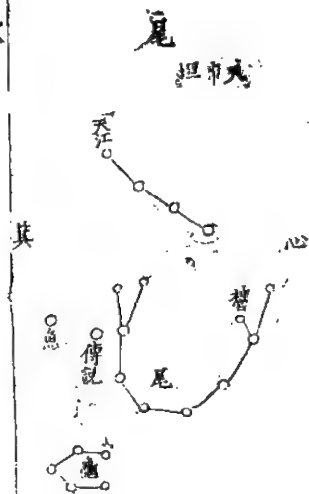
歌

三星中央色最深。下頭積卒共十一。三三相聚星下是。

考

積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一曰衛士。所以守衛明堂。掃除不祥。
星主后妃之府。亦主君臣。又主八風。主水。度一十九度一十分內十二尺爲黃道。自初尾三度外。末斗四度內。干辰爲寅。于分爲燕。于野爲幽州。賦尾箕析木幽燕。是稱瀆渤碣高麗。暨三韓之所畫。自比平之保定。終薊北之所窮。七月在建昏中西。正月爲旦中。十月爲太陽躔次。

歌



九星如鈎。若龍尾。下頭五黑。號龍星。尾上天江四極是。星東一箇名傳記。傳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考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王宮巫祈祀。魚一星。在說東河中。主陰雨。龜五星。在尾南漢中。主贊神明吉凶。神宮一星。在尾第二星旁。天子解衣內室。
箕主爲嬪御。又主八風。又主口舌。又主蠻夷。度十一度四十分內六尺爲黃道。余見尾宿下。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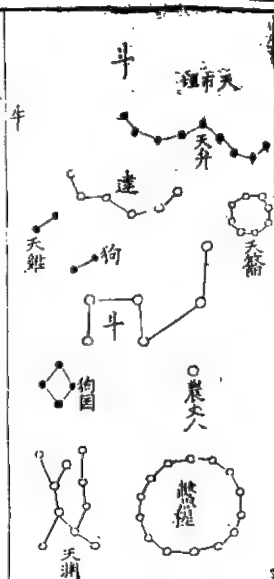
四星形狀如箕箕下三星名木杓其前一黑是楸
 皮
 卷之十七
 二十三

考

杓星在箕南木官也春杓之用 楸一星在箕口前
 主鼓揚給大豕

斗宿主天朝宰相又主荐賢良而授爵祿度二十五
 度二十分內一尺為黃道初斗四度外末女初度
 內于辰為丑于分為吳越於野為揚州斗中星
 紀吳越隸楊負淮水南及瓊崖之雷萬濱彭蠡東
 逾兩浙之蘇杭於八月在牛昏中西二月在建旦
 中西十一月為太陽繼次

歌



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
 九斗下固安十四星雖然名驚實索形天鷄建背雙
 箕
 卷之十七
 二十四

考

建六星在南斗北為謀事為天鼓為天馬南二星為
 天庫中二星為天市上二星為旗鼓斗建之間三光
 之道陰陽始終之門 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
 長也主市利商賈之事 天鷄二星在狗國北主候
 時令以催耕 狗國四星在斗魁東主三韓鮮卑島
 桓狹狹之屬 狗二星在斗魁前主守御 犬人一

黃狗色玄

星在南斗西南主稼穡。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開閉門戶。天淵十星在鶩東主灌溉。鶩十四星在斗南主水族。牛宿主道路關梁南越犧牲度七度二十分外七尺爲黃道餘見斗宿下。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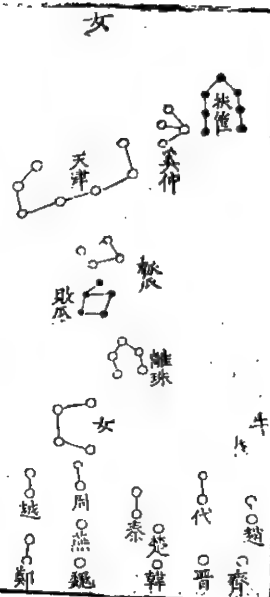
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

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如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考

織女三星在河鼓北主瓜果絳綿珍寶足常向扶筐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臨水之臺主晷漏律呂之事輦道五星在織女東天子嬉遊之所河鼓三星在天桴北主軍鼓中央大星大將軍也南星爲左將軍北星爲右將軍二旗各九星列河鼓左右皆天之旗鼓主設備知謀天桴四星在河鼓南右旗端南北列主漏刻羅堰三星在牛宿東主堤塘水源灌溉田園天田九星在牛東南天子畿內之田九坎九星在天田南主水旱溝渠水泉女宿主布帛裁制又主嫁娶度十一度三十五分初女二度外末危十三度內於辰爲子於分爲齊於野爲青州賦頌女虛危玄枵齊青循岱岳比濟滄濱棣之惇德涉平陰東萊夷淄維之青登於九月在虛昏中西三月在牛旦中東十二月爲太陽經次。

一、



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

論東

卷之七

二十七

考

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屬門代國向西一晉仲韓魏各一晉比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鄒齊比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之上彖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

瓜五星在敗瓜東北。敗瓜五星在離珠北。主掌瓜果。離珠五星在女西北。后宮之藏府。夫人嫺環之饒。女子之星也。十二國共十六星在牛女之南。近九坎分土而居。列國象也。

虛宿爲廟堂冢宰主理天下覆萬物主風雲又主死
喪哭泣之事亦爲祭祀祈禱度八度九十五分七
十五秒外六尺爲黃道餘見女宿下

興

卷之廿七

二十八

女

離瑜



歌

星下各一如運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星下壘城。天壘四圍十三星。敗曰四星城。

下橫曰西三箇離瑜明。

考

司命二星在虛危北主死生。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爵祿。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喪亡。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主讐過。哭二星在虛南主死喪號泣。泣二星在哭東危南主墳廬悲泣。天璽十三星在哭泣星南主北夷匈奴鬼方之屬。瑠瑜三星在十二國東主婦人服飾。敗曰四星在虛壁之南主司年災。

危宿爲天府主宗廟祭祀之事。又爲禮堂主死喪哭泣。度十五度四十分外七尺爲黃道餘見女宿下。

卷之十七

二十九

歌



三星不直舊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曰形。人上七烏車府星。府上天鉤九黃晶。鉤下五穉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

梁下橫墓傍兩星名蓋屋。身着皂衣危下宿。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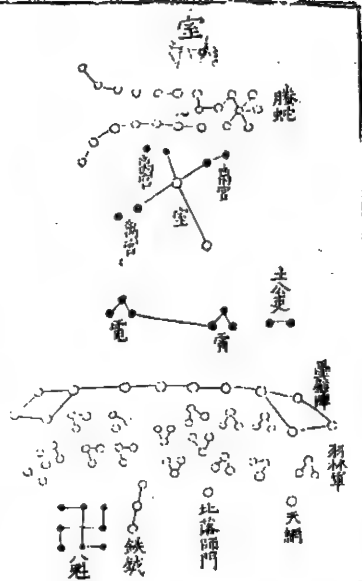
天鉤九星在造父西主與服法式。造父五星在傳舍南。河中御馬之官。一曰伯樂。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南。首抵司非。尾指天鉤。主官車之府。賓客之館。人星五星在車府西南主萬民。杵三星在人星東主給軍糧。曰四星在人星東南主春日之具。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山陵死葬之事。虛梁四星在危南。園陵寢廟之所。天錢十星在虛梁之南。錢帛所聚。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

卷之十七

三十

室宿主宮室主功。度十七度一十分外十三尺爲黃道。初危十三度外。末奎三度內。於辰爲亥。於分爲衛。於野爲井州。賦營室東壁之躔。姬訾衛井之野。自太行懷湘東抵大名之鄆。濮起白馬衛漚北負河內之障鄴。十月在危昏中。東正月爲太陽躔次。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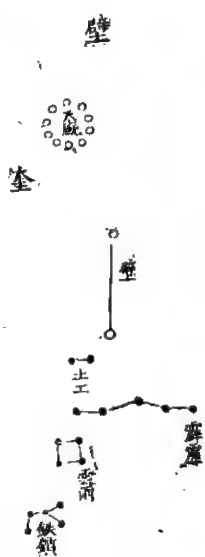
兩星上有離宮出。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群。軍西四下多難論。仔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鐵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網是。電旁兩黑土公吏。腹蛇室上二十二。

考

騰蛇二十二星。若蟠蛇之形。在室北河中。主水族之類。雷電六星。在營室西南。主與雷電動。蟄虫土。

公吏二星。在室南。主設備司道。壘壁陣十二星。橫列室壁之南。天軍之垣壘。羽林軍四十五星。散在壘陣之南。守衛天子之宮。北落一星。在羽林軍西南。天軍之門。主候非常。天網一星。在北落西南。主武帳宮舍。天子弋獵之所。鐵鉞三星。在羽林西。主行詠詞。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張禽獸之官。室宿主文章圖府。土工度八度六十分外十四尺爲黃道。餘見室宿下。

室



歌

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着行。雲雨之次。曰四方壁。上天庇十圓共。鐵鉞五星。羽林旁。土工兩黑壁。

下藏

考

霹靂五星在土工西南主奮擊。雲雨四星在霹靂東南。土工之星二在壁南主土工之官。天廡十星狀如天錢在壁東北。天馬之廡也。主傳舍。鉄鎖五星在羽林天倉西南斬艾之具。主刈芻飼牛馬。奎宿主溝瀆兵戎度十六度六十分外十三尺爲黃道初奎三度外末四尺爲辰爲戌。於分爲爲於野爲徐州賦奎萎降委分爲魯徐循岱岳衆山之陽爲淮潤今濱海密之郡。唐圖皆稱於十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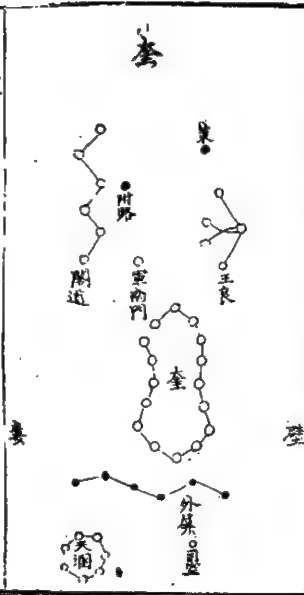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七

三十三

一月在壁昏中東二月爲太陽驅次。

壁

歌



展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連軫生。外屏七易奎下橫屏下七星天潤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旁明五箇吐花王良星。王良近上一策明。

考

策一星在王良北主執天子之御。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子遊別宮之路。附路一星在閣道傍。閣道之敗缺。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四星爲天驕一星曰王良主天馬又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軍南門一星在奎東天將軍西南主軍出入。外屏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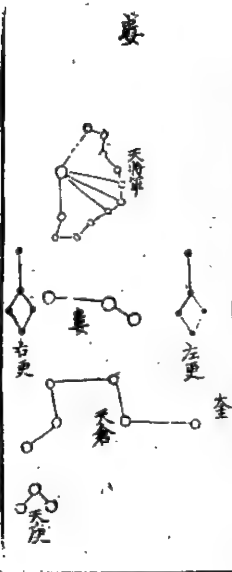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七

三十四

星在天潤東北以蔽潤也。天潤七星在屏南。奎養之虞。土司空一星在天潤南主水土之事。

奎宿主天獄苑牧。及興兵聚衆度十一度六十分外九尺爲黃道餘見奎宿下。



歌

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鳥夾處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書上十一將軍侯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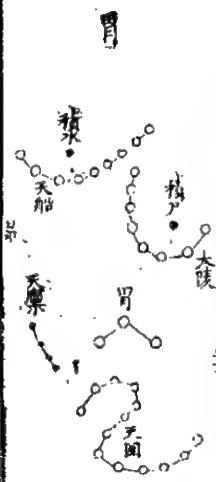
兩更左更五星在婁東主山林澤藪之事右更五星在婁西主牧養牛馬之官天倉六星在婁南主管倉庫天庾三星在天倉東南亦為積粟之屋場圖之所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中央大星天之大將外十星吏士將兵

胃宿上舍原五穀度十五度六十分外九尺為黃道

卷之十七

三十

初胃四度外末畢七度內於辰為酉於分為趙於野為冀州賦星胃昂畢大梁趙冀自刑磁祈趙定深洛恩冀之真定當漳古魏郡鴈門雲中之北紀于十二月在婁昏中東三月為大陽躔次



歌

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庾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各大陵陵北九箇天船星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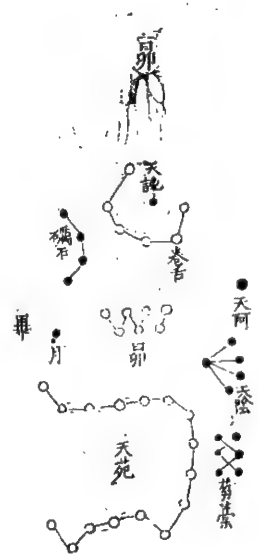
考

天廩四星在胃昂南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御糧百庫之藏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積尸一星在大陵中主死喪天船九星在大陵北河中主濟渡又主水旱積水一星在天船中主候水災

卷之十七

三十

昂宿主胡王喪獄度十一度三十分外五尺為黃道餘見胃宿下



歌

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阿下五黃天陰名。陰下六烏蕩紫形。營南十六天苑形。河中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譏星。痲石舌旁斜四下。

考

昂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主獄事。主口舌奏對。又為旋頭。又為白衣聚。又曰胡聚。胡星也。卷舌六星。在昂北河中。主樞機知倭讒。天譏一星。在卷舌中。

天阿一星。在胃東昂西北。主察山林妖變。月一星。在昂東人街西。主太陰。女主臣下之象。天陰五

集鏡 卷之十七 三十七
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蕩紫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草供牛馬之食。天苑十六星。如圍狀。在昂畢南。天子養禽獸之苑。礪石四星。在卷舌東。五

車西。主磨礪鋒刃。

畢宿主弋獵邊兵。度十七度左角為黃道。餘見胃宿

下

歌

拾似丫。又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背旁。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劍六諸王。王下四皂天

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

在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

星車腳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旂連。紆下

十三烏天圓。九旂天圓參腳邊。

考

附耳一星。附畢大星之下。次天高東南隅。主伺鬼方之動靜。察奸謀以備外患。以為胡夷之候。五車五星。在畢東北。為五帝車舍。主天子五兵。又主五穀。三柱九星。在五車中。一曰三泉。車之柱也。天潢五



星在五車中。天池也。主渡神人。通四方。亦主關梁。濟渡之處。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曰天淵。水魚之淵也。天街二星。在昂畢間。街南爲華夏。街北爲夷狄。街北昂以西也。街南畢以東也。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主關塞。天節八星。在附耳南。使臣之所持也。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中。主藩屏王室。天高四星。在諸王南。參旗西北。齋戒之門。九州珠城九星。在天節南。主曉方俗之語。參旗九星。在參西。畢東。天旗指輝遠近而從命者也。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也。所以導軍進退。天囷十三星。起天苑之南。屈曲而橫列。養花果之處。

卷之一

三九

觜宿主行軍。葆孤度初度五分內八尺爲黃道。初畢七度外。末井九度內。於辰爲申。於分爲晉。於野爲益州。賦觜鏑參伐實沈晉益。自龍門以東。而太行以西。當雲中之南。而洛邑之北。正月在參昏。中西八月爲旦。中四月爲太陽。躔次。

歌

觜



畢

考

三星相近作參。參上座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樞曲立座旗。遶四鳥。太近井鉞前。

座旗九星。在司樞西北。主別尊卑君臣之位。司樞四星。在井鉞前。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草木禽獸魚虫之類。

卷之一

四下

參宿主殺伐。度十一度一十分內三尺爲黃道。餘見觜宿下。

參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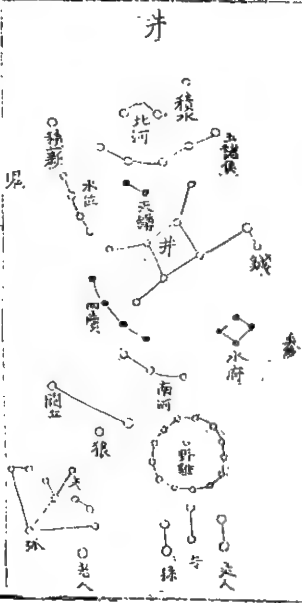
總是七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外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臨。厠下一物天屎沉。

考

伐星三。肩參腹爲斬艾之事。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玉井四星在參右足下。主水泉給尉。屏二星在玉井南。爲屏以障厠主疾病。軍井四星在玉井東南。軍中之井也。主給軍用。又主水旱。天厠四星在屏星東南也。上疾病。天屎一星在厠南。兵鏡卷之四十七。四十一

井宿主水府。度三十三度三十分。中間爲黃道。初井九度外。末柳四度內。干辰爲赤。十分爲秦。干野爲雍州。賦鵠首秦雍。井之與鬼東井當洛之西北。盡陝西。西夏之邦。與鬼當洛之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二月在弧昏中西。五月爲太陽躔次。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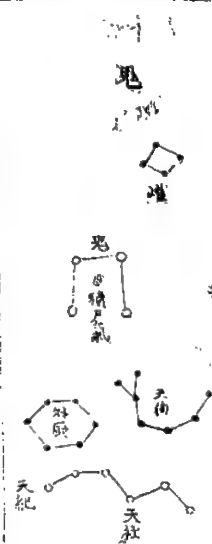
八星橫列河中。前一星名鉞。井宿安南河各三南北。正天鐸三星。井上頭鐸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瓦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畔四星序。四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圍圍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雞。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四星。從東說。關丘二星。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蓬耳。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橫射頭狼腹。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入壽無窮。

考

鉞一星附於井足前第一星邊去二寸。主司淫慾而行斬斷。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天之關門。主關然。

南河曰南界。北河曰北界。南界以限蠻夷。北界以限
 戎狄。天鐸三星在井北。五諸侯南主盛饒。以給
 貧賤。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
 不虞。理陰陽察得失。主扶顛持危。發奸摘伏。積水
 一星在北河西主聚美水。以給天子酒官。積薪一
 星在北河東主聚薪。以給享祀。供庖厨。水府四星
 在東井西南。鉞星下主說隄防。以備水。水位四星
 在井東南。主水衡。以洩淫溢。四瀆四星在東井南。
 軒轅之西。江淮河濟之精。軍市十三星如錢狀。在
 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野鷄一星在軍市中。主知
 軍變。伏姦虞。又曰野鷄大將。主屯營號令。警急設備。
 卷之十七
 丈人二星在軍市南。國家之老臣。子二星在丈
 人東。孫二星在子星東。所以侍丈人而扶持之。
 陽丘二星在南河東。天子之象魏。天狼一星在南
 河東南。主殺掠。一曰夷將。主南夷主盜賊。弧矢九
 星在狼東南。天子之弧矢也。以備盜賊。狼爲奸寇。狐
 司其非。安常注矢以向。老人一星在弧矢西南。曰
 南極老人。主壽考。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夜沒於
 丁。
 鬼宿主祀祠死喪。誅斬。度二度二十分內四尺爲黃

見井宿下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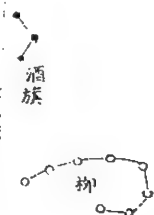
四星間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燐
 宿。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間。柳星次。天社六星。孤
 東倚社東一星名天紀。
 卷之十七
 四十四

考

燐四星在軒轅尾西。亦曰燐燐。主烽火。備警急。天
 狗七星在狼北。鬼宿西南。橫河中以守賊也。天社
 六星在弧東南。社神也。外厨六星在柳南。祭祀宴
 享之厨。天紀一星在外厨南。主知禽獸齒歲。
 柳宿主庖厨宴祭。度十三度三十分內五尺爲黃道。
 初柳四度外。末張十五度內。於辰爲午。於分爲周。
 於野爲三河。賦柳星張鶉火之次。周三河爲地之
 心。自武牢之右。而抵函谷之左。黃北河之南。而當

瀝水之陰。三月在星昏中西。九月爲旦中。六月爲太陽躔次。

柳



歌

八星曲頸似垂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舖五星。

守

考

卷之十七

四十五

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酒官之旗主享宴酒食。星宿主后妃御女賢士。及文綉羽衣。度六度二十分。內十五尺爲黃道。餘見柳宿下。

星



歌

張

七星如鉤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橫五臺。

考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主雷雨。又爲后宮后妃之舍。內平四星在中台之南。軒轅之東北。執法平罪之官。天相三星在酒旗南。大臣象主爵位及五色作服之事。天稷五星在七星南。農正也。主百穀。

柳宿下

卷之十一

四十六

張宿太廟明堂御史之位。又主珍寶衣物。天廚賞。飲食。度十七度二十五分。內十八尺爲黃道。餘見

張



歌

六星似軫在星旁。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冊四。

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數歌在太微旁太尊一星直上黃

考

天廟十四星在張南天子之祖廟太尊一星一日天尊在中台北貴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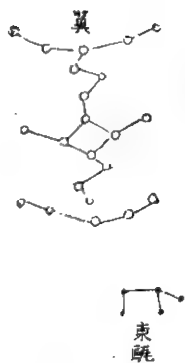
真宿主天子樂府及庚狄達客負海之賓度十八度七十五分內十六尺爲黃道初張十五度外末軫十度內於辰爲已於分爲楚於野爲荊州賦翼軫鶉尾楚之與荆自襄房南盡鬱林之夷類演彭蠡西抵白帝之夷陵四月爲昏中十一月在軫旦中

共轭

卷之十七

張

翼



歌

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心六箇却似

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次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是東曉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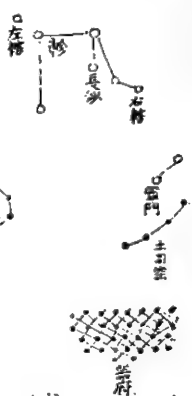
東曉五星在翼南主東越穿宵越裳諸國蠻夷之星軫宿主車騎風雨度十七度三十分內十三尺爲黃道餘見翼宿下

共轭

卷之十七

四十八

軫



歌

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西四箇土司空門東七鳥青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已上便是

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

考

長沙一星在軫中。二轄附於軫旁。左轄爲同姓。右轄爲異姓。軍門二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主營候。土司空四星在軍門南。主土功。主九土地界。正疆界。辨風土。均貢職。來遠人。青丘七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之國。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樂器之府也。主音律。

同名八座

兩三公星 一在紫微垣開陽之下 一在太微垣

左執法之上 皆三星

兩司空土星 一在奎宿之下只一星 一在軫宿

共四星

兩太子星 一在紫微垣 一在太微垣 皆一星

兩從官星 一在太微垣只一星 一在房宿二星

兩天田星 一在角宿二星 一在牛宿九星

兩積水星 一在天船中 一在井宿 皆一星

兩御女星 一在紫微垣四星 一在軒轅下一星

兩積尸星 一在鬼宿下 一在大陵中 皆一星

附錄

三十八座計一百八十四星

太微垣十四座計五十八星

天市垣十四座計五十九星

列舍并附官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星

中外官一百八十二座計九百八十一星

以上共二百八十三座計一千四百六十外微星

壹萬一千五百二十

兵鏡卷之十七終

兵鏡卷之十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較正

天時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啟。閉聲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竊謂天地之道。大正也。

兵鏡

卷之十八

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氣出壘。赤氣臨軍。而六病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遂營。應天探日。恭受譴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今所列時日。雲氣曆象之

門。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耳。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天占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武審曰。

天裂者。主地欲分裂。

天鳴 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角。

雨血 五行傳曰。天雨血。是謂天妖。不出三年。常有

兵鏡

卷之十八

兵起

雨石 甘德曰。天雨石墜地。大可一尺。或如鵝子。兩

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隋開皇七年五月己卯。雨石于武安。淦陽間十里。

雨草 五行傳曰。君懷爵祿。厥妖天雨草。京房曰。

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

雨魚 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本于水。天雨者。

水失其性。漢成帝時。天雨魚。

雨鱉 甲兵之象。主國有兵。

雨毛 五行傳曰。金失其性。則天雨毛。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五六寸其月梁士彥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役賦繁興兵革不息

雨骨 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五者德喪政令不行主有內兵

梁惠成王八年大雨骨于赤牀其後國饑兵伐並起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鉄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有兵災

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

時陝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家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 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天雨灰

梁武帝大同三年天下雨灰色黃終有侯景之亂

雨水銀 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人相食
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金至六年秦穆公伐晉是歲饑荒人民相食

雨木冰 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

故雨而木爲之冰。寒氣寒木不曲直也。創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冰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雨骨如蟲 主將帥敗

雨絮 主有兵

雨墨 多陰謀

雨物并人 所見者皆主大兵

雨穀麥豆等類 臣侯民災多寇兵起所見者穰貴

不三年主換

蒼雲經天 五行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

後周武帝天祐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丈

許經天自以爲賀後齊國公憲拔其新築五城

無雲而雨 五行傳曰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則

世多災

無雲而雷 五行解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

暴兵
非時而雷 五行傳曰非時而雷者賊臣起也

當雷不雷 雷聲不發君失威武也

非時降雪 五行傳曰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

其時迫近之象 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爲亂

大霧 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冒陽邪臣謀

上擅竊主威 李淳風曰霧氣不順爲陰陽錯亂

積陰不解天下分離

晝夜陰晦 五行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謀

漢夏侯勝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天久陰不雨下

必有謀上者昌邑王果被霍光所廢

星人 星墜爲人言善惡如其言

真鏡

卷之十八

五

地占

地震 五行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者陽伏而

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 李

國曰地陰也法當安靜小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

故應以震 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羗夷叛 地動

陰有餘皆下之疆盛

地裂 五行傳曰地折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聲

天下不寧四方兵動其主失國 河圖秘徵篇曰

地之裂有臣叛

名謀 岑彭伐蜀去成都數千里下營有地名彭亡

開之欲移營會日暮是夜彭爲公孫述刺客所殺

魏太祖圍呂布布將睡固屯兵射犬有巫誡之曰

將軍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兎見犬必驚宜急去 固

不從明日戰死

山鳴 山鳴天下大亂

五行占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 言可曲直也 金曰從革

革更也可 土爰稼穡 穡也種曰稼收曰穡

五行

五行

卷之十八

傳曰田獵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不行事獻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姦謀增

爲姦許以奪農時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

爲觀故云地上之木也 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

親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

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

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

田獵馳騁不及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

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

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 採輪不曲 及木爲變 梓

更生及變爲是爲木不曲直。

木非時枯落是爲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從外國來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木生一夜盈尺凶

木卒生道中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軍壘中草木自死凶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受賞天助之兆

火行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于王者南而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兵鏡卷之十八

朝遠四佞而放諸壁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驚或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星墜爲赤烏有兵赤烏飛入營府其軍將去

土行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于王者爲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不自移主分野亂軍中地生礫石其地吉可久居養士卒小兒里巷戲以土自壘是謂榮或守一

兵鏡卷之十八

年有兵攻城小兒聚土爲城有兵起小兒以土車車轍者四夷侵擾國城郭門府寺門無故自開不出三年兵從城郭起凡城邑門及人家門戶忽夜鳴者有兵

金行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合鑄

凝滯沍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惟是爲金不從革

星整爲金鐵天下有兵鍾鼓自鳴不出三年有兵

金鼓鳴將有功刀自鳴兼出血戰勝戈戟鋒

有火光主兵軍中金鳴將有功

水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

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

百神罔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

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

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

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

其性霖水暴出百川逆溢遠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

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星墜於水有兵破澤忽自竭主城邑虛秋水漲

江臣下有變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濁及有聲主

將帥亡井中氣直上兵起

太陽占

日旁雲氣雲氣近日黃潤皆爲吉祥日黃光大

旁有雲氣經抱者當有鄰國臣佐來降日有一

珥者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

喜日有二黃人守日中李經雄雄圖曰外國人

來降日有戴氣者端意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

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有喜日有纓氣者謂氣

小而在下而向上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

爲喜日有負氣者謂氣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爲

負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承氣者謂氣

如日在日下名曰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

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福人

生有喜得地天文總論曰赤氣如布席掩日犬

戰白氣如席萬人戰黑氣如龍來御日及如

人阻背日旁者下有叛臣白虹貫日其下有謀

亂者赤氣尤甚氣如青蛇貫日主疾疫氣如

白蛇貫日起兵氣如赤蛇貫日主叛臣氣如

黃蛇貫日下有交兵氣如黑蛇貫日有雨水

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

有叛臣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提其

下有兵亡地有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赤氣

兵鏡

卷之十八

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氣如人垂衣天子之氣。如馬守日若戰有兵傷。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破軍者。雲如赤鳥啄日兵起。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踞者大將反。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下有氣如箭弩外向軍出勇力。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客勝。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出軍。青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日上下有黑雲如蛇龍者主風雨。日出有黑雲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即解之。日始出有雲如車蓋必雨。日出後時有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雨則解。日旁有赤雲兩端銳其下不宜先舉兵。赤雲如雞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雲如青赤鳥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其分野憂。有氣在日旁去疾

兵鏡

卷之十八

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大勝。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野有兵。日暈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暈而理主有謀軍在外。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當破軍死將。日有交暈抱日者有爭暈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客勝。日暈而明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日有黃暈主風雨時國安。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日兩旁飛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暈如鼎蓋有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銳者有戰必勝。日有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太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暈再重其下有兵殺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蝗旱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在下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百姓不安有兵殺貴。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日暈有赤雲如車輪四向日爲內提內臣叛其主面背向日爲外提外臣叛其主。

背氣在彙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暈上下有兩背瑞無兵起有兵兵罷。日暈有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李經雄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暈一背瑞臣有邪謀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收期三年。日暈兩背瑞在彙外臣叛。日暈有直理爲破軍貫中爲殺將。日暈重暈中有兩瑞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暈有四背瑞在彙中臣不和四背瑞在彙外臣叛。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色中青外赤不成。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暈有紅貫從虹所貫戰勝。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暈有青雲貫有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戟臨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日暈有兩直氣有叛臣。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暈氣如蛇大軍憂。天下總論曰日有重暈有立王者。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雲貫之其下失地。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

重主戎狄強盛。日暈八重民亂軍憂。日暈九重主歲荒夷人交侵。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年大凶各以星宿辰及日辰占之。日並出。武客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又曰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言之。日闕。武客曰兩日相闕其下國亂。日隕地。其下失政。日中見鳥。主其下國分若是三足鳥見其地受殃。出軍遇之軍敗。兵策。兩卷之十八。十四。日中黑子黑氣。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凡日傾皆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其占類日傾。日無光。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災。又云奸臣盛則日晝昧。甘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鮮有大水。日失光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日赤。日赤如赭色大將軍野戰。感精符曰日赤如火炭主兵急。考靈異曰日有赤足有舉兵者

都朝曰。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災癘盜賊並起。

日夜出 廣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 廣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紅白氣貫日 天文志曰。紅貫日。諸侯有叛。白氣貫日。主其下君憂。

日蝕 日蝕皆從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蝕者。

陰氣盛。陽不克也。夏氏占曰。日蝕而出軍者。軍

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日蝕而從中者。內有

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

兵銳。

卷之十八

十五

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李淳風占曰。日

始出而蝕。有兵失地。日午時已後蝕者。有兵兵

罷。日蝕而暈。理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日蝕

而旁有雲。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期年。其分野兵

起。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八月日蝕。兵起

京房占曰。若十二月日蝕。主有兵。日蝕既。夷

兵起。既者盡也。當廉號令以正其災。日以甲乙

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有兵。日以

丙丁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

疫。日以戊巳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雲從中出。

有兵 庚辛壬癸日。不占兵。武密曰。日蝕大寒者。夷兵動。行軍占曰。日從下蝕。將有憂。凡日蝕從虧處。擊之勝。

太陰占

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上有憂。月終歲不暈。主天

下偃兵。隣國來和。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

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知人行者。有

兩主爭客勝。有赤雲黑雲相交。臨月當其因。有

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杵。抵月者。則六十日外有

戰。破軍死將。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

兵銳。

卷之十八

十六

爲兵勝。多黑爲兵敗。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

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月始生

而復沒者。亂。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月

生氐。其下軍憂。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兩珥。國喜

兵在外勝。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無光。其城

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始出時。有雲居其

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日見。南

方受其害。戊巳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

受其害。壬癸日見。北方受其害。天文總論曰。月

暈無光。是謂大盈。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

答。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軍殺將。武客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春秋日月赤足。臣有過考異卿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強。

珥背滿。河圖帝覽婦曰。九月暈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暈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月珥青赤有兵黃有喜白有喪。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暈而有四商者臣下有謀不成。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三珥者主國喜。荆州占曰。月昏而珥者有半喜夜半而珥者遷地有恐。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李淳風曰。月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武客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春秋感精符曰。月有背滿臣下弛縱欲相殘賊。

月暈。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河圖帝覽婦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暈有蜺雲垂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月暈有雲如厚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當者破軍。荆州

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暈若不暈不出三日。主暴風雨。一月五暈至九暈者失地。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陰謀。月暈有雲橫貫之起兵者勝。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月暈有光主兵降。

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二年遇兵。月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城大將。月暈再重皆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內者私成於內。月暈不合外者四背滿外有謀不成。武客曰。軍在外月暈者主戰勝。一白光起者戰勝。月春暈歲星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明客勝。

月蝕。河圖帝覽婦曰。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兵在內而月蝕者其國受殃。兵未起而月蝕者所當之國兵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於野。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臣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月犯熒惑而蝕

者其下破軍亡地大將憂近一年達三年夏氏

占日月蝕東方其月惡風月蝕西方主兵利

荊州占日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拔邑亡地月

蝕不盡軍破將憂月蝕青色五穀貴月蝕赤

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月蝕黃色有立諸侯國

王者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月蝕黑者羅

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月已蝕而青者爲憂

月已蝕而赤者爲兵月已蝕而黃者爲財月

已蝕而白者爲喪月已蝕而黑者爲水月秋蝕

西方起兵月暈歲星而蝕者天下大戰月暈太

白而蝕者其國兵強若戰大將有二心巫咸曰

月犯填星而蝕者主將亡功武客占曰軍在死

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月蝕而聞有軍必

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兩月並蝕天下亂

月蝕有氣從外來八月中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

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

月蝕後三日有雨則事解月蝕有彗星八月者

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歲星宿國民饑流散主邊兵晉書曰月蝕

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
粟貴

月犯熒惑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

臣民饑月犯熒惑小戰河圖帝覽嬉曰熒惑

入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熒惑入月中有兵以

戰不勝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

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亂起兵月犯

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齧熒惑其師破敗

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

搖徙其下亡地荊州占曰月與填星合其下國

饑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

天文志曰月蝕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

暈填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曰月

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月犯太白天文錄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

下有兵荊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

更城守吉太白蝕月暈出主將死月暈太白

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

客勝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長

二寸憂兵 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 月犯
 太白。天下民靡散 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
 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 秋冬
 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處居月南者。弱
 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太邑拔。太邑驅掠出南
 方爲陽。北方爲陰 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
 各月蝕太白。強國君死 太白居月。名太白蝕月
 臣叛主期三年 太白出月右。有謀太白出
 月左。陽國有謀 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強國以戰
 敗 鄒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 又曰。太白入
 月。中國失政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鎮侯作
 難戰不勝 太白貫月。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
 地 月暈太白。其分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
 起 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 又曰。必
 有內惡。戰不勝 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
 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 巫咸曰。月未盡三
 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
 入月三日。候太白出西方。在月南。中國勝。負海國
 不勝 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
 與月相并。舉指掌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

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亡地
 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亡地。容四指。入月
 二十日。容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
 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月犯辰星 巫咸曰。辰星與月。光其月。月蝕 海
 中占曰。月與辰星相遇。所合。主雨水 河圖帝
 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 月與辰星合。宿其
 國亡地 月犯辰星。兵大起 月蝕辰星。其國憂
 水。饑兵未起。而所當之國。戰不勝 荆州占曰。
 辰星入月。殺出其國。分野主死。人而不出。其國君
 臣憂 又曰。月與辰合。所宿國兵起 海中占曰。
 月暈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彗星犯月 海中占曰。彗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
 二年大饑 若彗星入月。無光不出。期年有亡國
 荆州占曰。彗星貫月。有臣謀主 彗星在月上
 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犯月 河圖帝覽嬉曰。流星入月中。無光。有兵
 有光亡國 荆州占曰。月常有流星出。暈中。青色
 主憂。主城拔。黃色主益地。白色主豐熟。黑色主軍
 敗。

月犯列星 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

荆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 月蝕列星不見

者國亡 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大F盜賊星

多者盜賊多 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

饑其國以二十八宿所屬十二分野而言之

日辰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諸災變霜日辰以辨之有歲

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

甲爲齊

乙爲東夷

丙爲楚

丁爲江淮南蠻

庚爲秦

卷之十八

巳爲韓魏

二十五

戊爲中國

辛爲華山以西西夷之地

壬爲燕趙

癸爲常山北北夷燕趙之國

子爲周

丑爲翟亦主遼東

寅爲趙楚

卯爲鄭

辰爲晉

巳爲衛

午爲秦

未爲中山梁宋

申爲齊晉魏

酉爲魯

戌爲趙

亥爲燕代

歲月日辰時及見災臨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

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時災見於未地太歲在丙爲楚
辰爲晉七月申又爲鄭又午時爲秦災見未地復爲
中山梁宋卽是其地各有災也他倣此

五星占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

命國其星居位其國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

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

有憂不可舉事用兵

災感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災感

卷之十八

二十

氣罰見徵感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

命國有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

環繞鉤已芒角動捷變色午前午後午左午右其

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其野亡地其失行

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

貌言視聽以思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

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

及女子有禍不可伐去之失地而女憂居宿不移
國有厚福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

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

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

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幸相之

象亦爲殺伐之氣戰聞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

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

凡五星水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爲燔爲喪不可

用兵金與水合爲比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

爲燔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

用兵與金合土地與水合主饑水與金合爲變謀

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火戰客

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聞皆爲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爲合

相陵爲闕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

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

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

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

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順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

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

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

凡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王者奄有四方五星

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謂大

盟其下兵喪並起三星合是謂警立絕行其國

外兵內喪上儀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爲國亡地戰不勝歲星熒惑

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

臣填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

日出於西方西方有兵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

赤而角瀕海之國大敗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

赤而角中國大敗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

星色黑而出與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

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

不入東南國有軍不戰至春夏有兵辰星與太

兵鏡

卷之十八

二十七

自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星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方利以西伐東軍勝若併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背臣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鋌小戰客勝。若太白前上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小戰客勝。若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罷。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鋌在西北陰國有兵在西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國之事在西北北國之事在西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

兵鏡

卷之十八

二十八

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空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旆旗所指以命破軍。辰星太白會為兵為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西北則陰國兵起居西南則陽國兵起居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其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熒惑必有殺軍死將。二十八宿次合占。

東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三度為大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為天田主刑右為將主兵。月暈左角主兵左將軍憂。月暈右角主兵右將軍憂。填星犯左角大戰。太白犯左角不可戰。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內朝也。月暈亢多雨。月暈亢外有兵革之事。犯距星軍將死。歲星凌犯有小兵。熒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邊兵。氏宿四星十六度四度二十分王者之宿宮也。月暈大將憂。月犯兵起。太白入氏主兵疫辰星守氏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其四星四

也下一星上將次星次將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
中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 日暈主兵 月暈主

大風 歲星太白守犯將相憂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主天
下賞罰 災惑太白凌犯戰不勝 填星守光明
赤黃主慶賜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

度八五十三分 后妃之府

太陰凌

犯陰困將軍死 日暈陰國弱 歲星守犯主旱

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後宮妃后之府也

月從箕星多風

兵競

四宿之十八

三十九

雨又主客蠻夷胡貊故發胡將動必先占此 日

蝕主疾風雨飛石折木 月暈西北兵不勝 月

蝕主饑車騎滿野 月并歲星犯守穀貴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

九度九十二分

丞相太宰之位亦

主兵 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接庫也天梁也北二星

天府庭也 月暈大將剛 月凌犯占風雨之變

太白辰星犯守有兵 填星犯守臣下不軌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關梁 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

路次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粵動搖變色則占之

日暈陰國主死 日月蝕兵起 月凌犯大水

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夷來服

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 六度六十三分 主婦之卑者太白犯

之布帛貴亦主兵

虛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歲邑廟堂 日

暈齊地主兵 月暈主兵 日月蝕軍旅饑 歲

星入齊地饑

危宿三星十八度

十五度六十分

室宿三星十七度爲軍旅糧之府主二事 一星爲官

兵競

四宿之十八

三十九

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無芒角不動天

下安 離宮六星在側日蝕衝地有憂 月蝕民

乏食月暈蠻夷來 災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謀主

兵起 填星主關梁不通斧鉞用

壁宿二星九度主文章 日暈風雨主大水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

四度四十分

天之武庫 一曰天

象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橫也又主溝瀆 歲星守

之北狄懷服 災惑填星入分野凶

室宿三星十三度大爲天獄 月暈所守犯有兵在

外不戰 日傾魯地凶歲星守之天下安 災惑

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 六度三十一之分野 天之藏庫主食廩

五穀府也 日主誅捕殺 日暈年殺不熟 月

傾將軍憂 月犯之趙地兵 歲星犯之五穀不

實 災惑守之早饑 填星留守三月客軍敗

太白犯之兵起 辰星犯之吉

昂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畢昂間為天街黃

道之所經 七星皆黃兵大起星動若跳躍胡兵

起 日暈陰國胡十犯 日傾臣下憂 月犯將

軍死胡不安 歲星乘昂出北陰國有憂胡王死

災惑守犯胡人病疫 填星守犯國安 太白守

犯趙地早 辰星主疫

畢宿八星十六度 十度四十六之分野 其星太白天高主邊

兵日月暈極五星守犯主陰國憂胡王死

觜宿三星一度為軍之候行軍之府藏也主師旅敗

飲萬物 日暈陰國弱夷狄多疾疫 日傾邊兵

憂月犯主小戰 歲星災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

兵起

參宿十星九度少 日參伐 日鈇鉞主斬刈所以

斬伐萬物助陰也 日暈鮮平死又曰邊將憂

月傾兵起晉地 災惑犯之兵火 填星太白辰

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 十度五十五之分野 天之南門黃道之

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

平則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

其明明與井齊鉞斧用 日暈主風雨日傾泰地

四 月傾年殺不登 月犯之斧鉞用 歲星太

白犯守主泰地兵 辰星入井在外星進主兵星

退守井若角動色赤主兵黑主水黃間主喜 五

星犯井鉞悉為兵災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視明察好謀東北星主

積布帛西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為積尸

一曰鈇鉞主誅斬 鬼星明大五穀不成不明則

民流饑散 欲其忽忽不明明則起兵 日傾月

暈泰地有兵栗貴人民憂 填星災犯之鎮用

太白辰星守犯主兵起犯積尸貴臣憂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 七度五十六之分野 天之厨宰又主雲

雨日暈主兵 月暈周地不安 填星守犯周地

早 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急盜賊星明王道昌

日暈周地憂 月蝕其地饑 月犯守兵在外

戰主民饑 歲星守犯主盜賊起

張宿六星十八度分度之野主珍寶宗廟天祿

及賞賚之事 日暈將相憂 歲星入內外兵起

熒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 辰星主水

翼宿二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客

負海之賁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助則夷狄使

來難使則天下舉兵 月宿主士卒延遲 熒惑

兵鏡 卷之十八

太白辰星守兵起

軫宿四星十八度半十二度十二分主車騎凡軍出皆

占于軫 日蝕楚地災 日暈楚地兵 熒惑填星

辰星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諸星占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爲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日

天鋒主胡兵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

兵革

子門二星在左角南不見則大兵至 日暈天門關

梁不通兵起

庫樓十星在角宿南爲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

四星樓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姓也中央四小

星衝星明大芒角雲氣流星客星三犯則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 月犯折威邊將有棄

叛陣 車三星在氐南天之革車也 金火守犯

兵革滿野

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 五星

守犯兵起

兵鏡 卷之十八

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

四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

之道也 月犯東咸有陰謀事 五星犯有兵起

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 五星入

守天下兵起 月犯天江有兵強河津不通

天雞二星在狗國北 金火入守兵大起

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

五星守犯狗國外夷有憂 火守東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爲旌表主設險備

知敵謀

天壘地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類所以候興敗存亡

斧鉞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難斬伐姦謀星欲不明若明動皆爲斧鉞用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兵壘

壁陣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五星入壘壁陣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上天軍營陣翊衛之象月犯羽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

關梁不通兵起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宿北中央主天之大將也姓

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直揚者隨所擊勝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師之官牧養

牛馬之屬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天街二星在昴畢間爲陰陽之所分月犯天街

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

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參東南爲野將主侵掠

弧天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常屬矢而向狼

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

野言其禍福星變占

景星傳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至成日景

星見其國昌文士出

周伯星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含譽星孝經援神契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國喜則

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隋開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聲

者名曰天保所墜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

妖星十三條天棓星傳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

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運斗樞曰彗星出東方。

各天棊。耳德曰天棊出其國內不可舉事用兵。

必有破軍拔城。天官書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

三月主天棊長四尺餘主鈇鉞動。

蚩尤旗星。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

雲獨見或曰其色上黃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

起。天官書曰蚩尤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孟。

康曰蚩尤旗者熒惑之積也。唐中宗景龍二年。

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占曰蚩。

尤旗也。上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領婆娑犯塞。

國皇星。傳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

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強。

或曰內外有兵。春秋考異郵曰國皇見東南兵。

起。

照明星。天官書曰照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

所出國起兵大變。孟康曰照明星形如三尺機。

機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

司危星。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

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衡。

不利。孟康曰星大而毛兩角熒惑之積也。

天譴星。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劍長可四五丈名天。

譴。運斗樞曰彗出西如劍長可四丈名曰天譴。

見則兵起。

五殘星。巫咸曰五殘星出東方星狀類辰星可去。

地六七丈。春秋合城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

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爲毀敗之兆。荆州占曰。

大而赤類動察之而青爲五殘見則兵起。

六賊星。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

大而赤動有光。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其方。

皆爲其下主兵衡不利。

天鋒星。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矛鋒若見則天。

下兵起。

長庚星。天官書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兵起。

柱矢星。晉書曰柱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

有毛角長數丈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

亂伐亂。又曰柱矢黑軍士不勇。漢書曰秦兵。

亡項羽收鉅鹿柱矢西流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

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令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

以象項羽執正亂也。

天狗星。巫咸曰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

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燭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邾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卽爲天狗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逸犬狀主候兵討賊破軍殺將

營頭星 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壞山墜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流也 一曰流星

客星

兵鏡

卷之十八

四十八

天文總論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於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吉休咎也 一曰客星見無常所或出西或守東日多者事大而禍深日少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殺之兆其色微小卽有陰謀兵亂之事各有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侵城奪邑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十月帝南討孫權是後累有兵殺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且滅者成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數百四面行者衆庶移流之象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起事

兵鏡

卷之十八

四十八

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中者軍旅敗散之象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止必當有間謀來說吾士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離散若墜吾軍營中大凶可以速退軍避之一云易將而獲之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 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 流星有芒或有聲天文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占之色青爲憂爲饑赤爲兵馬旱黃爲喜爲上功之事白爲兵爲刑

兵部

卷之十八

四十一

西行三年上六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歲星 天文總論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熒惑 天文總論曰流星衝熒惑其下君有福慶若光映熒惑者鄰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

流星犯填星 天文總論曰外邦有姦人入國流星來衝填星其填星光潤其分野有福 流星犯

填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 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太白其分野

軍弱無兵起兵 流星來衝太白太白無光其軍

師有憂 流星潤澤前後有光而銳來穿太白其

罰星爲疾疫爲死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

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 流星有光尾狀

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死喪 流

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旁者五穀不登

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

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流星從午沒五

潯桂州山僚隴州城逐刺史 衆流星者陰陽之

精五行之氣形體在下精緯在上 衆星流者萬人

不安之象比衆星並流料軍興矣 流星所向擊

之勝 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

兵部

卷之十八

四十二

行本精所生 按彗無光假日而爲光夕見則東

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

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爲災 天文總論曰兩軍

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 彗星有行

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

荆州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

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 凡彗星所干曆百日

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

期七年 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 彗星

昏見其國受兵 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

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即還

飛星 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日飛星

晉書曰飛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翼復皎然白前

畢後高此謂頻頭其所從者多死亡

奔星 天文總論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墜其下

有大兵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走曰奔

隕星 天文總論曰隕星如雨有兵亂起

彗星 傳曰彗星所以除穢布新也 晉書曰彗星

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類數寸長或亘天

見則兵起火水掃除也 除彗布新有五色各依五

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曰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 運斗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

彗星 傳曰彗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虹霓 武密占曰虹霓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霓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嚙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嚙 一曰樞星之氣散爲虹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則爲之 一曰陰陽不調文錯之氣雄曰虹雌曰霓雙出色鮮者

其

爲之十八

爲之十八

爲之十八

爲之十八

爲虹暗者爲蜺 若攻城有虹從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攻之勝 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 若城上有黃虹貫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戰流血 虹霓有指者從所指擊之勝 二屈虹東出其下有大戰亡城破軍將死 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 虹霓似日月暈者必有破軍先起者勝 虹從井中出或飲井水者主兵起

雲氣占

將軍氣象 將軍之氣上達于天主名將多謀 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條其上則其將猛銳

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發虎氣中赤主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決之 又猛將之氣或如烟火狀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或上黑下赤或似黑旗或如張弓弩或如塵埃頭銳而大任於營壘軍上者皆猛將氣也 敵軍上氣如國倉日見而益明者此猛將之氣不可擊 敵上氣黃白而轉澤者將有盛謀不可擊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 若大戰觀氣前白後青而高者將弱士勇前大後小者將怯 敵氣上黑下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氣上而時散者將怯弱 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上速戰必大勝 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凡赤氣上與天連軍中有名將

其

爲之十八

爲之十八

爲之十八

軍中氣象 凡將帥士卒勇銳則爲勝氣可察而行之 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強盛不可擊若在吾軍可戰必勝 軍上氣如火光將帥勇士卒猛不可擊在我軍上速戰大勝 軍上氣如山或如林木將士勇不可與戰若在吾軍上戰必大勝 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赤如旗旌無風而颺

兵鑑

卷之十八

四十五

此軍欲勝不可擊在吾軍上戰必大勝 營上氣黃白色光潤重壘者勿與戰 兩軍相當上有氣如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向我主凶 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必大勝 敵上有氣如足昂者此是雄軍之氣不可攻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 敵上有雲如牽牛未可擊 遙望軍上氣如聞鷄赤白相隨在他軍上主得天助不可擊若在吾軍上可戰大勝 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于天亦不可攻 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 其氣上尖下大其軍旅日增主士卒銳 軍上氣似堤覆前後者必勝若覆吾軍上急往擊之大勝 軍上氣銳色黃白團圓而潤澤者敵將勇猛其士能驅戰不可擊 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壘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敵上氣如雲常有氣不變者堅固難攻 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 軍上氣如塵埃前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軍上氣如華蓋勿與戰 雲如旌旗如鋒刃向我者勿與戰 兩軍相當敵有氣如飛鳥徘徊在軍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 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敵強

兵鑑

卷之十八

四十六

我弱 軍上氣如馬首低尾昂者勿與戰 軍上雲如杵勿與戰 望四方有赤氣如赤鳥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黑氣中如人十五五及狀如旌旗在黑氣中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 敵上有雲如山嶽不可擊 有雲長如引索在陣前後或一或四黑色者主陰謀背赤色急去 月暈有黑雲氣入暈中者隨所入擊之勝暈有抱所臨者勝 日暈相交居上者勝虹直指順之而擊可勝 暈有抱有虹順連抱者勝 日旁半壘兩頭尖有大戰隨所指擊之勝

戰陣氣象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大戰 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 四望無雲獨見赤氣如狗入管其下有流血 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立蛇其下有流血 初出軍日天昏獨見赤雲如覆船者其下有戰 若清暢晴和風塵溼漠雲氣陰沉寒慘者必戰 有青氣見軍之旺相方不動者不見敵亦不戰 若白虹赤虹見敵上者當成交戰不見者不戰 若白虹赤虹見敵上其下必大戰流血 赤雲屈盤停住者其下有流血 白氣如軍人北斗中轉移者下有流血 大將

死。雲如農夫耕耨者兵必大戰。日旁有氣相
交貫穿或相背軍中不和。日有白氣若虹交見
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兩軍相當
必交戰。有白虹四五六見者亦必大戰。日旁
有一缺主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月
初滿而便行軍必戰。日月有赤雲蔽之如大杵
軍在外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下利先舉。
陰謀氣象。白氣群行徘徊結陣來者爲他國人來
欲圖人不滿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日月濛
濛光主幸乃能將軍宜循法度察行功以自明。
及有兵內發用嚴刑而伺姦入者勝。天氣陰沉
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陰謀也。將
軍宜謹左右及敵人五日至七日有謀擁蔽將奪
其權主刑殺事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名
曰濛主臣謀上。天氣陰沉日月無光晝不見日
夜不見星月雲障而不雨此謂君臣有陰謀兩敵
相當共圖議事。若晝陰夜月出上謀下夜陰晝
日出下謀上。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
欲來求無誠實之言九日內宜警備之。黑氣臨
我軍如車輪敵人謀亂我軍。黑氣遊行中含五

色臨我軍上敵必合謀來伐諸國及謀軍自敗。
守城氣象。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
不可屠。城中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
有突軍出客敗。城中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
其邊精銳不可當。赤雲臨城有大慶。黃雲臨
城大喜慶。青氣色從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
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城中有氣出
于東其色黃此天城不可攻。白氣從中出青氣
從北入及間旋者軍不得入城。諸攻城固邑過
旬不雷不雨者爲城有賢輔疾去勿攻。城中氣
出於外如火煙者主人欲出戰其氣若無極太極
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高後卑
者攻之可拔後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氣如杵形
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城上有雲
分爲兩慧狀攻不可得。城上之氣不見於外者
不可攻。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
凡城中有諸氣從城申出入吾軍上者敵家氣也
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日暈有白虹貫
之其城可拔。日暈有青氣從申起四出者中勝
勿攻。

攻城氣象

凡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

城上有赤氣如飛鳥城可急攻必破

城上有赤氣言如破陣城可攻城上無雲氣

主士卒散城上營中有赤黑氣狀如狸皮班

及正赤者軍破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

城可攻攻城圍邑其氣如灰氣而覆其軍上

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氣出言入城中者人欲

逃遁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城中

氣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雲如衆人頭赤

色下多流血死喪氣出南比城可尅其氣出

而東城可攻其氣出而西高城可降其氣出

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氣從城外而來者兵

欲盜攻凡攻城黑雲臨城者積土固險之象黑

者水之氣城池之象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

不可攻有白氣如蛇來止敵城上者急攻之小

緩則失若從其城來指我營者宜急固守凡攻

城有見白氣繞城而入者隨所入急攻之小緩則

失凡攻城若雨濛濛黑日光無色者主勝勿攻

雲氣如雄雉臨陣其下必有降者濛濛圍城

而入城外兵得入有雲如立人之狀或如立牛

圍城上者氣如交虹向內者城可攻若有雲內

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內城可屠日重暈而白

紅貫日圍城客勝

暴兵氣象自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

復出至八九者急兵至自氣如衆人衣千連萬

結部隊相逐罷而復出者當有千旦兵來黑氣

從敵方來我軍上敵欲襲我敵人至宜備不宜戰

敵回從而擊之小勝天色蒼茫有此黑氣依日支

千數內推之無風雨則此氣所發之方必有暴兵

日尅時則內時尅日則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

人告急一人來則氣一條二人來則氣二條三人

來則氣三條若散滿一方則有衆來期至依支千

數內而奔有風雨則伏壬子候四望無雲獨見

赤雲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有兵

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大天下兵起雲半天

兵半起各曰天滿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來者

其黑氣上有赤雲其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

兵暴起氣如人色赤白而奔至者是暴兵起

有氣如人持刀盾有雲如人生赤色臨我城邑有

卒兵至驚恐須臾去雲如赤虹有暴兵白虹長

出皆有暴兵流血。有雲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之處有兵。天有白氣狀如白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有雲如疋布亘天下者兵起。有白氣起廣六丈東西亘天下者兵起。有雲如狗四五相聚圍者兵起。四方精明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

伏兵氣象 軍上有黑氣。渾渾圓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兩軍營欲戰或對壘相守。望彼軍上有白氣如粉沸起如樓閣狀其下伏兵。

兵鏡 卷之十八

五十一

萬人不可輕舉軍行近山林坑谷間當善防之。既是伏兵之地。而上有氣者不疑。雲氣紛紛相連。及似蒿草數尺。此以車騎爲伏兵。雲如布蓋之狀。及似蒿菜盈尺。許此以步卒爲伏兵。伏軍之氣如幢節狀在黑雲中。或如赤杆在黑雲中。或如黑人在赤雲中勿先動。黑氣出營南賊逃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兩軍相當有赤氣者乃伏兵之氣。若前有赤氣。前有伏兵。後有赤氣。後有伏兵。左右亦如之。密察則知伏兵所在。軍上有氣黑。上黑色中有赤氣必有伏兵不可攻。前有黑氣。

後有白氣必有伏兵不可攻。有雲如山林在對者有伏兵。

軍敗氣象 敵上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敵上有氣四廢枯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皆爲將敗。敵上氣乍見不見乍聚不聚如霧始起。此敗氣可擊。若上天下小土卒日滅。凡軍營上十日無氣。此軍必敗。有赤白氣乍出即滅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隨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如火光夜照人軍上散亂。軍上白氣出而半絕者軍欲敗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有氣如雙蛇或如雙蛇守日疾往攻之大勝。軍上有氣如粉如塵如煙軍欲散。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群猪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大勝。軍上赤氣炎降于天衆亂將死。被軍上有氣蒼蒼。須臾而散擊之必勝在我軍上。宜固守。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主軍散敗。敵上氣如群鳥亂飛。

兵鏡

卷之十八

五十二

衰氣也伐之則我軍勝。望彼軍上氣如垂衣如人相隨擊之可得。望彼軍上氣紛紛如轉蓬者急擊之。望彼軍上氣色如揚灰敵欲退去。氣蒼黑形如粉亂者士卒饑。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後青白散者此敗軍之氣可擊。雲如覆船如車蓋者其軍必敗。雲氣如人頭臨軍營中戰不勝主流血。敵上雲如群羊如驚鹿必退走宜急擊之。雲如卷席如疋帛亂壞者皆為衰敗之兆可攻而擒。雲氣蓋道蔽沒其者敵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雲如鵝兔臨營者軍敗走。軍上氣黑而卑如倒樓狀軍移必敗。敵上氣如人卧無手足或似車徘徊不起者敗。氣如擊牛凶敗之氣。敵上氣如雙蛇如飛鳥如決堤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為將敗之氣。凡降人之氣如人皆叉手低頭拜跪又如人叉手相向而立又白氣如鳥聚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頂上者當有他兵來降。氣如黑山以黃雲為綠者欲降服之象。氣青而漸黑者將欲死。雲氣如人頭者是將軍失兵之象。散軍之氣如燔生

集錄

卷之十八

五十三

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得歲月利便擊之必勝。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主敵人畏我下營守定終必逃遁逼之大勝若在吾軍善撫士卒。日暈中有氣如死蛇者將軍死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日旁有赤雲如垂鍾其下有將死。日月暈有青氣所臨者敗。軍上有白虹及蜺屈者敗。軍上有白虹及蜺入營者敗。日暈氣後至先去者敗。日月暈與氣亦暈以先至者為發以先去者為敗。軍上若有日旁虹蜺及犯逆之戰者敗。日暈有四缺在外軍蓋散敗。

集錄

卷之十八

五十四

氣象雜占

星有兩彗上似有蓋下連星名曰歸斜歸斜見主有歸國者。日暈有黃花色抱珥直光戴覆黃色皆喜慶之事。軍中多迅雷其軍即罷。京房占曰赤氣如撒蓋覆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戰有憂黃氣臨營東西向並凶北向吉。赤氣隨日出軍必有憂隨日沒外必告吉。赤氣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氣如火形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頭上又夜光見者臣離其君為赤氣如龍。客所傷人。之象。黑氣如死人頭在他營

上敵入有所獻，且或降許之不許，必有戰功。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當審而察之，夷兵欲敗，中國宜遣伺候。凡出軍向東伐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勝。若有赤雲從東來，逆軍者敵勝我軍當敗，急宜屯守也。做此。黑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來襲我，我必堅守，經月敵必離離而後戰大勝。凡對敵在東方，白雲東去而有雲又東來而迎者，或雲已去而有風隨之所望如龍虎之狀者，若在我軍皆大勝。雖雲從而逆者亦不可戰。凡有雲氣橫來者，兩軍未合先伏止，當有通將若黃氣在吾軍者，急令舉兵，不速戰士卒俱必罷軍吉。凡兩軍相當，彼軍上不肯氣狀如正布，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黃白，必有背叛之軍，晝見在臣夜見在兵，宜備之。凡被圍平且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芒者，其方有救至無者無救。軍行有白氣如虹者，軍大驚，宜備之。若黑氣南比如陣，國將有憂，不然有大水為害。白雲自氣極天南比如陣有慶。黑雲東西如陣有憂。若天氣蒼茫而東西極天移目不動者為憂。深此氣以戊巳日出為災。赤雲歸圍上東西如

陣者兵敗。凡霧春以甲乙寅卯日，氣色青出東方利中方客勝。凡霧夏以丙丁巳午日，氣色赤利西方客利主人凶。凡霧四季以戊己辰戌丑未日，氣色黃利北方客利主人內亂。凡霧秋以庚辛申酉日，氣色白利東方利為客，先舉兵勝後舉兵敗。凡霧冬以壬癸亥子日，氣色黑利南方。凡與軍動衆去氣亂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則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氣如陣而重大多雨。氣若絲絲著衣冠而濡見則其城帝甲而起。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則災解。雲氣如兔臨軍營中，其軍士死下。天有青氣入營者，兵驚恐。天有赤氣入營者，兵暴驚。天有黃氣入營者，有兵和解。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強。天有黑氣入營者，大王疾病，且兵衆相殘，宜急移營。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凡遇四方盛氣，勿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之戰當

避此吉逆之必敗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
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雲皆爲堅敵不可攻他
倣此 赤氣如火者叛其君赤氣如西方者客勝
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者和鮮不戰加南方者軍
還天下安他倣此 凡天見五色雲氣望東南南
北至壬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至百丈而來如
車道行者若與日辰相尅者大聞不相尅者不戰
旺氣所臨有天命爲兵強相氣所臨爲戰勝死氣
所臨爲敗敗日氣所臨爲援國降敵休氣所臨爲
兵敗功失以旺相休凶言

行軍災異雜占

將帥床帳及棹無故自動者主違行如無違行下欲
謀之將帥衣服無故血污下欲謀上宜施恩警備
將帥槍刀劍箭無故出匣主鬪 凡軍馬燈
無故倒折主大將失位鼓角刀劍自鳴者陰謀之
應 將帥目動耳鳴及無故自驚并不覺咄嗟以
淚者並是下人起念生謀宜防之 鼓忽自鳴主
敵人來 軍中馬生角下謀上 將帥騎馬之次
無故回頭騷人靴證觸人衣裳者主下有陰謀已
戒防之 大將門扇自鳴者主下謀上 鴉鵲

雉等飛入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傷害 大將軍
食火其匙筯自動者其下行毒 狗無故上床主
下謀上 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勿損之有陰謀
相助 將帥睡中高語自覺驚寢計謀必有神助
之應 凡城郭中及營若中木上有鳥作巢忽樹
巢折卸鳥去者兵大凶宜別下城若 若夢得大
魚戰大勝 若夢聞雷劈破大賊急進兵大勝
夢見日暈有下人謀上 夢見霜雪軍將失其夏
月大凶士卒逃散 夢見掘鼓大鳴大勝小鳴小
收城郭 夢見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 傍有哭
聲必凶 夢見吐瀉者有病出也 夢見水乾得
小魚半死半生者主口舌五日內當戰不勝 夢
見牙旗折倒者軍威失利 夢見走馬快利戰勝
行遲者凶 夢見身入井者被牢獄厄宜撫士卒
夢見人遺刀劍戰必勝 夢見身飛颺者戰勝
名聞千里 夢見天道中走及大戰者有戰 凡
爲將帥領士卒察淵與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
知常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當以手隱
角則見其色若見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黃光者必

蒼龍人金帛赤光者大喜白光者兵刃相交主流血青光者主有憂黑光者主大憂凡出軍忽見狼虎在軍前後吼聲及入營營中者不出五七日有戰先衝突者大勝營中者不出五七日傷害人者主大賊至移營吉軍行時遇三虎者主營空急過軍中者急移必敗徑營至軍中入外易必有入我營之機或有奇與我軍二營之軍相當此乃人我城壘營陣者大凶急移營陣吉

也軍中衆馬晨夜鳴者當有暴兵至主士卒戰敗之兆急防之

人物雜占

婦人好爲小服兵革動人衣服尚寬時平人吉人死復生者兵起人生牛兵起小兒爲旗旛戲者不二年戎馬興小兒作兵馬戰鬪不出一年兵起小兒爲歌謠戲語善惡如其言人尚胡服戎虜相侵人尚衫氈衣主兵起龍飲軍中水固虛龍冬見干道或關邑中其地有戰爭凡行軍將馬前忽見大蛇欄路宜便住軍不可進亦不可戰有鄰人來驚我軍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凶軍行前見赤蛇者急警備必有交戰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敵便利吉軍營既成有大蛇入營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軍營地多蛇蟲散敗之兆軍行見蛇在地前有伏兵鵲鵲鴉鴉巢軍營官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鴻雁之屬來翔營府之上三日內群謀將起大兵且至鳥巢城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被圍鳥不巢水多石上此謂失常衆鳥巢水上有兵革蝗蟲

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軍在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蜂蝶衝軍有賊衝突軍行逢蜂蝶赤色者必交戰并伏兵。軍營中卒見蜂鳴多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軍在野有飛鳥不知名入軍幕中內宜移軍無災。衆鳥集將軍旗上有愛。鳥集鼓上將軍病死。群鳥夜鳴歸邑有愛。大鳥殺物于軍前後有大功。衆鳥徘徊于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鳥相迎于軍中有暴兵起若戰有功。衆鳥在軍營上交飛相擊其下必有兵。衆鳥相迎是日軍上有謀宜備之。

衆鳥宿城上其頭向內城必被圍。軍出郊野有鳥迎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兩軍相向有飛鳥來而漸高有銳兵來相攻宜備之。群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白鵲白鴿此是兵災不宜攻戰。群鳥集于軍營前後因有群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衆鳥起軍左還泊軍右賊有伏兵宜候之。凡野禽入營敵來宜備之。衆鳥飛舞于市邑有兵。鳥雀自死屋上或軍營內其下地凶。有大鳥逆行陣上主兵至。衆鳥四面鳴軍上有暴戰。野鵲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

雉相戲軍砦中及鬪其將憂鷄不卵而生子及異其形皆主有兵。鷄聚鳴主大兵。六畜能言善惡如其言亦爲大水。軍行忽豺狼之類猖獗來衝軍凶。能熊及害人獸入營中賊欲至。狐貉叫鳴圓走軍壘中軍敗將辱。猿猴入軍壘中內有奸謀兵起。狐狸走入軍營中作巢其營主空。野獸突入我軍旅中主其軍分。猛獸在軍前驅如引軍者主有城降。獺入人家及屋上主憂兵。鸞鹿入軍營兵敗散急去之無害。狐狸向破軍鳴者破軍敗宜急擊之若鳴十我軍宜撫。

兔上城邑必空。軍行卒有白兔破軍殺將。牛生兩頭其軍分。牛生犢人面獸身兵起。牛夜鳴有暴兵。犬群會于街衢主有賊兵。軍在野及營中馬食砂石戰勝。軍中安營畢忽有牛馬入我軍中戲。軍敗。驢馬相追戲于軍門兵罷。軍行路中見赤鼠在軍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須警備。軍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賊欲來斫營。軍行營陣未罷有鼠作雄鷄聲者行營凶。軍中夜被鼠穿作地孔者移營吉。營壘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内主有水災。鼠巢于木主大水。

鼠聚斂于道主兵 鼠無故夜去主盜鼠

鼠咬兵仗主破傷 鼠嚙人足有敗亡 鼠群行

不畏人豈為饑夜為兵 鼠聚軍營中軍破移營

無災 數小鼠出見軍中將有叛者 軍在野營

中忽見龜兵故亡 食器中有血宜弃之衣服無

故腥臭者宜弃之 衣服無故裂有聲者勿宜服

風雨賦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沉潛下戰風雷神占斗光之

明暗辨月色之初新魁畔黑雲見淫濫于當夜

是通掩映而三日主三日前黃氣知潤澤以來

五月有雨 戊巳六龍若魚行而大灑 六龍其日平日

長津斗間五色雲氣如斗間五色如龜動以

塵前天者赤色氣亦雨 類南天而炎火同中奇以

發物主有雨 拘前白氣而大遭風雨 二星名也節內

丹雲其甚農人 拘前白氣而大遭風雨 二星名也節內

雲激凡一甲一旬十日無雲氣如出五行逐面

看出何方定雨如東方應甲乙雨而其餘微北青雲

五癸日雨五色逐卯日同甲四方之氣象為固

方面而起雨也

同日旦夕滋答諸干之期程立變 何方如東方應甲

類勝之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霽 土有陰時素日丹

蟻升未降而炎旱 日白月赤陽碧陰綠未交而景色

將寒 色綠是二氣不交將寒之兆 奇黑揭青未密

而虹霓欲見 月青將雨不雨而虹見 若乃重占卯日

雲聚中央寒風烈土樹折四方雨瀉傾頻無之則別

生災異攢興兵賊有之則大起凶殃 甲卯日如前天

止災異必主此五音之宮羽 子午時為宮如酉

時有大風雨大水為徵金為商如微日辰風雨加五木

時如辰戌有兵起日行風時加卯酉有雨水

六義之柔剛 六義者六情也類寅午日為廉貞風從

主酒食樂事丑戌日為公風在西南來主報事善相通

盜劫起寅卯日為陰風從東北來主七時有度賊入累

有虛驚姦非事如風清不寒事 壬子至丁各轄三日

高燥則雲裁計數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朝

日內若無雲氣晴明者此三日晴餘皆微此占三

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遍諸鄉連窺天漢蛇經

而霧集雲屯累銀河猪越而風調雨順 仰天河也

水不漲有氣侵凌逐限之田固益潤 言天河中及五

來如前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癸丑日夜半黑
 新風雨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信震位辰前有雲氣
 位主午月初雨曜青黑潤明旬當數雨黃色乾晴日有雨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黑旦候孤光雲帶中央
 測月多雨如黃赤黑月多旱月多雨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黑旦候孤光雲帶中央
 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順行出時雲蔽日不見不散後主日朝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湧幕窺西
 上累蓋之氣象尋傾晨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
 雨雷立見躍躍諸氣山奔而七子之期七子應在
 爵離風乾去以八辰之索八辰亦雲帶橫列寅卯為
 甲乙之名日位次當辰巳作丙丁之色午未之間見
 兵鑑卷之一
 戊巳日以無差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不易若當
 炎旱癸惑少退于河津火星守天河及河或遇霖霖
 辰象曜繁于漢泊天星象掩少土旱
 雲漫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君正臣忠先風後雨
 以詳審上驕下謠始雨終風而禍占填逆入河法令
 急而淋潦填星土星癸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炎火星惑
 也若凌犯明陰陽開闔之節達璇璣運行之數四星
 辰星主早辰星主早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兩仲子午四酉也凡四仲年
 日青里明日青里明六壬發傳龍水千支而致
 午時也夕半夜子時也六壬發傳龍水千支而致
 雨支千兩位非其所以無多月宿十精當是方而過

溥春三月兩丁夏三月戊巳秋三月壬癸冬三月甲
 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雨或雲雨不應是金水出
 土旺川事時庚字方應如春二月丙丁應也金水出
 入起風霧以連天金水二星出畢月相逢布雲
 雷于下上星主雨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銅雀
 鳴則五谷熟星主雨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銅雀
 蛇有四翼名徵鳥也見辰土三歲大旱蛇有四翼名徵鳥也見辰土三歲大旱
 溢而商羊鼓舞一足易舒超跳騰水災戴君之德
 五徵不足以維新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尊天
 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重神握玄機而定譴
 一查四七風雨歌雷門掛榜二十四款火大率不
 出前賦但以此賦熟讀細玩而定五行生尅之理
 則無有不應者故餘書畧而不錄
 兵鑑卷之一

兵鏡卷之十九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海防圖叙

今天蒙日扼腕而談者當無踰於東事矣東事一日未靖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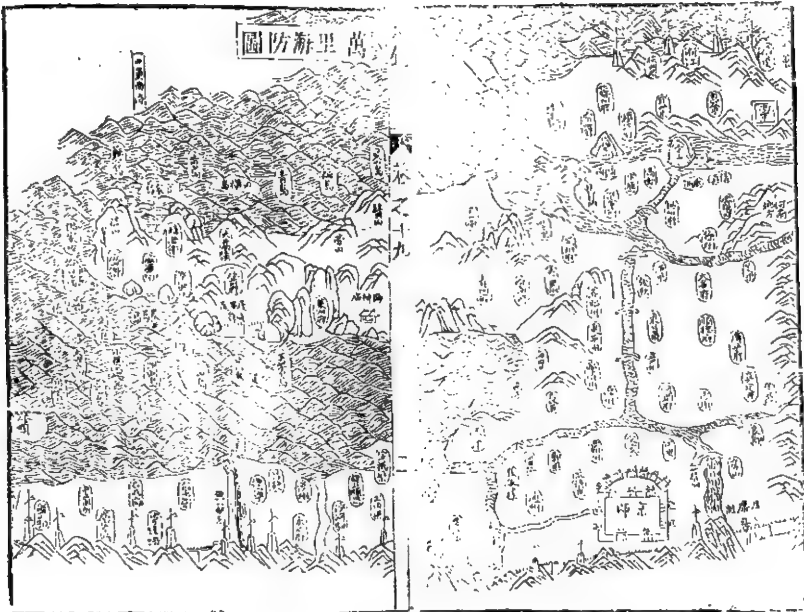
朝廷之憂一日未紓主憂臣勞此忠義所爲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顧由陸而言則在在皆金

其鏡

卷之十九

湯之固藩籬之限矣而汪洋瀚之區亦夷虜之捷徑也通者守旅順守天津守通州守山海樹四重臣於四衝而以一經略統攝之非不相善矣然守非固塞之固不謂之守則大海之防焉可不亟亟也若猶似往者旁觀聚而指點多使當局莫知所歸抑未墜夫議論未定裁已渡河之轍乎

萬里海防圖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廣東要害論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蒲剌，諸番中路東莞等縣，水賊鋒冠，不時出沒。東路惠州，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趨均也。故初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於中路，亦莫便於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

萬里湖防

萬里湖防



其蓋柘林去水寒一日之程。柘林本屬海防。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寒也。官兵每欲擊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各鄉大在於東路。屢勝真後島。結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閑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雖牛醞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虞之備。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肉。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須管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尉之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及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掠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南徼之要害也。

巨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降賊瞭或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瞭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日營成。事久廢弛。元有烟繼不可不戒也。辛丑之亂。舉兵討平諸崖。駐設泰寧。事雖大定。今在黎未。吾有議者欲於羅活。楓板以重兵。遙以歲月。官鎮之。其陵水要隘之關於崖者。見界以十守。往來其後更於黎界民。備如感思者。諸城郭甲。行一。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廣福通番當禁論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財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者。唾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瀕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待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從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其

猶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探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間也。魚蝦之外。有無裝載番貨乎。有之。卽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濱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問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福洋五寨會哨論

三四月東南風。凡各寨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灣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價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鐘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海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扼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放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嶼上。圍頭嶼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尾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

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趨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隆瀾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鑼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乏。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遷者。況乘其疲而夾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以官井洋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壠。浯嶼南比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雙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中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粵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山南而哨北。則

經曰會之沿嶼沿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垵小垵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南則烽火會之小垵小垵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沿嶼沿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皆海有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寧是也冠閩旁衛晉江之深尾領甌興化之冲心平海既廣一海門亦肅之島尾南靖之九龍亦廣皆人也然其有如福寧州之危險者蓋大地情勢日西北而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寧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盡永樂初所置拙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泰興羅浮官井洋胥屈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大海相連地盡有限若分界以中則孤團受敵勢弱

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項乎愚考人番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移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逃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令難於卒殄北夷船與草檣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嚴密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人番匪犯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直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澆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浙江四泰六總分哨論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

耕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離山許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窰山徐公黃澤大小嶺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麟求芝絡華彈先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鹿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兩頭洞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馬蹟直分界之處則交和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沈家門其船一長以一指揮領之馬蹟港列其船一校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募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為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為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洋山普陀大衢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募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併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饒

兵鑑

卷之十九

十一

舟山論

紅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其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欲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督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偏力用命以遏海寇於方來則何遑鄙不寧之有

兵鑑

卷之十九

十二

信國公湯和鎮略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蓬萊皆由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憩然倭寇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虛實以為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之可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縣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眾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出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巢者往年破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其

力卑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侵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後可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情事相依之勢故向副責浙江巡撫總督直轄各官互為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書地有限古自相聯此

卷之十九

十三

廟謨之所以為善而海防之所以為固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闊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蹄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為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若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其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

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群力合併齊如扛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寇船於一時殆將靖寇患於無窮矣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為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點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運道之於海又接深入一有一州九縣之地無一不為賊所據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曰

卷之十九

十四

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為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泰將以為水兵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僱民。聞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
隄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鎮揚州。清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

卷之十九

考其地形。起自東南。羆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程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羆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劉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江淮要害論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臆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五援。蒼福諸將。順流以退賊鋒。或出賊後。賊君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縶之。而勝之。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安枕矣。

山東預備論

倭寇之作。嶺南以北。達於淮揚。才受其害。而山東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強悍。樂於戰鬪。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慮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於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勸。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岍而後禦之。亦未矣。

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於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諸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楓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岫金嘴石舍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必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安東

卷之十一

十七

遼東軍餉論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述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

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錢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墩星列營寨基布東北瀋瀕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截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餘年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天津所謀更烈今敵年尚屯兵駐拒

釜山西生浦未歸朝廷下明詔勅諭戒防但所慮者以地方千有餘里宿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各除新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遼卒輒叫嗷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寄通

畿輔後寇之日兼以廢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常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

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也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其地東南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居東爲尾山城居其中其國君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

日本考略

版和

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

朝冊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國初十年一貢由浙寧波達於

京師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爲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劫焚雖費

朝廷百萬殲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閩白以華人篡奪山城君吞併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文破朝鮮粉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辭

要

中朝封貢其實寓寇伺達左天津之意焉幸賴

天子聖明勅諭禁許萬里海防一戒謹備今考其入

冠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

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

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

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

非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無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寨壁

下隄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

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

在大洋而風欲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

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

多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

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

首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柁之處

皆自大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

取法於梅林公星布水戰截其往來多延智士問其

所親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

狡悍必不能持久幕中以自老師其成擒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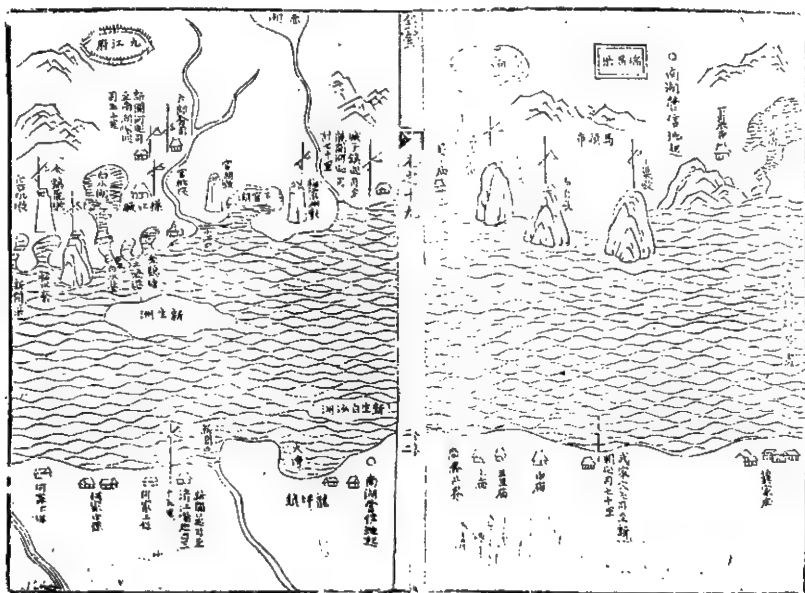
江防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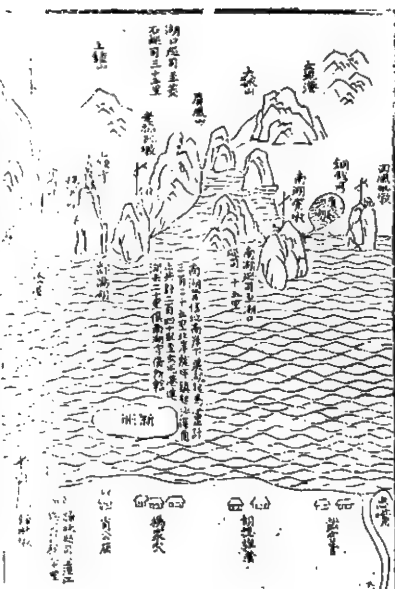
天下二大防江與海是也顧海乃倭穴地介要荒彼縱有異志而茫茫望洋風濤巨測禦之之法祇於閘析揚青四益口擊我甲冑振我聲靈而寇可無虞也蓋藉海以爲之蔽也江乃賊巢地隸侯甸蓄異志者揚帆鼓楫不分晝夜廬澤構黨不畏憲繩雖上斬黃中賁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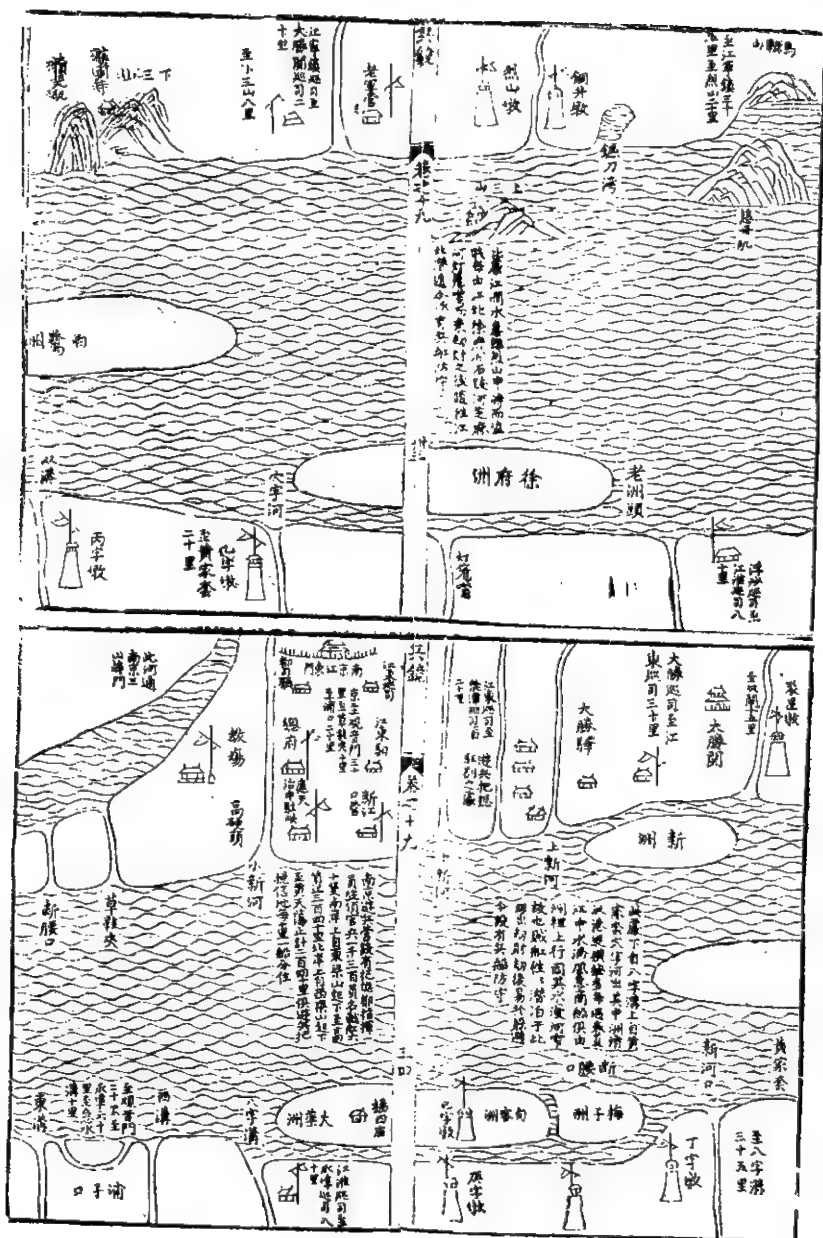
留都卅下白狼莫不設監司幕府而賊未聞寢息何也江東自古興王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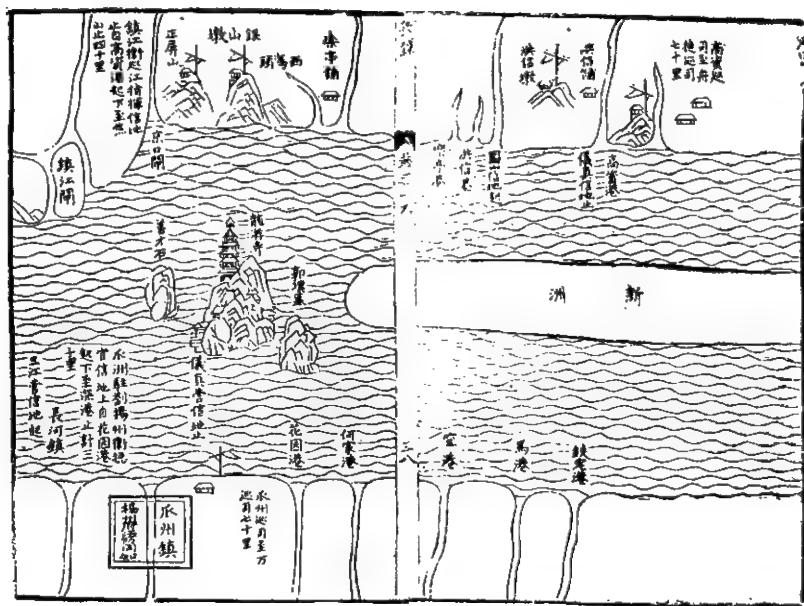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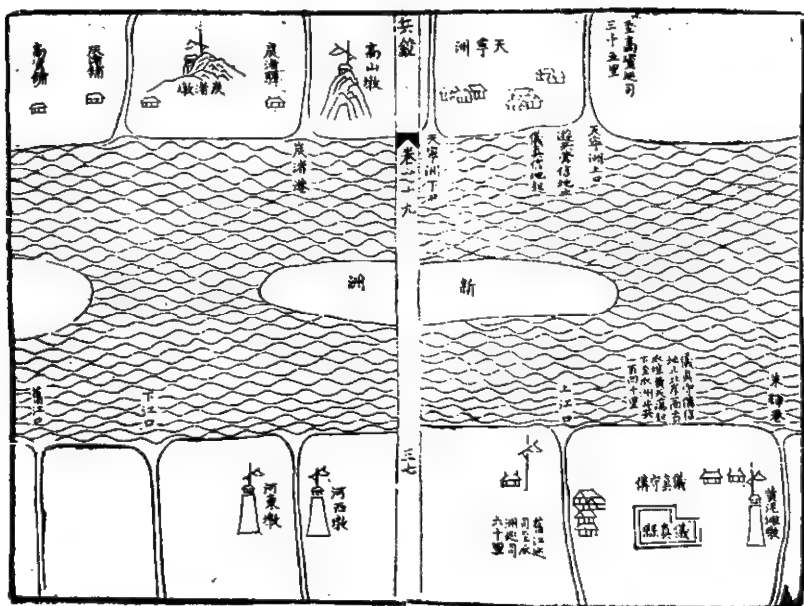
宮闕在望易令垂涎且涉與幽燕相表裡頃者醜奴煽毒杞人之慮注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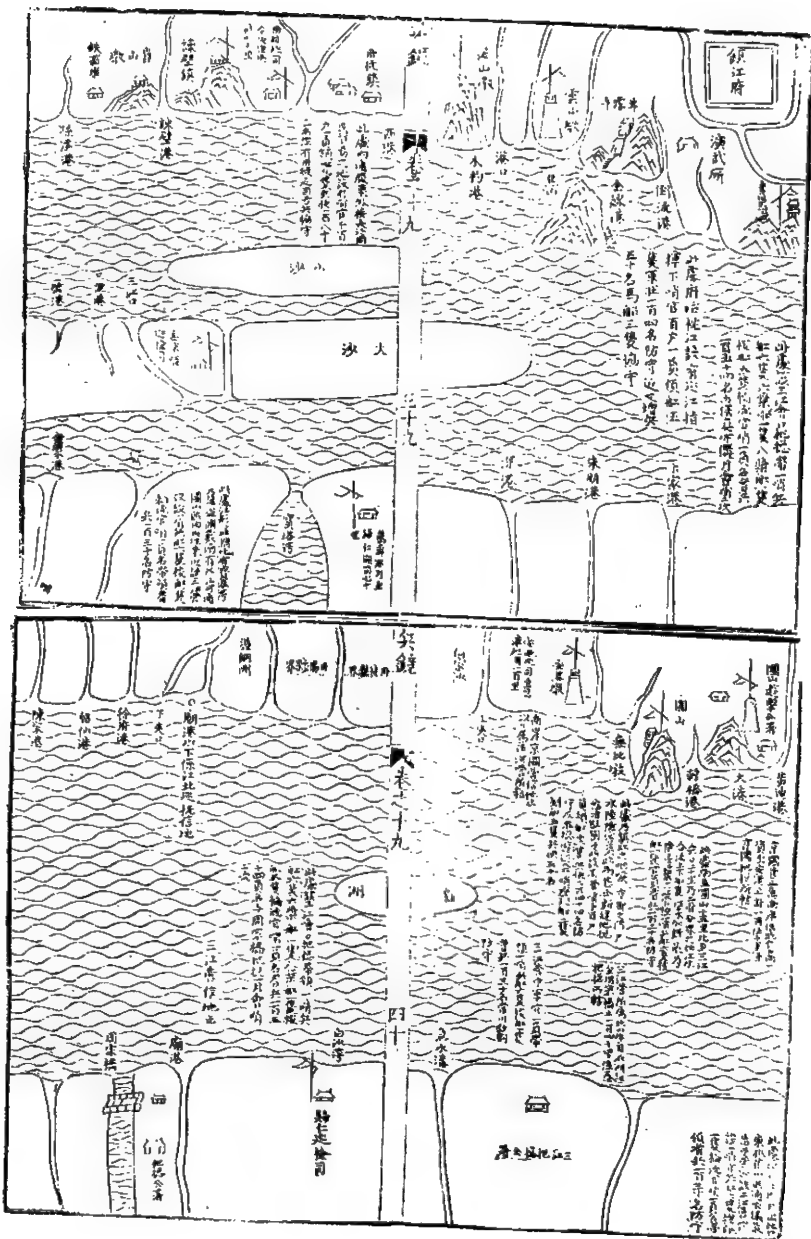
二京孰知夫驚幽燕者醜奴而驚江東者正不必醜奴也誠如是也則防江防海其輕重緩急較然當事者何以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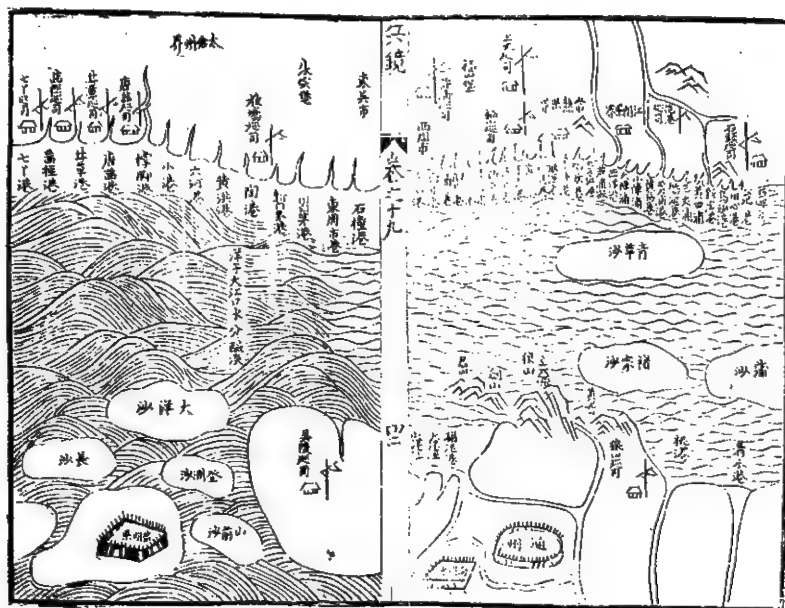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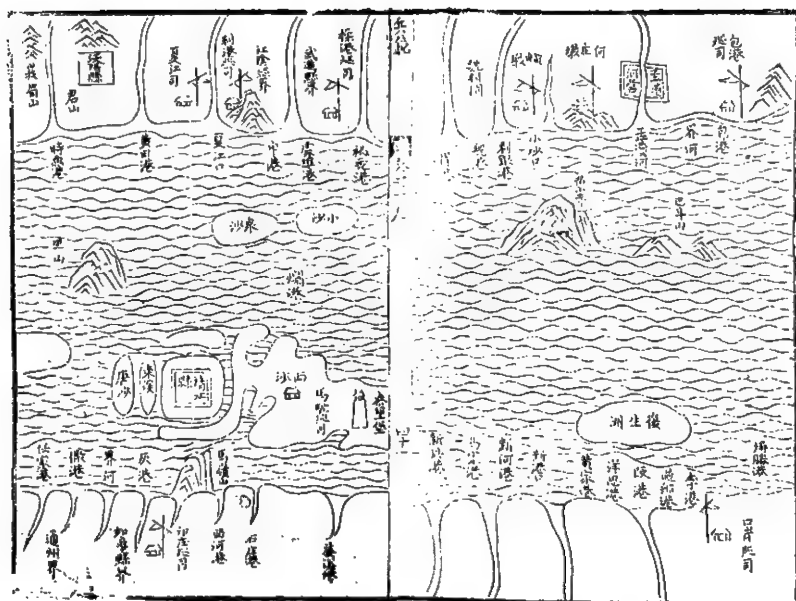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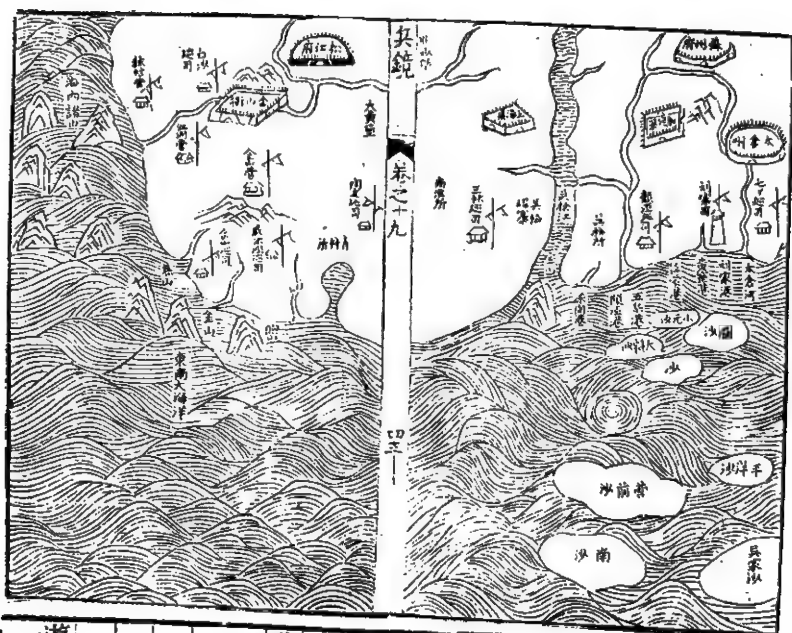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一百四十里大小黃鷹等戰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梭巡

兵鏡

卷之十九

四十四

梭等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

荻港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

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梭巡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名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管把

總官兵會哨

遊兵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

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巡沙鐵漿校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百餘員名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儀真守備圖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真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草撇校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共鏡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樓巡草撇校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員名上與儀真營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州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福獎校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名上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哨

哨

圖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

樓福沙撇鐵漿校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孟河把總指揮官兵會哨

以上八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百七十餘隻官兵共計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大江南北之要限湖海爲之首尾實天設之險也然一帶可以航之苟設警非地計畫非籌其與溝渠何以異哉我

皇祖謀謨鴻遠故自沿江要害星列棋布置鎮置兵規制盡善無容議矣今於江防最要者言之京口

兵案

卷之十九

四十六

與瓜儀相對乃南北之門戶七省漕運之咽喉淮揚財賦之橐籥兩京之根本分脉也故不可不設重鎮以撫之且只今粵左已失則內地爲重京口瓜儀通沽海口欲達非遙且南北召募奸宄奔竄舍此無途倘或小有伺窺爲患匪淺故不可不設重兵以填之然舊設巡操江而南北閼隔緩急難周其所隸府州縣信地之兵各自屏翰聲勢難及而三江圖山一帶雖不下三四十里設有巡船終屬紛紛究無統攝故不可不設重臣以統之蓋京口瓜儀襟帶江海洲沙盤礴荳蔻叢實作奸之

洲穀亡命之窠巢也。若無統馭。或有所警。南北推諉。何所責成。考嘉靖間倭夷犯海。奸宄鼓煽。九蘇松淮揚皆爲流毒。實坐於此。故當於京口瓜儀添設重鎮。重兵重臣。以綢繆牖戶。脩禦非常。聯絡聲勢。此所謂扼吭塞喉。雖江海廣闊。盜賊繁滋。豈能揚帆鼓柁。得入心腹之地耶。雖然。重臣要矣。得人尤要焉。苟非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如今之楊州楊府主者。亦何取於重鎮重兵之設也。

兵鏡卷之二十

吳桂順長卿父
新都 吳鳴球王宣父 編題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九邊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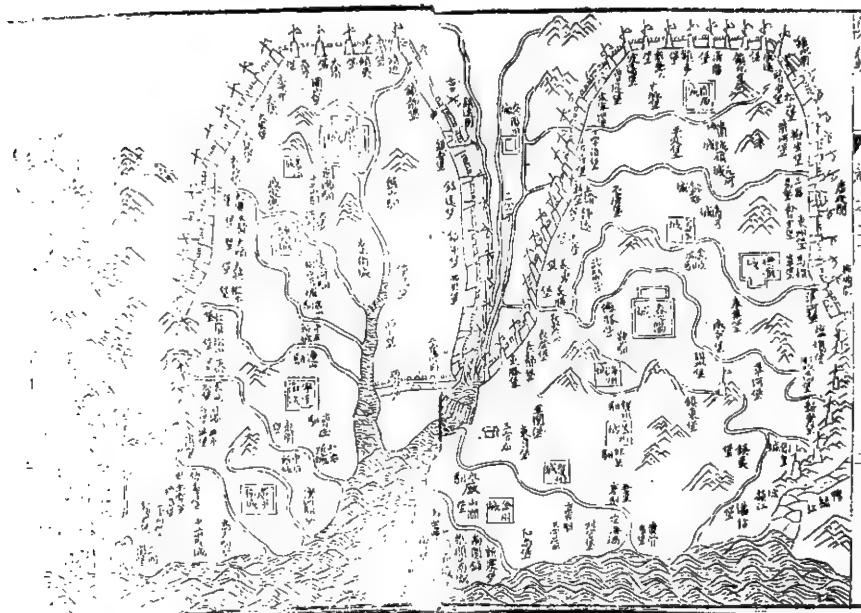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白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皇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安西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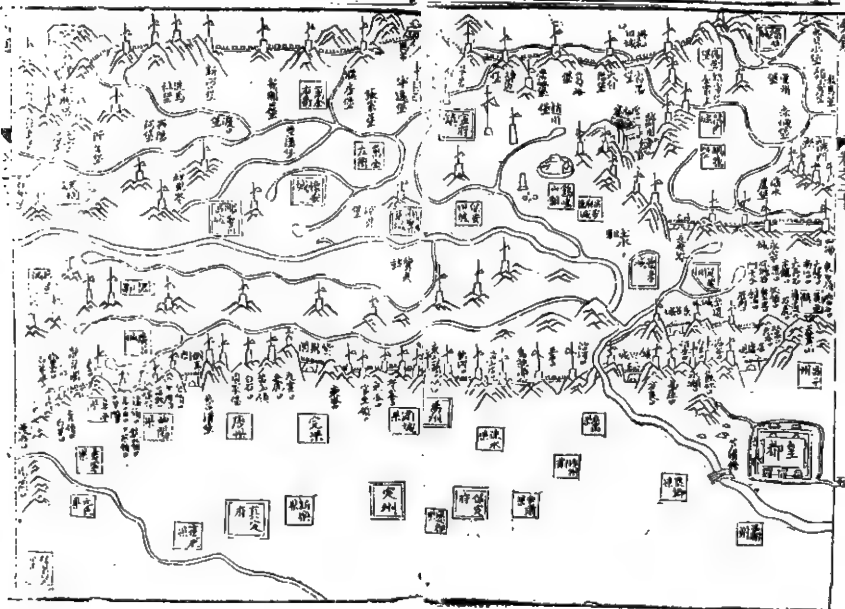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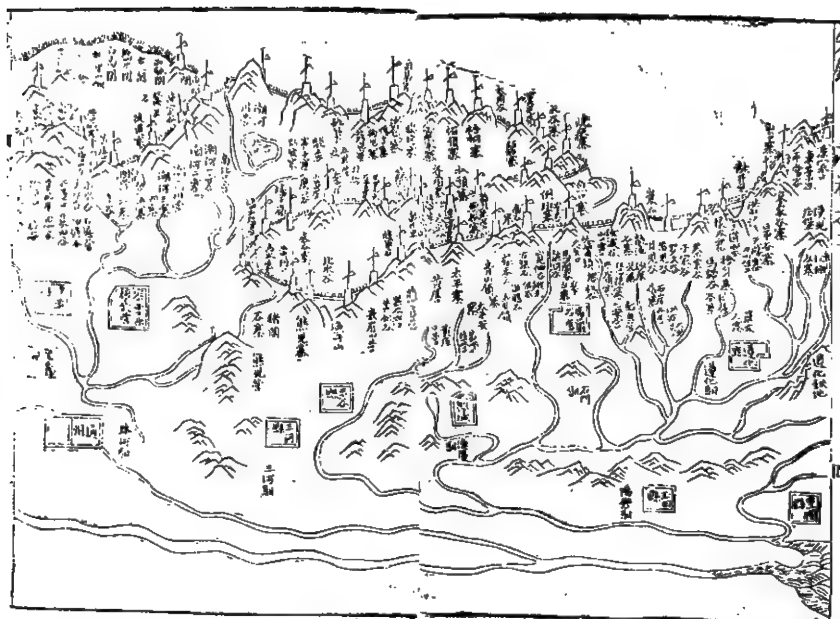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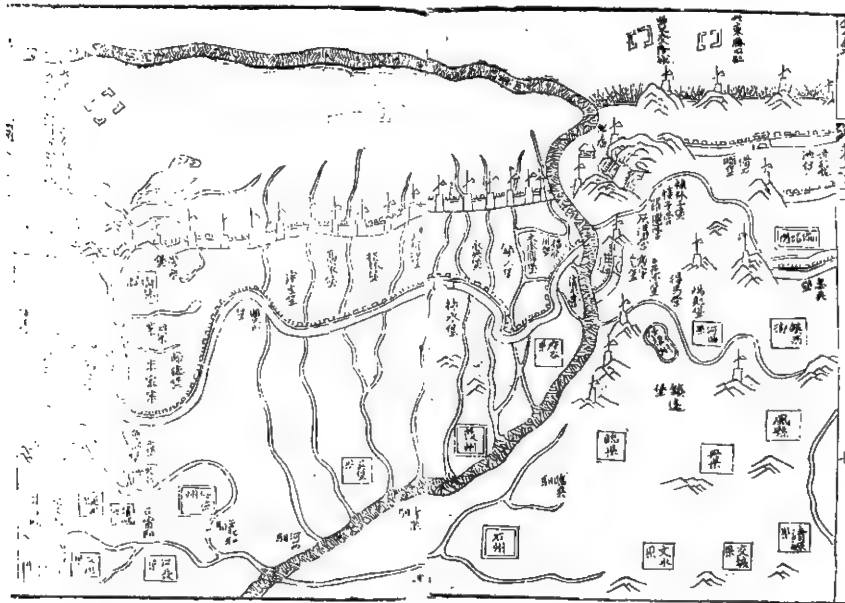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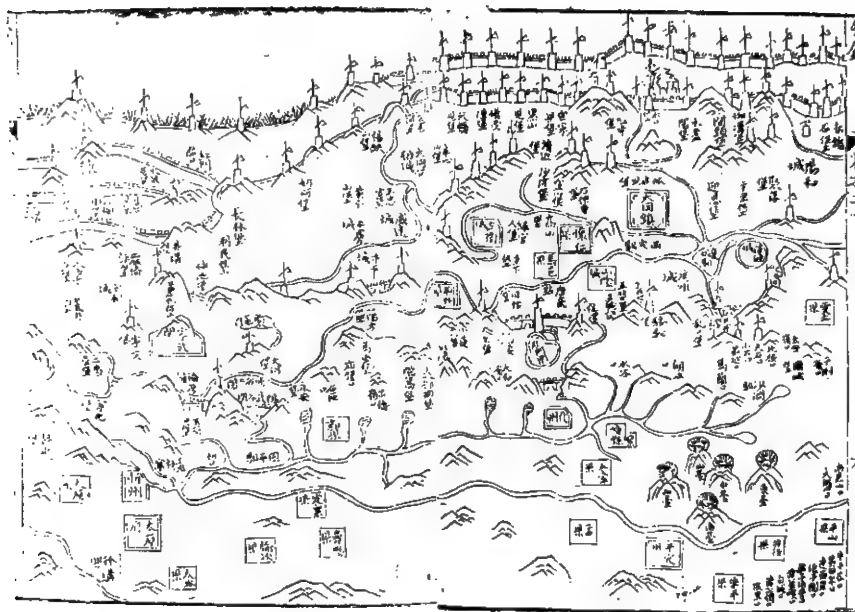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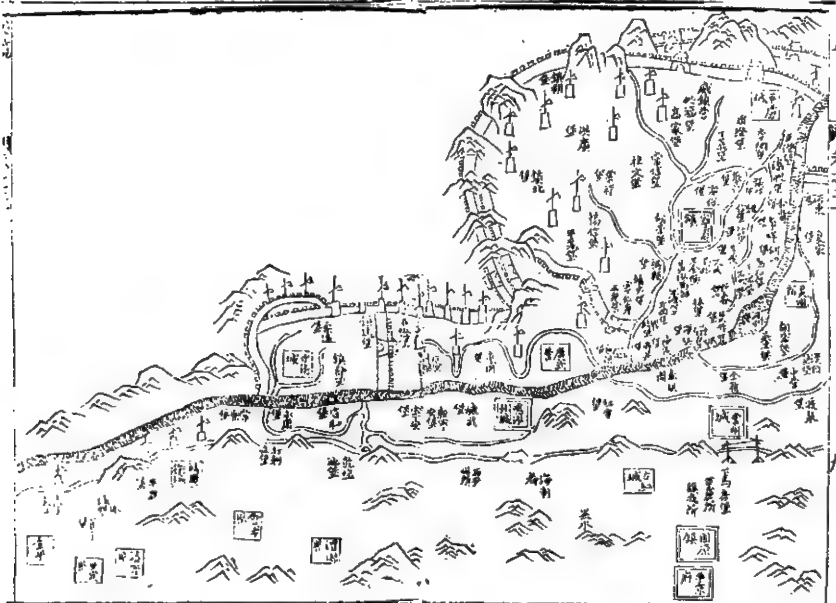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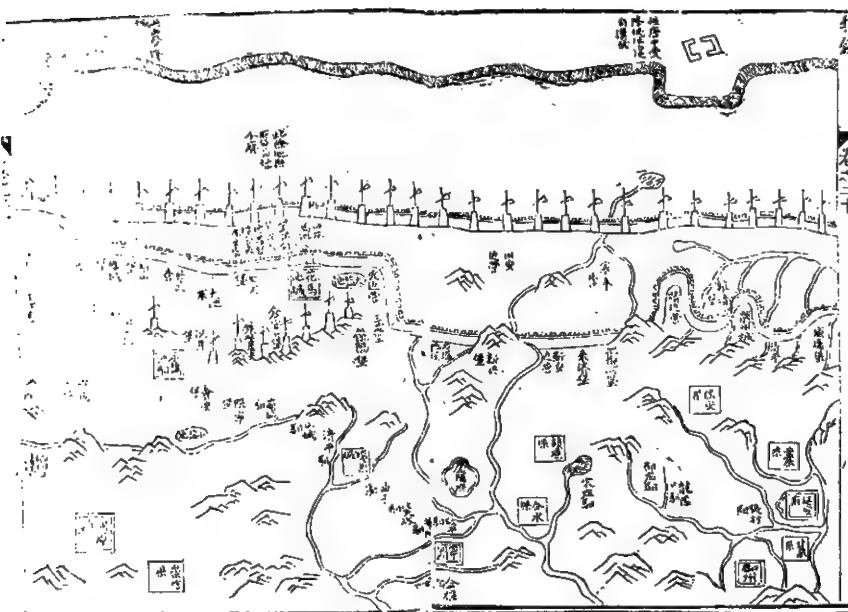
總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倚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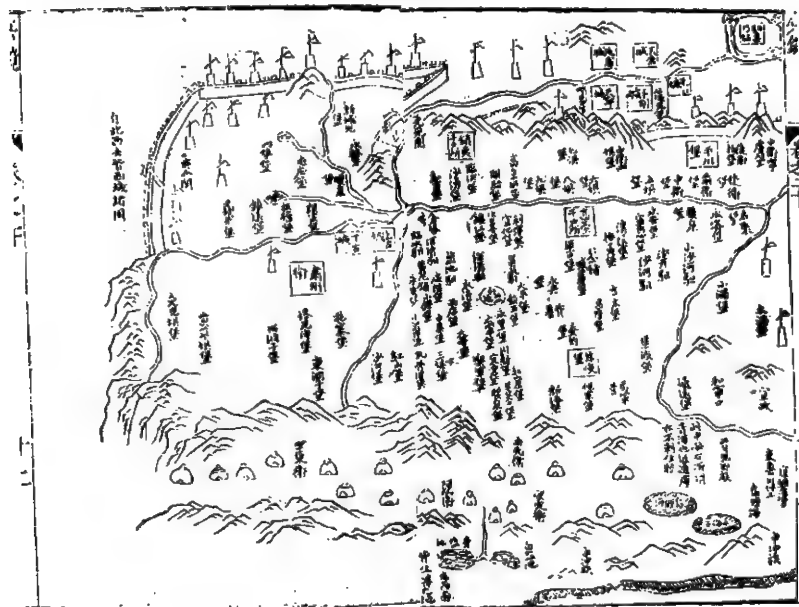
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所賴以衛守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借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借調糧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候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勵無矣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近利乃可爲也











九邊論叙

九邊圖論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
前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于凡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城堡之脩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
一一得於聞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
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勢。雖因革
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借禦之道。是在
北鄙將帥得人而已。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雖分與東北爲幽州。卽今

遼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
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
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
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
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
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遊獵。竊發
頗多。安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
俾恩威並立。足以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得斷論功則第
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
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
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
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
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
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
識者爲啟。舉遼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
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驛。增臺軍之
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顏川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管州等衛而封寧王於遼東宣府東西并列以爲外邊又命親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

神謀遠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入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

兵範

卷之二十

十四

兵範

卷之二十

五

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正德以來部落既蕃衆頗獨盛陽順陰逆屢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進北恐嚇中國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撫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間田可募兵屯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

川大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管乃復添設遊擊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朔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營員且掣肘乎識者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客雲三寨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外所以應援今關管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乃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卑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逮謀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於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京亭枕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庭夏皆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雖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被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大京師不四百里鎮鎗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捍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泰將都勦出境燒荒遇虜三

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謀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儲蓄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募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敵虞乃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節之變將何以待之

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

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兵錄

卷之二十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太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

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腋間寔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哀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偏頭軍武鷹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仇家坪娘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全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候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固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發二邊辭此

於林舊治緩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咸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鑿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撤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蕩擲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口正德中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譏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饑旱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

之歲東草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緩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耳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歸戶部還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魏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湏萬人而史云戡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吝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胃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

軍聚待哺於腹裡。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虞。其首在茲乎。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兵鏡

卷之二十

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論者以固原爲堂。與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東時。決其出入。

則戒嚴。出卽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銖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鏡

卷之二十

兵抗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墩望直出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水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倡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竹堂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梁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隔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屢。累朝願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

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設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日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遣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今日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番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圓機之上，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逆寇盤據西海，吞拜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

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蕃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寇易用視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解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散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廢割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寡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信矣卷之二

堡未充而更能寔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速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兵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泰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轄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並浪而令

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吏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求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緡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關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卷之二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東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

固原防守之成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烽燧

凡守邊不過遠斥候謹烽火蒯鎮以險可持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接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今凡無空心臺之處卽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藏去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准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集烽左右分傳兵馬見烽卽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追者分投趕赴戰守

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卽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營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進口裡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交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兵第

卷之二十

九

女直考略

按金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

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它種甚夥開原北近
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
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紉居處食飲
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卽屬女直
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卽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桦
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詢好盜其
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
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左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
女直稱最強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
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
兵鏡
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
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
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
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
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
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
朝貢唯野人安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
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
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
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
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歿
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
數百騎奔建州寢爲遠患官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
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
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
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
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
殺弟凡察子童谷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谷
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
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
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並附也先爲耳
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論歸所掠稍寧戰
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
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
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許令
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中衍朝鮮授山制書以開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
出制書示始懼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
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取純黑

馬取賊壯否即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
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啓。衆
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
夷頗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站房將軍。左都御
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悔自歸。
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
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竟昌口。踰鳳凰城。
摩天斜至。滌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
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
純等佐兵萬人。退東走。路停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
兵銳。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
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
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貴之。仍安置部夷岡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
貴。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長陽諸堡。
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
外。無進海東青。鳬。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
夷竄邊。度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傲轉
餉實鐵嶺。潘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聚潰匪。朝
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它從叛者得

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十
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
驗貢。勅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
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
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
集諸堡。鉞拚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甯汪
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
郎馬文升經畧。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潘陽。召各
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又側寄檄總兵
歐信等。攻伏遼寧。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
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
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
故屢入寇。

兵銳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
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
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驢兒等。冒
虜酋阿土等名。朝貢。泉首惡。遼東塞。而陳鉞希直意。
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遂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
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
參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

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建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擄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頁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又視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曾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助。

以敘

卷之二十

三十四

明年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欠分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賊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噠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遼二十四年。就擒泉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放賊撫賞諸夷諱詐殺諱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珪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合襲祖速黑忒職鎮廣順關而視孔革遺孽

逞加奴仰加奴亦款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踴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敵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元堂漸講張八年。連犯遼陽。永英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鳴兒置得級七百五十四。元堂爲

以敘

卷之二十

三十五

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葺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揭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殺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及商輝弱仰加奴雖台塔憤其父視孔革死。台叔王忠千并奪貢物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犒西虜。借恍忽大暖兔等騎可萬餘。與交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圍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

西虜以兒郅侵掠及商挾索貞勅十五年那林字
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
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及攻及商猛骨字羅亦
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囚康古
陸胥命而猛骨字羅爲北關迫脅笑果奴溫姐去十
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十寨那林字羅請降總
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附往關聽兩關均物
轉轍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及商約婚亦頗藉爲
輔中而奴酋方悔叛夷克五十乞降實十七年竟于
都督秩以此送年長諸夷初奴兒哈赤徂四場父塔

卷之二

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衣兵火奴兒哈赤方切李成
梁直難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及商爭
張海固約婚罷兵且鐵叛夷懇祖父殉國狀以都指
押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張矣而及商
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十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
道南關止遣猛骨字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搆
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
軍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字羅與南關
猛骨字羅方酣于鬪二十七年猛骨字羅不支以子
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及執猛首

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
女許猛首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外母名殺之邊
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首長子吾兒忽答二十九
與那林字羅補雙貢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族裔建
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字羅白羊骨乃
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啗朝鮮及黑龍
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
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靡麗明年奴兒哈赤
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
關勅項賞明年以萬騎乘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

卷之二

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殘寇折其謀頃之奴
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
伊塔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通塔與北
關仇殺益壘南關曠土糾西虜宰媛二十四營馳清
河始檄前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
御史張濬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毆通婚爲
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厚燒
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盟明年復
壘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
界兼減貢夷四十二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媛鬼奴

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督師突爾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以之因賞番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略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穆鵠關入，尅清河，唯參將賀世賢縱擊，戮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戮陽竟莫望風潰。賜經畧劄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祟。九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

兵鑑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穆鵠關趨清河，一軍從瞭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戰，死於陣。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食事潘宗顏等竝死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桓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圍搶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

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潰。冠羽書告急。

上始遣使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爲遼東要害，得此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殘寇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戮，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行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砦。北關並廢，廷弼乃夾策守遼陽，引水爲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亦因往開鐵運取客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騰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整兒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廣其意，而南關高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四守瀋陽，逼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令虜睨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守禦遊騎出沒至發傷，榜招降誘餉，無狀。廷弼奏激同，派賊併請恩賞，將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謹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美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構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仇。仰我鼻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兵鏡

二十終

新鐫批選皇明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
三卷

〔明〕趙光裕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將傳序

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在上諸將佐翊贊
於下掃氛盪穢以大一統自後隨
時建功輝映冊藉者代不乏人故
多聆

廟謨受成筭要之據獨智順機宜

序

出奇制勝者亦不可枚舉譬諸北
辰箕極而衆星則各自為明耿耿
朗朗於霄壤間也顧神謀秘畧人
莫得其槩趙生嘗與江東顧少軒
氏編集

皇明將傳一書為後人式茲復刪繁
就簡標題合法於

昭代入豪竭智矢謀慮靡不闡發

與列國正續諸將傳類為一帙其

間或述前人所已行或闡前人所

未發誠後先相映者矣夫學不通

今古不足言經濟誠就前諸傳以

知古就是傳以知今則師資有地

運用惟心諸葛武侯所謂有能之

序

將者非歟適者西陲多警東鄙貽

憂苟得博古通今者為之將則合

利而動見可而進以紓

聖天子宵旰之憂者端在於是矣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

司副使崑山李同芳序

新編選明將傳目錄

○上卷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

鄭愈

湯和

沐英

胡大海

傅友德

俞通海

趙德勝

廖永忠

吳良

郭英

劉基

康茂才

楊璟

○中卷

張瑄

朱能

鄭亨

薛祿

張輔

劉江

山雲

王驥

于謙

郭登

楊洪

王越

王信

歸雍

余子俊

馬文升

○下卷

許進

劉大夏

仇鉞

王守仁

馬永

梁震

沈希儀

胡宗憲

目錄終

新鑄批選皇明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上

明

東浙 趙光裕克崇 批選
趙子玄德卿甫 采輯

汪東 董永遂行吉甫 訂正

汪東 元大化甫 全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汪東 顧其言敬修甫 恭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武林 陳九思汝通甫 全校

○徐達 字顯明直隸鳳陽人

達精通輜畧博覽群書徐善輝劉福通張士誠皆其

而起之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宜且遠遁他人我

太祖詣其廬論驅驅雄以收生靈之策達曰定天下

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徐善輝

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綱方谷

珍偷居自逸明王珍恃險自滿皆無志於生靈未足

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邀德為心不貪不驕不侮不

軍以同土民則天下不遠應也 上忻然請與至陳

因問戰勝攻取之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能

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 上曰公之雄才大略

三勝既全則天下

此說與前卷之

見於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樓以鎮撫已而察其動靜

語默悉超群英乃命為帥首凡有徵征皆代 上行

上與選蘇渡江取金陵通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

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衆勝取太

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太平達令湯和

擊其水軍鄧愈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聞也先之子

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

復擁舟師結砦采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

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

出許兵以擣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茂才率所

部來降遂圍金陵十日克其城遂定馬於斯焉○達

將兵取鎮江 上戒之曰爾當體我心城下之日戒

士卒毋使掠毋殺戮達受命至鎮江元平章定遠

去助克其城兵不血刃跪令嚴肅城中晏然 上喜

曰吾用徐達匪王者之師○丁酉上命達取高淳丹

徒等處將虎文明用楊子馬以拒王師達分兵與

康茂才攻之仍令軍士善用長鎗者皆立於軍前以

中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以城

降○上諭達等曰偽漢主陳及該竊據江左若不勤

平則兩河開陝燕北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

此說與前卷之

此說與前卷之

此說與前卷之

得勝而獲女
我亦得亦利
利我亦利
利我亦利

東廬而致快
也而致快
也而致快

人上恐如誠案

請使超出城而
并交入此即
併之計

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分舟師為
兩翼夾擊破之及諒權聖妻于奔武昌達征武昌聞
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達旋兵討之斬宗康太南昌平
上喜曰南昌楚之重鎮矣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之
陳氏石臂而張氏亦盛矣○張士誠北寇壽春
上親往援之達為前鋒張兵敗北命達移師圍左
弼于廬州會陳友諒大平兵寇豫章上曰為一廬
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什廬州之圍歸整丹即
以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友諒果出都陽達戰于廬
即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
人上恐如誠案命達還守達自是彼軍勢
勢我軍戰振兵○達率兵取信州路時偏漢守將
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晝夜備報達謂諸將
楊瑄等曰昨訪鄉道云山後有小路各通牛峇克衝
城角爾領兵潛夜抄出山下深伏勿動待我兵與
戰彼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之破之必
矣乃曉與繼超戰達俾敗走超果盡眾追之達急攻
城勢不能敵知州梅天蔭以城降達起遁于龍州○
友諒死子理仍據武昌上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封
彼物立人心未寧不如以書招之一面與兵致討四

張士誠會兵于
內發兵進擊先
士誠會兵

張士誠會兵于
內發兵進擊先
士誠會兵

人上恐如誠案

請使超出城而
并交入此即
併之計

則據之逆則致討一舉而兩得乃策之上策也
上欲以死罪做人為使持檄諭之書至理不從
使者遂命達即兵急攻以正殺使之罪理與將劉賈
也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鄉道領細作數十人匿入
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守遂與勇輩城夜遁達
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等分兵六路
進攻遇春擒理賊眾皆遁武昌等處悉平捷聞
上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龍德光
始天儒舉索賂賁等合謀賊守旦曰我等不奉陳理
號令不屬胡元使轉不交依士誠挾制不懼明王璋
便犯所慮者惟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
亦多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于山下聞鄉
民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埠架砲攻打被之
易耳且內無土石填塞達聞甚喜晚集諸將令軍士
築埠架砲四門外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侯
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獨載火砲奔發城中
民居火燭張天守門將孫順開門放炮通海等入城
葉拔檢賂賁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葉勝悉平○上召
達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吾地其議所以討之達曰
張氏驕奢橫侮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伯某

以戰心待敵

以戰心待敵

以戰心待敵

以戰心待敵

日珍之徒皆醒戲不足數其居中用事王參軍第
讀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上即命
遣為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趨湖州士旅
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進戰于毗山舊館是林
為鎮相繼而敗遂進圍蘇城寨其六門時無錫莫
天祐與張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遊水天祐
遣馬被連偵邏卒所獲達什而勞之待以優心於是
屢遣遊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蠟丸書通報故陰
得士誠天祐之虛實九月遂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
之或曰姑蘇城形齊門則其勝也遂攻克之遂封
府庫以待上用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
萬尋圍無錫天祐降○時泗州胡立雖降而偽吳守
將楊天爵復以兵拒敵與達對壘于泗水上有謀者
以罪被責米降達撫以恩信謀者告以切實之事達
於夜將二鼓命軍士帥拔退也十里止存空營于南
奉天爵至三鼓果率軍渡江縱火焚營始知有備敵
走達先伏兵於岸候賊軍登岸燒其船兩艘火發
燄烟張天達攻其前郭英攻其後天爵厄迫自刎于
陣中餘賊悉降泗州屬縣皆平○戊申洪武元年
上命達為征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上曰

靖貼驛將第以爲
將角是兵勇驛同
志慶

以戰心待敵

元主不敢征守之
是慶帝人之氣

諸將非不健聞然能精重師有紀律得為將之體者
無如大將軍可專主中軍策勵群帥古云時在軍為
不御者勝閫外之事御其任之達遂帥甲士二十五
萬由長淮入大河上至河南勞軍與諸將共議取
燕之事達曰臣與諸將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
鄆鄆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
願陛下駐驛汴梁以為犄角之勢上曰卿策可
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還春沐英
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
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
郭英郭子興薛顯自河南由中路水道俱至通州合
兵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吾祖宗基業至今
百年一旦棄去情是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
聞金陵將脫矣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
戮民心已離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為謀士徐達為元
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為今之計不
如北走為愈乃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守燕
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
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
收服籍重器封宮殿門命牙將張瑄以兵千人守之

易是金國馬上

攻太原而北平之
則日蹙矣安其
所

聖月舟車之上下

元史各附錄
亦以分兵之兵
乃是以事而散

保臣侍護衛其項御地主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
○驛不身遂近悅服下令故臣咸投告身宜大
燕山系清左右共六衛皆兵三萬使孫興祖守之
防禦元平○達率衆將向太原謂諸將曰聞項帖
水兒以元主之命直師遠出太原取道係安居蘭開
以攻北平孫興祖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
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
所依正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
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曰善引兵徑
進擄項帖水兒至保全聞之吳還兵達遣勁卒夜襲

諭達曰朕聞項帖水兒李思齊張良弼各統兵據
後河南之地也速刺屯種海口以守要害之衝今朕
聞外之事一任卿便宜從事卿宜體朕心可降則
遣使諭之不降則進兵擊之所過居民毋得侵擾達
曰臣聞李思齊張良弼合兵十八萬東出開陝西抵
峽右沿山欲水連營數百里以示不降之意以臣料
之不如分其兵與常將軍使先攻洛陽以挽左顧之
憂次薄汴梁以待坐守之困則虜兵分謀亂力不繼
矣吾大軍一臨而虜獲之勢成矣如汴梁不下直趨

不攻慶陽而攻臨
能是誠有所不改

陝而先破思齊守時趙希等由此而進則清山東掃
河南不半載可平矣上曰聰智識遠聞朕如在目
中及達率兵駐鳳翔會諸將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恩
道之才不及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先取慶陽然
後從龍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地險而兵悍未易
猝拔臨洮之地西通者夷北界河湟我師得之其人
足以備戰關其地上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要
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
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營壘輜重全興旺余思明
等中鳳陽遂移師趨龍州進克肇昌府達焉勝征臨

洮以御札招思齊思齊以城降思道在慶陽聞王
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良臣亦
懼以慶陽降既而復叛達恐其黨與相煽為聲援乃
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命俞通海將精騎累其西傳
友德寨其東陳德寨其南領時器其北良臣出戰不
利陰遣人求救于寧夏為我軍所獲糧餉之絕其下
姚暉等開門納我兵遂入城良臣投井引出新之陝
西悉平○三年破石龍降驍卒賣藥蘇州取廣州
海南等郡招降楊文左君輔敗擄原帖水兒于燕山
自是天下一統矣建隆時言簡慮精今出不二與主

若應厚不問
不問明其意
聖之漢其

上

率同甘香財寶無所吝婦女無所吝仁厚不殺功而不伐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漢大抵皆連之功為開國功臣第一上嘗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初建興時連春同伐元元主比走連春欲逐之連曰彼不戰而走還我事豈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則逆天矣不可過春遂預言于上曰連反矣不欲連順帝宜諱之上疑連欲俟其歸而收之及歸處處春必中傷堅卧丹中不起上親迎之連伏地慟哭自明不擒元主之意上感悟君臣相悅如初○洪武三年論功行賞命為開國輔運功臣二月拜參政之上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傅改封魏國公賜第大功坊命宋濂書御製門聯曰破虜卒變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材兼文武世無雙及卒封中山王諡武寧

按連首取金陵以開基次平友諒次平士誠又奪連胡元寶或鴻業同其謀厥藉蓄費以君臣道合蓋有此隆運自有此盛除之

皆遇春濠州懷遠人

遇春多智略膂力絕人功為劉聚所得料其無遠圖必無成聞我太祖駐師和陽威名日著乃棄聚

各臣相逼鬼神驚
張如此

來歸未至即卧聞事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勿宿見上騎從至遂乞歸因從渡江及抵采石元兵陳繞上下聯大舟距三大計諸將莫敢先登遇春持舟挺戈一躍而登敵眾披靡遂拔采石乘勝進取太平路○丙申元將蠻子海牙屯江上挫撓相望國為得前以窺太平時我師將士皆渡江而來為尚留和州敵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上命遇春攻之遇春鼓勵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擊之合戰則出邪兵擄之正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俘其兵船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扼江之勢衰矣○庚子從援安慶趙善

以上兵合戰以奇兵衝之元少正合以奇勝

勝水東虞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此必采石乃留蕭瑄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丙子命瑄將伐吳巨趨湖

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遂抵城下寨其六門晝夜環攻馮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也于橋館出我師之皆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金港而入紹營乘隙復出敵前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未遑逃以督館降已而連國姑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奔過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津以絕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獨肯曰爾以

由大金而出者皆出其不意

小兒七兵

孫行名軍中能為我取此賊平獨即揮雙刀馳跌騎
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卒擒之○昔伏
大將軍連北伐諸行上諭之曰吾不患遇春不壯
我但患其驕故耳前在武昌親見過春總道欲騎挑
戰即輕身赴之使陳氏如張定遠者何七旬數尚破
城指麾過肩為大將頗與小校爭執耶○成之
○從之○太原攝庫帖木兒還兵校之遇春曰我騎
兵雖多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不如潛情騎夜切其
營其寨必亂亂則主將可擒也遂從之元將果敗
大軍討賊平王臨忠武

古今人物志卷之二

德思存者謀畧且謹慎不矜功其從大將軍謹聽
約束及某戰事征即能節制諸將故所向克捷

李文忠 明時人曹國長女子

文忠將兵破南條于昌化獲婦女輜重甚眾恐將士
恃此驕富莫有聞志因激怒之使盡殺所俘焚其輜
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當貴眾皆感戴
遂取淳安○文忠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即命
文忠守之張士誠遣其徒率高樓水陸軍至城下水
思出奇大敗之取所斬俘賊級巨筏中衆流而下水
遂見之亦遣士誠又遣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時

以日茂善謀而
不居其功之
此院之

敵再興告急于文忠以嚴州兵少而蘇德桐廬賊境
衝信兵出江西無以援金華文忠乃與部下議曰兵
鹿整何以多為乃張榜於賊境罪云平章那榮頃
兵五萬已出江右左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嚴州約
會金華趙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乃榜其言以破
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桐廬賊文忠報曰嚴州
將兵來援趙日進率以賊情懷德德德德德德德
分門而進主使半令士卒飽食遂鼓譟振天地
大呼出城賊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踐踏德德德德
追殺死者甚眾○謝再興拔降士誠以兵寇東陽之

古今人物志卷之二
忠自嚴州率兵馳救遇賊于義烏擊破之會胡琛亦
自嚴州引兵來援文忠與之謀曰諸暨浙東之保障
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設諸暨六十里
近五指叢第一新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深柵無不畢
備米穀士旅後引二十萬眾圍諸全之新城守將胡
德濟求救于文忠文忠率兵由嚴陵馳救未至新城
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德濟潛遣人謂文忠曰胡某
不敵姑且避之以俟大軍至文忠曰昔晉兵八千勝
秦兵八十萬何為寡不敵家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
熾雖大軍至亦無能為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遂下

以嚴州兵少而蘇德桐廬賊境
衝信兵出江西無以援金華文忠乃與部下議曰兵
鹿整何以多為乃張榜於賊境罪云平章那榮頃
兵五萬已出江右左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嚴州約
會金華趙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乃榜其言以破
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桐廬賊文忠報曰嚴州
將兵來援趙日進率以賊情懷德德德德德德德
分門而進主使半令士卒飽食遂鼓譟振天地
大呼出城賊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踐踏德德德德
追殺死者甚眾○謝再興拔降士誠以兵寇東陽之

今日彼衆而戰我寡而戰以氣當驕可一戰而除之敵之後雖重言收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謂學撫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至敵列騎望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德濟亦率城中將士鼓噪而出呼聲震天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敵偽吳五太子僅以身免亡誠目此氣奪勢莫皆文忠一戰之力也○文忠引兵攻錢塘中將潘原明出降文忠入城秋毫無犯今日擅入居民者斬有一平借民金立券以觀○三年文忠領兵往援慶陽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諸將曰吾受

命而赴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不虞之患而吾止吾忍敵愈熾而不可復制豈不失機哉衆曰諾遂出偏門關進次白楊關擒殺虜四大王時

大雨交文忠疑有伏乃自引數騎入山覘之前軍已安營兵敵五十里文忠至還令遠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是夜元將脫列伯果率衆來攻文忠令軍士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之智衆北戰自寅至辰生擒列伯○文忠器量沉閑人莫測其際遇賊肥

每戰必克且嘗從金華胡翰明性理之人

稱文武全才以功封貴國公及卒封岐陽王諡武靖按文忠以甥舅之親附龍鳳之會卓平東浙曉靖北夷當時定功第三夫亦與論之公歟

鄧愈

愈從上為管軍總管時元帥在沔陽者累歲改徽州徽州城郭未定器械未備刻入海以發源木而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愈乃啟屬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放入○愈統兵於臨江之平增會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好而實無敵城之意愈知其偽機甲夜趨之比日入城克明卑騎遁去遂取撫

州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工右之民室家皆慶論功

封衛國公卒封贈寧河王諡武順按愈量宏偉沉毅簡重禮賢下士寬惠愛人臨

大敵不懼有大功不伐歷鎮宣德宣城徽嚴旣撫南昌襄陽八郡而民懷其德

易和

時滁師乏食上為滁陽王謀所向歙國和陽選士三千相警左椎水衣得為元兵以四當敵其功聲言廬州兵選使者入和陽齊將士使和陽兵約之又以絳衣兵萬人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入

城舉火為號。絳衣兵即鼓行而趨。乃青衣兵從他道。就食致誤。前約而絳衣兵候之。過期不見。舉大意謂

我師已克率衆而前直抵城下城中人覺之急閉城門以飛礮發兵出戰我師不川會和日暮引兵至興元兵邀擊之元兵敗退至和州小西門和奪其橋而登梯士從之遂據其城○和守常川十年防禦周密與吳王下江陰師又討長吳氣勢驍終屹爲東藩保陞吳拔士誠徙千方園珍猶據明州和率兵討之復遣人持書諭以明廷威德園珍遂遣子明完奉表乞降○上初以和爲征西將軍討明昇四年三月

古今圖書集成

三
明
傳
集

141

兵勇皆州會以水黑深不能進步師大澤口而傳失
 德之兵已陷交美和欽漢水平方進上聞之恐
 其進道緩急適反德捷至乃詔和曰俾將軍率精銳
 冒險深入克諸州今交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
 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
 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乎和乃遣兵破羅塘峽
 橋傳帥率降明昇封信固公上諭和曰日小夷
 屢擾東海御雖老矣強為朕視要寨築城增戍以固
 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於茶峽江折起五十九城民
 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卒對東甌王誡裴武

援和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行師受任表詔即行臨
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憐笑曰臨
陣決機在智識明達何泥古為故成大功

木英

英八歲受母命所臨上因育為已子士寅上又
徐達為大兄下果水命英統兵一枝先取懷邵以
為備用之英曰陳水乃金陵打糧可遲緩不取必

燕他日幸而歸已辭心不快我之意固操還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帥統兵以扼其前說欲戰則戎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家師意攻之不一月城中糧盡

皇明詩傳卷之二

上以英吉
 諭達達曰以呼王等無違宋不年少有老成之謀
 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人亦等也衆和林高
 景憲上命英討之由亦察力諾漢書河歷賀蘭山
 步派少至其處○虜營五十里棄下今分軍四○一
 襲其背二樓其左右而自平輦騎當其前夜如炊以
 進合而圖之脫人亦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

信通其行而欲將
以爲其兵信王遂
 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遂取曲靖故元梁王家遣其將
 逆里麻將精兵拒戰莫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

設防於山不
行大略定移入
而界影

古今金平年
日長久一日
非久

初唐兵盛而不
下則見之則
外而兵之則
亂而兵之則

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于是倍道兼行將至白
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
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過
水而陳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
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喜因者先之
長刀家盾斬其軍敵却救里而後陳師既濟英與友
德應共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
鉄騎衝其中虛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梁王
授水宛右丞相親督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
犯

從前君不為自九月出師天下時南使百口日英引
兵攻大理大理城倚懸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
尾二洞最為險要上首段世以五萬眾拒下關英自
打攻之不下乃令盧玉玉獨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
以兵綴下關為倚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
間道繞出懸於山後眾木密崖上立旗幟運明下關
兵見勢雄雖味驚眾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
斬關而入山下軍亦下下之諸蠻皆受教遂克大
理擒段世九月諸蠻見大兵出攻別部謂城守虛弱
俱相帥為叛土官楊立請其下日總兵已領大軍四

因事而受使安
英師海軍也
當可大可

古今金平年
大略定移入
而界影

分軍為二和分
合之英

命取師首而三星
實數是法今執行

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眾攻城圍之時英駐師烏撒
出之即選精騎萬餘乘援賊圍之援營遁去上命
英留鎮雲南且曰連連之機宜自審度英定貢賦均
力役採其節目民莫大悅又以雲南土地甚廣而荒
蕪最多諸置屯田今軍士閒耕以備儲蓄上從之
二十一年平緬蠻叛眾聚號三十萬英眾百餘寇
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
馬誠輕騎三百掩之賊驛萬眾乘二十泉來戰誠與
交刃復一衆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
將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眾近則前
行之銳箭齊發眾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又
繼之銳箭不絕眾必驚定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
矣明日賊悉眾驅百泉來戰眾皆披甲背負戰樓若
欄柵然扶大竹箭千兩傍置短鎗其中束以標之恃
以張勢英分軍為三命馮陳領前軍鄭正領左軍湯
昭領右軍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而後者
一級必重賞退而却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
勇而進陳既交列我前軍大箭銳砲連發不絕星流
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眾皆驚奔賊將者刺亦勇
猛殊死戰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

雲南戰事第一

末左師退見一人拔刀躍騎而下麾衆復前其督藍急三軍大呼而應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衆餘衆皆被矢如蟻而死者皆斃警服不復受○吳沉毅明達辦事果斷府兵如神實明信得賜悉領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頗言察剔奸宄撫農興學墾田治水嚴城恒謹斥候通盜匪來向旅豐食充足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及卒封黔寧王諡昭靖

按彙行兵最知分合之變或分為三或分為四而木橫合擊且復神速故克建殊勲

胡大海紅羅人

廣海軍力過人

大海智勇過人初鄧愈取徽嚴已而元苗帥楊完者攻徽州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完者遁去○時群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又觀四方之勢謀欲取浙東命大海攻蘭谿克之初和州人王宗顯少時業儒避亂嚴州大海荐於上上命探嚴州城中虛實固攻破之上以婺州浙東大郡通既引越以

移海縣而營於此城內正將楊完者率衆九海守婺州

大海為江南行省參政守之○張士誠遣台珍固結壘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及淮珍軍珍諸愛即

廣海軍力過人

海上斬夫而誓眾解兵去大海許之時王禮諫曰賊狡獪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悖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竟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陳友諒犯龍江上命大海出精兵搗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葛俊往過衢州王禮止之執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交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守之乎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諒我非惟廣信不可下吾備先已發矣大海曰善即親率兵攻信州至雲溪遇友諒兵大敗之遂督兵攻城拔之一如擒

公明今分兵守

之封越國公攝武莊大海為將號令嚴明愛惜部曲皆自言吾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得人婦女不焚人廬室諒軍出人奉附之有禁征虜之風

公明今分兵守

按大海左却士誠右遇友諒皆有大功由其智力過人故耳惜其死於非命否則其可樹立未可量也

俾友德

其先居州人從後順川又徙瑞山

洪武三年夏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城中守兵銳三千友仁兵三萬衆寡不敵遂圍城時大將軍在西夷得報即令友德帥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水清關

州山之上
勢迫之勢

直趨之勢
勢迫之勢

古今法將傳

大書本傳
是書可參

斗山巖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見列炬
起大驚棄夜遁去○上款取蜀以友德為征西前將
軍率步騎由秦龍趨成都 上款諭之曰蜀人聞吾
西征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東師彼及
謂地險吾兵非至若出其不意直趨階文門戶既無
設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恐不勇耳友德受命疾馳至
吳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營使人覘青川果陽望虛
隙大雖有兵壘而守隘卑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
騎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至直抵
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

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友德急攻之世珍僅以數騎
遁逃拔文州友德又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歸

州至漢江泗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
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為固及聞造州進取益
震恐戰艦成將進攻漢州詎以軍中消息喧沸和而
山川懸隔通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州
又州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
父友德舟師連逼漢州守將向大章戰敗於城下偏
相戴舞在瞿塘閣之留都與宇羅塘而自與太尉吳
及仁還援漢州既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

以言天火為警
是蜀賊之常法

古今法將傳

此漢書以
是為傳

耳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蜀兵
大敗遂拔漢州壽興大亭走成都友德進圍成都壽
興大亭以求戰甲十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少天火器
衝之衆皆被傷却走壽興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
○時邊境咸軍惟雲南特其險遠殺信使納逃遁
上以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師討之謂行前之曰雲南
僻在遐方行師之勞當知其山川險易以銳進取朕
嘗覽輿圖嘗論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亦寧先
遣驍將別出一軍向高嶺大軍繼自展沉以入晉定
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併力
於此以拒我師當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
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擾永寧之師大軍直
趨雲南使比寧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
分兵趨大理先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黨可遣人
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格達成算竟平雲南攻友
德帥師擊烏撒克之令諸軍城烏撒收其方具而元
將實卜引諸蠻來攻友德譚萬巖嚴陳待之諸將欲
戰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迫而後來心
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彼疲憊自固未易克
也遂進戰蠻衆大潰實卜霄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

以通畢節○元遠阿禮大連延遠、上○次德總共
討之、及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遠下、今雖、廣開之、
高信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領、等處、獲人
馬甚多、後論功封額圖公

缺支德出奇設勝科致知神可比、協信紀律發明
士罕用命可比周亞父老成持重、遠近誠可比

趙元國故平西川雲南曾為首功與六王比肩、索
阿罕索索編、邊封、無聞、莫莫、高、額、公、之、惜哉

何、謝、為、人

通源、先、廷、至、弟、通源、通源、泊、舟、湖、邊、結、水、寨、以

保、固、自、衛、也、二

不勝為所、屠、聞、上、總、兵、河、陽、秦、傑、擱、肘、乃、遣、使、問

意、納、款、曰、諸、將、欲、率、舟、師、來、臨、為、君、樹、梗、道、乞、兵、援

之、上、大、喜、即、帥、兵、往、援、之、通、海、父、子、遂、求、歸、○、從

上、征、陳、友、諒、率、舟、師、東、風、通、海、而、上、至、安、慶、先、陳、壁

兵、以、疑、之、命、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

大、破、之、已、而、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上、率、通、海、等、援

之、友、諒、解、圍、東、出、都、陽、湖、進、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

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為、陳、旌、旗、樓、櫓、我、軍、舟、小

以、他、舟、隔、之、而、以

水、火、之、勢、攻、其

後、

其、國、賊、大、人、也、

是、以、不、可、不、

也

也

怯於仰攻、過海、分、調、漁、舟、載、薪、炭、置、火、藥、其中、至、晴
晴、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霧、迷、漫、
十、里、之、間、胡、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
諒、大、敗、秋、退、保、註、山、我、軍、橫、截、湖、面、要、其、通、舟、友、諒、
不、得、出、相、持、三、日、通、海、曰、胡、水、有、淺、處、舟、難、行、不、
利、於、我、與、君、入、江、撻、敵、二、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
上、從、之、敵、固、恨、盡、統、上、派、款、通、海、追、擊、之、友、諒、中、
流、天、死、及、卒、追、封、額、圖、公、諡、忠、烈

接、通、海、與、胡、趙、首、八、又、旗、經、累、四、方、始、殲、友、諒、繼

寬、士、誠、厥、功、偉、矣、乃、被、失、殞、身、行、聞、惜、哉

結、德、胎、人、也、

德、勝、營、從、徐、達、擊、趙、普、勝、之、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

走、僅、我、繼、家、街、數、百、艘、進、復、也、舟、時、上、親、征、浙、東

未、暇、旋、師、方、憂、晉、勝、劉、掠、為、我、肘、腋、之、害、及、抗、岡、大

喜、○、友、諒、盡、圖、精、銳、東、江、據、直、抵、南、昌、又、攻、撫、門、城

環、三、十、餘、大、德、勝、與、朱、文、正、鄧、愈、且、戰、且、築、隨、機、備

禦、用、巡、城、至、東、門、敵、發、砲、張、弩、中、其、腰、背、深、入、六、寸

平、頂、封、梁、岡、公、議、武、許、德、勝、取、下、嚴、肅、每、發、一、號、令

旗、幟、為、之、改、○、從、大、將、出、征、軍、令、不、違、之、有、隨、後、應

變、料、敵、出、奇、有、古、名、將、風

德、勝、營、從、徐、達、擊、趙、普、勝、之、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

走、僅、我、繼、家、街、數、百、艘、進、復、也、舟、時、上、親、征、浙、東

未、暇、旋、師、方、憂、晉、勝、劉、掠、為、我、肘、腋、之、害、及、抗、岡、大

喜、○、友、諒、盡、圖、精、銳、東、江、據、直、抵、南、昌、又、攻、撫、門、城

環、三、十、餘、大、德、勝、與、朱、文、正、鄧、愈、且、戰、且、築、隨、機、備

禦、用、巡、城、至、東、門、敵、發、砲、張、弩、中、其、腰、背、深、入、六、寸

平、頂、封、梁、岡、公、議、武、許、德、勝、取、下、嚴、肅、每、發、一、號、令

旗、幟、為、之、改、○、從、大、將、出、征、軍、令、不、違、之、有、隨、後、應

按德勝助討晉勝除肘腋之害固金陵之本歌功
偉美乃戰歿於行間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者非耶

哀永忠 巢縣人

忠智勇力過人枋從太祖以水將屬其兄永安而
以永忠為副從渡江後采石太平蕪湖擒衆也先破
蠻子海牙陳兆先衆勝定建康皆有功及上以友
誼永忠以七舟載著從東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又
明日永忠率俞通海及汪興祖趙鼎復以六舟深入
佛峪之敵賊人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

其間漢夫項之六舟飄說而出行視敵船我師見之

勇銳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殺舟近湖口永
忠遂其歸路友諒敗死○永忠為征南將軍率師由
海道取廣東上諭之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
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
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
來降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
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
彼聞八閩不守湖相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
遣人先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

師旅慎勿疑掠阻向光之心如其拒命聚兵臨之
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
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部可傳檄而定乃與楊璟合
兵取廣西肅清兩眼在此一舉永忠一如上策鎮
南忠平○已而大封功臣上曰永忠戰敵防衛奮
勇忘身與敵舟相搏可謂奇男子然使西為士虎
朕意何以越封爵雖有勞勩不足掩過封忠侯侯○
永忠副征西將軍湯和率舟師由望遠起重慶以伐
同昇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而進上責
之永忠遂率所部先至瞿塘關以山峻水激蜀人

錢索飛梯橫據關口我師不得進乃遣壯士五
百人昇山梯山渡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
以饋餉蜀人不多之覺也度其已至輕精銳出墨溪渡
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輕精銳出墨溪渡
分爲兩道更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攻水寨將士皆以鉞長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
始覺奮銳來拒而未忠已破其陸寨突脫而將士
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下流揚旗報鼓而下蜀人
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大器夾攻大敗之斬其將
將興遂焚三橋斷橫江之缺塞新蜀寇者不可勝數

此戰王事最勝
後附之傳諸與
漢文者不同其
將勇力之道

飛天張鉄頭張皆遁去我忠入獲麻明日湯和兵始
至水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水忠率舟師約
會於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遣使請降水忠
以和未至離不受後數日和至乃受降降蜀卡凱還
按永志勇義世職交諒於鄱陽禁上賊于云會
股顯珍而擒交定靖一廢而縛明昇其開國元勳
有功當封公而以竄上意向止封侯爵終漢復讎
以疾功居之榮頓不難哉

吳良更進人

吳良弟衍皆以勇畧稱從上取滁和衆石姑熟定

古今法時

建康是鎮江下常州守丹陽而良率兵取江陰克

之謂為分判官使督兵守江陰時張士誠據姑蘇跨
有進東浙西之境地大民衆兵食富饒而江陰與士
誠密近控扼大江實當東西要衝乃姑蘇通州濟渡
津喉之地士誠又更築詐城以金帛啗將士故上
命良守之使命良弟衍增兵協守且戒之曰彼以其
詐吾以其誠故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通
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戮力謹
備每我至輒破走之已而士誠冠江陰解懸蔽江徬
將蘇同食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取之狀良下令曰

下合為輕動矣因
指也後兵果集
上之戰今

古今法時

東諸將戰而八
衆之不下者則

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下之數味十江滿
下命弟衍整兵北門營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誅之擒
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數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王
明紀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其溺死者甚衆
敗霄遁未幾寇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道截其援兵
無錫之三山賊俄獨奪氣即是不敗其境其江舟
不敢游大江而上全無矣上召良入見方之曰
公兄則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之憂其功大矣命儒
為詩文以美之○上嘗臨幸江陰見良防禦有方
因詰詰昔日之吳起子稱善者久之良在江陰
時不為明教營夜宿城樓枕戈待旦以兵法訓將
士理也田豫足兵餉一境帖然上方有事江漢
不憂東出而東諸寇無擾亂由良為之障蔽也及克
姑蘇命良移守蘇州後論功封江陰侯卒追封江國
公諡襄烈

按是時吳漢二國相連使或謀通兵結亦難征討
我聖祖洞識其機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
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人不孤而相直守
數年使吳人不敢西向聖祖遂無東顧之憂得
就意滅漢是蔽吳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矣乃遂

郭英

深溝高壘而後入
計是尤為不可
以附敵之可據
衆寡設伏而大破
元兵是固平德耳
至于無形

英既敗謀將力善射平十八從太祖起義兵與
滿四用等和衛帳中替機務刑平隔漢洪武元年從
大將軍徐達北伐中原我師既克長蘆三丘店等處
進抵河西務北地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待久
計承靖遠攻城英曰吾師遠來敵以是待勞攻破非
我利也宣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還

復胡處管而厲獄
吏元出獄不意

戰良久，莫得戰果，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遂克通州。○大將軍達斡兒元都引兵趨太原，及時元王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谷，順便無京阻之虞，兵故太原傅友德迎擊之，兵木交，擴廓帖木兒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千人衝却之，擴廓帖木兒當於城西英德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險，請夜切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達其計，命元部將露鼻馬諸使人諭降，請為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上，十

夜初廣營而覆敗
走是出其不意

里以舉火鳴炮為期王夜率十餘騎潛入其營擊
大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炮遇春等引兵離至元兵大
潰擒耶帖木兒遁去遂克太原論功封吳武定侯後
贈晉國公諡武襄

按英有謀有勇前平偽漢後逐胡元皆有功焉為
世名將

子伯溫濠州青田人

其類其統倫初過邵市書其見天文書一統攸算等
曰此號微之流濟時器也予起江浙儒學副提舉嘗

猶如天子在金陵
是著識天戈

中道原以為慶雲歌賦詩餘之基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後知時事不可為

應廟趨金殿此是

蔡官歸于田者離子以見志或說曰今天下擾攘以公才畧下括蒼併婺州明越可折衝而臣圖畫江浮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志方國珍張士臣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異且天命有歸始作之會人取安樂子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大穴也應

平聲言東下建康或謀以城降或謀存崑崙山或謀

勝江州楊其英
其英進而不
若其英也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勝江州楊其英
其英進而不
若其英也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勝江州楊其英
其英進而不
若其英也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英死一戰不勝則逃基獨曰如臣之計其若傾府庫
開至誠以結士心且天道後集者勝宜伏兵侯隙擊
之取威決勝以成王基正此時也上然其策奮擊
大破之○上欲伐友諒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而
大星在後此天命也遂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攻
友諒鄂至固不拔基以為宜徑拔江州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遣師長驅西上過小孤擒將丁督即迎
於江師德抵江州距城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
師攻安慶下之南昌偏守胡天瑞聞之遣使語軍
帥降許之○基丁母憂道經建德會士誠其冠其城
守將李次忠欲奮擊之基曰勿擊不踰三日賊當自
走退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曰賊
走矣遂令進兵追及於東陽大敗之○時陳友諒據
湖廣張士誠據浙江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
先取之基獨曰士誠自守虞耳友諒居其上流且名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敗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亦曰友諒劇而輕其志驍士誠狡而懦其害小若
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援是吾疲于二寇也遂解
廬州之圍以舟師進伐友諒遇於鄱陽湖大戰五晝

明金本相犯日英
勝其英也

勝江州楊其英
其英進而不
若其英也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勝江州楊其英
其英進而不
若其英也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勝江州楊其英
其英進而不
若其英也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其英面上

夜基密言於上上誘移軍湖口期以金水相犯日決
勝上從之方慶戰時基在御舟急躍起大呼上
亦驚起巨測但見基兩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
更船上即更舟坐未半响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
○船上出援去基力諫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固廬
三月不下時尚書圖急謂諸將曰為一雲州而失
江西非計也遂移兵西上至是上謂基曰我不當
援安其前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直搗建康
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
而圖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
○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言於上曰東南當失
二大將已而恭軍胡深攻福建為陳友定所殺他日
上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舟一血帽何故基曰三
人皆舟血帽衆字象也此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
以城降○上嘗與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
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有精兵
不知得良將基曰臣侍左右每觀妙策湯謂水必皆
然及至操鋒破敵動若神明乃知任將任王而勝之
勝又不若主之勝也然又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
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

蘇公詩通文文資
為保後計

古今合注書傳

以兵結方等處其
初子馬是養其所

古法哉吾觀戰陳之間開奇正頃刻變化要在識其變耳何暇論古法耶 詔封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欽授基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蒙聖恩榮顯無人足矣乃封基誠意伯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罪也○基過事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家居飲粟米營言功立朝廷論無所撓阻 武宗朝贈太師諡文成諡辭曰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聞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望詢事者言明有徵驗 遺野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古今合注書傳

古今合注書傳

康茂才 新州人

按基有子房之識而文章過之有玄齡之謀而授給勝之或疑其違事胡元專門康數是何異乎伊尹之五就湯限周公之多才歟

茂才訪結嚴立寨後戰敗即解甲來附 上拜為水軍元帥及修遼取高淳元守將危文明曉勇多謀用拐子馬以拒王師堅不能入達集諸將謀之茂才曰此古法也破之不惟領假兵三千明日橋之達遂分兵與茂才攻之令軍士善用長鎗者立于陣前以中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以城降

○上命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稍弛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可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分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而不患乾旱不患澇害得宜使軍食有賴茂才受命是年屯田大獲○陳大元既破始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時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所新築城深深固賊前更派以巨艦臨之遂為所阻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而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請上親擊之上曰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舟縱我我欲與彼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平日

古今合注書傳

古今合注書傳

古今合注書傳

有一計足以破之乃召茂才曰交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莫可使者聞汝與交諒有舊可遣使降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來吾事濟矣茂才曰家有老親舊事友諒今持書往必信無疑遂為書言上不足有為兵弱地廣四面皆勁敵今僕委身圖報欲奮板蕩翼備大將軍分道進退便當納款建康唾手可得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間橋何為曰木橋也乃遣還書曰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

其所以也

古今論衡

內外奮擊功成之日官賞不爾各也茂才以書來

上曰廣洛吾穀中矣即命李善長謝上書

錄石道官治之抵曉而成木幾矣諒歷以亦衛江轉

橋見橋皆錄石憐然連呼老康老康無惡之者遣視

營中瘠馬蔽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康給戎矣語

未畢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交諒東別

軻脫走於其所乘舟則塌下得茂才書上曰彼

惡至此可嘆也○後茂才供征齊魯關隴鎮河中節

制太原諸城再正漢中卒于道追封郡公

按茂才戰功不一獨誘致友諒而薨之一以固國

之志則將傳美之二

之本一以視敵之健非他取一城得一邑之比偉

矣哉

楊瑒冷人

瑒本儒家子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壯士保

鄉并後從于上丁未上命瑒為征南將軍率兵

由湖廣取廣西又命陸仲亨胡道治兵賴州由韶州

為橋角之熱瑒進兵圍永州久不下命胡濙于各門

擊壘造浮橋瑒兵急攻以示必克或三鼓海先登城

毀繼之遂克永州瑒以丁丑守之乃自引兵向靖江

分兵屯據要害絕其聲援國之六旬瑒謂衆曰彼所

其是說而附之

四散入嶺其

其是說而附之

瑒乃激水耳當先取關口決其堤塘破之必矣

江廣攻關口駐守陝兵步漢水固築土堤塘城以

士卒元章也見吉尼勢窮驅兵出戰胡濙擊之

因獲其萬戶皮彥高遂使皮高率其把水元帥

榮榮使親騎瑒營約降瑒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

瑒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焚寶門入

至湖瑒率段選進逐執也見吉尼復攻下郴州嶺南

悉平○胡廣慈利土酋覃屢作亂上命瑒討之

瑒滅恃山路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苦誅其

必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償所發今師入其境

擊之但使速去無復出提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

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瑒進攻覃屢寨賊下

山迎擊官軍大敗之追至半山不可上乃回駐山下

賊亦阻險自守已而覃屢遣人詐降瑒不悟使部將

黃永謙往報為賊所執由是真知我軍虛實拒守益

力上降詔責之瑒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

還後論功封晉陽侯卒贈為國公諡武信

按瑒始畧荆襄雖平嶺南可謂有功情計辭職反

為所誘伐明并每戰不利豈終以儒儒故耶

上卷終

新錫批選皇明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四

明 東浙 趙光裕克崇甫 北選

趙子玄德卿甫 兼輯

江東 董永澤行言甫 訂正

江東 解元大化甫 全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江東 顧其言敦修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負甫 校刊

武林 陳九思汝通甫 全校

張王 字世美 附錄人

百八 合法將傳

建文君即位稍絕削藩我 太祖梁兵靖難王之

謀蓋為多 上首周王東奔北平九門撫順錫強三

日而城中大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

為後患 上即命王帥兵往討之擒其守將馬宣還

定薊州是夜急起遷化我將士止殺日行師以收人

心為本國開勇士夜四鼓登陴入城執其守將殘之

自餘不戢一人於是密雲諸衛將皆望風來降 上

至灤河王曰楊松濬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擒之

遂帥兵往擒之都督時長與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

屯真定王自往視之還報曰炳文軍無紀律且其上

以炳文軍無紀律
如如無能為事
以去而語之陳

上欲偏處而上
言相合是人之
是上下同歡者

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曰敵衆我寡今度可必勝否

王曰真定兵雖衆然新集志未齊一系軍衆勝可一

鼓而破之上曰王言正合我意遂帥師直抵真定

上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

奇兵出其背命米能率敢死士三十餘騎衝其陳諸

軍夾擊炳文兵大敗上謂王曰今日之捷非汝與吾

意合不及此矣已而還東守將吳高州 上在真定

悉兵攻永平又據報李瑄隆將攻北平 上謂王曰

北平兵不足世子得將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

東漸撤矣乃馳援永平高平望風棄輜重趨王言大

方合合法將傳

年六此不遠請移軍集之以免後顧之憂遂往收大

軍戰而北平報瑄隆兵圍城急遣使師南至鄉村竊

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直搗其營城中亦鼓噪而出

未幾與攻景隆敗走○二年四月景隆自德州師兵

過河問前鋒將至白溝河上率諸將迎戰固安謂王

等曰景隆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邪矣老將應退

平安懷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餘儒而無勝數乎

無能為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高則

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專分數

不明桂昔鄭村壩之勝彼兵非不多遂之即敗夫將

得勝後可以
速將勞苦
地請教者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者三軍之司命特志業則三軍之氣不然而敗形矣
甲兵糧餉遠足以為吾之資爾華厲其林馬騰吾指
揮取之如拾芥耳王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先駐
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即命王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
隆兵始至我師竟勝之則以先襲戰地之力也○上
聞威肅北何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兵為備乃下令陽
征遼東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王請問曰今遼東大
敵而勅師遠征况遼地早寒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上屏左右密語之曰今威肅駐德州吳澤平安守
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倚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
且敵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
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然地凍且雨雪泥淖築城不
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事貴神速
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為備耳王叩首稱善時
肅因德州糧盡移駐東昌師勵裝聞精銳背城
而陳列火器弩等以侍我師自恃屢勝見肅驕縱往
即鼓噪而前盡為大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肅合肅
麾兵大戰北兵遂却往往有棄中降者肅縱兵圍
上數匝上自衝擊不得出外能率胡騎清圍而入
奮力无幾翼上出至不知上出撲突圍入長之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臣等亦其

大戰被創而殲上悲痛之後諭功上曰張子
備智勇論諸難功當第一惜未沒耳追封榮國公諡
忠顯洪熙初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
挾王為將紀律嚴明與士卒同甘苦永豐每校一
人每語麾下曰為將當識血戰地方能流芳汗簡
竟以此忘身
朱能字士弘華遠人功臣朱亮之子
建文君初即位昧忌骨節延臣等為黃子雲子首建
郭寧之議誦如漢七國故事且曰燕王久懷叛日事
練兵多置衛士其機已彰不可不亟圖之建文君曰
計將安出對曰今邊臣報虜入侵以防遼為名悉調
燕諸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從之
乃以張高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塞
察燕邸劾靜圖之而使長史為城為內應建文元年
七月張貴依高督諸衛兵皆甲圍府第上與徐輝
曰彼兵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能曰先擒殺謝貴
張輝餘無能為矣上曰是當以計取之令奸臣達
使來達官屬侯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諸侯所
運者貴尚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達誅貴為是
兵北平九三日而省城皆能之首謀也○又與耿

京師北而南西
南以出是漢書

古今法將傳

張衡之傳
其辭十年

子而可與
其辭十年

炳文戰于濟沱河敗之與平安戰于白濟河敗之二

年十二月從上與威庸戰於東昌北其大敗庸軍

厚集圍上數重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於是西

南抽兵漸薄能圍宛戰翼上而出遂得還營三年

收合諸軍進戰夫河北兵甚能奮力再戰而勝軍

於復振攻威庸兵千餘城三戰三敗之遂帥王與陳

亨攻其定能為先鋒衝庸中堅又出奇兵以截南兵

有斬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之間皆有功四年三

月從上戰泥河北兵敗績百戶王真為平安所殺

北兵大懼議旋師能獨按劍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

有天下今陛下起兵未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

人事人耶諸將士歸者當新以徇上曰爾言深合

吾意遂引兵南下四月兩軍對壘日久上不解甲

右一月淮土蒸濕暑雨連作諸將屢請渡河擇地休

息士馬。上曰兩敵相持貴進退一渡河則士心

必懈乘勝乘虛取敗辱耳況敵又乏糧士卒飢寒

其心已離邀其餉也。可坐困之矣能遂買勇催堅三

戰皆捷六月渡江進克金川門上遂入正大統封

能成國公後帥師往討安南黎亮卒于龍州能素

撫士卒而死之日將校皆為流涕追封東平郡王

武烈

按能首謀擒貴而赴北兵繼屬聚南下而正大

統真靖難之首功

鄭守令聖人功臣未用之子

守靖難有功封武安侯仁宗朝以守鎮大同防禦

和方大同無虞時邊將稱守與薛祿為第一宣德

朝復鎮大同轉餉宣府守嚴肅謹厚喜撫士卒從身

唐絮耻指克人不敵以私挽之卒贈遼國公逼忠毅

按守功當難難攻取有功及守大同防禦有方且

持身撫士練有名將風

結功後封難難戰有功封陽武侯仁宗朝命祿

北邊道虜入寇雲州追斬甚衆宣德元年八月漢王

高煦反朝臣皆勸親征上遂親率諸軍以祿為先

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駕臨城

中震駭群下潰散遂擒之徐因留鎮禦安條上還

城亦水木率獨石以邊守衛及午追贈鄭國公益忠

武祿為將有勇略善謀定而後戰故每戰有功紀

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又廉潔喜撫徒兒同甘苦人

樂為効力當時靖難諸臣推河間東平及祿為最

按祿不獨為智勇名將雖得為賢將亦無益焉
時恭將黃瑄所盛稱云

張輔五之子

輔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侯永樂四年副未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遷祥州入龍州以疾留龍州輔率衆渡破亞閣入安南時進至北江府新橋縣時賊將東西都及宣江姚江沈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北岸排柵於多邦隘華土城城柵相連巨九百餘里其城江北諸部兵守之又于富良江為十列直柵取國中船艦列于柵內諸江口俱下

輔大軍合勢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船而進賊軍至洪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賊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城地以隔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力功在此一與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卿枚早攻具越重濠梯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號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衆為陣輔

蓋獅蒙馬神統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為說人所傷皆謂奔賊陳官軍長驅而進賊遂潰走追斬無數西鄙

開之亦焚官軍倉庫逃入海五年輔追賊至富良江悉衆拒戰舟達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別船截水立柵

江直抵開海口黎至率父子僅以數十舟遁去輔用土人募選為鄉導分道窮追暨舟師過海門汪龍渡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數尺我舟乘渡擊之曰天助我成賊也益追之賊屢敗遂生擒黎

國地其後渝樂化為其類今華師除殘賊平親衣冠臣計黎賊父子旦夕就擒既平之後宜有所親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故都布抄三司以撫輯兵民及提

督于後日無財多恐不如重賞上苦之惟陞元功餘班賞賞是年交城簡定又反輔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小八羊交城陳奎擒又及稱復陳氏簡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伏以俟官軍簡自知之戒先驅曰群衆來併矢落其衆

當時者從情以分
宜陳其情而後
之可不失交耶

古今治亂

取再大披其象象泰通自相疎踐大里東之
敗遂擒李撫餘黨悉降交趾復平餘賊鎮守十四
名還京輔經營交趾前後九十年 宣德元年
高毅及遣人密約輔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于
帝從之親征竟擒之二年交趾黎利倡亂遣
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萬來乞主為陳氏後 上以
示輔輔曰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
黎利之禍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失交趾正
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進封父
興王諡忠烈

皇明將傳卷之中

按輔三定交趾皆與沐晟偕而發縱指示英國之
功居多自永樂丙申召還而交趾從此機失當
時交趾既平只令仍命吳國守之為得策如洪武
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吳守之英歿仍命吳之
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有也
也西南夷惟畏服沐氏耳今交趾所畏服亦惟
國交南三教皆以英國總師平之英國三召
亂後作使英國久鎮于茲則餘威足以彈壓殊
而交南長為中國藩服與雲南等矣奈何失此
機遂使一十二州郡士民淪淪異類惜哉

傳多遺跡而無遺
遺此史之知難

古今治亂

劉江宿遷人

靖難兵興遼東時年特楊文引兵圍承平縣約州
進化諸郡縣上急遣江率眾趨承平謂之曰爾至
承平救必通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優求
使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其於昌黎斬
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與自其定率兵攻北
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眾圍平
上聞北平被圍召江開萊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
思之俄而曰臣果成矣遂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
響為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
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始入城中此間救至則
奇城守士勇能自衛宜令平士人帶十砲後三次砲
響之後為號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無
至平安必驕散矣江遂遣兵與安戰意如其策大敗
之○永樂十七年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
相度地形以金州對金線島西北之望海樓地高可
望諸島魁所必由當濱海樓喉之址請築城堡立烟
墩瞭望一日賊者言東南夜聚大有光江計電行至
與遼馬步官軍赴壩上小堡備之令摘師林馬畏不
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

原委發開惟是士
馬或以遠路勞以
得計

古今合注傳傳

據此以見其
惡士之正日
開國建國而後
學之是國師及秋

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米砲鳴。伏兵奮
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
騎直逼。場下。登岸。奮勇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焚
焚。旗船。砲。伏兵盡起。而兩望而進。賊大張。賊在岸
餘眾奔。樓。砲。圍。空。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款。入。堡
勤。役。而。江。不。詐。故。開。西。壁。以。禦。之。仍。分。兩。望。夾。擊。生
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騎。者。盡。為。落。所。縛。無
一。人。得。免。旋。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忌。其。開。惟。飽
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
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

按當時諸將河間善謀。東平善戰。高靖。雖元勳。定
與三出。南交。拓地。千里。武安。陽武。往來。塞下。且戰
且守。而廣寧。又制。倭于。東。徵。所謂。經營。四方。燭。燭
虎。巨。足。也。
山。雲。對。川。人。
雲。應。勇。有。謀。空。德。為。征。南。將。軍。鎮。廣。西。時。深。洞。徭
寇。腹。不。常。威。影。掠。吏。民。雲。至。廣。西。大。勝。兵。伍。深。入
賊。境。擒。斬。勦。擒。威。聲。大。振。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
討。抄。淨。賊。斬。首。二。千。四。百。級。五。年。討。平。樂。蠻。斬。首。四
百。級。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級。自。是。蠻。夷。震
服。士。明。將。傳。卷。之。中。
士。官。專。屬。威。罰。期。征。調。無。敢。後。先。與。士。卒。同。甘。苦
人。宗。為。効。死。故。所。向。有。功。後。莫。能。及。
按。雲。鎮。廣。西。數。土。官。有。威。與。士。卒。有。恩。兩。者。相。須
真。行。為。將。之。道。
王。驥。字。尚。德。東。莞。人。
驥。永。樂。四。年。進。士。宣。德。朝。為。兵。部。尚。書。正。統。二。年。春
回。台。魯。兗。只。伯。數。入。塞。寇。掠。甘。肅。英。宗。命。驥。廷。邊
以。便。宣。行。事。驥。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求。呂。山。丹
諸。平。兵。少。烽。埃。不。飭。軍。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能

新舊二軍
不戰而退
其所以然
則未可知
也

古今通考

諸行不可
不備

國風雖
大有所
益

無侵難矣翌日大會諸子練門間將校畏敵而
不畏軍令者雖最甚諸將齊應曰都指揮安敢與命
引出斬之伺千般曰自今遇敵長縮者視此三軍股
慄遂大閱士伍謹序候嚴部隊勒訓練利器械軍容
肅然既而府寇往來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畧且誡
之曰不能勤賊無復相見榮叩聲歎之冠知有條引
去遣知院阿魯等納款於朝○驛以甘川官軍元寇
徒費糧餉乃選留五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役於
是兵得休息民咸轉輸驛驛還京已而虜復犯邊
上命驛使往甘肅備之驛至邊遣將趙安率兵由
○宣明傳卷之中

又涼州逾旬雅孤口北抵赤林鎮門諸關破走之又
遣奇軍分道出塞期夾攻揚其巢穴轉戰二千餘里
俘虜人畜數千○六年雲南恩任發叛釐川延慶
隸川小叛兵為費不貲宜置勿問而王振方幸用
軍款示威四夷上遂命驛使兵十五萬往征之時
大者聚請援兵驛司職職盡吾民行不可復有阻軍
者斬遂進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大攻三日不
下會天大風驛命縱火焚舟衆勢力戰斬首五萬餘
級又深追之連破七砦又破其衆陣恩任發遁走○
十三年釐川賊葉思機殺後及孟恭驛又督諸軍討

之四抵金少江賊柳西岸以根驛達乎滾滾兵攻破
之衆勝進至孟春賊衆拒險為寨我師皆攻拔之
新獲無算思機發走失所任在孟春在金少江西去
川千里諸酋皆驚同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
師至此其天威也○永樂初脫脫帖木兒隨其部長
把都帖木兒來歸未幾叛去迄今三十年復來歸
言永樂間來降遣官崇永正等分往其定等府今脫
脫帖木兒叛服不常已然例遣還河間德州等處授
之田廬俾耕牧自便著為例上從之天順四年
卒驛使謹忠錄

古今通考

諸行不可
不備

國風雖
大有所
益

按驛沉毅宏偉有文武才而釐川之役頗國家之
力集諸鎮之兵先後十年之久竟不能殲殄渠魁
卒從姑息頗貽時議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謙永樂十九年進士正統十四年秋虜犯入犯
宗欽親征時謙為兵部侍郎力言不可不聽遂師駐
土木上北狩京師大駭景帝即位遣謙兵部尚
書內外倚謙為安已而三營精銳盡簡征士留者
老弱謙見上泣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不可不
預為計宜急還官募義民夫吏清平練神機等

晉安王邵理戎器戶部兵食傳檄邊鎮
 山西關陝虜至或迎擊其既或避其後動王
 正長方是經理相定十月朔也先以送王
 為名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太監喜單胡惟也
 水敗降也先盡以中國產貨言之遂高御軍敗我
 殺指揮韓清景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徐理信
 南還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讓勸哭曰京師天下
 根本宗廟社稷靈寢咸在百官萬姓皆藏厥在若一
 執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軍可鑒矣遂出榜號諭眾
 公稍安守嚴始決議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
 衛額張叔分兵出城守嚴監以王廷業威程信又放
 石午楊洪罪出之于獄俾治兵盡移郭外人入城令
 虜所過堅壁清野勿與戰是時承平日久通州糧
 倉種葛且動以數百萬計議聞虜臨關急令軍士
 取作預支月糧數其牆上積薪奏上不及待報遣
 盡燔之或以諫讓曰若待命適以資虜使得坐
 我營擊趙宋時金人圍汴援軍駭聞之事也會
 驛至京師西城關外石午欲閉九門自守讓曰
 弱也乃射環甲冑以大義誨諭六軍由是人
 出河也先擁眾逼城驛與石午出禦虜見我師

可憾喜軍旅也先邀大臣及議出城罷兵索金帛萬
 萬計廷臣相顧不能決讓曰吾兵知有軍旅也非
 所知也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涼營未
 敢輒動已而謀知虜移上皇西即獲大砲擊之虜
 死砲下者以數千計也先大沮眾請進擊讓曰勝未
 足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寔多况上皇在虜中不可
 不慎請大書聖旨榜文遣虜營中諭回達其懷有
 能擒斯也先未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虜知
 有僞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
 尚書如故或稱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讓讓曰四
 人合於條件
 允三司將傳表之中
 允多聖卿大夫之耻也城下不則華耳○大同參將
 許貞乞與虜和事下兵部議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
 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
 可又虜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之則不
 可違之則造變千勢又不可苟以強虜難制姑和以
 緩其兵則求澶淵盟後歲輸銀絹三十萬及徵坎北
 狩秦檜主和割地歲徵降虜屈已卒之國勢陵夷無
 救於敗則和議之不足恃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威
 蓄銳賊侵則相機而動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是耶
 也若遣使求和則示敵以弱而啓輕侮之心窮矣不

可上嘉納之。○繼又言也先俘逆天道也。聚眾殺
近我邊疆。若不豫為設法。選練軍不識將意。將不識
軍情。必不能為用。倘遇調遣。驟發而去。非惟軍將俱
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非小。請于五軍三千神
機等營。選練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
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為十營。一營一萬五
千。用坐營部首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計用三員
一千用都指揮一員。把總共計用一十五員。五
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計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
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于營內選練。蘇龍駿
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往來提督。如有警急。各調
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着某總兵官及坐
營部首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
頭日管領。各于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若
違守。內外兩得其養。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圖營之
法。自此始。○繼又言不早除吾孽。虜知我陰陽虛實。
益反復不可禦。陰以計授。楊俊槐吾輩諫之。即是也。
先悔禍果奉。上皇還京師。○初永樂間。驍虜來降。
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亦
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大

兵征湖廣。貴州苗寇。繼發。遂其有名。號者舉與貴州
隨軍。遣征事平。遂留奏。在彼。于是數十年積惡。一旦
潛消。誠者。稱讓此舉。大有功。所謂曲突徙薪。不然。難
保無西晉陸沉之禍。夫。○三年。議上。派曰。大同府四
川七縣之民生。長遠。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寒
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交。近。南。衛。野。充。軍。役。者。其。各
訣。衛。分。有。二。三。千。里。者。有。五。七。千。里。者。歲。久。年。深。拋
棄。夫。業。供。役。者。少。事。放。者。多。或。因。途。路。遙。遠。中。途。死
者。有。之。或。因。不。服。水。上。到。衛。先。者。有。之。或。因。貪。賍。官
吏。受。賄。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未。該。衛
官。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據。既。食。長。解。必。欲。盤。纏。
尤。今。兵。交。以。求。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足。數。民。戶
困。而。靠。損。其。本。府。州。縣。官。吏。里。老。差。次。千。臣。慶。告。稱
艱。難。若。得。就近。于。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
不。敢。支。糧。賞。膏。勇。殺。賊。以。圖。報。効。臣。切。惟。國家。政。務
有。經。有。權。已。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等。處。邊。衛。軍
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衛。力。士。旗。軍。等。項。
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
為。常。例。但。各。于。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
鞍。馬。且。不。支。糧。餉。于。大同。前。衛。帶。管。收。操。待。後。稍。不

漢以功臣為功
名之隆豈不顯哉

數多。另立衛分營職。仍行原先衛分。開驗冊籍。永不
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之苦。得逐安家。繼土之
情。若使撫卹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
其祖宗墳墓。一則不忍毀其宗廟產業。必心懷款款。
樂于戰鬪。此與山東河南調米。操備官軍。王客既殊。
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衛獲有用之兵。
一舉而兩得者也。上從之。○時也。元化京師。脫脫
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度
七廣東黃蕭泰。各擁眾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
復騷動。諫內固京師。外善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

○皇明得傳統之中

抗控滑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舊
關。餘董之奏。勅中機宜倭僞。受成虜款。盜平。上推
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斷進退。宮廷密勿。接
膝調停。大噓舒良及石亨等。皆畏憚之。群情遂起。慈
諒亦興。七年正月。上病時。英宗出南內。使位事
與徐有貞。以奪門為功。諱言官。劾諫盜金符。迎立外
藩。詔下徵勤之無驗。有貞言。雖無顯跡。意欲之法
司。乃以意款二字。成徵勤斬于西市。藉其家。無長物。
諫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四海免之。成化二年
倭竄官。併還沒產。詔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

此與漢所入授案

忠弘治三年。特贈大傳。諡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
秋致祭。萬曆十八年。以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傅好禮
奏請改諡忠肅。

按謹力摧強虜。匡扶國鼎。功不暇言。夫然。聞者而
擁上至大同城下。及至宣府城下。又至京城下。
在在皆登城。誠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固有君矣。獨
獨。言曰。言。開社稷為重。君為輕。耶。竟以此言。登
郭。登。東宮之。易出于。誣。南宮之。鍾。自于。其。其。其。
郭。登。字。元。登。或。近。侯。前。之。錄。

○皇明得傳統之中

登從征麓川有功。進都督僉事。守大同會。英宗親
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朱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
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駕入宜從紫荊關。乃
忽東折。向屋庸。關總四百里。虜至。上北將是時。大
同堡塢。蕭條。城門盡閉。人心洶洶。登雖處危。兢而氣
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村備士卒。聚皆感激。○八
月上。皇至城下。索金帛。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
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守
城。不敢擅。登。竟不出。虜遂擁傷去。○既而虜以和為
名。入犯京師。登欲帥所部兵。併糾集忠義。從駕門入。
提。先以蠟書。馳奏。請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試。開。廷。

洪紀律嚴明
洪紀律嚴明
洪紀律嚴明

古今法傳
古今法傳
古今法傳

所愛敬云

王越 字世昌 涇陽人

越景泰三年進士功為御史有召天順七年大
同成化六年禦虜延綏九年出延綏搜奪梅
功後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為白圭所
在諸將後事下兵部議加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時太監汪直喜用事開邊為越同統兵出大
同潛師出塞至威寧海大捷論功封威寧伯後鎮延
綏以功加太子太傅已而言官勅其虛張聲勢妄報
大功冒監陞賞擅開邊塞奪爵編管安陸州弘治十
年虜大入寇塞起越總制李夏甘京軍務并經略哈
密越遂襲斬虜巢果奪還掠去人畜○先是越在
大同一日與保國公宋永領兵一千周視邊陲虜兵
猝至且衆永欲走越厲聲曰勿復言即揮兵上山連
兵扎山麓嚴守越曰若走擅陣被其長驅入城此何
誰當我今已占上將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于中遇

軍行不紀此自便
之計即治氣治心
之法

古今法傳

按越久奮師旅謀定智慮銳捷諸將校梓揚四御
史其塞上功甚偉而議者謂其任術不足數得無
過斯

王信 字君實 富壽人

信平刺寨時石和尚劉千斤反信追擒虜陰民兵不
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之主帅逗遛不援信乃
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炮士出戰
五六里舉火鳴砲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迎斬有功進
都指揮同知○已而糧師鎮湖廣條陳八事曰諸城
陷矣諸將有征役之責當選能官禁高麗練將才慎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存此則其害甚大矣

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以利民情定倉儲以道
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利罰以省財用十七年信

又上言湖廣經略雖曰腹心之憂無能為已但戎軍
奸黠之徒利其竊窺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陡

防勿聽前指其愚自負新募流寇未意逃避後全
長老子孫已成空業蓋加誅殺非惟死於無辜恐傷

和氣而亂之農無所蓄積缺獲走荒饑饉已空饑行
絕信布饑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已選良中令大

加存恤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
賞乞查勘刑案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

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
已憲宗下其章飭勵榮職○時永順保靖二夷也

相仇信諭以威福卒亦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又
不靖守臣職勦之信巡邊而輸竟不煩兵而下召諸

酋倘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某歲某度
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願為屬役何敢反

耶因為信樂看與以表敦信其所部指揮劉張全
智勇過人為之力荐于朝

按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鈴
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子弟但令

自讀書不為陳諸君子謂我朝將臣廉正前如山
公雲後如王公信蓋絕無而僅有者也

韓雍字永熙吳縣人

雍正統七年進士景太二年巡撫大同上諭之曰
善為朝廷守北門雅精悍閱達有智畧時出已見經

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訓練士伍逾年或政大傾虜
人不敵近塞○成化二年廣西徭酋侯大猷倡亂更

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時雍左
遷浙江參政兵部尚書王竑得雍智勇過人宜任討

賊遂擢為倉都御史同征夷將軍趙輔帥兵往討之
大破賊於廣西

六月大軍至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特擊
由廣領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

且逐之在廣西宜固之也雍曰不然兵有聚而為正
亦有分而為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為賊巢

穴不足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
毀所謂放火而噬之也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

可以攻大藤峽據高廉雷東可以應南詔西可以取
柳慶地可以斷防峒諸寨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

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將罷耳何須遽失叔故曰
軍我諸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

時義彰

貴拙述不貴巧又又何泥於困乎遂總軍諸軍程而進七月至金州會陽峒西近為扼賊之新失律指揮李英某四人將士脫累九月至桂林按圖與諸將議曰修仁為滿乃藤峽之咽喉不剪除之則藤峽之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上兵十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十一月至潯州進橋大藤峽殺其巢穴其中稽豆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庄名几層樓尤為十絕官室直抵其上層崖絕壁月而遂乃新峽藤峽之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因遣將四出宣撫高峯諸寇以次削平目是重失畏潛西

廣安○初雅奏調遣官連軍千餘人從征粵令都督俞一員領之而廣德軍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連軍所向輒勝昔然有破機智高干崑崙山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雅即此策也方雅攻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開戰已覺恐逸夫事二更即發大破之雅賞其功而問以還令之罪以軍法斬乃其問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若何人謂雅得將士之休所還論功雅雅左副都御史提督西廣軍修其巡撫○六年雅以要去世位而廣賊勢復熾余率陶容言西廣地狹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

二故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已勒大臣協督而廣如舊故事廣主權歸一巡按御史襲襲亦言宜立提府於梧州簡命大臣肅制而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專歸兵部亦言而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守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除甲可乙否宜如曾等所請上可之乃起復雅經督撫

理巡撫之政雅在梧州衍承制書決盡法絕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中官黃必泰雅坐視諸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賊復滋蔓疏切郡縣平撫要教按雅之計廣寇也先攻藤峽以捕其巢穴次攻珍

子俊景泰二年建士累選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乃廣築榆林城增立三十六營堡在鎮相度邊地分徒行幾十里重得形勢乃上疏言陝西有三患延慶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建州北虜連通黃河之外至正初虜始渡河來犯近處守臣乃於沿邊立界石側置榆林諸營堡外築墩臺以瞭望天帳以

傳張浚移山而後
近好其守之而必

古今法法作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來虜知我東西諸處各據險以守難於同惟應
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安米紀遠探我邊人以爲
鄉道遙知河套所在入也其中自是虜居內而我列
也守禦及在其外臣請于沿邊一帶懷臺虎臺驛馬
邊驛元營堡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便
地築石剗削或築寨或挑壁綿引相以爲邊牆甚便
報曰可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營西至靈夏之花
馬池連袤二千里學二三里間爲對角設寨若連比
不絕又于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以爲便
敵前之听凡爲堡十有二座若八百一十有九小
堡七十有八大寨一十有五而西月而功畢日虜
寇益稀○子俊又請盡整院中人有伍指詭譎及罪
誦而戍子孫不耐南方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軍中
俊子弟故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法俗多素
地不圖藝今更教之樹蔬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藏
獲教萬石自是榆林邊爲空鎮雄於諸邊○十三年
入爲兵部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
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
戡宜會遼東巡撫陳銳說汪直立功固寵而已亦得
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虜酋伏當加欽紂三衛入寇

不款征伏當加界
留如虜情者

古今法法作

請事我馬中邊防
易之法大忌錢者
士子不願之地

請討之率下兵部議于俊曰禦戎宜先守險是川邊
衛祖宗時舊廢而不保治也今伏當加罪伏未
有還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
直不從卒起邊寨論者服于俊先見○十八年虜款
大同上命子俊督京營兵禦之虜去于俊引兵還
又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暴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遲遲之間非軍不可臣奉命以來縱看大
同地方山川千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爭門庭寇至車
戰馬宜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
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陳止則橫以爲營
車之空缺去處用鹿角柵柵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馳龍根不煩自蘇若畏虜賊合衆對壘使月弓矢止
有日步技能我則鎗炮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
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
擊其惰歸前項軍營最便果應有足之策策不糾
之馬此德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上可之遂遣戰
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卒已而子俊又上言
去歲受命行邊即以叢在延緩增修邊備事宜是緣
奏聞蒙賜先行通敵歇而止今會同宣大山西一帶
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適歷邊關登高俯瞰

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治起西至黃河止

長堦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臺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下座大約今年八月始畢未年四月可告成功規昔延綏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給至劉昂御史朱欽交章劾子俊與蔡運積虛耗糜餉奸情惡逆上命工部侍郎杜謙勘報還奏子俊汪懋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更上兵語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為無罪 上乃令子俊致仕未幾復召為兵部尚書及卒贈太保諡肅毅子俊在榆林時徐廷璋巡撫宣夏馬文昇巡撫陝西亦浚壕築壩繕亭障有功績時稱關中三巡撫云

關中三巡撫

按子俊嘗言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悉交市曹當遠絕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而堅執不撓卒能成功聖利後世及鎮宣大欲推榆林之法盡修西鎮邊牆竟為謬忌所阻弗克成功識者惜之

馬文昇 字負圖 鄧州人

文昇景泰二年進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摺

文昇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紳共討之進至固原西據石城之陰官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文升曰聞賊城中無水窮策亦漸乏若絕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皆望其水源又掩捕樵汲者多被擒詰之乃知城中正艱於水亦用坐困之策擒四斬之○八年七月北虜寇臨北鞏昌文昇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命蕞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常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昇級召諸路兵按伏誘手領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敗其領馬得勝坡勒石紀功○

十四年

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越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田是東夷諱懼為亂 上命文昇再往撫勦時江直恃寵倖功除主議選文昇偕行文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銅城等二百餘人比至虜已解散矣直無所厭深街之執行事車方每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會直巡邊誠懼是罪戎服遠遁除道師厨供張解備賄託僞從而文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多舉鐵而詆文升文升復衆問殺之與逐妻文升去後直妻謂文升建州諸酋皆以文升不與易器故憂懼文升遂下獄納成獄所禁

十四年

十四年

鐵器非農器也士論安情之也而直敗鐵亦敗
得雪復官○私治六年為兵部尚書時安南占城
運言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又升上言春秋王者
治夷狄令安南負同多年差遣官往至其國以掉
舌小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玩命者置而不問損
已多若問罪典師貽害尤大非計也乃止諭安南貢
使令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七年議絕土
蕃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隸回
處之國也永樂初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
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今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
古金合哈密傳
朝元脫脫死傳子素羅帖木兒嗣王無子王母理國

車 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而去
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死鎖檀阿力亦死子阿黑麻嗣
位甘肅守臣請來問以王母早慎襲封為王遣兵
送入哈密阿黑麻謂其慎非脫脫之貴族俸與結親
誘執之孝宗朝阿黑麻以金印城池未燬文亦謂
哈密三夷種其居一城早慎非貴族故聚不服必得
元之遺裔方能服諸番與復哈密因訪得王姪脫巴
襲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虜脫巴及金印
去振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瑄往經畧之述情

關和稍哈密點詔曰通阿黑麻教令及獲為奸者
二十餘人發成廣西文升曰此虜既遣使入貢復增
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開諸哈密
絕諸番貢令西域歸德阿黑麻以傳其黨上從之
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工朝
議頗駭文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善綏
又數程路之水草間夷使入可多帶水行今番遠未
肅州有偷賊欲立得金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戶恐我
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前目牙不蘭忽魯
英二百餘據哈密文升因肅州指揮楊菊入朝奏事
古金合哈密傳
上明解傳長之中

詢之具得其道路升牙不蘭可水之狀遂遣討進兵
提兵劉安彭率番漢兵入哈密擊之牙不蘭遁去
阿黑麻亦悔過遣使入貢併以巴脫金印未燬○十
一年京師西直門有能入城守衛者且乞疾武備以除不虞
野獸入城非宜奏恭守衛者且乞疾武備以除不虞
十四年正月朔日陝西地震去聲如雷地震湧水如
河文升上言曰考之古典地震乃夷狄不承中國之
兆夫陝西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最近朔
日地震未已而十五日朔虜擁衆入寇使狄侵陝西
國之兆明矣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

因少厚而助發
政美修德堪受

大誦者嘉雄傑難住七敗我官軍其志不小今雖
民困財竭兵喪將儒文恬武嬉法令不振已
陛下
祇畏變異修省冠戴行仁政以安萬民車營謀以廣
言路節全帛以脩緩急之用免蒸餼以省無益之費
止傳奉無例之官禁奏討有礙之地令虜在河套正
用兵之際乞取回陝西織造絨褐內臣以蘇一方軍
民之困 上皆行之正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謚端
肅大亦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艱險凡有大
議衆寡能決者文亦至一言而決至於值事樂臨刑
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古今事考

皇明將傳卷之十

十三

按文非坐困滿四計先北虜其州女互擾亂則疾
馳而驅散之安南占城相仇則善諭而解釋之士
衆番陝虜哈番屬西域之梗則興兵討以服之
其可謂文武全才故名聞夷夏

新鐫批選皇明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下

明

東浙

趙光裕見卷上

批選

趙子玄德解開

批選

江東 童永遂行言甫

訂正

江東 解 元大化甫

全訂

江東 錢世傑 士孫甫

詳閱

江東 顧其言 敬修甫

衆閱

古欽 吳勉學 允貞甫

校刊

武林 陳九思 汝通甫

全校

許進 李華 井靈安人

全

校

進成化二年進士弘治元年陞金都御史巡大同數

條逆事或政修明小王子走刺兩種聞進威名遠其

賞合稱察七小保等二年三貢僅費帑金六萬兩雲

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虞害是時士馬強壯軍容整肅

而進之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求故每貢多至三千

人少亦不下二千下關甘下馬脫弓矢入館職七聽

命○八年上睿香阿黑麻復令頭目牙木蘭勸忠順

王入據哈密城兵部尚書馬文升曰用兵不可已矣

顧方畧何如密召肅州衛撫吏指揮楊務至京問策

殺牙木蘭之策者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

殺牙木蘭之策者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

殺牙木蘭之策者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

殺牙木蘭之策者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調罕東番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為後繼各持

數日熟食其程裝之取之必矣又升大喜屬巡撫

甘肅而奏請勒之如舊策進至鎮陰結赤斤罕東諸

夷為援又結小列充截土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

議是冬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

餘里擒哈密城牙木蘭遁去傳忠順王陝巴及都督

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木

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發誓自保將校諸斬此八百

首功公可封侯進曰吾樹勞從承遠人期在安集而

已安忍以多賊為功哉且逆天道無後古之戒也乃

遣人諭之使下八百人得不死因跪請懷斬罕東諸

夷相援以離土魯番黨與而孤其勢西城遂平正德

元年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未幾致仕卒贈少保諡

襄毅

延撫大同而致兩種來貢援哈密而使牙木蘭

馬及其威名足以服夷如此然哈密的役君子謂

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端肅之作興

復哈密記自叙其功已誇矣而襄毅雖入哈密空

城竟不能守亦何益哉昔先武閉玉關以謝西域

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非高世取夷之長策乎

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非高世取夷之長策乎

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非高世取夷之長策乎

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非高世取夷之長策乎

劉大夏

嘉靖四十年

不計其數

古今法將傳

此法既使民困
予聞又不取中
之惡意

大夏天順八年進士為職方郎中時安南屢侵占城遣使奏請討之中官汪且因獻取安南之策傳旨下都察院與中調兵食之數甚急大夏區區其籍徐以利害尚書徐子俊力阻之華乃得免○朝鮮使者若星州虜邀切請改貢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軍下兵部議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即鴨綠樹山遼陽經廣寧通前屯入山海遼西四三大城成此祖宗微意今若引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遠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止○弘治十年虜入塞行師乏軍與大夏以戶部侍郎出經略之或曰半邊報車半屬中貴子弟此行恐取禍大夏曰天下事以運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國之既至召還上父老日夕講究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舍缺報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領諭者未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報百十石草十萬東方聽故中貴子弟爭相局市轉買運人報半儲運之官年利十五自大夏此法一變倉穀革之弊皆自揭告輸十貴人家即欲收權棄昨特

古今法將傳

古今法將傳

二種皆不為士族
所食其法後役不
須兵費處在經
典

議者謂此法利國便民即使資家無所施其意而持其教真耀市良法也○時邊臣急 奉宗以兵事議中官苗達謀出兵擄擊大夏為兵部尚書力言不可但令各處料敵取守 上善之一日上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民同安能養其親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查知者因條上軍民疾苦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稅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防軍民之力憑報而濫食者居六曰聲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一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巨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於勢要十曰禁衛寬甚公行上嘉納悉行之○十七年七月虜寇大同 上欲親征輔臣李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湖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憂公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東擊西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後失此劉健亦言大同險遠不鎮尚可支特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尤宜先應 上意未決猶欲出軍大夏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

以手賊賊而
得蓋心漢漢受

以手賊賊而
得蓋心漢漢受

以手賊賊而
得蓋心漢漢受

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

有賴有軍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然

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兵士玩于法今非謂

不能殺賊亦恐因而自損 上納之師遂不出而虜

馬邊恃力拒亦引去○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遇

事有疑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達其

軀紙尾書名故所委事無大小皆盡心力不相欺負

正德三年劉瑾專政與劉宇仇誣輕議更人調成肅

州衛大夏毡褐布袍途步過大明門旬劄頻首策一

豪驍赴成所被甲執銳與諸軍無異未幾獲謀得赦

歸衛官改仕卒謀中宣

按大夏不從汪直伐安南不許朝鮮易貢道經邊

倉糧草而足國便民條軍民疾苦而上悅下安且

力阻親征而虜患亦息君子謂明達治體如賈太

傅諸練國事如陸欽與京夫

使統江東人

欽世襲寧夏指揮同知選遊擊將軍號勇戰正德

五年安化郡王真璠及遣人招誠令以兵來愈錢得

許之率眾赴鎮真璠令釋兵仗而入即奉其軍誠

平騎歸私第時典武營守備保勳與賊連姻常阿批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備非非聚而因
遊無壯士是月而
示之不周

信初從賊大學士李東陽曰誠有機權必不從賊

請用勳為恭將誠為副提兵以討之命下數日勳上

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

黃河食賊肉謝朝廷誠歸私第撫病卧陽約逃兵壯

士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候保勳楊真諸兵至河上

從中發為內應俄而報諸兵已至河上列營矣真等

聞之大懼與偽將何錦議防禦之策誠使給錦曰事

急矣宜速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逼東岸兵勿使渡

河錦信之果與丁廣等率馬步軍三千人于壩上等

處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留周昂守城而已

無何真等欲出城祭社援軍齊和使誠陪祭誠度

已不出必周昂自來請遂稱病亟而伏家僮陶誠未

得以俟昂果自來比入門誠酒醉卧呻吟言旦夕且

死家僮倖起撞殺昂斬其首誠起披甲仗劍跨馬出

門一呼而諸遊兵壯士皆集誠與楊真等徑就諸真

諸弟擒縛之乃遣人詐傳真等召何錦引兵回城

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將鄭卿以擒真璠之狀錦方

帥兵還鄭卿即以所部兵擊殺明璠親鎮等十餘人

倡為城中事定以獎眾心又趣河口將延河劉誠妻

永等盡殺之棄逃大僕錦與丁廣等單騎脫走至

咸平七年以征流賊功進侯

按賊不動聲色而立奇功於虎吻李東陽稱其有
機權信矣若陽從其意而陰圖之與溫太其矣
王敦相似

王守仁 字伯安 華陽人

守仁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時
為武選司主事抗疏乞誅之瑾大怒鐫杖闕下請責
州龍場驛卒十二年遷金都御史延撫南贛汀漳等
處陞江西上流山路中創盜四出劫擄廣東湖廣江

西諸撫臣互相觀望久之稍至數十萬提督軍務無
部尚書王瓚素奇守仁不請 武宗與守仁兵符燕
巡撫守仁日收練兵不數月得精兵數萬首謀通賊
監生吳璉者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橫水左溪
其東守仁從從將謀曰桶岡地險賊聚焉難然
水仁為期明吳不先破橫水左溪則勢不能與
吳相持而吳之聞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
出於不意先破之先破橫水左溪而後移兵桶岡
不日賊皆平

自南康上猶入今皆會於橫水又遣鄭文唐薛季敬
紆富各率兵千餘自大庾之又安撫都穩下上猶之
金坑入今皆會左溪又命伍文定張戰各率兵從上
猶南康分入以遏分枝守仁自率兵千餘從南康進
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是月七日分道進
橫水賊謝志山鄧貴樓聞官兵至倉集眾於陰隘
故溪木品石梁之守仁未至賊集三十里駐兵交募
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執一旗傑銳砲由間道攀
崖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觀賊今度我兵
至險艱絕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上奪險盡發其滾
木礮石何守仁進次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
砲聲如雷煙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進之賊大驚
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官軍乘勢追逐破橫
水大巢志山貴樓皆棄險走唐唐又破左溪大巢吳
日俘斬甚衆遂屯橫水左溪時已約湖廣兵於十一
月初一日夾攻桶岡守仁以桶岡尤險而橫水左溪
潰賊奔入焉守仁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卒難取
勝若乘賊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賊必恐懼
從余或不從必反覆善謀乃乘其猶豫而擊之可以
不戰而克於是遣黃通賊官氏李正劉福泰入城巢諭之

守仁欲征橫水桶岡處中頭賊乘勢出援使人賈以
 銀布諭降賊首池仲容不從亦使人詣守仁陽應而
 陰周之守仁度兵力未暇及姑嘉黎之令勿出馬鳳
 耳及官兵破橫水仲容懼遣弟仲安率老弱來降願
 從征立功意實現虛但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察其
 其情令彼別哨以遠其歸路及桶岡守仁遣使
 非酒戰方嚴備使若曰龍川新民虞可耶志
 從征立功意實現虛但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察其
 其情令彼別哨以遠其歸路及桶岡守仁遣使
 非酒戰方嚴備使若曰龍川新民虞可耶志
 從征立功意實現虛但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察其
 其情令彼別哨以遠其歸路及桶岡守仁遣使
 非酒戰方嚴備使若曰龍川新民虞可耶志

容領兵在守仁時守仁恐其疑乃陽卷二入仇伍
 彼方遣弟領兵乘隙奪得其事遂其二人於獄
 使人至獄中諭意令毋恐十二月守仁至頭橫樂大
 將士下今日橫水桶岡已平剛順又降順境內無
 虞矣民久勞苦今置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此
 仲安歸仲安歸報其兄以珂等被囚故休官意大安
 守仁又別購賊所親者說仲容以王官勞未意厚金
 親往謝之仲容然之遂率徒四十餘人詣贛州詣守
 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
 報其黨謂軍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復問道歸發兵
 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其師已而度河
 等已至象諸都縣兵當大集矣乃設犒于鹿引仲容
 入擒之越諸都縣兵直抵賊巢賊徒敗走聚九連山
 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得
 入守仁令官兵衣賊衣抵寨詐為賊黨敗走者山上
 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
 君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軍繼至矣賊遂潰棄勝遂
 北大小三十餘戰賊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為之
 開墾置官府明約束諸賊盡平處告人皆立生祠感
 時祀之○十四年六月家濠反守仁以福建軍討之

撫過豐城聞之曰督不與賊俱生遂急走小舸送安
 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而檄召知府邢珣等又密
 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兩江淮安
 浙江各發兵討賊以應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嚴
 臣聚屬謀托腹心曰吾特應承聚兵耳寧王成敗未
 可知吾安得運進兵哉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
 趨南京又喜守仁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始出南昌攻
 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之兵已大集矣七月至豐城
 聚謀所向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
 攻之恐難卒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下兵疲意阻若
 以聚過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大敗軍王敗南昌
 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真寧王持
 以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
 昌之兵謀其後絕我後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我腹
 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
 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銳氣南昌可克也守
 仁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之圍還兵自故北來我師
 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自毛寧制此成擒矣乃分
 兵為十三哨而進先是守仁部署已定陰遣人密書
 與賊腹心李士實勸其正閏廿四日兵十三若有約

內應者書既發就今人洩之賊當奮所遣廉賊黨以
 告宸濠宸濠盡得致害人及書遂誅士實等士實等
 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新黃趨京師宸
 濠皆不聽于是守仁進攻南昌破之宸濠在安慶聞
 之急解圍及顧巢穴報至守仁急聚賊之或謂寧王
 兵威震盛逞怒悉甲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
 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疲
 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強然不過以軍
 威封爵富貴誘惑其下耳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還
 夜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虛擊之彼必不戰自
 潰矣於是迎戰相舍縱火攻之大破賊衆遂擒宸濠
 已而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欲
 謀功忌守仁欲去之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與賊通
 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是守仁不救發守仁內藏
 兇傳外防賊徒激勵將士日夜如對敵宸濠陳伏
 謀時內閣大臣素惡王璉亦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
 專制召兵平賊璉功於環內開益不悅父之不實璉
 猶初始封新建伯璉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以憂去服
 闋竟不召歸璉憂形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歸璉
 勤王者功竟格不行璉璉五年卒璉之黨蘇蘇王璉

應安府人

再振嶺南大困 上起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
守仁至南寧開示恩信蘇爰自縛而歸守仁薄賞
還歸農因八寨久無備表遂用蘇爰等赴戰即
同永順保靖土兵互相犄角或遇其前或截其後或
張左右翼夾擊於是八寨之賊星盡捷聞輔臣桂萼
素忌守仁言其挾詐專兵時守仁亦病乞致仕行至
南安道卒

金台法傳

按守仁初征橫水桶岡諸賊剏頭池仲容皆出其
不意以手勝者也又破宸濠則始而移檄召兵中
而離間賊黨既而竟攻南昌所謂奇正相生者也
陽明之用兵神矣或又以異端斥馬陸子靜之流
嗚呼子靜原非異端而何過焉陽明病狀
馬米 字天錫 建人

應安府人

永世金吾衛指揮機警善騎射正德六年流賊起以
督戰功進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永以千
總練兵稱病不起彬強起之遂稱病篤以故得免彬
禍後中傳運化勇入馬蘭峪寨殺本將陳乾以永馬
恭將中太平寨勇入塞戰柏崖堡再戰白羊塔斬首
五千級進都督治三屯營盡遣諸軍散遣老弱歸
農市取其府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

雲南府志

八奮習武藝是時溫陽一軍獨稱雄○朵顏酋把兒
孫結諸夷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求迎擊於洪山口大
敗之斬首五十八級嘉靖三年把兒孫復入青山口
斬其驍首乃引去把兒孫自是畏兵威效順保塞○
四年都御史張文錦奏將賈鑑以大同比近荒地平
漫不若阮塞議於鎮城之北九十里築五堡守成謀
從鎮卒二千五百家桂成之為大以備諸鎮卒編
相謂曰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從自今五堡
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援即死不顧從也訴之文
錦文錦不許嚴令越之鑑亦望風遠去其小校袁

古今法傳

古今法傳

十四

逐殺亦殺文錦及鑑朝諫用兵不利且撫之未功
不可撫曰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藩鎮之禍上
勅永提兵出居庸討賊賊以流言中止後以事奪官
南京安置十二年大同軍再亂總兵李瑾討之久
無功廷臣薦永召至業已聽撫罷兵矣復還南京亡
何遼東軍亂遼都御史呂經 上召永總兵遼東已
而虜入塞永率兵五千人擣其巢焚其庭而還未幾
遼東軍再亂永率軍兵過賊斬四十餘人乃定進左
都督彝卒永為將善調虜情尤知所從來及聚寨設
伏待之故虜往往失利而去又善養士同甘苦如

雲南府志

人獎後滿性劉開皆起列校島方鎮

按永善養士卒知人善開廣情即此儘足制勝矣
若其論亂軍不可撫以唐事焉鑑尤得根本意源

之意

果震新野人

震世榆林衛指揮使以功屢遷都督同知鎮守陝西
時關中少虜患而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乃
改震提大同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奉
特賞鎮彝至殺總兵李璋軍莊驕橫震聞命率家丁
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交爾無我叛

申明約束而後左
金台今法情傳卷之下

金台今法情傳卷之下

王法軍今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臣家丁時時句

鎮兵語曰爾敢賊王將者特聚耳此即筆無不一當

孤今恐不得恃衆矣鎮兵稍斂縮十八年震鳩集給

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五堡竟復虜不敢近震及

卒五堡旋廢堡各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立趙太

原宛平陽自是屬門河東上谷皆殘破若震不死五

堡不再廢虜亦豈敢輕入塞朝廷亦震功贈太保

鎮武莊震空遺錄家丁時七出塞初言誓不敢近塞

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故人皆死厄虜益畏懼

震卒家丁無所歸中臣以聞令入伍屯衣旅邊將

得其力

按震以五百家丁扶植將

亦足稱中將云

沈希儀

希儀世襲指揮使累功遷都督糧倉事嘉寧賊寇掠
臨桂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領隘以伺
使熟佳以其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潰隘希儀策之
斬閉關而入眾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領隘
伏兵告還幸以趨巢大破之○荔浦賊八千餘渡江
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報賊飽而歸

古今今法情傳卷之下

將及江希儀曰滑石離徒牽線而濟雖聚可薄也蛟

龍離洞成列而聯疎圍矣吾欲奪其洞而致之快

製旗軍中無尺布乃伐竹揭竿而編篋以爲緣頃刻

成數百旗樹之蛟龍離今肅卒數十人守之燃柴

以疑賊七至果避蛟龍離趨滑石離希儀分兵兩

而潛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之中賊憚且幸希儀以

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

墜湖其前盡俘之收賊所掠牛馬之在兩岸者是役

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可謂奇矣嘉靖八年春

叛都御史姚鏡名希儀討曰吾欲討猛而歸順今

晉書
卷之

古今事考

此特錄其不
合者則不錄

猛將也助猛奈何。希儀素能得士官陰事。曰。夫龍而璋心恨猛從龍合其謀曰猛乘上流之勢。兵建瓴而下則恭祐諸郡已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大軍上宮飽。當貴恩賜。父昭以叛者。擢誅耳。非存他志。猛歸田州。而子女王常皆在彼。或乘虛襲之。安得不惑乎。錢曰恐猛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間不得歸。夫彼安得不惑乎。希儀乃潛使人訖。璋與璋交通于吳。鎮建兵分五哨入時。猛勁兵盡在上流。諸將莫敢南。希儀獨引兵南之。去上流五里而軍。進攻陞。堅希儀以奇兵千餘騎。夜從間道繞出上流之背。丘城為發。眾明合戰。先所遣間道卒皆已登山立機。初希儀希儀密約遣兵二千入陽。助猛守上流。遣精卒千人。陽以護女馬名居猛左右。及合戰。猛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機。大驚曰。天兵得上流矣。而希儀兵見後。陣却亦驚。而却官軍乘之。所首數千級。遂入上流。東勝攻田州。猛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兵指猛所欲走之路。曰。此路皆天兵矣。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國猛不得。從之。璋出境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陰遣使希儀。以田州時璋使願淺其事。將恐希儀獨懷叛賊。功以萬人。希儀感璋先覺之乃。時猛斬其首。先送軍門。

晉書
卷之

古今事考

此特錄其不
合者則不錄

復斬他首。其猛屍。以與諸將。諸將喜得猛首。由軍馳至軍門。則猛首已棄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恭祐子。今邦相於福建希儀曰。昔思恩謀流官反。側至今未寧。若田州復然。而賊必合從。失機不從。亡何田州首。恭祐與思恩首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兩苗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若奉送邦相于福建。而置之南軍。此奇貨也。可使兩苗坐交。希儀復不聽。而徵兵十萬征之。既而失利。錢以罪。然新運伯王守仁代之。撫定兩苗。其謀多出於希儀。因希儀石江泰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眾軍民至無地可田。而望廬長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於賊自是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且城中兵疲。又不足仗。希儀始議勸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最險賊又最強。所擄人畜最富。果中不聞官兵者十餘年。希儀乃以五百兵付將蔣紀。宗佳。其衆賊。蜂出。乘我軍而隘其入路。使不得還。紹宗告急。希儀復聚兵五百入巢。為援。既至。聲砲者三。因奮擊。紹宗兵聞砲聲。亦出奮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不利。退。守隘。因熟從未解。熟從者。界在溪人生。從之。則毋。隨勢。休。附官軍。勢成。則附官軍。賊勢成。則附賊。至。

其行兵之

格而

下

所據

是熱徑說希儀請之解開希儀曰送我生口牛馬我
兵乃去于是賊以爲擄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馬數
而空隘以通紹宗歸城○初賊勢甚而執獲及
城中熟吏民多爲賊耳目備官所凡官所動
靜賊雖在松洞千百里外極知之或議大征或議
勦賊即陰備而又去乘虛使掠希儀以爲勝義莫
如得賊情而得賊情則如謀者使官府人馬謀賊
必生疑乃陰求才德人商賈者數十人假以買物
召至府察諭之曰吾知者華通徑吾不之罪今更與
若全到校販賣爲我洞賊送入給五金使益買物販
入諸洞中諸僮雖中然每敗者至則聚七傳這護衛
恐損一敗者則諸賊不至故雖輕獲深著敗者無所
不歷每有勁龍輒奔告希儀希儀厚賞賊者而秘其
事雖親近不得聞至明馬砲者三則諸軍皆聚但命
之曰今日出某門意爲心爲旗頭則諸軍皆出而
隨行不知隨往何地○初市僮與旗頭兩人知之凡
之刻營設伏賊果至而伏而奔則追獲之或賊他
所則希儀軍人已先至賊驚以爲神即我軍亦不知
主帥自何得之也又希儀始至柳今諸僮得出入貢
貢遊嬉城中不察或入見則以見文姬之父之擇其

子

子

子

巧者結以厚賞使一賊後賊發其火伍中報報希儀
復厚賞之問語之曰汝既見我改妻子何不來見夫
人諸僮因令徑趨五六來見夫夫人慰勞賞以針
線包帕銀簪等物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引至他賊
勞之曰汝大馬吾大人盡力良言復報賞之蓋以珍
罕之物其心中又命其婢灌之以酒使醉得實辭
酒而出六婦歡喜謂其夫得實物者每出以誇
僮婦諸僮婦心惡之其夫使報賊情其已入府得
厚賞自是僮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憐其不厭給
賞希儀又問使人往來報以夫人命賜物自是賊中
消息僮婦必報夫使報報僮僅不肯言則僮婦每來
使至賜物時自對使者語之故希儀遂得賊情用兵
如風雨來去既得賊情率輕騎勒其尤創者一二
兵至果以官馬統統紀制賊家亦諸軍所捕獲內老
幼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絕外無一臨及人皆喜若
我兵入巢有功則追獲者既遠軍遣無從散之曰若
助賊逆我吾無心頃之擒其是盡賊之自是漸夥數
百家竟無一人敢助賊殺者所獲則賊多不殺但
兩目則兩耳當數金而還還果自是賊或擄掠每不
追兵但令剿日者騎令一人盡剿以清賊使微所

下清文獻而發金
要公著神注

古今法詩書

宋建國進公
何以解推漢書

擒賊見之驚曰此果某也竟擒不救隱憂還時
 擒賊或被刺目者索不已至出自所有與之希儀
 給被擄者以其餘給劍目者故賊所獲無不補所
 而益無利希儀在柳州凡劍目七人其六人皆商
 用惟票萬至一人復為賊充以計擒殺之○舊制
 兵必請命督府督府撤下乃發希儀以為吾治文
 則吾標史知之督府撤下則督府標史知之知者
 則謀洩矣死柳州去督府千里待報遲時坐失機
 而書撤往來必恐高水陸諸果所得故凡軍兵入
 求寄先請既勝則上書廣督府而以過追賊至某
 為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之兵謀得不洩希儀
 常欲勦一果急謀洩乃伴病所部入問之希儀曰吾
 病思食飲向汝等欲從我獵乎同起出獵去賊二里
 而止營軍中始知非獵也其秘器如此○希儀嘗
 賊所止宿于風而賊真之夜四散遣人各齎火炮以
 向野火衣穀衣盡順與草同已暗至賊所同夜聲
 者三賊直驚老沈至矣某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
 啼大吽或寒凍死或墜崖谷死或為虎噬謂妻女
 嗟恨為賊何泣及黎明各下山詞之則家無人矣
 使人至城詞之諸果所使同會於城旁西果入曰

得三層賊之妻子
如虎狼以噬其
食不致千人

古今法詩書

傳其妻子而逃
宋段是若數家
人而不致千人

夜老沈到吾果東果人曰昨夜老沈到吾果已相
 怪又詞城中人則希儀安全城中不出希儀駭曰昨
 聲絕者誰耶鬼耶自此賊路膽○希儀在柳十三年
 各賊幾盡獨馬平四都從賊常扶諫者七捕不能得
 會報扶諫逃入三層果潛兵勦之財扶諫又與三層
 果賊往劫他乃得三層賊妻子七十餘人以歸平
 時所俘賊妻子盡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匿空室
 中子飲食之又使狼兵混身入室作欲擒狀希儀俘
 獲退狼兵如是者三欲使諸賊婦女德已而潛使諸
 徑聞之以繫其心乃遣議往往謂諸往亡妻者曰吾
 不汝改但得書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徒有四五人
 未授希儀希儀令入視其妻夫夫相持泣曰非沈公
 吾為狼兵擒殺久矣且扶諫非汝妻娘何不縛以贖
 我諸往亡心則別復見希儀曰扶諫已逃他果願而
 發圖萬勿以妻子與狼兵也希儀許之諸徒往就扶
 諫曰官府傳吾妻子而穿山朝及守堡百戶與地司
 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得也官府體失三印得
 重罪必易還我妻子扶諫從之既離巢諸徒即醉而
 歸之置巖洞中使聽從報希儀曰已得扶諫矣恐見
 賣之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易希儀乃錄從妻子

古今法集

今皇明將傳表之下

子

刀執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僊諭諸僮曰爾若初妻
子吾先殺之然後殺諸僮曰吾欲扶疎懼仇誦公遣
道三十人自取之希儀意諸僮有變乃遣十五人賞而
遣之曰得扶疎妻吾重賞若徃殺汝吾重賞汝家又質
聽妻于以十五人付熟僮同十五人若損一人改妻
子養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疎出五里外諸僮復懼
扶疎往而妻子不至請易於此希儀乃先遣諸僮妻
子數人往言乃執諸婦以諸僮懼殺妻子遂易扶疎
以歸刻日截耳分屍四懸諸城門諸僮出入見之無
不服慄諸僮既熟希儀威信希儀嘗調一粟徃征他
僮

卷之十

其雖懼執然不敢不往盡俘以歸希儀即以所俘牛
畜賣之自贖西高將如歸觀山雲皆能使僮人不作
賊惟希儀能以徃攻徃前此所未有也○初思恩土
官岑濟被誅以其首徐五帝賢高士巡檢分掌其兵
而聽于流官然夷民僑俘不樂漢法叛服不常有一
人因托濟子名岑金考首連聚兵奉金高士將次城
邑復故地夷人多欲為響應者初濟誅其首楊留黑
所歸乃率衆千餘詣賓州應募高士打手至是欲歸按
金時希儀與兵倫皆在賓州留入言曰吾之小主
往請徃希儀但應奉金托思恩求暇處楊留在肘腋

也聞留言即心駭以高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老
之表裏相肖賓州危矣賓州見則咽喉哽咽候使則
金廣在盡駭矣此事大不可意圖宜以計歛之乃悅
謂留曰汝第往我夙聞岑金是岑隆第九子岑氏其
復乎又欲探動數乃呼至衆所曰爲我語金若欲官
必勿殺人劫城當以萬金賂我因以快訴我及詣上
司如萬金不能遽得即立一養爲信可也又以花紅
與留曰爲我寄金得官則萬衣亡之可常念我也留
出又呼謂之曰徐五章貴矣仇汝亦仇金可喜也之
留深信希儀無他意及詣金具告其言金大喜因率
百五千詣賓州至城下守者報請勿納希儀佯爲曰
金非賊何爲不納覘者以告金上心益安遂率衆數
入城與留及親信二十人皆粟中見希儀來萬金帖
子希儀笑而受之曰汝得官勿忘我恩因令其姪見
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西功與
汝頃之復爲金謀曰汝以萬金賂我兵講公獨無賂
乎可寫帖子書爲汝致希儀即以兩帖子示兵儀笑
而焚之乃遣金詣希儀明日希儀賜金牛酒民
亦攜之希儀後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叛金兄吾
之矣倘刺客殺金兄吾殺之矣今以金付汝汝

日夜金甲馬備希儀復遣姪至金營與同飲食時金益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而憚其來時巡按在南寧欲誘金至彼執之乃請兵備先詣巡按署陪其故因謂金曰吾輩汝所巡公因爲作訴詞稿金敗數次以示忠於金又曰吾與汝性南寧恐貴五中達賄前村汝可換土官未裝衣青衣雜隊史中而先令五千卒隨我後行又恐貴五路吾慮汝每食必與我同否則勿食金皆如其言益信希儀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又謂金曰南寧人皆言汝叛今以五千人往恐人疑汝不若散遣三千選腹心健卒二千又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恐從人衣赭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皆然之從至南寧者統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曰吾爲汝奏翌日遣人至金營稱其衆而留金待奏居五六日希儀又謂金曰汝衆衣赭時盡思恩去南寧甚近何不遣其半歸取衣赭若坐待機蓋則衆散矣金復遣其半其前所遣營於百里外者亦以乏糧稍散者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恐五百人死戰必至鐵傷欲別爲計適所遣取衣赭者又至希儀乃謂巡按曰今去南寧可便金從于路圖之至思龍驛

報貴五時萬兵至陽巡按而除裝金已大驚希儀至時貴五馬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朝廷所命汝安得私營之復索謂金曰貴五兵且至矣可入賓州臣吾府中則貴五無奈汝何矣金遂馳入賓州居數日貴五請甘心於金希儀不許密請巡按散遣貴五兵緩爾之時金衆尚千人與楊留阿將殺千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遣留率殺千百人遣金率百人俱護巡按至柳州以自結及至柳入春衙前令夫人出見金曰金乃吾子也若得官聽調往來言雖不在汝必見之金大喜時金所部打手百人皆營於城外其大酋五六人皆病卧榻四五人從金希儀將縛金先以從兵三百人獲巡按三百人護兵僞以三百人入府衙事蓋酒勞金至醉夜遣從兵縛之黎明使人召留於城外預先命各從兵夾塹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入見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忌不能成此事以千金勞留上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改不知平本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安得擒之汝尚欲誣衆乎蓋希儀大欲以疑留于其黨也留惟不敢言其黨皆服采希儀復曰吾爲留奏功因見留於巡按及共備各勞賞之又勞城外二百人

牛酒令留時選有州遂令督糧撥散道金兵之在實
州者曰所錄正金一人而已乃以金械送巡按撫
之留亦漸懷發病死恐復安○希儀見督府於
州時這船八十餘艘阻峽賊不能前至江孫泰將手
人送之不能督府收命希儀先時希儀源峽有大
商侯公丁嘗出賜希儀寄六字令公丁救之至是連
人取軍公丁奉半至海希儀命請這船牛酒滿公丁
而使之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希儀船尾命其往東小
舟護船囑曰吾身繫於此公若護不謹吾碎矣希儀
回連班自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時左江兵備聞公
丁在官船欲擄捕之察言於希儀希儀曰人信我而
我詐之不存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而疑諸吏將
馬用之兵備猶豫未決希儀告公丁以其故曰可
矣叻公丁混去而乘兩連班首護船船上峽者亦至
不失半十督府聞之喜曰孫泰將十人不如沈泰將
一班軍
校希儀胆勇機警其私財與所係儀實賜半給
人馬耳目者其出兵多資私財以行有先登與
首者即給賞故人手盡死力惜不獲盡用其才
胡宗憲 蘇州人

宗憲嘉靖戊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時
塘好商來時盜犯因緣忿怒轉為寇賊浙人久不飽
兵望風奔潰賊連得利從實徵募動以數千萬計且
善用兵所徵四方武勇莫能抗自壬子春更於丑甲
寅掠殺燒燬盡年數萬而兩浙三具之偶倖矣三十
四年夏四月剿賊徐海麻葉現知杭嘉兵調松江傳
果乘衆數千人水陸並進時杭城無兵可守人情洶
懼宗憲方巡浙東台溫等郡得報連夜馳至與會
賊從巷巷來前驅薄城外宗憲曰兵法攻倖上角
力而下乃取酒百餘罍投毒載之兩舟潛卒慈而後
若假冠服坐舟上俾作餉軍狀執戟向賊所從進見賊
即棄舟走賊信不疑爭取之諸酋長飲之多死然徒
常向來我兵寡且怯適保靖宣慰彭蓋臣領兵數千
至宗憲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當為所誘
分左右奇正翼擊之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
莊於城南之石塘灣宗憲聞之曰如是我技第失親
諸軍營射斃之苗皆皆感激思奮宗憲察其可用乃
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分道而伏俟賊至前鋒
迎敵俾敗走俟其過伏已盡起三面夾擊賊不勝天
蓋臣如其言賊果敗走乎並平並校別有由無言曰

以所部將賊擒
擒賊時其方
精銳時其方

古今全書卷之七

再敗有三張表
而如得之計

面合圍賊還走王江經疲勞又餓遂大潰士兵與軍
軍乘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復犯杭州至塘棲二
宣慰之兵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蘇州入海經其江
之平望浙五鄉兵合擊之賊張亦受敵敗走松江至
三店宗憲邀擊之斬首七百餘級是戰也不特客兵
之援而鄉兵之議遂起矣是冬進會都御史提督軍
務○已而賊入紹興宗憲親提兵其性戰之選賊
江橋僅隔一河宗憲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
氣未可乘者前止觀望即可圖矣乃于馬上自持一
幟作指麾狀賊果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土
目田九雲選其前同知曲入絕其後賊見而兵凌
江大怖而走至後梅區民家宗憲復大笑曰賊若乘
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公校死地無能為矣
悉眾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賊越金鄉趨
台州而北時宗憲方奏樂消之捷聞之皆曰賊未有
三敗我皆得之不足乎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備約
以收得深入今心中譚給千城之將且素受方客賊
以跡其強一也兵法小敵之擊大敵之擒賊方得志
三港其氣驕我兵方捷於平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
拉朽耳二也客兵精悍甲諸部萬里從征勇氣正

分此戰賊將
多後自日
為賊所是知分
之要

古今全書卷之七

再敗有三張表
而如得之計

觀但初未未諸險院今後以市武邀擊之法三也連
分道布絕○十二月賊抵杭昌知應白關有備去呈
喉絲三界上鎗嶺我兵前後夾擊且多張旗幟為疑
兵以撼賊七四而受敵且我且走入清風嶺烈女祠
俘斬一百七十級三十五年三月命宗憲以兵部侍
卿總督浙五福建軍務○四月徐海寇昨浦提督都
御史阮鶚奏中勘之宗憲亦令兵撤浦海盜之問為
聲援而自其壁海樓相稱用項之賊龍作浦圍徑探
以石鼓足林出為雄而北鵝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
馳及於里林今吾射者且躡且射賊怒鼓噪而前焉
勢急卑躬走保桐鄉恭將宗禮彈將軍賞通厚集其
衆以待賊數合殺賊數十人會日暮賊引去而禮等
絕鄉導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忍飢而
戰賊樹而望見孤壘無他援縱兵擊之禮與實道戰
兇賊遂乘勝圍桐鄉宗憲聞之曰我已困桐鄉倏令
復分兵困崇德以初我二人若抱石自沉矣于國
事奈何遂還省城撤諸多為戰計初宗憲監督
尚書趙文華謀曰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
狀奇得誘而使之或可除揚其黨乃遣將士入海中
諭直上感悅遂養子毛烈款定海關謝過宗憲曰直

與海唇齒也直既悔悟海闊不可說平否則以利誘之或可狃其志開桐鄉城小而堅緩數十日則亦保兵至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烈因厚遣諸將陰遣海云直已遣于欽開關是故之矣汝獨無忌乎且新總督推心置人腹不乘此時解甲謝過更復何從海

宗憲宗憲

宗憲宗憲

與海唇齒也直既悔悟海闊不可說平否則以利誘之或可狃其志開桐鄉城小而堅緩數十日則亦保兵至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烈因厚遣諸將陰遣海云直已遣于欽開關是故之矣汝獨無忌乎且新總督推心置人腹不乘此時解甲謝過更復何從海頗然之亦遣因謝過因要宗憲以中國貨物通他倭因宗憲計之報以銀幣厚遺未前因令營中戰軍密縱來首視之未前既德我厚遣又畏我兵威睇以報海明日海復遣使首來宗憲亦待之如前心數復海自是歸心於宗憲矣獨陸摩王弟帳下書記苗陳東

宗憲宗憲

三

變與之逆御急備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焉海然之果迎擊於永涇斬首數百賊夜走放海不及取其舟而還宗憲又謀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為甚苗馬人點悍逆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非用間忌憚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於是遣派報海麻以出麻之而麻之部曲多疑懼矣又策陳東素與葉麻聲勢相倚乃出麻因中令部為書動東反兵殺海其意竟不遺東而陸世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涕淚下蓋感宗憲愛已不忍為東所殺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宗憲知海甘心于東矣然不為疾擊海恐疾擊則兩人

宗憲宗憲

三

宗憲宗憲

三

此等盜賊以自
是以前盜賊

古今治略

此等盜賊以自
是以前盜賊

數十艘于海上汝誘集連之令我軍停折千餘級
謝趙公而文周得自金平海不得已遂約副使劉
引兵伏於浦城中曰某日賊我當引衆出海峯去城
半里而陳倭今乘舟而上賊我旗麾之城申官兵即
舉炮轟賊擊勿失至期諸賊遂海上艘不及而還
諸官兵乘勝蹙而前俘斬數百人溺海死者不可勝
計詐浦之賊無牙遺矣○海自以數有劫於朝廷顧
懼先期一日遊酋數百人陳於平潮城外自帥酋百
餘求胃而入城宗憲許之海見宗憲稽首曰死罪死
罪宗憲曰堂謂之曰汝吾東南入矣今既內附朝廷
故汝慎勿再為孽孽禍道之而出宗憲忿其備胃而
入不謀恐貽後患然其部下尚千餘人又難即破乃
俾令海自擇善地居之海遂擇居沈家庄宗憲請于
文華曰吾聞善兵者垂其所之海與陳東密已深仇
今合而兩附者危故耳沈家庄在沈西兩處而中
綽河為壑何不說海以西庄居東密而自擇東庄以
居部下酋平謀以諭海曰果如其言頃之永順保靖
兵至東密賊海約官兵夾勦夜伏運平東庄上賊之
過海皇急出從間道逃走某府以自托運平所知之

此等盜賊以自
是以前盜賊

古今治略

此等盜賊以自
是以前盜賊

歸報東黨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過海尋罵曰不
俱死遂私相開明日官兵四面而立求保兵大呼
而入會風烈宗憲壓乘縱火焚之海投水死千餘箇
蒐新殆盡○初教人王直少落篋任俠及壯多智累
一時惡少若葉宗滿等皆樂與之遊聞嘗相與謀曰
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就與海外乎適遇抗時海
禁尚他遂與其徒之廣東造具艦抵日本西洋諸國
往來互市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稱為五峯船主會
五島夷為亂直有宿憾於夷欲藉手以報請海防將
官討之辭言為朝廷宣力以要重賞將官饒米百石
直以為滿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恐中國頻入倭寇嘗
以舟泊泊列港恭將俞大猷驅舟圍之直突圍去從
此怨則益深時上流劫海濱而福清昌國黃巖臨山
之聞吏民元鋒銷者以教勇計但為計狡譎每破獲
處必說云某島夷所為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
知禍由於直獨宗憲按浙見賊進還密令兵法討必
有坐遣者遂疏請遣辦士蔣洲陳可願以移諭日本
禁戰部夷為名以伺察之已而倭酋重二被擒報還
直事若悉與宗憲所差合朝廷以宗憲為見禍本除
重書褒獎而聞外之事一以委之○切辦士洲等

傳其書於五
世以二刻其
為不肯出外
國家有五世

可令全傳傳

厚計謀以未
厚現以月
厚其後傳

行宗憲語之曰王直越在海外外難與爭勝頃誘而出
之乃可成擒又曰直不獲戰陳而致道偏裨侵擾我
彼操其進而以勞罪中國也須宣布皇靈以提其黨
直賊賊立功以保其家此上策也及洲等至五島過
毛烈道以移諭事烈曰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微王
者為夷所宗今事併諭及夷洲等乃見直曰胡公遣
洲等故勞足下捕雄海之志亦偉矣何為盜賊之行
直曰五島國家驅盜非為盜也洲等曰凡下招聚亡
命糾合倭夷殺人掠貨非盜而何胡公體恤雲也
戈乎直注而欲以小島與之抗衡是煙柳臂而高車
輶也又曰胡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母妻子
獄中諸般苦生其心事可知矣何不棄機立功以自
贖保全妻孥乎初直聞毋要殺機心甚忿及聞無恙
又稿喜曰有渡海之謀其親信官曰不可輕往當遣
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
疑然後全師繼進乃可以逞直然之迷托宣慰別國
為名留將洲在島今葉宗滿王汝賢毛烈同陳可願
四至聲政詰之皆曰宣諭未至時徐海已獲陸摩洲
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吾儕投赴効力成功之後
他無所訾惟願速買關市而已宗憲荷郭施如其計

此王直書
本意

古令合傳傳

胡公欲千金
是書其詞

得報而不當
君有所不受

今以正始王直
日張松是也聞

姑從所請疏 上許之已而海東寇嘉興諸郡甚危
宗憲乃謀之毛烈以親其意烈初欲小試怒動故廿
心舟山之寇至於徐海正其時倚以圖大事且欲直
運未共濟乃辭曰此非吾所能煩吾父老乃可耳遂
留王汝賢在軍門而自以招直為名與葉宗滿開洋
去是年海寇擒宗憲恐形跡露妄心汝賢摩摩若
親子宗滿兄弟益加禮遇時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賊
願屈強不一見我若見我當有慶也宜間謂宗憲誠
打可欺欺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海死以萬縱不如
所料亦可與之相援得志而上遂決策渡海先遣毛
烈等率銳卒千餘泊岑港賊形勢分布已定直乃據
慨登舟驕酒舉樂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港演謹備
之宗憲知其有隙當直未至時豫調大猷于金山而
以振兵虞錢代之錢舊與毛烈從事舟山同飲食撫
循優美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鳴兵刀伐竹木為開
市計時宗憲策已定始列狀 上請以安其心 上
知直為鯁魚顧詔誅之宗憲得說秘而不宣夜使至
軍波圖方暑蒸潮咸艱光等潛伏水陸要害以夏正
為死期給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永官必與釋除
若帶甲陳兵而斬降又誰信汝今汝之大兵在此即

毛烈宗滿之末也者建威
外因保本路將請戰
于凡烈等竊進營中
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
滿床則寄病之子直已始
未昨現直猶陳木次宗憲
察其心神終屬親望乃開
四面兵威甚盛終無度計
因莫曰昔侯馬謝羽鴻門
其奈我何乃以部兵無銳
欲得毛烈之宗憲却得

古今通纂

上賊惟直機善難制兵餘不足應以大易虎可也

三七

建烈往直乃然詰詰軍門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宗
憲執之縣疏請斬于市明年二月毛烈泊舟山之谷
聲言欲為自報仇擊甚猛宗憲命諸將水陸進戰
衆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算餘賊奔集我兵
驍之斬賊柵而入烈者甚奪舟而遁復為颶風所
至直之黨至是盡矣三十九年論功加宗憲太子
保進左都御史後賊將徵入京師宗憲於
我宗憲之職倭賊專以計勝是時王直徐海陳
相繼叛者也宗憲先勝于直以散徐海之

勝徐海以破倭之勢及海東則魏于平潮則不
設計以致直宗憲之功深矣若徒恃征戰則祠鄉
之固不易解平明之功不易收而直亦豈肯登岸
就擒哉